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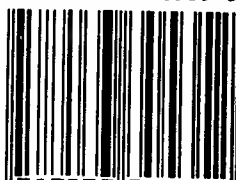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1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二八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宮省賢聲錄四卷

〔明〕高曰化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楚藩刻本

一

禮白嶽紀一卷 篷櫬夜話一卷

〔明〕李日華撰
私藏明刻本

一〇九

璽召錄一卷

〔明〕李日華撰
私藏明刻本

一二五

兩宮鼎建記三卷

〔明〕賀仲軾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三二

丙寅北行日譜一卷

〔明〕朱祖文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張世偉等刻本

一五五

鑒勞錄一卷

〔明〕孫傳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自刻本

一九三

南征紀略二卷

〔清〕孫廷銓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二一三

李贄一卷

〔清〕胡文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李文胤刻本

二六五

蜀道驛程記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後印本

三〇二

南來志一卷

〔清〕王士禛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四八

北歸志一卷

〔清〕王士禛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六三

秦蜀驛程後記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後印本

三七四

粵遊日記一卷

〔清〕王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德堂遺書本

四一〇

使琉球記一卷

〔清〕張學禮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一八

粵西偶記一卷

〔清〕陸祚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四二八

海岱日記一卷

〔清〕張榕端撰 徐嘉炎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三四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四六〇

滇行日記二卷

〔清〕李澄中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白雲村全集本

四七三

塞程別紀一卷

〔清〕余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五〇五

塞北小鈔一卷

〔清〕高士奇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一五

滇行紀程一卷續抄一卷東還紀程一卷續抄一卷

〔清〕許纘曾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石門馬氏大酉山房刻龍威秘書本

五二七

南征記程一卷

〔清〕黃叔瓚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五五二

鹿洲公案二卷

〔清〕藍鼎元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刻鹿洲全集本

五六六

念貽賸紀一卷續編一卷

〔清〕周宣智輯 續編 周克開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周氏家刻本

六三九

東遊紀略二卷

〔清〕張體乾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六五九

安祿山事迹三卷

〔唐〕姚汝能撰

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七〇五

偽齊錄二卷

〔宋〕楊堯弼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刻藕香零拾本

七二五

徐海本末一卷

〔明〕茅坤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七四五

汪直傳一卷

〔明〕□□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七五二

劉豫事迹一卷

〔清〕曹溶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五七

宮省賢聲錄四卷

〔明〕高曰化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楚藩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宮省賢聲
錄四卷》提要

宮省賢聲錄序

東人郭宮卿給事吾楚

藩府中蓋自侍

先主及

今王三十年餘矣服勞宮省

匡弼居多茲以春秋曰高

思有所托而逃焉不可得

語具

今王令旨八所奏牘及諸當

道文移中吾邑大夫高明

府故淄川產於宮卿有桑

梓咸嘉宮卿之有聲於楚

也且從司衛八所啓留之

意題其卷曰宮省賢聲錄

徵不佞序諸首不佞楚人

也能無為楚言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王室賜我

楚昭王疆履俾之南跨方城

漢水間世載明德凡二百

餘年于茲河山帶礪其盟

如新爰及

今王冲齡踐位親賢樂善雅

有河間東平之風焉夫

藩王子孫生長閨牖不習見

民間事不晉接賓客年復

幼冲氣識未及安得不在

左右哉則宮卿輔導之力

不可誣矣况又值其難乎

昔趙孤下宮危若綴旒嬰

與杵臼約曰吾為其難已

而立后續趙祀功烈偉然

子房身為帝師封萬戶位

列侯及佐定太子羽翼已

成乃欲棄人間事從赤松

子遊君子以為高當隆慶

間府中多故

今王甫在孺盖岌岌也不有

宮卿誰任難者即嬰之為

趙無以加矣十六年餘由

襁褓而綰髮而勝冠而

冊名封以至于今得以

大國賢王著聞藩省秋毫皆
宮卿力也昔晉文云導我
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
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
此受次賞以論宮卿功蓋
兼二賞而有之即祿入賚
予未足為浮而宮卿不爾
也輒賜輒辭辭之不已乃
借太和南海以自托焉其
意曰吾受
先主付託徼
昭祖光靈佐世子為
今賢王吾責塞矣寧復他為
也方之羽翼成而謝萬戶

封邑為赤松遊也豈不伯
仲哉由是以論宮卿可謂
有程嬰之忠兼子房之智
有足稱者矣且嬰為趙先
君友人漢廷將相子房居
一彼所稱高賢大良也乃
今於中貴人見之不允難
乎今不佞心切賢賢是以
論著之如此云
萬曆丙戌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前北京戶部
左侍郎蒲圻謝鵬舉頓首
拜書



宮省賢聲錄序

昔鴟夷子皮佐越功成遂
乘扁舟浮五湖後王思范
功不獲見至以黃金鑄像
焉天下多賢蠡而嘆越以
為不留蠡于未去時而肖
貌于既去則晚矣楚中貴
人郭宮卿起家齊魯望姓
當隆萬間

今王幼冲在襁褓之中寔為
多事宮卿忠愛保護以有
今日即思身退托浮海去
將超然遠覽高舉賴內外
上下同聲贊之而

今王懷留至再遂不果行異

時管蘇有功于楚楚王告
諸大夫曰管蘇有德吾圉
之后爵之于朝秦漢之際
銀鐫左貂給事殿省或引
用士人以叅其選史記年
表書穆公學于宁人者耶
君子于是乎規穆公之可
與有為也然則
先主之屬宮卿也知其為管
蘇也

今王之留宮卿也夫亦欲終
任好之學耶賢于秦越遠
矣如宮卿者固宜聲施後

世哉陳孝廉以其事告余

余既嘉官卿之賢而又深

幸

今王之能賢賢故為序如此

萬曆十五年仲春吉日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嘉魚方

官省賢聲錄

序

逢時譔



官省賢聲錄序

余家仄洞庭東隅距

楚城不數百里往來其間詎

不耳官省賢輔有

郭滋陽公哉憾未覲其人

也越癸酉秋奉

命典順天鄉試爰渡巴江過瞿

官省賢聲錄

序

九

唐直抵沙羨艤舟三宿臥

擬拜公之廬而書簪企慕

之私一旦爽然欲傾矣見

公貌恂恂恭也氣溶溶寂

也言循循理也竊自嘆服

孰有溫然金玉如公者乎

相與坐語移日擁古揚今

不憚下問冲然有若虛若
無之風焉則又仰曰外之
悒損如此中藏其叵測哉
及退而省其私也左圖右
書孳孳講究明習世務迥
異貂鐙尋常萬萬訊之途
人皆能縷縷道公當時事

迺知公之忠愛根諸天性
故其勛業赫奕在人耳目
自不可揜云夫丁辛未之
變二孤纔五閱月壬人睥
睨疆履百計傾搖

楚其殆哉岌岌乎避邇驚聞
人人涕之霑臆也矧公身

當其事者哉公則以身許
國夙夜匪懈志不為之亂氣
不為之沮凡剥牀隱屏之
患視之無形而索之無端
者公罔不豫防其漸而畝
戒於微也死且不畏柰何
以利害怵之耶所藉

天神昭鑒

祖宗默佑而一時賢有司暨

永安王等乃為矢心協力匡

扶于以共除兇逆卒使危

疑底定非公之力而誰與

也隨蒙

聖天子軫念孤孱蚤賜封爵其

感

恩視諸藩為有加矣居無何璫
未及煖而遺奸復起偽疏
叅劾善類一空較姬旦恐
愚流言愈增股慄幸

東安王自行奏辯欺罔旋明
非公之力而誰與也按

昭王征雲南阿魯禿等地方
屢獲大捷

特賜陝西西安州海刺都草場
一處俾之世守蓋出自

太祖殊恩而

列聖璽書襲之琅函者不一而
足豈不炳炳朗朗若日星

哉彼奸宄誣執公以假捏

欽命璽書意在中傷伏

君相燭奸觀火而公之赤心佐

主輿論固彰彰也比時余叨

司計廳得悉所顛末於

大司徒轉聞于

上而世業牧地奉

旨賜復非公之力而誰與也即

今日弼成

主德芳譽洋溢良可賀矣泚

王襁褓時情實未開物感易

動內相匪人何以匡救而

昌

國祚也公自起居食息兢兢

業業思媚左右百與

熙世名賢長者比德量能每勁
中而綽外虛心而實施寧
方母園寧矯母隨寧儉母
奢寧戚母易寧落落如玉
母碌碌如石寧挽澆漓為
醇朴母變中正為詭靡上

求不負乎

先君付託之囑下求無曠乎
中官輔導之職而歷事三
十餘年始終不渝真偉丈
夫也此胡啻

金枝玉葉世傳明德河帶山礪
盟矢維新僅邁迹東平

並駟河間云乎雖天地之
氣化人事之運會咸與有
幹旋之機矣倘錄內侍省
召陟三品計安

社稷則其功烈豈兄金英張永
輩俛偃乎弟之頃來

皇上允王之請

賜公大紅紵絲織金膝襴飛
魚衣一襲尤喜其忠悃上
徹於

九重也其他懽辭

賞賚昭廉潔之操焉拯蠲逋
負溥仁恕之政焉修建寺
宇廣作善之念焉歷歷志

行勛猷不可枚舉功成身
退托為太和南海之遊以
自逃詩曰公孫碩膚德音
不瑕又曰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公之謂也雖然公猶
未可致為臣而歸也
國主可其勛再以狀聞

當宁而晉階加廕榮寵方寢寢
乎未艾也余辱公交深惟
交深然後敢言

公其勗旃

皆

萬曆十五年仲春吉旦

奉訓大夫戶部山東清吏

司郎中前

大學分署楚巴陵湘澤趙文

明頓首拜書



宮省賢聲錄目錄

卷之一

本稿類凡一十四道

乞恩給假以圖補報事

懇恩請假叩謁名山以酬夙願以

祈遐祐事

乞恩俯進養贍課穀以圖補報事

乞恩再辭養贍事

懇辭特典以申愚悃事

懇恩允辭睿典事

乞恩准假進香以終愚念事

乞恩懇留忠誠朝夕輔導以新國

政事

懇留忠勤輔佐以荅

睿眷以慰人望事

交進恩賜祿銀事

懇乞俯容閑住以延殘喘事

再懇垂憐衰病以便調理事

懇留賢輔以竟鴻業事

披瀝下情再乞

睿恩暫准供職仍便休政事

附

懇乞

憲臺俯容閑住以延殘喘事奉

院司各道批詳八條

關文二道

卷之二

文類

篤忠篇

晉司國務序

神遊南海序

應召還國序

賀喬遷序

五袞叙言

獻納忠愛冊引

滋陽德政冊前序

後序

叙宮省賢聲冊首

後序

丹衷玄度冊叙二篇

丹衷玄度冊跋

勞謙定國冊序

勲名蓋國冊叙

勲名蓋國冊跋

敬天報國冊跋

宮省賢聲錄

目錄

三

齊魯談經館記

重修龍華寺碑記

楚宮卿郭公修太和石道記

鼎建嵯陽橋碑記

忠貞碑記

德政碑記

卷之三

詩

七言排律 一十一首

五言排律 八首

七言律詩 五十七首

五言律詩 四十六首

七言絕句 三十首

卷之四

雜著類

獻納忠愛冊八事

嵯陽德政冊八題

清時柱石冊四題

宮省賢聲錄

目錄

四

勲名蓋國冊十題

勞謙定國冊四題

宋生五百言

目錄終

宮省賢聲錄卷之一

楚右史前叙州府同知澄海高曰化編次

楚司理前保昌縣知縣古黃劉守復校正

本稿類 凡一十四道

楚府承奉司承奉郭倫

萬曆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一本為乞

恩給假調治以圖補報事 臣本以菲才

荷蒙

睿恩高厚夙夜憂惕難免素食之誚 臣

宮省賢聲錄

本稿類 一

自蒞事以來恭遇我

主纘承

天潢萬曆三年照例

請名至六年遵例

請封先後敬奉

恩旨差 臣 赴京齋

奏已蒙

聖恩

欽賜金寶遣官

冊封大禮告成比 臣 在途身冒寒暑以致

抑鬱痰火積恙及至回府欲行具

啓調治間致被奸儀誣

奏奉

欽依行勘 臣 隨與之辯明卒使群奸服罪

以至今日國步漸安襲

封在邇此實我

昭祖列王在天之靈陰翊助順誠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也豈意 臣 之前

宮省賢聲錄

本稿類 二

恙日漸舉發供職未便伏望

軫念微軀准容調治痊日照舊隨班等

因奉

令旨予蒙

聖恩襲封在邇前後奏請皆爾不避寒暑

懋著忠勤今當大事臨期凡百賴爾夾

輔據啓何心還照舊供職不必再啓

右稿一

本年十月初五日本司一本為懇

恩請假叩謁名山以酬夙願以祈遐祐
事臣先年奉

先老太妃令諭保衛我

主睿體及赴京奏

請封典一切重務比思欲

祝釐是以控告于天許立各山香願伏

乞

允假准臣叩謁一以副祈禱之私一以

迓

當省覽錄

本稿類 三

主上亶厚之慶等因奉

令旨予以冲年受

封事尚倥偬方切贊襄以匡不逮何忍遽

爾遠離不准去不必再啓

右稿二

萬曆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本司一

本為乞

恩俯進養贍課穀以圖補報事臣荷蒙

睿恩叨授前職添賜月米十石感戴無

任切有原賜皂港屯課穀四百四十

二石應城屯課穀八十九石臣思既

受加添月俸日給已敷所有前項課

穀理宜交

進伏望

寬恩收進貯倉以儲

宮用等情奉

令旨不准辭

右稿三

當省覽錄

本稿類 四

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本司一本為乞

恩再辭養贍課穀事本年十月二十一

日具本啓辭皂港應城二屯課穀緣

由奉

令旨不准辭敬此傳司奉此又該本司

啓稱屢荷

殊恩愧無補報其前進辭課穀實臣之

本心也伏望

寬恩准臣所辭收進貯倉以備匱乏等

情奉

令旨這課穀原非新賜何以遽辭既啓懇切且暫收用恁司還行管屯官知道

右稿四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本司一本為懇

辭

特典以申愚悃事臣蒙

睿恩頒下

令旨龍票說與承奉郭倫知道予在冲

官省覽聲錄

令本稿類

五

齡賴爾赤心保護夾輔有年今查得三

屯佃戶劉泰等田地課銀共二百三十

兩零四錢料豆三十七石課穀四百零

四石護衛軍餘表墨斗兒等二百二十

四名儀衛司校尉任士貴等二十九名

與爾養贍跟用少示旌勤之典故諭臣

此傳臣捧誦再三無任悚慄切思

本以庸劣叨受

先主洪恩

先老太妃委託臣敢不竭力致身以圖

補報况有原賜月米養贍田地跟伴

人役足以充用復荷

盛典臣有何功過當

殊寵謹將

龍票并開單三件繳

上俯賜收回庶臣寢食得安而身心無

忝矣奉

令旨這田地人丁尚不足予勸酬之意

官省覽聲錄

令本稿類

六

爾還收用不必辭

右稿五

本月初七日本司又一本為懇

恩允辭

睿典事本月初一日具本啓辭

恩賜課銀課穀及跟用人丁緣由奉

令旨這田地人丁尚不足予勸酬之意

爾還收用不必辭敬此傳司臣復思人

臣之事

君也以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今雖有犬馬微勞奚足稱善况今倉庫空虛

宮用匱乏於此時而甘受分外之澤即臣之心又何安乎伏乞

允收

成命俾臣心帖衽席更効犬馬等情奉令旨爾忠勤為國既膺

寵命宜隆優錫之典今乃屢屢懇辭潔白

書者賢聲錄

本稿類

七

之操固得矣其於懋賞之典有缺何姑暫准辭以遂所志恁司還行管屯官知道

右稿六

萬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本司一本

為乞

恩准假進香以終愚念事臣思昔年許

立各處進香無非為祝延

國祚計也先于萬曆八年十月初五日

備本啓假間奉

旨不准去遂寢其行以至于今惟思南海一顧竭誠已久伏乞

准容離任前去不勝頂戴之至等因奉令旨准去即回任供職

右稿七

本年二月二十八日長史司一本為

乞

恩懇留忠誠朝夕輔導以新國政事於

書者賢聲錄

本稿類

八

天子紀善所抄出該典儀所啓據教授熊

汝諧啓稱臣謂

國家之興隆由人才之專任故孔子告

子路曰治國所先在於尊賢而孟子

亦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孔孟之

言乃有國者之要道所當繹思者也

臣於本月二十四日侍講退息忽聞

承奉司承奉郭倫請假欲往南海進

香原其心披肝瀝血祈祝

福壽不為不殷且厚矣但臣思倫受

先主付託履艱保孤以至于今乃遽欲

為浮海之行

國主獨不體倫之忠悃遽聽其請乎此

臣之所未喻也不得不冒罪

上啓夫南海距楚幾千里其風波之險

跋涉之勞歲月之遠能不起

國主之思乎萬一思之而不得即回欲

追之而去又日遠其將何以慰

官省賢聲錄

本稿類 九

睿衷哉且倫祈佛愛

主之心一有萌動神必知之何必親歷

南海而後畢此心乎此臣謂給假之

請斷不可

准允者伏望

垂聽勉留國家幸甚臣等幸甚等因奉

令旨是長史司知道敬此傳司該右長

史臣高曰化看得承奉郭倫請假欲

往南海蓋為

祝釐而行固見愛

君至意但倫自

國家中葉忠誠贊導以迄于今内外大

小之政莫不賴之豈可使之遠離乎

左右哉向者武當之行謂武當在封

域之内且往返之程可計日月今南

海在封域之外計程往返即風汛助

順非數月不可矣以倫之明豈不及

此心存謙抑或有所託焉耳先臣會

官省賢聲錄

本稿類 十

間嘗聞其語勸以勿行不惟臣也八

所之臣亦莫不然初猶疑其行之未

決以故未敢

實留今據教授熊汝諧所啓前因實為

遠慮允快輿情合無俯聽所請將倫

勉留以慰人心其南海之行俟來歲

主人大婚之後則事得其序而禮成禮

成則神孚而福降矣等因奉

令旨郭承奉為予有南海之行予初不

知其險遠而姑允之今見熊教授高長史所啓真合予不忍暫離之意倫豈可舍予而遠離耶不准行該司知道

右稿八

本年三月初一日長史司一本爲懇留忠勤輔佐以荅

睿眷以慰人望事於紀善所抄出該典儀所啓據審理萬言策啓前事又紀善姚宗萬啓爲乞

書省賢學錄

本稿類

十一

恩懇留忠良以振國政事俱奉

令旨是長史司知道敬此傳司該右長史臣高曰化看得承奉郭倫請假欲爲南海

祝釐之行教授熊汝諧嘗啓留於前矣今審理萬言策紀善姚宗萬各啓懇留大槩謂倫當朝夕

左右輔導若今南海之行去楚三千餘里風汛不時動輒經年况

國家當務內而

宮殿

宗廟外而城垣護衛凋敝猶昔併

宣化府第分封在邇及時修舉惟倫

是賴不宜有所託焉而浮海於數千

里之外且佛教以普濟爲心倫能翊

主修德是即

社稷之福不必索之南海臣繹思之倫

之請事於

書省賢學錄

本稿類

十二

祝釐固愛

君也神道也策等之請留亦愛

君也人道也神道遠人道邇聖人教人

必先致力於人而後致力於神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伏乞

俯從臣等所請將倫勉留南海之行姑

俟來年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又該武昌護衛指

揮吉嘉禎林曉于國鎮王如言等鎮

撫陳朝千戶張煥武等百戶謝瓊等
一本為敬摠懇惓以留賢輔事儀衛
司儀衛正顧節儀衛副劉傑一本為
懇乞

睿明留輔導以隆國政事典實謝君憑
典儀支任典膳姚良卿良醫羅友誠
典樂盧嗣宗大使傅鎮等一本為肅
愚惓達

睿聰以留輔導事署教授事審理王執

官省聖鑒錄

本稿類

十三

中葉夢祖典寶陶洪德教授朱應旂
等一本為挽留輔佐以全永治事俱
奉

令旨各官交章留爾以慰人望南海不
必行郭承奉知道

右稿九

本年三月初六日本司一本為交進
恩賜祿銀事臣節年陸續蒙
賞祿銀五百兩兼頒

手劄到臣比時欲辭

進恐拂

上恩隨置文簿一扇啓

請關防鈐貯臣自受賞以來措躬無地

專候

大婚方行交

上切見府第殿宇墻垣傾頽未葺今將

前項祿銀并

手劄刪簿齎

官省聖鑒錄

本稿類

十四

上伏乞

准容收發工所以資修理之費臣不勝

忻忭之至奉

令旨予以冲年賴爾保輔前給銀五百
兩猶未足以償勞今乃封還連劄交進
其廉潔不取之操真達人君子所難及
者予曷以酬之俟另行旌揚以示予中
心不忘之意

右稿十

萬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本司一本
為懇乞

睿恩俯容閑住以延殘喘事臣本庸劣
荷

恩洪深分當盡犬馬之微勞少塞報稱
之私念自歷任在府三十餘年歲支
俸米三百六十石養贍錢糧二百餘
兩外有跟伴人丁等項深慚尸位朝
夕惕厲不虞年來得患足疾行步艱

宮省賢聲錄

本稿類

十五

難兼諸事不能善處除將東山園錢
糧行典寶副李恩管理外伏望

俯允所辭乞將臣員下月支俸米自萬
曆十四年起每月三十石辭進二十
石存留十石給臣食用并將江南屯
務另委官員督理俾臣得盡餘年不
勝頂戴之至等因奉

令旨爾披忠為國懋著賢勞今百度方
漸維新遽動就閑之念何以慰吾之深

望也不准辭該司知道

右稿十一

本月初六日又一本為再懇

垂憐衰疾以便調治事臣近因衰老昨

已具本告休奉

旨不准辭敬此傳臣俯誦

睿音無任惶悚臣本以葑菲之材曷敢

當賢勞之譽但求閑之念昔已僭達

聰聞盖非昕夕所起也臣故冒罪再陳

宮省賢聲錄

本稿類

十六

伏乞

准允庶

主上浩蕩之恩倖覆載矣等因奉

令旨國家之事惟郭承奉是賴今乃汲

汲求閑不惟有負初心何忍棄予至此

長史司即會同衛所等官代予懇留以

慰予拳拳之衷

右稿十二

本月初十日長史司一本為懇乞

睿恩俯容閑住以延殘喘事准郭承奉
關稱休致緣由到司准此為照承奉
郭倫盡心

王室久効賢勞茲乃自陳少憇固其思
退之心但以人望方殷正賴有相之
道况值中葉之運方爾維新而應行
事宜不無有待在本官不宜遽萌此
念在

主上豈可輕信其浩然哉伏乞勉留供
職用圖厥終奉

令旨覽啓勉留情詞正合予心郭承奉
即照舊供職

右稿十三

本月二十日本司一本為披瀝下情
再乞

睿恩准暫供職仍便休致事臣猥以朽
才竊効犬馬一十六年先是啓蒙我
主弘仁憫恤

溫旨慰諭候大婚禮畢放爾武當焚修
臣不勝感激再叩謝訖今照

大婚嘉禮將成是臣謹記前
旨具本乞休顧猶未蒙

賜准夙夜修省實切戰兢念臣於萬曆
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叨轉今職蒙添
賜月米十石時臣將舊額養贍課穀五
百三十一石具本辭進奉

令旨這課穀原非新賜何以遽辭既啓
懇切且暫收用俟司還行管屯官知道
敬此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荷蒙

睿恩頒下

令旨說與承奉郭倫知道予在幼冲賴
爾赤心保輔有年今查三屯佃戶劉泰
等田地該銀二百三十兩零四錢豆穀
課共四百四十一石護衛軍餘袁墨斗
兒等共二百二十四名儀衛司校尉任
士貴等二十九名與爾養贍跟用少示

旌勸之典敬此臣捧誦

玉音益增戰悚隨即具本辭進遵領原賜額課奉

令旨爾忠勤為國宜膺優錫今屢懇辭潔白之操固得矣其如懋賞之典有缺何姑暫准辭以遂所志恁司還行管屯官知道敬此又十二年三月初六日臣

檢有節年

恩賞祿銀共五百兩臣思衣食之外皆

係長物具本辭進奉

令旨予以冲年賴爾保輔前給銀五百兩猶未足以償勞今乃封還連劄交進其廉潔不取之操真達人君子所難及者予曷以酬之俟另行旌揚以示予中心不忘之意敬此又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臣檢有自置各樣銀器登造二冊其一并原賜

溫旨先行交進其一并銀器收候乞休

允日交

進凡若此者念臣出自微寒福緣淺薄過則生患願辭富居貧以畢愚分矧今年力衰憊疾病尋侵懇乞投閒少延殘喘實由赤心非敢貌飾乃蒙過念微勞未即賜放是以臣不避斧鉞將情于本年正月初七日

啓鳴併呈詳撫按司道去後續奉

溫旨慰諭繼以流涕隨准長史司關稱

奉

當道批臣呈詞勉留供職臣思若再懇辭不惟違悖

令旨抑且有辜當道至意只得遵依再竭駑駘伏望

寬恩准臣供職年餘即放休退則

絲綸之音信於四時

恤臣之恩重於九鼎矣臣不勝戰慄懇

祈之至等因奉

令旨予自襁褓以迄于今本官阿保夾輔功實居多所有酬勞之禮節次懇辭姑准待予

奏加

特典以示優異乃本官堅欲求閑茲者諸當道批司代予慰留永終令譽足見相成至意本官遵行供職緣由係司仍移文院臺司道衙門知會

右稿十四

官省賢聲錄

本稿類

主

附通詳

萬曆十四年正月初七日本司通詳院司各道為懇乞

憲臺俯容閑住以延殘喘事照得本職濫叨楚役迄今三十餘年歲支俸米三百六十石養贍錢糧二百餘兩外有跟伴人丁冬夏衣服四時八節賞賜頂受

國恩天高地厚萬不報一本當效犬馬

之勞緣近年以來得患足疾行步艱難兼諸事不能善處已經具本啓辭外伏乞

憲臺垂憐哀憊批准閑住俾終餘年不勝感戴之至理合呈稟為此一呈

欽差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制黎平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奉批本官輔導有年功勞懋著今當

官省賢聲錄

本稿類

主

賢殿下成婚之際正宜奔走贊襄以永終譽何為遽動就閑之念耶仰長史司行令遵奉

令旨照舊供職毋得固辭繳

一呈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任奉批

楚殿下天資聰明可與為善顧年方冲幼大婚未成內外各官同心夾輔之功不可少也本官託孤勤慎豈可遽

爾求開仰長史司諭令即出事

主以成始終可也此繳

一呈

欽差鎮守湖廣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蠻將

軍懷寧侯孫 奉批

楚殿下性敏好學郭承奉夾輔為善且

保二孤不避危疑大功誠難泯滅

國事始終攸賴可也卒然求退殊失

殿下倚毗初心長史司移文宜即速出

宮省賢聲錄

本稿類 二十三

事

主以慰注望此繳

一呈

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署印右布

政使姚 奉批看得該司奉職素著

清謹事

上曲盡忠勤勞績久彰年力正壯豈宜

退閑仰長史司移文候遵照

令旨施行繳

一呈

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武昌

道左叅政劉 奉批本司忠義匡

主廉靜提躬

楚國倚為萬里長城豈可以一時微疾

遽求休致仰長史司啓

王知會曲意勉留以終輔導此繳

一呈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署清軍道副

宮省賢聲錄

本稿類 二十四

使張 奉批該司保護

王躬忠勤夙著茲以盛年且當嘉禮告

成之際豈容遽遂授閑仰長史司移

文慰留恪供厥職以圖永譽繳

一呈

欽差提督屯鹽兼管水利整飾倉糧湖廣

按察司副使賈 奉批該司修持廉

潔進止勞謙竭力奉公而夙夜不遑

寧處小心事

主而將迎茂著憂勤年力正強輔導有賴即有微恙不妨善調矧無纖瑕豈宜引退仰長史司啓
王慰留以重厥職此繳

一呈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武昌道兼管兵備副使駱奉批承奉司官選推任用自有主之者非地方衙門所能干與也但好賢尚能內外上下所同仰長史司以禮挽留務終本官忠誠為

國初心豈惟

藩府之福亦地方之福也行過具申繳以上批呈隨該長史司備本啓奉令旨郭承奉忠廉久著一旦求退予已有旨不准辭即今諸當道為予勉留足徵體亮盛意本官速出供職再不必辭

附關文

本月十二日長史司關為懇留賢輔以竟鴻業事據審理萬言策啓稱照得郭承奉殫忠為國心事光明才猷卓懋膾炙人口其在今日

千歲春秋已勝冠服庶務業集已就振舉然本官閱歷益久信任彌專矧夫年力正強自合永肩一心以終臣節贊成

大婚嘉事目擊螽斯麟趾之慶於是時告老未晚也伏念臣效勞一十餘年一旦聞報轉遷蚤夜興思如犬馬栖栖不忍離其

主人矧到任以來有負

國恩無一善狀苟能為國留一賢輔亦可以贖濫竽矣等情又據紀善姚宗萬教授熊汝諧啓稱竊照郭承奉啓辭俸務復呈

當道堅欲勇退是倫之高標清操固

鳴于時但百務廢墜今漸整頓維新如

宮殿之構修屯洲之查復課糧之清理軍政之嚴明與夫勸講啓迪親賢視事皆倫匪懈之功也於此時偶一准辭寧不使前功半途廢哉伏乞優慰俾全始終等情又據

永安王華埭啓為保留賢良翊贊

宗藩乞

官省賢舉錄

本稿類 二十七

恩俞允嘉納事嘗聞官非蕪靜事多叢挫之虞

國有老成政得公平之體今承奉郭倫素秉忠貞近萌烟霞之念求願養其性真銳意泉石之思欲高蹈而遠隱但茲

楚國為各藩之首稱必得斯人作衆務之綱領伏望施留行之典隆

上下之恩庶幾往而不返之志亦可援

而止之而止矣等情又據護衛指揮吉嘉禎等鎮撫陳朝等千百戶張煥武謝瓊等啓為懇留賢輔以裨

國政事審理葉夢祖等典實謝君憑等教授劉部等經歷譚舉孫世德等大國政事儀衛正顧節等啓為乞

恩懇留賢良輔臣以勵忠勤事俱奉

官省賢舉錄

本稿類 二十八

令旨已有旨了長史司知道敬此通傳到司奉此照先

撫按司道批司挽留緣由已經備本具

啓合關前去煩為遵照供職施行仍將遵行日期希關過司以憑回復本月二十日本司准長史司關為前事已經奉

旨移文知會

當道外合關前去希為遵奉供職請
勿再緩併關前來

官省賢聲錄一卷終

官省賢聲錄卷之二

楚右史前叙州府同知澄海高曰化編次

楚司理前保昌縣知縣古黃劉守復校正

文類

篤忠篇

賜進士出身湖廣副使安丘馬文偉撰

篤忠篇者為岷陽郭公首建勲勞而作

也嘗謂理勢之在天下習故履常者順

其適即恒乘便者安其遇以是而考材

官省賢聲錄

文類

一

徵賢則真贗易淆銛鈍難辨烏乎可蓋

不盤錯則利器弗別不寒沍則良材弗

見是君國者之所倚毗觀人者之所鑑

賞恒準諸此也欲知岷陽之篤忠當自

其悉有衆善而徵之乎余昔濫竽仕籍

繼典郡符得密運藩邦稔聞

楚恭王殿下以幼冲襲封勵幹蠱之勤

保中興之業二十餘年深仁厚澤睦族

親賢是以天厚

仁王昌其祚胤而並蒂金枝赫闡靈異
即兩

儲位之生信乎延國脉於一綫也豈偶
然哉無何有干紀者窺覲之公圖報無
由默為籲禱而已乃極力庇護防範孔
嚴隨有仗義者密上其事於

朝恭荷我

聖天子英明剛斷眷注

親藩可其

官省賢聲錄

卷之六

二

奏行勘諸司余承乏德安得厠委勘之
末當危疑首鼠之時而公挺然出首開
府其論乃定上言者賴之既而改遷吉
善崇正

寢園俾龍蟠虎踞之陵鬱然王氣攸萃

正以厝

恭廟之靈於九原而延國脉於百世也
夫當

主少國疑之時其功居多而邇者又兩

次北上不辭勞勩先請
睿名繼奏

儲封啓將來藩封之階保千載磐石之
固皆公力也蓋嘗論之集事者才也達
權者機也真幹者勤也効用者賢也純
誠者德也此之謂悉有衆善而要之皆
本於盡已之心之忠也故名其篇曰篤
忠豈溢美哉是忠也其即盤錯之利器
寒沍之良材乎矧公之為人通達國體
樂與士夫游而一時同事皆豪賢且嘗
仰慕

官省賢聲錄

卷之六

三

國朝覃吉懷恩之為人是其所以作忠
者蓋亦有所自矣時宗中重義者聞而
嘉其忠余忝鄉曲之誼切喜中貴之不
多見也固以揄揚俾將來

國史錄賢者或得以備其蒐採云

晉司國務序

賜進士出身湖廣副使錢塘張振先撰

楚內輔郭公岷陽東魯產也入列藩
掌視璽綬有年今

王誕嗣服命愈多勞績乃嘉之曰前在
襁褓時爾有保護功比請嗣位爾赴

闕下奔走惟勤西秦牧地錫自開國近有
議奪之者爾為奏復之宗儀蕃衍帑藏
告匱爾能經營調度井井不擾且嘗導
我以學問用弗納于邪知爾忠且賢茲
乏承奉官爾其克斯任以終令譽敬哉
即為疏請於

朝命既下都人士咸以為華稱賀焉予惟

中官之制由來邈矣為職匪直華秩乃
所關則甚重自昔明王慎之蓋人主宴
安退息之地正理欲敬肆之介左右近
習或非其人則潛滋默奪何所不至况
以冲亂之年踵盈成之祚上奉

天子之光命聰明未啓嗜好未定師保未
臨凝承未邁而欲培養性情凝固化本

豈易言哉郭公保

王躬于襁褓迪正學于總髫凡所宣猷
効力者皆國家重務雖處貂鎗中卓見
忠貞懇懇不倦度越尋常萬萬矣不佞
伏覩

王淑質天成英資神授惟茲妙齡方當
大寶允升脩屏翰之鴻庥表江漢之駿
化固將與古賢王並駕方軌而宮省之
暇惟禁之間得於旦夕在贊諒非淺淺

也外有輔導之良宣啓沃之義內有侍
從之雅杜比昵之私則王所皆薛居州
也王誰與為不善乎昔漢東平王曰為
善最樂至今稱之不佞欲郭公以善進
主而樂東平之樂如書所云無以便辟
側媚其惟吉士庶幾不負

王命而永綏爾祿矣此固承奉之司握
所得為亦公素所自許者其勗之哉
神遊南海序

賜進士出身禮部尚書四明遠峯汪鏗撰

今

皇上剖符予始通金閨朝青閣受宗伯為
天子掌禮宮省事無大小皆關白禮官然
後具奏

上聞時知楚藩多故

賢王甫在孺內卿心如懸旌秉忠獻赤
無休沐暇賴天之道

先王之靈世子以冲年受

宮省聲華

文類

六

封事而宮卿實羽翼之其佐定之勛真爛

焉與管蘇爭烈矣予竊私心慨慕適孫

使君自楚來具白狀出賢聲錄示予予

適然曰自古閨閣之臣銀璫左貂給事

殿省故中貴上應四星近

王位之側如郭內卿者真國寶執勤勞

其君社稷有奉光昭先世之令德而左

右遺孤洪猷駿伐則有靈山可鏤也

主君不愛上賞以恤賢勞三而強之卿

固不可遂借太和南海以自托而高想
濶步從化人遊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乎
然

國主倚毗甚至諸當道慰留甚殷不獲
已而勒丹青之飾行不捨之壇倡無緣
之慈上綿

國祚以獎天衷其意念深矣且南海山
川晶晶長波回蕩燭以慧日燭以玄風
固西聖之所宮也內卿既衷誠一志以

宮省聲華

文類

七

報

殿下皇神相之完受其福天之報施善
人固未可量哉

應 召還國序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見松李之用撰

余嚮者待罪金馬門窺高宮卿之義有

日矣是時讀禮家居過都會從鄉人中

讀宮省賢聲書且聞宮卿以南嶽謝政

去

王召命再下將旦夕歸矣余因嘆曰宮卿于功名之際蓋人之所難哉夫

恭王中殂今

王襁褓當時二五之偶厥害適殷又他扞文綱以奸利者若市國蓋岌岌乎衝縻之變不一二止也宮卿發憤畢誠捐身關策使神器有命光純天地

昭莊之烈綴之以祀稿虔之夫倪偃伏辜疇為展錯哉非我宮卿不得至是也

明年西安侵田效款來歸是固

天皇之故典

先主之令緒宮卿蓋以身嘗禍而慙勤甚備矣又明年泰始尊靈媪神蕃釐勝冠而請封爵強立而舉大婚今

王固端拱蒙成屬統垂緒然十數年間騎馳東西車驚南北轂繫于外席不佐暖宮卿之忠誠蓋何如哉唯是不朽之業光燭楚墟公也醇休宅之德依日月

之光湛恩渥寵誠豐也矧

天子疏爵而貴之裒然有登等之寵飛魚之錫矣宮卿之休榮未既乎迺宮卿深自挹損不欲以寵利居成功未幾浮海之疏上也移病乞骸之疏上也歸賚之疏上且屢也今且托以南嶽行浩然去矣夫始也鞠躬履方砥節自守損九鼎之力扶如綫之脉卒也厭高美之尊稱託空門以澹泊周閣重門駿驥貝帶損之若棄則蓄縮不可用墮弱不任職者安所語宮卿之前事乎拱默尸祿牽位為智者安所語宮卿之近軌乎是人之所難公之所易也說者程杵比忠留侯比智信哉立孤之業程杵相肖矣第留侯挾智辟穀蓋不欲以過誤之寵事多疑之主耳今

固今

王長且賢日與宮卿動容式車則宮卿

王之乎也已即南嶽甫數月而

王命屢下藉令乘扁舟駕不返之楫

王終念之如失左右手宮卿安之乎且

宮卿能不自念得託肺腑有年亦安能

遽舍

王乎則宮卿雖智安所事留侯之為轍

也余曰宮卿歸而忠烈猶著

王得宮卿歸而忠烈在御

王心喜可知已唯宮卿鼎養方聞承休

古書彙纂

大類

十

主德烈烈以奇勛始終今

王也不庶幾終先志哉余固有深為宮

卿顧者矣請以是貽宮卿而因為宮卿

稱賀云

賀喬遷序

奉政大夫四川僉事文石陳輝撰

明時建王國所以庇宗社也設中官所

以庇王家也我楚八葉載令

天潢克昌先

恭王賢懿善譽媲美河間東平乃滋陽

郭公謹事之廿餘年盡心乃事内外之

政咸秩秩以治有襄化之能焉盖公謙

慎好禮時得與縉紳士夫交斯能親賢

取友以成其德如此云

先王遐矣公每自念自痛曰何以報吾

主恩哉報二孤即所以報吾主也故撫

保二孤以來又十餘年跋歷崎嶇艱辛

備嘗雖懷懷讒叢怨而國卒賴以安至今

古書彙纂

大類

十

無内外無大小胥悅而罔怨者

先主之威藉以日重

後主之德藉以日成伊誰之力哉公又

念朝夕納誨難以口說盡也乃造銀牌

二面僅徑寸使日玩焉鐫曰敬

君王勉以臣道也曰孝父母勉以子道

也曰親君子勉以尊賢也曰遠小人勉

以去奸也曰重信義勉以存誠也曰明

賞罰勉以正法也曰慎中官勉以杜漸

也曰謹宮闈勉以防亂也庶接目警心
蒙養以正嗟乎雖古之陳善閉邪之教
何以加此公拳拳思報

後主者若是不可以觀報

先主之心乎何者國君御大庭廣廈之
時少處宮闈燕安之時多於燕安時不
忘警惕之念習與性成雖作聖之功可
至而何有於一國哉肆今

後主卓然自立識者知其為賢君行且

宮省賢聲錄

文類

十三

藩封之寵至矣君子曰君德貴于自養
而尤繫於所養然後知其潛孚默化之
功有不可誣者公之賢不益信乎雖然
盡職以報主者下之忠也推恩以逮臣
者君之澤也由君之澤以逮公之身公
也行將受掌府之

命矣既以八事望君即以八事自勉俾其
奕世重光上不負庇宗社之義又能一
念終始下不負庇王家之心則公之慶

不于今而于後吾之言不于美而于規
今因其遷居也顧以是言告之故曰相
與以有成者也願日俟之

五袞叙言

奉政大夫黃州府同知豫章熊珣撰
余嘗聞

楚藩開國肇自

昭祖迄今二百餘禩矣其間統緒相承
世代雖殊而賢聲一轍要之輔導之資

宮省賢聲錄

文類

十三

代有其人至於

恭王榮承七葉德邁前休又得岷陽郭
公以輔佐之是天意有在於楚也公乃
自京邸奉

璽書使于楚授以司寶

恭王愛而重之無何賓天今

賢王殿下僅生數月耳會有浮議幾搖
國本公惟奮身抗義每每稽首籲天曰
先主以遺命屬我我何忍負之於時朝

乾夕惕不遑寢食周旋保護以圖報稱
凡事之關於宮中府中者罔弗竭精殫
力披肝瀝膽諸所區畫咸中矩矱而公
之勁節精忠可以對越明神肆今

賢王殿下履國顓敏殊常悉達國體致
令鴻緒以延國是以定則公之功居多
而賢聲日益起矣適是月屆登五袞諸
縉紳為公壽予亦宦遊楚中知公最深
詎容以嘿然耶竊計夫壽也者酬之謂

宮省賢聲錄

令文類

十四

也公抱殊質長于幹濟其應酬旁午卓
有成算而事皆畢舉且冲襟雅度以親
賢尊德為念自供職之暇日涉園圃植
竹卉以培其生意觀魚鳥以樂夫天真
博極群書研精楮墨投閑於澹然無慾
之鄉駐景于烟霞紫翠之境壽徵其在
是矣嗣是保真怡性順養天和第見報
主之誠可以格天厥德之脩可以凝命
而期頤之域屈指可待矧行且崇階日

轉茂膺

天寵而公之壽殆將與國運相為無疆亦
天有以酬之也于余言何佞

獻納忠愛冊引

奉直大夫知趙郡事龍川郭懋撰

恭維

皇帝時庸展親脩睦諸侯王我

楚王殿下以妙齡英德丕靈躬承

帝命襲爵外則二史侍左右內則中貴諸

宮省賢聲錄

令文類

十五

公日夕納誨匡所不逮一日嶰陽公走
人謂余曰不佞有請於下執事

王德茂矣今且執壁秉珪南面稱王是

有中外之寄惟是朝夕納誨之事不佞

其何敢懈之有惟數數而言之其無乃

煩告者之齒頰而瀆聽者之耳不佞不

自意以八事鏤為二十四字用代珮玦

稽首獻之

王其朝夕撫弄茲而用有警心執事其

以為有獻納于王否余曰是古蓋臣之用心而僅僅勅管景賢輩勞心輔國宜念不至此夫歌詩陳書恂然深憂則周召之為也漢唐而下老成謀國者多於其主英妙時獻圖上箴忠愛英風可考鏡矣今

當宁元老亦繪帝鑑箴肅雖以沃乃心即
亦無媿於
嵒陽八事觀之其有古蓋臣風而近之

古者賢聲錄

文類

十六

當宁者篤恭之意王德其賴之乎今

王聰穎殊絕誠不是出而要之輔導獻
納罔不在厥初

楚藩中外生靈且翹首跂足待命于

王異日者

王日新厥德大有造于楚

天子嘉乃勲新乃眷命徼福於楚

先王社稷賴之俾益顧不弘大紘以嵒
陽之特達侔儻即古能吏不是過其所

調攝劑量楚士大夫懽然頌之而今輔
德之心又朝夕在

王之左右忠愛宜何如哉予觀古黃門
常是愛君憂國者必食其報楚之

先王以賢孝稱者左右侍臣亦與有榮
寵以嵒陽之獻納休聞寧有間耶老夫

耄矣惟

王茂膺景命是用薰沐百拜為

王萬福惟

古者賢聲錄

文類

十七

王新厥德老夫日夜望空禮佛冀

王乃聖乃賢為楚生民造福老夫不解
藏人之善感嵒陽之八事能不覲然驚

喜寓之詠歌文字之間播揚于外以圖
所不朽哉其八事曰敬君王孝父母親

君子遠小人取信義明賞罰慎中官謹

宮闈

嵒陽德政冊前序

文石山人陳樺撰

楚稱名藩提封甲于天下其間土地人民政事甚為繁劇非萃衆美者莫能一一為之條理我岷陽公抱瑾瑜閑習詩禮日近

龍顏夙親

鳳御而奇異在司監中羨之久矣適

帝廷簡命擇其才能可以為國幹旋者以佐吾

楚惟公衆善兼該聲聞素著遂膺輔弼

之托盡心竭力靡所不至

主甫十齡即欣然請於

朝冊封

王爵登王位朝進善言夕陳善行效東平之最樂希河間之卓爾以優入賢聖宗社稱寧楚省人民歡欣快睹此其勲尤著表莫可及者自是百度俱舉官府肅然勁節雅量諸難底績重道親仁徽猷懋著而又以壽國者壽民施藥餌有

岐黃之功以事

主者事親崇愛敬有孝友之德中門學近皆廢弛而今立師課業他日在王所者預充任使穀賦時多科索而今則公平寬緩今日居王土者皆得樂業國泰民安家給人足其功豈淺淺哉茲八事者雖不足以盡公素而實我公德政洋洋為輿論之所共推者也諸君敬繪其圖賦諸詩以彰其美予不佞樂為之序

以紀其盛云

後序

奉政大夫袁州府同知雙槐王守成

撰

楚主奉

玉節登

楚王位襲其封舉國人士莫不引領躍踵喁喁而稱快盛事至顯鉅也

內府岷陽郭公託負有年乃觀者於今

日繩其所繇則又衆推公為集羣言以贈余不計謗陋謹序諸末簡曰夫臣主相遇古記之矣詎言難遇哉遇而承其權與則上下齊美德業通駿有聲斯亦受祉已嶷陽公嶷起名區奉職于楚當其側籍時

楚主方席冲齡宮中府中即政體未易轄理業稱多艱惟我公獨樹風裁勤心司典務在清肅振維祛之志大都依阿洪忍者一切康康奉法守矣尤且不避青蠅不諱貝錦而裏外皎然若揭日月主上最器重之而徃來使者亦皆類與賢聲益彬彬質有其文焉夫以夙所砥礪靡一二足則今之盛典

天子頌之

令主啓之賢相成之厥勲匪淺鮮者我楚山川郁乎噴色哉語曰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詩曰匪傲匪遊萬福

來求故為人臣者食報在功積功在勤居功在謙公蓋兼所尚方矣異日身受國恩名流江漢使

主上仁德加于二百萬石之邦即謂之曰

楚社稷臣無不可者茲遇也奇乎奇乎叙宮省賢聲冊首

欽差督理邊儲戶部郎中蔡東周文卿撰郭內卿公始以忠慎事

恭王受托孤之命王且二孤在襁褓時有謀為奸宄不道者公獨與之爭有司直公其奸稍稍引去矣而有謀剪孤羽翼扞以當世之文網者公不避危疑卒明其事於當道西安牧地舊屬之楚而奪之者奏獨咎公公益明之於

朝得不失尺寸土今

王自襁褓而勝冠服而

冊封十六年來孰非公力哉公用是累遷

至輔導又

天子有章服之錫不可謂不榮矣乃公則

功成不居退然一無能於國者封識

王所賜金帛廩粟及家之所有彙為一

帙以進曰臣自付託履艱以至今日微

福于

昭祖

列王獲光復舊物秋毫皆

王之靈也臣何功之有乃欲為黃冠羽

官省賢錄

卷八

二十五

王

衣訪安期羨門之屬於海上學長生之

術夫四時之道成功者退在士君子猶

或難焉何幸於中貴人而有也公之忠

勤廉靜聲稱聞諸薦紳間無不為公激

揚者且繪圖而張之夫葵以志忠筠以

志節公何以得此於薦紳哉蓋葵之忠

終始向日而筠之節貫四時而不朽公

欲任意遠引為赤松之遊母乃非諸士

夫繪圖之意乎則亦非受托之初志也

今

天子加意藩國而

楚尤號重藩方擇老成忠潔者以為贊

即公有烟霞之想

天子一日下璽書而褒之

王其何辭以對予欲為

王慰留且付於當道諸公之後公其可

無行矣

後序

官省賢錄

卷八

二十五

王

承德郎判重慶府事鶴汀張啓明撰

侍中郭公身事

恭王及我

今上勲勞懋著忠廉性成業已論列薦

剡

天子賜章袞褒異處人臣之極矣是真所

謂社稷臣哉先我

恭王中殂貌焉二孤未離阿保睥睨內

外者何限公獨持風裁以身嘗禍幾於

不測而意氣應應自若適使使臣

中為

主上請定

世封勝冠冕則請

大封不逾年而文定禮成則請

大婚擊劄方畧永有一心楚朝論功誠

未有先之者及功成辭讓遜位已歸者

之論疏不一而止以是蜚譽上達內外

乎聞楚士夫為著賢聲錄比之程嬰之

忠子房之智寔且兼之余不佞家世楚

臣也先以文領薦得挂朝籍年來奔走

四方然一聞楚事每不蒿目動心焉今

主上仰賴

先靈亦既光昭舊物禮賢愛民有東平

河間之風是以

君臣同心提福受祉國家允孚於休不

佞亦與有榮藉哉功業益隆聲名益盛

願尤深自抑損常若自下其超識遠見

官書彙錄

卷大類

三十四

臣

官書彙錄

卷大類

三十五

臣

信非人之所能及也二三薦紳儼然庭
賀乃載筆為葵竹之圖辟之忠節斷可
識已夫公得此於楚俾後之觀風者展
卷間知楚有社稷臣則一莖九脊之茅
明月夜光之珠在方城漢水者不足多
也而寧止章章楚已哉不佞請次之末
簡

丹衷玄度冊叙

賜進士出身浙江副使東里鄧楚望撰

士大夫離疏釋躋而自矜名節顧寵祿

而效忠履盛滿而知止者幾人哉在易

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凡

二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蓋君子處平常

之時未足以見臣節惟蹇然後見之所

謂事君能致其身者是也在易蠱之上

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蠱宜有事

而曰高尚蓋君子居蠱之始操巽之權

而行其所當行居蠱之亨體艮之義而

止其所當止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所謂
功成身退者是也郭宮卿受

先王託孤之命值同輩相構之秋主少
國疑乃能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蹇之
匪躬為蠱之有濟蹇終吉蠱用譽然後
有託而退焉謂合易而近道者非歟先
是

今王在襁褓中予時給事

殿庭人已有稱宮卿保孤為賢者時未識

宮省賢聲錄

卷之六

二十六

其姓名也及予在南司馬部則宮卿以
藩邸不軌之故累數千言貽白南都縉
紳士大夫又因以屬予楚望嘗以敢言
聞今國事若此楚望楚人也可氓氓不
加之意乎予遂徧告當事者臺省諸公
果以狀

上有司得發其奸為忤者縮然引卻時已
知其有宮卿然亦以為臣子之常分也
及劉使君往敦事藩理持宮省賢聲錄

至予得受而讀之則知其託孤寄命者
如此排難匪躬者又如此且也日在

王所出宣而入告彬彬皆仁義德惠

今王樂善好文奉藩履度軼河間東平
而上之使天下後世知

楚有賢王誰之力歟國事寧謐乃悉還

王所賜金帛廩祿託為赤松之遊臨難
而不顧身功成而不受賞不賢而能之

乎世竊位固寵之徒進則苟祿退不能

宮省賢聲錄

卷之六

二十七

知幾視此不有愧哉昔淮南八公之徒
與其輔相保衛王躬多導以神仙黃白
之術而唐蘇良嗣之為周王府卿遇事
不避最有聲稱然亦不過數有諫諍而
已則未有如宮卿之始終合道以輔靈
長如今日者也不賢而能之乎俾今侍
中貂璫者皆若而人

國家不永有休賴耶予賢宮卿又賢其所
以知宮卿能用宮卿者故為序其事如

此立賢無方古之人知言哉

又

賜武舉進士掌錦衣衛事思雲劉守有撰
楚昭王以

高皇帝愛子肇封數傳及

今王王冲齡嗣統內丁狐鼠之亂蕭牆
構逆王室寔蠢蠢焉當事者稟稟惡選
幾錙素莫辯歎嵯陽郭宮卿逮事

先王忠貞夙著抗節撫孤巨奸褫魄卒

定助勦且其輔翊

王躬弼亮

王德浸浸河間東平之風惟是

天子嘉其賢陟以崇階錫以麟璘夫子房
佐定太子封萬戶位列侯今宮卿不難
以其身為

王羽翼即如

天子所褒嘉猶未足酬萬分一乃宮卿不
欲以寵利居成功思所托而逃焉雅志

玄宗逍遙物外太和衛徽間歲一往宮

卿起家齊魯慷慨忠烈固自天性至其

才智類叔敖下士類晏嬰明決類穆生

博洽文雅庶幾倚宋之儔則難其超然

遠舉直與子房伯仲則又難今

天子加惠宗盟銳意藩相益慮

天潢日衆僭侈漸生倘持籌贊畫者得若

而人或可紓宵旰憂獨能張楚已執不

佞待辜司隸久備聞

國事底定

王學懋新秋毫皆宮卿力伯兄守復以

保昌令遷補刑吏趨佐下風佩德甚渥

欲圖宮卿始終去就以比丹青托之吾

邑鄧大夫首為詩歌題其端曰丹衷玄

度而荐紳士弟子員屬而和者數十人

不佞時蒙

恩歸里社能無為楚言以贊楚事顧宮卿

勛業在鼎彛清議在史局眷注在

宸衷不佞何足颺其什一獨以

國事所倚恃者宮卿

今王所賴朝夕左右者宮卿豈宜逐赤
松去哉宮卿不去則

楚重去則

楚不得言重宮卿亦不得自遂其高然
不佞讀賢聲錄見

今王旨及他奏牘公移而知宮卿之不
能終去也

宮省賢聲錄 文類 三十一

楚其重矣夫楚其重矣夫

丹衷玄度冊跋

承德郎前保昌縣知縣麻城劉守復
撰

滋陽郭公抱趙氏程嬰之義歷艱危輔
幼主勲業懋著

天子褒嘉善良輒下

璽書之郢都

賜以上公之服使馳驅江漢間江漢間見

之曰此楚宮卿報國者也忻然若有所

當于中公無何解紫貂以還

國散金錢而賑人雅志玄宗飄然物外
幾欲浮海而南登太和五臺而上之

今國主及諸院司嘉賞不允而公猶歲
一往焉嗟嗟公之意蓋不欲以寵祿居

成功且徐以觀

國主之賢不寧耽山水之奇冀安期美
門之遇如不憂國者之所為也吾聞古

宮省賢聲錄 文類 三十一

之人進亦憂退亦憂可遽脫然去哉况
國主方睿哲天成加意禮賢置醴賜田

宛然大楚故事倘曳裾之徒不負開誠
日進對以三雍恐河間東平莫得專美

天子將不惜鍾虞之懸以風勸他郡追阿
保功公無多讓是

聖帝在朝

賢主在國可少留而輔矣不佞從公游
知公誠與才合足以定策故惜老成如

此至往日勲名則諸士大夫咸有贊述
若干篇終且輝映汗青不佞復何加焉
勞謙定國冊序

文林郎知新野縣事見龍田應鳴撰
竹堂張子以世家望族聯姻

親藩李郎維新上賓

郡王榮矣貴矣揆其所自實崑陽郭公
之維持調護焉事竣制冊以附題曰勞
謙定國謀序于田子田子僭言曰夫人

宮省寶錄

文類

三十三

臣委禽仕國振纓於夷却步於險匪勞
也盛滿弗止寵利自居匪謙也是故匪
躬自許者能庸庸以驗勞矣秉心恒下
者能履履以稽謙矣然必志以定方才
以濟事力以固守幾以含美庶幾乎終
始之道也公以中貴人而能備是四美
可不謂勞謙人耶張子曰請問其所以
四美者田子曰彪夫休勢曲士同時故
休勢者靡也同時者惑也公當

先恭王升遐之日

今主襁褓之時而能以孤忠許國使疑
忌潛消

社稷底定非不靡不惑者能歟故曰志
以定方解盤錯者以利器致千里者以
良驥故匪敏胡以理劇也匪強胡以勝
重也公能于

主少國疑之秋而使邦家鞏于磐石不
可謂無大挾持者也故曰才以濟事操

宮省寶錄

文類

三十三

非勁草風斯偃矣質匪真金火斯銷矣
故摧之折者渝也撼之仆者弱也公于
奸雄群起睥睨神器之日而能挺然人
表不誘于趨故曰力以固守政異常者
生忌才出衆者有毀故美女妬于妍也
白璧墮于完也公能履盛知滿罔居寵
利雄而雌出之白而黑守之人罔忌焉
故曰幾以含美夫志定而濟之以才才
濟而固之以力力固而含之以機斯終

始之道勞謙之吉者也張子曰子之言
幾矣何徵諸田子曰易不云乎九三勞
謙君子有終吉蓋謂樂高喜勝人之常
情人勞而謙謙而終其弗吉者莫矣粵
稽諸古唯姬公旦之孫碩膚足以當之
公尚以希旦為已任耶張子曰公庶幾
之矣田子因以張子之言侈之為序如
曰公歷事我

楚三十餘年若何而輔導

官省賢錄

文類

三十四

先王若何而保安

今王又若何而功成身退則諸大夫之
言灑灑然脩矣田子曷敢食殘唾而贊
一辭僅以始終之道永譽之由為公望
之張子曰以是為望可謂愛人以德而
予報德之心滿矣遂書以報公之下執
事

勲名蓋國用叙

賜進士出身知休寧縣事衛徽丁應泰撰

夫人臣效忠非難而效忠于危疑之際
為難引退非難而引退于寧壹之日為
難舉天下之最難者不佞于滋陽公見
之我

楚當上游提封為江南第一榮承八世
而晏然者萬葉矣惟

恭王賓天適

王在襁褓公雖受託寄之命非

主少國疑之時乎無何干紀者群起而

官省賢錄

文類

三十五

窺覲之則危矣孰能為甯武子之愚耶

公當其衝無以有已矢心

天日抗辭臺省卒致反正舉國家于泰

山之安公之效忠于危疑何如也功成

事竣則推老成以為輔導勸講習以資

啓沃黜讒佞以杜蠱惑自是

冊名封以成

名藩賢主秋毫皆公力也贊聲四布達

于

帝聰而有章服之寵公則懋功而國家懋
賞斯榮足矣尤以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初立別業適情花鳥寄興琴書之餘思
為遠引計而託泰和南海之行

王留之臺省番之諸薦紳國人留之及
不果行乃捐貲修梵宇建橋梁治道路
皆為

王造福也夫金璫左貂習見富貴勤勤
勞苦自覺不甘而泉石風景烟霞歲月

書省賢聲錄

文類

三十一

又所不快者公則得之其高出尋常萬
倍矣不佞筮仕海陽每讀官省賢聲錄
已領畧其槩肖吾賀君連姻

王室舊同社相觀有年矣製勲名蓋國
冊且列其目屬不佞序之夫公之奇勲
大名誠蓋楚矣殊非天生賢詰為

國家計哉至如延藩祚保王躬可以觀
忠崇公族禮儒紳可以觀禮為廉正為
恢宏可以觀志若旌義若留賢可以觀

賢修善果惠窮民可以觀慈天下之衆
善公其兼之矣雖然賢臣致主之心其
可以終已哉今

賢王聰明天啓穎異非常足用為善方
其全鑑未塵止水未波得賢詰而終輔
導之任足成睿聖矣東平河間足云哉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敢以是為公望

勲名蓋國冊跋

書省賢聲錄

文類

三十二

漢陽學授前安義知縣汪廷元撰

郭公者楚之宮卿也樹輔翊大功於國
國實賴之邇乃屢疏乞休不獲允府中
外以此愈重公故是錄作焉一披閱公
之人品事業爛然盈前有不歛容起敬
者誰與予適以遷客漢陽亦稔聞其賢
也因績數語于末嘗謂析圭礪爵靡不
匪躬稱畫顧譚者豔羨駭瞞動為彼難
無他蓋以利祿燻心鮮完嘉節患變厯

慮就委其身綜博負良者尚然况常侍
中消乎然式觀竹帛亦不乏人若呂強
承業照耀今昔劉李之季藉以成功也
今郭公詎非其儔歟楚方中葉國步多
艱襁褓之孤致生睥睨正危疑難處之
際也非得其人謂不揺國本而景靡叢
勝乎惟公效程嬰之節蹈寧武之愚竭
忱盡力左襄右携利不能誘禍不能惕
奸謀詭術紛紛于前而卒莫能移易加
之側目者詛証肆虐染指者糾合流言
公畧無摧阻洪湔之態一以勁節赤心
臨之由是內以奠安宗社外以消寢群
豪是故諸有司之憚壓賢宗潢之劾勦
而公之操任官禁豐功偉績不可誣也
已而光復舊物茅胙不移

冲主懷其恂忱國人仰其精白隆眷注
渥賞賚將為報公之典孰曰不宜受之
衍衍乎公復力辭固却緘口于勞勩之

素退然願出于諸給事之後即俸廩苑
田賜之曩時者饗殮服用之余悉登記
籍盡輸于王此又眎乎擴第宅廣膏腴
區區作馬牛者迳庭矣揆而原之非無
自也公之賦性廉持已正識微慮遠才
敏養完故不足以動之也茲復惓惓于
謁南嶽觀南海者何哉吾意南嶽與南
海距楚數千里公蓋假此以為去計耳
豈欲踵辟谷之遐躅做穆生之先幾乎
是非尋常所能測也

國主倚毗肝膽素知輿論攸歸勉晉至
再有欲去而弗獲者公其賢哉公其賢
哉噫嘻人臣之事

主上也不避險阻克底成績已足為難
而又功成不居無少係吝則難之難者
往輒所慕胡獨羨呂張二三輩耶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公之謂也嘉遜貞吉急
流勇退公之有也今不復允遠去且不

欲斯須去左右尚可為去國乎王事靡盬臣子之盛節事君致身宣父之格言公其殫厥忠畢厥職則譽逮

九重入叅密勿亦將有望于公矣豈帝功加一國乎是在公之自勗也若夫嘉行嘉猷載之前諸序備且悉予復何贊云
敬天報國冊跋

賜進士第行人司行人文海袁茂英撰

余家慈水挾策遊四明時與趙子交莫

官署壁錄

古文類

四十

遂而望山孫先生固趙子之外父也為道余嵒陽公之賢其輔孤比晉嬰其勤勞匹唐業其俸祿不居繼三疏退讓有古烈丈夫風故海內薦紳大夫無論識不識皆欲千里定交則實公之有聲於楚也夫太和南海神聖棲焉齊民徼以福身蓋臣祈以福國嵒陽公秉忠殫赤弼護王家意念何嘗須臾忘主哉余展卷披閱以歌以律以風以詞言人人殊

要皆昭宣公令德其繪畫之工曰海曰山曰洞渚及曰梵宇繪圖而藻飾之摠題之曰敬天報國即以此報嵒陽公矣且公奉

王命留中而授孫使君使君為能肅虔秉行濟度挈三靈之顯則公雖神遊與身遊等耳豈不承天之休乎

齊魯談經館記

賜進士出身隴西觀察副使劉效祖撰

官署壁錄

古文類

四十一

余不佞都門人也顧系出山以東與齊魯都君子有枌榆之誼諸君子載贄都門者余未嘗不得見焉歲乙亥藩相郭君以使至館於靈濟宮羽士甯常臻舍間來謁余曰某亦山以東人今宦於楚余遂與論交驩若生平云君眎舍後有隙地可為屋五楹遂捐貲付常臻構之為往來弛擔計落成後君將還楚余請為子弟葺修所若曰君再至即以歸不

猶愈於塵封液構聞無人者之倏就圯
乎君唯唯遂令子弟同二三友往業其
中乃丙子秋魚臺田生登年與予諸子
餘澤遂列鄉書無何君復至自楚喜謂
余曰某始凝度時禱於神得飛龍在天

之課乃兩生有此非斯地文運之興為
之兆歟某即請以是為齊魯談經館俾
諸生從宦者常常居焉母乃不可乎余
曰可哉君復曰吾鄉宦遊者至衆盛矣

官省覽錄

今大類

四十一

聞斯舉必相次來請且某遠在楚何能
一一應之可柰何余曰請述君意勒諸
石以扁鑰付之常臻即來請者皆縉紳
諸君子睹斯刻安有不悉君之意而曉
曉然相為競爭者乎於是君躍然曰可
哉可哉君名倫嶽陽人遂用為號余劉
效祖系出濱棗魯舉進士為隴西觀察
副使云

重修龍華寺碑記

葵東周文卿撰
凡事之易緒者皆有所因物之重新者
每際其緣而因之奇緣之巧尤自有天
數焉豈偶然哉楚城東有寺
勅名龍華者其請

官省覽錄

今大類

四十二

旨創建始於東魯鎮守大監王公諱定
時成化十三年也制由山門達金剛為
大雄寶殿後為觀音閣左右兩掖廊廡
方丈香積禪堂講室布列具備陞墀路
級皆甃以石僧舍則東西拱聚已詳昔
碑記中矣迄今幾百二十年風雨相侵
人事相循殘缺隳圯勢所必至乃
楚藩承奉郭公瞻佛像之晦塵則油然
起敬觀殿宇之傾敝則勃然觸念遂詎
日鳩工聚材繕治人心踴躍趨事倏爾
落成以繚垣則堅確以門路則高平以
殿閣則森麗以廊廡則整肅氣象雄偉
矩度端嚴秩然一大觀也較王公初創

更宏敞靜密其各佛像咸飾以金煥燦
視昔有加噫嘻奇哉王公魯人也
作之於前郭公亦魯人也修之於後善
念相乎梓里且一因而成之其志果其
功速宜矣茲寺也一遇緣於王公一遇
緣於郭公事與時會人與天合豈非諸
佛之數先後共逢其盛寺誠有所遭哉
真奇矣巧矣嗚呼創始者固難重光者
尤難龍華峙山面水魏視一方得今重
修而制度益恢形勝益壯觀望益宏二
公之福田不亦廣乎邇考二公之履蹟
王公撫鎮湖湘僅僅安靜不擾無他異
竿樹立若郭公者以身許國保孤翊
主有忠貞之風寬厚恤民拯貧蠲逋有
仁恕之德潔已輸積竭力匪懈有清勤
之節近

皇上允王之奏
特賜大紅紵絲織金膝襴飛魚衣一襲此

其志行勛猷見知於

君又超越王公之上龍華修建特其作善
一事之同耳工始于萬曆十三年七月
六日訖于次年四月望日郭公諱倫籍
本山東嶧陽因號嶧陽云

楚宮卿郭公修太和石道記

奉直大夫知均州事嶺南梁岳撰

出均州城而南五十里為登太和道又
置郵孔道云第厥土遇雨如苔濕難行
稍更淋漓泥深尺許窮日之力始至行
者苦焉悲岐路嘆窮途接踵而是不佞
守均有年嘗欲治此道以帑虛民困弗
果因慨

文皇

肅皇二廟時凡再治太和至以天下半物
力及發內帑金十餘萬命大臣督之即
諸藩省助工費亦足治此又此中香幣
歲可萬計掌者至以之作大無益事而

由茲道登謁者其屨不億又豈無素封
何二百年來曾無一人惻然念之一治
及邪公於丁亥春初為祈延國祚特謁
玄峙道見士女冒雨雪行潦中甚苦即為
之興慨歸告于

王請假願捐已俸治太和道以今年正
月始散歷年俸金命工伐石于山悉鑿
而方之以次一一相合起南關至太和
山下其廣一丈二尺可方軌其延袤逶

官省費集錄

文類

四十六

迤五十餘里其費以萬計其石不可以
片計其程難以日月計其工亦甚詎矣
工竣道成由淨樂宮前治道直接迎恩
遇真治道階砌截如也顧瞻周道奚翅
如底已哉昔也衝泥今則爽塏淨潔無
塵埃矣昔過此五十里若百里許今過
此五十里若昔數里許矣昔行者悲嘆
今且謳吟矣仙都雨過片石長青詞客
騷人至斯襟抱益暢若伴仙人為五雲

游矣是役也寧惟利登覽名山者有功
於

帝時且利馳驅王事者有功於
國家寧惟廣施陰德有功於

楚王且克完大工有功於

二廟觀諸近宮闕馳道甚治獨此其間五
十里未治非登封一闕邪矧孔道也今
此道以石成又與山並不朽蓋萬世之
功不佞嘗覽公賢聲錄知公忠楚三十

官省費集錄

文類

四十七

餘年而祿入養爭復懇辭之今所為修
治費皆其辭於

王而弗克違者也夫以弗克違者得之
宜峻其墻宇飾金碧華其臺榭被綺繡
異其階徑砌瓊瑤而顧汲汲除此道易
泥塗為康衢與天下共由之何其用心
與今人異也公反慮費或不給欲當世
大人君子與之為善心至公念至殷矣
大中丞裴公大叅詹公聞公誼至高咸

捐俸助工嘉興為善其視嚮督治太和
與掌祀事者又何啻霄壤公遇二公倡
于上風行草偃即諸有位君子且莫不
從風刈登謁者其不慕誼多助乎頃余
入楚城得見

王因過岷陽橋為誦公治太和道利億
兆人垂千萬世功百倍於橋

王甚嘉之公諱倫魯岷陽人其佐楚功
大者處危疑托孤寄命引君於道相與

宮省賢錄

大類

四十九

多薦紳先生宇內知名士其視諸權勢
輩輒貌之又悉以所有用進于

王數請歸老意欲遇至人為方外游此
其人直宮省稱賢爾邪余因并紀焉庶

令觀者知公之槩云

鼎建岷陽橋碑記

賜進士第浙江左叅政咸寧相山顧問撰
不佞按往牒而誦前麻穿溉池陽則渠
曰白公渠渠利渭水則橋曰崔公橋坊

捍錢塘則堤曰蘓公堤彼皆利澤施於
時名聲彰於人宜到於今稱之也惟茲
楚藩封枕鵠山之脊蕭牆左掖為墩子
湖北接山麓南抵百雉之足延袤可數
里許橫亘其中通東西往來者諺曰楊
柳堤以丈計百五十有奇堤上為橋其
雉門傍水風二眼及湖腹墩子上舊障
以亭為

藩府形勝助而嘉靖中以宮變故悉就

宮省賢錄

大類

四十九

圯壞亭也頽毀梁也淤塞隄也陵夷而
湫隘墩也荒落而椒虛兩岸喬木無遺
株是後府中日多事運脉如綫曩不佞
過鄂城修謁

王宮得覽其勝槩則東偏寥窈西偏譁
囂如堪輿家所稱龍弗敵虎法將不繁
于胤尋者是宜有興作以挽之而宮卿
岷陽郭公寔

先王托孤臣也功成名遂喬然起高蹈

之想迺乞謝政不許乞為方外遊不許
乞歸既廩封還齋予又不許則慨然曰
是徂東者不下漳漳病斯民將無上艱
似續慮吾國乎則捐橐中貲募工取厲
諏吉費土益濶其隄崇之捷以巨石砥
以方砌夾以長楊廣四十尺修尺四十
倍於廣隄心為大橋周遭三百餘尺水
門閼鉅足容方軌躡鵞磴柱上下輝映
井通王氣也作亭覆焉崇方各十尺餘
許墩峙舊在湖心者仍倍而大之築屋
於上八其櫺每櫺尺數之皆至九九陽
數也高倍焉是役也工始丙戌厥訖之
月逾年半夏而落成焉隄也蜿蜒樹也
青葱橋也言言亭也規規而翼翼府不
耗一縑庸不占一夫夫民得免汙濕則
至仁也國得宜螽斯則至忠也麾數千
緡畧無顧惜意則至豪舉廉且義也事
竣而稱曰嵒陽橋不亦宜乎嵒陽者宮

卿別號也宮卿貫嵒陽則號以志桑土
橋成而亦隸以嵒陽者本所自也其視
白也亮也軾也又何讓焉宮卿事
先主及

今王三十餘年忠勤勞勩高操偉節語
具宮省賢聲錄中者斑斑可考鏡而又
性仁慈好施予所得奉賜之餘悉以振
貧舉廢今方治道太和山下則功德之
及人尤有過斯橋者矣余固稔習宮卿
賢而今以於越之後便道歸里睹茲成
功又嘉宮卿之捐利而布之上下有類
于古三人者之為也于是乎為之記若
其它官爵名表與在事服勤之人例得
書之碑陰茲不具論

忠貞碑記

賜進士出身行太僕寺卿龍屏蔡結撰
以余觀於郭宮卿公固所謂社稷臣哉
宮卿身事

恭主及

今王三十餘年所先後永肩一心有如
一日余固習聞宮卿之賢不獨迨今賢
聲錄成而始相推許已乃王孫顯梓顯
彙顯披顯樞顯梲顯梭顯查英獎華圻
華境等弁者凡三十餘人戒徒馳幣造
不佞之庭而請曰吾楚國賴有郭宮卿
公以至於此明公所知也可使湮滅不
稱乎往者

官省賢錄

文類

五十二

恭主中薨

今王尚在襁褓時有不利於二孤者宮
卿以身羽翼之奸人稍稍引去已而流
言復起偽疏上聞善類一空然卒賴力
爭國是旋定楚故有西安牧地
璽書特賜載在王府自奸邪鼓煽特此註
誤地幾不守幸賴

先廟神靈恢復舊物宮卿之幹旋良苦
矣

今王坐鎮天府之邦上續宗祧下開來

裔豈不世世子孫相繼為王也哉然回

視在孺時以迄今日其中請

名請冊封請大婚諸所敬歷擘劃條畧宮

卿曷嘗一日不悉心左右自非然者何

以懾

先王之心吾宗人安得微惠於

今王也乃宮卿遜膚不居轍欲謝事歸

老疏凡六七上不許封金還田祿不許

官省賢錄

文類

五十三

託為祝釐行又不許當道保留強而後

已則宮卿豈為利祿而效忠其必不然

矣夫吾楚曷可一日而無郭宮卿者哉

吾宗人曷敢一日而忘諸明公其志也

俾有以寄吾思於郭公且不朽不佞曰

善微王孫之言郭宮卿吾安所識之也

以余所親記宮卿勤勞歷歷在楚頃者

天子加意藩親褒揚忠篤

特恩賜大紅紵絲織金膝襴飛魚衣一襲

宸衷眷顧未已宮卿又為

今王計及嗣胤脩堤建亭通王氣壯形勝修道太和之下用以昭靈貺而祝

千秋忠貞所激何處不勉焉夫有臣若此疇能舍之為王孫之言余固欲識之也凡為人臣無以有已昔程嬰不愛後身以存趙張良招致四皓以安劉至今侈為美談宮卿一中貴人為其難者固

宮省賢聲錄

合文類

五十四

宜功在一時同聲贊之矣今以王孫之請鐫吾言宮卿讀之惕然有始終報國之心又詎忍忽然去楚哉王孫曰敬謝教請勒之貞珉以風來者宮卿終有惠於楚也夫宮卿名倫號嵫陽山東人永安崇陽通山等八王府鎮輔奉國將軍中尉顯梓

顯登	顯樸	顯棖	顯棖	顯棖	顯棖
顯枏	顯梃	顯檄	顯揆	顯棖	顯推
顯播	顯揆	顯揆	顯揆	顯揆	顯揆
顯棖	顯揆	顯揆	顯揆	顯揆	顯揆

顯櫛 顯栢 顯摘 顯移 英皓

英炎 英燬 英燠 英熨 英熨

英燹 英燹 英鱗 英燄 英燐

英獎 華圻 華塿 華圻 蘊鎔

德政碑記

賜進士出身前戶部郎中古黃丘齊雲撰

余楚人也悉知楚事蓋聞

恭王選升

今王方在襁褓內輔郭公左右之政有

官省賢聲錄

公文類

五十五

今日竊以嬰杵存趙無加焉因意昔者
與王元美商確今古謂中貴之賢與才
者宜為一書今郭公可與元美道也無
何

楚王孫將軍中尉英爛爍允衰熿華挺
堦等謂余曰郭內卿之有大造於吾

楚也與吾宗人之不能忘郭公也皆執事之所知也顧自輔

今王以來悠悠德政尤為炳灼願執事

者一言存之余曰請言其狀英爛等曰
吾

楚幅幘千里古稱雄服江漢澄清方城
鞏固

聖天子實倚賴之

昭憲以來勿論已及

恭王厭升爵土官府多故豪奸競逐乘
時覲覲比比而是郭公念

先王付托之重當

官省賢聲錄

文類

五十六



主少國疑之際無以有已用是能峙中
流之柱回既頽之瀾雄才獨斷古所未

聞于是載歷暑濕陳情

闕廷頌

封節使

楚有國如綫之脉茁茁生也及事既定
奉職彌謹諸老成端正者引為輔相體
統申條教成婚禮井井畫一譬之洛陽
父老復睹漢官儀物焉是公之德宮壺

知之狀讀

今王加勞郭公之辭有曰前在幼冲爾
有保護功西秦牧地錫自開國近有議
奪者爾為奏復之宗儀蕃衍帑藏告匱
爾能經營調度勿使有擾且嘗導我學
問弗納于邪爾忠且賢庶幾夙夜以終
令譽乃公輒曰吾東海人也安期赤松
吾甘心焉疏五六上不可封金還田祿
不可托為祝釐行又不可是公之德

官省賢聲錄

文類

五十七



嗣主知之通者

聖天子加意藩族褒揚宮僚因

王之奏首賜公大紅紵絲織金膝襪飛

魚衣一襲夫上徹

宸衷眷顧未已是公之德

天子知之其他出閭馬之泉公蓄魚之澤
捐貲為劑以廣君惠勸農西疇以明君
勤作橋梁以通王氣脩道路以便行旅
建太和宮飾大士像修龍華刹以祈君

福日接諸縉紳大夫士以彰君賢是公之德國人知之夫吾

楚不可一日無郭公吾宗人不可一日忘郭公微子之言何以寄不朽耶丘子曰夫人主能奮樂懿熙景號君長國家而與在昔顯辟詰后齊驅方軌蓋雖本之外朝蓋臣而閨晏間朝夕勛勩致令主德清明匪內僚潛移而默相之不可也豈惟藩王即我

富貴寶錄

文類

五十八

太祖高皇帝其扈從臣寮皆極四方妙選至於中貴常侍亦端正純篤以故中外夾輔三百餘年四海晏如厥有由也子所聞及

楚王孫所言如郭內輔者豈非千載一時哉昔者留侯召四皓定諸帝矣而辟穀遂行無托孤之力武侯親君子忠后主矣而龍德不爽無夾日之功今郭公兼而有之而諸所布施又表表如是是

可永已使元美聞之亦當抵掌第公所不忍去

王者亦竊窺之

王淑質天成英資神授雖聰明之日啓嗜好之相後郭公即欲云王所皆薛居州乎易曰坤得主而有常郭公其尚念之

楚王孫僉曰是可為郭公之德政碑余次其語如此

富貴寶錄

文類

五十九

通山永安江夏等府鎮輔奉國將軍中

尉榮涂 顯楸 顯楸 英燦 英燦

英煊 英炆 英炆 英燦 英煊 英燦

英煊 英炆 英炆 英燦 英煊 英燦

華塹 華坎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墅 華墮 華墮 華墮 華塹

華堅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城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娃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塹

華趁 蘊鍾 蘊鐙 蘊簾 蘊鎖
蘊鍤 蘊釜 蘊鉞 蘊鉞 蘊鍊
盛測

宮省賢聲錄二卷終

宮省賢聲錄

文類

木十

宮省賢聲錄卷之三

楚右史前叙州府同知澄海高曰化編次

楚司理前保昌縣知縣古黃劉守復校正

詩類

七言排律一十一首

奉贈宮卿崧陽郭老先生

重霄雲聳蘭臺宮七澤環流二嶽崇神

女飄颻行暮雨大王嘯眇生雄風誰其

侍者令公喬金璫粲耀貂蒙茸夙昔四

星朱邸節兩隨江漢來朝宗手持

王瑞北司避身承

天寵南班空朔雪千山別黃鶴炎天五兩

歸青楓左右

冲王蒸赤社雲章揮灑旌其忠昔余弭

節登蘭臺振衣岡上風雲開十年矯首

看鷄尾猶識余冠導養才

長洲韓世能

壽崧陽郭老先生五袞

何人繪此長春圖海天雲藹光模糊數
峯崢嶸挿漢表滌洄弱水含虛無中有
僊洞濶鬼斧瓊樓玉宇非寰區籌添海
屋紀甲子桃熟王母充朝餽奇葩異卉
遍瑤島青鸞彩鶴相招呼修髯紅頰遙
拱捧傳是曼倩浮丘圖丹青描寫有生
態朱門紫氣來須臾主人弥旦厭壽筵
恍疑身世登蓬壺年華半百樂南野曉
日一輪升東嶠挹此海芳為春酒指此

宮省聲錄

詩類

二

嶽兮即吾廬優游蔗境懋勲業

封章次第承天衢

雙槐王守成

題宮省賢聲冊

吾楚堂堂稱鉅國哲王世有咸惇德漢
水方城據上游星分翼軫開疆域

高皇分封二百年孫子繩繩一脉傳中葉
幾危震且業遭家不造筑筑然賢哉

恭王方冲少樂善讀書仁更孝邦家輩

固泰山安共道南離日再照胡為昊天
不勲遺西風一夜損瓊枝慶澤流波雖
悠遠二孤襁褓此何時真如千鈞引一
髮國勢人心皆顛危堂與之中虎豹居
睥睨大器若吳越當年左右苟非人寡
婦孤兒何所因蒼蒼大造楚子福默啓
先生為蓋臣殉國忘家不有已拮据顛
顛心無止隄防內外慎而嚴周詳細密
疇能擬六尺之孤一身肩勤勞十載試

宮省聲錄

詩類

三

諸艱保養

王躬使成立旁觀束手敢垂涎

藩王郡爵兩封受河山不改恒依舊秋

毫盡是先生功扶持顛危勛最茂且也

有功能不矜小心如履春之冰上賞堅

辭欲引退勞謙終吉罔弗勝君不見趙

氏之孤深山匿復讐嗣立程嬰力又不

見鞠躬盡瘁南陽老力為炎劉扶社稷

噫嘻三君今古時不同均之板蕩之孤

忠先生况復是中貴儼然儒者純臣風
疇謂疾風微勁草始知松栢歲寒矯二
心之臣當愧死似爾行湏青史表

見龍田應鳴

全楚提封當上游鵠山高出青雲頭形
勢崔巍甲五服岡陵屹立萬千秋楚有
白珩非所寶善在臣鄰稱師表齊魯精
英產令人再生倚相宮阿保朝夕勤勞
左右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四

王君臣道合成明良清忠奉公能約已
不說當年有呂強忠蓋丹心原素著宮
省賢聲偏四布一品殊恩自

九重乃是大名徽

當宁凜凜如公栢與松節操端不畏嚴冬
已成歌詠垂青史還見勲猷勒鼎鍾

仰峯賀廷洲

題丹衷玄度冊

楚國山川阻且長湘江漢水共蒼茫剖

符百世誦宜王於嗟此子何彷徨負衣
文葆欲為殃公臨此景重悲傷間關千
里向堯堂秋風簌簌動銀璫怒髮上指
走循墻右手為圓左畫方

天風飛下御爐香

藩封底定喜相將一時襁褓賴匡襄趙
氏程嬰漢子房千載名教青史揚

近野劉子弼

荆楚善地古稱雄江漢東南盡附庸

宮省賢聲錄

詩類

五

高皇愛子重建國隆準君王上郡封十世
相傳二百載機槍薄蝕鬚朦朧消奸彌
變期磐石忠義誰如郭令公決策運籌
翊少主特奏

彤庭自天啓報國監軍覺等閒社稷奠安
從此始功成欲逐赤松遊富貴浮雲如
敝屣萬金散盡報

君王直指海嶽意翱翔國人美談歸豪
俊褒榮賜緋自明光雅志勉留不干政

輕施結客自汪洋天生哲人豈偶爾睥睨乾坤相低昂

篤齋梅國根

楚藩自昔多名臣

恭王未造逢缺辰國勢危疑幾莽莽前王早逝後王小湖光冥冥山木葉忠賢柄國憂心悄柄國為誰今令公叩閭

闕下明丹衷一朝底定誰之功後王益長日益賢還政佐治何勤拳委輸寧獨捐

官省聲錄

詩類

六

公田孤忠自許心可剖託孤之節真無負

賜衣增秩良非偶辭榮不上龍門牋夕寐

絕夢還甘泉文殊禹穴思翩遷君不見

趙氏客山中孤兒與同匿竟使中行耀

明德又不見漢留侯功成長伴赤松遊

保身明哲心休休古來忠智乃如此後

代惟公堪比擬俚詞安足揚休美留俟

他年采青史

一身報

西陵周弘禮

主萬事畢一念辭榮求隱術時鎖朱門掩赤書時依碧樹攤青秩域中五嶽太和六楚有七澤雲夢一四皓相邀食玉芝八公坐嘯分瑤琤玉芝瑤琤散光華聞說仙公又到家臺擁雄風挾飛雨杯開明月醉流霞作賦不作高堂賦種花多種優鉢花君不見郭文舉蒨葉滿床

官省聲錄

詩類

七

歌白苧又不見介元則時為吳王入吳國貞白何年始入山山中日日人往還即向華陽號隱居山中之相名不虛

周應明

雅志在名山頻欲訪五嶽身無羽翼常奮飛倏然直跨雙黃鶴朱輪華邸那能留天風高曳雲西流三楚名區誰第一躡躡且為太嶽游太嶽嵯峨列翠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參差瓊樹倚丹巘凜凜

玉泉迴白龍宮下瞰大千世三湘七澤曾芥蒂回視當年定國勛浮雲過眼何足計

益吾蔡謙

題功存社稷冊

珍重

先王寄托年攄忠報

主心拳拳鞠躬盡瘁絕睥睨懇動章奏楓宸前社稷復然磐石固能使奸謀生恐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八

怖府宮一體肅威儀異績有誰能躅步酬功錫貺卻萬金身如冰玉心如箴未以人臣干利祿忠肝義膽俱森森傳經首舉睦宗姓培植頽風多善政宮牆建煥葺橋梁口碑嘖嘖交相慶楚山聳翠楚水澄青天白日明忠貞賢聲蚤以動天眷寵渥褒章恩最榮君臣魚水情正匹聚會精神堪秩秩遙知九廟靈亦安燕享千秋從此日先生之

功誠偉然乾坤間氣何翩翩全楚共沾宗社福無人不誦內卿賢

學詩華壩

明王出治政維新挾輔猶來自老臣却憶難難當往事更憐社稷伏斯人一從宮省趨朝日便是安危許國身楚甸賢聲鳴藝苑漢庭優詔下

楓宸孤忠報主心偏赤大義匡君意自真

河間著書應有託東平樂善豈無因功

宮省賢聲錄

詩類

九

成正擬酬勲業跡退還期托隱淪千古獨留青竹簡五湖休戴白綸巾不惟勝績歡宗社况復謳謠動縉紳已見令名垂宇宙佇看高閣畫麒麟

筠逕蘊鋏

五言排律八首

寄贈宮卿岷陽郭老先生

楚國馳聲舊祇園結頤堅登臨思上剎入夢到諸天未受波濤險能觀色界全

龍宮開淨土鸚語吐真詮欲叩無生理
聊追有漏緣空聞飛錫杖如坐布金田
不住神還往皈依意獨先乘桴吾道在
羨爾卧遊編

錢塘張振先

題宮省賢聲冊

授玉開朱殿南藩重

帝支十朝潢澤溥八葉景光綏樂善禪垂
創為邦藉輔毗况茲孤有托正爾運將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十

熙式養王心日言端闡教時多君能弔

勉委職盡匡持展措隨時妙謀猷與事

宜口傳庭掖命身任寶符司更喜披文

彩應當樹表儀儒紳俱意藹圖史自情

怡花竹供佳賞松筠茂歲姿

儲君旋握璽寵渥荷深知

文石陳墀

為誦賢聲錄惟賢自有聲託孤原為

主外譽何關情嘗聞我

昭后

賜錢得專征神武開昌胤奕葉

冊駢新顧此今日楚粵稽古號荆寶善篤

國祐包茅縮酒馨馨壁壁符神應居常在

少君識朕今輝簡

王侯果有真睿哲由天錫宮闈貴得人

仰惟我

恭廟仁厚儼姬文拱極虔侯度保釐奉

朔寅德振開睢化鷄鳴內助惺惺屈成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十一

履敏岳相

兩龍生

震器主

宗壘雲仍裕後昆遺令授嶷翁力陳百

責辛靡鹽時切念寅厲每服膺懸孤迄

羈貫定保有明徵鞠躬忘盡瘁何啻甯

武勤一誠格中外何事啓金縢下綿瓜

殃祚上慰

九廟靈績擅無前偉勲孰與爭衡麟玉

承

天寵雄聲博海聞
臺省崇嘉獎觀風採輿
論况感四時叙功成勇退身浮塵視軒
冕鴻征向海濱
願與沙鷗侶忘機願我
貞願放安期術發霞引我齡智隱求人
定忠襄

主何矜忠與智相成
居身最得珍仙舟
追有道雲鶴萬里鳴
豈意當路留為

國存老成松屏比留侯
又比趙程嬰品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十三
騰非溢美言先得我心

龍津李元敬

上楚掄良弼廉能任可居
攄忠持

幼主勤政戒庸踈
薄省尊王道尋章則

孟書馮歡平薛侯郭隗得士
初民聚邦

應實後均帑自儲

國恩沾有賴良德美無虛
我擬文華頌

君稱楚國居溫綸勤

睿旨陳善樂三餘

震寰肅時鳴

題功存社稷冊

王業存全楚奇功屬老臣
河清原美郭
天意寔生申東魯家聲久
南藩治化淳
解紛曾仗義為政况施仁
國喜金湯固
枝榮玉牒臻時方奇輔相
事定乞閒身
醫得軒岐秘忠誠廊廟珍
明公能致力
吾輩賴如春快觀宮庭壯
還瞻日月新
虛心應下士焦思撫斯民
藻鑑猶精玉

襟期那染塵恩深咸衆藉
才達任經綸

雅量非干祿怡情在養真
恭謙惟一志

章疏再三陳種種福無限
依依德有鄰

為梁開太嶽疊石起通津
海宇昇平日

江山秀發展冕軒從貴重
詩酒迭相親

仰止心何極群情効未伸
願將此只頌

勲鼎著麒麟

愛山顯彙

矯矯紛陽裔居然社稷臣
捐生排

國難奮志靖驚塵慷慨匡時畧艱危報
主身青編刊令譽赤膽抱忠純

當宁褒章美邦家漢儀新

兩朝勞翊戴全楚荷經綸樂善生平事
蠲逋到處春橋梁成利涉道路啓通津
宗姓懷膏澤黎元感至仁行將宮省頌
敷奏達

楓宸

蘭友華挺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十四

百代稱周孔由來魯郡珍汾陽傳道脉
正氣見賢人昔受

天朝任先承

令主親託孤情戀戀寄命語諄諄長策
安畿甸精誠格鬼神丹心昭日月勁節
挺松筠德望璫璫器忠良社稷臣英才
當柱石偉績並麒麟翊贊

東平善雍熙

上國春濟時輕賦役樂施賑生民政化

興隆治宗藩仰至仁冰壺清自瑩相度

潤無津博學鳴文苑高風動薦紳活人
行妙藥禱雨達蒼旻盛世功名著長年
節槩臻赤松期大隱綠野步芳塵雅志
甘恬淡頻章見懇陳勉留
恩愈切眷注義尤惇

御翰褒榮重宮袍寵賚新

邦家千載慶清頌遍

楓宸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十五

壽泉華瑞

國運式微日持危仗老成輔孤思顧命
殉國自輕身德踰無瑕璧心同有脚春
忠貞昭白日正氣淨驚塵

寵錫宮袍美

褒封簡命新功存全楚甸惠博富平津宗
社敦崇厚

王庭治化淳芳名垂竹帛異代仰丰神

學禮華堅

七言律詩 五十九首

賀郭嵒陽築橋成一律

橋邊楊柳幾枝新
萬姓懽迎楚國春
潏潏波光開浩蕩
逶迤石勢擁嶙峋
赤心輔

主忠長在青眼逢人誼更親
官邸不禁桑梓念還期

恩賚下楓宸

左布政使竹陽王湘

古詩卷錄

詩類

七

賀築橋成一律

明到輿梁足大觀
金堤鰲背枕風湍
濟川會見當年績
鞭石應同萬口歡
雲合青龍培地脉
月涵烏鵲上闌干
平津陂岸西湖柳
並作千秋遺愛看

似鶴張希范

前韻

卜築言言壯楚觀
湖光掩映靜波湍
培延龍脉祥麟協
填集鵲河馬馬懽
菱荷

敷榮浸禁柳徒與過續上危欄不同惠

政尋常事大石芳名留後看

鶴汀張啓明

送別郭嵒陽先生還楚

春明門外擁干旌
滿路鶯花壯遠行
拜

命瑤堦辭

北闕握符藩邸佐東平
銜杯暫挹燕山色

鼓棹遙聞漢水聲
梓里交游今日別
幾

時歸鴈寄離情

古詩卷錄

詩類

十七

壽峯趙雲翔

奉贈宮保嵒陽郭先生一律有小序

程子曰予讀宮省贊辭錄而深有

慕乎嵒陽公之為人也托孫之節

今古人士誠難之矧公以宮伯肩

之乎吁嗟乎尤難之難矣公好文

墨謹勒短詩用彰盛美云

把玩多君靈錦章
擲耒音韻振琳琅
孤

忠獨抱鬼神泣
晚節堅持草木香
由客

一身存廢楚汾陽百折翼皇唐方城漢
水千年固仰誦功勲與國長

楚還程學庸

奉贈郭嶺陽中貴先生有小序

嶺陽事

楚殿下有年以賢能受知眷甚渥

王以懋著忠勤具

題蒙

皇上褒美有飛魚之賜又冥心西方教旨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十八

進香南海普陀而余嚮所親王官

孫望山公為之代行望山還楚乞

余詩為贈余自待罪儀曹則知嶺

陽之賢久矣遂有此寄寄

萬曆丁亥元旦也

幾年朱邸事雄藩繡服飛魚荷

主恩作賦徵才風楚甸好賢結客似平

原久因桂樹探文苑更向蓮花討論根

好泛浮槎到南海海濤山下落潮痕

十洲外史屠隆長卿

送別郭嶺陽先生還楚

誇君匹馬發燕山五月馳驅出漢關卹

典自從天上請

綸音遙向楚中頒名標玉冊

皇恩重疏奏

金鑾義氣難此去賢聲應滿路高風已覺

灑心顏

王洲栗旺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十九

初識嶺陽郭翁邀飲偕樂園志別

天上星華識偉人名園傾蓋羨丰神珪

璋德器原東魯黼黻

王猷拱北辰城市山林親鳥石江湖

廊廟掌絲綸太平景象收樽俎

宗祀偕看萬載春

還令盛菴薛繼茂

翊主勲名竹帛傳君家知有令公賢手

持

金璽藩封重口授綸音

帝澤偏詎使夢迷神女處不教人頌子虛
篇池臺出入承言咲自是東平樂善年

濟南邢侗

十載蘭臺拜奉車曾將

帝子剪桐初行遶雪色迷燕鳥歸去炎光
薄楚墟青土載開郊子國錦鏐長食武

昌魚肆頌

睿藻褒忠篤盡是東平善慶餘

宮省賢聲

詩類

二十

餘姚史鈞

題宮省賢聲冊

一自承

恩拜奉車丹心許國志全舒每依今

主新頒寵尚念先王舊賜魚閭里民謠

歌德澤宮帟佳氣暎簪裾從知忠蓋偏

多眷顧取藩封萬萬餘

又

宮庭夜直漏聲遙繞報平明又侍朝肝

膽効忠髮自白衷懷為

主鬢全蕭彤除賜錦榮名滿別墅看花
樂事饒投老未應煩奏牘侍中行見挿

金貂

雙槐王守成

王室辛勤積歲年孤忠直節正堪傳謙
冲不羨金璫貴聲譽還從玉署賢三楚

藩封歸輔弼十洲方外慕神仙當朝司

禮違人望旌旆翩翩上九天

宮省賢聲

詩類

二十

又

內庭給事羨青春報

主庇民意更親綱理宮闈堪作長奔趨

臺省幸逢人和璧自珍生顧盼精金百

鍊老風塵聞君却有逃名意不擬蓬壺

不致身

岳南杜一山

砥柱中流百尺河邦人在在踏謳歌
心向日乾坤老竹節經霜歲月多恩自

鵲山春有脚澤通江漢水無波遙知宮
省聲華重青史遺芳定不磨

又

歷事先王諳練深激揚濁浪破頑陰箴
規悟

主披丹悃公刻銀牌
規諫悟主授轄延賓嗣賞音
請老文移留省院公慶請老兩
臺諸司勉留濟人藥

草寄山林公善
醫金門萬里青天月長照

平生報國心

當省賢錄

二詩類

似鶴張希范

風抱精忠著壯猷矢心無二事

王侯更憐孤幼持盈日良羨丹忱報國

秋三楚家聲凝泰運十年勛業羨嘉謀

九重桐葉完封信今獨知君志已酌

斗墟朱文卿

壽郭岷陽老先生五袞

藩王宮殿正高秋殿外晴瞻星氣浮海

鶴恍疑臨紫署蟠桃已見長丹丘懸弧

此日開賓宴倚劒當年為國謀報到期
願方過半功成還訪呂仙儔

紹文陳鑒

偕樂園中尊酒豪君家初度集英髦仙

人何處來黃鶴瀛海芳辰薦碧桃輔國

功成清譽永駐顏丹就瑞元高莫言半

百駢

恩寵還見雲霄被錦袍

含台包萬象

當省賢錄

二詩類

題丹衷玄度冊

曾擁雄風便索居楚山叢桂近何如三

湘鼓柅志機後五嶽隨緣報主餘歌罷

菟園池上月讀殘鴻寶枕中書歸來設

醴仍開閣知是

賢王愛不疎

蜀內江昂石鄧應祈

聖皇垂拱樂雍熙

楚邸中微勢嶮巖賴有黑衣能補闕力

扶赤社輦洪基汾陽忠節心如石郭伋
能文口是碑却羨功成身退蚤千年重
見范鵷夷

八十二翁巨塘劉廷舉

天挺才賢自岱宗孤忠

主少獨全終功成幾欲尋黃鶴知足脩
然慕赤松興到滄浪閒躑躅客來詩酒
話從容時逢佳勝登臨處高道逍遙意
益濃

官省寶錄

詩類

二十四

三臺耿定力

帝里烟霞共渺茫忠勲已著兩

賢王即教五嶽題名姓寧使三旌祕葆

光烏餌便看丹竈煖鶉居猶惜紫茸香

江舟何處神仙所相對林宗一舉觴

南軒胡玉璣

帝子瀟湘列國雄翩翩內宰有殊功託

孤六尺冰霜節抗䟽千鈞骨鯁風嚴上

甫看扶彩鳳天邊忽報指冥鴻抽簪更

欲居人外楚唄仙宗任討窮

石潭周思久

楚宮帝子茂千秋近臣孰與令公儔扶
危矢竭宗藩慮藏身欲逐赤松遊詎緣
天寵驕三錫獨抱真脩向十洲戀

主讓賢渾物外何須冲舉覓丹丘

受所周思大

功成

王室起殊名却遂初衣薄世榮隱借珠

官省寶錄

詩類

二十五

林逃佛日炊將白石罷侯鯖蒼苔几坐

移花影古澗閑行過鳥聲一隔人間心

自遠端居惟有學無生

友山周思敬

孤雲野鶴杖前飛翠竹蒼松繞石扉明

月吹簫裁鳳曲清江鼓棹弄漁磯致身

抗䟽誰堪似誓死存孤事已稀未老乞

休思辟穀情同鷗鳥久忘機

養初周思稷

崑陽世系郭汾陽奕奕勲名滿建章抗
節自高齊國士懷忠光輔

楚賢王沙門蒲塞乾坤大藥鼎丹爐日
月長欲訪仙源何處是天台况復有劉
卽

瓊宇梅國樓

帝子雲仍楚國城章華侍從出承明叔
父未能忘孺子孤兒元自屬程嬰千年
空笑黃金注半世還尋白石盟身退功

當省賢錄

詩類

二十六

成四時序丹梯麟閣是平生

郢原梅國森

當年顧命老宮臣主少身丁國步屯王
柱誰為扶

帝胄丹衷獨矢叩

楓宸江萍薦實謠傳瑞樓鶴橫空思入神
自是機間真物外秋風鄂渚足鱣尊

正吾黃嶢

曾隨唐景侍

先王黃鶴雄風意不忘一片丹心依少
主千年青史播遺芳功扶帶礪河山在
跡托烟霞歲月長見說赤松邀共醉秋
風桂樹滿江湘

周弘祐

長年大隱卧江城蓋世勲勞仰令名雲
去扁舟思范蠡功存赤社繼程嬰芳辰
覓向花間酒月夜邀賓竹下笙景是老
臣終愛國時葵猶向薜蘿榮

當省賢錄

詩類

三七

劉守豫

題功存社稷冊

耿耿芳勲垂竹帛楚邦深信魯多賢託
孤忠惻惻堪如日為國精誠可格天功蓋
當時不自滿名流後世有人傳稔知才
德非常偶擬是汾陽一派聯

永安王月山垓

全楚元勳有盛名衷誠定國際昌榮堂
堂素節風雲壯耿耿丹心日月明施善

應時憐逸老濟醫到處活蒼生藩維有
賴承洪運萬載賢聲播

帝京

通山王月池鉉

日升滄海小春融南極昭涵霄漢東五
秩五精來紫府三光三島敞珠宮丹心
失見匡

王國

北闕還期著蓋忠貴第稱觴延赤舄松齡

宮省賢聲錄

詩類

二十八

鶴筭壽無窮

又

匡國功勞彌宇宙持身端慎重湖藩丹
心貫日傾葵藿砥柱中流湛化元宮令
肅清褒

帝闕芳聲澄徹著王官國經九葉君當此

欽服詞林宜贈言

小溪顯栢

楚宮若論托孤臣正直無如郭內卿心

值危疑原不動身臨寵辱弗為驚愛國
自同三閭志見幾何異五湖情愧我宗
人沾被久肯使忠賢任轉萍

桂溪顯栢

一片丹誠日月明十年國難定紛爭主
璋昭代歸

賢主禮樂從今賴上卿已見封疆金石
礪何窮山斗士民情如公德業光前輩
不讓流芳杵與程

宮省賢聲錄

詩類

二十九

雙峯顯栢

孤忠報國更誰先千載程嬰擬並肩宮
府冰霜推偉績山川節氣羨名賢
三君寵渥榮何極萬代藩枝慶有傳鍾鼎
遺芳功自久丹丘何事問真玄

秀峯顯栢

東魯衣冠不乏賢江南勲業正相傳耿
忠日月心猷壯偉績山河誓共堅已侶
申胥能報國還同杜老愛鉤玄知君不

念金貂貴樂志清平即散仙

致中英賢

岷陽賢譽樹

清朝文雅忠貞迥若曹危國孀孤寧寄

命儲宮名爵賴勤勞

璽書覽典黃金篆

天寵重頒錦獸袍指日

封恩看協輔卓然懋績擬崧高

尚謙英燭

官省賢聲錄

詩類

三十

共仰青光楚殿珍吾

王屏翰得賢臣扶孤勛蹟丘山重治國

良方鼎鼐新千載留侯同志節三天仙

徑踏陽春群英詞賦咸稱頌墨灑瑤章

上

紫宸

又

東魯文明宣聖地南藩此日際英華功

高曾讀汾陽傳清隱欲隨博望槎燕島

金臺連楚壁郢門白雪映緋霞

錦袍已拜

楓宸渥聲振瑤宮

帝子家

尚定英燦

楚之賢藩稱

恭王楚臣骨鯁推岷陽輔

孤報主東忠節諫言樂善崇明良歷歷

仁政莫能紀穆穆清風頌遐邇九重

官省賢聲錄

詩類

三十一

勅賜錦袍榮遺得芳名著青史

尚遜英炳

燁燁芳聲海宇傳人臣無二矢心專魯

當

幼主持盈日不負孤忠報國年三楚嘉

猷興後範千秋功業邁前賢自從桐葉

完封信官省知君赤節全

尚炯英燦

報主葵忠向日明由來魯國益賢聲赤

心負虛難日青史應傳慷慨名綺座
春風薰客醉玉壺秋月射人清
賢王更有東平善一體君臣萬古情

近松英燬

楚祚靈長奕世隆
臣襄尤賴有英雄託
孤自許

欽遺命報國常期樹懋功
義氣堂堂依旭日
忠心耿耿貫長虹
業成志遂思高蹈
宮省賢聲四海通

宮省賢聲錄

合詩類

三十二

一陽英扶

侍中聲價動神州
報國心懸白日悠
帶礪山河流慶澤
安扶社稷振嘉猷
楚宮望重垂青史

漢闕恩深錫翠裘
即此人天皆佛會功成
莫向赤松遊

汲泉華塔

東魯山川秀脉長
挺生人傑賦忠良
歲寒久識松筠操
功業同昭日月光
三楚

霈霖賢郭級兩朝柱石老汾陽
端知懋德承

天眷宮錦傳來

御殿香

壽泉華瑞

良相在時治化昌
祇將忠節事

君王千年功業全家國
三楚賢聲動

廟廊誠感乾坤施
雨露德流海宇布春陽

彤庭錫錦恩榮重
青史名傳萬古芳

宮省賢聲錄

合詩類

三十三

源泉華殼

宮輔聲華滿蕝林
兩朝知遇

主恩深顛危恒切
在時念寤寐常懷報

國心宗社久安歌
善政生民愛戴頌甘

霖漢庭獨眷忠貞士
會有鸞書送好音

翠山華雪

蚤暮焦勞為國籌
泥塗重

主恩優力辭榮祿
甘恬退故惜忠貞更

勉留輔翊允稱文武
亞安危不啻管伊

儔名書竹帛流芳遠朝野同聲頌未休

蘭友華埏

篤抱經時德澤長安危定業仗明良
葵心耿耿衝雲表素節循循貫日光
知有丹書傳盛世儘多仁政整頽綱
從今楚祚開新紀

帝里賢聲萬古揚

湘賓華埏

朱邸昭垂內輔功孤忠真與古人同
終身存趙天心在左袒安劉國是從
桂苑進承沾暮雨蘭臺喜起挹雄風
葆和向道能冲舉白日乘龍引八公

官省賢聲錄

詩類

三十四

道能冲舉白日乘龍引八公

華埏

謾憶管蘇曾善楚良臣千載亦同看中
卿更爾能佐輔南國因之得又安一念
惟知據薦集十年最苦歷艱難犬夫事
業君無忝萬古雲霄振羽翰

師堯華埏

子儀家世迥難同義膽忠肝國士風
輔佐

楚藩歸德澤芳聲湖海見奇功
千年宗社承流正萬里

恩光啓後隆雨露沾濡榮物象
台星燦爛映蒼穹

喬泉華埏

王室經年論未平君能慷慨出程嬰
中流砥柱推賢哲

官省賢聲錄

詩類

三十五

北闕絲綸錫寵榮七廟重光垂燕翼
五湖深許結鷗盟請看橋畔新題石
遮莫人傳愛國聲

鶴皋華埏

予讀官省賢聲錄竊嘆楚相郭公忠
猷懋著為時所稱如此乃廢和數言
用明好德以風人臣之受大荷艱者
使知所勸云

夾輔

名藩數十年銀潢如綫得君傳委裘往
事聞芳軌華袞來章夢大賢黃髮江南
稱

國老玄修海上擬神仙人臣報

主應無式靈貺昭申自有天

兵部員外郎襟日許夢熊

五言律詩四十六首

送郭嶺陽丈使竣還楚

楚客顏如玉春風動使車去隨彭蠡鴈

宮省賢聲錄

詩類

三十六

歸食武昌魚

帝里聊分袂

王門自曳裾更憐行色好旌戟護除書

濱系劉效祖

闕里遺風遠滋源種秀奇琴書耽玩索

花柳入歲筵抗疏達

天聰委身報

主知當年覃吉者垂訓可為師

壽峰趙雲翔

別宮卿郭嶺陽還楚

雲去楚天遠瀟湘鴈影寒發蒙知與易
遇後強為難雷奮山河壯潮平舟楫安
功成何所慕方外學修禪

浙東龔一清

壽嶺陽郭老先生

愛國身曾許高風寰宇傳年聞明至道
日自契真詮橘酒重稱壽秋花晚更鮮
百齡存不朽忠梗耀青編

宮省賢聲錄

詩類

三十七

涂詡

題宮省賢聲冊

常侍人中傑雄藩著令聞艱難扶

幼主禮樂作賢君赤日忠心熾芳蘭和

氣芬

褒胥才並美千載勒奇勲

又

楚甸千年盛

王畿百世昌丹心懸向日赤節凜冰霜

忠鯁須賢哲傳宣屬俊良

綸音還再錫指日下朝廊

遠可鄭笈

盛世徵梁棟

皇家重老成虛忠間白日高節倚青萍忠

蓋勤王室聲華達

帝京百年躬秉軸青史載芳名

又

藩國封疆遠親賢賴輔臣

宮省賢聲錄

卷三十八

三十八

寵恩頒帝室名譽動儒紳眷念

君心久淹留世澤新

綸音酬壯志指日下

楓宸

愛溪方清

宮省推賢佐惟君思不羣丹衷涵素月

孤節挹清芬殊渥

天朝寵由來魯國文

元王施政日白首事慇懃

又

夾輔豈尋常匡

君冠百王清風敷遠邇博愛徧宮牆榛

棘雖當道芝蘭不碍香萬年同此際

國祚永無疆

三峰劉攽

屏翰千春曉勲猷誰許先孤忠葵作赤

清節竹同堅漢呂誇良弼唐張亦相賢

臺司蜚美譽恰與

宮省賢聲錄

卷三十九

三十九

寵光聯

又

侍中鍾岳秀阿保藉經綸忠義匡

賢主艱危賴老臣豐功延國脉別墅養

天真莫羨赤松子高風動儒紳

鶴汀張啓明

旺氣鍾南楚藩封來偉人服官勤左右

報國起臣鄰一品榮恩殊百年寵眷頻

賢聲今已著宮省譽璘璘

又

國祚昌期會山川產異才

帝心篤楚服

簡命自天台夾輔鴻勲累清勤令譽鬼呂

強今再見奕葉賴培栽

任軒劉體元

輔導聲聞久勤勞歲月深孤忠匡國事

一教格

君心不重黃金賞欲棲綠野岑勉留當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四十

路意還進五規箴

杏臺馮尚

聖朝遷內輔南國仰崑陽清肅平中外燕

能動

廟廊停車臨禁闕警蹕履朝堂為惜芳名

久同聲頌德長

玉華楊啓榮

許國丹心壯扶危氣節高素心耽廉石

雅志暮朱陶疏上三求隱檄旌百責勞

宸中莫厭俗頻聽

寵榮褒

又

藩國冲齡主匡襄賴若人高才能復楚

清節迥無塵春澤霑枯槁丹衷誓鬼神

願言長輔德名重內臺臣

仰山詹幹

間氣鍾賢哲聲聞徹

帝鄉詞嚴霜兢烈心赤日爭光家國金湯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四十

固君臣道義長豐功稱再造共羨郭汾

陽

仰峰賀廷洲

題丹衷玄度冊

趙客存孤日艱難報

主恩君今懷國士頭白輔朱門家散千

金盡名成一疏存扁舟自湖海踪跡却

誰言

天臺耿定向

楚社如磐石奇勛賴令公致身心不折

衛國氣何雄精忠原慷慨玄度更冲融近得食霞術安期即可逢

明軒蔡應陽

嵒陽為楚相人道鐵為肝社稷危疑日精忠措

主安古今稱大節獨是保孤難千載程嬰後芳名自不刊

又

嵒陽為楚相勁節勵冰霜龍極心仍下功成身愈藏古稱名哲士獨有漢張良凜凜餘風在疇能躅乃芳

又

秉國嵒陽子忠廉世罕如急流還政日盡賜納公儲古剎橋梁道千金費有餘一生安樂處結志在清虛

又

秉國嵒陽子玄機悟道深投簪尋野鶴嘯月慕長林直向風塵裏常存物外心古稱商洛士皓首是知音

魯橋劉師召

國事多艱日惟君獨苦辛忠扶賢

帝子名重漢庭臣富貴浮雲盡烟霞白髮新聞從赤松去欲效五湖人

仰華周思詔

侍從金貂貴逍遙雲水情秘窺淮苑枕

樓寄楚江城

賜醴恩方渥懸壺計已成雙鳬吾舊物携爾訪蓬瀛

衡湘梅國楨

清襟同霽月赤日表丹衷遺大憑孺子持危奏膚功名遜三楚外志結五臺中叢桂時招隱人人樂與同

大字劉奕

削跡人莫測隱處惟孤月濟衆散黃金

成丹變華髮肝膽自忠義名姓因超越
何異漢留侯仙游謝替笏

海宇黃圖

多賢推魯國故爾植清貞

主少能匡亂功成得隱名蹇蹇王臣節
飄飄物外情湖山如有意爭羨楚宮卿

周應伊

燁燁

王門客君翻絃令譽艱危

官省賢聲錄

卷詩類

四十四

楚國步慷慨

漢庭書雨露方承

寵烟霞早結廬更能解奇字曹偶幾人
如

王兆雲

天潢天所贊國難賴賢臣忠貞能衛

主明哲足全身襟醉湘江月宵留太嶽
春功成應不朽丹詔下

楓宸

李成祚

我愛郭夫子丰標絕世賢捐軀曾報國
辟穀亦延年漢水流孤憤湘山鏢夙緣
清風與高節贏得古今傳

鄭念

國主政有成人臣事已定澹彼沽名念
加此看山興抽簪理薜蘿餐霞隱三徑
素心但覺此身閑過眼虛名如墮甌

仁村劉凍

官省賢聲錄

卷詩類

四十五

題功存社稷冊

國步危疑際賢才東至公懋勞酬玉帛
遺

命刻丹衷輔翼神思盡調和淑氣融一
誠烈矢石四海蕩春風

江夏王賓陽燁

一身珥國祚刻志罄丹衷節挺風前竹
操堅雪裏松探玄導美侶辭賞鄭公同
老稚歌功德紛紜載道中

半溪顯稿

國運方綿遠，訐謗有哲人。補天勤膂力，
捧日奮精神。秩進身思退，功成志亦伸。
願言終令譽，翊贊我

新君

文溪顯誌

東魯山川秀，精華聚素襟。一忠傾赤日，
百鎰却黃金。至德昭天地，清風重古今。
悠悠功業頌，江漢永同深。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四十六

友仁顯掖

維國瞻良輔，王庭德政清。
帝京頒寵渥，宮省著賢聲。治化傳千載，丹
誠服衆情。愿言綏第履，中外播芳名。

檀溪顯查

德業隆三楚，聲華邁兩間。委心匡國易，
盡職保孤難。遵善輕金玉，崇儒嗅芷蘭。
恩波流漢水，聞望聳衡山。

至信顯夢

全楚功誰偉，無如郭內卿。勞謙居大樹，
保障擬長城。報國葵心赤，投閒鶴夢清。
懸知青史上，千載著芳名。

蕙友華墅

應羨金貂客，能成第一功。綱常推正氣，
邦國仰高風。漂渺湘江遠，崔嵬楚岫崇。
佇看

天關上，殊寵達丹衷。

懷智英螺

宮省賢聲錄

詩類

中七

正氣鍾山嶽，賢聲徧楚湘。元功當世重，
奇節萬年芳。德望周姬旦，仙風漢子房。
錦袍來

帝闕白首戴

恩光

華卦

品隲先朝舊，惟君最有聲。積勞匡
楚國，茂績重神京。昔儼荆榛地，今成帶
礪盟。嘉猷能不泯，千載仰宮卿。

丹崖蘊鍊

世代汾陽族衣冠

楚國尊貞忠全

帝系仁政布

宗藩漢水源頭潔衡山氣象存

寵恩仍厚澤榮譽復何言

又

天地存吾國

朝廷重是邦楚南平孽黨齊魯產忠良治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四十八

日迎清獻危時仰伏梁

兩朝三十載心事夜焚香

謝士光

六言一首附

報國心懸日月托孤義重乾坤數載功

成身退千鍾祿却名存四海五湖爾志

殊旌特錫其恩有美弘開賢路何裾不

曳王門

太宇劉方

七言絕句三十首

贈宮卿郭先生一律

齊魯英豪輔楚藩不辭勞勩度燕山保

孤壯志懷忠憤肯為危疑避所難

明齋熊琬

題宮省賢聲冊

千秋社稷賴匡扶魯託當年六尺孤堪

與程嬰為伯仲芳名青史永相符

杏臺馮尚

宮省賢聲錄

詩類

四十九

報國當年意氣真程嬰千載尚如新王

門多少平原客誰似金貂中貴人

其一

寄命托孤舊有名壯年何事避簪纓即

今誰諫長楊獵多恐王言問及卿

其二

主恩屢却見封章欲假赤松作逐鄉辟

穀由來皆幻事好將忠悃効

君王

其三

宗社綢繆節制雄宮卿竭力漢時功長
城倚重應裁曲東海決決自大風

其四

十年功德未為遲浮海微言那得知復
楚自宜終晚節豈應名姓變鴟夷

其五

緇衣欲載泛湖船似向禪頭問大還賸
有丹心匡赤社莫貪玉井出金蓮

其六

五嶽懸懸一劒遙脩然黃鶴似堪招閑
心莫逐浮丘去擬向清時樹漢標

其七

寒光片片日批鱗尺鐵何曾暫離身莫
把延津化風雨願君還作報恩人

其八

且自呼尊且自歌忠肝義膽奈君何人
生駒隙光陰瞬况是青山入夢多

其九

聞道奇勲動八垠而今何得謝功名楚
中山水稱藩國恰好逍遙遣宦情

其十

新之甫陳鑒
幾年內輔起蒿萊健羨能存濟世才見
說守光有忠義乾坤青眼自君開

映薇張文光

題丹衷玄度冊

託孤人誦古程嬰千載宮卿繼令名
楚國重瞻新氣象漢江一洗舊妖鯨

周弘謨

方城漢水舊封疆奕世藩封

帝澤長續奏

九重霑雨露政和千里沐恩光

周應嵩

自抱孤忠日月深功名華髮滿朝替從
教漢水流無盡不及君家報

令王豐功偉績重旂常扁舟莫學鴟夷
子國務方興賴贊襄

曹嘉懷

古人逐窮公逐富不慕浮名重離俗一
瓢一杖荷

君恩逍遙天地無拘束

繼巖劉涑

黃鶴樓前漢水流漢陽春樹景悠悠一
時遇合露

宮省賢聲錄 五十三
天寵千載河山壯鄂州

劉守濟

曩時氛侵勢如湮六尺遺孤孰主臣天
賜

君王賢內輔重延國祚萬年春

劉守默

報主扶孤竭蓋忠漢江百折竟朝東浮
雲散去青天見賴有旋乾郭令公

劉承芳

憶昔

君王襁褓年危疑國步歎述遭宮卿獨
抱匡時畧千里封疆賴復全

劉承武

功成赤社志丹丘忠智如公世罕儔雅
似子房扶漢室辭榮辟穀願封留

劉承緒

藩府曾聞勢可虞汾陽勞瘁保

君孤誰憐外侮多睥睨却喜中涓有丈

夫

劉承禧

題功存社稷冊

一片冰心有玉壺忠良千載重南服施
仁好義功多少元振名家舊不孤

東岡華墳

宮省賢聲錄三卷終

宮省賢聲錄卷之四

楚右史前叙州府同知澄海高曰化編次

楚司理前保昌縣知縣古黃劉守復校正

雜著類

獻納忠愛罔八事

一曰敬君王

仰惟

藩王世世享德實上賴

祖宗之靈承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一

天子之休以有今日

君王敢不敬歟自古諸侯王以篤

非勤勞稱者率保世滋大故愛

君者首以是進

帝子新承雨露恩侍臣百拜進忠論遙

看漢水連天際也解東流朝海門一葉

剪封來玉宇五雲庇日護重垣獻言便

識慙勤意首勸吾

王禮至尊

二曰孝父母

昔我

先王孝德著聞

天子勞聖書勸勉今

宸翰端然在也夫人匪父何生匪母

何育矧有國家者上承罔極之

恩乎故曰孝父母者勸以敦萬

行之原也

巍巍三楚國宛若龍虎蟠不有父母恩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二

詎遺今日安所以陳思王作賦悲且酸

豈顧南面尊而為淑水歡文王問寢食

朝夕拜衣冠所貴在繼述而非末節舛

願言稱達孝佩此聲珊珊

三曰親君子

夫薰猶異臭難所染也朱黑異

色難所湛也

人主不親君子何知善之當為德

之常懋故以親君子進言視昔

之人戒其黨以無令人主近讀
書人者詎不霄壤哉

元王昔日禮賢時特為穆生設醴厄却
愧當年諸侍從無人說與

後王知

四曰遠小人

仰惟

親王制一國之命可以貴人可以

富人彼小人者日夜啗王心而

宮省外登錄

雜著類 三

逢迎之以異崇殖其身而不顧

其國家故凡以甘柔可喜之說

進者小人也以威武誇張簡賢

雷民之說進者小人也藉干恩

寵以利身利家而自私者小人

也然則遠小人之說誠蒿目而

憂之乎

君王自明達何事費言長勿以擬充帟

今茲蘭石香佞人指莫莢非類觸藩羊

臣子惓惓意相期眼若望

五曰取信義

夫匹夫無信不知其可淫而破

義謂之曰逆矧

千乘之主出一言人胥聽焉行一

事人胥傲焉柰何其弗由衷而

納理乎故獻納者必曰取信義

文侯飲酒憶虞人驅車冒雨走相尋莊

王戰罷旆還肯覓鞋不得蹙雙眉義不

宮省外登錄

雜著類 四

肯負獲信不肯負期匹夫千金重然諾

杯酒相傾動山岳

君王意氣豈尋常三楚英雄盡磊落進

銀牌勒信義始信其中有深意君不見

楚莊王晉文侯當日紛紛中貴客誰將

信義觸君眸

六曰明賞罰

高皇帝制

藩王惟食租衣稅不煩以吏事誠

以賞罰之當之難也顧其國內
賞不過給土慶地然亦榮矣罰
不過赭衣械繫然亦辱矣嗚呼
賞而不慎人顧不我德罰而不
慎人顧我怨愛其

君者肯使其人不以為德而以為
怨乎是必以明賞罰之言進

威王召二邑四國走甘霖賞罰一不當
難傾千里心

七曰慎中宮

夫中宮者陪言咲承宴開侍起
居朝夕共之者也天垂象四星
列

皇居之次此昔人所以慎耳目也故

曰慎中宮其有左右前後罔非
正人之想乎

彼四者重聖人象之彼金者蟬惟冠尚
之惟比者誘如誑如飴惟良者化是取

是携誰謂不謹朝夕弄茲無遠不通嘉
哉訓詞

八曰謹宮闈

楚江漢地也昔周文王化行江
漢萬襁稱上理而開睢刑于之
化基焉故管鑰欲嚴慈惠欲徧
名分欲正此而不慎人伺我矣
王化始于閨門故輔德者以謹
宮闈終焉

金殿秋高月影圓

君王有道六宮賢長門無怨誰為賦携
素何人更作篇

君王亦禁東流渫上陽不得題紅葉古
未此地化文王雍雍原自宮闈協

龍川郭懋

嶺陽德政冊八題

馮翼宗社

親王樂善惟左右得人相與輔導

即成賢聖我

楚國主天生穎異性賦聰敏年方

幼冲卓有長君之度岷陽力請

封章日陳善道園社安如磐石

輔翼之功居多故曰馮翼宗社

公是生成夾輔胎絲綸忠悃信奇哉一

言便見回天力三上還多補袞才楚姓

歡呼稱相府宗藩化育樂春台

君王本有聰明睿都自臣工啓沃來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七

詞一闕

紫閣煙籠殿幾重冲藩心似太虛空公

曹翊翼書堂上人勸歡騰書錦中○車

起鳳駕乘龍金章玉節向東風而今得

如

君王意喜上仙桃萬點紅

右調鵲鵲天

文石陳墀

肅清官府

王宮國府本自尊嚴內有女師以

掌出入外有官官以司啓閉體

固然也近多因襲莫能規正岷

陽一見即為整理內外肅然上

下凜如煥乎改觀一體

先朝之盛事故曰肅清官府

自從簡節到都宮內外森嚴迥不同殿

闕巍巍光化日掖廷寂寂對晴空十年

禮樂於今見百代簪旒到此雄欲問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八

王家誰是伴這般才幹借明公

詞一闕

滿墀芳草又報平安好金門上

千歲表殿庭新景致宮陛如天造春長

也

君王永錫人難老○莫說蓬瀛島鳳詔

當年到留住得玉符節雍容帷幄閑整

頓乾坤早楚軍民從今盡屬公家寶

右調千秋歲

愛溪方清

篤厚天倫

五倫中

君親為大百順內愛敬最先
嵒陽
君如事親故居家克愛克敬
睦族睦洲藹藹乎陽春滿掬而
家國之壽域同開也故曰篤厚
天倫

父兮生我母兮掬兄友弟恭同骨肉朝

宮中賢聲錄

雜著類 九

夕親愛自天成家庭友誼在人睦滿懷
真意豈外來一點良知從內暴說道水
木有本源肯令浮生空碌碌

詞一闕

仙桃紅樹景色年長春畫畫堂人人稱
壽笙塢滿座和風透連幹同枝年年齊
聚首向庭軒拍咲恣歌攜手醉醺醺
還解金貂當酒問家童說是前村裏杏
花紅處那箇人家有

右調錦纏道

岳南杜一山

風著徽猷

慶遠則流芳實大則聲宏信非
可以倖而致者古今稱良佐率
皆仁人義士嵒陽好賢樂善契
若芝蘭芳聲遠播于京畿令譽
傳聞于荆楚人人稱頌在在沾
恩故曰風著徽猷

宮中賢聲錄

雜著類 十

平生抱負書千卷口吐珠璣如錦聯美
譽已從天上播芳名却在楚中傳風猷
丕著君王相月旦常評輔導賢青史高
標多雅重公家還慶喜喬遷

詞一闕

一相藩王春又春庶幾夙夜永效
君恩靜思丹悃事明良結同心○鍾鼓
隔重關聲名遠近聞向金門萬般好處
人稱論忠懷耿耿樂事正當辰

右調小重山

似鶴張希范

勁節雅量

君王座側人多推避臣工位分事

易爭能鮮有不為威惕利疚挺

手其間而雅量高致如古人者

岷陽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豁達

大度如汪洋千頃波非諸人所

及故曰勁節雅量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十一

一點葵心向日傾有誰不道楚中英操

標松栢常年茂雅致江河到底清欲把

忠貞培

國脉須從光霽快人情憐公已受

君王托肯負

明良萬古盟

詞一闋

歲寒已歷霜共雪松栢不與花卉列勁

節惟向朔風高雅量渾如滄海徹○臨

軒誰與伴

君王獨倚庭欄情更切咲時且對酒卮

紅心事青天與明月

右調玉樓春

見龍田應鳴

重道親仁

藩府中門學古有之將以育童英

脩侍用也時近廢弛畧無統紀

岷陽一洗舊習群童子而蒙養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十二

焉擇老成積學者延以為師親

臨董率既謹而復申之遂成禮

義之地故曰重道親仁

巨闕光騰麗碧穹百年文運啓丹衷治

隆楚澤興王業化洽周南播國風召對

大庭三策重校讐東觀五經通如今儲得

真才子他日纔多輔相功

詞一闋

五星一夜同雲繞北極輝光照明透書

窓天漸曉辟雍水逸儒童來報東井聚
今朝○文宗命使剛初到正群英樂育
楚泮方開一陣芹香春近早四方俊秀
滿城豪富共喜讀書好

右調青玉案

三峯劉攽

濟世利物

聖朝嘗以拯疾諸凡賜臣工惠群下

故所活多千萬人功德與天地

官省寶錄

卷之十三

並岷陽昔侍司監得此秘方願

以公諸天下傳之楚人適省中

疫病大行乃捐金以構藥餌製

尤散以博施濟真父母赤子之

心也恩及老幼仁覆宇宙故曰

濟世利物

春色紛紛勝董仙長安陰德活人年壺
中丹藥自神授肘後奇方誇異傳橘井
流霞遍鄂渚杏林好景滿江天楚城盡

樂雍熙世醫國醫民不愛錢

詞一闕

江南二月春光復杏花滿樹紅壓屋綺
旌胭脂濕未乾錦相簇丹壺盡是神仙
祿○上林看花花盡開人人栽杏林木
蕊成子結生意足萬花谷四方都受長
春福

右調漁家傲

曉川李廷楚

官省寶錄

卷之十四

均役薄歛

有丁斯有役有田斯有糧法宜

爾也近或水旱相仍賠償無計

羅網甚密逃亡過半岷陽一聞

輟行撫恤均其賦役薄其稅歛

官無科索人皆安堵率江南江

北諸屯老幼各得其所故曰均

役薄歛

楚人同唱太平歌耕食鑿飲又如何役

賦早輸真可樂錢糧當納永無科一方
恩澤如天降萬姓雍熙與日過但願公
家千百歲年年不至苦蹉跎

詞一闕

携酒醉東風且共從容綠楊影下小橋
東總是公家寬待我歡咲花叢賦稅
不匆匆此樂無窮今年納了去年通可
喜明年官正好納與人同

右調浪淘沙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十五

春津余慕

清時柱石冊四題

功存阿保

千載而下譚阿保之業者詎不曰陳杵
陳杵也哉嗣是郭公崛起儼然負忠義
之氣是時

少主在望蒙孽萌奸而公方以身當之
持太阿之柄善調護之方可能托孤者
矣夫六尺可托自古為難即以陳杵比

功公能讓之乎命之曰功存阿保志不
朽也

司蒲成學郢中胡大順題

搖落當年國事叢依依赤舄抱孤忠謀
謨那魏丹青力擁力昭宣柱石功千里
提封鄧子國五雲坐嘯大王風多君意
氣能張楚汗簡留芳此道隆

鄂諸生蕭春陽

澤及草萊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十六

自甘棠化遠而至治之澤日遠而下郭
公日在中宮馳驚民隱惟是餉長溝之
役矣衣獨介之夫矣甕牖繩樞之子皆
得里序為學矣且日就里區謁舍以與
民近當時欣沐膏流跣踵德化者孰不
曰郭公吾召父杜母也哉命之曰澤及
草萊蓋言盛也已

西竹胡大順

堂堂風骨氣閭閻錦珮中璫社稷臣新

柳陰濃湖上月鴻鈞氣轉國中春召南
去後餘思在張翰歸來鱸葦新莫為山
林能老德濟時須仗老成人

鄂諸生游天衢

節著羔羊

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非言節乎郭
公以陳杵之業綴七葉之祀即錫馬蕃
庶不足酬功而公也歸賚再三日勤勤
馬環長堤以幹地脩南路以凝天調護
王躬之外曾不置私第厚私帑也古大
臣之風凜凜如矣故又曰節著羔羊云

西竹胡大順

慷慨助庸素望隆羔羊自矢古人風
功玉鼎丹青後社志龍樓羽翼不厭
蒼蘊心自淡相期雲水意猶濃
竹凌霄節好比君家愛國忠

屬下廬陵胡同文

聲留汗簡

古仕者有益於民則社而稷之尸而祝
之汗簡之中琅琅如也郭公功存

王國仁及草萊蜚聲中外是時薦紳學
士與

帝胃王門品藻而揚確之曰忠愛曰德政
炳然丹石照耀耳目巍乎大哉千載之
烈也故終之曰聲留汗簡云

西竹胡大順

瑣闥聞望老孤臣江漢風行草木春冉
冉貞珉棠棣舊璘璘青史色絲新浮雲
變幻成今古此道光華照縉紳莫迓人
間心刻在

廟堂猶自畫麒麟

江夏諸生呂時煥

勲名蓋國冊十題

功延藩祚

楚以

帝爵剖符授玉歷八葉矣其相安於國家

順適之境則左右執事者不過拽裾蹀
履陪燕饗供出納耳一邁卒然之變係
國祚之安危非有大挾持大施設者鮮
克濟乃公事完其令名也我

恭主以壯齡捐國政

今主方在襁褓中鬼蜮倖糾結黨類造
為飛語群起而窺竊之公能紓徐容與
內外匡持卒之罰賞井井

冲王賴以有今日盛脫使追之大急而

古香齋筆錄 卷十九

衛之或踈則楚祚危矣安能復觀漢官
威儀哉此非所謂有大挾持有大設施
者乎猗與蓋國之功當首頌也

賀承家

全楚歷封過二百徼祚晏然已萬葉萬
嶽儲英孕大賢三十餘年佐邦國勞勩
勤渠左右王矢心烈日共秋霜大義昭
昭原不昧國祚益增與世長憶昔唐家
忽中裂郭令迴瀾於既折一時功成指

顧間千載完名與高節崑陽端不愧汾
陽清風穆穆氣堂堂蓋世勲名彌宇宙
殊恩極品頒

天皇念我薰蔑倚玉日極知延祚皆公力
願無千里起遐思仰荅

先君終輔弼

賀廷瀛

昭代藩封服

賢王鎮楚疆鵠山安堵固漢水慶源長

古香齋筆錄 卷二十

善治需良弼計謨有寶璫庸功存社稷
國祚保遐昌

沈梁

忠保王躬

夫左右保孤事固難矣乃若

儲君冲幼之年情實既開性靈方啓使
輔導之匪其人則先入之言習成之性
國何以理公之忠誠終始弗渝乃能夙
夜在公罕譬導喻自食息起居以至孝

友睦姻之義敬事信民之理莫不因事
匡納惟務引之當道志仁而逢迎阿從
之舉矢不為也昔仲山甫為周室重臣
至今頌之不朽詩人亦美其保王躬補
王闕焉矧

楚主冲幼其時其勢又匪尋常比者公
之所以殫心悉力視山甫又何如耶采
風者當知所辯矣

賀承家

人臣事君惟此忠才濟勛勦稱上功精
白此心無有已匪躬况是保

王躬王者高居闢萬化延訪咨諏不少
暇一時千載慶明良名實巍巍加上下
仁賢奮起在淄川輔養經營三十年天
錫精英原未替忠順勤勞無後先耿耿
丹心共勁節直將正氣除讒孽而今全
楚播雄風保護宏猷已顯設百司孰不
左右王由來遇事多周章保艾萬年若

安堵丈夫自是有剛腸憶昔樊侯仲山
甫周宣特命城東土式遄欲歸隆保茲
乃見全才兼文武公觀勢利等雲萍君
臣一德何芳馨湖湘中外頻歌頌還看
勲名著

御屏

少鶴鍾楚傑

敦崇公族

嘗讀六代論劉向有言曰公族者國之

枝葉夫枝葉茂則望之者而知其本根
深厚也故公族盛誠足以張楚而所以
敦而崇之者不可上無其人也楚宗儀
舊稱多賢邇益雅嚮詩禮中果有振振
然標麟趾翩翩然表鳳雛者公知其足
以羽翼乎國家也必多方而培植之盡
禮而延納之雖國立成憲朝會有時
上每臨之以寬不嚴為之稽覈有負
者

上嘗周之免其期會有弗若于訓者
上嘗懲之俾迪于正皆我公默為贊翼
之力莫非敦崇宗儀以固國本耳則夫
金玉之幹廷廷琤琤承丹霄而捧銀潢
者其根蒂苞厚孰其搖奪之哉

賀承家

從來矢志事

賢王麟趾王孫皆後裕恩波滌滌賴蕃

宣彬彬冠冕率常度君家東魯毓純龐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二十三

夙崇禮教若陶鑄官府一體稱善謨宗

支百順多閑素貂璫聲裏聽和鳴赤鳥

懷中昭惻愴美哉能佩君陳篇宛爾如

奏古韶護睦族東平有良相丹青難寫

精忠注天官檄我拜

彤庭指日願獻惇宗賦

仰石呂朴

優禮儒紳

昔姬旦撫幼君攝國政雖遭流言卒之

天鑒其忠功在當時千秋下名稱赫然

不氓磨也且公聖人也然一飯則三吐

哺一沐則三握髮以飯也沐也吐哺握

髮矣尚三吐三握矣則暇豫閑適之際

其優禮賢哲當何如哉公今日之撫吾

國君無異周公之時而優禮儒紳又奚

啗吐握之勞哉此所以其初也能保

國君之孤其既也能輔

國君以至今日金湯之固則得於儒紳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二十四

之咨論未必無小補也孔子曰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公誠深繹其

旨矣

賀承家

賢王能好善宮相更崇賢葵藿傾誠切

芝蘭入室妍圖書勞應接冠蓋自駢聯

倒屣將迎洽承筐禮義便緇衣心允若

赤鳥意安然尚發還高志勲名蘇管有

文所劉體元

持身廉正

世之陟華躋崇以至有一命之寄其清風偉節範當時垂來禩者在持身以率人而廉正其本也故楊震之四知劉寵之一錢至今矯矯然猶足以激頑鈍之夫焉公性秉恬靜不肆侈儻凡珍異玩好之類視之澹如也至於交際之禮固所不廢而辭受取予一裁之以義所謂傷廉之取苞苴之私不惟公自信其必無人亦可以信公矣即趙清獻公之焚香告天亦公所可為者公以此身而撫幼君秉國政名未必不彰彰起也夫孰得而議之

賀承家

東嶽鍾氣槩南楚挹丰儀持已財能理寬征民不疲殿庭歌有道公館信無私報主寧干祿全孤豈戀貲璫貂心坦綽琴鶴意委蛇白壁平生守黃金午夜知

宦囊輕去國身價重題碑富貴心雖薄明良會亦奇好將廉靖志願借挽澆漓

龍門陳塏

克志恢宏

恒言謂創業固難守成亦不易我楚自昭祖錫圭土宇陴章固有定限而武功所眷其土田惟正之供寔甲他藩逮歷中葉擾攘間為豪強浸沒滋甚公輔冲主至於成立拳拳以恢復疆土為首務今歲督查某地為某所據明歲督查某洲為某所侵小則檄當道大則入奏務求必得以光復我國家舊物至於西安一州尤為沃壤其入奏者三有司勘問者不下十餘次終期完壁且公費不貲未嘗一一取之宮中惟知有利於社稷故無所自愛自吝蓋得是道也

賀承家

藩封慶賞出

天皇借得賢臣復故疆舊業河山環帶礪

中興家國固金湯旋看鄭伯還他許更

美齊人歸我嘗共仰恢宏全楚日當年

版土見明章

鳳岡高應選

天朝旌義

楚號郢都為

皇上龍飛潛邸且視諸藩為親

富省賢錄

卷著類

二十七

天朝每加之眷顧焉故當我

恭主稅駕之年慮楚之孤不可保之無

人也則舉一國中獨起公而晉之典王

之寶俾得常侍宮掖而左右護持之既

而覈其保翼

冲主奇功偉績昭晰可考旋以之填輔

導司而章服之典且縷縷下公益得行

其有為之志蓋自

冲主之在襁褓以至今日典章文物彬

彬可觀宗社土宇井然如故皆我公悉心畢力以荅我

皇上旌義之典也夫

朝廷有寵渥則不負公矣公勲在楚國則不負

朝廷矣然我公輔國之義尚當要其終而異日旌予之隆又何可涯涘乎

賀承家

崑陽之源秀所鍾五雲飛去金芙蓉寓

富省賢錄

卷著類

二十八

騫鳳翥自天下空翠點點浮烟中地靈

人傑原非偶千年間氣生賢公手扶天

柱贊壯極丹心耿耿舒長虹張呂相業

復難許允然心跡夔與龍積誠一旦動

天闕

九重恩澤來江東羽毛金玉塵軒冕欲將

翰翮歛崆峒難辭綾被直中閭滄洲未

可留豪雄我仰高誼三太息翱翔羨比

雲霄鴻步羣窓下一揮洒颯然兩腋凌

天風

松塢年三近

臺省留賢

臺省非耳目官也中而有藩臬之分落
下而有郡邑之宣行楚之建官分職其
考核名實旌別淑慝耳目何至夥也苟
非賢能果孚於衆求其達之臺省下借
留之檄胡可得哉公於國勢搖抗之際
能周旋其間以銷流言以弭外患後先

臺省賢聲錄

公雜著類

二十九

歷十五載輔其君以大其國自謂宗社
可措於泰山矣不汲汲以求山林之樂
適烟霞之趣人謂我何故有蹈南海之
舉焉真可與從赤松遊載扁舟歸者相
等埒矣當道耳目知公久且深矣謂王
所不可一日無輔導臣如我公者此勉
留之檄不容已也然推公之心亦有遲
遲吾行之義尤不足以見忠愛其君無
紀極乎

賀承家

蘭臺此日見汾陽翊

主功成鬢未霜已竭丹心攄素抱幾辭
榮祿遂徜徉江天皓月雲中皎楚岫喬
松雪後蒼苔試問漢庭誰得似高名千載
並懷璫

松塢年三近

為國長思策治安憂勤惕勵寸心丹忠
良翊立功書最清白持身節耐寒臺省

臺省賢聲錄

公雜著類

三十

憐才咸借冠縉紳仰德喜瞻韓勲名久
已聞

當宁青簡流芳定不刊

沈一麟

廣施善果

公性慈悲崇信二氏凡經典擇其切要
誦之能懺愆凝福者且聞世傳菩薩觀
世音者能救拔衆生苦難並付之剏剏
氏祇其文與像施之人人以廣其善念

殿宇有傾圯者捐金鼎新之佛像有塵
土剥落者裝飾之若關聖以義勇默相
我

明朝則專祠以祀之人告之太和某宮缺
玄帝像則不惜費創為金身集僧道有
戒行者送之奠鎮本宮至每謁太和見
達僊關一帶修途約六十餘里會陰雨
驟至則車騎不進其徒行其負擔者尤
為艱矣公甚隱之興念修砌捐歷年俸
金若干為好義者之倡一時人心嚮風
不期月即歛有數千金乃請於

國君遴選左右有伎倆者二三人董其
役雖道里迂迤工程訐靡今日方營其
始即其果於修善之念可槩觀其蕩平
之績矣佛家謂護法諸天乃宰官後身
今公之廣修善果種種可據其後世之
因必能佛此身也得非常試之理乎

賀承家

一念精誠致百祥能將大覺照迷方橋
梁突出通行客梵宇新崇禮法王江漢
有波澄彼岸均襄無險不康莊他生未
卜今生造後祿榮名未可量

杜經邦

自古從來施博難多君慷慨惠頻頒非
知積善應為樂那得捐金不自慳肘後
方書堪濟世囊中藥餌起惘惘我猶翰
業陸沉久準擬相從問大還

漢陽尹良心

加惠窮民

詩曰苛矣富人哀此鰥獨世之位膺仕
立要津者率多削民之膏以實私索剥
民之脂以媒仕晉而惠鮮之意寬恤之
仁蔑如也公愛民之念隨事而寓以刑
威則不輕逞也以罪之贖納則不輕科
也以徵收則不取盈也以徃後則不煩
不擾也民值歲侵必曲為之請免其租

有欺我善類者必力為之鋤其強梗楚地燥多暑至秋往往患瘡痼窮民每以此殞軀命公聞之惕然命醫譚定經驗方合為成藥施之多所救活至國門建橋一端乃所以為國家萬年宗社之計此力役之征自不容已者公必使之以時比至沍寒盛暑則休其工以節其力且勞徠恤賞之恩不一而足公之加惠窮民如此故公挂冠之請楚民無老稚無遠邇莫不欲挽其轍而留之古人謂民心至愚也而可以德感於公允信矣

賀承家

荆楚由來多沛澤夏秋禾麥不成穡頻年旱魃又為災四野軍民常菜色豈惟父母未能甞生平粒食皆糟糠饑寒困憊難相保嗷嗷待哺斯流亡湖湘幸賴有明府恤人酸辛憐人苦而今黃鳥以興歌蔽芾無依歸故土諦觀遺屋已四

春正緣上下恒相親况施藥餌療沈痼甘雨和風造化均君不見有唐魏州郭元振資錢助人無所吝良心一點動神明官至尚書為特進又不見漢家茂陵郭細侯見兒童竹馬何綢繆潁川不靖有徵命京師萬里蒙福庥公惠貧民過千萬人心報德豈一飯明明上天已鑒觀况是昭昭多稱頌

鍾元會

勞謙定國冊四題

秀吐春先

張維新曰生以纖微布素之裔一旦荷我

國君納為戚畹豈天作之合抑人謀所能預耶良以仰賴嶽翁上公贊翊而玉成之也今諧伉儷之好敢忘汲引之德乎吁生寒谷之梅也公其和煦之陽春歟陽春布暖極

剝泰生春髮衛士荷公深仁厚澤
稱頌如出一口矧小子先破先春
之及者乎乃倩繪士製圖君盍為
我賦之爰賦四言古詩一章

惟茲弱幹含秀吐奇不冬而凋先春而
麗白雪陽春精神煥曜在彼幽谷雖馨
孰知仰伏宮卿極力維持未配鳶凰借
重吹噓獲諧伉儷冀望齊眉推厥所自
敢忘旦姬廣寒宮殿鵲鵲一枝追憶公
德子孫永垂

宮省聲聲錄

雜著類

三十五

楚愚王敬

直幹冲霄

張維新曰生先大父文林郎公結
歲寒之盟于群芳之野異子姓父
歷歲華而不使凋渝其色幹生雖
守至訓而不敢忘焉頃得侍嵒翁
上公左右獲履
王庭蓋倚勁節之直幹而撝挾使冲

霄漢之表伏念官卿由

先王之朝以迄今日可謂長永貞固
者則夫干霄之木豈一朝夕所能
致耶君盍為我賦之爰賦四言古
詩一章

惟茲大夫耐此歲寒干霄冲漢本未雲
端栽培扶植鞏固真安仰瞻喬木眷矚
金鑾風霜經歷雨露洪寬咄咲百卉桃
李易殘何如直幹子立層巒願訂新盟
壯彼大觀孟光齊駕和鳴鳳鸞

宮省聲聲錄

雜著類

三十六

養素劉儉

清風高節

張維新曰生以淇園解谷立竹之
孫誦法孔氏期上不負先世光裕
之垂下無辜劬勞罔極之恩亦大
幸矣何虞嵒翁上公垂青幽谷環
眎園林遴選一枝俾得以荷殊寵
于

九重沐麻光于

王國公之樹立固有自在而清風高

節琅于

社稷間者豈歲寒所能移易其剛勁

之操者乎君再為我一賦之載賦

四言古詩一章

惟彼簞竹挺挺亭亭淇園鍾秀嶰谷獻

靈清風披拂高節伶俜琳瑯冲漢音韻

飫朕宮卿丰采共矩齊形翳惟張子儋

言者賢聲錄

韓著類

三十七

辱垂青桓桓衛武寵渥蒼溟願培三徑

節操同銘

楚愚王敬

葵心映日

張維新曰生寒族一門有致

主之志抱葵藿之忠舊矣頃仰峻翁

如泰山北斗而欽服忠

君愛國之誠其向日之葵乎睹茲葵

也丹心耿耿黃萼翩翩百花異草

爭妍競色皆莫得而儔伍之者是
以國人頌之

國主信之

天王鑒之非寒門所能盡其揄揚者茲

繪圖以彰盛美尚賴君一品題焉

賦終四言古詩一章

曰惟九夏妍競羣芳千態萬狀呈露馨

香何如葵萼向彼太陽秉茲正色樹立

朝堂日不能萎風靡云傷經歷多故啓處

言者賢聲錄

韓著類

三十八

不遑耆父之德邦家之光張子不敏願

效行藏百年姻婭地久天長

養素劉儉

宋生五百言

宋生既讀勲名蓋國冊乃約為五

百言曰凡人臣之功烈掀揭家國

忻艷人耳目者美而盛盛而傳傳

非微也人情之不容已也是帙也

既統而名之復折而實之而又歌

詠之揄揚之誠盛矣傳矣不佞於
帙末借綴之以五百言者為采風
者約而存之也其傳寧能朽耶

楚封八葉靈祚康式微振起需忠良國
脉憶昔真綫繫驪龍領下珠一雙龍去
遺珠衆所覲宮庭此際誠勅勅寸赤素
抱酬主志襁褓領畧祚胤昌十五年來
殫心力夙夜在公勤贊襄王躬有關山
甫補輔成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三十九

冲主稱賢王瑩然德性篤孝友况無類
慧眈縑緗國家枝葉在公族栽培獲持
撐

天潢翩翩鳳雛矯文翼振振麟趾呈禎祥
九族風化美敦睦儒紳更藉相扶庄握
髮吐哺攬賢哲授瓊贈玖俱巖廊自古
英雄重交結講明道誼君子場持身行
已有矩度肯將貪黷千行藏皎皎心事
對天日稜稜節槩凌秋霜暮夜黃金憶

伯起滌心焚取清獻香從來有為須有
守恢復之志通穹蒼

朝廷慶賞自大典安容土田吞豪強藩邦
遠通復王土版宇南東歸我疆金甌重
覲楚封固勲猷歷歷達
天皇廟堂旌義賁殊寵章服錫命何煇熿
銀璫左貂沿舊制錦袍玉帶非尋常蚤
膺

宮省賢聲錄

雜著類

四十

崇褒喜名遂從欲海上恣徜徉郢都開
府懸氷鑑直指使者揮寒芒坐見宮相
多偉烈况復

冲主恩汪洋為王留行檄朱邸未許蘇
管拋名韁遲遲吾行還戀國辟穀翻嗤
張子房

帝眷主恩何所報修因拯困功無量貝葉
鈐成繫千卷金身造就丈八長

帝家香火崇太嶽僊關道路嗟羊腸千金
捐俸惟恐後要令險巇成康莊四海徒

輿日絡繹八方會見歌周行箴獨之民
皆佛子顛連忍使濱流亡思饑思溺靡
不至蠲租省役心如傷頻年楚民多痢
鬼廣施良劑療膏盲澤被生靈功蓋國
楚臣何限誰頡頏勒石鐫棗今照耀千
秋鍾鼎名無疆

江夏宋文芮

宮省賢聲錄後序

昔內侍省廩食傳宣他無
自效也况當國事劬勩左
右遺孤以有成立非烈丈
夫孰能當此者乎甫定輒
爭引為已功而要市於君
此介子所興嗟在子犯猶
然又何問於侍省之中

楚藩中貴人郭崐陽受

先君付託保護

今王冲齡踐祚敬共夙夜中

貴之力居多矣即烈丈夫

何以加焉中貴曰倫幸得

補黃衣之缺以衛王公三

十年于茲思昔

先君殷殷屬願豈非計長久
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
冊命既承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倫其有辭於

先君乎位久而俸厚且顛毛
種種盡去之三求去三不

古省賢臺錄

後序

二

可得詳在卷中視要市固
寵可同年語耶兩臺藩臬
諸大夫靡不大賢中貴余
邑謝司徒公序其卷至比
之程嬰子房云錄成亡論
黃鵠鸚鵡之間歸功誦德
余不佞越在數百里外敬

操觚而叙諸末簡中貴故
齊產太史公曰吾適齊自
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
膏壤二千里其人濶達多
智實天性也信夫
奉

旨致仕苑馬寺少卿前南京福

古省賢臺錄

後序

三

建道監察御史鄭之亮頓
首拜譔

醴

陶高

宮省賢聲錄後序

嘗慨爵可縻心位能驕志世有耽寵之夫辭廬不返循名之客馮軾忘歸衆人羣起而高之達者洞觀而逃焉始而介石自斷終而不事為高況天道惡盈物忌過中功成身

退理數明徵乎此

嵯陽翁之所以求去也翁產

東魯名家給事吾楚

藩府中三十年于茲撫

今王繇強祿而光昭先業雄視

諸藩纖毫皆

翁輔導之力也危疑底定志

願已酬乃上疏乞休至再至

三嗟嗟得君如彼其專也行

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大也紀功頌德楚可一

日去翁耶君子曰不然國無

金革之託身非倚毗之切權

乎時勢去為宜也人有聞樂

而泣臨食而嘆者豈其性與

人殊哉翁有獨得之妙是以

睹簪組而涕流譚事功而額

感釋負如敝旣之墮而茹苦

有若薺之甘也去者望望然

欲成其高而留者怏怏然恐

失所依一時方伯憲使察案

師儒爭相繫駒投轄啓

王留行謂非秉彛好德之良歟
讀謝司徒序至比之程嬰子
房旨執言乎小子亦曰履危
濟艱可以匹休甯武受遺托
孤可以媲美姬旦潔身嘉遯
可以紹芳白駒敬書之末簡
以定天下後世之公論云
萬曆十五年仲春吉旦
太學生楚岳陽趙堦頓首謹跋

樓

三

四

跋宮省賢聲錄後

曰化生長嶺海之南自操觚
入仕側聞

楚有郭內卿每懸識韓荊州
之想無何余以蜀叙守轉
藩史得偕曳裾朝夕祇事職
業觀其丰采若干將鑠耶聽
其緒論若金石鏗鏘察其心
曲若葵藿向日已慰夙願及
見乞休懇啓又與漢兩疏相
伯仲雖未即蒙

恩允而內卿恒夔夔然不居寵
利尤人情所最難者余曾與
姚子宗萬輩謀為內卿紀其

事以鑑楚之臣子廼馳幣請
於謝司徒鄭侍御述以內卿
行實籍題其錄曰宮省賢聲
先後序諸簡授之梓人以鳴
楚國之有賢臣矣余既引年
乞休辭

主上掛冠而歸隱處海濱者不
三四年間耳而內卿之賢益
彰彰著諸薦紳士夫宗儀董
萃言以誦為帳為軸為冊為
碑種種不一而刊之者相繼
入錄余即內卿所寄一展讀
之益信內卿之蜚譽聳聳洋
洋與鵠山漢水增光重焉第

其文先後入梓殊無類序余
不佞為之次第其篇而為本
稿為文為詩為雜著編為四
卷托遽使以寄當必付梓人
覆刻之者要之內卿之德之
業其盡忠

楚室是賢聲在一國其錫類
諸藩臣是賢聲在天下今茲
刻留芳久遠則賢聲在後世
矣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內卿有焉遂以是跋之簡末
楚府右長史致仕澄海寅山高
日化頓首謹書



宮省賢聲錄四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高曰化撰曰化澄海人萬厯中官楚府右長史
是書以楚府承奉嶽陽郭倫事楚王華奎佐理有
功因紀其前後乞休挽留之事凡啟請文牒及時
人稱頌之作並錄之華奎以非楚恭王子爲宗人
所訐郭正域力主其事內外交証者數年始定其
真僞迄不能明是書體例猥雜所言倫佐理之功
亦未可盡信

禮白嶽紀一卷篷櫳夜話一

卷

〔明〕李日華撰

私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白岳記

一卷》提要

禮白嶽紀

竹嬾李日華君實甫撰

余昔連舉子而殤家君曰里中禮白嶽者生子輒育曷以瓣香遙祝之果舉兒亨越四日而鄉書至則余與薦葢

今上辛卯秋八月也余方治公車蒙壬辰春竟第留都下家君廼代余禮嶽自是歲一遣蒼頭潮奉香惟謹今歲庚戌夏家君忽訾脾疾已而益劇余禮白嶽紀

方皇皇醫療禱禱間蒼頭潮者夜忽驚呼妻蹴之則曰王方造我禮嶽迫明余請於家君曰白嶽神最靈兒當躬往祈安柰湯藥未可委人其具疏疏惘令潮先乎則呼命潮潮因述夜夢相與嗟異嘆余念甫萌而神已告矣潮以五月一日行家君疾漸愈至九月秋爽氣體益平復余廼以八日治行辰刻登舟夜泊石門得選古一

夙志禮靈嶽差池冒塵棲纓組幸已解樊籠安

足羈皎皎晴昊碧蒼蒼平楚低清風引余袂快
舸遵水涯如彼入雲鶴矯矯凌晨曦

九日由謝村取餘杭道曲溪淺渚被水皆菱角有
深淺紅及慘碧三色舟行弔手可取而不設勝塹
僻地淳俗此亦可見余坐蓬底閱所携康樂集遇
一秀句則引一酌酒渴思解奴子康素工掠食偶
一命之甚資咀嚼平生恥爲不義此其愧心者也
夜泊楊家橋去縣尚二十里明晨登陸矣成一律
禮白猥犯

以應令節

夢結靈峰頂身爲獨往雲高流溯欲盡仄嶺望
初分笑與鷗鳬別行隨麋鹿羣龍山塵土事拂
髮亦埃氛

十日從餘杭埠口覓筍輿衝烟而發一詩云

刺船蒲葦中寤寐念登陸舟人夙戒旦稚子催
櫓沐軟輿輕可御結束稱野服微雨時淅瀝霏
霽候纖旭霜葉綴亂紅寒溪澹澄綠峰啣靄靄

雲石壓襪襪竹每當賞心處矯首送遙目

三十里至青山坡石皆沉紫色老苔漬之極其古
秀畫家所未能狀也

又十里至五柳又十里至馬溪橋溪流得雨瀟瀟
有聲橋左一大士廟老僧進杯茗

五里至臨安西市汪舖饋食皆淡味古云山中無
鹽豉故壽其然耶

十一日五里至青溪渡溪多馬卵石一路多水碓

禮白猥犯

主

泉流甚壯又五里至錢王舖又十里至化龍舖十
里至橫塘又十里至藻溪時雨初霽雲氣亂如奔
馬四山多畫眉聲一絕云

春闈爲爾點粧濃幾向花前弄曉風今日空山

烟翠裏數聲猶似出雕籠

三里至瓶窰河口溪聲瀉瀉路溪建一觀音閣老
僧煎茗施行者土人趙老角巾襦衣來迎客云閣
本其所建生二子一椽史一諸生平生步履不越

溪上日聽水聲看山色而已談吐頗有味馬少遊輩人也

七里至戴石十里至鎮郭有萬壽寺樹木頗陰森而像設荒落五里至方園鋪十里至太陽鋪盡日行兩山合沓間一峯吐雲一峯送日夾路野松雨蒸日炙香氣撲人衣袖爲沾漬者燃之皆有龍麝氣一絕云

松頭雲破日穿懷松下雲濃撥未開松雨濕時

禮白嶽紀

四

松日晾賺他香蘚上衣來

十二日雨十里至廬嶺十里至昌化縣縣在萬山中無城儒學倚一峯下面對稠林森秀之極十里至白石橋十里至手挖巡司十里至朱柳有睢陽雙節廟十里連溪行六七里四面峰巒廻合疑無徑路踰一小嶺又三里至結口宿焉是日雨不止衣袍沾濕僕夫頗疲頓余於輿上領畧雲山滃濛之狀沉綠深黛中時露薄赭倏歛倏開非襄陽米

老斷不能與造化傳神乃知此老高自標置固非浪語向余不知畫法不爲此行在萬山中適值澍雨亦何由證入哉憶余初從餘杭渡口晴色可掬止西望有睽昧之意今乃知余來時正山靈醞雨之候也余實步步入雨境耳一絕云

靡蕪渡口一登臺一抹青烟炯木開不是山行偏遇雨却緣身入雨中來

十三日大晴自頰口起行五里至高路五里至橫

禮白嶽紀

五

溪橋十里至嶺脚過車盤嶺五里至順溪五里至楊家塘五里至皇嶺關五里至新橋鋪上老竹嶺嶺當兩山廻合處嶺以東水皆流入太湖嶺以西水皆流入浙江山勢兩背相抵曲澗蛇行其間萬杉森森四望疑無出竇而竹嶺稍通一線亦半假人力鑿治眞一夫當關之勝也氣候新晴愈覺澄川者峰曉色澄翠拖藍日光射之遠者如半空朱嶼近者如塗金錯繡丹楓蒼檜點綴其間萬壑屯

雲千流漱玉到此又思李昭道父子畫法不爲虛
設大小米如中書堂淡澹判押挈其總領而已早
成一詩

雨中涉崎嶇行旅蚤休息店舍炊烟昏樹杪猶
滴瀝寒衾卷如蠟四壁轟鼻息霜鷄喔喔鳴起
坐窺牕白旭日雖未見澄徹已殊昔登輿俄頃
間衆山呈曉色朱旗曳天半塗金繪峭壁的皜
攢遙林噴雪泉流急烟靄互起滅崗隴相出沒
讀白集紀

平生看山眼裂眦瞪雙碧恨不携素友來此快
奇臆

山有草花紅媚可人葉如牡丹而小土人名之秋
海棠我地秋海棠生墻陰濕地花如豆蕊葉如芭
乃斷腸草非此種也今因改名秋牡丹以配之且
今僮輩携其種回不知肯滋殖否漫爲賦一律

粉薄香殘夢未空暗隨蝴蝶上秋叢空山暮雨
消魂處曲澗春流照影中金谷豈煩橫笛怨玉

樓不用捲簾逢自從姚魏爭妍後羞說班姬臉
頰紅

度老竹嶺西脚鮑店酒頗醇美十里至王千巡司
廣葉嶺鍾嶺黃土嶺所謂王千三嶺也一過老竹
卽爲歙地山形非不雄壯而勢稍散濶土人工殖
利山下開塘蓄魚慮人竊取則作磚牆圍之每亘
數十百步以雜樹與柘子利薄多改殖樟子碎油
轉售故無紅葉點綴鑿石煨灰多作窖穴白堊淋
讀白集紀

漓可厭蓋陶白倚卓之策行則孫綽謝眺盧浩然
之趣不免減損物之不能兩大固其理歟

又十里至杞梓里宿

十四日三里至徐塢七里至蘇村五里至斜千有
槐源大石橋五里至蛇坑五里至賜麟橋五里至
山後鋪五里至鄭坑五里至七賢橋土人云昔有
七賢者作七井七竈爲糜以食餓者又共作此橋
利濟詰其姓名則不知爲何據碑碑泐不可讀

里至方村一里至北岸一里至大佛舖吳氏住處
喬木陰森俗傳半夜夫妻八百丁者有衍慶橋蜻
蜓灣四里至蔡塢口六里至章祁舖有越汪公祠
詰土人不知公爲何人余按唐杜伏威部將王雄
誕傳稱歆守汪華在郡稱王已十年雄誕攻降之
至今歆人稱汪王其卽華耶抑其子孫耶五里至
郎源口

又五里至桐木嶺二里至七里廟有八相公祠二
禮白嶽紀

里至新安第一關六里至城繞城行一里至河西
橋橋有十七洞下俯大溪雄跨勝吳江垂虹也余
以山人裝竹堁潛行不敢過諸豪貴交人亦無從
物色余蚤息旅館無事作山中十三聲詩亦經行
所感也

伏流聲

烟莽結未開伏流吐幽激行行難置此拂拭莓

苔石

溪吼聲

山中雨初足蒼峽飛玉龍奔來雪色獅震地作

雄風

葉上雨聲

春蠶行箔上戰蟻酣枯穴回風拂林端番作幽

蟬咽

水碓聲

石田鳥自耘空山誰相杵雨晴秋黍繁鷦地驚

禮白嶽紀

九

野耳

山果落聲

平原獵火餘霜林寒月曉誰拋金彈丸撲落驚

弓鳥

驢鐸聲

尾掇不浪施項鐸自有節寄語鳴玉子步驟安

可越

叱牛聲

鐸鐸入未深牛步亂阡陌農夫赫斯怒山鬼亦

動魄

牧笛聲

葦背暖可眠霜蘆秋可捲鳴鳴遠近聲不知山

幾轉

樵斧聲

烟逕細欲絕磨崖耀霜斧根株未易刪啄木知

余苦

禮白嶽紀

十

鑿石聲

白雲根未斷白雪未可就欲施女媧術先試五

丁手

溪女笑聲

我來禮玄祖玄律安可犯溪女鳥一羣喧寂任

聚散

僧磬聲

臨崖嵌佛屋乞錢作香火一槌涼膽銅燈囊亦

湏破

鶯鴨啞聲

回塘荇藻亂檣檣棹紅掌颯颯山雨來一片寒

蕪響

十五日十里至巖市鎮街衢縱橫車轂奏擊聚落

之雄勝者以禮岳故不敢遲徊流覽入一小肆中

午餐凡案楚楚薰爐硯屏若蘇人位置壁有文太

史畫一幀題句云秋色點霜催木葉清江照影落

禮白嶽紀

十一

扶疎高人自愛扁舟穩閒美長竿不釣魚長洲文

壁

十里至楊村十里高橋十里萬安橋十里休寧縣

縣治壯麗江南北所未見冒雨行四十里至巖脚

沐浴更衣躡級而上日已崦嵫矣至天門有青童

二人執炬導余歸黃庭院

晚躡烟巒謁帝宇上方仙侶已鳴鐘岩巖雲闕

千峰裡峻削天梯一線通步步漸窺猿鳥窟行

行時逐鹿麋蹤到來燈火玄關近導引先煩雙玉童

院主陳建宇吳立齋具精蔬款余羽流俱能酒酣肆雄快絕無城市跼踖卑趨之態恨無展陸妙手作醉道士圖貽之耳

十六日五鼓起盥櫛同羽流鼓吹詣拜表臺上章天風獵獵清寒沁人骨如置余九霄鬱羅之府塵海浩浩俱出履帶下也表云

禮白錄

主

伏以

青霄澄凝儼蕭羅之森列

赤霄朗鑒燭蠕動以必臨虹蜺生紆結之懷豺獮展吾將之惻是以幔亭仙醞沾灑及於曾孫洞野雲音集合迎乎真宰一誠桴蒼萬應公傳恭維

北極玄天大帝

履坎居壬

面離鎮丙產混元開闢之先處象緯昭回之右

玄旗阜燾披拂運其風霆紫戟蒼主喜怒神其雷雨龜蛇纏結鎮奠天維貔虎侍軒肅清魔界巴國有立蛇之金骸楚嶺標煉真之石室

相玉虛領雄帥捧琅函秘笈千古若新

祐真主伸國威仰寶籙鴻章萬方如一系叢標社飄搖曳真武之旌水曲沙圻煥赫戴虛危之宿

矧茲

禮白錄

主

峻岳夙奉

神棲黃山接其糾盤黝水環其襟帶天門孤迥雕鏤揮八極之斤輦路逶迤合沓來九霄之駕三姑彈壺以呈姿雲生衣袂五老差肩而延望雪滿鬢眉左鐙鐘右轟鼓響傳寂寞之音前挿劍後展旂威落妖邪之膽珠簾捲雨滴殘石磴苔花玉几悲霞映徹香爐烟霏幽奇詭異清峻高寒誠欲界之頂居真靈之下宅也故夫迢迢春

滿帆檣溯吼雪之濤屹屹天階步履上蹴星之
石東連杭越北奄荆淮轍過者目泓泉爲洗罪
之池乞靈者盼喬柯作迎祥之幟

瑤霏玉旭入望則千里決背

道烝真風飯減則萬夫泥首日華童年意地神馬

繫於寸衷壯歲名場命駕藉於四驚頃因父疾

乍感河魚遙控

靈休先馳銀鹿果蒙不藥之愈益驚維響之徵躬

禮印錄紀

毒

燎辦香用干

鈞造伏祈

高巖舒電照徹幽微

複嶺屯雲潤先傾渴憫蚺蟬之登附惜鳥鳥之勤

効

綠宇金題特注長生之籍

丹丸玉液或傳卻老之方則赫赫明明繁祉信其
可邀而欸欸殷殷片忱庶乎不昧矣日華齊沐

悚惶謹拜

表以

聞

歸院午飧罷羽流乞書
易者芬集漫占語應之不

復計其工拙

贈陳煉師建宇

雲峰深處養真靈
禮斗壇高劍氣清
風落藤花

秋簾冷自挑松火誦黃庭

禮印錄紀

毒

贈吳煉師立齋

鶴髮松髯避世翁
青山周匝樹重重
閒來五老

峰前立雲外應呼六老峰

贈洞雲羽客

石逕莓苔路不分
屋東流水屋西聞
洞中日月

常如許手折松枝掃白雲

五老峰與香爐相對
恍覩匡廬面目

一別匡君十五年
香爐烟斷五峰前
今朝拱手

重逢處却在雲巖古洞天

天門

昔年巨靈手擘畫窮雕鏤周遮紫玉屏層疊黃金樓
赭霞倏合沓翠靄俄盤紆洪蒙鎖真氣丹符秘靈丘
忽開拯世梯厥此通玄幽何煩衛赤豹倘可逢青牛
鬼兵儼森峙雄帥如環周山君與瀆伯錯趾鏑鳴球
古楠蔽其前枝覆三千洲老苦瀆其上班駁如膚駟
啟寶雲出納下樅星

禮白嶽紀

未

遲留煌煌拱霄帝穆穆垂宸旒緬余塵土質夙願
遂此遊仰睇三太息俯躬九偃僂努力楊許業或可
參神謀登遐必自邇慷慨無慚羞帝真
有琅檢關籥從此抽

珍珠簾

彷彿璇霄隔珮環冰花瑱蕊細珊珊海綃夜納
鼓人貢山翠春圍侍衛寒初月作鉤垂不上輕
烟拂幕捲應難莫教遮盡紅雲影小兆通誠詞

帝顏

飛雨樓

高寒九霄上沾灑仰天杓滴瀝冰珠碎紛披花
蕊飄蒸來非楚峽忽斷豈虹橋試問憑欄者河
源應未遙

三姑峰

燦者巖阿立應知非望夫假肩雲驪騎携手雪
生膚珮環幽澗響襟袖野花鋪想像金臺上滄

禮白嶽紀

十七

桑信有無

鐘峰

玉宸左個矗雲峰彷彿霜槌下碧空莫道山中
無應和懸崖飛瀑濺高松

鼓峰

仙侶窮躬睡正酣誰鳴天鼓撼玄關鈞天奏徹
霓裳拍百丈雲蘿樹此間

捨身崖

險絕如何肯放身懸崖撒手竟何人王陽峻坂猶迴馭碌碌垂堂戒未真

持所携椰瓢勾洞天福地中一滴泉

月氏醉嚮樓千古醒不徹來此挹山泉滂滌寒潭潔雄風鎮強魄妙氣通靈穴仙俠豈異途間出俱英傑淙泓與波險一滴性中攝

天門外石室中遇張蹠蹠一百二十歲人

曾聞不死藥今見不死人眸子帝青寶口頰桃

禮白集紀

本

花春短髮披雪氈破衣結懸鵝真氣薰四坐顧盼輝有神自言肅皇帝醺錄祈玉宸余時臥馬槽積雪環其身三旬不轉動氣出如炊蒸馬卒呵使起怡愉方欠伸駭視傾都邑讚嘆集冠紳朝官百餘輩秉笏拜下塵肅皇鑄鼎就愬遺山林臣兀兀六十載閱世如基枰松筋絡堅石瑩珀固飛蠅不有後天老那有先天生啾啾流俗徒難可與具陳

十七日蚤下山改從溪路取嚴州道

禮玄已罷辰叩辭羽人勾我黃瓊巖山翁溪行亦不遲輕簾急流乘下漸快如騁駿登雲輜日長溪靜閒敲詩千岩萬壑爭奔馳平生琢句窮微思新妙秀出芙蓉枝溪山窟中撫吟髭吟成字字無泥滓山童與我相携持竟能感口呼鷓鴣

溪行竹枝詞六首

禮白集紀

本

覓得船來號浪梭穀紋鴛鴦儘平鋪詩才到此應華秀莫道澄江淨練無噴雪成花逐水流輕於柳絮轉於毬朝來峽壯灘聲急片片浮來帶釣鉤出沒溪山小蛩鄉兒童羣浴美滄浪戲將卵石安叢葦賺得哺雛老禿鷄五百溪程十日回郎行婦送小塘隈翠青簪裏鴛鴦魚換得淳安白酒來

溪窄灣灣點鷺鷥溪寬一片野鷗鷄高人釣手
雲山外可道虛垂百尺絲

百丈爭牽上瀨船一頭載米一頭鹽石兒自割
青山賣鑿地鑽空要趁錢

十八日至休寧過落日臺

突兀當斜照憑臨帆影間點波雙鳥白美水一

漁閒片色雄鷄服衣冠慕古賢秋來矜物色流

詠足新篇

禮白猿紀

乘月行五十里至屯溪

漱玉溪流正發醅孤槎直向斗邊迴銀河瀉處

青山斷已在屯蜂聚蟻堆

十八日易船行四十里至辰山渡二十五里至著

團山山多翠簷十九日行十里至綿溪有汪五峰

墓

經汪五峰住處

狼土汙瀦已百年草萊寒雨帶蛟涎當時橫海

蚍蜉衆猶結青燐上故原

羅漢洞

應真物外人超劫能造劫聚沫成山河遺灰洞

前業坐此岩竇中湛然無起滅誰爲宣妙義蘿

烟與松月

獅象石方臘祖塋

獅撓頭象截鼻當年豺虎羣雷雨俱嘯叱碎牙

不可摩鋤瓜如劍戟縱橫水窟中思搏鳳凰翼

禮白猿紀

玉京帝主紅雲中宮殿虛無霄漢隔良岳高高

磨斗極九真安妃新受冊王韶覆熙河童貫啟

金狄封椿久作犬羊餌禁旅桓桓竟何益收拾

聊愚水許雄五國荒寒歸未得獅撓頭象截鼻

奇形詭狀應不識何不運入花石綱免使精靈

夜深泣

二十日晚至黃館驛易徽客汪姓者船夜行五十

里

廿一日至十里瀧過嚴先生釣臺

無數雲峰綠刺天
桐江一線碧於烟
夜來伸脚蘆花底
絕勝駒酣帝腹邊

五十里至桐廬五十里至新店

經方干故居

越國佳山水名賢昔考槃
鷗翻江影碧石帶蘚紋
班夜久月千里雨晴雲一灘
孤亭蕭灑處儘可着漁竿

禮自微紀

三

四十里至富陽連日大東北風水勢既濶行灣曲
中霧氣茫茫浩如泛海

二十二辰起霧未解風勢未定余從富陽起陸
覓官輿一乘驛騎四足以行沿山度嶺七十里至
六和塔一望烟江無際余向所棄舟竟不知何處
始信置足實地之爲快也

又十里至出山埠覓西湖棹船至昭慶雲山房宿
焉舟中遇同載一僧從雲栖來號慧文頗知詩因

言雲棲岩下有一穴僅容一人側臥有一僧處之
上則草木蕭蔚下則淵泉瀟灑僧寒暑不出慧文
作詩贈之曰岩上草蕭蕭岩下水瀟灑中有上皇
人側身臥其間癡憨似布袋撒顛類寒山乞食尚
無瓢世故豈相關自言無體面要求方寸閒其風
可想矣

二十三日從松毛場覓舟得湖客舫子夜行泊石

門

禮自微紀

三

二十四日抵家哺矣

蓬櫓夜話

余游白嶽從餘杭津頭覓四力令踐更舁輿余坐睡輿中聞其相語頗厭已忽聞一二語有異不覺叩之則纔纔陳說大都猥雜中不無新余聽者舟回至屯溪有王老者受僱年七十餘矣駕雙槳撥棹終日振振不休沿流指點陳蹟好稱說往事既抵嚴灘易買人鯨鯢有四賈人雄談自恣往往雜排調連三日夕余跼蹐蓬櫓中禮白嶽紀

廿四

聽雨無事撫其可悅與一路異聞削櫓投囊中艱村主人其先窖藏穀十餘屋傳其子一日發之悉化爲錢又復禁閉迨其孫錢栩栩飛出一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爲字令儒者辨之一一都是好文鄉里間稱艱村家有文章就視窮詰皆錢穀轉轉幻化異哉

柳崎小逆旅余因月黑漫投之先有赭頰長髯幅巾據案者旁二客佐飲雄談大劇無復顧忌縷數

天下津要百貨所殖疊疊若覩已臧否京輦百司又非刺時宰每一激烈輒一拍案相與引滿鯨吸既醉慢罵呼主人曰我鷄鳴時當出小有營行李寄縶毋令人所窺主人唯唯惟謹余念必江湖大俠一夜快其談吐迨曉登樓無所有唯血剝狼鼠皮一竿倚柱而已

夜投屯溪胡氏酒館館人醉歸踉蹌與余接語又引余袖令視其二女二女匿笑帷中不肯出時於

禮白嶽紀

廿五

燈後閃露偶一瞥眼皆殊色也女又摘琵琶絃唱蔡郎詞斷續窈窕余襍被不能寐知其欲爲眩亂乃詭呼店姬寄行案久之檢視橐中悉布衲草屨始寂然不復妄姿越二日上賈人船有操舟健兒與余僕語宛轉詰之卽其二嬖也往來溪中如織歲一二省家不能信宿留也

老竹嶺溪水皆南流入錢塘江溪深迅不可測中礧石相傳劉伯溫密金在石下誠意伯每數十

年一遣人來取土人妄意鑿之終不可得

沿溪行數里有冷水亭云洞賓挿劍石間既拔去泉一股迸出至今暑月濟渴奇冷

休邑有智尼擁高貲與貴室往還深垣密局雖白晝莫能窺也曾一惟暴客隣人集炬捍之既散尼割一書冊給衆令明且相質取酬金自是歲每一二發率割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盜實隣者偽張以取酬因欲相許尼曰不可吾歲捐所餘以秦若禮白嶽紀

卷七

曹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捍猶樹兵意也許之是自

撤備而樹怨吾不復安枕矣

新安市有豪鳩和尚行負一橐遇空濶處跌坐良久啟橐鵠冲出飛遶一匪師舉橐鵠卽投入有人問曰爲是師識鵠歸爲是鵠知師意師曰總不與麼乃是汝心自爲奏逗曰有時橐舉鵠不至鵠至橐不舉如何曰恁汝卜度畢竟意旨何如師踢翻橐縱鵠不知所往

玄隱老人善黃冶變化之術兼知禽遁入門太乙星紀靈飛秘要咸通其微因改而煉墨墨成經萬杵僅一螺其諸神用研水得瀉吮吸入喉痼疾悉愈以作符錄百鬼震懼書疏千求靡不遂意婚帖諧令訟牒據勝舍而嘆之雨霧風霰一如所指老人寶慶不盡以遺子孫相傳有好道者用以書性命二字懸靜室中自然證真獲果超升雲天後其子懷墨施用種種竟忘書性命字以卒

禮白嶽紀

卷七

羽人陳玄卿爲余言黃山入二三十里當盤互處陰晴開斂倏忽無度雲漏日明則循蹊覓綫而行需泰嵐深則旋而易向而去處處索津時時問路及其既出則然天地真如從胚臍中來也

黃山淵中生班魚如蠅蛭而無足善含水登木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之輒箱翁曳而入水恣其嚙嚼小虫設機陷物隱慘乃爾可畏哉

黃山多猿猱春夏採雜花果於石窪中醞釀成酒香氣溢發聞數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飲之不可多多卽減酒痕覺之衆徠伺得人必黜死之歟人工製腐塏皆紫石細稜一具直二三金蓋硯材也菽受磨絕膩滑無滓煮食不用鹽豉有自然之甘箬山一老王姓以砂鍋炕腐成片嚙之味獨勝相傳許文懿公在中書遇不得意輒投其筆曰人生幾何時乃舍吾鄉炕腐而食煤火肉耶人因禮印叢紀

目此爲許閣老腐今彼地豪者以大盞淪腐而雜珍錯其中有一盞費至千錢者是直以腐爲名耳非許公所好也

黔縣人喜於夏秋間醃腐令變色生毛隨拭去之俟稍乾投沸油中灼過如製餛飩法漉出以他物芼烹之云有海中魴魚之味羽流衲子兢以此解茹淡之饒卽貴侶亦多嗜之者然余曾一染指直臭腐耳未視其神奇也

五代時汪華僭有此土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一眞珠涼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入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名眞珠傘云

蓬櫬夜話

終

禮白猿紀

二十九

禮白岳記一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別錄已著錄是書
自紀其萬曆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蓬
櫳夜話始是書有二名耶

璽召錄一卷

〔明〕李日華撰

私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璽召錄一

卷》提要

璽召錄

嘉禾李日華著

余以萬曆二十年壬辰科進士選授江西九江府推官在任五年頗竊明允之譽以不能俯仰時局落一銓至萬曆廿九年辛丑移知河南之西華三十二年八月丁太夫人憂至三十四年丙午服闋不補於三十八年庚戌具疏請告終養四十四年丙辰起陞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仍具疏乞終養四十五年丁巳失怙四十七年巳未服闋中更疾疾爲庸醫進謬劑幾至狼狽因盡捐棄藥餌日靜坐一室數息納氣稍悶卽繕道書凡二載而生理稍復至

今上御極始能隨諸紳後赴府堂皇舞蹈如禮天

啓四年甲子六月蒙

恩起補北膳司主事治行間本年十二月起陞尚寶司司丞五年乙丑春二月二十四日啓行

二月二十四日舟至北津出餞者姚司空羅浮施方伯荆塗岳中丞石梁朱銓部廣原張太守海羽夜泊王江涇

二十五日已刻至平望姻家張華平園風昆季具酒觴招飲夜過吳珍所明府舟小聚坐有姑蘇陶醒伯者美少年也頗奏新聲吳公喬梓與余父子皆沾醉夜泊合路大風

二十六日屠用明陳良卿以邑誌印成者六十部

來屠卽別去至吳江晏明府玄洲來晏黃岡人己未進士美風度進止有儀午過姻家盛氏昆季門人黃冠玉夜將至尹出風甚不能進圖良卿用明二便面

廿七日辰刻至金閘項芻仙吳伯化伯昇昆季皆別去黃冠玉盛氏昆季具湖舫招飲女優潘何二姬聲態俱妙

廿八日姻家沈仲升具湖舫招飲至虎丘小憩王

山人珠泉齋中齋對山麓松石位置有味爲留連者久之步過舊茶主人周姓者嘗火前細芽香甚是日陳白石張瑞禎別去

廿九日沈倩伯遠具湖舫招飲至半塘陸山人二泉家出觀諸畫軸有倪雲林小景徐幼文雪關雲棧筆意用郭河陽曹雲西做李營丘山水莊翫松鶴張師夔山水王雪麓者題之甚妙又巽峰老人寫生卷唐子畏段段詠之猶記其題茨

聖召錄

三

茹一絕云江南十月挑烏芋雪顆雷堆滿玉盤畫燭夜深聞煉句瓦甌湯熟蟹驚湍又沈石田脫毛雄雞翹岸有氣格是日門人石夢飛同其宗人石孟弢右文及劉屺孟瞻來

三月一日孟弢具湖舫邀遊觀音山距山趾十里登陸乘竹兜疾走雲色班駁在晴雨閃忽間惟恐其暮也山不甚高樹石亦具體遒轉一嶺將詣趙山人凡夫隱處奇石雄踞有嵩衡氣象及

趙門屬有他客粗具賓主而別余與二三子盤旋澗壑知凡夫破萬金費二十年心力洗漱而出迺悟山川之奇天人合發龍湫鴈宕唐以前無間固其理也歸舟已暝沈仲升復至令飲沾醉而罷夜宿楓橋

一日泊錫山驛同仲升伯遠夜坐

三日攝邑王別駕來王名象奎山東新城人問青弟鹿園仲孚晉叔道先侄蘭滋侄孫合具湖舫

重名錄

四

招飲至惠山登王仲山先生祠祠前松大二尺圍高五丈下挺直而上偃曲倘有奇態先生手植物也余憶年十五時侍先君文林公禮華陽回至此松僅及肩手可得摩挲也先生高節壯操不獨翰墨邁世天亦若有意滋殖此松以表明德三顧令人聳然祠中有先生像左爲子繼山太僕公右爲孫謙齋節推公名山之觀三世不替奇哉已又步至鄉園鄒觀察公愚谷所築

樹石池沼因山之勝左右修廊出閣掩映之美如圖畫然視仲山祠則精麗有餘而道氣不足前是三日爲二月晦觀察以是日捐館牛山之淚又堪把矣是日爲玄帝誕辰士女駢集如蟻回舟已暮又過沈君常酒舫更餘乃罷

四日間青鹿園弟侄六人別去泊毘陵驛常守曾諱櫻江西峽江人不出令檢較樊尹齡通意實欲覘余舟挾貨與否耳樊至見余圖書蕭然遂

重名錄

五

爲津行伯遠別去

五日大風未至丹陽十里而泊

六日蚤至丹陽攝篆林郡丞來林諱而廷閩晉江人前爲江西饒州節推嘗至九江道余舊積廩廩亦佳士也夜泊舊縣

七日泊京口驛而

八日雨從者治陸裝潤守賀諱仲斌號景瞻河南獲嘉人來顧雨甚余舟去厓尋又天暮不便登

辭之

九日霧冒江無風可渡乃與瑤水松雨及兒亨別

夜宿儀真公館儀真令牛諱紳玄龍鵬洲已未

進士公出遣吏以廩餼來是夕風雨蕭然

十日稍霽山路泥濘行七十里至六合縣公館宿

焉六合縣令魏偉壁號連城河南許州人公出

遣吏以廩餼來

十一日至滁州訪太僕劉行素已於去歲九月假

車名錄

太

回州守謝諱于教號青蓮以陞任赴府遣吏餽

廩餼夜駐察院後庭一黃楊扶疎披亞荒幹森

然四五百年物也

十二日晴熱甚蚤發飯於大柳驛至關山禮開聖

廟貌新麗有加於昔行磨盤山曲折數十轉復

大雨晚至滁和定遠令張湛虛諱鏡心餽廩餼

十三日蚤發飯於紅心驛抵暮至濠梁驛宿臨淮

令餽酒不堪麾之

十四日蚤發渡淮飯於散舖又三十里至王莊驛

夜宿連城鎮

十五日蚤發飯於固鎮驛三十里至任橋飯又三

十里宿大店驛連日巡漕使者行部銑吹囂然

十六日飯於高梁舖午至睢陽驛宿州二守徐日

嚴來謁年家觀我中丞族弟也有餽儀止登其

宿州誌一冊

十七日渡月河飯於黃疇舖又三十里至夾溝驛

車名錄

七

又四十里至桃山驛

十八日蚤發飯於徐州東岸驛夜宿柳全舖徐城

經洪水潰壞一望蕭然

十九日飯於利國驛又三十里至沙溝厰渡河至

臨城驛宿是夕雨

二十日三十五里至官橋又三十五里至滕陽驛

署邑事兗州府判張萬目歸廩餼城外多京觀

妖賊殘毀之後生理未復

二十一日至界河驛飯又五十里至邾城驛道經
孟廟下車肅謁古木森森皆千年物守者云妖
賊無不殘殄獨此廟不受毀

二十二日五十里至兗州府昌平驛飯四十五里
至新嘉驛中途自龍五見於片雲中春尾俱
露而雨不甚行過緒部彭觀民各下車立談而
別兵使者曹公諱文衡唐縣人造餽程儀及文
稷雜刻十二種

二十三五十里至汶上縣新橋驛飯十里渡草
橋河又五十里至東平州東原驛宿館人云汶
上有王尚書年七十致政歸一日置酒過別親
戚慨然而去不知何往後二十餘年有家人朝
武當遇之石巖中泣拜求其復回不可因求教
言公曰我言但記取冤死莫告狀餓死莫做賊
二語足矣又云公手築墳塋於南旺水濱其地
隨水消長山沒亦一異也又云其子年二十餘

思見父不得躋地而死人至今稱高仙孝子莘
於一門奇哉是日署汶上縣事東昌府同知楊
於國歸廩餼

廿四日至東阿縣舊驛驛邑令祝諱世美號楚水
黃岡人來謁余以冠服不便謝去四十里至銅
城驛宿

廿五日至荏平縣在山驛兼攝縣事莘縣知縣王
諱燮元歸廩餼三十里飯於南鎮鋪又三十里

至高唐州州守朱諱之玉號漳表潛江人來謁
余報謁宿魚丘驛夜大風

廿六日四十里至腰站輿人云自徐州至京於此
相半故有此名是日雨午霽行三十里至恩縣
太平驛宿焉

廿七日至德州安德馬驛戶部管倉郎中張諱善
治州守安諱受善俱歸廩餼午赴同年楊毓奇
招飲毓奇諱價原任倘兵楊州致政家居偉然

丈夫也庭中牡丹落盡芍藥未開一度春光竟
從車馬間偷去矣夜大風

廿八日六十里至景州東光驛州判官劉深遠泰
安人來謁歸廩餼五十里至阜城縣阜城驛縣
令王秉衡歸廩餼

廿九日四十里至交河驛飯於富莊驛又四十里
至獻縣樂城驛又三十里至商家林宿

四月一日三十里至河間府瀛海驛又四十里至

重刊錄

十

新中館郡守應公諱朝王慈谿人署縣二守梁
諱應期山陰人俱歸廩餼四十里至任丘縣鄭
城驛邑令單明詡號對南來詞余報謁選部金
雙南南還相過道京華事歷歷因遣長班梁元
者隨余

一日四十里至鄭州館飯又三十里至雄縣歸義
驛宿

三日四十里至白溝河公館飯又三十里至新城

縣汾水驛邑令鄭國禎遣人歸廩餼同年吳奉
常恒初致政南還憇此因過談話云廿九日出
都門是夕宮中一宇殿災

四日三十里至三家公館飯又三十里至涿州涿
鹿驛州守陳廷策來謁歸廩餼

五日六十里至良鄉縣固節驛先遣班役同家僮
一人入京尋寓

六日飯於蘆溝橋午至順城門外寶應寺暫棲老

重刊錄

十

僧雲巖房家仲玄白以酒榼至

七日屠光祿君修來

八日璽丞許桃石來

九日璽丞方荅源來

十日竟得邸舍在順成門內象房西以主人有燕
席必至十四日纔得移寓余乃假屠光祿寓暫

憇以

十一日見

朝是蚤大風雨所倩馬失期不至余傍徨無指光

祿呼二侍子掖余以行又悉假而衣軟韉蹣跚

泥淖中四里抵西華門僅得成禮

十二日謝

恩

十三日本擬而

恩以免

朝并免

聖召錄

十四日移憩玄白寓

十五日到任移就邸舍余賦山林走曠之性又更

二十餘年養成懶骨勉強支策以應

清時之

召真如就維之鹿入籠之鳥其捨擲決驟蓋不勝

其苦也暇日筆錄以示子孫使不忘一時所涉

歷云天啓乙丑五月二十三日記

聖召錄一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華撰自記其天啟乙丑召爲尚寶司司丞

赴京途中所經始二月二十四日終四月十五日

畧仿吳船錄入蜀記之例而寥寥無所記載

兩宮鼎建記三卷

〔明〕賀仲弼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宮鼎建

記二卷》提要

兩宮鼎建記序

自古公忠爲國之臣不有其身曷論名鄉愿不顧護名甚周乎然使鄉愿爲國人情止期乎調停物論止期乎諧合巧使吾身成忠信廉潔之名而不顧國家受破冒屑越之害又奚賴焉吾於年友賀養敬所類錄其尊公鳳山先生名盛爲繕郎時諸所經畫讀之而重有感也詳味其語意若重惜人臣本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而更得糜費貪婪之名以不職論去是非命耶余曰人臣患不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耳使誠有此志學海類編 卷之六 兩宮鼎建記序 一 事功糜費貪婪之名不職論去已蚤自知有此何也朝廷建大工莫大於乾清坤甯兩宮所費金錢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獨省九十萬夫此九十萬何以省也是力爭之中瑞垂涎之餘同事染指之際者也割中瑞之璫而形同事之淫不善調停人情而諧合物論莫甚于此乃先生竟不暇計直孤行一意而赤矢此心者爲主幹國之忠重而徇私營祿之念輕也夫如是身自可以圖利圖名鬪美官而故不屑爲而又何言命耶即命之權誠重然當其時孤行一意赤矢此心雖使命撓我以利以名以

美官先生亦當與命抗而不受矣故吾謂忠臣爲國不言名忠臣爲國不言命嗚呼爲國如鳳山賀先生者可也萬歷戊午夏五年家晚生邱兆麟題

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序

一一 事功

夫士所貴於持身則在植節矣臣所貴于致主則在盡力矣節植之謂志士力盡之謂能臣人或言持身致主之際患心不能自滿耳心苟即安豈憂不知哉嗟乎是殆未深知士之有命也夫士豈直以升沈言命哉當觀古稱豪傑豈皆絕異而不可幾及或亦猶是人也乃且有鉛刀冒莫邪之鋒廉瓠係周鼎之品矣則以事之所任者重而時之所履者順于是乎幸居其成者有之若夫忠知之人苟不得用于天下國家之大事而徒以猥瑣羈豪傑之身將峻節孤忠亦直瓦礫視之耳幾見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序 一一 事功

能于尋常中具豪傑之品題哉故曰有命也先公筮仕起曹日惟土木是司夫土木亦臣職也司空之官古鳩鳩氏之任第以郎署効奔走則簿書期會非有關于朝廷之輕重縱云竭忠盡知迨程功課績直一土木而已矣雖然苟官修其職土木何不可盡瘁惟是財欲節而目之以費守實介而歸之以食于是始知任事有甚難者先公之于土木其大者乃在兩宮而先公之顛蹶亦以是役計先公于兩宮之費直七十萬有奇而冒不白之疑以鉅萬夫于金穴中守介節恆人不信而以七十

萬竣兩宮恆人尤不信乃七十萬確有可稽而先公獨加以不韙之名何也廉于國而貪于身論人者豈真有別術度人哉勞則亡矣節亦晦焉是先公之命也夫先公以一官謝知遇亦何憾何求獨念士人起家遇主亦欲尺寸自樹先公半生砥礪半生辛苦竟埋沒于土木中是可傷也假令以先公之才知用以當古豪傑之所難則綜理經管何必非盤錯之試狐鼠瓜李何必非是非之叢履危機而塞漏卮何必非利害之會以其所備嘗試諸所難措豈遂不足以効一割無如其竟如斯也

學海類編 八 兩宮鼎建自序 二 事功

用力與古人同收効與古人異所處之勢然矣是以曰有命也謫守一郡又渺乎小矣嘔心傾膽于廟堂之上祇結怨而不見知况欲從千百郡縣中顯循良之貞哉或曰國家設立起部二百年未有以難告且隨事可以樹奇何必不起部蓋公自難也是非利害皆公之所自鵠也且往例有徵不可循乎嗚呼例將焉循而可前乎例則爲三殿增官增賦是一例也兩宮之役先公不能援也後乎例則爲兩宮創造者以七十萬竣工而受成者以百十萬尾後是又一例也然則例將焉循而可先

公不善循例因不善樹奇徒以省易怨置身于是非利害中卒受其黜闇是先公之拙也已悲夫傷哉先公已矣壯年精力盡用以供養菲二十餘年之通籍僅完土木一事而不克善其後是以重悲先公之不遇也非謂起部誤先公謂先公竟以起部誤不得以其可用之才力馳騁于古豪傑之會磊磊落落方軌前人乃亦拮据亦擔當亦執守竟亦沈落人亦孰知土木之中果有峻節孤忠之士哉是以歸咎于命也蓋所感在升沈之外也用是土木之事輯成一帙就中苦心猶有諱而不敢

學海類編 八 兩宮鼎建自序 三 事功

盡言遺而不及盡識者存其槩可也萬歷歲次丙辰仲秋之吉不孝男仲軾泣血書

兩宮鼎建記卷之上

明

賀仲軾養敬錄

萬歷二十四年鼎建乾清坤甯兩宮公以繕司郎中身當其任事體重大工費浩繁創建之始千條萬緒措手為難乃將本部堂司儲貯歷年大小工程題議疏稟盡數檢閱時當五月末旬炎蒸如火舊卷為塵漸漬土灰盈頭眯目殊所不堪然不得其詳不敢止也然卷多殘缺心如火熾復向工科署科事給事中楊公應文將本科貯本部一應疏稟自嘉靖三十六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上 一 事功

年修三殿起至本年春季止日給五冊閱訖再換就中凡係建修盡數手錄五百餘紙令書辦抄真共六冊四百餘葉除小小關係并可裁酌者不開外一查得三殿川湖貴採木事例總理則欽差侍郎劉公伯躍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分理則添註郎中盧公孝達等二員副使張公佑等二員鼎建兩宮公題採楠杉等木止責成撫按一官不遺

一三殿該吏部給事中劉贊題各省直丁地內歲加四派銀一百萬兩特差御史林騰蛟扈自化等員推攢

鼎建兩宮公止取給事例銀兩尚有贏餘分銀不忍加派百姓

一三殿採浙直鷹架平頭等木欽差郎中吳道直李方至蘇州燒金磚欽差郎中戴想鼎建兩宮公具題以銀二萬兩發江南而鷹架平以至銀二萬兩發蘇州而金磚全以銀二萬發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嘗添註一官

一三殿大石窩採石欽差侍郎黃光昇總理而分理又差二主事理刑又差一主事鼎建兩宮公具題止差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上 二 事功

主事郭知易官不勞而石至

一三殿中道階級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拽運派同知通判縣佐貳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兩有奇鼎建兩宮大石御史劉景晨亦有僉用五城人夫之議公用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到京計費銀七千兩而縮一

一三殿拽運木石車騾盡派順天等八府鼎建兩宮公

具題造官車一百輛召募殷實戶領車拽運計日計
驟給值其官造車價每輛原銀一百兩題準每年扣
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爲率官銀固在一民不擾
一三殿夫匠取之河南山東山西等處鼎建兩宮公俱
給見錢召募

一三殿金磚顏料派之雲南南京廣東鼎建兩宮公俱
召商買辦

一琉璃磚瓦等項共燒一百七十萬而縮計兩宮片瓦
不少止用九十七萬有奇計剩七十餘萬

學海類編 太 兩宮鼎建記上 三 事助

一兩宮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計乾清宮坤甯宮交泰殿暖殿披
房斜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房一百
一十間并帶造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豎櫃二百四
十座板箱二千四百箇通共用銀七十二萬有奇內
鑄錢用銀十二萬兩積出銀四萬兩實用庫銀六十
八萬兩有奇

一每銀一兩鑄錢六百九十文市上每錢四百五十文
換銀一兩給與夫匠工食則以五白五十文作銀一

兩每銀一兩收利一百四十文然當時止給夫匠令
小委官按名給散鋪車灰窯一槩不給蓋夫匠雖日
散十萬錢然人止得三二十文散之槩給若鋪車灰
窯動領數十萬錢積之一處蓋錢散之則貴壅之則
賤此必然之勢其後錢七百元乃值銀一兩或亦槩
給之過也

一二火黃銅用二十一萬斤該價銀二萬二千兩商人
沈應元等稟稱買銅卽賠數千兩不惜然銅數若此
一時豈能驟辦乞寬假容往南京收買公謂工程急
學海類編 太 兩宮鼎建記上 四 事助

如星火兩都往返淹遲時日豈能有待查得丁字庫
銅積如山中貴者主之乃命商人持一帖求之中貴
云云然費不過二百金勿論二萬二千兩之帑金不
出而事亦咄嗟辦矣

一公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陞湖廣參議命下節慎
庫貯營繕司銀除借與屯田司十二萬兩都水司九
萬兩虞衡司三萬兩外見在銀九十三萬兩有奇親
手付之繼任者令其接續積存以爲殿門工程之用
蓋以兩宮就緒之費闕不加于創始別工煩多之費

斷不加于兩宮按兩宮之迹而行之一二二年則三門之工綽有餘用不謂公去未幾而庫藏若掃由斯以觀公之謫也不亦宜乎

戶兵二部應協濟銀各三十萬未用

一兩宮初與鑽刺請托蟻聚蜂屯公一槩峻絕外至于見之牘奏如四川差內官採木則有百戶李綸改臨清塞于武清通州內官監督則有指揮林朝棟百戶張文學採五臺山沿邊樹木則有西河王公俱具稟呈堂題覆仰藉聖明一切報罷惟有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剗付買木十

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上

五 事功

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卽此十六萬根木逃稅三萬二千餘根虧國庫五六萬兩公深鑑前弊極力杜絕夫俊等極力鑽求內倚東廠外倚政府先捏駱金源妄奏奉旨工部知道幸工科給事中徐公觀瀾抄參公得呈堂立案不行前商復令吳雲卿出名再奏而買木之特旨下矣于時奸商人人意得氣揚謂爲必得之物可要挾而取之傍觀者明知其不可亦莫能爲公計部堂亦竊笑曰不看賀郎中執到底耶公乃呼徵商數十人跪于庭謂之曰爾自

謂能難我耶我如不能制爾爾則笑我矣今買木既奉特旨我何敢違然須有五事明載剗付中今明告爾勿謂我作暗事也一不許指稱皇木希免各關之稅蓋買木官給平價卽是交易自應行抽分各主事木到照常抽分一不許指稱皇木礮撞官民船隻如違照常賠補一不許指稱皇木騷擾州縣派夫拽筏一不許指稱皇木攙越過關一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明具題給價見今不給預支于是各商失色僉曰必如此則剗付直一幅空紙領之何用公

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上

六 事功

曰爾欲剗我但知奉旨給剗耳剗中事爾安得禁我不行開載各商知公不可奪又懼此事一行後日路絕途皆不願領剗向東廠倒賊矣于是東廠大怒遣緝役緝公事于原籍中而不悅者從傍煽禍必欲置公於危地此時公禍在不測未幾東廠死政府免公私慶若微天倖然而竟不免矣

兩宮鼎建記卷之中

明 賀仲軾養敬錄

鼎建兩宮除事可徑行并難形紙筆與瑣瑣小事不載外其 條陳奉有明旨者略具于左

一議徵通員查催各省直拖欠本部四司科

一議協濟查得嘉靖三十八年興舉大工戶兵二部各協濟三十萬兩其贓罰并内外文武缺官俸薪契稅

商稅等錢合無咨行戶兵二部并各省直撫按嚴查確數酌量解用南京庫銀亦查見在若干咨數前來

學海類編 太 兩宮鼎建記中

二 事功

以備不敷取用後工興止取足事例銀兩

一議開事例查得預建壽宮曾開事例今大工肇舉仍

宜廣開除州縣佐貳首領係親民官遵例不許加納外其應納某某等項咨行吏禮兵三查部例開款具

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出示曉諭告納至于民間巨室比照舊例進銀五百兩者給與官帶一千兩者遙授

七品京銜有司俱豎坊禮待仍免雜差

一議鑄錢照得銀一錢鑄錢六十九文給散各役止照時估大約五十五文爲率每銀一兩剩錢一百四十

文則發銀萬兩可積銀二千五百餘兩矣亟宜付行虞衡司寶源局鼓鑄本司按季酌量發銀如錢貴則行賤則止務俾官民兩利

一查庫料等項照得雜料勢所必用合無通行兩京甲字等庫明開數目某項若干足備大工應用則已如果不足預行處辦以防臨期急用不敷

一議分工照得工程重大差官眾多若必合爲一工則意見參差彼此掣肘吏書浸潤致起紛爭殊于大工有礙合無將應修處所均勻搭配司官與內監提督

學海類編 太 兩宮鼎建記中

二 事功

各二員分管一工明示賞罰工堅費省完工最早者受上賞則彼此相形人思自效

一議楠木照得南杉大木產在川貴湖廣等處差官採辦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興在即用木爲急其南京等處或有大大木咨行火急查報見貯灣廠神木廠者勅內官監提督會同部官將見在木植計算數目先盡乾清宮坤甯宮次配殿宮門均勻搭配務俾足用其斗稍裝修等項只以頑頭標皮并截下半段等木湊用不許混開于大木之內以圖假冒然各廠大木

不多一時取用殆盡後一不繼何以區處合無查照
先年土官進木加級事例通行川貴湖廣等處撫按
諭令各宜慰等官採木恭進照例加級賞賚其土夷
巨商力能採賣者彼處撫按即以本部料銀并贖罰
等銀從厚給值但不許輕擾邊民以生事端

一議采石照得合用石料萬倍別工舊差多官總理厭
手操觚彼此掣肘吏書唆構爲奸弊孔莫可究詰合
無專責管山主事量撥小委官以供役使但部臣位
卑權輕有司玩視文移多束高閣似宜假以舉劾之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事功

權其通墊道路採木造置旱船并合行事宜有司抗
違慢事者參奏重處

一議車戶照得工程重大合用木石不知其幾乃在官
車戶僅僅九家即竭產破家置買車驟亦不敷用合
無通行順天等府州縣并在京富民廣行召募查照
先年題准事例官給車驟其裝載木石工食銀兩計
工計日算給如該管人役侵漁致逃者從重治罪其
八輪四輪車應置幾十輛驟約用若干頭通行管車
官呈堂處置

一議蘇州磚查得蘇州方磚在廠見貯者一萬餘箇似
不敷用合無預行彼處撫按選委廉幹府佐一員管
理務要堅瑩透熟廣狹中度其應用料值夫匠工食
裝運船價并于贖罰料銀等項處辦具文申部以憑
查考但不許分毫加派小民如解到方磚閒有色紅
泥粗不中舊式該管理以侵漁重究

一議買杉木照得應平條稟等木大工必用見今各廠
缺乏查得通惠河道抽稅循環簿內見有商人販到
應平等木四千餘根條稟等木四萬餘根合行差官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事功

照估驗買第抽稅例開間在五尺以上買木例圓圓
在一尺以上即行文管河抽分郎中確查抽過應平
條稟數目并長圍丈尺火速呈部隨即差官照估驗
買如買到杉木見工收時長圍不及買數該買官以
贖論如木商以用木緊急多索價值即爲停買一面
行浙直採買一面將通灣船桅桅段并在京商民原
有買下桅段杉木嚴禁民間不許買用盡數告報兩
平照估給價以濟急用

一議發見錢照得人之趨利如蟻赴羶兩宮竝建用夫

用匠不知其幾若不給散見錢即嚴行句提而逃亡者比比也合無行令見工官將寶源局所鑄制錢預算明白用匠若干用夫若干用絲麻小串責令小委官每名一串抵晚唱名給散如錢短少中攙低假等錢許夫匠即時口稟即將小委官重處若假冒數多見工官奏請罷黜

一議稽查夫匠照得夫匠眾多該管員役最易冒破以五作十并庸匠稚病殘疾人夫希圖搪塞合行定立規式某匠作某料尺寸若干即註匠名料上前一日學海類編 八 兩宮鼎建記中 五 事功

分派當日申刻驗收某人夫某項用若干俱預先分派當日抵晚驗工如有名無人有人無工夫匠扣除工食軍人不與日糧仍行送問如干礙內外官員奏請究問

一議明職掌照得監督者總理之任而巡視者糾察之權也職掌攸司各有深意若監督徇私冒破巡視者止宜據實而糾劾之倘兼監督之任未免一柄兩持事體必多掣肘合無申明各守乃職收受錢糧之際監督官與內官監提督將錢糧逐項驗收巡視科道

監察之果有冒破以小作大以輕抵重以濫惡抵美好等弊點記于冊錢糧收完即時聲說某項有弊隨時察究果有入己之贓參究罷黜但不得吹毛洗垢以隳任事之心

一議加鋪戶查得工程重大物料繁多本司鋪戶僅四名豈能勝此重役合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選真正殷實富民四名加添應役如該城兵馬賣富報貧并受賄以積棍混報及將鄉官舉監生員呈報希圖搪塞者當工候事參奏重治第利之所在人競趨學海類編 八 兩宮鼎建記中 六 事功

之強之以不堪即義士規避矣乞將應買物料見工官酌量多寡量給價銀令其承買買到物料驗收之後實收五日到部科道掛號次日日本司給與庫帖遲給十日不發實收庫帖以需索從重論其分派物料新舊均勻徇情輕重者完罪

一議會佑照得見今大木缺乏庫藏匱拙所用物料錢糧大費處分猶不敷用則估計之時不得不比常尤加詳慎合無仍照近例本部堂上官并科道會同內監將應用物料逐一估計量較的確數目題定不得

日後加添致滋冒破

一議兵馬并小委官賢否照得五城兵馬并小委官于工供事必不可少第賢否混淆曷以勸激合無分別賢否年終造冊類送吏部除不肖之極卽行咨革外其餘員役通候工完以定功罪

一議木植查得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內題准木植運疏琉璃窯兩廠抵作木柴今用木數多木植廣積合無仍照前例

一議匿名誣揭照得廉幹之官上不畏強禦下不徇私學海類編 卷六 兩宮鼎建記中 七 事功

情利于公必不利于私積年吏讐嫉不便己塞其利孔懷恨中傷或寫匿名帖或暗投匿名揭指夷爲跡勢所必至若官關其卑污彼吏書且歡同貓鼠豈肯暗害除官果有眞實賊私參奏罷黜但係匿名揭帖不可據以參奏仍責該城兵馬務在得獲重究議派採楠杉大木照得神木廠存貯之木無論見用不敷將來別有興作亦當預備是採買所不容一日緩者除見存楠木先行治辦外合卽行採買查得舊例採木似差本部堂上官一員督理第川貴湖廣地

方隔越兼制之則移文往返動經歲月分任之則意見不同每多掣肘合無卽以本省撫按兼採木之任司道官員聽其差委員運錢糧任其區畫嚴督各省藩臬諸臣多方招募採取應用銀一面動支本部料銀并贓罰商稅契稅缺官俸薪等項木價運價必須一一出自公帑毋得派累小民如各省地方官但能招徠土官進獻或能令土夷巨商採辦者卽抵原派定數起運其宜勞諸臣遇應陞年資不妨奏請加級以責成通候木完以優敘

學海類編 卷六 兩宮鼎建記中 八 事功

一議柏木查得內官監開註柏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五丈至二丈徑三尺至二尺已經具題召買看得柏木長闊甚大一時召買不敷不無悞用合無將神木廠見貯柏木行內監酌量作造雖園不合原估不妨折足尺寸抵用一委曲之閒可省銀數千百兩矣一議砍柴照得兩窯用柴九千七百餘萬斤約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乃今財用匱乏區畫最難查得先年修復殿堂題準砍伐南海子樹株合用抵無仍照前議咨行兵部卽將題準官軍一萬名內除量撥大石

窩二千名該部差委都把等官督押八千名赴海子聽該管內監先將不材稠密枯倒等樹刮皮號記照號砍伐遠近酌量每軍日限三十斤至廠每一月管廠主事會同科道驗收計至明年二月終木將發生之時停止候秋再伐其軍如有別項急用不妨臨期酌撥則所省柴銀不知幾萬兩矣

一議稽造楠木照得楠木巨材稍一失用不可復得合無置簿三本用印鈐記一發神木廠逐日開註某日某車戶裝過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二本發

學海類編 卷二 兩宮鼎建記中

九 事功

山臺兩廠監督官開註某日收過車戶某等運到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下註某日用匠若干截作某料長闊若干其有木大過式一寸以上者俱令鋸解下聽用不許斷砍即半段頑頭亦記數收貯備用仍開款註銷俱年月一次報部小委官五日一次報司

一議置官車車戶劉祿等告行據主事郭知易呈議置四輪官車一百輛原題準每輛給銀一百兩不敷置買先要預支脚價銀一百兩湊買車驟工程次第扣

除脚價車銀限五年外照十六年題準事例查行又議八輪改轍大車除西華門見在三輛外再造十七輛每輛照估給銀五十兩不足臨時再置又議八輛大車所運大石比照西華門題準事例計驟計日給價上卸用軍無軍用夫又議禁勢豪以用車緊急勒索高價并禁附近京府州縣車牙凡係脚車盡數報官兩平雇運木石不許私雇違者拏究

一議車戶裝卸據劉祿等告行據主事張宗孔呈議看得短運裝卸脚價于萬歷二十三年酌量加增題奉

學海類編 卷二

兩宮鼎建記中

十 事功

欽依似不必別議但兩宮所需木植圍圓之大者委非尋常可比上車卸車未免多用人力若不稍為寬處誠恐拽運延遲臨期悞事合無自圍六尺以上者分爲三等量加上卸人夫工價六尺至九尺爲一等每根加銀一兩二錢五分此外如有圍大者照例遞加其圍未滿六尺者上卸裝運俱照舊規給價一議呈樣瓦據主事趙文煒呈議看得燒造澆色甄瓦等料必須設法稽查始得如式合行該廠每樣定燒如式琉璃等料二片塊箇進呈御覽一畱御前一發

監收官爲式以後收料若質有厚薄色或鮮暗卽不準收仍給示曉諭各匠一體遵守毋得臨期違悞再照琉璃黑窯工程重大非軍不可集事舊規俱見工撥用多寡有無不一似宜題定數目未燒則供作已燒則搬運誠爲妥便查得舊例錦衣衛撥軍一千名合無照舊取用內撥七百名赴琉璃窯三百名赴黑窯應用

一議庫銅鑄錢準巡視庫藏刑科給事中楊士鴻浙江道監察御史何爾健手本開丁字庫貯有四火黃銅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中

十一

事功

四十八萬斤堪以鑄錢等因隨會虞衡司郎中何湛之議得大工繁鉅經費不貲今議取庫中之銅鑄錢爲流通之費移彼濟此誠爲良策

一議夫軍照得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車非萬人不可合無咨行兵部將大石窩除見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馬鞍山除見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應用但冬至後班軍回衛營軍住操比時天寒地凍正宜赴時發運合無一面行管山主事多方雇夫一面咨該

部從長議處務令軍心悅趨常川應役

一議給匠車開運工價照得請給預支原爲接濟令不悞事第今每發預支一次必待料道會收石料畢方出給實收對同銷算至銷算後方敢再請給仍候掛號下庫秤發耽延動經月餘遲緩悞事合無比照壽宮事例將大石窩開運銀兩先發五萬兩總寄涿州馬鞍山開運銀一萬兩總寄房山縣各收貯一應給發俱聽管山主事酌定數目具呈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處批允該管主事方行各該州縣正官照批準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中

十一

事功

銀數徑給車戶石匠取具領狀造冊呈部如州縣官剋減銀數事發從重參究前銀將完該管官再行請發接濟一新舊車戶劉祿張揚祿等私車官車并見雇脚車總計止二今議再行添雇搭掛一二百輛方可濟用車戶車驟自置及官車止居三分之一雇覓者居三分之二若非立法聯屬難免遲延退避合無將各戶拽運大車查開自車若干官車若干某雇車若干係某州縣人經紀某管押某總寫一牌每車戶各給一面仍先將牌內車數花名

造冊呈部及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呂案候有一推故違悞者輕則責究重則參送庶車輛不至悞事

一議大石運價照得會估自二十二丈以下計日計驛已經題準外但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此等大石先年大朝門工所取用比時俱係外府州縣提取車輛驛頭協運乃一時取摺易舉事易就集今本工大石自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甚多提派車役既恐累民招募車戶豈堪虧累相應酌議合無將四五六七八九十丈等石行令管車官仰運計日

學海類編

卷六

兩宮鼎建記中

三

事功

計驛給值其車輛折損驛頭倒傷仍照前議量行賠補庶大料易於就集各戶亦無虧累

一議車輛照得拽運木石新舊車戶除官車自車之外仍令其多方雇募暫運多而且急乃奸猾經紀遂通同有車之家指勒高擡價值深為可恨及查舊時雇車每車一輛雇用一箇月止價三十六兩今工程重大量為加添定以三十八兩為則一應附近雇車經紀盡數籍名在官遵照題準事理雇募車輛經紀不許仍前通同有車之家勒擡價值車戶亦不許因而

短少違者各治以罪

一議修墊道路照得大石窩子街中道等石有一塊而重至十五六萬斤者有十餘萬斤者開運一塊費銀千餘道路窪陷不平損車壞石勢所必至合無行令順天撫按督責該地方司道州縣官多方設處務期修墊如法堅闊平坦以便車行如或虛應故事致損車石除州縣正官分別參處巡捕官拏究外仍責令該州縣賠補原石庶人心知警不致悞事

學海類編

卷六

兩宮鼎建記中

古

事功

兩宮鼎建記卷之下

明

賀仲軾養敬錄

大工及各工附錄

兩宮梁棟長九丈圍一丈三四尺見貯楠木中繩墨者百無一二公苦之偶見故楊司馬家乘載楠木幫品事甚悉公質之于內 公洪陽且言楠木盡壞于

造船若採非五六年不可恐材亦

全張言不

可曰此事孰敢任之公乃具呈備述于堂請題部堂如公議疏上即報可公初計期月可完蓋以朝廷之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下

一

事功

力一人千日千人直一日耳豈意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十月具題堅柱至二十五年五月方得旨是月即具題上梁至九月方得旨

廣積局積抽煤幾百十萬斤堆大如山而生木成樹矣公曰奈何以有用而為無用也琉璃黑窯缺柴何不

以此抵之呈

焉

夫匠日用幾千萬名公每項止用一頭打卯出名具領雖坐食而亦事體之必不可少者然鑽求紛至堂強公增數公曰各夫匠分工收功給錢自有主者頭何

用而令其靡費堂奮然具題五十五名用一頭人謂之欵差匠頭不但歲費萬金各工亦譁然多事矣

兩宮匠役多甚冒破不免題準論功不論匠小委官給與見錢按功給散部官時稽查之無功者仍重懲雖小委官不能無弊較給匠頭散者取効多矣

兩宮開工公命止用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報五百名公曰工興才始不遵令者誰也詢之者乃內監公大怒實收止出百名

告事例者通狀到日即給帖銀完次日即給咨事無畱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下

二

事功

宿吏難著指赴如雲集得銀百萬兩惟在速之一字覆川湖貴減楠木尺寸疏照得楠木宮殿所需每根動費千萬兩不中繩墨採將安用即頭號不可必得亦不得遠下二三號云云詞若嚴而寬之意多矣按撫不悟猶嘵嘵也

有中官在工作桌椅等料藏于柴簍擡出者公廉知之見伴若不知然但曰恐有夾帶左右一搜之中官懼甚亟止曰無無公笑曰工上之事自今悉令我知不然公性命之憂在今日中官曰唯唯自是奉令惟謹

事無悞者

兩宮初開工之日一人持書請托公曰予事未一行敢來阻耶重懲之擲書不視雖飲恨于人而後來之門以杜矣

兵戶二部原題協濟銀各三十萬兩宮工完所積銀猶足門工之費協濟通未用也西河王疏開鑛與採木并奏抄發戶部者月餘未覆忽一日申時文書房口傳西河王疏工部如何久不覆立等著回將話來堂官狼狽到部切責公公曰堂上不發抄何據而覆查

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下

三

事功

工料無此疏蹤跡久之方得之戶部戶堂出部幸余公在署索其手具咨臺部堂因言戶部悞事疏上必罪本部公曰易耳首敘某月日準戶部咨云云咨到日即具覆日覆疏曰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居即一椽一角純用香楠杉木尤不足以盡臣等崇奉之意沿邊不過油松雜木上無所用相應停採此奉之

借大工為名耳爾時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從容具覆但言其無所用而不與之爭事遂獲寢未幾

晉撫魏見泉公參疏亦至謂甚屬先是百戶仲春首倡開鑛之事亦借工為名疏未上先投揭了公

屬吐之春懼遂不敢求下工部自是言開鑛者紛紛無敢一字求下本部者

慈甯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工所內監譁然言舊公

曰石安得言舊一鑿便新有事我自當不爾累也

楚參藩之命將行而尚未代管琉璃窯內監劉成從容言為燒色淺打點費幾萬金而運缸貓盆之類日索不休乞給三千金公不可且曰柴土價原自倍打點費一二萬只餘耳成曰安見倍公曰燒數雖不可稽而運價有數查得原燒料一百七十餘萬用不足百萬兩宮完矣餘何往成語塞而去公復丁甯繼任者切勿予不謂持之不堅遂給七萬庫欲不空得乎

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下

四

事功

一日奉旨下部買金六千兩鋪戶苦之且言戶部有編定金行公曰戶部安肯代工部買金各戶極言一時難辦必悞賠不借也公思戶應協大工銀三十萬而兩宮已完庫貯銀尙有一百二十餘萬無需協濟遂收工商買金之票而掌臺者力稟不可公吐之出眾莫解衡司楊毓菴司徒木菴公胞弟也公夜過之謂曰戶協工三十萬金欲具題何如毓菴入言出告曰余兄極苦此事目欲求少減公曰戶果不足如肯代上買金六千則前銀可不協濟毓菴復入言木菴亟

許公歸具題稟明日早進部呼寫本者上之掌彙者曰戶定無肯替工買金之理公第曰試題之疏上報可戶無難也公去部後復有買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怒裂其劄掌彙者竟不知所以也

二十年四月公受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積局廣積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巡軍十五名其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多七八十兩少五六十兩即官俸軍糧取償不足病商病民不預焉公欲具題裁革呈彙署部事左堂敬宇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下

五

事功

沈公曰勿輕議遂止及查初年稅入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窯座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涿等處稅歲磚瓦近百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資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矣嗣查窯稅而中貴王明作便公謂中貴不可制而販戶可制即出示逆衝嚴諭巡軍軍民人等敢有買販王明磚瓦者以漏稅論官吏軍餘賣放者許諸色人許告即以漏出磚瓦充實王明窯三十餘座月餘片瓦不售哀求報稅矣諸勢要聞風輸

稅即一季所收逾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勲戚祭葬取用外設局積無隙地各衙門小修胥取給焉

本年九月蒙部題差委同內官監僉書王國甯監丞小火者等四十餘員修景泰皇陵鋪戶耿應順買辦銀七千九百兩有奇節省銀三千兩灰戶沈應元交價四千五百兩節省一千五百兩并雜料等項共節省銀七千兩有奇該前任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今大司寇張公問達題薦奉旨紀錄

二十一年冬題同內官監太監何江等四十餘員修理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下

六

事功

獻陵錢糧物料價幾四萬兩公親詣本陵徧地踏看即萬金已屬浪費歸與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黎公道昭議該本科題奉旨差工科給事中桂公有根御史時公偕行同公覆估減銀一萬三千兩有奇賑河南飢比工完仍省黑窯等項銀三千有奇白城磚斧辦磚十萬有奇

獻陵山溝兩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繫也年修年圯徒耗金錢而無益實用公欲用石中官不利蓋用磚利其冒破故也公乃呼工上作官謂之曰此溝

岸何以得長久對曰須用黑城磚而灌之以灰漿公曰黑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拆二三萬用作官對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命告之內監中官疑不解公意然利動其心遂拆二萬久不言一日同至溝岸盡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中官曰是公曰山水暴發磚不能禦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于是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下

七

事功

山矣蓋原估磚二十萬只此一處費不過五萬餘俱畱之朝廷矣填頂石重萬餘斤石工稟稱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合筭公謂用不逾時而京至工五十餘里如取夫于京則以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于近村壯丁借片時人給錢三文費不過錢千餘而石工完矣

二十二年九月內部題委建永甯長公主墳舊規公主駙馬墳價一萬四千兩特恩加一萬兩共二萬四千兩其銀一萬四千兩駙馬家領修墳祠一萬兩司禮

監等內衙門公用并無差部官修建者緣駙馬榮邦瑞父以白米千石請托本部堂怒甚遂題委公建造止題銀一萬四千兩其內監銀一萬題裁矣于是大失垂涎者之欲怨謗併作蜚語沸騰就中幾有不可脫之禍時都察院衷洪溪公公師也爲公危甚大理卿繼山沈公陞本部左侍當序掌部印有勸其候公主葬畢到任免于波及沈雖不用其言然一時舟外之懼蓋人人危之矣于時公亦微倖竣事無他仍荷聖母賞表裏一銀二十兩成金井并席殿五十餘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下

八

事功

閒計費僅三百三十兩有奇殯之日工上例搭席殿羣房等約三百閒公令擇地之隙者搭蓋作官謂去墳遠恐于內使不便况此席木內使臨行俱拆去何必用心公令以楸棍橫穿于杉本纜眼下埋之席用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殯迄果如作官言然木不能起席既連合卽以刀斷繩取之不易遂止事畢公呼夫匠頭謂曰山中風雨暴至無屋可避除大殿拆外餘小房畱與夫匠作宿食所何如眾僉曰便公又曰每一席官價一分五釐今止作

七釐抵工價拆棚日席聽爾等將去斷麻作麻刀木
作回料何如眾僉曰便

修榮昌長公主府第先是估計已有成議計銀七萬兩
有奇時公新任通戶部尚書楊兵部尚書石本部尚
書李司禮監太監張誠奉旨偕科道暨公閱視公通
前徹後逐一考驗殿宇寢室圍廊殿門座等俱因舊
房未有加一椽一牆者止易瓦并塼飾油漆等工公
細計之即五千金已屬多餘乃費帑金至七萬乎內
監猶欲添銀日夕聒擾公分毫不加時同事主事

學海類編

六

兩宮鼎建記下

九

事功

修內花園內監王勲需索無已管工者苦之言于公
公曰第委之我勲計無所之以黑字揭帖送部堂批
查給公置不應勲大怒倡言公看工定碎公衣冠而
作官等又甚其言以相恐且言看工須多集從人公
胥叱之看工之日事畢直入其室坐其牀責其無狀
且謂之曰內監與工部表裏即不如意再須後來予
首司敢得罪我爾不欲再管工耶勲唯唯公拂衣去
都城重城根角下爲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壒將及城名
曰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村黃土填築

本村去京城二十里而遙共估銀一萬一千兩有奇

蒙堂批查題發司公一見不覺吐舌隨即具說堂一
帖內開議得浪窩蝕及城脚及時築填誠爲急務但
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
土而濬之深銀省功倍計無便于此者若以填坑而
費萬金恐不可使聞于人也云云部堂怒形于色曰
城壕土蘇雖築易敗成大事不計小費仍取吳家村
土如某員外議公固執不可部堂怒改委主事張宗
孔羅尙賓親詣城壕驗土覆估該二主事驗畢回呈
學海類編 六 兩宮鼎建記下 十 事功

俱如公議部堂大怒將呈塗抹發司暗激怒原議者
與公拚命幸主事杜允繼以親故懇勸稍解後聞科
道欲參論某始悟爲部堂所悞向公具儀服罪比完
工正費九百兩有奇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惡乃每片值價一分四
釐民瓦每片價纔三釐而白哲然諸閣陰耗食于官
窯者久矣民瓦莫利也及公督其事乃躬至監謂諸
閣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應曰三十年公曰三十餘
年而滲漏若此乃瓦薄惡之故也諸閣曰然公乃陰

飭官民瓦各運一千記以字而參聚之于是邀監工
本陵掌印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眾擇可
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賤且佳
何苦專用官窯監工者曰此祖宗制用官窯誰敢用
民窯公曰祖宗制用官窯爲官窯勝也豈謂冒破錢
糧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監官爲證耳遂去監工
者隨至寓下氣謂公曰此端一開官窯無用且得罪
請如舊公不可監工復再三所用官民各半復不可
監工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監工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下 十二 事功

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千餘矣
王賢販榆樹千餘株不報稅且出飛語公親至其地驗
之該稅銀若干卽其地知會東城御史及廠庫科道
比回路而當路求免帖紛至公曰已報各衙門矣奈
何蓋此輩皆負大力故急處之以絕其謀

金剛牆實土而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筐非三五
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擡土一筐加錢二文以朱木屑
爲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完

凡木商運到木植部例會估給價乃弊端最甚如一二

三爲一號後復以三四五爲二號連手到底歷年以
來漏帑金不知幾千百萬具題改正

鉤衣衛題修補齒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持
毀壞者胥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
伎倆以實題疏中語耳不然駕闕庫未聞火而銅帶
胡由而焦舊且腐胡直斷如切某如公言詰諸弁且
言欲參諸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譁用不足千金齒
簿煥然矣

學海類編 卷八 兩宮鼎建記下 十三 事功

兩宮鼎建告成勞臣功罪未著謹據事直陳以昭公道以垂信史事職聞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爲之常人之所駭而忌焉者也職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兩宮不可不謂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常人不能爲而爲之者終不免卽如東事甫完當事者無一人脫網矣職爲皇上完北上門完西華門今完兩宮自謂亦有微勞且私心謂職獄者尙有議功之條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職以六年六月之俸陞一參議僅與循資挨俸者一例自分可

學海類編

兩宮鼎建記下

主

事功

以免矣不謂假借計典譏構橫加職不足惜萬一有非常之事鑑職之轍誰敢再爲皇上鞠躬盡瘁而爲之此職終不能無言也謹據實略陳其槩惟我皇上憐而垂聽焉二十五年內該監工疏有云大工之費可鉅百萬而石價居其半夫鉅百萬則一千萬也居其半則五百萬矣乃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兩宮蓋瓦通完金磚顏料買辦就緒止職經手發過銀兩除浙直徐州解銀六萬兩神霄殿東裕庫若玉軒板箱豎櫃約費銀四萬兩曹天祐木價

萬兩實計兩宮支費僅六十三萬有奇不及鉅百萬十分之一且鑄錢積出銀四萬有奇尙在六十三萬數內職完大工哀多益寡月費不過二萬五千兩耳職又查嘉靖三十六年修復殿堂例四川湖貴採木則侍郎劉伯躍潘鑑左副都御史李憲卿郎中李國珍李祐副使張正和盧孝達等大石窩採石則侍郎張舜臣主事李鍵浙直採木則郎中李方至吳道直因而參罷知府宿應麟調御史金燕蘇州燒磚則郎中載愬天下借徵錢糧則御史林騰蛟屠自化等四員槩省直丁地歲加派

學海類編

兩宮鼎建記下

主

事功

銀一百萬兩則戶科給事中劉贊題準車驟夫匠派提北直隸山東河南則歐陽必進題準卽今監工者亦曾謂職調五城人夫拽石職俱條陳一切罷免一官不遣一民不擾自謂頗有培植根本之圖百戶李綸奏差內官川湖採木西河王奏五臺山採木指揮林朝棟張文學各奏改臨清窯于武清縣通州差官監燒木商吳雲卿駱金源各瀆奏買鷹杉等木十六萬根約該價銀三十萬兩卽科臣劉道亨疏云若非該司之固執則十數萬帑金歸之烏有矣職俱調停陳奏仰荷皇上俯納自

謂頗有曲突徙薪之計。職萬歷二十一年同少監僉書王國甫修景皇帝陵。卽如鋪戶耿應禎原估銀一萬二千餘兩。部減銀四千餘兩。止畱工銀七千九百餘兩。比完職省銀三千餘兩。灰戶沈玉等原估灰價七千餘兩。部減銀二千五百餘兩。畱工銀四千五百餘兩。職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并磚石等通共省銀七千餘兩。該巡視廠庫給事中張問達薦職奉旨紀錄。二十二年職同太監何江修獻陵。原估銀八萬餘兩。部減銀四萬餘兩。該職復議工科給事中黎復題給事中桂御史時

寧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下

五

事功

同職復估再減銀一萬兩。有奇。比至工完。仍省銀三千餘兩。大工所費七十餘萬俱職親手開納。事例銀九十三萬兩。內支給其助工銀俱管庫科道固封。候旨。但一毫不取之民。抑且一毫不取之庫。自謂頗有生財節用之勞。此俱工科有本工部廠庫節慎庫有冊昭彰。萬人耳目者。舍此不諒。而信誣謬。謬聲夜郎。萬古無夷。齊何有于職也。况職七年。卽官故居。不能蔽風雨。吏部主事吳兵部員外田丁酉陝西主試。回到職家。至京對職嘆息。且如參職用張經等爲心腹矣。不知所騙

者何人之錢。所壞者何等之事。職不用自營利。而令其各專利。恐非人情。書辦王化等。委官胡觀坤係職二十一二兩年修理景泰皇帝陵。獻陵屯田司印信。手本開送供事員役在景泰皇帝陵。職節省七千餘金。獻陵職節省一萬三千餘金。可以徵各役之無能爲矣。夫頭張經灰戶沈玉沈祥等十八戶。自壽宮開工。直至今日。四司通用止。此一夫頭十八灰戶銀錢出入。亦係各監工科。道并本部冊籍。可問而查也。後因大工。職去任。堂官始題添灰戶八名。二十五年。因內工給散見錢。而後投充

寧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下

五

事功

夫頭者。日取二役。用之不自職始。胡爲投賄計。日計驟職用主事郭議至良法也。今且罪職矣。此法若廢。三殿宮興。召募無人。勢必復提民車。使畿輔之民。震然震動。然後知職之識遠。而所全者大也。實收對同數之多寡。俱由監督監工。誰人受賄。劉祿等見在。可問也。至于使功使過。不過借以對計。日計驟耳。不然。職大工所用。委官不下三四十員。胡不指摘一人。而捏去任四年餘。且屯田司開送之。胡觀坤耶。吏部去官有冊。可查也。腐條杉木。舊會估。不知造自何官。中間藏號。過關由來不

知費帑藏幾千百萬兩職因買曹天佑木閣舊會估數過始看出不覺大駭隨即改正呈堂批會工科給事中徐楊郭御史蔣議僉謂職議爲妥登簿印鈐將來不知省帑金幾千百萬兩卽如郎中彭主事會照舊會估磨筭曹天佑木價三萬五千餘兩內照職改正新估覆筭減冒濫銀四千餘兩原冊見在工部廠庫可查裁其冒濫四千兩復索其例至三千兩卽三尺童子不信也鋪戶方乾係工科給事中楊親手塗抹職與三司郎中同在會開一言否楊素秉直道見在可問

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下

七

事功

有何事于職嫌而置之死工部廠庫有冊可查也至于窯戶孫世祥職衙門并無姓名且大工又不需窯戶之磚不知因何事扣其價四百兩也不謂青天白日之下而有此無蹤無影之誣也然參職一事雖若甚微實邪正消長之大機括恩讎報復之大關鍵所係計典甚重伏乞勅下吏部都察院將職行過事蹟本冊與見在員役通提到官逐一研審如職所陳有一字之欺所參有半字之實并查職自作主事至郎中曾壞朝廷一件事要工部一文錢卽將職重治以爲爲臣不忠不廉欺君

學海類編

天

兩宮鼎建記下

天

事功

也大工鋪戶李號因少席一領監工責三十板監督責二十板一撈李號泣曰一席價值止三分五釐又係自己賠買已打五十板一職每戶將來錢糧不下萬餘兩全家齋粉矣因而棄家逃走撈懼各鋪戶生心解體行兵馬指揮楊嘉慶嚴拏二箇月方獲其叔李祿倚恃老病通政司四遞遞狀職悉束之高閣通政司有號簿工部有原狀李號見今係名在司執迫之逃而謂職放之也營繕司有冊有官并本人見在可查而問也趙元係虞衡司鋪戶與職風馬牛之不相及卽面貌職亦不識

兩宮鼎建記二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賀仲軾撰仲軾字敬養獲嘉人萬曆庚戌進士
初萬曆二十四年建乾清坤寧兩宮仲軾父工部
營繕司郎中賀盛瑞董役後京察坐冒銷工料罷
官仲軾因詳述其綜覈節省之數作此書以鳴父
冤下卷並附以歷年所修諸工末錄盛瑞京察辨
冤疏陳繼儒嘗刻入普秘笈中改題曰冬官記事
而佚其辨冤疏一篇此本爲朱彝尊曝書亭所鈔
猶完帙也

丙寅北行日譜一卷

〔明〕朱祖文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張世偉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行日譜

一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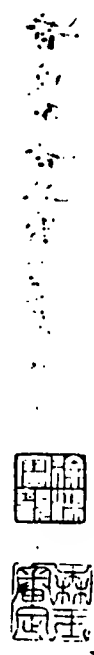
盛伯希所藏明朱完天為周公順昌北行日譜
從中抄出藏後為徐君森玉所得聞
南海先生求盛所藏書甚切因舉以獻先生
有蘇代呈馬適果任公南歸因祀呈於港上

乙卯二月羅傳燕謹志



昔父子吾上言書詩文法實為中國人
 始定法、時時恭為宗室戚伯義先生
 談而慨然久之上之進極必達此為其
 素甲午會試保其家情好殊殷先生以博
 學為志歟云不見他月四十歲引去遂出
 內不藏書十乃已散其以之遺者為紀念
 而心乃徐君森玉以先生此步見贈為規

先生為華國中多授精已不實而欣也
 乙卯三月由懷康有為更生記
 此曹秋岳先生傳國藏書也更有別傳
 美子鈞 墓銘舉例 二卷國初用
 乙卯年甲子日
 如苗居士記於此



自古忠臣義士烈而死今人追攀千百
 世之下歆彷彿其咳嗽涯略而不得則有
 意為摹而響為附者所傳聞異詞所徵
 述異狀而疑信參焉于是門弟子及私淋
 之後有年譜之作間繫以月以日而考信者
 始有所憑而不眩若夫天地晦冥狂飈駭
 電瞬息百態年月有所不及詳而身其事
 者按日而譜之則若北行日譜是已日譜
 者何完天朱先生之書也日譜而繫之北
 行者何曰周吏部行也吏部為天啟名
 臣第一人凡緣吏部受險艱者例得大
 書特書不一書相率牽連以書而況身
 其事者之自為書乎余三復而悲之書

之面與吏部往復者十三與吏部往復于寸楮九帛飛出棘端犴吻之際者十二去來箴輔間與吏部心知默為拮据相往還者十之五大抵與吏部語皆蕭疎慷慨如在鼎鑊百沸中而愴然噓之以清風者也與吏部諸相知語沉冥慘淡如數通匿巨曲為求全之路不敢大聲疾呼為德

而類之耳鳴者也至于寸楮九帛之傳在吏部則為狄公去絮之衣在家人則為蘇公悞進之多如新鬼薦蕞巫史紛若幾于盱眙之一線而或咄之或怵之者也嗟乎言至此而朱先生周旋之情事尚恐言哉宗文信公前後指南錄備述時日且各系之以詩我朝楊忠愍公亦于獄

中作年譜鬚眉倜儻至今炳烺如見然虜主方虛相位以待而嘉靖中葉柄臣祇偷于驪龍之睡以弄其太阿而公得間而自為書也固宜迺逆閹熾熾時何如也以逆閹之熾熾猝蒞于天下第一人而開讀激變死傷狼藉其棄疾于吳人與訥吳人之周旋于吏部者將何所不

至朱先生既身其事而又能于倥傯中按時日而譜之使千百世之下不苦于覲炙私渚之無人及它傳聞異詞徵信異狀者猶得有以折衷焉朱先生之為吏部可稱死交矣先生之死蓋得于憂與勞棄獲首丘而終牖下然及離照之升而不及寔威之震先生實貴恨以死也身為世

爵又為名諸生而家故酷貧歿而棺斂
鋪糜皆藉同人取給即是刻亦余輩
醵金為之生平多嫩行不書其為吏
部者

崇禎己巳秣陵人張世偉頓首撰

邵彌書于津逮軒



北行日譜序

北行日譜朱完天先生為周吏部北行時
譜也余讀而感愴惻乎其有餘悲焉曰嗟
乎禍患之際豈不難言之哉方是時賊瑞
熿寔張甚所以密布耳目而詞人動息書
前後數百輩而未已也於是諸允與吏部
周旋者咸或避匿弗敢以名迹見矣群情

洶洶惻疑日甚吏部旦莫且北而欲為捍
牧圉職索饘者環視而或難其人也一二
同人輩樂為吏部死非不人百其身顧其
勢又各有所牽阻獨先生一人能脫然奮
身負羈絏以相從于孤危迫阨之中而无
所難焉斯其事即於吏部非有分毫闕損
益而吾黨友朋之誼不深嘉賴之哉且先

生與吏部初亦非深相識獨以母夫人控節一事感吏部之相成故遂委心許以驅馳夫世人修小意氣搶攘感概之中輒相然信以死間亦有之而要其所為結心矢報大都不出聲名利祿相煦相沫之間耳而先生之所為致感于吏部而凡几乎必欲得一當者願獨在此此又何也先生始非歸為我道吏部死事而獨搖挽於不獲舍歛以為深憾嗟乎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是時方有吳樞之後安能復與其後事相及哉且先生固早知吏部不免然亦庸詎知其倉卒至此不復少湏更也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歸未凡而以先時在道勞瘁疾遂不起先生真以死報吏部矣此于

先生亦奚憾也余猶記吏部別去時余復寄聲謂恨不能髡鉗從行使田叔孟舒輩獨有千古以為心中一大欠事嗟乎若先生者其高誼豈復出田叔孟舒諸人下哉而余心中欠事亦若藉以少補萬分一此余所以讀譜而重有感也而曰為之論著焉此至于譜之所以作與譜之不可不作

先生自有序嗣長公有序吾友異度有序序詳矣余不復及云時

崇禎己巳秋日朱陞宣稽首撰

薛吉書

夢洲周先生書

廊翁事已付之一痛矣翁兄生死交情眼中未見其兩感極客面時悉之築室將成弟已作避世計知亦有道者之所深許也不盡

傷哉此周先生手書也先君云于都中尚有數楮幾爲遲卒所獲悉已火之止存斯東乃先君爲魏先生後事所寄者不數日而先生亦被逮頃蘭笥中讀之涕下謹錄首端以識愴感

潘持文先生書

讀手譜當日情形了然可作他時信史使人誦義無窮彼以不及視舍爲兄遺憾者不知其間無數委曲耳飲冰吞炭冷煖自知惟有腸痛弟憂患餘生復多疾疾閉門戢影不知作何稅駕也原稿奉上秘之篋笥留爲金蘭譜中一段苦海耳

又

子佩雖當入都恐無同之者未可遽行專論動呈之說極當但今當事諸公謹畏太過鄉紳又鮮慷慨激發者所持

天子神聖遠駕堯舜前

勅諭有褒恤贈廕諸語此時當有處分矣贈繼嗣廕四者缺一不可然固非一時一人能辦也道體久病此時須萬念放下乃稱善攝吾輩後死之任必無少怠幸勿注念以耗精神參價一兩奉上空囊殊愧菲褻希亮希亮

現聞姚先生書

初意日譜題吾丈自叙生平耳耳不知其爲亡友北行事也披緘盟手焚香卒讀不禁泫然此兄受奇禍惜其不能效忠愍公就柩床上作年譜而吾丈代爲述他年信史寧不以此爲左證至於周旋險阻生死其之古人中寧復多得友道如土卽涼燠輒爲改念况於安危賴吾丈手綰而肩維之眞狂瀾一柱若弟輩惟有自媿自嘆而已其與鹿乾老措處者洵不可負弟輩業已心識之來稿謹端使馳納一片表意少佳藥餌幸百惟珍重是禱

又

累承手教因入鄉營葬不能速答爲畢

聖明在御沉寃欲洗伏闕上書此其時矣但上疏後
必得都門有大力者爲之照應方得如意今所仗者

一

聖君耳若在廷諸臣猶昔日也子佩予身而往孱然
書生有開難叫故鄙意與同志者商之必得振茅有
機方可挾以俱往日下恤典自有公論若補其所未
備不妨徐圖之至于三學公呈求當事代題丈試觀
今之當事者果其人否耶前日毀祠毀像不肖欲取
蠟燭之餘以告蓼兄之靈而府公尚斷斷不可況有

三

遞於此者乎知丈熱腸如火姑少待之吾輩後死之
責正有在也前所致范質老書不敢深促恐其以此
爲歎但有書寄鹿乾老則以重担累之殊切不安或
徐而爲之計耳至丈所寄兩書仍在張業帥笑囊中
弟未嘗取歸也蓼兄像得其髣髴覽之痛絕尚未忍
捉筆題像仍奉納尊體未痊尚慎攝自愛顏揚云云
中心藏之

文姚兩先生昔許題詞今在都門遂以當弁語

質公范先生書

自黑氣一道飛集貫索而天地震怒四海沸騰凡在
同志能不倍切沉痛自傷僻踪在遠一介無聞臂指
莫效空負鬚眉誦良朋永嘆之詩爲慨然太息門下
左右周旋不避艱險嶽嶽高義真足千古矣

聖明在宥詎宜有此過舉然非有此何見至人肝胆
從來忠臣義士時窮乃顯天未始無意也然使朋友
一倫不至獨輕于世此所維係甚大不佞私心佩服
匪止急難之誼而已也數日晤對仰見一往意氣令
人心折歲寒深盟從此始終以之微日在上無忘此

四

言云云拮据累日東貧西借有類持鉢僅得如許薄
俗悠悠視貴鄉咄嗟錄金真當愧死矣入定與更得
何等消息願望好音目斷神搖銀二百兩計五封希
灼入

又

嘗讀碑書至李固之郭亮陳蕃之朱震孔融之習脂
慨然想慕以爲今無其人。不意于門下見之當此世
道交喪得一人維持交道可以不孤一段氣誼獨存
天壤間亡友之卽結又其次矣別後倘悅累日不能

爲懷計期此時門下已抵里門矣渠家能存立否宜
銀有着落否門下一到事事經紀諸子無父有文
周兄雖亡不亡矣思生死之交門下當共難者我輩
地遠力難相及苟有可效不惜踵頂走使往看幸委
曲見示好從事也文老一種肝腸深用敬服不避未
同一書致謝幸惟有以先之令郎清恙想已霍然阿
膠一封奉用他不能有所寄將也台丈平日行事可
臚列數則見教否南羽不乏冀有嗣音

又

方欲遣使而濟寧人到忽接手書委曲籌畫深服有
心人之爲計周而慮深遠也前物門下既不肯携只
得暫還原主續致便覺甚難王中丞處聽其自行捐
助未敢掠美市恩正在勉強勉勵見書暫止先走
价請教恒產之置不佞以身任之交俟明年春不遲
乎台丈一面安慰其家一面爲之訪問必期得當以
爲久計諸子督課無人恐致失學門下且以師分臨
之讀書作人萬萬不失并其家事亦便料理若文字
則間送文姚二公處一看似極妙著數也但須十分

生終一公珍苦以感天心而待天定善人之後安有
不昌者始之終之惟台丈一人造之矣一書致奠乞
遣使指往若詠章則尚有待耳

又

數數奉書具悉近狀知以清恙爲苦中心懸念不能
已已久欲遣使馳候起居因爲先慈歸藏計拮据年
餘心血都嘔冬抵乃畢窳窳而盡而還不可支矣日
日負土荒丘百念灰冷所不能了者惟有前議宵寐
以之難置諸懷但大事之後不免再行籌貸錢虜既
以未同不便開口且竊議我以當官不能作家舉爲
笑柄卽游宦者又有形迹之嫌更曰自居于清何以
濁待我所以更難更苦盡力捱括得九十金又邀同
人王慈嶽中丞五十兩張逖玄司馬李性泰憲副各
三十兩此皆海內正人不佞志感然樂助者端
使奉上以卹周公子門下查收產便卽以付之不便
仍存貯以待勿使零星花費也遙念門下周旋覆巢
之家不知費多少籌畫塾師得人日用粗遣皆翁兄
明賜不佞以爲天生偉人俱足補世界缺陷處非謬

登極掖肘大奸既已除剪 朝端漸有清明氣
氣私意諸賢子孫政當爲叩 閣之舉高明必有定
見自無待不佞言也尊恙勞而兼鬱多方調攝以輔
聖朝爲祝

軋岳鹿先生書

別後兩從吳橋使讀仁兄所寄而其人自來無往不
佞無由附報章此番乃得從張異度兄手以佈積悃
伏前爲寥洲年兄貸事不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

七

邇來之券不佞已卽時火之周氏諸孤既驚覆巢復
苦立壁豈有割囊餐以贖前事必拒不佞於蘭籍外
不使得效一毛於緩急之數哉仁兄過執不必然之
小信而未暇爲不佞地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弟情
告於寥洲兄儿前以百五十金當不佞千里之束芻
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亦以此語
爲報仁兄欲自爲信當容不佞使勉爲義不佞得自
附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積悃萬縷未遑詳布先以
緊關之情奉復計此紙得達而仁兄清恙已愈多時

天相吉人自當勿藥

仁卿鹿先生書

憶自丙寅言別見翁兄悲憤成病私恐難涉長途深
以爲念後從范質翁年伯處知抵里門且接手書始
慰遠懷也嗟乎誰非朋友臨難始見交情翁兄護景
客于危途逐忠魂于歸棹若茲肝膽何必遠慕古人
哉

聖人臨卽正氣大伸卹錄 明綸輝流黃壤翁兄追
死念生更當破啼爲笑矣春初入都晤異度先生再

八

接華函三載離懷恍焉如對獨是翰教諄諄恨前約
之未結則甚不必也夫當日事急稱貸家君已身任
其償卽未明言盡以相助固心許之矣周年伯後事
雖完而伯母世兄卽舉火之需尚須區筭安得贏餘
復償此項寒家雖空囊羞澁然薄田數頃歲可稍出
其息節次完之幸留得此身在其餘皆易處事耳翁
兄前件便從今日勾銷無勞再以爲念也已與異度
先生言之煩致之諸君子家君尚有一續續寄偶因
南鴻之便先附此函聞道體久病尤宜自珍握手何

時不勝悵然

譜中范公產金鹿公貸金爲先君未了之願垂瞑
不忘者其自范公第四東及鹿公橋梓東成先君
蓋棺後所來痛未及見梓之以竟前事併識高誼
云

壽陽謹識

九

小引

目譜者何譜北行也北行奚爲而譜蓋斯行也實爲
寥洲先生先生被逮從容慷慨之氣象宜譜不意細
民無知以哀控而至憤激其間斟之酌之不爲自裁
而爲赴 闕甘心鼎鑊之氣節宜譜吾蘇諸君子之
遊於京者爭爲先生効一臂一種之肝膽宜譜北方
諸君子急先生之難慮無不殫之力千秋之意氣宜
譜未也與先生未識一面者靡勝秉燭之婦或爲竭
蹶醵金或爲捐軀趨事以庶幾先生之一生不宜譜
乎與先生爲金石交者既爲妄覲其生復爲深痛其
死思爲先生孤寡永遠計不宜譜乎未也先生之僕
匍匐赤日往來如織更有隻身孤旅拮据含殮以結
先生此身之局者自有斯譜而其忠不泯卽諸君子
之僕憔悴征途至有緣是骨立者自有斯譜而其勞
不泯不寧惟是譜及彼地之芳踪而名公之家範宛
然足爲吾黨取法也譜及彼時之觀記而當年之人
事犁然足爲後人考鏡也異日者公論既定太史氏
秉如椽之筆爲先生不朽先生之品昭於日星續行

一段光景諸君子雅有能言之者初不以斯語爲有
無然凡諸爲先生殫厥心力者必且旁及此則文實
與聞諸君子未必知也則斯一譜亦採擇之所必資
其可少乎獨是文實拜先生明賜竟於含殮不及躬
親北行之意謂何何以謝先生於地下則斯譜也初
無解於文之慙負也第先生者時局之所深忌其爲
先生者時局之所深求所宜深藏勿露留爲日後張
本可耳慎之哉慎之哉

丙寅一陽月三復居士朱祖文識

丙寅北行日譜

文之獲交黎洲周公也則自先慈旌節事始也先慈
苦節四十有六年緬維免喪之日爲庚申歲同庠欲
以苦節狀聞之當事文私以商之今太史湛持文先
生時先生猶孝廉也先生曰此事非財力兩足之家
不可今子家徒四壁一青衿其何能辦雖曩者吾甥
姚現聞曾於孝廉時獲旌其母吾蘇顧岩叟亦曾於
諸生時獲旌其母亦皆有大力爲之援今子無可傍
借將若何文曰母節艱辛爲人子者不能一爲表揚
何以爲子文志決矣成不成人爲政請不請我爲政
先生亦甚壯之夫以先生爲名教宗主而先父誌又
出先生筆凡諸艱辛之狀無不具悉其詳且爲文慎
重若此則事之不易可知乃黎洲公文初未一面第
感動先慈之節於殷汝劼漢獻之一言而徵信先慈
之節於文先生之一誌咨嗟歎息惻然垂憫遂力言
於當事自郡邑大夫以至憲司直指不遺餘力且曰
此事非公祖父母力爲主持而待胥吏循行故事則
此節斷無蒙旌之日矣迨旌表之 旨奉已半載禮

部制至文始獲知其爲德何如而不鑠心銘骨也嗣是文中心藏之第以公名位懸隔雖蒙折節下交然引分自安非歲時不敢輕謁比公奉削奪之命乃始時時過從察公神情亦若以文非趨炎附熱不虛瞻青之知者此文與公締交之案也今歲三月之十有六日天方曙忽聞公被逮大駭出門彼時便已心念公此行誰與偕往意者其文乎第長子館於浙次子病於床季子身爲督課不能脫然比至通衢遇公西廡郭君虛玉諱涕酒沾襟欲偕北往文念郭體弱不

堪力爲之阻而遂身任之公聞亦喜動顏色因目吳君公如曰子其爲我一訂公如唯唯乃議文與公如偕公之子子佩行已有成說是日諸君子便欲文與提騎議所需文曰旣文北行不當使提騎議面以便彼中趨事遂以斯事他屬十七日文念十八開讀公身一屬提騎便難披瀝復造公所冀得詢所欲言而諸君子無論識不識或揮淚或懷金或欲一望清輝而至者踵接肩摩聲如蚊聚形如蟻擁無須吏之暇維時有貧士某乃公素所恤者不勝痛向公而泣公

笑曰我一去不復返誰卹爾者我應哭爾爾反哭我哉會有蔣兄諱儀者語及傳神一事文躍然曰是烏可已卽託蔣促冊青君冊書至文爲道意于側公斷斷不可再四揖冊青君出若將浼者噫公視此身爲何物曾有几微兒女子態耶午餘諸議者至云與提騎講許八百金苦不能就必欲文一行文知諸君非爲舌戰不敵特以文爲公所信其勢不能無增姑偕作一証據耳不得已乃行然旣以登塲不能不認真一講乃以公之米藥告而諸旂亦盛稱公之米藥且云倘公而不米藥其操也必且列卿寺擁節鉞矣自苦乃爾何與人事吾儕奉命而來祇論官局索金不問其食不食也文曰然則金從何來諸旂曰獨不有鄉紳在乎文曰否法網嚴密覘伺者多一爲捐助懼有起而議其後者疇敢以身試哉諸旂又曰然則獨無親友乎彼其至親安在文曰言至此則爾所謂丁巳伊戚予亦不能不爲三歎息也親莫親於子女之好速公且惟貧交是求卽如長子之配於時鉅富兼閭閻者多願與公聯好而公謝客曰乃公如欲富

則歷官二政僅足自潤何必借潤他人而令富女入貧家其與我均茹荼乎抑與我薺荼分茹乎且使我父子姑媳有大不得其所者幸勿復言假使公當日肯爲解就則今日之費問之嫗家足矣又何必煩吾輩之喋喋爲諸旂不無心動然似已調諸好義之樂助者多乃于八百之外漸增數以千計矣而堅執如故遂谷含淚而別是日文卽宿公署人散一燈焚燐文方欲叩公所欲言公且出竹簾六七柄從容揮毫書至二柄漏下已幾二十刻文不能復待力止公書公乃略言數事無死轉叮嚀也文因笑語公曰今夕光景千古希觀何幸躬逢其盛耶十八日天將曙諸議者復走使從公所促文文計不一二時且開讀事急矣其敢有辭乃復匍匐往則諸君子邀有魏某者云是故錦衣書記之子言當易投送與偕入魏人不措一辭便慨然以一千三百金許之先交四百於是諸旂滿志報命於公時公伯子淚從心下強顏相對公仲子年方總丱見公將出署就遽淚不自禁公怡然曰我天君方泰反爲若一哭所累其速去毋擾我

時已報午諸司畢集士民填委而直指中丞且先後至詎意忽有官旂之變於時變出倉卒赴義如狂文以襲服不便入踣踖竟日比暮知公請囚不得乃歸公所公所爲兵憲行臺防守甚密文惟外望而已十上上文念公已無生理而重以斯變其謂之何造憲署苦不得入至晚當事者復移公入縣署始得晤公公是時了無怖惧但多一番煩惱曰如無此變則斯時我已從容就道奈何有此紛紛少選公坐帷中呼文耳語曰誰爲我語當事者嚴兵衛我問道夜半馳出城乎而一時友生愛公特甚哭聲震天中有倡高景逸先生之說者文謂公事與高先生微不同高無民變一自裁畢矣公則多此一節事須徐議于時萬民擁塞公赴闕之心如焚文寬之曰俟民心稍息公始可定行期此時一動變更不測公乃首肯復事筆研爲一僧書扇書齋額寄去曰事雖小不可負諾也門外洶洶門內蕭蕭被逮之始親朋雲集自民變後皆畏禍不前時來詢問者不過疇昔莫逆寥寥數人而已是夕文仍陪公宿縣署二十日早公乃笑

向文曰患難相依我兩人真堪合傳文曰公當此際而神情不動乃堪不朽若文之栖栖特情不能已何足道哉自是日爲行計乃命同人伴播候 旨之說以息衆囂而民亦稍稍解矣是夕文歸密爲束裝彼時訛言孔將諸親知方促文趨避何暇議及北徃內人一見驚相謂曰禍且旦夕聞公椒蘭咸栗栗懼及而比鄰已東奔西竄巷爲之空汝速禍乃爾如一家生命何時文承爵之子壽康新膺銜秩伏枕傳語曰祖勛不易父此行或有他失如祖勛何文笑曰事果

六

株連豈一避能免奔竄特愚夫事智者不爲乃若北行業已心許其忍相負倘果緣是而及於難亦命數使然非予所得主也其止勿復言惟是內人喃喃謂公往必死死必慘矣不死於故鄉而務往罹慘毒則文中心不能不爲動就枕躊躇竟夕詰朝二十一日往闕廟私以自裁之說卜之真君籤若勸行而自卜從行則頗有危語然念事勢至此義無中止復自奮曰司馬公有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今天若憫我亦必無此禍豈得以或然之禍而奪必然之義遂不復

介胸中則往文太史支十金爲行裝徃別本學吳師

詳錄

吳師曰民變之疏十九已發公卽往無與於

旨之溫不溫公身一往萬一斃于嚴刑已無足証而金吾於公獄詞以民變事株連一二縉紳爲彼黨所心恨者則一網盡矣何不從容旬日處分後事以一二死了局禍止公身以全諸紳爲愈乎文念株連之說實彼黨所有然在吾公惟有赴 闕爲正故前說謂之忠于諸紳則可其爲吾公謀猶似有未盡善也然不敢以一已之見傍撓其間遂唯唯二十二早公馳

七

使相召則已遷寓理刑公署

公署舊名金鄉書院

若爲候旨者

然文意公或爲前說所動至則促裝耳於時馳一份以力阻公行者言娓娓公則計不反顧毅然以一身甘丹鏤且曰若輩爲所欲爲苦無大人君子張胆明目教誨之耳我且甘身盡粉正言教誨若輩是日文復馳歸計彼時文雖足跡不至變所然朝夕吾公必已爲覘伺者物色其能免于吏議倘此徃或有起而議其後者不能分身相應必且以逃匿相加實其罪案遂草一呈直以同公子追隨吾公明告本學以爲

異日張本囑家中一俟發足卽投而文子壽增尚未冠見此行不可止遂力請從曰父老矣長途左右其可無見文笑曰兒念甚佳然此苦趣非兒所能嘗萬萬不可力止乃已二十三日爲合餞明卿太史之日文爲倡于旬日前者文念知已在難何忍啣杯遂不赴而卽于是日赴公署爲長行計公之長行實惟二十五日子夜文恐栖遲家中卽有剛腸或爲兒女子所撓遂一出不復歸壽增苦欲識公遂與偕入此見圖文在署連連三日矣公清輝不可謂非幸也又公

人

見此兒持有竹筵特爲之題手澤宛然不尤幸乎二十四日早公呼長子拜文文曰若然是以不肖待文矣公乃止而反躬爲之叩顧長公曰從此以伯呼之文遽遽不敢當是日聞申中丞玄翁罷官歸文與中丞爲舊賓主且爲先大父生平知己大父身後先年百戰助得微橫金世爵實惟中丞力義無不往候也者復念此身一出公署更復牽纏公之今日是何光景文既戀戀於此卽不往不爲恣然乃第以一函致意是日公語文曰弟別無一事牽腸獨先人未塋此

誌

九

死不瞑目之事蓋筮仕之日旣所不及里居數年管有馬鬣一切地下之事已爲畢辦第以年月未宜故爲稍待今不幸值此幹父之喪有吾子在兄其輔襄大事無一語及妻孥自被遠迄今如一日也文因謂公此行存亡未卜且與家人永訣矣就道之日專夫人携諸幼子登舟可得一別公提首曰徒亂人思不可復詢公以公今日有此奇禍自反歷官亦有一二冤獄爲公隱衷所不自安者否公隨聲應曰此弟一生可自信者今日之事蓋往因中業如不通釋典凡不能自解矣二十五日長行館于浙之長子因呼遲約其歸囑家事而尚未至遂不復待是日文計公此行決無生理文豈能別効一臂惟有一抵長安速治棺槨以待一有不幸則躬爲含殮以効友朋之義以慰孤寡之心此出門作想也是夜漏下二十餘刻遂行比及舟彼時兵士戒嚴胥江之游几無隙地地既泥濘人復蹂雜昏黑中忽失長公所在蓋使者唐元恐爲緹騎所物色私與偕歸公忽出意外念甚呼文覓之乃與兒壽增於昏黑中自胥江至洞涇旬旬將

十里抵公家已漏下四十刻矣知公子已歸懸旌始定二十六早於公家發舟是時公內弟公如吳兄

詩

爾璋以有太夫人在堂恐遺母氏憂而止乃獨與公

長子子佩行是時送文登舟者則惟張氏孟舒

諱世

異度

諱世

兩伯仲耳二十八早至雲陽公已有成命

立趨子佩歸矣逆料公心民變傷其少年緹騎一

人未必不爲報復而又戒心於江許相失之事故深

爲之慮子佩含淚向文曰父決不欲我往奈何文曰

專公自有深意父命其敢有違且斯何時也母夫人

十

索腸欲斷兄歸苦慰母夫人孝自在耳力勸之歸已

而四月初旬奸人忽造僞旨謂籍沒公家家人一時

星散夫人几欲自盡微子佩力爲寬解夫人已歸泉

壤矣子佩此歸不可謂非彼蒼默佑也於時文亦私

轉一念公之子公且堅不欲往則事之危殆可知然

少生退怯如一已之生平何遂獨任不辭偕公使唐

元嚴秀二人先公而往擬從雲陽登陸而唐元以驛

貴欲走瓜州會此時彼地諸旂群集恐爲物色遂從

其說至瓜州則天雨泥濘而又計從清江浦登途爲

便乃遂往清江浦二十九日舟抵維揚候關兩僕登

岸有長髯呼之曰爾已來乎不爲應則又曰爾蘇人

也若素相識者然回述于文殊爲之異初二從清江

浦登陸有差騎一人馬已馳過忽復馳回向文亦曰

爾已來乎不爲應則又亦曰爾蘇人也爲之唯唯始

去方宿逆旅唐元私語文曰頃之差騎寓適相對又

復相問而其語若知我等踪跡文疑此必織造之使

物色僭來者此時有公致鹿職方孫孝廉兩函遂欲

焚之以滅跡而又念非此無以取信二公方擾擾胸

中忽有群播逆旅之門者其聲甚厲則謂必差騎我

擒無疑靜聽乃縣役呼里役也抵寢便夢先都督至

文急訴以北行之故及商焚書之事先都督熟視不

言比醒私念不言者似可付之無言也乃不焚而以

書入唐元臥具蓋搜必先文之行囊彼所注意元之

臥具彼之所忽萬一可倖脫耳初三日始知此人昨

偶乘差騎早已僱驪而去驚心始定及之前途乃舟

宿處曾一識文故爾相問心始帖然初十日宿陽谷

竟有民變 明旨甚溫爲頌

天王聖明也十六申刻文枉道抵江村奉公命託爲

諱善繼號乾岳
定興人住江村

蓋公之長子既

不往非至戚恐不便吐肝膈耳鹿公一見泣然相對

囑以舖堂之事懇其至親一往鹿公卽刻馳使邀孫

公相議孫公

諱奇達字
泰客城人

居客城之北相去二十五

里比至子夜矣十七早會孫公以無可効力懇處相

告先是魏郡翁被逮吾公曾致書二公以魏事託之

時孫以兄往鹿以使往文曰魏公事兩家俱得借重

而獨不可爲吾公一行乎孫公曰正爲往而無益耳

十三

文曰然則魏之舖堂誰爲講者孫曰此事最易爲人

欺維時有金吾王公諱泣民受恩于郡翁者也密會

公子於某所公子以是託之王實私爲料理吾兩家

初不能効一臂也今周因魏而逮王旣德魏未有不

圖報於魏之椒蘭者意者其於此處一圖之乎文遂

躍然就道十八晚抵都門念都中戒嚴必先得藏身

之所乃可有宗都督者其父諱禮於

世廟時死國難先都督因與定交文與宗氏有世誼

誼妄意此可暫爲居停十九卯刻及其門說以他事

往求爲信宿於時都督伯子宦遊倅仲子太醫叔子

文學在舍兩君相對聲感告曰此間大非昔比卽戚

里侯門無不端端危懼僞客非其人十家連坐君以

異鄉入吾門比鄰已有密爲覘伺者君其務就逆旅

卒卽求一宿且不可卽欲行裝暫入其門亦不可不

得已主僕三人反揚鞭長安道上索客肆而解征轡

焉于宗氏閱邸報得周某旣已就道不必深求之

旨深爲公慶又有密摘首惡之語又不能不爲桑梓

憂而見宗氏一番光景便知京師氣象於時有五

十三

百餘金會票在身會票無姓名而所會之家別有家

報恐存周氏字樣亟往其家付書以滅跡念公一到

惟舖堂一事最爲吃緊而京師多巨猾重信恐誤事輕

信或受欺敢以此事問人乎必得當道緝紳密爲區

畫計非王金吾不可而苦莫爲介紹又公所囑二三

金石之交宦於京邸者其非吾鄉旣難輕謁而一屬

吾鄉又恐緝事于彼出沒必得一人焉密達于與公

金石之鄉紳乃便於時有蔣士衡

諱秉銓
號台字

者文之通

家友也以貢館於京遂踪跡而往蔣一見密問斯事

不覺失聲曰此乾坤何等時兄奈何自投此地文丞
正勿言已爲門弟子所物色矣是日卽宿士衡館囑
其託侍御王純甫則王公已奉劄奪歸矣囑其託念
陽徐公巖叟顧公併託二公轉致羅孫諸公求爲助
一臂又求徐顧兩公引王金吾特爲舖堂之地其會
票金併求二公司之蓋文生平不敢與人出納且此
地出金於何作證一與斯事生平掃地耳士衡曰爲
此公用情及轉致數人兩公之所必然至會票出納
此必不得之數文曰兄弟往商無妨一問也是夕與

十四

衡同榻士衡連起詢問無非一片熱腸其餽饌詐
酣屬耳文力止勿言士衡不悟此其家喧傳之所自
來也二十日昧爽士衡亟往徐顧兩家文復叮嚀曰
客肆祇可片時不宜久處不審兩公能爲我旬日主
人俾得暫匿其身否良久士衡至歡然報命曰兩公
正爲此公深慮不虞兄之慨然來也王金吾亦劄奪
去矣舖堂事顧公已身爲之任立刻多方覓問不必
再計所欲致意諸公已爲詳談不負所託至于會票
之金入此出彼於縉紳自屬不便有吾蘇朱蓋吾者

諱汝忠
參戎

向固交好于公者也今以補官將出都門正
有一事借重兩公兩公爲暫留以待周至了此舖堂
一局會票卽以付之乃若居停信宿則斯時規伺者
多兩公俱以爲不可且囑兄勿往謁事既粗有梗概
遂別士衡而走蓋吾朱寓以會票交之因詢有藏身
之處否則指二閘之觀音菴時已薄暮移寓須俟詰
朝而文寓門以內朱寓門以外禁門森嚴正陽尤甚
一出一入殊有戒心求宿朱寓朱以寢所不便辭二
十一日留唐元於正陽門外候吾公至而文則移於

十五

二關道經前門關廟虔禱得籤遂決往所指寓入別
朱適若叟顧公爲吾公事造朱知文在寓入密室私
會文再懇舖堂一事顧出手書相示正爲此事與諸
公往返者聲感而談不能百餘言卽輟慶別曰弟亦
不敢久留蓋恐爲從役所窺耳是日往菴二十二日
復造朱寓呼唐元探公音問尚屬杳然抵暮而返二
十三日唐元至菴云公使錢真已至公旦晚抵國門
蓋真中途先行者有八行相通乎文曰爾主人左右
皆緹騎此時初至正覘探者群伺之秋八行或入其

手執簡索人吾事債矣錢真既至正可託真面復語不必多多恐傳誤今止有三言寄語爾主人曰定與以無益不來鋪堂顧公已身任停安會票已交付朱處的當言之至再元遂叩命語真其不直令唐元將命者則文既潛身而公隨身之使亦相戒不輕來寓以防踪跡特爾唐元一人介於兩間爲通音問計不欲使緹騎識一面耳二十四日遣嚴秀至朱寓則朱以奉勅不能久留二十五日且行召文至寓以已支之銀未支之票轉托吾蘇查君獻可文復馳往而士

太

衡適至同付查君文約查以五百金非徐願兩公命不可動其五十金則聽錢真零支但須取有支票存照士衡密傳顧公囑公之語于文語外復曰聞厥衛鼎爲吾公密遣緝事者三十餘輩緝其用事之人兄其善爲藏身計是時頻出入東直門及往來正陽門外大非易事乃特求寄宿朱寓朱以是夕移樽錢者若而人於文不便爲解力爲之拒不得已而始納究竟無一人至者一時彼此畏禍景象可知也於時朱欲壯文膽以好語相寬謂周繆兩家親友亦有僑伴

長安道上者文不信續據錢真面述吳江周祗有四僕別無親友其子至德州而返黃公白安封翁抵京爲邏卒所獲繫其腰纏六十餘金猶欲送問賂以五百餘金始脫父且如此他人可知朱所教不几敗乃公事乎是夕吾公至京相違咫尺不敢走晤徒有腸痛耳二十五日回巷中念巷爲車馬往還之區耳目實繁當此網羅嚴密可不几先藏匿乃于二十六日走張灣而與唐元相期倘有相聞當于彼地舊關廟相尋亦蓋吾所指也二十八日不聞音問乃遣秀入

士

京探聽是時特爲民變一事萬分過計走書查君獻可囑其豫備後事以待惜也查君惟望其生以爲必不至此烏知究竟至此也二十九日嚴秀至始知公已於二十八日受刑僥倖無恙是月無三十乃于五月初一復回二閨而唐元來寓云已坐贓銀二千兩計無所出有兩泣泥首大士前而已是夜竟夕不寐則擬先作書寄報房達知家中設處而遣元歸爲賁來京會票計又恐別有差失則叮嚀填寫查蔣二丈面兌非此二丈不得擅支以寓其隄防然自北而南

自南而北遙遙數千里之程又無中生有處此多數夫豈易事大約以五十日爲期倘公五十日之內緣比而斃何以自解乃擬身走定興乞鹿公轉貸以應一時之急乞孫公昆季入京預備後事以防不測謀既定初三日方遣唐元發報房書是時會票金已他屬欲染指者不無垂涎而錢真忽至以處贖金爲各苦促文歸且曰此公意也厥衡緝訪果有其人且五十餘輩也因出公與真書有火燒速去之語蓋文居大饒坊下故作隱語且曰不歸恐有奇禍文念此行

太

實受公生死之託卽有奇禍亦是數應同盡乃若飲金自有異度文起諸君子在而須文往爲復念公頻行其相託何如鄭重乃忽於此時反命之歸意必有誤之者因問我有三言傳語曾一一達爾主人否真茫然無以應第曰主人甚怒唐元不行回復而已夫唐元將文之命傳語于真令之轉達言簡而盡何云不復真又不欲元歸大有相角之意文苦口曰斯何時也而暇脩一時之怨爲也且彼此歸專爲贖銀一歸卽來酷日中往返五六千里較之安坐旅邸者甘

苦勞逸奚啻霄壤乎何所庸心於其間哉因悟真與元不睦遂不免齟齬異其間應歸而不使之歸併前百方促文歸蓋有全非公意者爲作色不怡真乃唯唯又與語及欲往定興一節真又以爲不可大指以前既虛往再往何益而且爲公語以阻之然鹿孫兩公文所得于覲面知其囊之不來蓋屈於勢而情則有餘者非忍也乃堅持欲往是日兼聞贖金復加一千五日一比初七起限當此之日二千且不知於何措辦豈堪更加爲之苦極初三錢真別去初四早唐元掛鎖真危殆留文往定興而命唐元往蘇云此徐公意也當卽達知主人意文未嘗歸也而又何有于留乎是早三人從二關發足彼時文付唐元達諸公書皆爲隱語不敢明言蓋恐爲遲卒所得耳而錢真不知此竅直以公與真書寄歸凡諸隱語詳爲訓詁文有難色唐元曰請留在便可賞則賁倘有他虞卽刻毀去何如文勉爲之應不敢入便門出張義乃取城外他道行行不二十里卽有番卒三人叱下騎搜檢是時急甚文與嚴秀先以行囊與此三人一一簡視

十九

而更以他語支吾唐元則乘此之隙將前書嚼去毫無踪跡乃免于難噫亦危矣哉初五日午刻抵涿州遣元歸蘇而文則分道走定興初六至鹿公所鹿公一聞文至不待通謁卽趨至門外相迓告以乞爲轉貸應一時之急併辦後事以防不測公於轉貸立爲首肯其于後事則以爲事不至此文法然曰有備無患也鹿公領之立刻馳使邀孫公孫公至便立刻召兩家金石之交分道問金蓋孫公之貧不減原憲而鹿公躬耕自給別無長物耳次日鹿公慳慳相詢曰

主

有如公或不諱此金得微徒納乎文曰公卽不諱職無不完是周氏必出之物也文請自立一券吾公得生吾鄉金至固立償而去設有不幸文自在也其忍員公公笑曰事不得不詳問耳安用券爲正爾先爲貸計續商後事乃初八日忽聞初六京師王恭廠地震之變嗣聞邸報而知是變也地裂一十三丈火藥騰空不焚寸木而傾覆屋宇以萬計壓斃男女以千計聲震宮闕爲今古所未有

朝廷脩省定刑之 旨且先後下則妄意吾公不死

矣遂置後事不講而揣心稱貸一事彼地涼薄富家絕少又非素所往還難以告急一時不能轉集文則此衷急于星火然不敢形諸齒頰蓋恐急則數不及額非特來一番意耳踰旬至二十日始得三百金入手二十金定與令王公詩永吉無錫人所助五十金乃鹿之姻家羅公詩萬象因知其棄產往貸二百羅以五十應且云不必報復鹿公則以貸而得助與自至之助不同仍應作貸又五十則諸君子賻左公浮丘奠金未入左囊而歛存孫公處者也其八十則孫公之親某

主

不問子錢而以其本緩急者也其一百則賈人某之母錢月索利二金者也共三百金未付金前孫公已知文非內昆弟第見文胞懇乃不他慮而直以金付文因借鹿使一人護行蓋吾輩書生非得幹僕左右恐爲多金所誤且使兩公知此金着落耳公以老僕趙姓者往二十一早疾馳是晚宿琉璃河聞是日朝天宮災無端起火正殿悉焚不兩旬而兩以災告何天心仁愛至此二十二午抵京入國門門稅較之前月忽已加倍氣象更覺刻急一抵寓立刻賞金付查

君獻可

大學生

查君問文于何寓文不爲告蓋此金

之司有苛求金之所在者查君若爲金穴亦在羅網中前金之交查君亦有難色恐其知文寓則我能往彼亦能來必爲完趙耳卽坐查寓呼周使一面周成至詢知公禁中起居稍慰問前者票金正于二十七日一限將完來金適承空乏此後便有鄉紳助金接續文擔似可少弛先期再四叮嚀嚴秀勿引諸使來寓爲人踪跡乃秀于是日乘文在查寓反飲周成于支寓愚人不知利害至此文之不爲番卒所獲特天

三

幸耳是日欲發八行候公不敢特索公與錢真手書見公十八九日之書欲差周成回蘇催銀甚急二十三日文復作書寄報房促金是午走蔣士衡寓知囊者明旨所云漏網巨魁意有所屬爲之大駭竊以是時文之往還更爲稠密益不勝惴惴而士衡復曰兄與某同姓一爲番卒所緝其禍叵測不可不慎文心感士衡愛我二十五日遣鹿使趙姓者歸勞以白金半兩堅辭不受曰公所處何時而敢領耶主人知之寧免督責不與主人言此金如沒公之德何斷乎

不可比屈行又私語嚴秀曰金雖不受歸必達知主人以表朱公之意也嗟哉此使其真使乎使乎是日嚴秀道經錦衣衛見黑氣一道從衛前起直透空中風不能動因知二十四日亦有是氣不可謂非大異事也二十六日始得公與文手書慰勞外以吳橋之行見委然不言吳橋而第云有一遠行不審可否得錢真字而始知爲吳橋也于時第以公急贖金且天變後定無死法可以暫離乃立刻作書奉復且云笑止吳橋凡可効力不妨多委更不必惜文之勞乃于

三

二十七日得公與范公鹿公兩書鹿則文得于觀面故曩者之往無煩再計范公初未識荆且錢真面傳公旨云范與張侍御爲姻家張與公曩日相左書可投則投不可投寧持回不投勿生多事文計京師去吳橋往返一千三百里委身于不可知之域而念業已許公難以中止正徘徊間二十八日聞皇極殿前堦石費帑金如千經年累月而始至者大工方待之告成甫及殿忽斷都人駭傳一月之內災異頻仍意當事者必爲動念吾公萬無死法矣二十九日錢真

始遣周成回蘇是日往別查君適顧公舊西席王君原裕在坐偶語及公謂從公來京之使喧傳六人且曰此六人者徵逐酒食猶似居恒時倘厥衛緝知不以清吏相目敗乃公事不淺兄可不思善爲之計文因悟公使三人曰錢真曰顧選曰周成三人者原寓錦衣衛鄰近以便承直公入獄後錢周兩使留顧選于舊寓而兩人移玉河橋與吳江周公四僕同寓既同郡又同姓誤傳公使六人所自來也公使俱儉薄豈其有此徵逐事但非分寓何以自解乃于三十日

書

晤將士衡詳語其故囑士衡轉達徐公令之分寓且託之風聞勿直告徐公以語所自來也是日午刻卽出都門居京旬日逆旅主人見文謝絕賓客而又與周使時時密語業有猜意疇昔之夕已有長髯居然闖入四顧其行裝者時公與范鹿兩公書文先期折成指大糊之壁間用是無恐是時屈行憤主人日費嚴秀計及秋毫主人凡出猜語文乃解行裝一事爲贈以愜其意始釋六月初一抵暮至江村晤鹿公以往吳橋事商之鹿公擊節稱善曰此天下第一流人

物也徑往勿疑至于侍御爲姻家金蘭之誼豈爲蔑葦所奪必不其然無相妨也因求公一函介紹立爲首其訝無公書文曰書中無非致謝語范公書正在俯仰間與公書有金且有數恐爲禁門搜去大屬不便已付祖龍卽范公一函折成指大粘之敝襪底中持至不易也鹿公唯唯初二早呈范東於鹿公時鹿公子孝廉諱化麟字仁卿在側見書不署名不填號曰此東無范年伯字號得微以與吾父者移之范乎事若卸担奈何父書似乎難發文少選進曰前與公書有雷

書

霆兩露無非聖恩今與范公亦有此語寧有與一人書而重複者請以前書同此東函去則較然矣鹿公徐曰我東自發前書不必同往總爲至交未爲不可噫公之肝膽何如哉初三早鹿公發東是日以初二日大雨滴水難行乃於初四日發足便道過孫公以已意私懇孫公致意于鹿求其再多方一處孫公唯唯因曰前鹿公原欲以五百金相應措處不及耳是日卽宿孫公家初五寅丑之際地大震文臥炕上几爲墮地一而知是日京師亦震蓋震者千有餘里蒼

駢不能五舍至此炎威日熾僅行一百餘里途中遇泉飲之不啻甘露行至初八始為張蓋蓋為一手執轡一手執鞭僅支吾至此暑極無可奈何乃為素鞭擎蓋煩苦可知即欲求如曩者之行止于鞍馬之勞頓不可得矣苦楚中時時作想不幸而生于三韓奴酋發難彼時逃竄惴惴恐有兵刃之及莫必其命求如今日豈可得哉則屢勞為之頓忘因自笑此一縷真一貼清涼散也初九早至吳橋謁范公

諱景文號質公

天

景文先以鹿公書往鹿書中亦不明言吾公也第稱縣人云與丈同年同官弟識其手書甚真末則云一腔心事向誰說令人徒憶平原君書入范公急索書文曰書非面呈不可因問書係何人所發文以公對其使即蹙額曰我主人正為公焦勞苦無音耗也亟延入爨文之謁鹿公也不覺酸鼻因其使者相戒恐傷人宛詞淚為之忍然彼時之淚猶能相忍不下獨至此則淚如湧泉不能復禁蓋與公就義之期不能數日神者先告之矣范公初對泣然不能為情良久方出

書中所語乃為贓金甚急求為轉貸覽畢即曰此項自是友生事敢不殫力即命移寓別業因識其西席康用舟諱允濟兄曩文之寓鹿氏也去京二百餘里鹿之比閭無非閭宦主僕二人深藏如處子不敢一窺戶外至此則去京凡七百里矣范公亦相戒勿入市中噫世道至此真可畏哉初十早范公走使趙姓者將命許貸三百金而令文歸公處候金蓋文與公無一面所憑者吾公之片紙所信者鹿公之一函念送鹿處在彼出納始有著落深服范公作用

天

之妙是日宴文又識其西席李仲昌諱應期濟南臨邑人兄蓋康謀其族子館于別業李課其長君諱玄超字君平年十八已舉館于家三兄俱篤行君子而李更饒意氣私慶得朋云十一日范長君奉公命先施聞此兄於朋從一切謝絕惟有閉戶讀書而得一再交臂即其師仲昌亦歎為異數十二日入別知范公已有東為吾公求援于東光蓋東光乃中要人居相去祇二舍因留候回音前文初至公便詢及張侍御按蘇與吾公齟齬之事且曰近有東入京曾以蓼兄事為託語語見

報而獨此語未報想忘之耳必無芥蒂理文念侍御與公爲姻家不敢直達至是已悉公肝膽遂直告曰侍御萬分芥蒂近日京師一聞民變便揚言曰聞此事乃周公子所爲糾衆抗旨大是異事諸紳相顧錯愕不敢發一語時徐公念陽在坐獨抗言曰周子年未弱冠能幹此許大事耶方入蓼洲于死地又坐其家以族誅烏乎可芥蒂可知望公力爲之救范公駭然立許解紛因問金至鹿處二十前後不遲乎文屈指曰金之比五日一限每限百金可以支吾自六

天

月初七比起前有會票五百已完五月之事今有鹿公貸金三百併吾蘇及吾公知己之宦京者聞可得五百計可支持至二十左右不爲遲也范公領之蓋知公之金問之他人他人爲政一迫便不能多不敢聊且塞責且屈指扣數自是如此初吾公手書稱文至戚而文亦以內昆季自居且更姓名爲余至是見范公情真意懇便以實告公爲再三歎息因以蘇郡人物下詢矢口而對與公疇昔所衡頗符合公復垂詢兄往還定與彼地有楊椒山先生祠漢張桓侯

與德故里曾一謁否文過兩公祠曾默以吾公生還爲禱幸無虛公之明問因自念忠臣義士令人景仰若斯真雖死猶生烈烈千古吾儕可不知所以自勉哉十三日再別范公見東光回東外兼得與使者口傳之語許與諸要人處緩頰爲之欣慰臨別文正欲泥首以謝乃范公先呼童設毯曰同爲友朋而兄獨任其勞敢不再拜爲之稽首文不勝惶遽慙愧別出鹿公之趙家幹已奉公命至矣蓋文爲貸金非得護行者不可先期與借至此來耳不虞范公自爲遣使

天

虛其往返范公復以程儀二金爲贈文既仰其貸又拜其貺不可乃堅辭使者三爲往返已而仲昌移樽相就使者以公命乞仲昌一言文直告以不敢拜之故而仲昌猶相強不已文乃曰請畱公所爲歸途壯行色不可乎乃止十四日從吳橋發足天旣炎甚又計金至之期尚有數日乃從容徐行十七宿雄縣是夕夜方半文臥室之門發異響如播擊急起四顧寂無人跡惟明月滿庭而已爲之大駭自離故鄉絕無音耗而出門時次子病甚且爲民變一事罪咎方張

則以為文家必有他故寧知吾公之
十七之早由斯言之非公之英爽而誰也痛哉十
八至容城過孫公是時文之出入京師者再矣自聞
渠魁之事十分戒心當此邇卒密布之日曾几何時
而禁門頻出頻入恐為物色宜留此行以防公之不
測且吾蘇之金或不及數鹿公處畢竟可為曲處前
已露意孫公所宜潛踪靜聽而黃金往京非得一的
當友不可乃懇孫公慨然應允議其弟啟美兄
諱奇 思皇 往且曰此間多中貴亦有一二相識者此行兼

六

三

可一詢其中喜怒則私心益慰十九至江村二十一
日午刻范公使者黃金二百至不能如三百之數迨
文歸途謁范范告以前約三百蓋為某二千石曾戴
德於我可貸不虞竟虛所往乃不得已託李仲昌叩
之中丞王公
諱治山東臨邑縣人 得金一百又叩之某某湊金
一百不啻沿門持鉢殊不自嫌是日兌封范公金鹿
公復出金一函計三十兩曰此上君助金也二
十二日孫啟美兄偕鹿使趙家幹
諱嚴秀同行往還 之資文已叮嚀嚴秀乃鹿公則命趙家幹黃金支應

孫兄又堅持不可主僕二人已具有資斧推讓良久
乃議各自支給孫兄亦貧與公未識一面既任其勞
又損其橐瀕行文向孫兄稽首以謝曰此弟之事以
累吾兄敢不拜送前文之往吳橋而過孫公也孫公
私語曰兄之至江村者三矣彼地隣近俱中貴不可
不慎昔魏公子之來亦各處潛踪無定居也兄此回
有弟椒蘭某某俱可暫寓兄其圖之文心妄疑或者
意出于鹿而命孫轉致耳領之是時因向鹿公請曰
文其移寓以防踪跡乎公之封翁成字公
諱毅然曰

六

三

無發生患難相係情理必至而煩僕僕轉徙其安
居勿動噫文此來凡知其事者皆以不祥人目之惟
恐或近即信宿亦人情所難乃不嫌暱就若此今人
稱交誼輒云肝胆相照之一字妙矣哉蓋非有胆則惴
惴惟恐禍及即欲全此一段交情不可得已於時文
為盛暑積勞所苦身既病熱腸復病寒日僅一餐困
頓殊甚方服藥餌諭安床褥乃二十四日午時嚴秀
奉公訃音至矣自天變疊至 聖心修省以為吾公
必生故吳橋之行敢于身往不意忽有此變為之痛

極不覺失聲于鹿公之堂鹿公相顧錯愕恐左右傳聞乃爲強忍飲泣嚴秀云公之喪已于二十二日之張灣登舟矣文計錢真未必待我哀痛之際一切都捐則欲直走吳橋以候喪舟少展護喪之念蓋吳橋去桑園一十八里桑園者南北舟楫之所必繇於此相候甚便耳痛少定徐讀蔣士衡來柬則傳念陽徐公意召文入京而鹿公亦向文問轉貸之金作何處處是時范公及茅之助金嚴秀與趙使已復資轉文一交之鹿公曰轉貸二百八十金今有茅助三十范公所貸二百先行交納尚少五十再作區處范公之金文自于京中問公助之金償之何如鹿公曰二百自是廣翁之金子何敢過而問焉聞前者此處之金尚未用于命一价相隨入京賁回原物可矣文曰前金必用文所知者祇元寶一錠不便于納託查君變易或此猶存耳數刻中公三問而文三以是對不知未用之語何從而來已而入京會蔣士衡文爲述嚴秀報訃第急索兄書秀以烏有對連索而堅執烏有第作色曰蔣即不發書汝獨不可立索片紙以報我

乎如許大事而僅憑口傳數語懊惱良久已而見秀手中片函則兄書也蓋是時秀痛其主形神俱喪耳士衡因笑問嚴秀曰若臨行我曾密語尚有存存之金可來取去亦忘之否始知用存而誤傳未用此語已忘于嚴秀之口而先入于鹿使之耳故頻煩鹿公之間耳阿堵一物易起猜疑可輕與哉是日范公之金託鹿公轉璧而以茅君助金先清鹿公三十帶鹿使偕行以便償金力疾起程鹿氏父子祖孫暨孫公見文不堪之極強相寬解而別二十七日早入京先會孫兄約其携金蓋孫兄尚留京也隨偕蔣士衡謁念陽徐公而知吾公十六日向健飯歿于十七之昧爽屍出于二十一日喪發于二十二日入殮惟顧選一人在而錢真則有候之舟中而已四體五官幸不全壞第面似有物壓之者鼻爲之平已不可認惟鬚與手足爲血肉不能變處則顧選猶能識之所備之衣已不能服第安置棺中噫文此來雖妄意公之生然出門時原意公之必死祇爲躬親含殮計故有此行所以報吾公者此所以慰公之孤寡者此初不爲處

金來也乃竟大負本懷徒令顧選一人結公之局出門之意謂何痛哉隨以鹿公之貸商之徐公公曰有鹿氏原金一百存查處可償文曰此外作何處分意者其續到會票之物以踐宿諾乎徐公亦以爲不可噫斯貸也非助也雖鹿公義當有助然寧我以金如數往鹿公以心之欲助者卻其如于以歸我則彼此兩盡今逆其欲助之意而听其多方借貸竟自償補夫乃非所以自處乎於時資斧已罄告急于公蓋

三四

文之來也文與唐元嚴秀各持十金唐元十金已于四月十六至江村用盡文之十金爲唐元支去六金乃以文自有一金復支查處會票五金湊足十金併嚴秀者共二十金自四月十七用起頻往頻來車馬餼糧一切犒勞種種費咸于是取給至此無復存餘耳是夕即宿查寓士衡曰即動鹿氏十金爲兄資斧不可乎文曰償不如數方切媿心其可復損百金之內乎計歸費須十金第自有一金而范公處有不受二金所必餽者今得于徐公處稱貸五金便可勉

強就道乃書五金之券與士衡二十八日孫兄與士衡先後至查寓士衡擲回昨券而以徐公命於查處支十金此十金之支出自徐公文不與開隨付嚴秀付文爲歸途資斧意者其續到會票之物乎文即分一金密付孫兄以勞鹿使且囑其俟至良鄉付之其來豈耳隨交與孫其五十果元寶一錠之未用者其四十九兩五錢則曩留爲吾公零用之金而非鹿氏之金也襲文之稱貸于鹿也原無片紙至此不敢不以一券爲信乃書一百五十金之券封致鹿公與孫相別仍泥首以謝

三五

之便爲趕喪之計于徐公處知公使于二十四日尚至徐寓於查君處知公使於二十六日尚至查寓蓋一爲買漆一爲欲與吳江周使偕行耳計喪舟不遠乃從水路趕喪奈二丈方別大雨如傾周行半成巨浸不可行是月無三十閏月初一馳驅泥濘中抵張灣聞喪舟已發矣復爲疾馳至此則泥濘轉爲滯泥求其馳驅不可得矣有駕寓于涓涓已爾是夕抵河西務覓喪舟了不可得方謀兼程趨事乃初二晨起水已偏于街衙男婦老稚携筐篋元氣者已載道

矣則移寓高阜不一日高阜之寓水復浸淫而至恐復不免則求附運艘凡有性命之憂初五日水勢稍定乃附舟至天津舟中有揚州運軍云於二十九日于河西務見有二喪舟乃南艘相竝偕行其爲公與吳江周公之舟無疑噫喪舟而肯稍爲我待不二日文已至矣初六日從天津附往德州之舟水勢逆甚竟日不能二舍十一日復登陸十二薄暮至吳橋別范公蓋意喪舟過桑園必入問范公范公必爲我留不虞音信之杳然也甫及門知范公聞訃之日正欲

六
三六

開宴一閱邸報不勝痛爲徹宴抱病者累日入謁相對揮淚且稽首稱謝文不勝性慙慙愧曰文不得視舍大負周公乃公之罪人反加禮耶因告公以前金下落且悉周氏之艱難及鹿公之通負意欲公俟金至稍割以償鹿公公於文一語一爲悽然知其于此金必有所助十三早仲昌來晤文以情懇之曰前金旦晚且至質翁大有割助意而鹿公轉貸尙有一百五十未償倘得隨公之所樂助者即以償鹿公甚便兄其爲我圖之仲昌曰兩家之物皆出于貸鹿公欲

償貸則吾公亦欲償貸恐必不得之數惟是直指以助周氏所樂從耳文大爲首肯是日起公飯未半鹿使二人已賁金至矣飯畢別出鹿使納金公不納而亟召文欲盡付持歸文局促曰周固不足公非有餘稍割則可其可全捐而以此重逋爲公累耶公蹙額泫然曰所處固不足然第幸有此身在猶易處耳文曰公言至此不敢辭矣但二百金數不爲少長途或有他虞親賁斷乎不可公其別致公乃止初文之爲水阻道也深悔奚弗從陸取道良鄉涿州便可刻期

六
三七

至桑園候舟胡乃自爲水苦詢鹿使以孫兄出京光景始知孫一出京至蘆溝民居已漂沒殆盡沉浮五日始達江村主僕三人几于不免噫斯行也伊誰之事而乃以累孫兄至此乎而文之得免于難不可謂非倖鹿使之來璧范金者其一人仍昔之趙老家幹也往返於京者凡三往返于吳橋者凡兩屈指程途三千有餘矧炎月尤爲不易前者區區一金何足少酬其勞哉十四日入別范公眷眷一飮再飮不能爲別演行文再拜稽首公起執文之手曰第亦有四叩

欲申叩日第相去數千里徒有其心不能爲力兄與
咫尺周氏諸孤所望朝夕一顧文爲泥首受命曰綿
力所及其敢自愛噫范公于友誼真千古一人耳流
盼曩者將命之趙使見其形容骨立詢何以至此則
以疇昔東光之行刻期報命爲中途暑雨所中方爾
抱瘡斯行也不獨諸君子竭其心思即諸君子之僕
從亦殫其筋力眞足爲友道光別出范公以前二金
爲贍文乃不敢復辭使者復傳公命曰所處二百金
既不持去不得不一歸原主倘收當再爲設處蓋金

六

三九

非已物公自有微機焉非有他意也日原擬登途下
日已晏騎且無可問矣仲昌用舟各治具強遊公之
小築以一解文之悲哀然杯在手而痛在心時時彈
淚殊不成歡而別十五日發足是時妄意喪舟經開
必有稽留且從此至分水龍王水勢俱逆而我以騎
往必可追及則爲策蹇而馳十六至荏平是夕復大
雨如傾水復阻道不可行留荏平者兩日十八發足
每行不數里非深泥則巨浸稍淺則以騎代舟稍深
便以足代騎裸形匍匐嘗此一番生平未嘗之苦即

欲求如曩者之行僅止于炎熱又不可得矣又每作
三韓被虜想於滔滔中如乘安車如坐夏屋忘其爲
困頓也此一想又真一貼逍遙散哉自吳橋發足以
來馳驅跋涉中念范公之金一歸原主或不能如其
前數又念吾公之家餽糜不給焚焚諸孤以養以教
以婚以嫁良非易事目前賤金雖急然當人心哀痛
之際自能勉強竣事必不至累其孤寡獨是日後教
育等事大屬難處雖吾賴好義者不少然當此兩番
大助之後豈堪再助即有金石椒蘭如文姚太史諸

六

三九

君子均非有餘之家豈能種種仰給此年年苦楚事
事艱難之局而子姓失學術失其先人故步之根也
賢者之後以空乏二字固其窮者凡人必得置一恒
產乃爲永遠計前金二百儘足爲一項謀而讀范公
所惠竊議諸書見公于宦遊每遇凡可經久事不遺
餘力間有捐已俸爲之者則斯議也惟公可告乃以
前意作東從逆旅主人寄范公二十二日至濟寧詢
之閭上則喪舟又已過矣沿途阻碍使文不得登舟
一護少盡其心何天之阨我至是是日遇公使周成

自南而北與之登舟偕歸三十日舟泊黃河一夕中盜之來劫者三幸客衆豫防不能登舟而止因自幸范公之金堅辭不携不爲過計七月初一登內河之舟是日午餘颶風大作凡爲之覆倘在黃河幸免于難幸矣幸矣已而聞是日吾公更甚數百年合抱之木有爲平折拔去者不可勝數蓋公迄至蘇之弟三日也天怒激發所致豈其然乎初二復爲颶風停舟初九抵幕至吾公家登其堂不見其人初十日憑公之棺而哭不獨痛公之死蓋痛公死而不得視舍

詩

四十一

公則大有造于先慈之苦節文則無毫毛之益于吾公之死也諸公子方遵義日吾公之命以伯相呼爲再四辭謝雖諸公子奉公命相稱如故然于文祇重其愆所謂耳受而心實不受者也是日歸家幸得舉家無恙而病子呻吟于床然阿翁已歸自足相慰乃僅聚首百日而亡痛哉諸兒爲述閏月二十八日之更深有鬼囑于庭者三其聲甚厲意周公之喪已歸詰朝往詢公柩果于是夕至家公實相報有何疑焉十三日以一杯哭公而詳在京之事名九京報命復

之吾公隨以資斧三十金費數矣公之子子佩、龍、言范公當有後訊八月二十二日范公使者資奠千金至蘇發函深是文恒產之說約以明春付金因聞王中丞之金業已收去念范公橐中甚窘乃致書李仲昌囑于中丞處從吏其間蓋仲昌與中丞爲椒蘭之好耳或謂范公此金異日即以清鹿公於許甚便噫文既倡恒產之說而范公慨然以爲已任則此金者乃范公爲周氏諸孤長久計者也若鹿公之金定當另爲區處耳豈可以游移其間以負兩公意哉謹

不

單一

至此而北行之事畢矣噫公之被逮也萬姓爲之號呼至擇法網喪其元而不顧公之就獄也天地爲之震怒奇災異變先後叠見夫豈細故公之已歿也洪水滔天于京師大風刮地于桑梓爲百年未有之災天人之際一至于此則公之爲公何如乃痛公之深者或以等死耳矣弗自裁于蘇乃多此緹騎贖金之費而投其身于至慘之地噫公何人乎肯泯泯而死自同於匹夫匹婦之經溝瀆者乎故閔莫君之籤兆每爲勸駕非不靈也正欲公之烈烈而死以奇節與

公也此豈尋常所能測哉乃若吾公聞逮之詰鞠案中所存白銀不能一兩以三錢糗貧交徐胤開以二錢買桐油爲繼晷資謂其價稍廉耳以燈火之需而計及于此其家之貧可知比晚聞逮所付公子之金僅四錢耳問糊口之產僅僅半頃之汚萊問棲身之所僅僅數椽之陋室五年司理數年銓部而光景若斯吏之廉未有如公者乃能償贖金三千耶藉非吾公之品吾蘇之義則公之孤寡有爲贖金立斃耳斯民自有直道千載自有公評可不具論聞吾公爲獄吏拷掠時見其刑酷甚則高聲呼曰爾不畏天地耶奈何必欲處吾輩以死且天下忠臣義士多矣從來翻日後之案者正不屬目前之所忌也非謂吾輩死而天下遂斷忠義之脉也公所謂教之誨之者其在斯言乎且捶且詈愈折愈奮被逮諸公無能比其烈者噫味斯言一時挺然不屈之光景又豈見聞可得一二哉猶記公公署候行燈下朗吟于忠肅公粉骨碎身渾不怕獨留清白在人間及楊忠愍公風吹枷鎖滿城香諸詩津津有味乎其吟之神若爲之彌壯

四十二

氣若爲之彌揚者公于臨難激烈乃爾豈非真正奇男子壯哉壯哉公之構禍固由于與廖翁聯姻一事而倪御史首逢璫惡後更有陰爲之構者然聞緹騎之逮廓翁廓翁飲之虎阜緹騎且從虎阜解維廓翁爲聯姻一事欲姑爲一日留緹騎難之公大叱緹騎而且語侵覬賊復曰若其直致我語余非畏死之人噫獠虎頭履虎尾矣奇禍之至何恠其然非吾公斷無此膽聞公于被逮之夕縣令守于廳妻孥哭于室公拜辭家廟從容取筆爲僧題小雲棲額此其神情之定何如不死于蘇死于都真知所以處死者矣吾公之抵京也以四月之二十四日公之入獄也以是月之二十八日未入獄前處東司房彼時諸縉紳無一人敢至而諸旂則左右惟謹蓋諸旂中途聞京師以其需索激變將如周繆兩家追比詐金曾於駟中密室環跪以前金完璧公則仍以授之誓不洩一言故感激若斯耳二十八日另有一旨開讀開讀畢裸形加絛以解理刑一至理刑彼時即公隨身之僕俱不克覩矣聞公于理刑陳詞侃侃聲振一堂捷棍四

四十三

四十三

十總之以夾水火棍六十又繼之以檟叅校一百二十
十誣坐贓金二千兩續奉

嚴旨五月初又加以夾復誣贓銀一千公至此不死
者亦几希矣續有非常天變刑爲之停比至六月初
旬又捷十棍數雖少而慘更甚十六公猶獨飭十七
子丑之際不知用何物鎮壓公首而亡動手者則鎖
頭顏紫也聞楊左諸公之死皆出此人手顧選每日
送飯與獄卒顧狎故得其情實乃爾不敢不詳誌以
記彼時之慘毒公之德容曩公堅不欲寫有公門第

中四

子龔兄諱汝乳者知不可明告即於候逮之十七日
私携冊青君王明谷從傍私窺圖公貌藏之其肯待
甚不惟俾公之子若孫有所瞻依且使吾公之容異
日與諸名公之像共垂不朽俾後人有所寄其高山
仰止之思亦似有天意此皆吾公之事所應傳記故
謹附錄于此是役也舖堂一事全賴岩叟顧公與所
出往返書札爲給事足吾陸公而京師飲金實惟念
陽徐公當其時縉紳先生靡不以公爲諱不敢齒及
徐公獨奮身綜理而且侃侃于張侍御爲公之子力

木

甲五

爭民變之事今日徐公之削奪所自來也若文一身
既不敢及顧徐兩公之門非得士衡轉達其間更從
中爲之料理則文有束手無措而已赤日中往來長
安道上分憂共戚士衡一人耳乃若蓋吾朱君雖艱
于文之一宿然非朱君安所得查君以爲出納之地
查君者以太學待選于京者也司此一項之金大非
易事而查君能任之非獨千金之託毫無所負已也
吾公之僕自顧選而外則有唐元特爲贖金一事啻
命而歸澤暑中四十餘日往還六千餘里視後使周
成幾兩月而纔返半道勞乎不勞乎嚴秀倩文出入
其勢可知而錢真者雖多所不便于文然遍叩諸公
之門及入獄比納亦勞之不可泯者此俱北行之譜
所應紀也乃若吾蘇欽金實惟光祿卿具茨毛公與
異度文起孟長德升諸君子文之遺唐元歸蘇而索
金也屈指往二十日來二十日飲金十日尚虞不能
及數乃元以端陽日從涿州歸于六月十六日已持
千金之票至矣又十日念陽徐公使者又賁有五百
金之票至矣是時有原賁會票五百金京中縉紳所

助五百金范鹿二公處有五百三十金計淨三千之數倘其時而無必欲公死者完職之日送刑部擬罪明旨昭昭也諸君子寧不大有造于吾公聞文先生之言曰明知賊之完否初無救于吾公之死生但公倘爲追賊而死則吾輩之痛更莫能自解耳誠哉是言也當被逮之始精神與諸好義者爭爲助諸貧士則請以本府季誡三學例得賞金全捐爲助而諸廉于學宮者則請各捐一金爲助一時好義光景可知而彼時司出納者則有楊兄諱大濂暨張兄諱義成

四十六

自民變後人俱畏禍至有前曾出金復亟求削名助籍者而楊兄能以爲任實人所難至逆璫所屬意而指爲渠魁者則孝廉朱德升諱宜業授意撫按時徐顧兩公力以復激士民公憤動之遂得解若諸生之號泣抗言深觸當事之忌者則文啓美諱亨錢吉士諱維斗徐九一諱楊公幹朱詢瑞諱風樓索其迫凡不免對吏而以此降黜者則劉漸于諱殷汝劼諱臣沙子升諱臣王元邁諱王貞明諱然士類至於降黜而弗至罹奇禍者或云票出安慶

相公然亦非人力所及蓋以天變不畏之端而此悲亦若有偏心稍委閣票旨處分者豈非天哉其爲公而死者則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等五人聞佩韋念如臨刑了無難色挺然曰我爲清官死死有餘榮冠公祖諱慎陳父母諱文俱爲流涕公之被逮左右周旋實惟陳冠兩公當是時人情危懼當事者憐憫以吾公爲臺府恐爲旦夕之留以速目前之禍惟有支吾觀望以冀一時之無事而已苟非委姚調停即欲赴關恐未可必至于廉之士民親友爲吾公奔走捐助者不能盡記如殷汝劼與公有姻姪之誼几破其家而密交鄒虛王賀德甫諱各辭他館分讓公諸子則雖不北行賢于北行也文故紀北行而及之至文樓遲定與吳梅閣爲鹿爲孫爲范數公家範更有可言者鹿公之封翁爲成字公恂恂篤行惟知誦法孔子子既職方孫復發解而身勤課農居然有伐檀氏之風聞公壯年公之父方持斧吳中而公以青衿家居時躬親負耨以蠶耕不以做家之僕從無非田夫求一布衣鮮整之僕不可得也

而肝膽更甚昔魏廓翁以大行人至其家求識公面公以我老儒而彼縉紳縉紳交自有吾子何與我事堅辭不出比廓翁被逮魏公子持蓼翁八行投戕方戕方方經理榆關公得書曰此吾子之友也可以吾子不在辭乎遂身為居停每對食見魏公子泣則不勝傷時吐其餽至欲質產為助又問公艾年喪偶終身不再娶門庭肅然戕方氏年方五十有二而鬚髮皓如與封翁几若伯仲蓋以急友之難一夕而白同榜中吾公即與定交在此急吾公之急化無為有肝膽所不必言親朋四出問金而相對不輕齒及以故其僕從寂無知者比范公金至方求公命使促孫啓美兄公已先期命人往矣作事之密趨事之敏亦可窺見其微子孝廉公仁卿惟知下帷門外之事即試事亦不一與其父子祖孫間真令人相視醉心師法不遑也孫公齡十七領鄉薦已為孝廉二十七年而四壁蕭然一無所有昆季四人每食必聚更相僕從疏食菜羹陶然自得忘其為貧也文初謁公與公竝騎而行將至公下騎步趨文謂已至耳不知乃道經

其尊公墓也因為訪其疇昔廬墓之所併讀諸君子咏其廬墓之章宛然孝思令人傷感如公者孝廉二字真不媿哉而其兩兄一弟俱為行君子弟即啓美兄奔走吾公之事者也若范公者高義所不必言時其太尊人宦遊而太夫人在堂朝夕往朝不啻嬰兒之慕聞爨者太尊人為湖州別駕偶抱疴報至時方娶媳吉事未畢即刻疾馳不八日已至湖蓋一日夜馳三百里也延明師于別業課其族人雅有文正之風師即用舟康先生古人也已登明經薦而甘苦督課居然寒儒康有二子彬彬謙恭次子諸生乃儒其冠長子尚未泮遊則冠齊民之冠文登其堂為之留飲其子掃除擊捧惟恐不及文再四為設坐阿翁弗許也而仲昌李兄一種奇特之氣英英逼人吾公之未歿也則慷慨相期吾公之已歿也則悲歌相卹披肝瀝膽把臂慇懃即肉骨不啻以二諸君皆憂豫勿緩而恍然在目者故特為之附及乃有吾蘇鐵買張全倫晉人也彼未嘗沐公之恩而慕感公之知吾公之遠亦捐助十金又惓惓為諸公子計曰公子年少

非得囑昔父執諸君子爲之主持不可事期必行言期必聽乃克有濟乃克無負清白吏子孫噫斯言也斯念也而發于晉之賈人雖數君子金石之誼必繇斯轍然旁觀一種議論自不可少倘諸君子而計及於此則公之諸孤既爲大賢之苗裔又得承正之夾輔必且儼然成其爲道器疇謂公死乎噫謂公死乎紀北而終之以此所望于諸君相成之誼匪淺哉

平

跋

嗚呼此先君從難次第北行之事父執諸公讀之泣下者也周先生建忠抗節忠愍公後一人被逮開讀郡人士奮迅感慕哭聲震天而正夫慕義視死如歸者五直道不亡真足褫大慙之魄而伸忠孝之氣願當事者忿嫉益甚鍛鍊之謀益以刻深當斯時也友友殆哉先君獨毅然從先生往戚友無不重爲憐恐屹不爲動周先生嚴氣正性覆折而逾堅旣以完節高千古而先君以一身周旋其間臨難不憚知無不

贈

爲遂至病中肺腑慷慨矢曰公舍我死我何用生爲欲伏

闕爲公嗚冤念徒死無裨且公以先人葬事見托諸公子後事百未及一圖無以瞑公目姑後死以了公事故于九京報命書有云不久且當從公地下隨以窆窆商之桑梓諸公恒產謀之吳橋范公延師肄業則任之舊西席鄒虛王先生事差有緒而先君病日重矣血時嘔矣衰疾以竟斯謂公忠孝大節日月常鮮至於從容就義威武不屈之概非此不悉且諸

公急難之誼有不徒付之永歎者咸於斯可考焉謹
成遇

聖天子臨御乾坤重闢喜曰不圖垂暝尚及見茲伏
床北叩誦

聖明迨易簣之辰猶呼壽陽扶掖手書上文姚兩先
生促叩

關洗冤急表忠魂曰今而後吾有以謝良友矣投筆
而逝無一語及家事嗚呼痛哉先君砥礪廉隅以名
教爲已任生平大行更僕未易數壽陽另當詳述用

不肖男壽陽百拜謹跋

三

乞大君子一言以垂不朽獨計斯諸周先生殺身成
仁之義樂天知命之誠披覽如見情形不隔尤先君
沒世苦心所寄今周先生誼動

聖主特表清忠而先君見背忽已二祀士無賢不肖
不沒其親之志各有同懷欲先錫斯譜偏呈鉅公竊
愧蕭然不能剗剗異翁張先生慨然任曰此爾先人
一段精誠其可泯滅手疏諸好義自兩如顧先生始
而維斗天如吉士諸兄咸從同社糾金克成是集此
皆張先生高義之倡而諸君子聲氣之應也中心謹

之何日忘之先君於理學經濟諸書集述百種不肖
所以有硯面目每生于世者以懸黎有待未成厥志
耳罪人哉

不肖男壽陽百拜謹跋

三

北行日譜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朱祖文撰祖文字完夫自號三復居士長洲人
都督先之孫少負氣節與周順昌善順昌以閹禍
被逮祖文間行詣都爲納餽粥湯藥及徵賊令急
又爲之奔走稱貸順昌檄歸祖文哀痛發病死後
人以配食順昌祠明史亦附載順昌傳中此書乃
其北行時所記其子壽陽所刻也

鑒勞錄一卷

〔明〕孫傳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鑒勞錄一

卷》提要

丙子春三月臣傳庭奉撫秦之

命夏四月六日恭承

召對詢臣以剿撫方畧臣畢陳愚見因以

撫標無兵無餉爲請欽蒙

聖諭措兵難措餉更難

宵旰焦勞形於

天表又

諭臣以真心實意期勉殷切臣自矢殫力

盡心實圖報稱

陞辭而西以五月十有六日入關受事爰

及戊寅之十月念二日出關北援指

拏凡三十閱月巨寇悉平兵強餉裕

視向之妖氛匝地徒手罔措者又一

秦矣自維臣履極難之地肩極重之

擔當極敝之時能無卽於隕越以爲

簡書羞且得通理京兆前俸報成滿考亦

數十年來秦撫所未有也非賴

主上推誠委任多方鼓勵豈臣區區之愚

慶勞錄

微倖至此乃蒙

聖明軫念犬馬凡有效竭必

賜褒嘉

溫綸之下歲無虛月月無虛旬甚且風示

各撫以臣爲法至臣以癡腸苦口數

爲樞部督過因謂臣報兵後期自請

白衣領職以甚臣罪

聖明迄信臣無他仍於臣奏剖疏中嘉其

實心辦理臣之仰徽

帝鑒可謂至矣故臣每拜

寵命雖戎馬倥偬感泣之餘必畧識顛末

手錄登簡漸積成帙名曰鑒勞錄夫

慶勞錄

臣卽捐糜頂踵何勞敢言顧

聖明之鑒不敢忘也敬付剞劂惟志

天恩罔極云若夫敘錄猶稽實所司有意

矜恤在諸將士不無願望然非臣愚

所及矣

崇禎戊寅十有二月朔臣孫傳庭識

聖勞錄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臣孫傳庭謹輯

崇禎九年六月

時大寇整齊王等屯聚商維數月矣官兵
憚途不入臣履任未一月嚴檄調將羅尚
文選銳馳擊大獲奇捷陣斬渠首整齊王
奪回擄去通判武位中餘黨奔遁十九日
臣塘報兵部為飛報大捷預解賊首功級
事該部具題奉

聖旨據報殺仗出奇殲渠斬級具見該撫調度

聖勞錄

將士用命有功員役及傷亡官兵查明叙卹

餘賊乞撫是否確情擇著詳察誠偽相機標

縱併別股既稱勢孤黨渙亟宜鼓銳殲掃以

底成績武位中著吏部議處具奏

七月

大寇關王縣盤匿黑水峪出犯臣親提孤
標扼險奮剿四日三捷生擒關王等餘眾
殲散殆盡二十日臣會同總督洪承疇地
報兵部為口報命提生擒賊渠事該部具

聖旨

聖旨據報生擒關賊及領哨各目具見該督撫

調度將士用命著即查明叙資賊勢已潰餘

孽尚存仍著一面相機剿散立奏廓清毋再

致通遲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總督洪承疇會同臣題為撫臣
標兵先戰挫賊役賊竄遁出中臣等再督
官兵殲圖力戰仰伏

天威生擒大賊頭關王剿黨散脅恭報奇捷事

聖勞錄

奉

聖旨已有旨了奏內有功員役著即與覈叙以

示鼓勵馮與京李弘震併從優議卹張買兒

等姑准免死聽於撫臣軍前自効賊渠解京

著擇的當員役沿途撥兵嚴防毋致疎虞該

部知道

同日臣會同總督題為官兵四日三捷賊
渠成擒餘黨殲散賊渠掃蕩捷音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九月

大寇蝦子塊張妙手等因臣謹

詔開諭又聞關渠就擒錄報秦赴鳳翔投臣乞

撫臣親詣而諭兩渠博領感泣當夜張刻

手率眾來歸勅六日下其題為微臣遵

行撫臣首率眾歸附謹述情形

上聞事奉

聖旨奏內遵詔行撫及張文耀歸順情形知悉

了還著同該督相機操縱亟圖戡定以底威

張榜錄

續所請剿兵及祖大弼事宜該部著議速奏

十九日臣遵

上聞事奉

感恩得具題為俘

獲獲賊渠仰乞

聖旨勅部訊審正法

以快神人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十二月

大寇過天星等乘剿兵屢勝東犯涇三下

觀提原旅路學西遁勅四日具題為大寇

直賊涇三孤標逆頭堵擊鏖戰竟日賊敗
西奔事奉

聖旨據奏賊勢突窺涇三官兵奮銳扼堵亦見

用命鄭嘉棟准與紀錄豫賊入秦者會督

理二臣併檄催祖大弼兵合兵扼剿其漢中

之賊星移會蜀撫卽留該省入衛援兵協圖

殲掃毋得延誤汚縣失事情形還著詳查馳

奏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張榜錄

四

過賊被創前遞次日卽報豫賊混世萬等

擁乘闖關踰渭過潼下仍提孤標迎擊於

渭南擒賊甚眾驅出關外復合豫兵夾剿

大捷二十二日臣具題為豫賊擁眾西犯

秦兵迎頭堵擊賊幾半殲復東遁下復

約豫兵合剿大創馳報捷音事奉

聖旨據奏豫賊西犯督兵扼擊及賊東遁復合

豫兵夾剿擒斬一千餘級具見該撫鼓勵調

度有功員役及傷亡官丁著卽與查明叙卹

仍著豫中道將確偵賊回合力蕩掃毋得盡

地該部併狂提少懈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兵部題請洪承疇題為撫下
標兵先戰壯賊等事奉

聖旨這蓋屋剿賊功次既經駁議洪承疇孫傳

庭著各先加一級仍候事平彙叙孫守法免

成仍復原官再加實授一級賀人龍免查議

趙光遠准復原級仍免戴罪馬科王根子來

胤昌俱另案酌議馬友功李建功俱免勘議

聖勞錄

五

任國奇加都司僉書孫承祖等三十員鄭嘉

棟等十員董朝薦等十三員羅尚文等三員

各加實授一級內孫鑑加實授二級李世春

准復原級孫顯祖准復原降二級仍戴罪圖

功張京等六員吏部分別優議馮與京李弘

震各贈都司僉書馬與京襲陞正千戶李弘

震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其餘有各各官該

督撫查明自行紀賞著鼓勵將士速圖蕩

掃以底成績不得少懈該部知道

十年正月

十七日兵部題請加級拜疏控辭奏奉
聖旨孫傳庭擒闖著勞叙陞已有成命著即祇

受不必遜辭仍一面速圖戡定以底成績該

部知道

二月二十七日兵部題請該部題為孫承祖

聖勞錄

六

部知道

聖旨這潼關剿寇功次既經覆覈內孫傳庭丁

啓唐戴東晏侯彙敘優議李國政張一貴著

各加都司僉書職銜依議管事張文耀等

授守備王承祥等二十員各與紀鑑等

烟舊管事將有學贈遊擊將軍襲陞副千戶

烟舊管事將有學贈遊擊將軍襲陞副千戶

世襲李藝新查明另議鄭嘉棟等三員免議

該部知道

混世萬等寇自臣驅剿東道提兵同會復
豫聞盡峰口寇犯商確臣發標兵併馬勇
步日險進場獲捷收降寇衆一條龍等十
四日臣具題爲孤兵入山勦擒併効馳報
捷功
事奉

聖旨據奏官兵入山斬級俘渠具見用命有功

員役卽與查明優敘仍著該撫按先行賞資

奏

石有泉准收撫混賊奔豫著理臣嚴密兵將

鼓銳奮擊迅掃餘氛以靖中原叛兵既自拔

逆歸著確查同謀首惡正法餘仍遵前旨款

免責令殺賊自効藍田焚劫情形及陳

官還著查明馳奏該部知道

混世萬等自豫寇聞復入商確招合諸渠
結連叛寇臣相繼出奇剿撫並用除收降
一條龍等外復計斬大寇五背聖世王一
起飛等收撫大寇鎮天王紅狼上山虎等

十四日臣具題爲豫寇轉折入秦官兵剿
撫並用頭目收殲幾盡謹據實上
聞事
奉

聖旨據奏招撫呂敘等情形知道了各賊渠目

收殲強半具見調度蠲賊果投誠歸命准審

酌安插仍加意撫戢永消反側張世強張王

謨侯查明敘資董鳳岐併與議卹該部知道

三月

奏

大寇馮子境自張抄手歸降之後屢有渠
至望臣撫甚切至是遠臣微示遣散夥黨
親率頭目十二人至會城乞降臣收撫安
插十三日具題爲恭報蠲渠歸順情形仰

聖鑒事奉

聖旨據奏招撫坤輪誠投撫已經安插知道了

解散餘黨仍著地方官加意綏輯永消瑕孽

効勞各官准與查核敘錄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臣因擒聞加級疏辭未
允吏部議加臣服俸一級謹奉

欽依臣復具奏為寇禍未滅臣級難加謹再疏

聖鑒懇乞

聖鑒允辭以免

目謹事奉

聖旨孫傳庭敘陞已有成命著即遵祇受不必

遜辭寇氛未靖仍速圖掃蕩以冀嚴疆該部

知道

四月

秦省西安四衛舊有額設軍屯計地二萬四千餘頃軍二萬四千餘名慶池既久地

聖勞錄

九

歸家右軍則烏有矣臣任德清理初清出課銀三萬五千餘兩十九日臣具題等經國當圖其大裕餉無逾於屯徵臣力任懲勞種積弊以垂永利妥領既等神益方鉅議據已經清出屯課數目先疏具

聞仰祈

聖鑒事

奉

聖旨這清出屯課數目并班軍抵價徵課事宜

深於兵食有裨具見籌畫苦心著照力遵

以垂永利王鼎鎮雅與優異該部知道

閏四月

大寇混天星等竄匿階成合謀犯漢又小紅狼等寇久被漢河

藩封及及臣星移督鎮起兵馳往又為開道致餉數屬奮擊屢破皆捷漢危以解十六日臣具題為督報成階剿賊級功併奏官兵入漢獲捷以慰

聖懷事

奉

聖旨據奏成階兵將剿賊獲級已有旨了河縣

解圍藩封安妥具見調度著即鼓勵各將乘

聖勞錄

十

勝藏擊盡掃兇氛以奏懋績其各賊乞撫事

情該督撫隨宜操縱毋致墮狡併鎮臣移駐

聲援事宜俱聽相機酌行所需勁旅該部酌

議隨奏

五月

自屯政清釐有緒姦豪無計抗拒阻遂煽誘賊據臣迄不為動當擒首惡正法復清出

課銀七萬二千餘兩並實在軍九千餘名十七日臣具題為徵臣彈力清屯詳姦多

力捷法謹將續清軍數課數併處分事宜
據實報

聞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據奏續清軍課數目併處分課亂事宜知

道了蒙右弁棍鼓煽撓法殊可痛惡今後再

有隱占播弄的不問何項權勢該撫卽指名

來來立從重治不宥張彪等李伸等都著分

別懲勸所議增軍增課務逐一實在及官軍

案勞錄

十一

一例票收不許仍前混冒俱申飭行該部知

道

六月

初三日臣因擒聞之敘蒙加服俸再辭未
允乃恪遵祇承奏為恭謝

天恩事
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七月

向來豫楚及秦之大寇俱倚商賈為窟穴
已經臣次第驟除尚有一二遺孽與土寇
聯名為祟名曰桿賊臣密檄該道出府用
間尋斬渠首姚世泰楊萬林張大法等併
黨衆千餘殲散無遺初七日臣具題為剿
撫商維桿賊殲散已盡恭報情形仰祈

聖鑒事
奉

聖旨據奏商維一帶土寇詠渠散脅地方安

具見該撫調度方畧併道州縣各官俱

優敘錄有功員役確查獎賞仍將解散餘

案勞錄

十一

善行安插毋致失所應守險隘嚴慎固防不

得以事平疎懈該部知道

八月

總督洪承疇以題

允廿兵二千餘名各送臣標調度題報臣寇大

天王等賊遁化寶鷄臣乘機剿將賊等

馳赴迅擊兩戰皆捷十一日臣具題為恭
報廿兵兩戰
獲捷事奉

聖旨據報廿兵再提關過混世萬等賊東西交

進俱已有旨了該撫須嚴加株勵相賊形勢

六督理二臣協力夾剿奏請平不得借口

弛卸該部知道

九月

大天王等賊自廿兵連創竄遁山隘臣復
提標旅親詣搜剿渡渭入鳳又報大寇猛
虎中斗星等相繼出棧欲圖出關犯豫臣
設局各兵迎頭縱擊賊敗伏斜降依險窺
遲臣復期會督鎮東西夾剿賊降甚衆初
四日臣具題為仗賊合股任逞微臣算賊

奏

主

彈力戰必迎頭斬銳撫能將黨收渠賊竄
西奔復得督臣大兵夾擊殲散尤多恭報

大捷
事奉

聖旨據報鄂寶合提具見督撫同心調度將士

僇力行間著乘勝極力夾剿淨此賊氛毋氣

盈池臣等奏請兵部馬上馳諭其有功傷

亡員從議具奏

臣清地告竣通計清出實在官軍一萬一
千八百五十五名課銀一十四萬五千三

百四十二兩米麥豆一萬三千五百五十
六石又丁條草馬等銀四千五百八十一
兩十三日臣具題為微臣清屯事竣三奏
永利已興謹將前後清出實在兵糧數目
彙報上

開以祈

聖鑒併敘在事官員

用示鼓勵事奉

聖旨據奏清屯既竣裕餉足兵孫傳庭具見實

心任事著該部看議具奏

先是臣以實圖掃蕩條上方畧屢拂部議
故該部因臣請明責成駁臣方畧屢遷不

奏

主

奉調度募練後期該部自謂以白衣領職
以甚臣罪幸荷

聖明鑒臣無他未至遽干不測部咨到臣十七
日臣具奏為敬剖微臣苦衷併報募練兵

數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奏內見在馬步各兵通算已驗部數且又

另行調募具見該撫實心辦理會剿在即著

遵旨協圖蕩寇共建殊勛不得分畛畫疆更

請別議該部知道

十月

蠟子塊併所部降丁自受匪黨威嚇為臣
効臣調之標下籍為一旅無不人人感奮
祇因總兵張全昌部密遠同全昌會賊匪
蠟營蠟未加害後又數入蠟營招撫蠟開
追諭全昌等

國逆懷叛又或於腹黨費巢之誘乘發防
豫於華陰地方劫聚西奔臣於關門半
夜開變即馳進內役授計降丁大夜即斬
蠟併縛費巢歸獻各降丁亦未有一人逃
去者二十五日臣具題為降果懷復叛
劫衆入山群丁感恩遵計斬首併擒腹惡
歸獻正法大害永除大信愈彰謹具疏陳

聖鑒事奉

報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十一月

初三日戶部覆臣題為徵臣清屯事竣等
事奉

聖旨李虞慶加一級賈鶴年等俱紀錄孫傳庭

清屯充餉勞怨不辭著加一級仍賞銀三十

兩紬絲二表裏用昭激勵今後各撫務以泰

撫具心實事為法不得自屈置諸徒煩仰請

該部知道

清屯之役臣以按命實徵幸告成事第取
諸姦豪百十年久據之物一旦還之公家
臣逆知有後來之變亂也又臣與於公廢
所得之數雖已不少然較之

國初屯額尚不能什五臣因詳列始末告之
後來則臣區區報効之忱固未有已也二
十五日臣具題為清屯之効已著清屯之
漸宜防敬陳五當明之故兩宜著之法以
維萬世永
利事奉

聖鑒事奉

主

聖旨孫傳庭銳意清屯課銀本已徵實効這

所陳各款該部看議速覆

十二月

蠟寇之撫臣心血為匪及其復叛臣適發
密計立刻誅逆不惟秦人共快即各處安
插降人無不人人信服樞部以臣疏報有
蠟晨張鎮被逮彼必難免逆謀遂決等語
故將按臣同在事官丁併行優敘於臣特
加貶駁議以功過相準初二日覆臣題為
降果懷復
叛等事奉

聖旨是李國政加署銜一級張文耀加都司僉
書張守官加實授守備劉俊儒拓應卿武養
明武大定楊尚宗苗有定郭鳴鳳崔應舉任
國柱名加署守備衛黃世俊先給重賞仍給
千把總制趙大胤茂案量與滿除孫傳庭功
過相準謝事謙侯回道優敘俱依議該部知
道

十一年正月

初九日臣回清屯蒙
恩敘資具疏控辭奏為微臣 屯充餉雜勿微

吳敘勝思萬難祇受謹披瀝控
附仰祈

聖鑒事奉

聖旨孫傳庭清屯著勞敘資已有成命不必辭

免該部知道

三月

臣以愚忠取忌常路苦累十年以總督之
五總鎮兵剿賊微漢之間適有漢陰石泉
之失部議乃責臣不遺發將領與總督同
降二級先是臣以擒關崇加一級部議部
院無從三品職銜擬加服俸一級今以
屯再家加級部議復云部院無從三品職
銜遂折降覓加時並無折降之例如守選
副使李虞漢即因臣清屯敘加一級者與
事而不符典道臣等其臣節被之
臣等則謂臣所未有也二十五日臣具疏陳
奏為恭謝

天恩事

聖旨該部知道

四月

自大寇入對臣奉中樞調度斷截商榷
督洪承疇奏明親提兵左先曹變蛟
等兵赴蜀援剿布置總兵祖大弼王洪等
兵於漢界微秦之間防賊東返專備夾擊
及各寇還秦即歸漢界微秦長驅而東各
鎮不敢以一矢加遺縱令直突慶鳳關人
內地矣臣得賊返秦之報即據實奏
聞馳還西安適中調度初餘微秦犯慶陽者為
大天王六隊爭管王混天王等寇臣率標
兵迎擊於合水陣斬馬上精賊百餘擒獲

監軍道王文清遵旨派信復擊賊於甘泉
陣擒六隊學子小黃海併精賊地虎等
初七日具題為官兵出奇扼要賊斬膏
陣精賊俘獲完渠二
于恭報拔音事奉

聖旨該部着議速奏

楚之上津六郎陽與秦之山陽接壤向有
一朵雲等寇盤踞六郎陽出沒肆擾每為
秦害因臣提議招撫李象五百人赴商德
歸降臣行監軍商辦二
明安插回報
到臣同日具題為寇渠率眾投誠謹報
解散安插確款以新

奏

元

聖監事

聖旨該部知道

大天王等寇被創之後直奔延西臣方有
兵窮追併期會臣原派鄭宜防兵夾擊盡
賊忽報遁天星混天星步圖將火烟班劉
乘義就地飛等各戰大寇復從徽泰東來
驟風實出機直犯西安惟餘圖將一股擒
馬番地督鎮大兵隨之俱西不遑東顧臣
因急有標旅西馳迎擊比臣派部淳賊已
逾同部突進城矣臣乘程進至豫伏一兵
於黃龍山餘兵從後城合擊三路並進斬
殺餘擒降數百死傷者散無算等獲遇

天星親帥張氏陣殲沒天星父老老掌賊
勢自此殄矣二十日臣塘報兵部為飛報
大捷事該
部具題奉

聖旨據報楊家嶺等處擒斬千餘知道了有功

員役先著軍前立賞仍俟彙敘孫傳庭即宜

乘勝鼓勵亟圖蕩平爾部星夜傳飭

先是臣因剿寇與禦寇不同必宜多用民
兵新募土著必不能得志於寇屢責處告
程部弗然也司務陳繼泰為程部特疏題
用赴臣標下專練土著發賊依張踰歲康

奏

手

餉因舊餘毫無實効方賊至延城臣檄令
赴剿失期不至臣因於報捷疏中據實上
聞二十二日具題為大寇合股東犯官兵齊
力奮剿仰伏

天威大獲全勝恭
報奇捷事奉

聖旨奏內有功及陣亡員役該部核議敘卹欽

賞銀著即給發陳繼泰併即看議還奏

五月

初五日兵部覆臣令水報捷疏因該調番
將伍如虎赴秦偏剿題為官兵出奇扼要

等事

聖旨是即著猛如虎與秦撫會兵協剿共圖蕩

寇秦內有功將士著監軍御使作速看報具

丁軍前立賞該部知道

過混等寇自涇州敗潰偶奔延西彼中連
歲奇荒賊窮困旬餘報從甘肅繞出分突
中宜臣復督標兵馳赴截擊賊聞風西竄
時總兵左光先等兵報至慶陽臣馳約該
鎮夾剿於羅山阜擒斬三百有奇十七日
臣具題為仗賊聞兵先遁我兵迎戰獲捷

奏勞錄

三

恭報調度情形仰聖
聖鑒事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大天王以二子被獲未許率男婦胞黨潛
出營營長誠乞撫臣行延安府審明安插
同日具題為寇渠感恩投撫謹具疏奏報
以祈
聖鑒事
奉

聖旨該部核議具奏

自報各賊還突中宜臣親蒞中部計算郵
州百里之西合水數十里之東並算百里

之北慶陽東川之南橫亘約三四百里
坐落山實賊受死之地臣量提標旅東過
馳會總兵曹變蛟等從慶陽西堵度賊因
餒不支必乘夜熟折三浮掠食喘息乃圖
西竄臣盡發標甘肅銳隊伏三水待賊於
數百里之外使賊彈力窮奔自投機奔三
日之內大小七戰擒斬陣散賊黨一空方
臣料賊入伏率輕騎日行二百五十里馳
詣督賊至趙和尚寺賊眾迎臣乞撫羅拜
馬前臣即下令止兵盡與收悉自此而全
秦蕩平矣惟聞將一服是歲未敢東突類
督臣驅剿出境非臣力所能及也二十二
日臣塘報兵部為飛報異嘗大捷事謹仰
具題奉

奏勞錄

三

聖旨知道了這大捷候詳報議敘

二十六日臣具題為倣臣算賊率中標兵
依信合擊擒斬千餘收降三千死傷潰散
無算丁完混天星未闕將二大股火槍
三小股并收降過天星三哨謹具疏馳報
上
聖明西顧
事奉

聖旨這剿降各股大寇尤稱奇捷徐傳庭具見

方畧勞苦併獲功各官俱先行陞敘仍俟事

平彙敘應賞者准動餉銀軍前立賞該部作速抵補敗遁者即乘勝盡殲已降者仍安插得所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兵部覆臣等據城報捷疏題為大寇令服東犯等事奉

聖旨孫傳庭著加授部銜仍賞銀三十兩紵絲

二表裏丁啓睿王文清各加一級仍行吏部

優陞徐文瀛等六員紀錄武清周該案另奏

聖諭錄

聖

請度鄭嘉棟等二十八員各加一級王根子

趙大胤各復原職張一貴免戴罪王萬策另

案酌擬郭清未減張承烈叙用威畧等二十

六員該部紀錄王國武贈武畧將軍署副千

戶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兵部題覆巡按陝西謝秉謙題為剿撫商確悍賊殲就已盡恭報情形仰

祈

聖鑒事奉

聖旨這商確剿撫土寇功次孫傳庭著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裏邊補加陞一級仍與優擢

王文清賞銀十二兩陳士傑陳泰階馬之麒

常吉各加一級雷鳴時虞懷智苑敘羅尚文

胡文華范鼎燁蘇州彥各加一級羅國桂賞

銀二十兩譚階羅光燦贈昭信毅尉署實授

百戶各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李康先等七

聖諭錄

聖

名各卹銀十兩王仕晉等六名各卹銀五兩

該部知道

六月

漢中四大寇連年通延遠有警學糾合十
寇饑民散伏南山不時出擾巨敵撤副將
趙光遠案將郭宗武遊擊韓進忠合力截
擊斬獲頗多渠首二名一擒一殲餘黨悉
平初二日臣具題為漢中流孽戢定官兵
奮勇捷捷謹具報奏

開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臣受

命撫秦拊揚剿事三歷年所隔四二鎮之兵俱

在督臣軍前延寧等鎮兵臣又不得以解

撫調用臣標下官兵俱臣自募自練安撫

月餉俱臣自行設處其督臣題奉

欽依給臣調度者僅廿兵二千臣去五百鼓

勵隨征遂成功旅三水大捷後臣督臣

移咨力調即盡行發還先是臣憤寇禍決

裂底定無期一切職及與部總督書

後語多激切惟圖共濟非有他也該部至

以臣言總督自誤誤人且大誤軍國形之

章奏臣心徒苦未敢自明秦寇既平臣因

奏勞錄

章

歸還廿兵於督臣並發新至晉兵回晉乃

於疏末附劄十二日具題為廿兵歸還督

臣晉兵發駐晉地謹將收發兵數日期恭

報上

陶併微臣苦衷再一畧陳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據奏收發各兵事宜知道了孫傳庭以實

心任事同力協剿素所鑒知不必劄陳該部

知道

三水之後各股渠黨俱相繼投降惟過天星率零賊無幾竄入寶雞山中臣遣內司

守備任國柱單騎往諭其臣先於後遇寇
姊張氏之夫二虎子大星皆號勇敢戰
遇寇倚之為左右手者見臣使至感泣
降與過寇率眾來歸路經寶雞任國柱引
見督臣因就便收撫安插臣即發張氏付
二虎收領初八日臣具題為恭報過寇投
降事
奉

聖旨該部知道

奏勞錄

奏

無復前歲購募安撫及市駿繕器等費臣

與屯之利足以贍兵遂將撥臣剿餉盡行

辭免臣又察得各邊鎮鹽引弊竇叢多虧

儲無算若一改為官納較之商納每歲可

增本折二十餘萬而寬減所餘之息不與

為臣因議鹽糧改為官納剿餉借允鹽本

二十一具題為

聖明原諭暫累吾民一年微臣不敢再累

聖民謹辭今歲給臣剿餉一十三萬還之戶部

以見臣報効之微忱並議借充鹽本務

國濟邊

事奉

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七月

二十六日戶部覆臣題

聖明原諒暫累吾民一年等事奉

聖旨這級還剿餉孫傳庭具見體國籌邊其借

國扣補保依議清屯事理著通行風示該部

知道

八月

先是臣以標兵募練告成適值秦寇入蜀因有出關夾剿之請惟部謂臣任境外而

奏功錄

御境內請

百責成俾臣斷無商榷及合剿三月之期按豫

楚諸寇日益披猖比蜀寇還秦臣數次督

提兵出關於豫之開靈號川山中普師縱

擊賊斬盈千擒獲三百潰散奔逃不可勝

紀賊衆大恐以爲往來豫楚數年未有此

聖旨據報出關大捷具見該撫勇畧兵丁軍前

立賞仍具疏奏明有功將士查明量敘餘著

相機行該部知道

次日臣教屬官兵乘勝復進忽接總理熊

文煥招撫傳示戒毋如害臣因事報兵

返旆關門十五日只題爲豫寇合營西犯

率兵出關迎剿殺潰九股擒斬千餘恭

奏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自兵威大振臣定議除山等客孽相率歸

命解縣刈收撫一條龍追孽王三傑等一

千一百名城回則收撫振天動遠孽沈界

等九百四十七名臣俱行令遣散安插具

奏功錄

報到臣同日臣具題爲還奉

聖旨該部勘議具奏

二十三日臣因三水捷功蒙

恩著加授部銜並商解剿撫功次疊

資銀幣具疏按題爲剿撫勞職分應勅

聖旨孫傳庭屢著勞績加資威有成命宜卽祇

受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九月

臣山關之兵因總理傳示西還而各寇於
閔疆之間日肆攻掠迄不受撫總理始約
臣夾剿方在時會賊已暗離山徑折還西
南欲乘商韓之虛肆其狡矣臣業豫檄監
軍道王文清督先發防兵及續發各兵摩
肩以待賊至三賊皆投賊乃奔遁內浙初
三日臣具題為豫寇據衆犯韓又仇鄭寇
窺商官兵分頭堵擊五日三捷並獲全勝
賊衆潰奔恭
奉提音事奉

旨該部核議具覆

十月

三泰自罹寇患七易撫方從未有道於視
請循例報請者臣承乏受
命幸無阻越礮礮三年獲告成事初三日臣具
題為給辭事奉

旨該部查例具覆

泰寇既平寇關突繼之寇又迅擊遠遁標
下各營將領以成功令何具呈懇巨題
前臣念頻年血戰蕩平大寇關王蠟子塊混天
星趙天星暨齊王張妙手瓦背鎮天王一
條龍大天王朱蘭將火炮班就地飛劉乘
義一朶雲等一十五股而悍賊土寇又精

發奏選之餘摩不與焉雖臣竭力募練親
臨調度而諸將士拚命衝鋒實不可泯節
奏

明旨有即與嚴敘仍候秉敘者有即與查明敘
部核敘敘部者有先行敘陞仍候事平稟
敘者臣溫蒙
聖恩著加敘部銜者一著加一級者二頒資銀
幣者四

溫旨奏嘉應侯即敘秉敘者難以枚舉雖以部
覆稽阻然臣奔走疆場垂三載犬馬馳驅
職分應然已會實加服俸一級臣之叨冒
殊逾分涯其諸將士血功委應遵卹屢

奏

奉

旨即與敘錄蓋撫標與督理不同境內之寇既
未逐出別省又未圍有一股且未嘗借援
邊鎮或分督理大兵一旅孤標獨力克奠
金城臣實無辭以塞諸將求敘之口且如
三水之役平十年不結之寇者臣也奉有
這剿陣各股大寇允稱奇捷孫傳庭具見
方畧勞苦併獲功各官俱先行敘陞仍候
事平稟敘之

旨者臣及臣標諸將也該部獨摘敘督標復總
督原官併督標鎮將而下陞賞有差以臣
標新有澄城之敘故倖之夫泰寇幸以臣
標悉平月臣標自擒關以來歷案之功無
論已敘未敘俱應仍與稟敘而反以前功
再後敘併出關等功盡付懸關其何以示

鼓勸耶臣因據呈轉

初五日具題為標兵成功合例營將同辭提

請謹據呈代題仰祈

聖明勅部照例議敘以明信賞以鼓敵愾事

聖旨該部核議速奏本內應避諱字改正行

十一月

臣標各案功次俱節經巡按御史分案查

明臣因各營將陳乞據呈代題復開造總

冊隨揭投部該部乃稱臣冊未到宜行巡

按御史確查

事奉

聖旨這功次埃該撫冊到另議仍著巡按御史

確查速奏以憑敘卹該部知道

鑒勞錄

臣自陷法網幽繫請室悔罪愈深感

恩益厚每手斯編輒拊膺悲慟不能自已

臣因是而深慨於疆吏之難也蓋縮

無論矣即髮膚不敢愛而濟事為難

庸疎必及矣即猷畧可自効而獲

上為難幸而豎尺寸微

鑒勞錄

寵眷矣而搆忌轉叢初終莫保則母自喪

生平仰負

知遇之為尤難臣於秦事一力擔承剿撫

幸有成緒又悉在

聖鑒敘錄屢膺

明旨臣之遭際不為不奇祇以樸拙無似

勅達爾訖意見之參差固惟其可否
而蕩寇安秦之戰功胡可掩也臣一
手足之勤渠亦任其過抑而將士衝
鋒陷陣之血績何忍沒也猶曰臣實
首事不便偏舉至若清屯之効利在
軍國臣何與焉且

聖勞繁

二

聖明加意地政方風示各撫爲法而撓亂
百出不廢不已又鹽政之議臣考覈
有年稽核開歲一歸官納利倍清屯
其官納之需又取給於臣所辭還之
勅餉臣疏告詳明仰蒙

聖俞已勅所司舉行新撫因勅餉派在邇

省請以泰餉通融挹注攝部事者遂
借端寢閣夫司農方苦仰屋乃以入
廢言坐棄富強之長策而不恤是誠
何心隱見之實效奉有

欽依猶承望相阨亦至于此臣復妄議安
攘切欲以制敵管窺積首

聖勞繁

三

御前畢陳芹曝之悃維

示社苞桑之計何可得也此實臣報

國有心致身無術自階之厲以至下貽
鮮終之譏上累

知人之哲臣罪萬死莫贖免



罪臣孫傳庭再識

鑒勞錄一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孫傳庭撰傳庭字伯雅

小說或書其名爲代州傳庭字之誤也

鎮武衛人萬厯乙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督師征

流寇沒於南陽之戰事蹟具明史本傳傳庭自崇

禎九年三月受命撫秦至十一年十二月其間饗

寇清屯自以爲所有勞績無不仰邀帝鑒隨時紀

錄積以成帙因題曰鑒勞錄卷前後俱有傳庭自

識語知當時業經付梓今惟存抄本耳傳庭以功

高叢忌數爲樞部督過雖朝命賜褒廢格不行卒

以蜚語被逮觀於是編可以見明政之不綱矣

南征紀略二卷

〔清〕孫廷銓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征紀畧

二卷》提要

敘

丑冬從南征之師崎嶇棘荆矢
石間竟歲繼此則簿書填委眠
夢須臾昏昏無遣懷矣次道先
生以北來日記見示登高溯遠

敘一

賦物寄情莫不悉具披讀所至
身如與俱斯其勝情逸才爲發
我也憶昔讀書一室耳目不遠
咫尺慕名山水不可見見古人
紀遊欣欣欲往及公車四上出

守一麾諸凡南北往來如集中
所紀涉歷繁到然而舟車匆促
况瘁增懷求其山海移情風謠
載筆闕然莫逮人才之短長天
機之深淺斯以別矣平生愛翫

敘二

道元水經一注荒峭絕倫次品
外諸記序柳多幽深白多夷曠
先生集中備之誰謂古今人不
相及乎或曰此江山之所助也

橋李王庭言遠題

序

遊山水如讀書然非有精神歡接往
來雖終日灌灌問則口呿是勿論弗
鼓勿振頑如土塊卽令稍脊癢心何
異蟬蟬撼撼適足爲古人冥笑爾環
生平恥爲雷同竊訝禹貢紀山川而

序一

不及風俗紀物產而不及人才是經
典留一遺憾後如郭璞經山海稱奇
博矣然張騫甘英縱九驛所絕可到
耳近世若廣輿統志諸書不過一抄
本簿帳所謂窈然頽然呼之或出寐
有也何也其性情精神不屬也以今

讀

枚翁先生南征紀略則紀中有史詩中有畫。史中類多娛憂紆悲歎言而不可名言之狀。嘻其爲寄託幽深豈類生于薨宮。恰好楚詞離心而竄于辭句已哉。韶倍孤鄙。雖四達之衢

序二

奔會絡繹然。環東閣艸滿。呼騶與語者。於今三季矣。先生至。亟納我舸中。鼓笈出書。目成而平視焉。扣舷縱讀。賞奇拆訛。而先生不禁也。嗟乎。斯亦移情之應矣。因想山川未有不解人意者。憶余子冬初。從計車過江。

浦觸颶揚波。顧望萬頃。蓬匕粘天。舵人面皆土色。余乃索白紙錢。盡出諸腐作果之。投於江心。良久浪平。此不爲之精神相屬焉。不可也。由是而觀使先生此集。言無興託。卽欽崎厯落。冥摻窮緼。亦猶之遵鴨畔立鷄棲。

序三

以爲動靜晦明也。拘墟甚矣。古者方岳提封。境內山川咸頰首而稱主臣。若此集載筆興懷。山水之外餘情。旁寄後之史官。得採風焉。不僅匕令王子騫輩十三人。手版道左。望旌旄而稱藩已也。客冬暢月。先生舟過蓉。

水以序委環比戎索未遑也茲錦纜
言旋不能信宿乃剪蠟而成蓋欲爲
鮑丘書生靈星主簿未忍耳
順治壬辰元夜晉江門人林嗣環題

序四

南征紀略

益都孫廷銓次道集

昔人略有兩端益神智最尚讀書次唯遠遊彼樵
歌牧夢窮年身在山中或無能自名其谷其趣亦
已疎矣或乃采拾方聞馳騁今古比物賦形自謂
得其情狀佔人舟子或聞而嘗之何則事不接跡
而好懸儼影佔之言或得或失固不如觀止之切
也古今紀遊莫奇乎穆天子傳兼封禪書雖不能
南征紀略 卷一
仙亦足以豪此不可學若司馬子長軼踪妙筆獨
長於人物風俗不甚刻劃山水及戴延之鄴道
之屬興情遠邁放意穿求山谷水泉竹木魚鳥靈
刹仙圖之秘怪聞鬼語之端靡不歷險窮幽意態
並出可謂好遊之至祭者矣昔子登太華山信宿
其上既下馳千里此身恍惚猶佔在山中欲記不
可乃盡求其碑版志銘讀之自山海經及酈注以
數語附僕爲工此外罕有似者無他名山大經其

精氣宵添布舒秀發要有神存然後奇露志家習
解曠識往往舍大圖纖或指其木石小妍涓泉細
響以爲異觀辟侍先生大人精神了不相接徒欲
盡之鬚眉舉笑之間此細人也若夫舟車所至風
物堪傳明月不疲笑言斯在涉筆偶注是則然矣
予以辛卯孟夏奉

命南征將有事于會稽禹陵南海覽遊萬里遙迤經
年義宜宵駕晨征心懷

南征紀略

卷一

上

王事弭輯嬉遊停車悵望實所未及然亦嘗慕古人
之曠遊悲辭樓之曲局耳日所遇述而識之豈歸
而著書有當問俗之義聊順途詠事志薄遊日月
焉

夏四月戊辰

廿二日

出都城左便門諸公祖餞于疏

璃麻仁威觀得贈行詩九首

國史院侍讀學士張中柱端一首已知靈景重懷
柔却伙登臨賦遠遊山捲朱樓看使節江街素月

倚灘舟夏王圖錄當封出粵尉旂旗徬海取通憶
征輅尋勝處離離叢桂滿炎洲

國史院侍講學士劉憲石正宗一首萬里孤帆去

南天賦壯遊稽山青送雨海氣遠爭秋吊古思難

盡探奇與易酬皇華圭璧重不必悵離憂

秘書院侍講學士高憲珮一首征輅萬里悵離

居北斗回看傷玉除草樹千崑遊子賦山川百粵

使臣書何年金簡留名鎮此日神羊護客車屬國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隸君重譯遠越棠消息問何如

國子監祭酒李吉津呈祥一首詔發太常蒼水玉

親持祠部紫泥函龍蛇冠劍塗山北翡翠珊瑚越

海南萬里王程遊自壯千年勝跡到應探聖朝

今日多新政過里先爲父老談

秘書院侍讀王敬哉崇簡一首桂楫雲旗霄漢來

至尊親遣鳳皇臺禹書字映秦碑古漢節風傳粵

嶺開南服樓船迎上客東封侍從識雄才蠻方若

問歸王事爲說天家噫盛哉

刑科給事中趙輜退

進美

二首繁陰紫陌亂啼鶯

惆悵驪歌發禁城越嶠風煙連海色禹陵松柏帶

江聲離腸碧漢千門月客夢青楓萬里程已見壯

遊多意氣絨書偏繫故人情夏雲東望赤城梁秋

色南通古越裳重譯幾年歸秘閣長纓今日下明

光壇邊鐘鼓祠官頌嶺外山川使者裝不爲登臨

頻載酒金門誰識歲星狂

南征紀略

卷一

四

國子教習丁野鶴

舉元

一首東南靈氣鬱山川殷

禮從君萬里傳玉筍猶疑前古事銅梁誰憶隔年

還山陰竹色臨江水嶺嶠梅花散渚田莫倚孤帆

愁遠道將軍橫海正樓船

莘亭諸生錢武子

德厚

一首玉帛開王會簫韶協

帝庭明禋三禮重舛蟹萬方學北闕辭卿月南天

入使星丹綸輝驛路錦纜接江亭雷雨梅梁暗烟

嵐荔浦停雙珪垂日月百谷下滄溟伯禹神功竣

陽侯炎紀靈山川俱效順黍稷實惟馨頌德傳碑

版探奇驗水經天台應有賦金石自堪聽

次通州按通州古潞河又有鮑丘水有書生請見

者因就訪之潞河安在荅曰唯不知也應劭風俗

通義所載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

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今此書

生頗似主簿矣

已巳次河西務自都城至通州馬首東騫平疇接綠

南征紀略

卷一

五

官闕餘照遠帶嵐光過張家灣始遵渚而南是梗

稻雲帆莘止之處其地頗近砂磧臨河彌望似積

雪連波乍近乍遠稍加微風振纓便驚塵撲面自

非雨過天清由斯道者莫不懷沙負塗而往矣昔

在都及同鄉諸友露下譙談問何事最樂庶常高

葱珮起曰乞歸可得卽日出彰義門南而受風網

塵漸遠望見家山斯最樂矣不數月果子告南還

予亦適有關西之役便道抵袁水故園過從殷水

之上。所稱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者也。二水所經皆沙泉石澗僅泛鴈鳬。葱珮初于會處渚之輕波素艇載酒共閒般陽諸子竝來燕集嘯詠既洽釣弋間作予爲流連彌日。乘月而歸。既還京歲許潯城有蛾賊之變河舫竹里煙露無餘。葱珮亦復促駕北來難成高臥樂事何有哉。南面受風蓋未易云然。

庚午次天津衛。此地爲三河下流。沽水自北來。淀水

南征紀略

卷一

六

自西北來。到衛城西北可二里。合流東注。至其城東隅。清河自西來。合之東南流九十里爲大姑河口入海矣。市聚魚鹽家織蒲葦土狹而人射聲利輕俠私販倚貴游爲奸利者聚焉。從軍惡少年聚焉。貂璫失勢及故侯戚里之豪奴拊髀無聊者聚焉。江淮漕卒蕩舟竊米累訊而無歸者聚焉。其魚取諸北海名狀悉類青齊獨寶坻上下數十里間銀魚如箸。凌冬始出。結冰爲條。止見星星兩目稍

以薑果發其芳鮮誠爲珍妙矣。按此故直沽地東連海上。傍水村落悉號曰沽。

辛未次靜海縣。曩由此渡河西行向大城縣道經紫鴨村。遠近悉是水鄉。既豐魚蚌亦饒菱荷。往往亂流小渚。潏潏盈望不盡數百里間悉號曰淀也。壬申次青縣。河無舫市無魚屋瓦傾城上無睥睨城中無客館。客疲主人勸

癸酉過興濟縣。次滄州。興濟城下巷無居人。是有明

南征紀略

卷一

七

憲廟。皇太后生里。今其戚府爲墟。有兩坊柱巋然尚存。又兩石狻猊傾壞壁下工製特絕。背河不過二丈許。成化去今百數十年爲河流改徙爲故第本狹亦難懸悉。按有明家法謹嚴。母后既不令干政。故外戚恩澤侯者多被服儒素。再世遂衰。若世寶金張。依託國勢觸法專恣。或至權傾人主者終代無聞。愍皇之世。后父嘉定伯周奎貴妃父都督田弘遇。頗爲寵近。然周伯不過聚錢百萬作富

人居田氏稱為好客。昔聲伎接納士大夫。開雞跣鞠。為豪游止矣。官府之事終未之諳也。貴妃薨後。田督亦亡。幸不逢難。至李賊陷京師。帝后同為社稷亡。而后家亦遂凋傷零落。子遺靡存。悲夫。至滄州。遇南來貴人。船索綽夫甚厲。州守不能應。繫之舟中。不得夜歸。或傳其投人河水。州人益懼。避匿不前。作挽船行以哀之中。流振簫鼓。云是貴人船。挂席滄海。引權春城邊。城邊何蕭條。空屋淡無煙。征帆遲不發。錦纜須人牽。州符下四郭。悉索其敝屋。父老帶丁男。腰鍊往麥田。但有寡妻存。力不任牽連。來騎亦何怒。飛轡走關關。鞭撻縱橫下。不得少遲延。街索倍枯魚。什伍且俱前。聚糧不及夕。往返動盈千。聲勢若雷霆。道路競喧傳。皆云江南來。東人投逝川。微軀誠自惜。寧為問募錢。長吏且被縛。長跪乞見憐。獨除雖有詔。趁起未敢言。哀哀挽船行。時命亦已然。

甲戌。大鹽山縣。滄州故長蘆地。作州來久。今猶襲故稱。所謂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滄州故城在新州南四十里。地似治官。又道傍有鏡巨獸。不知何代所置。父老云。嘗有官仗從其一。屨中得七偷兒也。鹽山到海八十里。海上悉是鹽坑。築灘如治畦。鱗次而下。其旁為大壑。海潮溢上壑。壑皆平。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欲得其候。投以蓮子。立而不仆。則水氣竭而鹵醇如飴。東北風至。水面凝鹽。倍雪花矣。不欲雨。雨則鹽減而結遲。灘家之苦。略如田家。富者種鹽。貧者積負。將治灘。富人先出錢帛。稍稍給之。居其倍息。鹽成而賦。則力田不如逢年也。富人居鹽不時售。壘壘以貽。子若孫。殆成岡阜。或有拱木焉。縣之得稱。宜以是矣。然由此南北並海而東。處處皆灘。不但此邑。其曬鹽粒大而甘。土性微存。別有一種炙鹽。糝糝如集霜。飯食之作。苦不敵曬。

者良以漸近自然也。解州鹽池但候南風實罕人力。地水之氣乃多區別。蜀有鹽井。西域有鹽澤。更何如也。又煮鹽鑊中。投以生物勿動。比熟出之。則淡如海魚。未熟而遠動之。卽與鹽等。蓋水鹵合質。得日火之氣。去水留鹽。惟耗乃成。今物雖處其中。而滋液自滿。不受動搖。則內水不出。外水不得入。其久也。純乎火功。故味不加變。反是者。變矣。

乙亥。過慶雲縣。嘗讀蒲陽帝望海詩。遠水翻如听。或

南征紀略

卷一

十

焉。後之撫寧。自此縣東濱海行。望潮生。落日力盡。處。但見連城。因悟此詩也。海水腥鹹。不可食。居民於沙所中。家作小坎。初見水。挹之。猶鹹。投以米漬。稍稍覆之。卽清冷如沆瀣也。謂之窖水。次陽信縣。不至八里所。遇暴風雨。休民舍下。有病叟就之。燎禾。因話麻麥。且曰。此間近有異聞。城南三里村民家。有一婢子。病禿瘍。不容于家。因出之。求食旁村。數日後。忽作狂言有驗者。遠近流聞。稍就集敬事。

之時。衆人中有一田生。素不面謀。此婢忽道其姓。字里居甚詳。且曰。子歸矣。數日人耳。其生倉皇遽歸。蓋八日而遂致。又云。月日。河水大上。四縣將爲魚。今未至其日。然河水浸浸上矣。可若何。按左氏春秋。稱妖由人興。豕立石言。厥咎悉應。而號于下。嗚。降幸之神莫救也。彼氣微之取。諒不誣矣。若李君若石。賢士乘衆志之聚。盜竊酒食。村童巫女。樂著其神。又稍稍附會之。明智一言。證其妖妄。其事

南征紀略

卷十

十

立。表非山鬼。固能弄人。將民生迷悟不同。而災祥自召也。丙子。次武定州。此明初樂安州。宣宗皇帝於此禽漢庶人高煦。改今名。五月丁丑。過徒駭河。此九河之一。按古河由燕齊地。入海。大禹於此疏濬。九河分殺其勢。後大河既徙。九派皆竭。或謂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漢世以河決金隄。南北罹害。欲求九河故蹟。而川之

已迷而莫得今雖間有彷彿亦荒陬野水時輟時流近濟水泛漲逆灌此河至申家橋匯爲巨浸東西勢望水氣接天湖光帶柳道流於此橋側創新官起層臺碧瓦丹楹參差樹杪鳴禽灌水下貫清流行子過此一覽塵襟矣時里中友人趙岐叔從南道來適遇於此聊與把袂登臺細雨生涼流雲未歇粗訪山家消息一飯而別又南渡濟水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今攷源流並存河北矣良由河徙故也又南次青城縣戊寅次長山縣此於陵仲子故邑縣西有長白山青入梁鄒都城至此始見山也

已卯過淄川縣般水出焉過其城南故古稱般陽漢世國入丞相平津侯公孫弘初爲國士所推尚爲賢良當請闕貪無資國人鄒長倩解衣釋履贈之加生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牧殷勤贈書坊勉備至後弘致位丞相列通侯以布被高

天下尚日寧達惡賓不達故人長倩遂不復著今公孫墟里尚存晚抵隴水

庚辰

辛巳大雨震電

壬午

癸未過柿巖般水之南隴水之右其山千巒秀疊南連岱麓北接長白礪草通泉村烟負壁山中有大谷臺相傳齊魯爲會者也按此谷皆幽巖絕經頗

遠邑居而兩君爲會當發幣陳鐘千乘萬騎龍旂羽葆揜映川巖宜以雲臺高敞足爲佳眺耳又或曰夾谷在贛榆縣視其城按今贛榆古吳界二君何乃舍其近郊遠卽吳地固難詳也臺南有谷曰大嶽又南一小谷入山西行二里北折二里谿窮崖谷中更開布有柿林千樹高下扶疎雖四面林泉殊態而高深同在一巖其坡東多紅杏西多海棠春秋臨望爛若雲霞其樹悉託根石稜叢條交

蔭雖盛夏生炎。提琴解帶。坐臥其間。夏夏涼生。流
 泉過席。不復知升降為煩近。禹年卜棲於此。臨
 谿作門。依巖布屋。上下有三泉。一泉當村口。潭而
 不流。一泉對門。出削壁下。落草石間。丁丁跌跌。臨
 門數折。去作溪流。一泉出巖下。柿樹根遙從其屋
 後穿垣度檻。經歷寢門。伏流入石。懸崖潛瀉。至讀
 書精舍石池中。差差側出。交魚映藻。清照軒亭。又
 伏流出亭後。為趵泉。又出牆外。懸流澌澌。入荷陂。

南征紀略

卷一

七

中。澈山根而下。注合為一溪。初禹年避兵居此。因
 築廬數間。皆在石上。梯然後升。後又於其壁下作
 此亭。池茅屋三合。又皆出壁上。近復於亭下右偏
 新築三楹。前列桐竹。後臨深作臺。以對趵泉。懸瀑
 自下望見之。即闌干戶牖。悉在雲中也。時日將夕。
 禹年為移席臨水。有越客善為越吟。撫鳴絃。吹洞
 簫。作石上流泉之曲。屬而和之。俄而谷嘯風生。輕
 雷驟過。相與負杖携壺。凌風而返。閉戶篝燈移牀。

聽雨亦終夜有聲矣。

甲申。在山中。長安故無安寢。近六七年。至此始得高
 臥北牕下。枕上看山。萬慮伏息。過午飯強起。向巖
 樹下觀碁。樹旁參差多立石。泉出其上。以意起臥
 如人同遊者。或臥或倚。據石聽泉。陽阿晞髮。心甚
 樂之。贈禹年一首。雪雪初蟬靜。處分石門小。築拊
 斜。懸山從屋上。嵐連合水抱。村流欄臂開。北渚漁
 樵通遠望。西嶂巾。駕歸雲。看山却憶山中老。公

南征紀略

卷一

七

口行吟只侶君。
 乙酉。去柿巖還麓水。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北發大淵川縣

癸巳大臨淵縣齊獻公都邑稷下聚談士者也縣城十里內外壘壘多大塚小者二三丈大者連岡帶阜負勢爭高皆齊國君卿葬地獨田氏四王塚在南山下巍然金峙其大莫京父老皆言此塚悉已發掘獨晏嬰墓近之屢有神怪不可穿開按晏子生平好爲諷諫其死固難測也城南十五里臨淵水牛山在其南所兀然童阜耳背景公與梁山墓

南征紀略

卷

六

登此山顧望國邑揮涕生悲恐一旦舍齊國而死去晏子大笑以爲君怯臣諛自非曠士遠觀遺榮不愜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禮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九原乎死者謂陽處父不沒其身身犯不顧其君俯仰無憾則隨武子司馬太史亦云願爲晏子執轡引觀葬跡憑弔古賢固不期哀者也淵水南出原山歷萊蕪谷而北注南北百里兩山夾谿其山連條分嶺隨地異稱最峭者曰馬安午子選

兵其上聊復記之曰出石門東淵水東北流兩所

萬峰相次其中壘水渟涵晴沙淺漾上下鳬鷺四時惟泓寒潦涸居人粗具板橋以疏向山村路自餘所夕驅犢但往來砂水中涂才沒踵微風增波沙痕屢變頗爲漣漪也馬安起其東溪山趾故多長楊苑柳蔭蓋交通耕負遙爲臻止則雞犬流聲白雲之上矣入谿百步轟然以登更數十丈小有平阜下視村落漸見柔煙過此阜南樵路宛轉一

南征紀略

卷一

七

線而東劣得安步循巖數折心口漸高每度一折山情易向樵聲自谷中起下視初不見人但餘林氣蒼寒耳又三四里將抵石壁更得一谿積石相乘自巖而下直循谷底嵒嵒如欲墜時聞人語在天上亦不敢仰視過此復有橫嶺南出百餘步巖石齒齒層疊陂陀悉平似釣磯北對削成尤石無階其間低處直上尚可三百尺疏壁安石僅得懸度循崖跂跂狀如守宮真前人趾接後人顛也山

半有立石在側壁上。翠柏生焉。垂蘿下引其鳥多。燕燕鶯鶯。斯從巖洞間棲息。去來亦罕到巔上。既登尋東西兩高峰。東峰聳若浮圖。長松歷落。西峰側起。旁行下屬於磴。南對鹿角。東望蓮華。三山如人對揖也。予所棲室。臨崖而架。牀後卽磔磔千尺。朝雲暮靄。起衣帶間。自窓中遠見山下行人。在溪山蒼翠中。如蟲行葉上。初不甚了了。直抵所下乃辨馬人。康樂石門之遊。景純青谿之唱。諒不遠矣。次

道曰。兵作以來。震驚千里。常恐喪亡無日。窮而奔此。更得勝遊。夫人事安危之遭。休拙之數。豈非命哉。凡旬有三日而還。按潏水故多伏流。而馬安之南。湍波不輟。十餘里外。有泉出於東山下。潏注成潭。涓涓自瀉。而下注於潏河。此水頗冬夏澄映。而

潏注不及之。村人稱爲泉活頭水。

甲午。次青州府。西城下有陽河。繞城北而東注。上承石井水。潏注所謂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

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湃之聲。驚川聒谷。稱瀑水磴者也。今此水頗在城西側。則慕容氏廣固舊城。應在水西。溪南有劈山。孤峰特起。中裂若鑿。西接馳山。兩岫重叠。望如馳背。其東又有一山。嶺上石壁橫生。中開一竇。如鑿。踰窺燈。常有烟霧徘徊。從中而出。故號雲門山。而鄉謂山頂洞。開若門。俗謂是山爲劈頭山。連兩山爲一名。失其據矣。城北隔水有彌陀禪院。工麗莊嚴。故商河郡王所造。寺北有古城垣。漫衍如隄。尚有兩門。東曰車陽。西曰馬驛。碑殘精好。高廣莫京。亦莫考世代。初郡人於其西門上造神宮。飛檐阿閣。前列廊廡。後起寢殿。屏掛碑版。克布其間。長者布金。日聚千人。其南半里。今更造叢林。妙勝殊絕。復倍於此。注稱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迴閣承阿林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蓋此地伽藍之盛。疇昔而然。予幼爲郡

諸生每就郡試常饒僧寮一時同學少年並多英俊。屢相過從。輒與戲弄翰墨。跌宕文史。頗同南皮之遊。今來荏苒十年。而踪跡分披。舊交零落。少壯無幾。老當奈何。亂後雨過此地。輒益凄酸也。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觀衡王故苑。初有明太祖高皇帝第七子博。

封齊王。建府城西門內。後罪廢國除。弘治中憲宗

第七子祐樺復封此。建國曰衡。歷四世而革。命初

子補諸生。自庚午至庚辰。中歷十年。凡三入朝于

府。最後內傳賜茶。承奉宦者王信肅客而退。賜特羊內酒四器。宮苑之勝。未之覩也。今王宮空廢。有可以爲客館。茂草庭廡。交棲敗瓦。獨王宮東畔。馳道玲瓏。松楸未改。其苑內舊有望春樓。最爲高迥。

下繞方塘。每晴光臨眺。則山山夕照。樹樹溪流。遠

近互出。樓前有涼殿。虛敞雖歲久。無人庭砌之間。

尚有名花。香草。微芳自宣。殿後兩株繡求。昔爲苑

中獨秀。于今憔悴。偕衰柳江潭。彼何人斯。空庭繫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馬。此樹宛在。糞溷中尚有兩榦。倚其根柯。斷柯在

其枝上。前有冰室。後有溫室。亦并荒蕪。其西則花

塢依然。紫薇千樹。春蘭秋菊。接被盈畦。有白頭官

監守之。蓋資糧其中。得不廢耳。其北有方亭。聚怪

石亭下。起臥縱橫。皆有意態。前對百尺孤松。鬱浮

泉石之上。西覆官牆。今則花冷。吳宮霜凋。梁苑假

卽有筆。伯陳徐賦。同枚馬風流。板蕩無復。曩觀讀

靈光之作。爽然自失也。

甲辰。

乙巳。次昌樂縣。郡城東三十里。渡巨洋水。國語之具水也。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葭。而桑欽曰。巨洋。又或曰。胸瀾。今稱爲巨洱。昔耿弇破張步於。是水上。僊屍相屬也。

六月丙午。

丁未。昌樂縣東南五十里有管丘。廢城。俗謂太公故封。至獻公始自管丘徙臨淄。然史記稱成王封尚。

南征紀略

卷一

五

父於管丘。東就國道宿行。遲來侯與之爭。管丘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管丘。夫成王當周盛時。安有天子建侯。而封邑被爭者乎。鄒注引爾雅。水出其前。左爲管丘。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圍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管丘之名。郭景純亦言齊之管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今按此地。去淄水最遠。與諸論頗殊矣。城北。

有漢處士逢萌。神道碑。萌嘗浮海客遼東。還隱不其山。明帝安車徵之。不就。考其踪跡。似開管幼安也。城南渡白狼河。又四十里。過汶水。次安丘縣。按經有二汶水。此其北津也。

戊申。安丘東南五十里有橫嶺。孤墳。巖冠。嶺高峙。俗謂紀塚。埠按春秋紀莒相鄰國在此東。或其先壟耳。東南渡河。又東渡濰水。次諸城縣。縣古諸邑。魯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之者也。漢初曹。

南征紀略

卷一

五

參爲齊相。師事蓋公。蓋公堂在今縣治。蘇子瞻趙然臺在北城上。子瞻自記。子由賦之所。稱舍舟楫之觀。而行桑麻之野。齊廚杞菊。樂而肆志者也。己酉。自縣南行。入一谿中。兩岬夾山。層峰遠近。包絡村烟。隄沙。柳曲折。隨流高下。川原翠浮。馬首七十里。至石門村。宿焉。其中沙石。粼粼一溪。屢渡。山半多生樹。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厥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端。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

蠶月撫種出蟻蟠蟠然卽放置柵樹上柵葉初生
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卽枝枝相換樹樹
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
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口中雨中不爲罷然亦時
傷水。蠶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
逐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
後先然其穠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
二寸以來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則赤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埴墳如果麻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雉雞殼
也。練之取繭。近瓦甬中。藉以竹葉覆以茭席。洗之
用純灰之南藉之虞其近火而焦也。覆之虞其泛
而不濡也。洗之用灰柔之也。厝火焉。朝以逮朝夕
以逮夕。發覆而視之。相其水火之齊。抽其緒而引
之。或斷或續。加火焉。引之不斷。乃已。去火而沃之
而盪之。俾勿燥。緝之不川。纆車尺五之竿。削其端
爲兩角。目繭其上。重以十數。抽其緒而引之。若出

一繭然則練者工良也。竿在腋間。絲出指上。綴橫
木而疾轉之。且抽且轉。寸寸相續。巧者日得三百
尺。或有間輟。日得一二百尺。或計十焉。積歲乃成
匹也。脫機而振之。丁丁然。握之如撚沙。則緣善食
柵名。柵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蠶名。緣如繭名。
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
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橐而歸。無所名
之。曰山繭也。其緣備五善焉。色不加染。黠而有章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
不敗。三也。與韋布處。不巳。華與純。穀處。不巳。野。四
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故諺曰。宦者麻
葛布。稱言無入不可者。此亦有焉。
庚戌。次兩城村。石門之南。積嶺重疊。望見海水。西眺
九仙五朶。東望瑯琊。虛山出沒隱見。一山欲盡。一
山復來。相傳瑯琊是秦始皇望海處。臨海山上有
臺。無字。碑亦在其上。

辛亥。過日縣。縣次下園村。登樓望野。良苗懷新。晚山夕照。蒼蒼顧而樂之。

壬子。南行山上。望見青風頂。翠同點黛。在海水中。土人云。其下有鳳凰城。一百夫長守之。舊隸鳳陽。遠而自雄。樓船大蠶。往來洲島中。海民尊事之。殆不復知漢大此官。雖細何殊。夫餘國王也。次積榆縣。癸丑。次下莊。遇兩高生。布席打麥場上。指點蒼山談說故事。曰。昔郟城縣城下。故有墨泉。流注成溪。通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如黥漆禾稼。遇之輒枯。縣令有伍君。惡而塞之。遂絕。夫邑號朝歌。墨翟不入。地名勝母。曾子起車。徒以嫌名見。損名教。今此墨水。惡甚。貪泉絕之是矣。甲寅。渡沐水。注稱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控引衆流。積以成川。又下合峴水。箕水袁公水。潯水。武陽溝水。乃分爲二瀆。此其合處也。又二十里至李家莊。斬合旗亭壁間有三絕句。曰。不畫雙蛾向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

聲。是夜。茄日日。牛車道路。踰徧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鵲。怨漢家。驚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眞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禿也。騎人後。跋云。吳中羈婦趙雪華。題嗚呼此婦可謂悲憤者也。又次郟城縣古郟子國。春秋郟子來朝。仲尼從之。問官者也。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乙卯。次司吾村。春秋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注稱沐水東南流。逕司吾山東。又左合橫溝水。逕司吾縣故城西。又沐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今是水東西並無向城。獨村西里許有司吾山。卑嶽隆起。上帶宮觀。峯北下略有一谿。隔谿復有五峯。竝峙。曰五華峯。谿中實多澄潭。石水不相連注。而遊僮在其中。吹藻浮沉。鱗翼可數。丙辰。早起微雨。登司吾山。從谿潭上行。山北岬踰嶺。有寺。隔谿在山阿中。曰山隱寺。側巖石沈露。丰茸細竹生焉。從山外見五峯。不見寺。在巖間。見此寺。

不見五峰寺。旁山雷通谿。厂洞層疊望。若復屋有泉。出於五峰之下。乘厂泐石涓涓。自瀉徧歷諸厂。作池洞口。池下復厂。厂下復水。風搖竹灑。滴瀝無窮。旁有石碣。延祐乙卯。前金鄉縣威儀清真大師。冀志明立。遊人題咏徧滿巖石。其近雅者。粗載此間。周紹恭遊山隱寺詩。亂山環隱寺。門深薜荔香。生古梵林石徑。昔荒人迹少。晚鐘催月下。潭心任附鳳。登嶧山絕頂詩。相次扶筇到上頭。山腰雲氣

南征紀略

卷一

天

雜花浮老僧。笑指平坡竹。風作龍吟翠。欲流又釋。惟梅呵嶠清曉詩。露華滴。歷晴林。曉石洞。曉巖殊。宵寃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涵秋沼。又女郎湯丈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趁薜蘿。二詩並刻一石間。不知何好事所爲也。下山雨行六十里至宿遷縣山外。迢迢雙湖遠映。左日落馬。右日張山。於縣城北山岡上。望見洪波浩浩。自西北來者。黃

河也

丁巳行黃河。呼上七十里次崔鎮

戊午浴河過桃源縣。隄行次清河縣

已未渡河。大河自宿遷東南流過桃源縣城北。又過清河縣南。縣無城郭。阻水而居。間如村落。自縣渡河五里許。得淮河口。其水上承洪澤湖。湖水分注兩派入河。一在清河南。一在甘羅城西。河才受此。又東北過安東縣城南。又東入於海。按國家漕渠多出枝津。獨甘羅城至宿遷二百餘里。行大河中。吳楚大江自京口東注。孰不得與河通。乃於甘羅城鑿渠導水。西接湖陂。南通江潁。其鑿渠孰下受湖不得過多。又於甘羅城北置天妃閘以蓄湖水。湖水過閘懸溜而下。驚湍澎湃聲若雷霆。南來漕艘至此必懸絙而上。千人鼃舥乃能勝之。又遠過其城南及西而入於河口。古稱河源甚高。故洪流箭疾。常無風自波。昔予向華陰自蒲津濟此津

南征紀略

卷一

完

北上龍門近受汾水汾水急疾揚泥更勇過河二水相得噴波跳沫其險莫當然潼關以上山高峭深雖激不溢過此更歷砥柱下孟門行徐豫之間土執平衍無名山喬嶽故水維疎緩易泛難安昔漢武帝築宣房塞匏子以雄王太略躬率羣臣空淇園之竹僅乃就工歷世以來爲患非一而崇禎之季賊窺汴城駐幕河隄之上歷時未退城中諸大吏獻策周王決河引水欲廣隍池以自固且潰

南征紀略

卷一

辛

隄灌賊冀其宵遁其後河水汎濫四出遂灌汴城王及諸僚指掬舟中僅而獲免其餘萬無一存遂使有宋以來數百年京華舊國一旦淪亾人謀不臧惜哉至昨庚寅之歲賊甯榆園使者又決河灌之浸淫北溢濟濱爲黃歷茲未復故今淮邳之間弱河安流恬波如鏡此雖舟楫之利而洪川改度貽患齊魯間漂溺名鄉蓋以十數爲誣亦已多矣過天妃閣十里至清江浦翅翅隄路在兩河間板

居三衛夾河而起其地又爲百貨之聚人物安豐後戶停舟前門命楫左右顧望誠爲日不周玩情不給賞又四十里次淮安府山陽縣觀韓侯釣臺及漂母墓按史記信至淮陰召漂母子千金益逮存而報注謂漂母墓高十丈餘信王下邳益投金增陵以報母傳記紛紜歷古然也按河淮並稱四瀆傳曰瀆獨也獨出其所而入於海蒙孟子淮泗注江而桑欽水經又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于

南征紀略

卷一

壬

海初無入河之文蓋其後河去碣石南與淮會要諸淮浦與俱東矣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淮城南北之會陸海津梁客至此者欲南則舍策登舟欲北則停帆命駕盛時驛使星飛亭長蟻

船待夕停曉發無弗給者有明之末藩鎮劉澤清
建牙此地尾大不掉威福自擅竭淮民之力以峻
宇雕牆公私俱困又執處要害兵火相尋官舟蕩
折乃拏估人船兼前樵使爲政苛虐南來行旅皆
迂道徐泗以避虞羅水國蕭蕭棹歌希發予抵淮
五日尚未得船也

乙丑

丙寅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丁卯太平河橋

戊辰過寶應縣大界首驛縣有倣令不肯應部待氣
如蛙臂如螳目如虺虎未及謀食車驅之車驅之
是日立秋

己巳平明至六安守風開口得二絕句津樓南指暮
烟孤水色涵空晝有無盡日船隨估客任秋風晚
照射陽湖湖上風烟繞未開湖邊行客意徘徊扁
舟不及黃頭子欵仄隨波放鴨來

庚午過高郵湖六安開上下河高於川湖高於河湖
水漲則河隄壞下灌民居猶建甌高屋今積陰久
雨湖水浸河壅遏不流自界首驛決口東注散入
空陂遠近稻田亦多淪淪於是都水使者塞六安
開以距湖水客舟不得循河者皆於湖上西行而
湖岬剪石數十里稍被西風卽水石相擊唐突行
船最爲險仄予至六安之前日客船凌湖風濤輒
作覆舟以十數餘皆鼓棹而返棲泊湖口六百餘

南征紀略

卷一

三

艘予爲停帆一日其夜忽動北風凌晨益利湖上
千帆業業競發南望州城四十里外未及葦食飛
渡洪湖自州西南積水四徹遠視村落皆飄飄如
水上浮舟其臨水市廛淪陷殆盡皆於屋上扳臂
牀間洗菜水國之苦實過山居也又百里至揚州
日欲曛矣揚州府治江都縣昔吳城邗溝通江淮
故世稱邗江
辛未守風揚州晤季千里問邗溝廿四橋皆未得之

昔千里司權杭州予爲詩贈之日杭州別是片帆
風越嶠吳江四面通試問子皮歸隱處五湖州水
至今同錦帆何處竹西關近說西湖柳亦殘君去
那須憐畫舫依然晴月兩峰看千里還自西湖未
決歲再司權揚州勝遊清話此殆兼然前詩蓋未
之矣

壬申大瓜洲運河至楊子橋東西分注一向儀真一
從瓜洲入揚子江口此自甘羅城導湖東注者也

南征紀略

卷一

五

其南江山皆自金陵來到瓜洲山折而東江趨而
北洲有城枕江面山運河自其城西屈流過其城
南又歷兩關然後入江淮揚之船荆楚之船吳越
之船奇集於此爲旅人改裝之大故東對鎮江稱
京口也

癸酉渡江大丹徒縣鎮江府治瓜洲西渡東至鎮江
津關十里金山秀出江中舟中凝望翠嶺亭亭出
波持立又江濤迅疾山下多怪石散布中川小者

若礫大者若舫若覆夏屋往來舟行委曲避之登
舟初發正當寺門迴閣相乘樞扉四起金碧光聚
晃晃萬端檐阿之闕烟懷遠樹徒見寺不見山逮
抵中流遙山北過又出其東然後巖樹分疏山情
豁露江行之樂無過此矣

甲戌登金山舟出丹徒河口過蒜山入江三四里至
金山東崦舍舟而上稍有平臺西得一堂倚山面
江寥沏爽徹其後佛閣乘巖從堂上見更西巡廊

南征紀略

卷一

五

屈折江流一面歷歷過客題詩比至寺門壘壘千
磴前訛後襲頗爲錯雜名章迫句百有一開寺中
佛宇三層每况益高虛壇下烏鐘梵無聲閣盡處
山椒有石亭亭北浮圖萃起四面看江聖日依空
冷冷忘暑妙高臺在其南偏昔佛印禪棲子瞻留
帶者也冲泉出寺西北其泉高出江表三丈以
還山泉清冷多過此者獨淡若有滋無味當得佳
名耳昔陸羽辨南零水李德裕辨中冷水並能究

悉毫芒妙達天解聞者或信或疑之乃白公勝爲
隱語曰以水投水何如尼父謂濯澠之水合易牙
嘗而知之夫悟有天成心有獨至或能精喻鳴禽
識通枯竹未嘗習之於人而忽自有之夫豈學力
所能殫究也焦山以孝然名亦處江中彌爲鬱秀
玉山在江東岸略近市廛未離烟水琳宮綺樹烟
耀金山山前一逕逶迤遊履無虛朝夕近拾山翠
遠眺江光與舟中相望互如畫圖也山下有昭關

子胥達楚難渡江入吳逢漁父乞食漿漁父爲之
死豈此耶

乙亥次丹徒鎮郡城南兩所多是竹園綠出牆外餘
竹被溪徘徊玩愛殆不能過

秋七月丙子次新豐中夜雨聲如注

丁丑次丹陽縣按隋煬帝大業六年勅穿河自京口
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丈餘今可通龍舟并置驛
宮草頓欲東巡會稽今遺宮舊跡不復可攷縣城

南門外對河有驛亭亭側石碑四枚其一宣聖所
題文曰烏庠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枝之閭帖所載
篆畫相同但大小弗類常是摹勒上石時欽之使
就帖拓耳碑有跋曰夫子篆季子之墓凡十字歷
代綿遠其文殘缺人勞應命其石泐埋在前開元
中玄宗大聖皇帝勅殷仲容模榻其本尚可得而
傳之者暨大曆十四年乙未歲潤州刺史蘭陵蕭
定重刊於石憲章遺範以永將來前誌大理司直
吳郡張從中書按春秋諸傳吳壽夢有四子季札
最弱而賢父兄皆欲致國季子讓而不受諸兄乃
以次及則終致國乎季子故諸樊餘祭夾昧皆輕
死爲勇不恤其身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後季子使
聘上國方流連魯衛晉鄭之間遲久未返而夷昧
死公子僚立而閭廬使鱄諸刺僚季子歸諫乎季
子季子曰爾秋吾君吾受爾國是與聞乎弑也爾
殺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終

已不受退老延陵此孔子所謂烏虜者也其三竝是墓碑一尹和靖一石曼卿一韋侍中昭

戊寅次特牛鎮

已卯次武進縣常州府治夜泊蚤發無所見之

庚辰次橫林

辛巳次無錫縣自橫林南望步步近山私意前路晚

峰更逢新月當足佳觀而未至縣十里間山氣縷

縷含烟忽復流雲四野天氣黯黑水際葭葦蕭森

南征紀略

卷一

五

流螢萬箇歷亂行舟前與漁火相映時坐旅人衣

餘光可藉殊近幽情也

壬午觀惠泉縣城西北三里所有山橫連如畫屏稱

九峰亦曰惠山惠山迢迢西去遠接宜興其陽近

太湖控引吳越襟帶江山所謂毘陵震澤九州通

者也山之翼又有錫山員樞秀澤松雲蔭嶺官觀

龍葱北來望之南接惠麓從南迴眺又侶北連欣

對俯仰異岑同秀舟行過其城北中流有亭四面

如舫自此亭下折而西更出一橋溪窮有寺近寺

成村入寺門五十步許南有通谿曰春申欄此兩

山之間流潦所經循山數折悉見石棧又長林矯

樾臨崖上合此楚相黃歇封地蓋因人目欄亦有

黃公之稱矣或又謂楞里也欄外西有漪瀾堂堂

後有泉出於山趾上亭下發汨汨四出是稱第二

泉者也其水清芬蘊藉欲過中冷而評者頗有優

劣亦所未詳聊收亭碣以俟精辨焉惠山泉始發

南征紀略

卷一

五

於唐時無錫令敬澄同時則有竟陵陸羽次第水

品以廬山康王谷水第一惠山泉水第二虎丘泉

水第五揚子江南零水第七張又新又引劉伯芻

論水之宜茶者則以南零第一惠山第二虎丘第

三虎丘當閩闔孔道遊客全集閩洋腥穢已非本

味南零久失處所康王之水遠不可得而辨今以

金山井水謂之中冷泉若惠山之上或曰中冷故

在江流中湧出不便取汲有異僧禱于海神爲鑿

井代之亦謂之中冷豈中冷卽南零之訛然莫知
所由始于數飲水惠山甘冽而美嘗携至金山已
數日取所謂中冷者較之味甚劣而反居惠山之
上此殆不知水者仍又新之言也且羽又謂山水
上江次之井爲下歐陽永叔極稱羽斯言爲知水
詆又新之妄况今所謂中冷既非江水又非又新
之所品者乎故知惠山非康王莫能尚之矣予嘗
推陸子之言以意論之水源所發在地中亦不甚

南征紀略

卷一

早

相遠而分流異趨緣所經山土石殊息受氣多者
受其移故土多氣重沙多氣疎硫磺氣腥而澤氣
城皆能以氣變傳蒸奪其本性獨石泉近質泥滓
所不能近惡涼所不能濡故能滴清澈潔冷冷自
如然而石氣因山亦有殊類青石爲上白石次之
硃石爲下蓋砂石粗犷白石膚麗所以施氣未精
青石堅栗頗有玉心故水氣遠經甘鮮特異耳予
鄉山泉隨地湧出居人築室皆因山爲基屋角牆

隅流泉泱泱其脈悉是青石其最上者隴水出于
鳳山之麓范泉出于東城之阿並積水丈餘珠噴
鑑寫冲若有餘盛夏酌之不寧近齒知厲抑亦觸
手生寒今此二泉清冷未及其半而受賞名賢流
聞海內山水亦有知遇出處歸隱俱非偶然異哉
入春申硿第一曲東得鄒園軒榭疎涼林塘隱映
乃至小山叢桂千百成林雖庭有廢谿而山氣殊
佳適值雨晴山夕滿船載酒而歸蓋遊惠山必買

南征紀略

卷一

早

泉醴聊于舟中度七夕也

癸未大游墅關

甲申大蘇州府治內兩縣一吳縣一長洲蓋古勾
吳地閭廬夫差之故都吳王走犬長洲者也泊舟
閭門閭門者子胥初築閭城陸門入以象八風乃
立閭門象天通閭闔風也

乙酉

丙戌登虎丘虎丘者吳城西北有小山世傳閭廬葬

地始皇欲發之白虎見其上遂不敢發因以名丘
虎丘去城十里自開門駕舟出山塘雨所樓臺夾
水樓上盈盈簾幕檻倚水水生妍出閣四望菱葉
漂波遠銷山崦舟過五人墓側又過白雲綠水橋
乃抵山下入寺重門疏遠樹有斷行陂陀微上不
見山後再入門履扁石寺中央廣石百尺其旁巖
廊四起竹樹蕭騷雖頗近人工實多卽事石上笑
起大小三臺餘悉平如几左帶劔池右縈鶴磻生

公講臺南面俯之昔生公說法于此宋文帝集眾
千人聽法石上象教之力悟起頑石石上有亭曰
可中卽生公云天言日麗何得非中後人因以名
亭耳今道喪千年寂無嗣響獨留此石微存彷彿
每晴秋月夕傾城士女壺榼來遊坐不班荆行不
步障衣香履跡共託一石絲竹悽歷與鐘梵遠聞
爲此山之佳觀也更上一門佛圖平敞殿後浮圖
吳空三面迴廊周徹軒窗所對悉與塔上不殊廊

後循崖陟降磴道悉布欄干松竹攢樂時出精舍
雖破林委葉不廢山情餘寺在山間今此山頗在
寺間也又千人石右崖上有一小峽峽中蓄水井
漂不食標曰第三泉予謂水源通塞不常卽伊洛
尚有竭川矧謂此泉而無生滅且昔賢論列人物
平章山水皆有與會之言當其知音見賞寄趣偶
然要自獨成其意不必當物爲安辟蔡中郎獨珍
論衡蘇子瞻不好遷史若後生繫爲定論株株守

之斯已陋矣今此山前後尚有二井泉前云憨憨
卓錫後乃無名而清冷殊異以方是水蓋名彌彰
者道彌隱也不則伯芻之言誕而無徵矣
丁亥守風胥門昔子貢說吳王夫差伐齊欲以亂齊
存魯子胥進諫以越將沼吳而不入也子胥憤請
抉目置門以觀越師之入吳王怒賜子胥死盛以
鴟夷投之江中又斷其首置高樓上後越師至欲
入此門猶見子胥之怒也

戊子過寶帶橋常澹臺湖口王仲舒捐帶所成連貫長隄縈湖若帶今頽波中圯前後尚得四十餘孔每至晴秋之夕素魄初飛平臨湖面遙望波心月影鏡接珠聯一一成就蓋多橋所爲郡人曰盍往觀乎因共謂之串月也大吳江縣

己丑次平望驛此近太湖暴客出沒過客戒嚴諺曰平望八尺爺娘不識卽其俗可知也

庚寅次嘉興府適遇中江泊舟城下月淨波明碧天

南征紀略

卷一

四

如沈郡人放燈中流熒熒與波遠近林屋盡處遠帶長湖偶有斗酒坐至夜分玉繩低轉城頭聞角忘身之在客也

辛卯次石門昔吳置石門以距越當是巖邑于今村

墅旗亭耳

壬辰次崇德縣

癸巳次塘西

甲午次北新關同年張松霞督餉杭州適以艱歸遇

諸關上舟中道故細雨移尊爲話京洛舊遊依依但如昨日客去燈孤添我旅夢也

南征紀略卷一終

南征紀略

卷一

四

南征紀略

益都孫廷銓次道纂

乙未次杭州府。府治仁和錢塘二縣湖山佳勝多在錢塘。予始至入武林門出錢塘門入湧金門行湖上。時日將入。顧見湖上霏霏煙樹山靜鳥閒頗有濠梁之興。然客裝未解無暇問津矣。

丙申遊西湖至淨慈寺。予按湖之大而名者楚有洞庭江。楚有彭蠡。吳有震澤。皆跨連都邑吐納江河。

南征紀略

卷二

混混浮天。森森乎不得其涯。洑沐浴月魚龍澹滑。估客連檣千百成群。艤衝樓櫓飛鳥共疾。吞雲夢者八九矣。湖之小而名者莫盛於武林西湖。環山負郭映媚隄橋塔寺所繁。畫舫是集。鏡臺是臨。抽琴命酌于焉逍遙。以嚮之巨麗繁之猶杯中一泓耳。然起而與之爭名多左祖者。蓋彼以雄闊此以隱秀。雄闊得名以形以執以氣。隱秀亦得名以韻與情。辟漢高帝爲群臣置酒未央宮其間蕭曹

絳灌非不穆穆桓桓魁梧奇偉皆有異表而吹簫

屠狗之氣未盡消除。獨一少年張子房狀如婦人

好女神采清英流光四照有時淡欲忘言而精神

自遠彼雄大自豪者終莫得而勝之矣。武林之勝

東南有錢塘巨江北山十里而遙西山五里而近

南屏直負女堞城當其會湖又間之兩峰爲長以

率衆山或居湖外或在湖中或入城中或走江上

湖水依山而故壘之或達山外或入山間疎密遠

南征紀略

卷二

二

近不至離離向背起伏皆相贈答按春秋魯僖公西宮災而公羊傳之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以是知諸侯之亦有三宮也。今嘉禾有東湖而無西武林有西湖而亦無東是乃宮庭山水適有其向因地納稱地從主人斯一命而衆名之何必匹偶然後乃成。攷武林在古初亦不甚顯吳霸姑蘇越棲會稽此當二國之間不過津亭疆界自唐刺史白公以後漸著聲名錢氏之王父子繼霸數十年間

遂成都會。逮宋有太守蘇子瞻。以文采風流。助湖
山佳勝。湖葑隄柳。誦之至今。然致蘇公當日。上言
西湖五不可廢。悉存利濟。不第遊觀。賢者綜理精
詳。蓋多類此。迨紹興建都後。江南粗靖。迄于孝光
遂倫安宴逸。君臣競尚嬉遊。開堂賜墅。被滿山眉
燈。火星橋。誼闕水面。金主問而美之。爰興立馬吳
山之志。其後權奸遞擅。平章湖上。宋祚寢以日衰。
論者至以爲西湖尤物。傾城比諸西子。感慨係之。

南征紀略

卷二

三

淨慈寺在清波門外。南屏之麓。雷峰塔之陽。湖水
東漲。爲小渚者。入處寺塔之間。長廡駕之。左右慈
菰芙蓉。披映歷亂。自湖入者。在雷峰半里外。倚舟
沙觥。從陂隄上出入。松柏墓田。乃至水北。躡橋而
渡。自城來者。沿山遵渚。廣野逶迤。東西橫出。而相
遇于寺門。其寺弘敞靜闕。又因涼于湖。使人意冷
每晴宵烟夜。湖舫未歸。城闕欲下。此寺鐘聲嘹亮
四徹。則山水清音。交應之矣。

丁酉。同南生魯觀放生池。濱湖爲池。池上有祠。祠外
有平橋數折。每折丈餘。闊四五尺。去水尺五。湖長
減半。荷上于橋。手下于湖。人影東西。歷歷橫峙者
時或卜丈。倒水者如其身。搖搖曳曳。與人同至寺
門。最宜舟望也。

戊戌。同潘世衡遊湖心亭。亭後帶蘇隄。北望孤山東
面湧金門。層樓無倚。豁然四望。近亭側有積草。作
洲。青青湖面。或謂此如海上神山。渺無根蒂。蓋水

南征紀略

卷二

四

上漂萍。積受飛塵。彼此牽附。不復分張。其後積草
凝塵。積塵生草。日多日厚。新者上浮。水際腐者退
入于泥。游根細梗。共相依託。其實非斷非連。雖與
湖水高下。而能藏人。此或一理也。

己亥。過昭慶寺。寺在錢塘門外。湖之北涯。昔稱麗則。
今廢。過段橋。遊寶叔塔者。必由之。寺旁左右有三
關。以蓄洩湖水。湖高城下故也。寺兩廊尚有僧列
碑。客之來湖上者。多過之。珍好今則亡矣。尚多僧

具多文具多酒具

庚子至盧舍庵。過陸公祠。湖上威儀莫過此。祠蓋敬
輿讀書處也。在段橋西。孤山下。門垂湖畔。祠建山
阿。門外連閣帶湖。溶溶水木。彌望澄鮮。祠後松竹
翳翳。小亭冠山。巋然遠出。頗木及之。

辛丑登吳山。從湖上看吳山。只在湖上。從城上看吳
山。乃在城中。其上巖洞玲瓏。崖迴磴曲。秀映一城。
江濤晝夜。吳山聽之。湖光朝暮。吳山眺之。萬家煙

南征紀略

卷二

五

樹。吳山招之。四山蒼涼。吳山了之。蓋武林勝覽莫
備吳山也。

壬寅

癸卯至廣化寺。寺亦臨湖。在孤山下。中有歐陽公六
一泉。不復清通。但有石井。在高巖側。巖上長松矯
幹。錯落新莖。又纖竹青藤。蒙巖垂綫。紛拂搖蕩。此
泉之上。泉旁石道。緣山穿竹。葦簾盡數丈。巖壁上
有一亭。故虞部公所作。以儆六一。曰儆亭。今守

巖石觀。整其荒翳。理其泉石。山益以淨。受湖益以
多。林木益以茂。客來遊者。益以欣洽。更廓其亭。因
名儆儆也。初海寧有查伊璜。繼佐文章雋妙。予特

好之。初無交識。適同遊有汴州張謙明。燕臺張玉
甲。把臂入寺門。有客清脩。立瓜架下。看磨碑。客到
相與迎揖。共到儆亭上。問答湖山。因與二張共論
詩史。意緒超超。私念此客不俗。起而問姓。二張曰。
是所謂釣史伊璜者也。更相欣得。為縱談道其少

南征紀略

卷二

六

年跌宕。朋輩交遊。客路風霜。文章得失之事十餘
年。欣慨交心。皆如目前。已更為余言。今方于雲君
山後。閉門纂史。因示其先出者。曰通鑑。嚴事詞繁
簡。蓋準諸理。齊文字。稍有增損。卽意態生動。理氣
不傷。因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
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
一衣。則脫然愈。得此道以臨文。鮮有不工妙者矣。
其嗣出者曰說外。又嗣出者曰說造。外紀。戶明之

際造著明興之初。並能叙事該簡。文條雅茂。信良史材。前人論史不一。或曰史以徵實。假卽虎觀視草。綜當代得失之林。而徂于前非。休于後患。雖號爲繁富。而筆削多不中程。世猶以穢題之。是故爲野史者易矣。或曰史以決道備事。處士好爲異端。窮不得志。無所發憤。徒矜名釣奇。譏切當世。既苦筆札難給。而又家無賜書。聞矣而不開。舒察貌而不察形。欲以微詞存古難矣。是故爲國史者易矣。

南征紀略

卷二

七

若夫搜蘭臺秘閣之遺文。兼名山其人之直筆。且鬼瞰高明。人怨正直。班馬而下。亦多故矣。伊璜欲何居乎。

甲辰

乙巳。再登攸亭。拜岳王墳。孤山在湖中央。其陽山遠湖平。其陰山水皆逼。蘇堤自昭慶屬孤山者。惟段橋。自孤山屬南屏者。有六橋。其孤山最近北第一橋曰西泠。出西泠西岳墳在北呀。神道清森。墓田

萬畝。豐碑喬木。虛肅有神。然兵燹之餘。廟祀荒落。闕而不修。其碑刻亦苔封斷石。僵臥門下。子孫依墓而居。或廢爲樵豎。荒涼衰落。沒沒無聞焉。自陸祠放舟出西泠。盡孤山南壁。南望南高諸勝。山在晴空。寺在烟表。樹在天際。人在鏡中。自西泠又出段橋。遠過孤山西北。北對葛嶺。及石甌山巖樓谷隱。石壁精舍。錯出幽巖蔽蒂之間。或上下乘凌。橫斜共貫。烟霏霧斂。一壑萬殊。而林處士墓在孤山

南征紀略

卷二

八

之北。墓側尚有放鶴亭。遠屋梅花。不復有矣。此二橋間。號曰裏湖水木明瑟。幽壁兼佳。按西湖之遊。四時皆宜。而烟波淡靄。在夕彌幽。每至日欲曛。卽西山空翠。冉冉下接湖光。其水故清淺。得此夕春奇爲虛映。輕舟徐漾。則白砂青荇。素舫文魚。了了自呈。及月高烟斂。更皎潔如冰壺。方青盛時。遊人四集。十里笙箏。殆忘昏曉。甲興後。湖事稍闌。城中出遊。大半蚤歸。故陳眉公有云。此間有名山。無處

士有古剎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無月夕。
而曹義雪亦爲詩嘲之曰。燒鵝羊肉石灰湯。先到
湖心次鄂王。斜日牛驢客未醉。齊拋明月進錢塘。
言月遊之鮮也。予謂高士佳人。間世一出得共一
二。已足流照湖山。如必風流接跡。無日無之。是耳
目近狎。失其名貴矣。且眉公自表孤貞。英齡蚤邁。
揮手青雲。可謂勇退者矣。然其聲名奔走天下而
疲于接納。逮老長勤。猶未免心跡未并。安知是山
中不有引跡避名。邈不可卽。與眉公異趣爲高者
也。高士蓋多貧士矣。

八月丙午

丁未渡浙江。湖上諸山。情皆向湖。南屏控連衆阜。南
接嚴州。江水自其西南來。行兩峽中。至此出隘。過
鳳山門。又過候潮門。東北趨入海。爲浙東之津渡。
桑欽曰。浙江水山海經之浙江也。吳越春秋勾踐
入臣于吳。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是矣。

南征紀略

卷二

九

近世但稱錢塘。謂自南唐築塘防海。募致土斛千
錢。塘成因以名之。然考志錢塘名縣。秦世已然。何
獨目江。乃昉于唐。况吳越錢王之世。亦嘗築塘。害
于江濤。武肅乃令勁弩數百射潮。潮爲之退。然後
塘成。故子瞻表忠觀碑云。強弩射潮。江海爲東。若
引是稱。彌近仰矣。注謂浙江水流兩山間。江川湍
急。兼濤水晝夜再來。嘗以月晦及望尤盛。今汛乃
在朔之二三。及十有七八。歷世命有司歲祭之。期

南征紀略

卷二

十

以仲秋十八日。從陰數乘盛日也。至期有司資牲
物。肅趨江汜。候怒濤之至。迎而拜之。城中士女。登
望吳山之上者。如堵。潮之始至。雪浪千疊。飄飄
如匹練。及抵城下。飛霆怒鼓。戔戔出水上。丈餘。震
撼之聲。洶洶如欲崩天也。江中漁舟無數。嘗處大
潮中。日夜不去。潮至。乘潮取魚。其舟因潮飄忽。乍
高乍落。蹈水若山。亦不爲意。殆能者操舟若神矣。
又或舍舟而游。投身崩濤駭浪中。與魚龍出沒。謂

之弄潮。然亦時有弄潮不勝爲潮弄者。亦習之不
休。夫名利風波。險逾江海。趨者若狂。傾軛繼路。或
以所求焉在。將犯難從之。今此何求。乃以身試斯
盜。智巧滅身。意氣傾人。又出滑澤。聲利之外。無爲
而爲。未可以情測。理解已。李伯陽者。書人。言詩。
謂絕聖棄智。操拙守愚。以爲上德。克類盡義。宜謂
是夫。波江陸行十里。至西興驛。古西陵渡。謝惠連
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昔發浦陽浦。今宿浙江汭者。

南征紀略

卷二

二

也。又十里大蕭山縣。此有許玄度隱居。又聞城東
北。湘湖中蓴絲最美。皆未追求之。

戊申。抵紹興府。予自爲兒時。見人稱佳山水。必舉山
陰道上。舟過蕭山。卽已迥別。大抵其山容秀散。水
意娟清。位置之間。似有意似無意。姿態橫生。淡然
成趣。大登高山。摩蒼崖。放情六合之外。俛仰宇宙
之大。卽域內不乏異觀。至若弄楫嬉遊。心將日逆
峯無遠近。高下同青。河且漣漪。淺深一碧。王逸少

所云。斯爲確論。度以易之。紹興是於越故都。昔勾
踐自秦餘望。南徙治于此。其人多智計。至今猶是
種蠶遺風。又東晉以來。族有三謝。官是諸王。風尚
所傳。曠達猶在。昔勾踐之興。孔子奉雅琴到大越。
勾踐喟然曰。越人水行山處。以舟楫爲車馬。在若
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其常性也。夫子異則不
可。蓋孔子退而子貢得更端以行其說焉。得因俗
之道也。

南征紀略

卷二

三

已酉。南鎮省牲。按周禮。揚州之鎮曰會稽。或曰茅山。
或曰防山。隨世異名。禹禪會稽。合諸侯于其下。故
太史公曰。會稽者會計也。

庚戌。有事于會稽山。夜出五雲門。舟行城南四五里。
昧爽。望見會稽諸峰。青出雲表。稍進。海日欲出。山
有朝烟。嵐氣變幻。初散綺霞。接顧之頃。焱然四徹。
司事諸寮吏。皆喜相屬。又三四里。將達山下。經禹
陵。陵前有溪橋。舍舟從陸。過陵西南。折入谿行二

里許山及人面其旁餘條支山皆峯峰成境不肯
敗靡又細竹生石上短莖大葉茸茸蔽谿將至廟
半里間道旁悉是脩竹林過鎮坊松益壯亦益古
山益道迴望初逕寂歷宵冥峯下有阿立鎮廟壯
麗稱山乃具牲醴奠獻如儀讀

皇帝祝冊卒事無怠者時則景脫熙明神人歆饗凡
筵肅肅如有往來既退巡廊求古碑版前代遼遠
刻石浸滅不存獨有明洪武二年至崇禎改元凡

南在紀略

卷上

七

嗣服告祝列帝祝釐之文咸在焉會稽中峰曰香
爐其上時見光霽狀如其名其下峰巒複疊兩兩
自拱並侍中峰負日競舉西連秦望其勾踐所棲
故城考越絕書應在山上顧問有司不得其處焉
禹陵省牲昔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
在大鹵之南太行河華之間然其陵墓無在畿內
者聖人蓋遺其身以勤天下矣是故堯葬濟陰舜
葬蒼梧而禹葬會稽蓋歲歲巡行敬跡徧乎川嶽

非若後世人主踰道清宮聞聲稱朕自尊逸也故
皆以巡狩終焉春秋天子之葬不日謂舉天下而
葬一人其義不疑然則不疑而不日不日固可以
不地也延陵季子聘齊葬子廩博之間而祝之曰
骨肉歸于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以
爲知禮安必遂丘首哉又古者天子之大事巡狩
封禪皆主東嶽未有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故虞
書歷紀四仲之典禮器贊玉皆祝岱宗舜葬蒼梧

南在紀略

卷上

七

則南巡衡嶽之效也蓋未有合方岳而合諸侯于
鎮山者且歷稽往牒封禪者七十有二君或禪梁
父禪亭亭禪云云亦皆近乎東嶽獨夏后南巡狩
不于衡嶽于會稽其封禪亦不于云亭于會稽事
不師古禮不循經者何吾聞禹傷父功不成愁然
沉思登山而嘯夢見蒼水使者顧告以期然
後發金簡玉字于覆釜之山得通水之理乃東造
絕跡西延積石赤舄寒谷靡不徧歷遂察六厄服

地理疏河碣石通江潛淵厥績用成而歸作州伯
及其王也。又巡狩大越。戮防風以顯示諸侯。遂更
名茅山曰會稽。因留越不去。會病。遺命葬會稽。蓋
茅山覆釜竝在大越。原其生平慘淡經營魂魄猶
應戀此。所云以此始亦以此終也。數傳而無餘聲。
封來守禹墓。歷世中微。閱一千九百餘年而大于
允常。霸于勾踐。自虞夏商周之諸侯。未有傳世如
此其久者。豈非積厚者流光哉。秦皇好大。封泰山
上會稽。立石頌功德。若將不及。逮客死沙丘。歸葬
驪山之下。玉匣珠襦。下周三泉。猶不能以自藏。夫
大禹則何嘗有碑也。

南征紀略

卷二

五

辛亥有事于禹陵。會稽雖存禹陵。隧墓久無處。所今
指伯其處。有支山發于會稽之鄙。而北行表裏層
峰秀蘊。皆如張弓如抱枝。其前對鎮廟。谷口有小
山當谷。同向此巖。松楸如髮。覆被滿山。溪遶其前。
中間平處。廣不盈畝。就人意量。一處有碑。志曰大

禹陵。或曰陵在其下。本無丘壘。或曰非也。然考禹
之葬。華柳桐棺。穿墳七尺。壇高三尺。延袤一畝。猶
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于今元數千年。宜不可
復識矣。山過陵西折。其陽有禹廟。廟側高阜上有
窆石亭。有石如椎。高四尺。或曰弓劍衣冠之所藏。
或曰書也。近山民稱亂中有好事者。依託俗言。按
求奇異。遂仆石掘山。湫無得焉。是日復出五雲門
到禹廟事訖。謁陵。訪諸前聞。探求禹穴之迹而不

南征紀略

卷二

六

得。蓋楊用修已嘗辨之矣。山下有石井。題曰非泉。
當是後人遠慕明德。追倣遺踪耳。李斯所篆秦碑。
在廟埭內。亦爲人破碎零亂。草間拂拭就讀。雖歷
年久遠。摹勒非一。然其遺意猶存。殿庭相上。舊有
梅梁。張僧繇畫龍而龍去者也。城下之溪。至此漸
細。近山卽散入菱陂稻畦。凡山遊者。望竹投林。莫
不停棹。于是水之上矣。還自禹陵入稽山門。沈靜
淵爲予言。稽山門外有渡。東橋。橋南有處士曰余

增遠有明崇禎癸未進士也。具兄余煌。天啟乙丑
廷試第一。爲翰林修撰。未幾。退閒家居。有明國變。
煌痛憤不食。冠服再拜。墮此橋水中。以死。增遠悼
邦國之云亡。痛哲兄之先萎。望水長號。誓不再渡。
自是遂絕跡焉。處士雖成前進士。而居甚貧。敝廬
三楹。與風雨鳥鼠共之。其旁僦田數畝。率其家躬
耕自食。時時不給。脫粟妻孥晏如。亦無怨色。長吏
多其義。因共就問之。亦罕見者。或拜門外。以去。靜

南征紀略

卷二

七

澗其故同年友也。自賴交誼。殷勤造請。稱疾以辭。
因直前託視疾。入門。窺見處士卧繩牀上。牀上漏
牀下穿。又有巨無脚。四角悉支敗瓦。聞客入。欲起。
逾垣。靜澗先已豫慮之。則要其邑中同年四五人。
與俱行。見處士走匿狀。諸公卽共前遮之。曰。日新
人生。會有交親。子何避客之深也。處士曰。我非避
世明高者。顧自料福薄。不堪諧世。聊引分自安。常
爲農夫以沒世足矣。今諸公赫然見過。將共張之。

是役我避名以求名。非所願也。客皆班荆主人牆
隅。依然然。客從而昵之。有一破甑在瓦爐上。炊未
熟。架上又一蒙戎練裘。如原憲衣。餘卽無有。客有
壺。取之以進。爲勉行。二觴強之。亦不再舉。客語
及世事。倪若無聞。卽問有問。荅晴雨而已。日欲晡。
辭客而退。明日具錢米往遺之。再三辭。以此諸長
吏皆重違其意。亦未敢數造焉。

南征紀略

卷二

太

壬子夜遊臥龍山。會稽城內八山。最顯者。戴山。有王
右軍宅。此山下爲越王故宫。卽今府治。林光山翠。
近接廚烟也。

癸丑再遊臥龍山。顧見城外溪流明滅。百道滌迴。越

山點點散落。如烟如霏。路布子矣。

甲寅觀塔山。依寺有小墅。秋草石欄。寒梧書閣。不知

主人。

乙卯。

丙辰。

丁巳。顧松交招看倪園。故翰林學士鴻寶別業也。疎亭數屋。臨對清溪。多有池塘。不設墻垣。林木之外。野鄰人家。稻田好風吹桂。豆苗欲稀。不知是城中也。陳臥子表其間曰。經鋤鄉甲申之變。鴻寶殉難。今有祠在西湖廣化寺中。

戊午。

巳未。

庚申。中秋。旅館庭前。小有綠蘋。清沼宿雨聲。秋乍零。

南征紀略

卷二

七

乍歇無三日晴。是夕頗雲間窺月。露生三更。臨池命酌。婆婆清影不異家山也。

辛酉。

壬戌。

癸亥。觀潮三江閘外。越城內及山陰會稽二縣之鄣。其水千溪。自相潑灌。雖夾居曹娥錢塘二江之間。而東西各不相涉。溪毛澗芷之下。沙泉暗瀉。亦不睹水源所自發。而澄映無際。四時皆足。臥遊輕舫。

折漈。卽與山逢。危石攀蘿。皆有船待。城中之水。門巷倚之。廬軒架之。在門巷者。浣漱臨之。在廬軒者。茶鑪墨洗。藥圃花畦。引之映之。上自部署貴人之第宅。下及民屋。無一不傍水者。其築屋精堅冠絕天下。山石如市。弗加于山。且厚薄廣長皆意量以往。山自供之。自臺門廳堂中甬。不計竹瓦樑椽。餘卽渾成片石。每每門前臨水堂後起亭。河流宛折。複道遙連。接以石梁。繚以迴廊。命榭寢門之外。移船曲巷之間。惟其所適。城外之水。秬稻分之。菱粟泛之。砂石瑩之。鳬雁沒之。經復周流而下。聚于三江閘口。此閘去城北二十里。水出兩山之間。總渠東注。五里入海。往者海潮澎湃。常恐及郡城。有太守湯雋齋。紹興立此閘以禦之。閘水下注。其深幾至丈。閘石上立。其高亦幾至丈。潮水負怒遠來。如欲求敵。至此扼于懸湍。未便仰攻。其氣遂平。卽盛溢亦不復在行。近城處所。永辭其患。曠乾又增臨。

南征紀略

卷二

七

停水。燥溼常均。一石之立而功兩垂。今剛旁有祠。世祀之。邠人恒以祭潮。日集此觀潮。適其日北風。浙冽。予亦蕩舟從之。出昌安門。山色載道。時于水。次孤簪。刻削含態。欲置袖中。既至。遊人候潮已徧。山上。予顧去海尚遠。舍舟理策。疾馳五里。越嶺二重。東望海。在百步外。忽聞颼颼天風。殷雷四振。遙見海上銀濤若山。際天而立。少近。嘶則玄浪颼飛。頽波雲駛。怒捲長號。沸騰西去。望阻雲山。乃還開。

南征紀略

卷二

三

越陌度阡。又與江湖俱至。其開水迎潮處。江海相擊。跳浪遠飛。登樓下瞰。水及于裾也。拔吳越秦秋。文種之死。葬種山。子胥從海上穿山脅持與俱。去浮海。故前潮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然則二子未死。此應無潮。卽有不怒。鄴生亦云。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但神而非。然南北江河入海。皆與潮通。其末或有聲無狀。或竝無聲。此獨聲勢俱厲。必有說存。以俟知者矣。浙海上煮鹽不用鐵釜。編竹爲

之上。承水不洩。下親火亦不然。謂之蔑盤。又一異也。

甲子

乙丑。遊寓山。山陰西道。違城二十里。村口梅墅。山曰梅尖。予同年邠文載世家于此。兄弟諸昆竝熙江左。文載尤爲散朗。乃兄世培。彪作。故明侍御近儼。東山石門之遺迹。卜築于寓山。其園去墅又三里。許南對柯山石室。東得賀監鑑湖適文載偕同年。

南征紀略

卷二

三

王子瑛兄止祥。兄子奕遠。遠來過訪。招飲其間。乃相與李舟出郭。蕩槳中流。棋聲丁丁。而至乎寓山園。寓園之致。妙得天然。山居十三。水居十三。軒堂亭榭。諸不在山者。又居十三。其山之幽。適于園。其水之澹。適于山。其軒堂亭榭之觀。又適于山與水。適于山與水者。山之顛有遠樓。其右有虛白之堂。山水之際有阿閣。適于山者。幽崑磴道。倒影方塘。可臨照也。適于園者。山大不至。亢小不至。隱山。

松桂之植。足以接禽送日而不礙遠觀。又上造于山下。屬于垣。長廊迴複。窗閣相望。旁連曲級。自外登山者。雖高不受夏日。自山出園者。雖遠不遇霖雨。坐寓園。棲寓山。可謂善寓者也。聞之其鄉人曰。初世培之聞園難也。悲傷痛悼。涕泣沾衾。坐臥園中。旬有餘日。意中似有計畫。每于獨坐自言聽者不得聞。知子弟處有他變。傳之。日夜不休。世培卽更啞。啞笑言。命趣駕載篋。實如將有適者。子弟喜。

南征紀略

卷二

圭

稍稍散去。乃于其夜作書訣家人。誠薄葬。又命捨園之半作給孤祇林。且自贊其小像。命安佛堂中。乃赴水死。旦日子弟來。見室中闕無人。更相驚悔。又從几上得書。乃溯洄從之。見其憤于水上。更就察之。則死在水中。大歎。踟而逝矣。今其山下屋廬數十間。皆捨爲寺。贊像尚在其中。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同吳道趾。唐敏一。顧松交。過朱氏園。朱園有桂。獨樹成林。枝條繁衍。可蔭一畝。下有廣石。可坐數百人。坐不移時。香雨盈袖。人皆好少。此樹則貴老矣。

壬申

南征紀略

卷二

書

癸酉

甲戌。遊蘭塘。出水偏門而南。溪行五里。南近亭山。主人因河構亭其間。門逕溪橋。棲託俱別。中園有渚。渚北有堂。而隱之渚南。跨野爲巨閣。外畫湖。山內盡亭沼。上下門戶。宛轉四達。皆出人意。自中亭板橋渡水。循牆繞廊。卽出其下。從堂下過東廡。歷方亭水榭。釣臺山棚。拂石攀林。泰袞從之。則出其上。若自上者下。自下者上。則五畝之間。一室之外。自

爲隱映而登降殊靚。作者心思遊人耳目俱不
疲。苟得其情。趣不在大也。蘭塘之說爲濫。蕩按越
絕紀越語多異。如習之于夷。宿之于萊。致之于單
夷。海也。萊野也。單者堵也。越語多類此。

九月乙亥

丙子還次蕭山

丁丑

戊寅

南征紀略

卷二

圭

巳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蕭山寒雨連江積陰不徹。旅中逢重九來。成
招予登高。風雨不能出。因念客歲重九在都門。風
日清迥。官閒無事。偕同志諸友登高南城黑窰。殿
中相羊。竟日薄暮。又過張二瞻。痛飲而歸。作詩二

章近郭行未遠。野水涵清曠。天虛層臺淨。疎槐曉

相向。皇陂出遠山。皓日明天仗。翹首城南隅。逍遙

極所尚。石樓煙外寺。松間碧泉漾。我冠方頽然。于

何知得。寒涼無叔子。悲庶得淵明。放高下通煙火

寒畦。帶隱居地偏。秋草合渚水。自生魚。日夕登嘯

臺。山氣佳有餘。却瞻路門飛蓋。蔭交衢。遶遶未

央闕。照耀若雲舒。放觀未及已。俛仰見廢墟。灌園

達上叟。無驚野人愚。有酒不成醉。驅駕將焉如。旅

南征紀略

卷二

圭

齊復成一首。客意頻無賴。多于令節閒。病逢江上

雨。坐失越中山。短髮從嘲笑。空庭隔往還。菊荒三

徑。少何計。慰愁顏。

甲申

乙酉

丙戌先是。成過我于杭州。畏兀兒寺爲余言。野服
無事。方閉戶著書。罔示其讀。易隅通宗風。玄暢又
有春秋志。在未成俟。竟許以相示。客舍無可與語。

聊借讀之頗似東萊博議而綜貫彌遠或比事徵情或特書發義用意妙于側出綴文不廢波瀾當其意得直據經文排突四傳正三家之牽附開胡氏之淺狹鑒空妙義絡繹間出樂而忘疲若作談柄宜將收爲枕秘焉還渡浙江次錢塘

丁亥溯浙江次富陽縣由杭城江行四十里東岸有虎爪山峰嶺十餘高卑相傾短長相錯銜照流烟千百異狀俱趨于江視江上諸峰特爲秀絕江是

南征紀略

卷二

七

富春渚也而土人稱富陽江

戊子次桐廬縣縣有桐君山桐君者古神人也桐溪水西來注江故曰桐江

己丑次嚴州府建德縣嚴州上下江灘甚廣最奇是七里瀨漢光武故人嚴子陵垂釣處也注謂自桐廬至於潛縣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下有磐石周迴寸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遊今謂嚴陵釣臺山上祠廟存焉江山深肅風節彌清范

希文之所頌遺風也新安江水西來注江是謂漸江水出三天子都者矣

庚寅次蘭溪縣

辛卯次裘家壩

壬辰次龍游縣

癸巳次西安縣衢州府治龍游西安之間穀水兩派東來注江郡城南有柯山晉時王質伐木至一石室見童子彈琴倚柯聽之俄頃欲歸斧柯濯然爛

南征紀略

卷二

七

盡此其遺迹尚存余謂神仙遺世慮者謂可延景長年樂未央耳若復塵世彌年仙帛旦暮是憂樂而樂憂其于死生曾無差殊嵒棲餌木之士失其希尚矣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已亥衢州之南雙溪並注尚未成江一溪自江山通仙霞嶺入閩越口須溪一溪自常山道出江右曰定陽溪故衢口三衢也大北魚

庚子大常山縣縣古定陽溪因其目注稱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夾岸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砂細石狀如凝雪石礫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予以秋杪經此潦盡江清遠傳風濤自西安縣南夾江無際並是橋林雖窳深地較尚未飛霜遠近崑際紫柏丹楓參差間出侶宿書中也

辛丑

壬寅

癸卯常山城內有山當其縣門盤折未高自成岡嶺衙後復有大阜雲層崇林蔓緣上際青天登之一縣皆見而環城千嶂此猶侶審中也自富陽至此

南征紀略

卷二

五

夾江山色斷續不常時於峽外遠見城堞便成州

府江淙淙則輕帆迅發翠岫迎人灤淪則書鷁徐牽青林送影殆令過之者忘疲處之者樂飢矣

甲辰大玉山縣定陽溪上通開化過常山卽山行竹輿出沒深谿中前望侶無行徑披霧蹣跚抽身漸進乃更豁通舟行決日乍睹山情如遇故人清話接對之際笑語自親不復覺其登頓將至縣得玉溪及達城中更似出城外敗垣藁莽中慘慘時聞驚風如虎尾欲墮西城下居人十餘家縣令丞從之偕樓客至投宿得民屋一間有半與鬼俚鄰更欣欣自私如庇萬間廣厦甚矣荒途倦客之易爲情哉

癸十月乙巳大廣信府上饒縣玉山登舟下上饒江其灘溪淺沮不異金衢諸山禿突怪特驚人山上松樹稠生皆如老人顛髮碧淨不如越山矣

丙午

南征紀略

卷二

五

丁未次蕉含灘高水澀舟滯難行從廣信兵使借便

舟舟不中製乃更迂遲舟長三丈中空處廣五六

尺進一丈有五而三間之聞之長年三老江灘之

船特異河舸其首欲銳則行水如割也其篷艙欲

輕則與風相凌也其底欲淺且平則履水上不濡

趾也又江行折戔逆浪爲能腰腹欲實勿爲大空

以爲堅久且強有力也然爲實者欲體實而用空

苟從其空而空之內受雖多無以捍外從其實而

前征紀略

卷二

三

實之則外強而中無以爲功今此舟空分寡而實

分多雖大而寡容載者如王長沙國小地逼不足

迴旋則區分多而自閑也篷艙之木如堵牆是載

石行水也其銳不盡是與波爲衡也入水過三尺

是往而求石滋剝敵也辟輿人之爲車衡已下則

與馬終古陟陀辟矢人之爲弩不審三分之齊則

中翔而不進皆虛實之用乖而輕重之數失也因

作舟說

戊申次鈴山河口

已酉過弋陽縣次許港縣北一山突起洲中圓聳高

特不連陵阜團圓自浮水上根不加大上不加削

錯落有樹林土人云此上屢建神祠每輒有風雷

擊去因不復作

庚戌次貴溪縣江干有山如象是陸九淵故居又有

山類龍虎張道陵法錄所傳今子孫世封焉累代

榮遇寵亞聖公世傳其家有異書可以馴服龍象

前征紀略

卷二

三

驅役鬼神然徒相詫說未見明徵往余于京師嘗

親受其手符然盛世無鬼雖適山林不逢不若即

有魂書捲置牀頭安用之矣至九淵與文公同理

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攷之上世

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伯匠神農伯醫軒轅伯

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

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

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學至朱陸然後窮何也其

說好盡故窮也苟况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非盡不善學之過蓋議論相競欲以求勝乎人此在異道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

辛亥次貴溪界牌江村寂寞道弗不行共人每相驚以虎薄暮泊船崖下去村尚遠時霜飛夜冷從者多不能興因登所造尋竹籬叩門求火其村人望見北人衣冠以爲兵也皆張皇退避其不能去者登垣窺客土語喧喧且呼且指亦不辨所說伊何

南征紀略

卷二

音

客不敢前乃遙從巷口搖錢示之從乞斗酒亦不酬對又聞呼板木如將于牆頭安橋然從者皆咽然而退未到舟次旁村金鼓殷然更餘乃定人情如是笑慨相兼詩以紀之亂山孤月一江寒收盡帆檣客思難對虎空村聞急柝魚龍深夜下高灘鄉音乞火逢人怪旅服經霜覺被單纔半工程秋已失羊城迢遞更南看

千子過安仁縣次龍津

癸丑次瑞虹瑞虹接連鄱陽東湖自昔稱其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春夏水漲卽懷山湮谷木末魚遊霜降水涸卽砂磧條條復循高下然其地皆湖沙所湊雖水落難爲廬旅秋草腴腴一望百里最爲荒野也

甲寅次趙家園

乙卯次南昌府南昌縣饒江至此與贛江合卽豫章水也昔人云豫章章樹生庭雁門雁之所有皆因

南征紀略

卷二

音

物得名今此水發源自贛亦得被名豫章豈復緣木者稱耶雷次宗云贛水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特稱焉昔漢成之世王鳳擅政權移外戚九江梅福爲南昌尉不勝拳拳抗疏指鳳抑而不信遂捨妻子挂冠棲遁至漢末處士相高以風節公卿倒屣以避譏彈南州徐穉最其翹英陳蕃爲郡守方峻寡合特厚禮釋懸榻之事到今盛傳故其士習清剛歷世無改城西下看章江門上舊有滕王

閻唐高祖子滕王瑒嬰所造後都督閻伯璵欲耀其胥令豫爲序文乃以九日宴賓寮于其上虛推筆札以讓衆賓次至王子安以少年未坐居而不辭文詞瞻麗爲衆所驚然其佳唱不過落霞秋水餘文猶步齊梁殊讓退之一記矣

丙辰

丁巳

戊午南昌城中有許旌陽鐵柱觀柱在池中時隱時

南征紀略

卷二

三

見其中人云此池下通章江春冬與共消長不知所鎮蛟螭在何處讀其外傳頗爲怪幻也

已未次生米觀

庚申次張五渡

辛酉次豐城縣昔雷孔章得二劔于豐城獄一以自佩一贈張茂先後華誅劔失雷氏子爲建安從事逕踐瀨溪其劔忽于懷中躍出入水止見兩蛟龍也

壬戌次樟樹鎮

癸亥次沙湖洲

甲子過新淦縣次峽江縣

乙丑次白沙驛

丙寅過吉水縣次廬陵縣吉安府治自南昌至白沙

山遠灘平漫漫一狀近吉水卽岫嶂差峩江沱紆

折四會分迎側峰橫嶺頃刻異狀蓋波湍舟駛山

與江移帆隨所轉爲態多端惜陰雨決旬頗阻清

南征紀略

卷二

三六

望將至郡十里外江上一山宛如螺子南北村樹

鬱浮如相對設四山秋草萎黃獨此峰頂萊竹菁

菁含風自茂

丁卯廬陵城外江中有白鷺洲贛江故合章貢亦稱

二水李青蓮鳳皇臺詩但堪移贈也又注稱廬陵

城中有井其水半清半黃黃者取作飲粥悉皆金

色而甚芬香訪其郡人初不聞之

戊辰次花石灘

巳巳大泰和縣

庚午次白家村其村人習爲長年自十五六卽刺船
上下贛江道逢鄉里鄰舟並語相將過灘叩舷借
火聞其寄訊悉是村人其人好賽神入夜見其張
燈山上遠望熒熒多與繁星相亂擬金伐鼓咒梵
轟訇旣又移水次時月黑江平零亂萬點蔽江而
下更餘尚未休

辛未次萬安縣昔李廬山補知萬安出都予爲詩送

南征紀略

卷二

三

之時叔父義侶公適宰南昌金是同諧因爲寄訊
其詩曰征韓初靖布帆長穩泛輕舟渡鄱陽去指
青門天正雨到逢黃橘晚多霜潯江九派通吳會
廬嶽千峰望楚鄉若遇嗣宗應載酒切雲高閣賦
滕王後廬山過里遭喪竟未之任又半歲而卒旣
金柁桓作亂南昌余叔亦罹其難致悼人琴過此
還憶舊詩悲可知也

壬申守風萬安

癸酉次崑崙灘灘行難爲期程遇夕便泊時風淒江
冷空峽無人宿船長林之下舟人操斧入林斫竹
傳響空山枯木橫藤恐有山鬼

甲戌次大烏峽

十一月乙亥次贛州府贛縣萬安至此中歷十八灘
灘灘迅急稜石亂時中川兩岸帶山逼江峻上行
人與虎爭蹊峽內懸溜湍滑時添江水潺湲不絕
縣南第一是惶恐灘其聲遠遯城下言令聞之者

南征紀略

卷二

三

惶恐也然此灘實號黃公傳者自訛至石人天柱
石執橫嶺爭江不已高者振鱗江表深者立脊滑
淵灘師理楫服聚于心行石稜上爭能一寸之間
前後十里尚不得出至贛州北峽盡江平然後意
展

丙子贛州阻雨

丁丑大黃金埠

戊寅次羅家灣

巳卯過南康縣大賢文舖

庚辰大杜芳

辛巳大雙牌灘峽口

壬午大庾縣南安府治過贛州高山猿狙密樹深
莖江水多曲至其群山赴經峽石相持欲落不落
湍欲下而石衡之激欲止而沙濤之岸欲直而嶺
橫之輒一里一轉也雙牌灘險絕當關高峽雲與
臨水萬仞叩舷夜宿山谷皆鳴去郡不過數里山

南征紀略

卷二

美

路深阻盤迴自合到城猶費半日程其中尤多蹲
石急瀨數害舟航出峽山開雙城夾水津流澄淨
遠寫關梁曰橫浦大庾嶠水之北流者也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過大庾嶺大南雄府保昌縣粵有五嶺此其最
東故解東嶠在大庾縣南昨嶠橫雲斗上斗下初

陟彌望荒園登降田疇靡靡阡陌二十里外乃連
峯側立隔樹見行人遠從峰上度將至嶺更成削
壁橫亘嶺頭鑿石開徑然後得通嶺上有古雲封
寺寺有大鑒禪師卓錫泉涓涓出鑿中分嶺兩注
漱石長鳴嶺西下深谿廣肆砂樹平連一一小岡
起谿中怪石橫烟悉同翠黛長松被阪二十里餘
過紅梅司又歷武侯祠乃平一嶺南北頓殊涼煥
矣故注又稱此嶺涼熱山

南征紀略

卷二

四

丁亥

戊子

巳丑下連溪卽大庾嶠水之南津也注謂其下船路
名連溪漣水南流注于東溪東溪亦曰東江或曲
江武谿稱北江故此名東耳次修仁水口

庚寅次始興江口東江水帶始興縣又名始興江水
側舊有鼻天子城不傳何氏王隱晉書謂鼻城在
衆所封今此城不可復識舟人于亂山中指徂徠

佛惟蔓草荒岡錯雜苦竹蓋歷古逾遠傾圯漸盡
矣愚謂虞帝推恩厥弟當裂土中原此地嶺表荒
墟南近瘴海雖分符建國何殊放流且欲源源而
來無乃國君道長後人多好異聞承聲附說難爲
徵也始興近縣有泉水黑曰墨江中多石墨可書
眉北流注江

辛卯次五羊山

壬辰江介多見怪山一峰最峻上戴韶石注記韶石

南征紀略

卷二

星

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柱相去一里大小略均
佻雙闕言舜南巡作樂其上又古老言昔有二仙
分而憩之自爾年豐彌紀然韶石前後怪石相望
直若危柱削若堵牆圓若廩圓半削若彌瓜首尾
翹翹佻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櫓宇皆亢石孤
稜棲烟帶樹左右舟檣青青未了次曲江縣韶州
府治

癸巳東江過曲江縣城南西得武谿水乃成始興大

江按注武水出臨武縣桐柏山東南流台人漆水
又東南左合黃冷谿水又過藍豪山則崖壁峻峭
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靈天晦景懸湍迴注崩浪
山謂之龍水逕曲江縣東蓋龍中有曲江舊縣是
則龍武合流矣曲江縣南三十里江左有削崖壁
宜洞穴梯連時見煙墨山下有曹溪東來注江蕭
梁之世有胡僧泛舶此溪間異香謂上流必有勝
地遂乃開山棲尋謂百七十年當有異僧來此演

南征紀略

卷二

星

法其後果有大鑒禪師傳衣南歸于溪源立寶林
寺沙門稱爲六祖者也寺去江三十里禪棲者萃
焉次濠瀛

甲午過觀音巖次英德縣始興江上多懸崖此岩特
爲靈峭削立逾百丈洞口去江五丈餘巖穴深廣
坐臥千人有石樓相去如到江從石罅間木石
相銜欄干而上仰穿裂石上穹窿窺見天光旁通
戶牖江雲洲草歷歷檻前鍾乳尋丈瀑洞口皆有

像形成就自然刻劃森型亦所不及布滿巖壁肩
大士其間故山當其目矣

乙未過滇陽映次清遠縣縣有滇石山故諫滇陽縣
故江映皆受其名漢征南趙樓船入滇水者也其
映兩岬秀傑壁立虧天晉世嘗鑿石架閣以拒徐
道覆又有一峽日中宿盤趾長川連嶠雙挺西岬
有峽山寺左右岩谷楓杉四合下有禺陽二帝子
祠二帝子者舊傳軒轅氏二少子大禹仲陽隱此

南征紀略

卷二

星

峽因號二禺山云昔蕭梁之世映有二神化為方
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俊禪師乞于映上建道
場以標勝槩師許之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啟戶殿
宇寶像已神運此山因賜名飛來寺然注稱添水
逕中宿縣其處隘名為觀岐連山交枕絕崖壁竦
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則此地剎圖雲構
其來蓋遠何得至蕭梁乃煩冥募又注記韶石南
有靈石桀處臨江壁立霞駁者舊相傳石本在桂

陽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以其有靈運

徙因名靈石今韶石南江干既多怪石亦不辨靈
石就是但近地再傳此異頗饒奇聞矣飛來舊寺
在峯嶺間去下寺二里背阿如故江不見寺寺乃
見江以巖樹交柯遠不窺近故也入寺門稍得平
岡萬松落落兩帶遠谷左谷深狹陰林阻遷其右
有懸泉十丈落幔交橫依岩下注岩下石潭澄映
潔並游鱗潭水又下逕石溪憑崖俯聽石響泉飛

南征紀略

卷二

星

竹竿象鼻分流遠瀉巖際則平林雲上飛閣承霄
凌高折下逕託苔岑礪中遠近悉生菖蒲及阮俞
竹潏川積石芳風交馥直蔭寺門以當江映日映
山寺寺後有歸後洞即唐孫恪妻留環化後處也
丙申次三水縣龍江水西來注江

丁酉次佛山粵天不雪粵樹不凋過三水青青彌茂
連村隔塢悉是荔枝金橘楓榕木棉參天匝地其
人多樓居費宇交迴一村如一屋素封之家水陸

兩登不止木奴千頭竹竿萬个貧者浮家江海歲
入估人舟算籍中婦蕩漿賣魚指將過客舟倏忽
以十數弱齡崽子身手便利卽張羅竿首下拾中
流鰲蟹蜃蛤之入日給有餘不須衣食父母人家
牆屋以螺蚌代瓦石門戶椽樑鐵木一色更無餘
材自嶺以南男女同履舟人之婦一手把舵一手
煮魚案中兒在背上終日垂垂如負米數斛搖櫂
批竹紉繩兒在背上惡踏索孔啼亦不遑哺地氣

南征紀略

卷二

果

恒煥既省絮衣之半又素足勝流不履不襪男子
冬夏不過一褲一襦婦人量三歲再益一布裘如
是則女恒餘布地惟稅租土厚獲多人日計米一
升加以魚蚌烏菱菱藕橄欖減炊米十二三如是
則男恒餘粟故古今稱饒富必甲南海也

戊戌次五羊門五羊門外海際于衢宿舶無萬數商
舟漁艇青帝酒船交織錯雜日中如市城雖近海
然洲嶼濛濛迆去泮水尚遠江水之未歸洋者過潮

不前退涖城下故潮水未鹹往來戰艦巡行海上
征鼓喧喧晝夜無輟以備他盜與非常也而旅人
便之矣

己亥入五羊門廣州府治內兩縣曰南海曰番禺故
南越地秦并天下罷封建東南一尉西北一侯遂
開南海置番禺姚文式云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
地通百越控炎海在昔雕題鑿齒北戶之民環海
而居者利漢財貨與其物用聞聖人出必川赴集

南征紀略

卷二

果

懷抱匹帛父子並賜重譯來王者萬餘里蓋越裳
氏其始焉陳勝之亂秦南海尉任囂聞豪傑叛秦
欲興兵絕新道負險番禺以自爲國會病綿篤乃
召龍川令趙佗教以此謀囂卒佗輒行尉事以法
誅秦吏遂自立爲王黃屋左纛擬諸天子雖人稱
亂才亦地執遠阻貨多財阜實收之也漢高帝既
定天下使陸賈持漢節就封佗爲越王雖通使命
意猶偏強自雄文帝折節親降璽書褒勞備下然

後上書謝過泥首稱藩嗚呼此賤武力而崇仁義之效也其後武帝好勤遠略北逐呼韓西通羌僰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攻破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九真交趾日南諸郡雖關土服遠然師勞財殫海內自此騷然其歷世後服地執使之然也世傳趙佗初築此城有仙人騎五色羊蹏然下來故世世曰羊城

庚子南海省姓南海廟在羊城東海道八十里曰波

南征紀略

卷十一

星

羅韓退之碑是循州刺史陳諫書在東廊下極爲精好據稱南海神次最貴在諸河海上開元中加爵號廣利王歷世以說事神並同人爵明初議祀典太祖曰海嶽群神與兩大並舉其來久遠名號封秩當必有命自上帝非人主可知奈何以人爵加之于是釐正前謬凡嶽瀆海鎮之祀皆稱方名以辭之然牲帛薦祿有加矣又攷韓碑云唐以立夏氣至祝冊至自京師命刺史行事祠下事記驛

聞而刺史多貴重顧怖海風常臨期稱疾委事于其副杜酒瘠酸禮愆吏慢以故神弗顧享百風怪一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嗚呼此千古祀神之失也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酒清人渴而弗飲日暮人倦而弗倚古人寧不憚勞禮在則然不敢不及也今使龜策方技之士叩鼓鐘發符篆以號召鬼神下至村社兒童婦姑然香厠溷之間設盤廚竈之旁苟有精

南征紀略

卷十一

星

心通其巷語皆有忽忽神爽兆示彷彿况奉天子符命以布精告虔祝史陳信而謂此亦杳冥恍惚若有若無則苟而可豈不誕哉旣以爲果有矣又愆儀失禮不辨腥香不定壇位譬卽有貧交驪友不逮之客顧見主人酒寒燭滅心有二端未有不然疑文作望望去之者尚欲得雲旗翠虬非非滿堂獨與余而日成盜難之矣先是予至羊城卽訪波羅廟有吏進曰海道險遠又有伏戎請循祀祭

故事可也予曰某奉

皇帝明命跋涉萬里來事神卽有他端神其佑之遂
登舟諸守土僚吏凡與祀事者悉登舟乘潮奮棹
海嶠澄明風波靜闊抵夜至祠下展視牛口不傷
蘧豆既具乃退宿齋壇以俟祀事焉

辛丑有事于南海據祀典凡能出雲降雨禦災捍患
有利于百姓則祀之嶽瀆共彰彰矣四海二在神
州西海在流沙葱嶺之西北海在瀛貊曾水之外

南征紀略

卷二

祀

但無功于中國然苟其利人猶將去楚王者無外
皆得推原功德而報之東海近功自效卽其島民
殊服尚爲聲明文物所及猶是天子郡縣也粵稽
古聞風歸化環球之貢獨南海最多其來亦最遠
犀象鏤金瑋琕之供充于王府翡翠璫珠之飾波
及天下珍藥之味丹木文席屬毳寶布之用流通
而四出雖聖人不貴異物然其珍怪陸離未始無
用于中國也跡其生物廣繁賴用之大冠江海而

稱貴也諒哉廟中有銅鼓二枚一智五尺一
之一其高各稱廣其文結索連錢層開密麗遠際
各有六龜發聲清宏卽是漢物父老云先年此鼓
浮海而出其鳴應潮自靈龜殘缺遂不復自鳴也
門內有波羅古樹地受其名其樹偕華山莎羅坪
神祠中莎羅樹也

南征紀略卷二 終

南征紀略

卷二

五

南征紀畧二卷

補修顧守謙家藏本

國朝孫廷銓撰廷銓字伯度又字次道益都人前明

崇禎庚辰進士入

國朝官至大學士諡文定順治辛卯廷銓奉使祭告

禹陵及南海此乃其紀程之書上卷目出都至杭

州下卷自杭州至會稽迄祀南海而止其間遊覽

古蹟多因以追論史事同時酬贈諸詩亦並載其

間

李贄一卷

〔清〕胡文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李文

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贄一卷》

提要

序

予觀古循吏有因其地而
人以名亦有得其人而地
乃著京兆之有張王南陽
之有邵杜其人與地焜耀
千古若龐士元令百里史
謂不治事非不治也其任
匪也予謂郡李胡公使出
其瑰瑋佐理他郡則謹簿
書守文法智效一官已爾

李贄尺牘

安能使天下之人知有公。又安能使天下之爲李盡知恒之李爲尤著哉。今天以恒畀之。是天之所以厚恒也。然而恒非無事之恒也。文章禮樂於此乎出。詐慝巧僞亦於此乎叢。且有時而需折衝。有時而資剗割。有時而法用擊。有時而法用劑。其勝則舉百鈞如

遺也。不則鉛刀之割也。其治則駕輕車如熟也。不則岐路之羊也。顧其人不易得。卽有之。亦唯求其所爲李者。是亦足矣。烏能出其餘以問世。予讀李贄一書。而深有異焉。公弘博澹遠。當其寂處若無聲。至決大疑。定大故。咄嗟而辨之。雖賁勇不可奪。以故五年來

士絃於宮。民謳於衢。兵戢於伍。變銷於萌。驛起於疲。獄無夜號。棘無青燐。是天之所以厚恒者。如此其至也。而不僅此。異日者彤史

三才尺牘

四

紀之。管絃播之。曰鎮州有李某公。今日之恒。猶之昔日之京兆南陽也。是天不唯以公之治厚之。而且以公之名厚之也。雖然公有

恒而聲益高。望益峻。謂非天之所以善遇公。不至此。予因謬爲品藻。其書傳諸不朽。

順治己亥竊月朔郡人梁

三才尺牘

五

清標題



序

杜樊川云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以余論恒山視他郡則亦猶珠璣耳吏是郡者

李翱

一

司李爲最劇易以搏擊見長得文無害者則誦聲作焉道南胡公祖下車以來治有異徵其鞠獄也伸冤理滯一本仁恕之心每于

死中求生所全活者衆而撫寇蠲荒勸學察吏定亂於俄頃之間恤民於瘡痍之後又若不動聲色迎刃而解者非有大過人之蓄

李翱

二

烏能如是昔韓魏公生平不輕以膽許人余謂人患無識不患無膽膽生於識識定而膽生斯天下大事可屬今觀公李贅所載以

精微之識運鴻鉅之膽豈
俗吏脩飾邊幅粉飾一二
太平之迹象者所敢望其
庭宇哉故戊戌計吏之典
最爲嚴重而公以第一見

李耆年親

三

徵循良之美媿於漢室穎
川南陽豈有媿哉然自古
班馬長于文章其治術闕
然龔黃長于吏治而文章
不稍槩見今公之李恒者

如此其著爲文詞者又如
此乃猶欲然若失曰是贅
言也夫非所宜有而有者
謂之贅公之治固治之所
宜有而又他人之所不能
有者何贅譬若癭疣則謂
之贅四肢亦得謂之贅乎
夫不以人爲官贅而以不
贅爲贅者余雖爲之執鞭
所忻慕焉

李耆年親

四

鄧南魏裔介題於燕邸之

青雲堂



李養原魏

五

李贊日次

贊一

贊二

贊三

贊四

贊五

贊六

贊七

李贊日次

贊八

贊九

贊十

贊十一

贊十二

贊十三

贊十四

贊十五

贊十六

贊十七

贊十八

李贊

東海胡文學道南者

贊一

凡事事者以其易而忽之天下無可成之事矣以其難而置之天下無可爲之事矣二者均不足以論大事也余李恒甫三月卽有高三就撫事三故五臺劇盜據恒之西山山沒者十餘年山綿亘險峻三負以爲固傍山邑落荼毒殆遍旋撫旋叛

廟議兩省夾攻及發驍騎剿之未克每遇官兵至輒竄

入深崖叢薄間時登山巔呼追兵曰何不來躡此決一死戰兵惟有仰山瞻視而已三季勇輕疾如飛疾既久依深山履險若燹世日爲飛行夜又一時調發轉輸弁代皆絳俱爲騷動役夫過泣寒冰雪肌膚被裂牛馬偃蹇呼嗟載道所謂三十鍾致一石者非一日矣至是三突遣其黨趙退忠等來求撫時井陘特憲爲南鄭陳公會文武議元戎首難之曰此輩狡

如環
大吏
京府
通不
過也

入平
通其
史

點萬端前已紹我今復來不可信宜斬之以絕其計
陳公猶豫余爲請曰賊情固叵測然此來非招之地
或其中內相携貳否則願爲賊久思解去未可知蓋
許之卽借以散其羽翼離其心管亦計之得也不猶
愈于與師疲民乎 陳公乃詰邊邊對言實願撫前
之所以中變者以來撫者視爲奇貨苦無以厭其欲
今願請開剗就耕三岔爲編戶 陳公遂與邊約曰
若言果可信今縱若等去旬日內與三俱來當待以
不戒恐彼猶首鼠若等宜自爲計毋玉石俱焚也邊
既去余猶疑之雖一時度理勢爲陳請恐終不可得
既而知賊之惓惓願撫者爲平山范公之所致也平
山雅賊嘗臨其有民女爲三掠去甚難之 公密令
女父兄入賊爲間時播楚歌以懈其志或重賞以餌
之三之中公計者類非一故有此請自古用間平寇
者非一而絲裾散賊者爲尤著平山殆今之朝歌矣
既而邊挾三之子毓秀及甥王福等數十人來三尙

以疑未至 陳公欲勿許余又與 范公力爲之請
遂命標弁季佺入山撫佺機警饒膽畧故使之撫既
成佺奉 陳公命率衆詣軍門降余亦親往
總督李公開誠布公重資降衆以三懷孤疑計有以
離其醜類特令季佺携妻子入山爲質以堅之未幾
陳公以鹽政落職又議設兵汛三岔三惶感恩逸去
乃謂佺曰今既聽撫乃罷 陳公設汛兵是殺我也
我衆爲汝誘降大半散去今惟屠汝妻子復糾舊衆
據西山俟隙以掠必使三晉無寧日佺密以報余余
日其詞激而情哀求撫益切矣遂偕來卒再詣天雄
頓首 李公前請撤汛兵復 陳公職使終撫事毋
貽生民憂語頗切督府謂此皆非細故然子方筮仕
而具此識力予何忍不爲一方請命遂命佺員赴山
右求三岔屬來郡安插如余言請之
朝凡三疏
廷議報可 陳公于是躬歷險阻探藤夾木猿行蟻附

歌公
是與久

而○上○三○聞○之○衆○率○衆○出○巢○穴○羅○拜○泣○而○言○曰○抗○拒○久○
罪○在○不○宥○感○公○等○之○誠○故○出○而○就○戮○耳○自○昔○奮○身○招○
降○者○非○一○而○車○馬○造○壘○者○爲○最○著○陳○公○卽○何○滅○古○
之○張○公○也○時○值○畿○內○審○決○大○司○寇○大○中○丞○俱○在○
恒○督○撫○俱○按○郡○三○衆○悉○降○李○公○宣○德○意○令○安○
堵○遂○頒○賞○有○功○準○

功○令○叙○題○謂○余○曰○子○一○刑○官○未○歷○兵○事○何○所○陳○輒○
中○機○宜○使○撫○事○蚤○得○子○豈○令○反○側○至○今○余○謝○不○敏○退○

四

而○謂○人○口○事○固○不○難○任○然○成○敗○則○有○天○焉○是○役○也○非○
李○公○之○知○人○善○任○陳○公○之○忘○身○救○民○范○公○之○深○
心○遠○計○不○至○此○然○使○天○意○不○靖○鴟○音○未○革○豺○性○中○阻○
則○功○固○不○論○罪○且○難○追○余○雖○不○足○惜○其○如○三○公○何○哉○
區○區○李○徐○捐○虎○口○陷○妻○子○又○其○小○者○耳○善○乎○李○公○
之○言○曰○惟○至○誠○可○以○動○人○信○哉○三○本○名○鼎○人○呼○爲○高○
三○亦○猶○宋○之○方○臘○人○呼○爲○方○十三○云○

任大事者曰識日力日曆三者缺一不可讀李資

首篇英雄面目名臣事業俱見一班

步伐井然神氣奕奕欲動文章中卽見經濟當與

韓襄毅張岷嶽並傳

似有成竹于中故應手而得非如金注之僥倖一

擲也是良吏而兼良將之才

李資

五

贊二

國家敦本業。首重開荒。是在奉行。者斟酌時宜。斯國賦與邦本。交相濟也。前隆平令從事于此。其時之以墾田報者。烏黑鵠。白固多。子虛烏有。亦不少。雖版籍報成。後若問其我疆我理。東南其畝者。幾何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者。幾何農。則皆茫然也。此與前人之植田。何異。賦額既定。前令去矣。後令復來。官以之催科。吏以之追呼。嗟乎。紙上之田。疇遂爲倉箱之實。數

李贊

六

矣。長洛數村。業報開荒田二千餘頃。名實不副。韓子所云塗不可以爲飯。塵不可以爲羹是也。民初畏督責。則罄所有以償。償不能什一也。既則鬻妻子以償。捐恒產以償。償猶不能什一也。而民不堪命矣。民性驕。莫能扶病源。徒以府史胥徒殺我。號于上官。上官念民艱。輒嚴譴當事。令若吏。當事者實代前人爲李。僵無罪也。繇是官畏罪。罷不追。即追之。而或猿鶴或蟲沙。強半化去。點矜奸氓。因圖遁賦。謬以熟壤闢入

人之
之

李贊

七

新會稽黎丘。清暇。載鬼一車。官稽之。則曰無地而糧。且訟矣。公胡問。以故遁愈積。責愈重。一當考成。令輒以此獲罪。余屢約斯獄。初意官吏果無狀。後乃洞悉其故。進窮氓而諭之曰。此在前令爲莫道之失。而在後令爲無妄之災。國賦不可相。汝雖究控無益。徒敗無辜邑宰。爲子民者何安。蓋已之諸民。備陳開荒虛報之繇。及水潦流亡狀。且言前令不及仇。不得不仇。後之追呼者。予因思在民爲剝削。供無米之炊。其禍未有涯涘。不能已于膚譁者情也。在官爲據額徵常供之賦。其毀不自已作。而乃歲歲株連于橫訐。果何罪哉。事不拔本。塞源官與民徒相仇。害不決裂不止。斯隱憂也。遂以情實備陳之。總督李公請以蠲荒入告。去官民疾苦。公言吾亦悉民苦。但事關國賦。須與臺使者謀之。時直指胡公按部。既聞李公語。召余言曰。子意甚善。但司農方歷仰屋。吾即奏報。不得當。奈何。余對曰。

公誠爲

國計宜思可久之道。賦從民出。官以蒞民。今官以是罷民。日坐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是有賦而無賦也。若請蠲免。俾鴻鴈既宅。漸圖開墾。入土財用。以次而集。是去從前之虛賦。而得後來之實賦。經國遠猷。莫切于此。公然余言力請之。

廷議稽核至再卒荷

俞旨。至今隆平之民。寸田尺土皆實業。流亡漸復爲之。

李

八

長吏者。得以舊科徵實額。無復曩時猜伺風矣。余因思盡地力者。懼開阡陌者。執皆儒者所不道。然國賴以富。強彼豈事虛名哉。今

國家開荒之令。固甚嚴爲之。吏者能自詳慎。未有行而不效。正惟一意苟且。而不深計其後。貿然行之。以致遺害。若此。故一令耳行之而善。則利興行之而不善。則害起。夫惟不亟亟于見功。正其功之所以無窮也。請以隆平前令爲鑑。

成德

真正經
國通款
者生不
能知能
吏不能
進

宋人詩曰。愛民如有病。真能以民之病爲身之病。

其疾病痼癢。不患不歷歷也。身爲虛扁。卽身爲藥。

石斯難之。又難耳。安得如此千萬人。使天下民皆。

無呻吟聲也。爲之三嘆。

對直指一段至理名言。可入古奏疏一則。

鄭俠繪流民圖。無裨于事。何如此之以實心陳實。

政。宛轉關生。竟使流民圖變爲安樂圖。覺鄭俠徒。

有仁心而無仁術矣。

李

九

餐三

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言慎微也。于於栢鄉有慨焉。栢鄉官民以細故構怨。幾不解。余適逢其會。力為沮塞。謬有天幸。不致塗地。甚可畏也。前栢鄉令坐邀解註誤。

部議降調。尚未去位。其胥役張興仁王玉果等。素為士民側目。乘其失勢。列諸胥罪狀。上白之兵憲。

余公語侵令。憲微嚴究。令憤甚。無如何。值臺符留令。

李贊

十

在署候新令代。諸胥煽復熾。疊報復。為一網打盡。

計誣諸生陰謀。借雙相會以聚眾。密報臺省。文已成。

禍且不測。余聞之曰。此舉行。栢士無唯類矣。適令來。

謁。從容語之曰。君前坐註誤。小謫耳。終當振拔。奈何。

以士民不長者。遂起大獄。使其事實罪。因在諸生虛。

則君獨不憂。還坐鬼神不可欺。國法不可玩。幸再思。

之前之所坐。吾儕力可周全。壞身名以殉諸胥。竊為。

君不取。令聞言悚謝。遂寢前謀。然諸胥毒未已。復謀。

可類此

比時情
最未堪
日與時
時與時

李贊

所以魚肉諸生。計無他患。莫善于載逃。蓋東人之匪。匪者多。禁數法嚴甚。事得實。身不免。事即無實。家亦立碎。欲奔諸生禍。莫此烈者。遂以此羅織。前日事生。分馳以報。今主于上。胥煽于下。士禍出不意。計無所施。惟效檀公。竄伏計耳。胥皆虎而冠。磨牙露爪。徧行緝捕。囚繫其妻孥。威路其戚屬。咆哮之風。不問遠邇。士之竄伏者。潛行到郡。哀籲當道。然皆束手。于法不能為之地。惟快快不平而已。余見守公。因所以解之。

李贊

十一

甫出署。則見狼狽狂走。抱頭痛哭。相率伏擁輿前。連。

呼救命者。皆栢之。子。矜也。余方詢其故。復見猛氣悍。

悍。手持銀鎗。械。羣追至庭者。栢之胥役也。蓋諸胥。

騙諸生奔郡。起惡。亦來郡搜捕。毆起于。發官而怒。洩。

于府門。初不虞余之適出。而日擊也。立為嚴懲。驅令。

速返。胥始知有三尺計。敗。兇焰遂不振。士禍亦得解。

今旋為督學所糾。竟就職。後余以公事過鉅鹿。諸。

矜聯聯伏道左。謝再造。前令亦出郊路。以不聽余言。

和事
日

為悔。余時語諸生曰。昔漢班固一代才得罪洛陽令。後事敗。令不待朝命。收固考獄中。諺云。破家縣令。豈不然哉。因思此一事。由前足以赤族。由後足以破家。以余故。竟漠然水釋。感在士子。固宜而今亦感悔者。何也。君子愛人以德。非甚狂惑。久當悔悟。若吏能愛士。士知敬吏。其風斯古。

讀此文者。僉曰。愛士耳。不知實所以愛令也。為士者。不可不讀。為令者。尤不可不讀。

李贊

十二

變夜。又心為菩薩面一轉手間耳。此真佛地中人。也。然非金剛怒目。不能使菩薩低眉。

養四

吏不患有事。患有事而不能制之。或則其滋蔓也。或則其潰決也。滋蔓難圖。潰決難止。介在毫髮。不可不審。丙申孟夏。余以公事謁直指。過無極。時攝邑篆郡倅曹君。引余言曰。昨有首奸民許稱勝國東官。施某者佐之。煽動山邑。被惑者眾。計圖倡亂。刻期六月六日。事屬不經。置勿問可乎。余曰。不然。無端具計。事未可測。安知無遂。方成王郎子其人乎。萬一。刻期。

李贊

十三

之言實邑先廉。癸亥。毋養奸宜。密察速上。聞毋為傳。不疑。笑倅是余言。密偵得實。乃報郡。余復以公事至平山。平山令范公。即前所云能用聞平賊者也。具悉亂狀。以示余。知為井陘左道偽朱慈煒韓太淨。初借符術。傾動鄉愚。自言股生龍迹。惑眾為是。舉耳。此與劉宋時道士名司馬飛龍。假冒室天潢。糾眾作亂。事適相類。范公又廉得其偽。牒署官姓名累累。余曰。妖人借此作孽耳。今大熟未擒。若必廣為搜捕。則良

民騷動或驅之爲亂焚交通書安反側子正今日事也但事須有機畧宜密會并隱令俾出首逆徒計誘元惡出山舉事因伏兵取之可不勞而定如余言矣縣計誘之轉盼間妖黨獲盡越一日保定驍騎兵以討亂至聞已就擒卽旋一無所獲不然養虎成蛇其禍未可量必血刃而克獲民之塗炭當何如妖逆既獲首亂者以俘獻

關下餘屬守土官會約施逆廣爲牽引殆及數百人當

李贊

十四

事者聽其喋喋不之止余曰此輩魚遊釜中命在漏刻故株連枝蔓使此獄不易結與緩須臾歟耳昔漢楚王英獄事寒朗以久悟明帝昭雪者衆隋煬帝時捕得盜者一時決殺數千人識者按其訊牘僅八人常然餘俱屬無辜此前代明鑑也殘厥渠魁脅從罔治毋信殺口隨其術中惟加嚴刑其情自露耳如余言施乃供首惡數輩餘皆取符水就醫藥之人前供計圖留質以免立決故皆誣同列始以余言爲不謬

施逆尋解刑出就道斃于獄余曰此回天之有意恒人也使此逆不灰赴訊之日保無復逞狂嗥乎今變發于一時亂定于旬日民無濫及城野安堵嗚呼此豈人力哉

可入智囊應變部

明于古今精于世變所引証論列皆可爲常來鏡所謂以經術爲吏治者非予而誰

胸中如鏡應故遇事疾徐操縱無不適中敏若俊

李贊

十五

鵬仁樸騶虞

贅五

養鷄者不畜狸。莠禾者不畜稂。何者爲其蠹之也。願蠹有不同。宋麥之蠹。賊之揚之而已。樹木之蠹。爬之剔之而已。卽有潛匿爲害。啄木之符。靡不立出。惟是憑城憑社。爲鬼爲蜮。奸足通神。猾能反噬。當之者類踟躕袖手。寧縱螫齒以血肉吾民。決不敢撓鋒以來意外之禍。若張敞之重簪取盜。李膺之破柱擒奸。豈易言哉。夫奉

李膺

十本

新法去。盡如摧枯。然有時難爲力者。乃噬甚而公論混也。凡竄有三。通家與劣。矜爲最。胥役次之。余初謁

李公案
去也如
人其在
使公足
當之

總督李公。卽延余私室。謂余曰。吾轄三省。訊知何處伏戍。卽發兵撲滅。必無遺孽。惟躡賊至恒東境。輒匿踪跡。不得其解。予新發硯。請以此試。余謂此必官兵陰有左右之者。否則豪猾營之窟穴。防奸必自近除。盜必先窩。無他術也。歸自南亭。緝知南亭有淵藪。爲楊宗寬霍二麻子。素劍連東省劇盜。羽翼多人。皆工

有案據
李公

起滅。編害非一日。人皆鉗口。既得其實。擒以聞。公親訊。卽伏辜。昔唐洛陽僧智圓。專隱於命。通山東李師道爲逆。殺武元衡。刺裴晉公。皆其黨也。捕獲臨刑。猶有恨。不見洛城血流之語。使二惑不卽除。其患未有極。公乃具疏報其事。手札獎余甚至。東境自茲安堵。又有縣隸鄭奇甲者。身爲蠹。弟又爲盜。凡買馬。皆鱗次斂諸村民。給之。如供上命。事破被戮。奇甲反用此魚肉諸村落。株連恐嚇。訟數載弗結。一日移

李膺

十本

居郡城。郡人搖手相戒曰。慎之哉。慎之哉。虎至矣。卽有力能驅虎者。屹弗爲動。余適以事出。有婦伏肩輿前。痛哭。詢之。則以夫爲軍職犯事。女爲奇甲誘賣娼。流不從。鞭箠欲死。余卽搜其居。得粉黛數輩。皆良人婦。爲所羅致者。立命各歸其家。呼奇甲笞之。伍伯叩頭請曰。今日管此人。明日卽碎其首。寧受罰不敢杖。余研鞠。悉得其稔惡狀。令人髮指。報兩臺置之獄。吏成獄中。前數百家。不免于其弟之脅勒者。今得免。

餘擊古
才也

李養

十八

于奇甲刀俎矣知與不知皆稱慶楊九雷者涿州人也與子濟惡挂籍神策擇肉而食窺里中素封者必巧爲傾誣動輒糜爛其族不能堪尋攻之撫軍屬余鞠余閱牘有李隸楊九祚乃其族卽斥去以杜狂口下其事于州州牧不敢任因辭余忌非之已而九雷果以九祚爲辭控總督李公燭其奸不行余按前辭族人所陳纖細不誣款中九雷有叔母貧而孀機杼自贍積仍製送成具九雷以盜情嚇之盡吞所有孀成屍露處其殘忍多類此獄成縣郡守覆訊暴斃人猶憾其漏網其子走匿長安造謠通州役以解東犯至都遇諸塗捕繫以歸雖有神策不之知也詎非天道哉又有鹿邑董時來饒邑李仙鳳二盜時來予署舊役仙鳳府胥也時來役已罷聯絡各處老猾專爲詭計傾陷邑令皆供其願指每當令聽訟必駭門脫視可否惟所欲諸胥所入必瓜分之若權稅然市煙之賦裁以爲已物者口例也前此上官皆知之

孫令以
此去官
者不知

剿獲解部漏辟僅擬戍

赦免計發別駕敗其官後齊令欲治之亦中傷去當萬

令時有南心服重案計可厭豁整不得遂因葛去任

李養

十九

賊腹心陳天福以父命爲辭羅織諸縣役款索諸役議賄八百金所免金難猝集卒被控直指發鞠余閱前辭原告天福匿不赴官而以弟天印代控爲父命而所陳皆賦稅事瓜蔓數百人且訟端由縣所悉多郡中務大矛盾不近情知必巨惡陰主之以此鉤距天印果頭搶地具服爲某某所誘而饒素之名露矣余卽逮究天印告以黨盛羽翼成究亦罔益余不聽提而訊之卒無所逃解院審確卽具疏上

其文

其文

聞至今待結。今杪奉上檄。閱視倒馬諸關。道縣曲邑。其士民擁見。為言。屢素且感。且懼。蓋幸猛虎之在。窠猶慮其裂網復出也。余慰去之。諸如此者。皆人面狹。偷屋居蛇虺也。凡蒞茲土者。詎不知之。而遽巡不敢動。則以利害之說。戰于胸中。不能不有所怵耳。夫善。燭奸者。若禹之鑄鼎。即有魑魅魍魎。亦變變雖畢。露而不可逃。其鋤而去之。如疾風摧艸。無不仆地。乃快人心。若畏而察之。此猶與于不仁之甚者也。

李資

二十

任棠所陳者三。而拔大本薤居其一。非智勇廉潔者。未易語此。夜半入蔡州。取吳元濟。旁人為之惶悚。讀此文亦然。

聞人談繫賊擊虎。未有不踴躍以聽者。人心有同惡也。當之害甚于賊。猛于虎。請為天下任事者。朗誦此文。

治蠹如治癰。不得其術。癰雖去。足以殺人。此得華佗術。故癰去而人不傷。真治蠹國手。

贊六

嘗聞唐段太尉秀實。弭亂兵事。深服其有機畧。太尉攝軍務時。忽一日漏聲起。有來告變者。言其將卒擬五更為亂。太尉不為動。待呼掌漏者。命以舞將轉更。必來言。至則怒其更漏不清。絮與之言。未三鼓而天已明。亂卒不能動。太尉乃命別區處。亂形盡泯。又唐劉闢據西川反。高崇文討平之。崇文還。留兵戍蜀。後又奉詔戍他所。兵怨謀亂。時有人馳至軍中。語諸亂者曰。汝等何以至此。皆曰。討反者劉闢耳。語者曰。汝等討闢以為功。豈可復使他人討汝以為功。亂卒寂然。即時就道。此二事皆當機切中。故不勞而亂弭。恒郡設有人帥。統轄三營。值斥埃無警。往往置刀斗不用。但兵上苦貧。月糧不足。給衣食。且倒赴易州支領。去恒數百里。肩期跋涉。寒暑皆疲。且易之胥徒。侵以主客之勢。曠以緩急之期。于是但願速給。而危減繁費之苦。俱不惜矣。尤苦者。除伍之長。侵漁不已。計餉。

李資

王

恒之士
卒如此

引

日光如
照其
處之才

之得實什不二，是貧而益貧矣。更有難者，恒地當四達之衝，貴客往來如織，兵士晨夜循例護送，疲于奔命，是管兵變為驛卒，不但沮其投石超距之雄，亦何以消其稿項黃馘之忿哉！丁酉春，忽報郡守佟公傳大甲丞命，趨令謁見，遂馳行至中途，遇郵傳者詢之，則偽符也。大驚，遽返而密察，則知為管卒謀欲劫郡帑，說為之耳。佟公錯愕，謀之余。余曰：「當奈何？」公曰：「其迹未著，未可動計，惟有謹嚴夕，嚴城析多。」

李贊

七十一

設防禦以戒不虞，若顯其事而誅屬之，則彼必計慮狂噬。余曰：「不然，是養之也，否則畏之也。」管之蠢欲起，散之便欲潰，攻之便未聞欲養之也。與其養之何如散之？況乎百日防不如一日消。若彼知我畏而不問，則其悍恣當愈甚耳。遂與見管將道其故，下令嚴勅。余輩亦相與整飭鈴關，厲兵秣馬以俟。卒知有備，異志遂解。迨戊戌夏，有

詔調恒兵若干戍東甌，管兵既苦饑，又當遠役，安土重

是深慮
是深慮
是深慮

遷爨時，不肖心又勃勃動矣。日集開元寺，偶語且向邑中投蜚語，吏民惶惶，以為必變起。余曰：「蜚語之投，是其欲亂而猶未敢也。即與佟公詣幕府，白其事。且徧循諸戍卒，溫言慰之曰：『浙東吾里也，水草甘美，屋舍精潔，若輩去亦人人自便耳。且大軍不日湜清海氛，犒賞有加，凱歌錦旋，直旦暮事。有何轉恤之勞乎？諸兵遂即日就道，仍戒其奉約束，依時刻，毋圖聚。毋逗留，彼亦兢兢聽命焉。是二者，于古人應變未必有合而要之當機，不可以或左。槩而論之，兵之思遷起于患貧，而其計窮又起于力困。古來惟開轉漕以給兵，未聞遣兵以就餉。吾嘗以就支本郡條款，請之直指而司農報以帑藏原屬易州，不允。夫帑藏非易之所得專也，可貯之易獨不可貯之恒乎？常見揭竿嘯聚之事，每起于呼庚呼癸之時，火之初起，杯水總之及其燎原，不可掃，遷其猶可撲滅。余前二事，幸當其欲動未動之間，稍易為力耳。既居下吏，又難越

李贊

七十一

祖。不過爲積家之牙。若其探本澄源。未雨綢繆。則在給近支禁迎送嚴殿制端有望于後之有志軍國者。明摘其詭伴知吾之無畏陰爲之備使知吾之有待何其整且暇哉古名將作用何以加此不謂得之堂皇中人也爲之浮白呼快絕不已

余與道南自幼相善未嘗見其談及兵事也而臨事能緩急悉中機宜如此乃知高坐談兵者殆括伍耳未足恃也遣戍卒數語又何溫而善入令人

李

二

想見虞允文當年

名將之于兵在靜而整故亂不爲動若亂而即惶惑者是開之亂也請從道南問津

養七

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蓋成德達材教澤由茲而盛古之教者家塾黨庠衍序國學如三十幅共一轂不可無也矧恒陽股肱

首善思樂之區甲于河朔作人者可不念諸予蒞恒後修郡公脩予詣賢宮見顏垣鳩工治之踰三月告竣凡

大成兩廡暨講堂皆頽然改觀予見泮池之掖舊有前

李

三

許公本

任許給諫建英才社蓋倣古庠塾意歲久化爲異物予慮前輩風澤中湮且後來發蒙無地遂從螟蛉窟穴中一正屢肆胥變爲吾伊仍以其餘貲佐脯脩故迄今絃誦聲不絕皆曰此許公之所賜也至諸生有以文贄者雖簿書皇劇必惻然備至歡若平生非謬爲臨叩也且授其尤者勒之梨棗秋桂六枝上林一杏皆課士錄中之最其有以雀角誤而見視必力諫其故物至再至三五年內計全二十餘生皆從合沙

此言
至教
尤得
深意

杯影中起而雪之。若其甘為秦士。或惡藉自恣者。不
敢以理法借。非怒之也。意謂笑疾不如惡石。或望根
莠藉。此變為嘉禾。是即予區區之意云。

讀此如循吏儒林可合為一傳。太史公不必異之
也。至其作育盛心。尤千古僅見。

嘗閱道南著作。慨然作者自負。及見入官。又以文
教為任。蓋道南世系新安。猶得紫陽遺意云。

李齊

二十六

贊八

此勝正
見其

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作刑法志。而兵不及焉。豈非
以平刑則何有于兵耶。恒設軍府。兵民繡錯。民養兵。
兵衛民。制也。然兵必侮民。民必畏兵。勢也。有司法能
行之于民。而不能行之于兵。則以束于制與勢耳。今
之李。非治兵者也。然所司者民。而有兵以循之。治則
信。信患在逞。不治則聽其蹈藉吾民。其謂官何。惟得
其道。則法行而兵民不傷。余理恒數載。雖無治兵責。

王非

二十七

而于兵事。靡不加意。凡輪蹄將役之勞。機糧芻蕘之
事。俟端百出。不憚斟酌陳請。嚴其隊主之侵逼。宥其
醉飽之小過。至有強悍以逞者。斷不以三尺假幸。法
稍伸。什伍不譁。初蒞恒。一民負兵袴滿值。逃匿府門
內。兵咆哮迫入。余適出立懲之。且諭曰。此公府乃
朝廷所設。豈汝律俾地耶。况月計汝餉入。餽妻子口。且
不足。而乃填六博之堅窟。而為盜。舉命不保。何不痛
省。兵叩首謝罪。隆平適盜李友才。特諸弟諫尺籍。冠

語實足
以服其
心故特
錄之

言其理
不可不
不聞

按無忌地、隣公擒之、屬余訊、兵弟勒同伍、嚇諸證佐、
以灰膏之、余鞠得情、對簿出、兵果肆毒、予追而懲之、
後嚴審諸兵、迓友才數十里外、擁之上馬、日暮到府、
而友才逸去、即欲不謂之劫、不可得也、余即牒都虞
侯、嚴前出、迓諸兵姓名、盡納之獄、越宿而友才出、法
竟伸、有兵與隣隙、縱馬踐鞠所種地、殆盡、隣訟之、兵
實鼓于旅帥、余提訴管兵、隣懼為帥魚肉、余謂兵曰、
此不過小懲、若爾帥再鞠、余當盡法以待、兵畏之、不
敢有他、今之李、非治兵者也、而余治之、已如此、有
早曰、骨卒有犯、宜聞之其帥、不宜執法以累、前此
皆然、予何異之、余謝之曰、聞之其帥、萬一帥不治兵、
益驕民、益弱矣、民謂我何、况予之治民、原非抑兵、以
私民也、治兵、即所以愛兵、愛兵、即所以為帥、使余不
治民、且上控于帥、殊不利、不若直行吾法之善耳、蓋
非余之惓惓加意兵事、不至此、不然、若一意訶誚、將
毋與韋、淮之變、同類而並議之也、

作發

三六

李贊中治、六定變數、則皆風流閒雅處之、若無事、
此其定識、定力、不能不為君稱服、
文氣疎疎落落、而體絕工、可稱文如其人、

作發

三九

贊九

鄧禹有言曰。吾將百萬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盛吉之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固知兵刑二事。冥合天心。可不慎哉。夫當死。者既不可縱。之以生。可生者。豈容遽聽其死。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庶幾死者無悔。而以法死之者。亦無悔焉。若區區循對簿。拘文法。非所云也。余凡鞠死獄。固不愆。然慎他不具錄。特附數條。以質之。邢林生者。深州郭賓元家僕也。林生爲盜掠。主僕亟鳴之里正郭奮雄。糾鄉兵追賊。至衡水西郭外。賊已逸。適遇太學孔興仁。趙銳。傅鐸。并僕王士英等。從京師回。皆繫鞍乘馬。此猶獵時有人。蒙獸皮。效獸走而當獵者之衝。欲免難矣。林生等不問。卽以爲賊。直前先傷士英。隨斃興仁六命于水。李廣善射虎。見石也以爲虎而射之。飲羽石固非虎。然謂廣疑虎之時。卽欲不射。胡可得。於是乎有林生之獄。乃必擬七人。

出之甚
當非以
此即則
官一省
口不誤
者是也

抵是猶罪射石之李廣也。況興仁之死。林生誤在不如今。明知林生之誤。而復殺之。是誤而又誤也。誤者不能復生。可生者又復誤。豈非冤而又冤乎。以此力陳之。恤刑具。

秦俱免死。東陽風習王先大。慕素族王景陽女。圖爲妾。不可得。計陷景陽。死罔同。其女痛父非命。亦投縣殞。學縋索。不可得。效曹娥得之。可稱孝女矣。景陽姪應林。將以不戴天報。先大先發制人。買盜辛月亭。誣

李貴

三十一

同黨。竟擬辟。解囚時。月亭先逸。應林獨嬰縋。父祥出鳴冤。余閱爰書。應林分賊一鎰止。憑月亭口供。賊則云。費無存者。被盜者。則屬烏有。所證兇仗。又其得之應林家。可怪也。宋太平興國間。狂夫橫罵一富人於郡市。極不堪。人不致問。忽稠人中一壯士躍出。刺殺罵者。投刀而去。開封尹斷是獄。歸其殺于富人。獄上。屢詔研鞠。不可枉。及末奏。則并刀奏以爲必無枉矣。太宗乃命內侍入取刀鞘。納刀示法官曰。如此枉。

領心承
問者請
下此

三十一

三十一

人民安得無冤。向殺人者乃朕也。應林之刀實類是。從來惟聞戮有罪釋無罪。未聞陷無辜含有辜。今灼見其情。倒置如是。是殺無罪三人。以快一奸人之欲。公道泯矣。一請未允。固請允之。應林因得免。先大以懼罪遠竄。卒不得創懲。冀州守升某。每以捕盜買貨。一日捕不辜十餘人。以為盜。得賄俱釋之。內有郭大禿子。樂住宇。獨強項不屈。不得釋。軍府委都虞候會州牧鞠。郭樂俱擬斬。前此不聞也。中軍定獄。自茲始。

郡守牒余覆鞠。余按此獄。皆提管兵邢彥清一人之口以定罪。問其賊。初則曰無存也。再則曰彥清同兵秦國彥收貯也。訊之郭。則曰彥清報為樂供。郭未服也。訊之樂。則曰彥清指為郭供。樂未服也。夫賊不貯之庫。而貯之彥清家。謂州庫不可以貯賊耶。縣府覆鞠。升懼事敗。煽蜚語脅余附會。余不為撓。計窮乃干會鞠。昔出偽贓衣若干。益與前供矛盾。冤始白。反坐彥清。官亦去。良民獲蘊。後兵憲余公為余言及前事。

嘉余固志。余謂縱盜有刑。枉殺更有刑。激兵滋亂。驕兵更長。亂寧雪冤。以去官決不敢殺人以媚人也。又

三十一

三十一

嘉余固志。余謂縱盜有刑。枉殺更有刑。激兵滋亂。驕兵更長。亂寧雪冤。以去官決不敢殺人以媚人也。又有趙州溝崖村劉全義被盜。父思州為盜火炙。地方及全義告。俱未指名。州保甲素與劉來祿隙。且疑其出入不常。必為非。擒送捕官。不勝拷掠。妄自誣服。又牽耿仲等七人。本州俱以真盜論。余覆鞠。辭皆游移。一賊也。既曰火焚。又曰埋之古塚。索之塚無有也。至究其得辟之故。則謂思州炙炙時。火光下識有來祿諸人耳。夫果思州有此。初報時即宜直據以伸冤。何得半旬後始以為辭。七人之目安得眼。余證其冤。守公猶疑之。未幾。平山報稱獲盜劉達劉三才等。其贓係劫趙州溝崖村劉全義家物也。昔唐時有獲盜者。既考服矣。出其贓。又皆失主物。無復謂其枉者。及他處獲盜所劫物。與前之所獲無異。始驚而問之。被冤者對曰。畏拷掠。故命家人做失主之言。而模範之所速。嗟乎。有賊尚杜。况無賊乎。平山真盜不獲。余

一轉頭
無文情
秀動

敘法使
人懷主

縱釋趙州七人何以解于悠悠之口諸如此皆有故
而陷乎枉者乃有無故而欲置諸人于死者可異
也真已擬盜辟降天祐張周於父子素月殿倪子明
等余駁其事則以劫子矜孫光問之故究其犯則以
光問被盜後率衆追自二更至黎明及韓通村弗見
盜出遂謂天祐等爲盜追及時不聲聞退舍後歷歷
指多人是必有故展轉研訊光問始謂與天祐素相
識且受卵翼失盜後諸人皆來慰彼獨不見慰故怒
及之余笑曰此真以人命爲見戲者乾饑以怨小過
也遂陷五人于辟設有大隙何以加之人道遭變必
有冥譴此而不寤復坑多命其犯天譴必益甚光問
乃悔過五人寃遂釋以上凡二十三人皆必死者也
余非有術能予之生在不輕其可以生已耳雖然其
可生者皆此生二十三人之心生之也卽其不可生
者亦皆此生二十三人之心推之也昔漢武時長安
中地現一肉無頭目手足而能蠕動東方朔識其名

步

爲怪哉謂是冤氣所結得酒可消試之果然今二十
三人得余可免怪哉之冤然安得舉凡獄而盡洗以
東方生之酒也

道南爲余言辨疑獄事甚多聞之皆足爲法爲戒
此則其尤著者耳其邑以私鑄相仇坐死者衆道
南廉得非實次第出之凡活數十人予所親見者
也以此知世未嘗無干張患人不知耳
辨冤獄在智使無冤在仁無仁不能成智也往往

李

王

有矜疑而不能平反人謂不智我正病其不仁耳
道南仁人也故治獄如此
使人驚使人怪使人敬使人服魏武觀陳琳文足
愈頭風余謂按此雪冤廣當令人汗出

贊十

大德

國家議園佔所以重禁旅也議撥補所以撫流離也
園佔以固神氣撥補以養元氣其為根本計至深遠
然其道所以相濟而反足以相害者何也公獄繁興
而治之無其道也李廣莫煩于撥補而撥補又莫難
于武強之與滿城真定之與唐縣二案滿城唐二邑
屬保陽武強真定二邑屬恒陽當武邑縣地與滿邑
也頃數逾二百真邑縣地與唐邑也頃數逾七百未

卷八

王去

義武邑以主地詣部請得退還返我次陽之田
也唐民之稅必赴真邑取租而後納是遠收湯沐之
稅也乃武邑既復舊物矣司農符令照前起徵宜
也乃未復之先武邑縣滿邑起科而本邑仍自起科
如律令至滿邑之秦壁已歸趙矣為之今者當請之
地曹截止新糧乃地已去而供職如故是他人之產
已愈尚刻已肉以藥之豈兩令之贖贖若此將毋迫
於奉公一念而以多多為益乎為滿民者奚以堪

何其明

十年

因詣部求允部未決咨總督會勅予決之日
是在審糧之所歸而已矣滿邑去地不宜糧而代他
人糧已如此奏銷簿不爽也滿何辜武邑得地宜糧
而歷年糧不廢又如此實收批題可提也武亦何罪
然則何以正之曰此皆部檄參差以致縣糧並納
今若令滿邑無田而輸理所必無若令武邑重償隣
稅民不堪命似應咨部扣除總督疑于庇恒屬
謂此糧宜盡償之武邑并疑部檄為偽隨會撫

卷八

王去

軍直指親輶聲色俱厲余從容請之曰此係前車之
候無容尋其故轍部檄縱偽大司農印在今若
必令武邑償滿邑之糧是滿既失之于前而武復踵
之于後兩邑重困是再誤矣李公意稍解仍命彙
武邑糧額算析秋毫且徧召歷年里胥編戶并完糧
左券質對少弗合即以欺隱論糾余謂冊籍浩繁胥
氓無數且歷年多矣保無論亡能免魯家必如此是
無補于清之萬一而武之受害且什伯也因與保陽

何其明

探本之
心明

司李 鄒公計攷前代逕 鄒公奏免真順廣大荒
地此六年事也。比時武地已撥于滿。應免在滿。而武
受之。是倖免也。請以武邑倖免六年糧。斷補滿邑。庶
不為額外擾。前此二年。俱在免例。無可補。後此二年。
應議償者。請各 部扣算已輸之糧。或於別項通融
允補。庶葛藤可斷。而兩縣俱平。時 李公移鎮楚中。
代之者上谷 張公。以為得宜。允之。奏結其案。唐邑
事則又小異。于是唐邑自順治十五年以往。民皆索
真之租。充唐之賦。至十一年。真邑士民。以為此地
國課正賦所出。不宜撥補者。部允其請。因是唐執
就地徵糧。說真執退地輸糧。說賦因多通與滿武二
邑所爭相似。而又不同。部糾之行勘會勘。余謂兩
邑得失俱半。蓋就地徵糧之概。在十年八月。是宜朝
至而夕發也。乃唐且遲至十一年十月。始印冊牒移
真邑。是唐適以自悞。非真貽之也。至真之失。在通唐
之租。乃以無參租銀。混為寒責。豈晚近同于結繩不

三三

三八

後之擇
斷者如
此自有
公道

煩書契乎。誰其信之。因令真為唐悉追前逋。唐不負
真。真不負唐。真民無地。而有地。唐民失資。而得資矣。
此兩全之道也。詳請奏結。愚謂真保兩郡。繡壤相錯。
自有撥補。而紛紛鬭訟。雖姻婭嚶鳴。弗顧也。其弊因
被閹之人。鞭長不及。每視為難肋。而甘驕脫置之。乃
無業士民。遂緣之以收漁人利。其個與主。既若秦越
不相習。而租與糧。又若雲烟無定式。一控再控。曉曉
不已。所自來矣。若有意私真民。真之狡健者。蒙其利
真之有恒產者。實未蒙其利也。而其患保民先受之。
若有意私保民。保之狡健者。蒙其利。保之失恒產者。
實未蒙其利也。而其患真民先受之。惟蚤自決絕。則
民困稍甦。若務為鈎索。徒益之累也。然以視虞芮之
閒田。益不侔云。

至今紙上觀之。尚覺葛藤在。當日紛紛者。正不知
何如。高洋理亂。絲好雄狡。槍耳不足法也。諸葛公
無他過人。只是妥當。惟此無愧。

李貴

三九

卷十一

管室之傍有天廐星主傳令置驛房爲天驕爲馬祖是驛遷之緩急驛馬之登耗上關天文真天下之大務也

國家章程主其事者司馬泊問卿任其事者憲臣戒其事者爲令長而躬親其事者則驛亭之丞也設馬以地之衝僻爲差給馬以使事之緩急爲差馬價在官某驛用若干馬即備若干價謂之工料按月給之

李齊

四十

每秣之數一如馬之多寡縣以升丞丞以界圍人稽其肥瘠相其勞逸故凡衝劇處即馬如雲屯用能星報無煩而羽書有期厥後驛官無賴多以工料爲藥藥困人效之尅減秣資於是價仍舊也而馬爲空馬馬可數也而料非實料在僻壤尚可影射處衝要則一馬供十馬之用十馬飼一馬之料以枵腹而當苦馳其不踏斃者幾希矣一驛疲耗諸驛爲之牽制於是越站之弊甲驛之馬代乙驛之勞毫無補于乙

語步

李齊

四十

徒先傷其甲馬愈少而驛亦愈敝坐誤公家爲害不小恒陽居河北之衝而驛之苦爲尤甚計其道路爲數有九勢如輔車相依健則俱健憊則俱憊其理然也余李恒一載後真定驛缺丞署以邑丞丞固多宿通且無牧馬才馬恃之以爲命者丞取之以償逋倒楚相仍紛紛越站告困繁文所由來矣驛憲陳公惠之委余調劑余以庖祝異司辭公即以急病讓襄勉余曰治事必究其源猶治病者必探其本食指之家所急在米猶衝劇之驛所急在馬也米多人不饑馬多事不匱今往來驛驛之騎不得停猶朝夕養殮之事不可缺也若數米而炊之且向隣而乞之司之者非主翁主婦而爲裁爲獲幾何百口之家不與若敖爲伍乎今幸倉廩之在主人者未匱請即出陳紅以命養人主婦司之立可告飽驛亦猶是按月而給之者數米之炊也買站顧替者向隣之乞也買馬非邑令而以付郵丞俾其舅秣一聽圍人是持家非

主婦而藏。雖爲政也。料銀漸少。買馬無措。駑駘無停路。而較學無暇。口寃。竟人馬俱斃者。是食指之倫化。爲若敖氏之鬼也。若盡反前之所爲。預發一月料銀。令縣尹買馬。以委郵丞。郵丞備料。以付閑人。料其喂養。驗其肥瘠。嚴其責罰。無尅減食料。無私用驥馳馬。多而勞。分力併而事集。是出其陳紅。以命秦人主婦。司之。浸漁影射之。賊獲無所容。其笑百口之家。可立飽矣。此雖不能與秦非子張萬歲較功。比績一騎紅。

李贊

四十一

塵之來。應之有餘矣。陳公以爲然。曰。庭堅伯。同可合爲一傳。今見之子矣。然而越站之弊。不能禁。將奈何。余曰。是在定越站之法而已矣。小人之情。走利如鸞。使知利過而害。卽隨之。則彼不求利。而我自除害。九驛舊有議規。越站者計站。順馬者計馬。俱以銀償。馬傷者代醫。馬灰者傳馬。無馬者亦以銀償。今特一振飭之。遵議而行。一月兩報。發價之口。分晰扣除。則彼甫微其利。而卽膺其害。雖欲爲行人之得。邑人之

大下無一事不可爲也。失不可得也。公曰。善哉。柱武庫。何以異。是卽議行之。至今爲式。嗣後余往來諸驛間。驛吏卽叩頭曰。微我公。我輩俱已烏散去。安得有此。余曰。我非驛吏。安知驛之苦。然讀書而見古人之言。治天下者如牧馬。無他。務巧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署丞買馬。僕困減料。所謂害馬也。我今反之。是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若不預發料銀。驛終不起。彼循途守轍。無救于遠大天下事。豈獨一驛爲然哉。

李贊

四十三

驛遷爲今日第一切務。見之章疏。條議者非不痛切。詳盡。究竟四方疲敝如故。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讀此始知立法之妙。非其人不可。事無論大小。無不有綱。有目。有正。有救。紊之則亂。治之則見。向有感于劉忠宣之召買。今又感于吾道南之治驛矣。

終十二

嘗讀漢唐書見張釋之徐有功諸人輒私心嚮往之
見王溫舒侯思止輩所行事則悚惕不能去又觀宋
史見天子手詔獄吏五日一檢視酒掃獄戶洗滌桎
械置飲食給醫藥知古帝王恤囚至意至渥也今
上欽恤德音屢下追跡隆古余雖下吏敢不恪供乃職
故凡大小獄務色聽不敢慢爰書不敢忽決月之間
巡圍墻者必再雖不

注費

四四

赦重囚戒獄掾毋法外苛刻時取監倉簿開釋波及又

非仁心
為政者
安能等
警而喻

二語可
與呂訓
並也

捐微俸為之夏茶藥冬餽賜焉以故囚往往獲全或
喻之曰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予曰獄成是
不能江湖也今相煦以沫使緩須臾死以與意外之
生不猶愈於膾之蛆之乎昔漢張敞上具獄事有可
卻卻之謂求其隙也不可者不得已涕泣面而封之
謂不忍視也益為囚求生而不可得然後聽其死而
無憾嘗議恤囚三條陳之總督李公批示具此一

點仁心造福無量既仰承公意勤勤自勗尤願與後
之同志勗之

可作尚德緩刑書註疏凡有刑獄之司者皆宜書
一通勒之座右

英果者仁心必寡諂吉者又短於才畧兼之者其
惟我道南乎

李贊

車車

卷十二

叙政錯
落可事

曹平陽語齊相曰。愼毋擾獄市。夫市何以擾。官擾之也。易謂予官擾之也。市有自然之價。而官不如其價也。官不如其價而市之價因之紛紛也。是市之擾非官擾之。官之價擾之也。甚矣官價之莫不可不去。物價不齊。與時消息。間闢之民。規其餘利。以爲仰事俯育者。官不能以利予民。而顧奪其利。不惟奪其利。且至重有所傷焉。拔葵去織。何人耶。何可不三復斯言。

李贄

四六

上法錄
其可傳
可則

昔祖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租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租皆喜曰。此其名實猶未虧也。若夫名實相去懸殊。民豈租之不若。而顧可欺若此哉。余初蒞恒。卽與販夫販婦約。做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之法。各行戶設一券簿。相其土宜。辨其時價。權其多寡。而登記之。每月日用米若干斗。薪若干束。酒漿若干。壺魚若干尾。肉若干觔。蔬菜若干把。鹽若干包。布若干疋。巨細之物。皆令本戶自註。物入價出。亦令本戶

此等機
度亦不
可及

李贄

四七

海。沈一口水。民其信之否。

平價市易官人者。套語耳。乃實經濟行乎其間。故知真心爲政者。必不答斯民之難治也。富麗如貨殖傳。精到如平準書。博大寬洪。則如周官立意出管商之上。當與唐人官市事對看。亦史中循吏酷吏二傳之意。

贊十四

他官多任恩而李獨任怨他官多任功而李獨任過功也過也詎敢辭獨是其川恩于怨隱功于過施者受者往往不知而又豈得易言之蓋李之所司所以佐黜陟也使得任其獨見以求合于無偏何不可之有惟是所司一途而其岐出者不一途一官評也有出之監司者有出之郡守者亦有出之各臺密聞者且有猾民劣衿誣訐而遂據以為實者如是多途而獄之所歸惟在于李事從李出固任過事不從李出亦任過世指李為怨叢者固也故李非難李所出之途不一故難也余謂力之所能得者固人我俱幸力所不能得者則亦如于公之于東海孝婦而已一州牧有嚴操以不善逢迎不受請謁開隙于紳衿又值功令稽核冒免收奉行甚力凡諸生之隱士詭賦者靡不糾正以故怨益甚時當

朝審各憲蒞庭諸生自匿其冒免之弊巧織牧罪列

款上聞直指公親鞫其事屏照洞然復下其事于

監司守佐會訊亦如之公又以牧治行詢余余對以

故公笑曰不害逢迎正其所以為過也因惡諸生欲

以自簡從事罔請乃止惟大行臺李公尚疑之復

委監司郡守問牧狀皆力辨其冤且矢天以保猶未

聽冀日問余余對如諸公言李公曰子受屬耶何

爭之力也余對曰惟不受屬故爭敢力若受屬則心

私氣餒爭且不敢何敢言力公私之分間不容髮一

涉于私則黨有罪自救不暇何暇救人公意遂解因

思古所載晏平仲西門豹治邑事未必皆滑稽寄託

也邑猶是而前則收之後則迎而拜之古人且然甚矣

司牧之難也廉吏可為而不可為禍且身之矣何侯

優孟為子孫歌哉又一令有惠政有吏才士民倚庇

其猾僕意欲叛去中以蜚語臺使者將從以自簡

余請之不可疏將發余泣而陳曰公蹤迹此令果有

罪受勅何辭倘信一廝養含沙使

朝廷去一能吏竊意不可且小不可以加大賤不可以妨貴體統所重首在紀綱唐文皇令奴告主者斬之所以正名分也事遂得釋恒郡隸邑三十有奇邑之繁簡不稱其邑地極衝而令又善周應有循良聲其邑地僻陋令醇厚無媚世才安分自守而已會奉憲符稽核治狀同事者謂余曰兩賢不能不相厄意蓋在沛公也余曰使其皆劣固皆去耳若留此而棄彼將吏之起寒微滋卑瘠者人人自危矣遂俱獲免蓋天生人才難成而易敗余幸處能全之地而不力爲之全則遠天甚矣蓋非予不能曲全而非此數公亦不能致予之曲全昔晉地故事叔向得罪于范宣子所奚請之獲免耶鄭午得罪于趙簡子趙之宗老請之不獲免皆天也亦勢也故全者半不全者亦半其全者可信之同人予不任受功其不能全者惟存之夙夜予不任受過也

一一段苦
心特從
公道起

李齊

五十一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爲吏之不肖者言之也若

無故而去一循吏一路之哭不更甚耶涕泣爲下

吏請命其存心何如耶推此心也雖宰天下可也

李齊

五十一

贅十五

嘗改唐房玄齡以元功宋郭進以名將皆持法不阿
竟有儉民誣奏其罪賴有公道所誣不行在昔已然
何論今日予謂持法可以無過而過往往往因于持法
何以言之口官牛胤亨有堡卒耿萬廷與顧漢驪毗
通他盜事犯萬廷煽胤亨以盜窩陷漢胤亨計飽噬
不遂親加拷掠漢困其逮投崖死詞發予鞠卽有爲
胤亨求免者強予全其官予不可胤亨挾怨且受人

李齊

五十二

刀風一
至于此

指謗予徇盜及查所謗前盜久已定辟矣夫定人以
斬向謂之徇若謂已請寬者當謂之何此真不可解
也抑聞有挾官而制民未聞欲噬民而反制官者若
武邑呂益進一案尤可異焉武邑矜呂益進其父九
章被殺中途益進控縣以鄭九經爲兇首趙胤隆于
之變等爲同謀自縣詞凡歷告

三院皆無求道和名縣初鞠無據予再訊之止一張
國維証稱九經與九章同飲問其下手則茫然也及

安知今
人無按
劍術者

設有此
釋之來
必求自

查縣卷鄉隣公保幾百人僉供九章被殺之日九經
方備作李守第家守第所供亦如之武與藏距二百
里飛而殺人豈九經有劍術耶予以疑案請行縣另
緝元兇正奉駁審益進逃匿都門遍投疏揭謂伊父
係袁道和所殺道和用賄乃不坐予異之及查前詞
並無袁道和卽令道和果殺人原詞未列予安能懸
度初未行拘賄胡乎來細詢之九章計吞道和前貨
依恃窟穴初以窩東陷之傾其家道和不平欲背前

李齊

五十三

約適九章被殺因以此牽合俾官不得制且噤道和
口不得索荆州兼可望蜀其謀之謫如此予因是而
有威焉昔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使當時有冤
釋之者則釋之且有待于人之白之何況乎天下之
民然君子揆理應變惟在乎有以自信而已

稱善全

橫逆之來止在自信一語可揭日月而行

恐此書
正復不
少處之
耳

卷十六

恒爲通津、往來如騖、毋問知與不知、必投刺、豈皆鄭莊之行、欲爲千里不辭糧哉、然予非平津、而客多高賀、幸有旄丘之詩曰、叔兮伯兮、衰如充耳、差可解嘲、

嘗憶某客自稱貴人戚、途遇綠林厄、故來謁、余迎之、寒暄刺謬、舉止羞澁、知非王謝家、風益帶令之狐也、因以一鑑謝之、去、隨接貴人報札、悉其魁魁狀、屬予、以園爲館舍、庶幾爲後來警、後子悼室亡、前客復來、信出貴人札示之、乃去、凡若此者、真賈固難辨、卽辨之、主人不敢問也、又某客來謁、持憲公亦顧郡侯及予、其蒼頭數數五馬門、遇一矜有訟于上臺、事發于署、將對簿、矜欲寢處其人、安意蒼頭以關節、鄰也、執而拷之、俱見塗豕、主人宵遁、後訊時、見予不阿、益知前謬、懷踴躍、託其廣文來謝過、予笑應之曰、審若此、固有功于余、益蒞茲土者、非爲北道主人設、今吏不敢言逐客、而子遂之、固有功于子、何謝耶、

讀此後
以好客
罪主人

子嘗語人曰、以民奉客、是以官徇客矣、官卽不惜民、寧不自惜、以官怒客、是亦以官徇客矣、官卽愛客、未

有甚于其自愛、此固有衡量、客雖多、官亦不病、豈敢病民、况四方之人、吾臭味也、何敢差池、

每見逐客而工于自爲者、道南瘠于已、而厚于人、正見其光明正大處、

吏未必好客、卽好之、非其誠然、但求無損于民、無損于官、又無損于客、此其度量已加人一等、

李

三十五

卷十七

予憶里中大家有一婢主人業許配其僕卒嬖之不
暫舍僕不勝其忿持刀弑主而反爲主所殺是以其
婢爲屈產垂棘也予理恒時有一屬令事正相脗合
而禍幾不測不第令之身名俱喪且將以之構難于
臺省許泰于大廷北魏許散愁端人也自幼不登
變童之牀入季女之室人有浪傳令染指於是兩者
且始焉身作斧柯既而密藏金屋又復酷加箠楚遂

李贊

五十六

致變童艸女申謀構露投鉅簡匿名之章誣募夜僞
金之穢駕言徑實上侵直指時直指按保定得給諫
姚公手札不勝髮指飛檄召予予卽單騎疾驅恒與
保相去百五十里而遙頃刻輒至至則緒疏已就且
晚卽發矣予曰事實得情情須廉實蔡中郎有言曰
一入牢獄促以欣章情詞何繇得聞飲章者隱却告
人姓名無可對質也三思後行行父不爲無得據飲
章面形諸白簡勢必俱傷受禍不止厭令班固遺傳

載子章謀桓而脅隱危上官潛屈而懷王執江克治
盡而太子斃胥溺之謂也曷緩諸如是者展轉反覆
日吻幾裂直指指指繼繼爲首肯俄而洞悉其顛末臺
省俱無間言今亦得荷內召夫子貴端本亂齊沼
吳天言傷信予平時種種調護凡有關切同事者無
不爲之排難解紛化有事爲無事庶幾不倍于聖人
之教已爾

李贊

五十七

漢時灌夫罵座田實俱以國戚遂與大獄當時韓
安國鄭當時皆武帝親信大臣或持兩端或致中
餒不能委曲調護而實嬰受誅田蚡亦遭魘死風
力何在若使道老當事則漢廷必無此段公案

贊十八

其矣居上者當時存惻隱之心行慈惠之事至值猝然意外之舉雖若可喜而實爲可畏予嘗以事謁

部院畢自大名返恒歷曲周荒僻之野一時風沙陡發自書晦暝忽有衆成羣昇于疾趨細認之俱非鈴下輿隸初疑此輩爲索李涉博士詩者而予未嘗以詩名及詢之具京口某等皆廣平百姓幾罹微譴聞流徙賴仁人超拔獲免某等咸朝夕視公遂出其

李贊

五十八

所奉牌位一座相示意始貼因思唐之元和吳元濟作逆當事者窮治不已時武元衡入朝夜半倉猝爲行刺者所殺裴晉公僅以幘免日者廣平之獄予倘奮其擊斷以細故而離析其父子兄弟則風霾野曠之處其不爲武元衡者鮮矣故曰猝然意外之舉雖若可喜而實爲可畏也予後行取入都恒之民張彩幔進壺觴者沿途接軫至保定界有男婦數什輩頂香號勸遮道于前夫黃童竹馬迎送之常何至率

李贊

五十九

其婦女攀轅痛哭古人所譏諂淚在眼遇便卽流邇來市井之徒慣以水出高原者謂媚當事若閨閣荆布非市井狡僞者比而效著簪之哭同漆室之悲有非意計所及者況予之理恒也皆本諸素所懷來未嘗以一煦一濡市恩百姓何若是浸漬于男女內外一似奪其所恃恃者而酸流骨孔至此篤也吾夫子刪詩三百存夫男子者什之三存夫婦女者什之七非以其出于女子者情更真歟古之婦女善于詩故以詩當哭今之婦女善于哭故以哭當詩哭豈揀風者所可忽哉

治獄者無論大小俱以平反爲主田叔燒梁獄詞不第太后加餐田叔亦得無事六國滋彘鼎錯遂誅此必然之數又奚憾于袁盎道老引證一段深中宜繫至于男女攀轅焚香痛哭卽是天理人心合現之處豈比送迎俗套杜征南功德碑一置規山之巔一沉襄流之底總不如叔子墮淚二字千

古猶存

李贊

六

李贊一卷

兩江總督
林進本

國朝胡文學撰文學有疏稿已著錄是編乃其爲真
定推官日自敘其政績十八事推官稱司李故題
曰李贊每事多先舉古人遺跡一二條而後自敘
使若先後媲美者縱言不盡誣亦頗嫌於自譽也

蜀道驛程記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後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蜀道驛程

記二卷》提要

蜀道驛程記卷上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康熙十一年六月士禛奉

命偕鄭工部次公

日金江西貴溪人順治己亥進士

典蜀試二十二日

陞辭七月朔與家兄西樵考功及家人別余方有

兒渾之痛伏枕浹旬通勉就道留家累京師

依兄以居途次聞宋荔裳瑛觀察尚在余後

荔裳新補蜀臬前五日行去歲荔裳及曹顧

菴爾堪學士施愚山問章少叅沈繹堂荃侍

講程湟榛可則職方李容齋天鰲陳說巖廷

敬二學士與予兄弟在都下爲文字之飲酬

唱最多既而愚山遊嵩少顧菴歸禾中湟榛

使并州繹堂再被召入翰林荔裳與余又將

先後入蜀存歿聚散之間不勝感禱雨抵夏

鄉縣

初二日夜雨晨霽夾道青林蕭條上不見日非

望大防諸山如彈冠振衣午次涿州渡涿水

列仙傳琴高乘赤鯉于此暮抵松林店

初三日過定興縣暮抵安肅縣縣令梁舟三原

人舊共事廣陵屬舟家書于京師

初四日午次保定府治清苑縣西郭謁椒山先生祠又謁忠烈祠甲申之難流賊破故關夾保定同知邵宗玄及郡人光祿少卿張羅彥兄弟御史金毓峒輩守死弗去督師大學士李建泰賺城入之為賊內應城遂陷宗玄等皆死之近同知常大忠建祠祀焉抵陘陽驛宿是日暑甚

初五日過慶都縣古望都暮抵定州州北十里渡唐水水與滹水合流山海經云高是之山滹水出焉水經注云滹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中人城西北四十里或謂之為唐水也水出中山城非即中阜下又有盧奴窮魚水自涿州西南行三四百里無山渡唐水望見西北一峯突起舟人云曲陽之嘉山也即郭李破史思明處定自唐宋以來為雄鎮兵燹之後百不一存覓韓忠獻公閱古堂衆春園舊址不可得惟蘇文忠公書杜牧之得州荒僻中更值連江雨一篇石刻尚在按此詩乃牧之刺黃州作坡曾謫黃後帥定武更書之耳杜刺池刺黃後乞湖州未嘗為定州誌誤

也

初六日次新樂縣古鮮虞侯國春秋晉荀吳伐鮮虞即此抵伏城驛元侍郎蘇天爵春風亭在驛南蘇村是夕雨

初七日晨雨止午次真定府治真定縣唐成德軍也城南渡滹沱西山爽氣漸來親人拒獲鹿縣獲鹿彈丸山郭羣峰環抱金元好問北渡後居此

初八日出獲鹿西郭有山自南來石骨刻露清甌浸曰西屏山入土門口巖郭蜿蜒相屬坡詩所謂谿谿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者也問土人惟能指目抱犢即史記華山海螺數峰餘多不知名午次井陘縣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縣水一名阜漿自平定來入滹沱濁流奔浪聲動厓谷井陘西南二十里龍窩寺石壁對峙壁上小松一株生石罅徑尺許都城盧師山石壁有小松與此正相類暮抵胡桃園夜雨初九日冒雨騎行自胡桃園至井陘舊關十餘里間石壁最奇角圭廉利下無寸土山中人耕石田如浮圖層級然及關下峰迴徑斷呀

然中開忽見戍樓雉堞冠山而出登樓小憩
觀諸山出雲濃綠蒼鬱飛瀑淙淙爭流競響
冒雨出關危棧臨溪延緣錯互午過栢井驛
有栢井故城唐長慶初裴晉公爲鎮州招討
使駐兵承天軍即此抵平定州入山西界州
有上下二城金趙尚書秉文守此州建湧雲
樓元好問詩云莫笑吾州如斗大他州誰有
湧雲樓夜大雨

初十日夜雨夢兒渾髻髻如平生是日爲兒五
七枕上拔淚成一詩是日山溜暴漲自旦至

暮凡三十餘渡輿馬甚苦揭厲抵芹泉驛芹

泉水一名桃川水又名桃江發源壽陽太平

谷流入縣水

此別一縣水非介休縣水也

十一日晨次壽陽縣使院中有韓文公使成德

絕句元祐癸酉左宣義郎知縣事孟天常于

履重刻公詩以團字爲韻和作詩版甚衆大

抵牽率惟鄆陵陳斐文岡三詩合作壽陽在

春秋爲馬首城韓趙魏共滅祁氏以韓固爲

馬首大夫晉劉琨破劉曜于此抵什貼鎮宿

十二日晨食鳴謙驛榆次縣境春秋昭八年

侯樂虎祁之宮有石言晉之魏榆即此墓蓋
徐溝縣有同戈村唐高祖起兵處

十三日南午次祁縣春秋時晉大夫祁僕邑周
禮并州其川嘔彝注云祁彝又曰溫夷之澤
即爾雅九藪之昭餘祁也東南連峰登巘縣
亘百里最奇秀者麓臺山山海經龍首山西
三百里曰麓臺暮抵平遙縣隸汾州府古陶
地帝堯初封漢曰平陶後魏避太武諱改今
名

十四日早涼發平遙三十五里憩張蘭鎮鎮爲

商賈輻輳之地有類巖邑西河人好貨殖有

白圭遺風圭之言曰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

以決斷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之矣夫烏氏保得與朝請而寡婦清一女子

至抗禮萬乘此太史公所以發憤也抵介休

縣漢地理志曰界休表崧郡國志曰界休縣

有介山有縣上聚介子推廟又郭林宗墓在

縣東五里舊有蔡中郎碑子推祠側有文潞

公祠公縣人也志稱介休水利自潞公開三

河溉民田始是夕中元望莫渾沂兩兒

十五日立秋早涼介休西南二十里南山來立

汾水貫其中水經汾水又南過冠一作爵津顧

注曰在介休西南俗謂雀鼠谷入谷數十里

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汾流湍悍登

高臨深令人思垂堂之戒哺抵靈石縣隸平

陽府倚山枕河雉堞頽落不及平介間一聚

落靈石者志稱隋文帝幸太原于此獲一石

文曰大道永吉因置縣

十六日發靈石路犖确去汾水漸遠二十里登

韓侯嶺祠在山巔墓在祠後壁間詩版甚多

以沁水帶倫爲冠書亦有晉人風氣午次仁

義驛有韓苑洛先生小詞自跋云淮陰欲弔

興遲遲已有原忠壁上詩黃鶴樓前無李白

西風惆悵寫新詞頗有致友人董御史玉虬

文驥題韓侯祠句云春雨王孫草靈風古木

叢子最擊賞之可與常詩匹敵也暮抵霍州

自靈石西南盡日行崙崙間南望高峰入雲

即霍太山禹貢所謂岳陽也昔晉獻公滅霍

霍哀公奔齊晉國大旱卜曰霍太山爲祟乃

使趙夙召霍君來祀歲復穰自唐開元以來

國有大事望秩祀五岳焉汾水過城西與冀
水合又曰冀縣周厲王流于冀者也

十七日發霍州午次趙城縣周穆王以封造父

按冀康有子二人惡來之後曰非子是爲秦

肅公弟季勝其後曰造父爲穆王御平徐

偃之亂賜以趙城爲趙氏哺抵洪洞縣郡國

志河東郡楊縣晉羊舌大夫叔向邑漢書楊

雄傳楊在河汾之間周襄而楊氏或稱侯號

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偏楊侯楊侯逃于楚

巫山按雄氏楊當是楊縣楊德祖言吾家子

雲王氏談錄嘗辯之縣有師曠里城外清泉

萬道彌望稻塍小憇道旁韓忠定公文圍登

樓望九箕玉峰諸山煙姿出沒今人作印渚

間想薄暮次公至次公後予三日行及子於

此

十八日洪洞城南十里過皋陶祠墓午次平陽

府治臨汾縣古冀都也昭二十八年韓宣子

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以趙朝爲平

陽大夫宣子卒子貞子徙居此姑射山在西

南山海經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水行

三百里曰北姑射之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姑射有三未詳汾水經城西南入襄陵縣界自是不復沿汾行暮抵趙曲鎮屬襄陵

十九日過蒙城驛驛北有橋曰豫讓橋地在太平曲沃界與趙城國土橋皆傳疑也暮抵侯馬驛兩次公示見和介山懷古詩

二十日兩次公先行于後發人馬行山谷泥淖

中聞喜縣東北五十里雙碑對峙一為唐晉國裴文忠公故里一為宋豐國趙忠簡公故

里文忠佐元和中興雖中遭讒間卒以功名

終忠簡志存恢復一忤權奸遂竄吉陽賁志

以歿悲夫午次董澤左氏文公六年蒐于董

澤晉太史蔡墨所稱麗叔安有裔子曰董父

擾畜龍以事舜賜姓曰董氏曰秦龍封諸驩

川是也暮抵聞喜縣古曲沃史記昭侯元年

封成師于曲沃今曲沃縣乃古新田魏獻子

所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是也

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緄氏至左邑桐鄉

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涑水在城南水經涑

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蔕谷酈注俗謂之

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今城東二十里有周

陽城涑水在嘉隆前屢苦衝決先太師諱秉乾字彥字

今此邑環城創築石堤一百六十餘丈迄今

百年邑無水患與史公載德李公復聘文公

作申公田喬公允升合祠俎豆不衰又有特

祠在東門子謁祠下父老子弟聚觀有泣下

者漢朱仲卿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後

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後葬桐鄉西郭

共為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不絕此亦一桐鄉

也

二十一日雨午次弘芝鎮安邑縣境暮抵猗氏

縣注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非文公七年

晉敗秦于今孤闕駟曰今孤即猗氏也按猗

氏古郇伯國晉公子瑕撫其地又曰郇瑕春

秋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而近鹽

柳子厚所謂猗氏之鹽是也秦立郡縣以猗

頓所居改今名城中有莊武王廟祀唐馬燧

興元元年燧討李懷光駐此

二十二日次臨晉縣信公十五年秦伯伐晉戰

千碑原築高壘以臨晉故名漢書以臨晉屬左馮翊西南望中條山利那之間俯仰萬態唐末司空表聖避地居王官谷谷在晉中條春秋秦伐晉取王官及郊者也暮抵蒲州古蒲阪唐爲河中府又爲中都五代并宋皆爲重鎮中條在城南十里青浮睥睨又有歷山鵠汭所出有英皇二女祠今吾鄉濟南亦有歷山訛爲舜耕處有舜祠非是水經注稱刻始寧二縣界亦有此訛矣濮陽亦有歷山雷澤二十三日竝中條山行人家煙火與雲嵐相雜

柳林數十里菁蔥彌望過首陽山山在中條西南居雷首之陽故名首陽夷齊廟在其麓至此坡陀益高下見黃河河南連山縣縣不絕三峰峭拔迥出天外知是華岳也時見白雲逢逢自山半出愴恍無定姿心目爲之清曠至風陵渡渡河戴延之所謂風埴也對岸即潼關入陝西界水經注云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黃河自龍門南下至潼關折而東流故曰河曲也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即此地潼關古桃林塞秦立函谷關

漢武始廢函谷守潼關今關西一里有潼水西征賦所謂遡黃卷以濟潼也昔哥舒一敗而明皇幸蜀近孫司馬傳庭一敗而賊騎長驅入關僭號明因以亡孫樵銘潼關甲云潼關之甲完吾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誰與濟有慨其言今駐分守道一叅將一西安府撫民同知一謁關西夫子墓石闕尚存地曰潼亭晚抵華陰嶽鎮宿西嶽廟碑版甚多唐刻僅存顏魯公紀遊數字適同鄉宋方伯艾石可發自蜀泉遷粵轄相遇于此 徇萬壽閣

下略悉蜀道之難燈下作書家

二十四日昧爽登萬壽閣南與太華相對東指河潼北眺涇渭西望終南雜樹菁浮川原繡錯閣上懸明高帝御製夢遊西岳文別艾石冒雨行五里次華陰縣自潼關而西垂楊夾衢稻香盈路頗忘行役之勞縣古陰晉地三峰俯其前兵燹之後巷無居人惟嶽色不改城郭人家在雲氣中過汾陽王里暮抵華州州故鄭地武公爲周司徒隨平王東遷更居新鄭此其故都也少華在州城南與太華

本一山何仲默所謂各望其地異名號者
終南二華之陰泉流交錯田宜秔稻最稱沃
壤華之西溪多水竹菱芡相傳子美爲華州
司功曾遊之稱小曲江州人郭宗昌字眉伯
博雅好古文奇字著金石史時盤壓趙岫跡
模石墨鐫華若干卷蓋呂與叔薛尚功一流
錢牧齋詩云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趙岫俱
嵯峨

二十五日發華州月出少華之巔林風不絕行
十里始曙自遇仙橋至赤水橋浦樹山煙應
接不暇漁川江村諸原之水并流入渭所經
午次渭南縣縣南倚豐原北負渭水潛水自
石鼓山北流匯于城西注稱首水逕秦步高
宮東歷新豐原東北逕步壽宮又北入渭首
水即潛水也有白太傅寇萊公祠墓午次新
豐漢文帝令慎夫人鼓瑟指邯鄲道慷慨悲
懷處過鴻門坂有留侯舞陽侯廟暮抵臨潼
縣秦驪邑漢陰盤櫟陽地驪山負西城華清
宮在山北麓宋改爲靈泉觀雍大記云溫泉
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泉凡三泓自山麓

琤鐸而下至城西門散落溪谷湏爲潼水傳
稱宮中自供奉二湯外更有湯十六所甃以
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又以沈香木
爲山鶴繡爲鳧雁明皇時泛銀鏤小舟嬉遊
焉時松聲滿山流水東逝唐人云繡嶺官前
鶴髮翁鶴唱開元太平曲俯仰盛衰之際爲
之惘然泉上宋元以來詩版甚多有蔡京書
朝元閣三大字按圖經朝元閣在老君殿北
當踞山巔閣廢故置諸此山上有羯鼓斜陽
吹笛之樓明珠南筆長生之殿及闌雞舞馬
飲鹿毬場諸蹟皆爲樵牧之場惟東西繡嶺
綺石層松尚爲登眺佳處浴罷宿泉上公署
即九龍殿故址也

二十六日過灊橋橋旁兩岸皆植楊柳古名銷
魂橋也恨人羈客至此黯然方輿記漢灊橋
在古長安城灊城東二十里南北兩橋以通
新豐道唐灊陵橋在京兆通化門東二十五
里近文帝灊陵橋蓋有二雍大記灊水即古
滋水出藍田谷會渾涯北流入渭渾水朝谷
水也方輿勝覽云秦穆公霸諸侯更滋水爲

渭水以彰霸功三輔黃圖云漢文帝因山爲藏就其水名以爲陵號故曰霸陵又西渡漣水地志漣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至霸陵入渭水酈注云漣水出京兆田谷北至霸陵入渭關中八水之二也上長樂坡望終南遶長安城東北憇北關寄家書示師按長安舊城有三漢都城在今府西北二十里名北斗城直子午谷隋于漢故城東南據龍首川爲新都號大興城直石髓谷唐因之宋呂汲公大防嘗刻長安圖今西安府治長安咸寧二縣何仲默以爲當在隋唐宮城之間也午後西行經漢武帝通天臺故址望高帝長陵渡漣水注云漣水出豐溪西非流昆明池水注之非入于渭渭水在咸陽城下時秋漲不得度循渭北行六七里始得舟返照初霽亂雲乍歸南望白閣紫閣諸峰翠巖萬狀漢陵高冠潭潭勝皆在咫尺杜詩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岑詩遙看白閣雲半入紫閣松形容酷肖兩易舟始抵西岸暝色欲來望舟上人歷歷在終南嵐氣中抵咸陽縣

二十七日故人劉戶部介菴元勳家居侍養入城相慰勞久之別去咸陽即周豐鎬舊故都境內帝王將相陵墓最多文武成康周公太公皆葬城北非卑郢原上漢長陵安陵平陵渭陵亦在焉高冢繁縟絡繹相望午次興平縣過武帝茂陵周懿王所都大丘地項羽封章邯爲雍王亦都之萬曆中耕人得一小印龜紐方寸許文曰雍王章邯印漢武置茂陵縣屬右扶風西三十里馬嵬坡太真葬處在始平原荒落殊甚相傳出白土名貴妃粉唐降金城公主於吐蕃駐此更號金城二十八日午次武功縣岡阜四遶城倚雍原城東有漆水山海經云潏次之山漆水出焉非流注于渭水經注又謂之武功水也古有蔡氏國后稷始封地漢曰武功地里志云太乙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今太乙屬整屋太白山即垂武功二山屬郿雍大記云古武功在渭水南今郿縣地則今之武功乃漢書之郿也記又云永平八年復自渭水南徙武功縣于故蔡城然地理志

鄧縈武功并隸右扶風亦所未詳城南有慈聖寺唐慶善宮即文皇所生之地武功蘇氏自子卿後代有名人項背相望待秦時道質第三女蕙嫁扶風竇滔鎮襄陽蕙織錦爲迴文詩寄之首尾七千九百五十八首自云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唐則天后及宋閨秀朱淑真并記其事黃山谷詩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只有英靈蘇蕙子更無悔過竇連波明正德間康德涵罷官居汧東與鄠杜王敬夫競爲樂府至今海內艷稱之康故居在渭河之西故又稱許西云暮抵扶風縣隸鳳翔府扶風岐周故地漢三輔之一漢右扶風領縣二十餘此其一隅耳城東門外漆漳二水合流水南有孤阜曰飛鳳山上有馬伏波及三班曹大家祠今城西有伏波村班家臺城非有織錦巷又東南有絳帳村馬季長傳經處二十九日過漢伏波將軍墓又過龍尾坡唐鳳翔節度使鄭畋破黃巢于此午次岐山縣岐周故城宇文氏割江州鵠縣地置三龍縣

隋更名岐山梁山三龍山皆在東非城負其陽山下有周公廟亦曰周邸與太公召公合祭注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山在鳳翔縣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是也漆水南流大樂水注之即岐水也暮抵鳳翔府治鳳翔縣東坡先生簽判鳳翔日作八觀詩石鼓今在太學詛楚文王右丞吳道子畫皆已不存惟東湖無恙岐州水苦鹹濁獨此水味絕甘美多荷芰修竹爲郡中遊觀之最府署有東坡九日獨遊開元寺懷子由詩石刻完好和之石鼓山在城東即周宣王所鑿獵碣處也三十日出鳳翔南郭遙望陳倉山直插天漢與太白終南相連亘秦蜀大阻也渡汧水酈注汧水出弦蒲藪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東獵汧田是也又東逕尖山即西鎮古之汧山也又東南逕隄縣故城逕郁夷縣又東流入于渭渡金陵河河出五峰山亦東流入渭渭水自渭源來經數百里至陳倉城南其流

始大非會諸水以至咸陽又過古陳寶祠今
名祀雞臺城東二里有泉散流山麓曰婆羅
泉泉出山巔金臺觀張三丰所居也哺抵寶
雞縣秦武公都雍陳倉城即此縣西南爾望
連峰疊嶂杳然無際咏坡詩非客初來試新
險蜀人從此送殘山感嘆久之夜大風寒甚
閏七月朔寶雞城南渡渭水何仲默云渭水在
渭源縣甚清淺多石子磊磊然至寶郡乃沛
然成洪川也又二三里過清澗河水特澄碧
棧中煎茶坪以東諸澗之水滙為此河東下

入渭溯清澗而上過益門鎮鎮元平章李思

木

齊築石壁峭絕往往瀑水成川聲若奔霆一
徑如髮明滅亂峰中入棧之始車怠馬煩五
十里次觀音堂假宿僧舍舍後修竹數十清
泉一泓出石壁下頗足流玩

初二日陰晦過和尚原煎茶坪坪高出衆峰上
俯視四山雲霧如沆瀣一氣皆在足下循山
麓而西稍有平田村聚山南渡大蘭河河流
至階成文禮間爲白水江南至四川昭化縣
與嘉陵江同入閬中次黃牛壩吳璣以爲

弓退敵處基孤五星臺宿

初三日晴霽小憩石關即大散關也關下有
散水又曰故道水史記漢高祖從故道襲雍
敗章邯于陳倉今尚有故道廢縣水西南流
與嘉陵水合西過兩當略陽界出陽平關入
蜀江午次鳳縣相傳周文王時鳳皇集此唐
爲鳳州宋南渡後川陝要害也城非一里豆
積山上有崖閣下臨嘉陵水唐冲妙先生隱
處是日從人買得鸚鵡四

初四日登鳳嶺或曰鸞鷟山晁以道所云得鳳
之三而鳳集之者也嶺直上二十里人馬踏

石稜上行始易小輿才十許里風氣寒甚漆
絮衣山巔有僧閣四眺無所見類子厚所賦
囚山也下山十五里過新紅舖兩壁對峙石
勢如奇鬼攫人一水自東山來極清駛巨石
扼之更作澎湃石梁屢折頗似人家林園午
次廢丘暮抵南星鎮

初五日枕上聞急雨淙淙四山草木有聲如甲
馬馳驟冒雨即行諸山出雲縷縷石上過古
陳倉道即兩當道也度柴關嶺嶺上下二十

里石齒廉利如劍鏑下嶺沿青羊河行河流
挾雨益怒巨石怪醜時來壓人幽篁叢木蒙
茸數十里不見山巔行人與虎豹蛇虺爭一
綫間其南紫柏山有巖洞七十二為仙真栖
止之所次留壩天已暝止宿夜雨稍霽

初六日雨止趨武關以小舟渡入褒城縣界山
多狹多鸚鵡自画眉關而下至馬道百里間
俗謂二十四馬鞍嶺險峭特絕一嶺上下登
頓輒數里上如猱升下如驚行外俯迅流內
倚絕壁石磴連卷其中山骨呈露不受寸上

壽藤古竹膠鞢四垂石壁如厂如突如城如
碣如步欄如堂皇如屠廡奇態殊狀流玩不
給飛泉出石罅奔流千尺與江水鏗鎔相亂
棧中之水大約有四支茶坪以非衆水非流
為清澗河入渭為一支茶坪以南衆水西流
至階州西和成白水江為一支鳳縣以非斜
谷大散嘉陵諸水西流由徽州南當畧陽成
嘉陵江為一支柴關以南青羊水西南至武
關北褒水從東來注之俗曰黑龍江合流至武關石
溝水從西來注之合流至馬道驛樊水從西

來注之又南合青橋沙河諸水以入漢江其
大較如此西都賦注褒斜谷其水南流蓋未
詳也馬道相傳鄭侯追淮陰至此或云在巴
山或云孤雲山未知孰是客舍後枕江流如
百萬甲馬聲使人悲壯

初七日發馬道渡青橋河食青橋驛再渡沙河
自馬道至此山頑劣少竹至觀音碕舊名觀音碕今名奇石插天犀林立飛湍箭激凝為深
淵其色黝黑潭而不流憑高下瞰令人魂慄
有舊碑在道左大書雲棧首險近陝撫賈中

丞煨石開道自此迄寶雞凡木石之工九百
三十八丈有奇又于此創大石置欄楯行旅
便之余在京師時友人宋荔裳號作棧道平
歌紀其事語最豪健沈繹堂詩書之時稱二
絕今已陷石嵌絕壁余踏危石奔浪仰視略
見髣髴因賦詩懷二君又二十里至七盤嶺
雞頭關盤旋而上去天尺五孫樵云陟雞嶺
之蹇蹇下七折之峻阪謂此也此地視鳳嶺
僅及其半然乘高南望梁州沃野川原曠然
褒水近漢江達抱連日行鼠穴中忽如負

青天皓白日心目洞豁按何仲默雍大記云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郿艾寇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攻陳倉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從褒鳳山者爲今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余所經歷谷中驚湍飛棧鳥駭獸逸殊有孫樵之賦不及詳者其他三道險阨又可想見因憶李供奉云邇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歐陽

圭

四門云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竟不相接近實錄也下橫次褒城縣宿褒城古褒國禹封其子爲褒姒都此元微之詩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是也褒水出谷流至城東南入漢江酈注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井口曰斜又南逕褒縣故城東即褒國西南有箕谷鄭子真谷口也

初八日渡褒水循山河堰堰上有漢相祠祀蕭曹二公祠中宋碑二一慶曆二年給事郎守秘書丞知縣事騎都尉實允撰一乾道五年

左承直郎四川宣撫使司準備差遣閬州尉撰書皆仿虞永興圓勁可愛四十里次漢中府治南鄭縣郡本秦惠文王置漢江自西來經城南東流由興安入楚帆橋相望風土物產大約類江廣間多魚稻蓮芡梅桂柑橘棕櫚梔子之屬漢拜將壇有二一在府治一在城南府治者今作太守園圍桂樹皆合抱甘蕉有丈餘者次公水部來晤夜雨夢兒渾抱持痛哭而醒聽空階滴瀝聲不復成寐

初九日過次公邸故明瑞王宮也王明神宗子

圭

天啓中與福惠二王同就國李自成入秦王走重慶張獻忠陷重慶遇害今瓦礫滿目惟存後殿一區改興元書院前守鍾琇所置也朱門潭潭尚極宏麗殿前後叢桂老梅櫻桃數十株又觀所謂西園者有亭榭四五桂花漸落紫荊數株方作花淒艷動人有羝羊伏草中驚人而起因憶盛時鸛洲鳧渚之樂而今臺榭已傾曲池就平不待雍門之琴乃泣下矣

初十日發漢中府沿漢江北岸一而西復涉褒水

其南直中梁山不半里即褒水入漢處飯長
寨虛谷菴菴有黃楊二樹交柯攢葉一本萬
殊高出簷霄亦奇觀也哺抵黃沙驛水經漢
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酈注水北出遶山山
谷遂嶮谿曰五丈谿水側有黃沙屯武侯所
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上直路
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
廟俗傳是張魯女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
郎水自南鄭至此七十里間水田漠漠穠稔
萬頃畝可十鍾古稱天漢不虛爾

水經

卷上

十一日次沔縣古白馬氏東境漢武都郡之沮
縣梁武興蕃王國也水經沔水又東逕沔陽
故城南又東逕西樂城非注于漢按禹貢嶓
冢導漾東流為漢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
酈注云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也縣南
枕沔江渡江東南十里即延津山漢昭烈帝
始為漢中王設壇沔陽即此丞相諸葛忠武
侯墓在山下東非向史謂遺命因山為墳冢
足容棺者也墓前有祠遺像儼然漢後皇帝
景耀五年從蜀隆向充之請詔為丞相立廟

于沔陽墓多枇杷橘柚冬青林前有高原土
人稱武侯坪水經注所謂高平武侯宿營處
也有八陣圖石尚存北岸稍西近郭道左有
公祠唐貞元中南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檢
校尚書刑部員外郎 御史沈迥撰碑尚
存近代彭幸菴澤趙大洲貞吉黃慎軒輝數
碑皆完好可讀祠堂後有琴室石琴傳是公
所御也其北即漢左將軍麋鄉侯馬超墓
十二日微雨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
流經其中略如棧道但山庫無林木沔流舒
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水經沮水出
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南逕沮水戌東南
流注漢曰沮口注云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
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今二水合
處尚曰沮口墓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唐之
三泉縣宋置大安軍城東一水自西北來南
注沔江曰三泉有泉三大如車輪縣得名以
此大安又有龍門山潭毒關諸蹟陸放翁有
遊三泉龍門及遊潭毒關羅漢院詩關即朱
劉子羽築壁壘拒金人處放翁又有自三泉

泛舟至益昌詩

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

今汙沮之間關者

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礚礚深不沒蹀

不可行舟惟略陽至陽平關舟楫可通廣元

昭化去三泉尚六十里

十三日雨三十里小憩寬川舖自大安西南亂

山益稠至金牛驛非望見嵯峨山巖然雲表

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謂嵯峨導漾者也水

纔濫觴不沒鳬雁合五丁峽水東流為沔其

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有路通陽平關稍南

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舊傳蜀王遣五丁力

士所開秦因以滅蜀薛文清公云蜀在禹貢

為華陽黑水梁州之域其通道中國久矣世

傳惠王以金牛詐蜀使五丁開此峽繆妄不

稽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入峽即奔峭四

合猿鳥磧絕水自峽中噴薄而出人馬從水

中行惡石如蠻象擗龍伏水中時時鬪人自

峽口至五丁關十五里步步懸絙而上下峽

亦如之則偃僂循牆而走矣傳稱此峽為蜀

道第一險信然雨次寧羗州州在亂山中無

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

亂置衛于此成化中即衛建州治明末流寇

小紅狼據之又經獻賊之亂城郭為墟宿非

關在州城隔河入夜雨不止

十四日冒雨發寧羗行十里河水大上不得渡

解鞍待渡道旁田家其人張姓自言荊州人

幼為張獻忠掠入蜀屬其僞前軍都督李定

國非寇漢中居數日李自成部將賀珍自京

師敗潰走棧道以爭漢中定國棄城遁時獻

賊軍至廣元聞敗發怒遂歸成都屠之下今

蜀諸郡屠戮無遺獻忠自統大軍駐順慶之

西充謀起湖廣時肅王太兵已入蜀偵者

以報賊輒殺之凡殺數人無敢復言者已而

天兵奄至其部下劉進忠先降為鄉導遂射

殺獻忠云午後水稍落乃行時洄水怒漲取

道大崖巨石斬斫及徑不容跬步下臨奔湍

數十丈皆下馬捫壁而行而過人面如土過

百年開關隋置初名白馬關以黎陽有白馬

關改今名孫樵云越百年而南指懋石門之

委連也下有分水嶺橫東水皆北流至五丁

峽非合濠水入沔後西水皆南流運七盤關

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按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而常璩專爲漾山漾水當是附會爲殊目矣按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辨之疑矣又謂東西同出嶓冢殊未明白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羗水合是以漾爲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戍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爲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漾之東流見于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即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共爲一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

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合常氏既附會漾山之名以爲東漢又妄以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漾合白水羗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亦不符合今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丁峽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于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爲一山故自爲矛盾如是酈氏于漾水條下又

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則未嘗按脉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耳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羗水合者皆此水也黃氏日抄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了然矣二鼓抵黃壩驛是日冒雨涉水四十餘次夜聞呼譟聲詢之云麋多食稼農夫野宿驅之故耳

十五日雨過七盤關入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次神宣驛上龍洞背兩山夾峙一山如獐龍

奮脊橫跨兩山之間下有洞似重城門不通九軌水流其中下視煙霧鬱鬱深測奪丈身是盤折而上騎龍背行四望諸山如劍戟戟牙二十里許始下山渡河即分水嶺以西水入嘉陵江處南山之巔爲朝天關孫樵所謂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陰翳是也其下江岸小有聚落止宿明日登舟

十六日夜大風晨稍霽入舟遣從騎山行舟中寬首尾挾竹箬覆之僅蔽風雨左右用槳六枝不施桅蓬製如江浙之梭船川人呼爲板

船過朝天峽兩峽各高數十丈削立如關門石壁上有巨洞云是獻賊所鑿可容萬夫壁下近水多石孔昔人緣崖架棧于此三十里一山秀拔石如劍劈上有飛仙閣江平舟駛朱午次廣元縣蜀王弟葭萌所封古苴侯國華陽志曰晉壽縣劉氏更曰漢壽蜀耆杭曰利州四會五達之地是也昭烈使陳式絕馬鳴關道即此朝天峽上有武侯籌筆驛孫樵云駟山川以懷古得籌筆于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卧龍之餘烈城西二里有烏奴山陸

游詩暮雪烏奴停醉帽秋風白帝放歸船者
也午微雨晴晴抵昭化縣亦古葭萌地南宋
益昌漢大將軍費禕里也唐書何易干爲益
昌今刺史崔朴乘春泛舟東下出益昌索民
挽舟易于腰笏挽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
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
今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慙跳出舟騎還
去今縣今中未知尚有如此人否廣元益昌
皆瀕嘉陵江自寧羗至此荒殘凋瘵之狀不
忍觀聞近有

旨招集流移寬其徭賦募民入蜀者得拜官數年
之後當有起色是在大吏與良有司耳近昭
化里許即桔栢渡白水江自北來與嘉陵江
合水色澄碧二水合處清濁劃然水經西漢
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
東北與羗水合注白水又東南逕吐費城南
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入夜月
色皎然江聲激壯舟人作渝歌與柝聲斷續
中夕不能成寐

十七日五更早發江平無風過魚尖子算錢石

箭憶期歸期上下三岐諸灘一水自劍州來
會次虎跳驛暫泊午後過長洋灘東灘竹灘
樓門灘香溪蒜渡駕漢口鴛溪口亭子口亭
子夾岸民居數百家有良田沃野暮抵雙漩
子泊舟見月夜聞笛聲甚淒婉五更大風雨
十八日雨中過葡萄碛燒雞灘水觀音塔子山
次蒼溪縣漢昌地古寶國也有寶城廬城
華陽國志漢昌縣和帝時置縣城在嘉陵東
岸江水西南流其東離堆山有顏魯公記午
後過新開灘朱公子白崖子石羊寺九子灘
西門灘抵保寧府治閬中縣東北過靈山昔
蜀王鼈靈登此又有玉臺觀滕王亭子皆唐
滕王元嬰遺蹟泊舟城南閬中山下山一名
錦屏名山志云閬中山多仙聖游集從舟中
望之正似培塿雜樹盤鬱如老翁顛髮無鬢
壑雲物之美定浪得名耳山上舊有少陵祠
堂遙望山半一亭蕪隴甚無樓觀臺榭蓋亂
後廢久矣江間多磴船如水車之製泊急溜
中磴磴春簾悉用水功軋鴉之聲不絕入城
宿使院夜見螢火

十九日晴開去成都六百餘里尚隔十一驛

次公至約同行憶去秋在京師沈繹堂侍講以箋索書予爲書陸務觀閩中詩云癸年作客遍天涯下馬郵亭便似家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閒澹閩中花擘牋授管相逢晚理鬢薰衣一笑譁俱是邯鄲枕中夢墜鞭不用憶京華是時予與繹堂輩方日爲文字之飲既書此詩意頗不懌今日到閩州始省前事豈前定耶閩中人民城郭在川西北諸郡差爲完好當全蜀用兵時此郡駐督撫藩臬及諸鎮十餘皆披草萊以居數年來諸司始還成都薄暮次公至

二十日巡行牆柱間見膠州宋童子世勳題壁大字方圓徑寸勢甚飛動東粵方伯艾石幼子在華陰見之未及羈貫艾石子婦姜字淑齋亦工撫晉人書京師士夫得其統素便面多珍秘焉午後陸行人至

二十一日出南門渡江登南岸四眺羣山廻合志云閩江迂曲三面環之故曰閩中也遠出錦屏山背西南行四十里抵龍山驛四無人

居雨甚

二十二日雨盡日行亂山中渡小河其水自梓潼劍州來南流入嘉陵江小憩香潭子南部縣界縣古南充國地土人云自獻賊亂後惟南部蠶桑絲帛之利甲于川北又言西南舍許即宋陳文忠堯叟兄弟故居至今稱狀元里雨行六十里抵柳邊驛

二十三日柳邊驛西南頗見稻塍雨行四十里次天馬山富村驛楊文忠詩才到富村風景別竹林松徑是人家今豺虎窟穴耳窓外即荒山蟲聲四起夜不成寐

二十四日五更雨行把炬亂山中上霧下潦衣袴盡濕午次鹽亭縣鹽亭漢廣漢地李漢分置梓潼晉置宕渠梁易今名縣東非里許石壁奇峭俯臨一溪曰瀾水溪東爲屏亭山水自閬州來逕城東南合梓潼水水源出劍州陰平廢縣歷梓潼縣至鹽亭城南雲溪水出城西來與之合三水同流入涪江酈注屏水出屏山歷屏亭下注涪水者也又鸞溪在城北亦流入涪溪止人家以綸爲業堅潔異他

楚文與可詩所云鸞溪雨也杜詩雲溪花淡
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縣
有德星春郭二橋以此縣城堞已毀居民尚
數百家冒雨出南門渡梓潼江綠光祿山行
即杜光祿坡詩所謂山行落日下絕壁者也
又三十里登蟾毒山險惡殊甚雨中望四山
林木鬚髮暝色漸合令人心悸下山行十五
里次秋林驛在深箐中目前種種如地獄變
相恐復非吳生畫筆可辦人家十餘結茅竹
在箐中土人云蛇虎雖多與人無害夜雨甚
二十五日冒雨行又十五里始出箐中稍晴午
憩高山舖山峻絕砌石爲階級登頓稍易午
渡涪江江發源吐蕃入塞經松茂諸州由縣
州至潼川南合中江下合州與嘉陵江合酈
注稱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游徼外東南流
逕涪縣西水經又云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
梓潼水自鹽亭縣下馬河來會水經云梓潼
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注稱先主嘉霍
峻守葭萌之功分廣漢以北別爲梓潼郡以
峻爲守有五婦山也水所出亦曰潼水自縣

西逕涪城東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口
也里許次潼川州漢置廣漢郡及郫縣西魏
改潼川郡隋爲梓州唐至德中置東川節度
使治此今州西有廢涪城縣州東有廢郫縣
孫樵謂涪緣于郫是也子美寓此最久州有
橋亭水亭官閣諸蹟并以杜詩得名唐劉蛻
以拾遺謫寓此作文冢兜率寺中自爲銘見
文泉子東山上有蘇泉相傳坡公試茶地曾
有人于泉側掘得小石刻題曰巖峽也
二十六日雨止州西門外跬步即牛頭山杜詩
青山意不盡蒼翠土牛頭者也山高不丈許
無巖壑之觀寰宇記謂其四面孤絕樓閣煙
花爲一方勝槩安也有亭即所謂牛頭山
亭子今廢渡西溪午晴輔抵建寧驛竟日出
沒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結伴始敢行
二十七日微雨自潼川西來山險稍平然泥淖
特甚人馬多蹶彌望百里田在草間午後次
中江縣本漢玉城隋曰元武宋易今名銅官
山酈江所出或謂即漢文帝賜鄧通治鑄處
華陽志謂在臨邛于事實爲近元武山在縣

東南南江東江合流其下爲中江流入射洪
遂寧與涪江會下合州與嘉陵江會常璩云
五城縣有水通於巴漢時置五倉後因以爲
縣宋蘇學士易簡里也縣頽廢甚于潼川境
內人戶纔三十餘家驛中有膠州閬秀姜氏
題詩云清泉石上溜松風薄受霜華葉乍紅
曲路通邨知近遠一條竹杖萬山中字彷彿
河南

二十八日雨西門渡江即登天柱山盤折而上
二十里路峻泥滑徒旅鮮不顛踣至雲津橋

《蜀道圖志》

卷一

雖蕪沒叢箐規製尚極宏麗夾路巨竹成林
惜其荒翳蒼蔚無復本色過走馬坡山執稍
平然草樹陰翳上不見日與五丁蟠毒相似
下連山渡河野宿漢州界自閏七月朔入棧
時逾旬月途歷二千至此始出山杜詩連山
西南斷始見千里豁信爲實錄夜大雨

二十九日自連山泥行二十五里渡河曰沱江
次漢州自連山至此凡三水皆自灌口來源
同派別共入金堂界下合涪江禹貢岷山導
江東流爲沱是也華陽國志李冰壅江作棚

窮郫江檢江別支流過郡下溉灌三郡開種
田沃野千里號爲陸海又導洛通山洛水出
嶺口經什邡郫別江會新都大渡即此水經
云洛水自三危山東過廣漢洛縣南注云洛
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南山逕什邡
縣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今江岸有
斷碑書連山沱水四大字州城北枕沱水即
漢廣漢郡治雒縣常璩志稱本治緄鄉元初
二年移治後治雒城與蜀郡犍爲爲三蜀唐
房琯以宰相貶此州鑿西湖名房公湖漢故

《蜀道圖志》

卷一

一都會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見盛時而城
堞室廬鞠爲茂草矣

八月初一日晴發漢州渡河凡三皆以竹棧川
流迅激殊有戒心鄒注洛水又南逕新都縣
與縣水合水西出縣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
之郫江午過彌牟鎮觀武侯八陣圖惟一殘
碣立道左草木荒翳不能通人陸務觀有彌
牟八陣原武侯祠堂詩哺次新都縣使院爲
楊用修先生故居稍東即文忠公第從蔓草
中多見柱礎遺跡院內兩桂樹婆娑無復生

意昔許文休寓曹氏自述流宕漂薄之

虞仲翔沒齒南海至欲以青蠅為弔客讀其

詞未嘗不嗚咽用修父子遭際明時得君行

道文章氣節冠冕士林乃至批逆鱗觸震霆

一謫南裔長往不返觀其七十行戍稿可為

扼腕流涕也用修夫人黃亦有才情世所傳

寄外詩曰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

二語乃山谷句夫人豈竊之耶夜晴列星粲

然自入棧一月來未覩此矣

初二日晴懋新都縣有唐僖宗行殿遺址石礎

蜀道驛程記卷上

字

尚存新都又名新郪地里志汝南亦有新郪

後漢改曰郪丘

初三日發新都過昇仙橋司馬相如題柱處午

抵成都府

蜀道驛程記卷上

蜀道驛程記卷下

濟南王士禔貽上甫

九月二十五日發成都府陸行之嘉州巡撫羅

中丞祖道萬里橋前成都守冀君所修榜曰

萬里始此藩臬諸公餞于忠武侯祠祠前祀

昭烈後祀武侯有唐裴晉公碑柳公綽書祠

西十步即惠陵昨重九與諸公謁陵下因遊

青羊宮浣花草堂後數日金方伯招泛浣花

溪迨今凡三至矣守今諸君餞于陵西騎行

次雙流縣縣已廢入新津近郭修竹萬竿人

家結屋竹中自成籬落入城即頽墉廢塹虎

跡縱橫縣古廣都地有蠶叢故城蠶叢氏所

都左太冲所謂帶二江之雙流也去成都僅

四十里郵符絡繹為嘉眉邛雅諸州要路而

新津去成都且百餘里似當議復晚抵黃水

河

二十六日騎行至新津縣渡江江流遠修覺山

下山容鬱秀宛然圖自雙流至新津夾道

竹林聯縣數十里居人斧斤狼籍以供焚

晡後雨次梓潼官野宿眉州界

十七日雨不止騎行次彭山縣古武陽地縣
非武陽江岷江支流也江遶彭亡山下岑彭
征公孫述至武陽聞山名惡之會日暮不果
移營夜遂爲刺客所害今縣城在山麓廢入
眉州午次眉遙望藝圃山蒼然可愛入城謁
三蘇公祠蘇氏紗縠行舊第也在城西偏三
面環水堂三楹中祀文公文忠文定二公左
右侍堂前二古栢甚夭矯數百年物也後軒
三楹枕水題曰木假山堂祠西爲瑞蓮池廿
蕉十餘本高覆簷雷池中有亭長廊週之蜀

亂後有賊號鐵脚蠻據眉祠燬州守趙君始
稍稍修復坡公石像明洪武中重刻李龍眠
筆也穎濱題贊又坡書玉鼻驊券山谷跋尾
二石頗完好保母楊氏志銘沔陽陳晦叔重
刻碑版林立惟富順李尚書長春四詩可讀
趙君貽我眉婆羅木夜雨

二十八日雨出眉州西行望魏鶴山環湖在榛
莽中一水自城東南來西流曰松江又八里
曰醴泉江二水合注岷江至松江口易輿而
騎馬行淖中過石佛山坡詩田田向何許石

佛山南路下有爾家川千畦種秔稌者也今
彌望荒原風雨如晦數十里無炊煙最爲荒
闕涉思濛江小憩田家暮抵金流宿僧舍

二十九日冒雨騎行涉金流江江自丹稜經青
神入岷江午次夾江縣嘉定州界史記功臣
年表宣虎食邑也自巴閬走成都至眉千餘
里名都大邑鞠爲茂草入夾江境即溝塍基
布煙村曖然類吳中風物午後雨甚今喬君
數挽留余辭之遂發夾江南竹多如雙流人
家以竹爲藩微逕通出入時露茅茨或聞雞

犬聲乃知有人晚抵乾姜舖喬君至

初一日稍霽過九盤山山臨青衣江石壁如橫
磨大劍江濤奔突其下今人骨慄遙望大峩
秀出天半雲嵐萬狀積雪晶然中峩如偃僕
少峩如拱揖北來諸山蜿蜒起伏爭趨峩下
放翁望峩眉詩云白雲如玉城翠嶺出其上
異境墮我前心目久蕩漾身未到此不知語
意之工下山食連珠舖嘉定州境連岡復嶺
直達州郭一水遶郭南流注江曰竹公溪有
竹林三郎祠或云在溪上人家背江面山隨溪

數曲達于州門嘉州古南安華陽志南安縣
治青衣江會云蜀王開明故治也駐上南道
舊署署枕高望山之足有高望樓窓檻軒豁
三義正直其西問丁東院無知者門人鄭陳
季帥四子從登高望過一小寺甚荒落鄭生
曰丁東寺也一井泓然在佛殿之南即丁東
井山谷易名方響者時雨後水溢鄭生云水
涸則井半有泉鏗然下注其聲丁東然高望
一名高標州之王山也有宋神霄玉清萬壽
宮絕頂爲高標書院登此四望其西三義竦
峙青衣沫若二江自西來會于雙湖岷江自
灌口成都下新津武陽經城北平羌峽至凌
雲山前三江合流浩淼無際凌雲九峰相接
又名九峰稍南烏尤馬鞍二山鱗次江岸丹
崖翠壁望若畫圖江流平遠戎瀘諸山宛在
杯案昔人謂嘉陽山水爲西州冠非虛語也
日脯迫下山悵望而別約明晨登凌雲觀大
像晚晴

初二日晴遣行李入舟余以小艇由東門
渡江四子從行既登岸諸子請候

而登焉草深石滑登頓甚苦一里許泉流夾
道石壁書凌雲第一重五大字上下山谷間
草露沾衣泥中虎跡交錯于路又四五里始
及山門門內有唐放生碑峭壁下垂石磴千
折江聲澎湃起于足下壁間多前人題字有
大書蘇東坡載酒時遊處坡詩云生不願封
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爲漢嘉守
載酒時作凌雲遊終未踐斯語也寺創自開
元鉅麗爲西南第一明末素韜武大定作亂
寺爲灰燼江岸大像開元中釋海通所鑿未
竟示寂韋臯鎮蜀始成之舊有佛閣亦燬于
兵墨莊漫錄云嘉州凌雲大像記韋臯文張
綽書字畫雄偉韋之不可得像前即三江合
流處東坡詩奔騰過佛脚謂此像南爲競秀
亭由佛殿左折而上有小澗跨石梁坡公洗
墨池也旁爲清音亭兩亭皆俯江于平視三
義極曠望之致振衣于仞崗濯足萬里流差
足當之殿右爲宋州守吳秘治易洞坡公有
詩又有注易洞明守表字諱刻五碑其中一
龍泉河洛數義文卦序二圖卦仙及先後天三圖直日及大小
父母四圖外備陳內變通○天○位卦卦甲五圖圖皆東方四重

殿前有卧鐘二猶是開元舊
物相傳阿羅漢像甚奇古亦付劫灰焉之太
息與諸子小飲競秀亭青山白雲長江萬里
能酒巡視石壁諸詩得州人安磐松溪四絕
句最佳聊記其二林竹斑斑日上遲鳥啼花
暝暮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却有蛾眉望九
疑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遙聞飛夜鐘暫借
竹床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峰又隴右任倫
題大佛云大像何年倚翠微靈光隱隱九峰
輝可憐世歷風霜古銷却金衣變草衣餘多
不及錄舟人報船泊大像閣下循山門西麓
而下不數武即至江口適舟人言此地盤渦
迂急不可艤舟故由東山徒步崎嶇數里始
達可笑也江干別四子登舟祭神解纜頃刻
已過烏尤烏尤一名青衣山單椒秀出在九
峰之後濃秀如金陵燕子磯山谷遊此爲易
今名山有爾雅臺記稱郭景純註爾雅處山
下產墨魚俗謂食研墨所化立春後泛子漁
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袁子讓詩云何人
解識終軍鼠此地猶傳翰墨魚按夔陵亦有

爾雅臺未知孰是時風日流麗澄江如練順
風蕩槳倏忽數十里回望嘉州城郭居然金
粉畫圖大義峰頂奇雲片片作白毫光余此
行所歷名山太行霍太山姑射中條太華終
南太白岷山青城諸勝惟太華與義眉差相
伯仲昨一望于九盤再望于高望樓又望于
玉清絕頂望于凌雲雖身未到八十四盤佳
處已領其要可謂歸去得雄誇矣晚抵犍爲
泊舟
初三日大霧日出乃解纜岸上諸峰雲霧解駁
綢繆輪囷光景甚奇犍爲漢郡領縣五曰武
陽今彭山曰南安今嘉定曰犍道今敘州曰牛鞞今牛鞞
敘州府宜賓縣界過赤崖山山色爛熳如紅
紫鞞鞞陸離可愛華陽志犍道縣濱江有兵
欄李冰燒之崖有五色後漢志作玉兵欄登
鎖江亭遙望落霞孤鶩城堞歷歷在蒼山暮
靄間晚泊敘州府合江門樊生來
初四日敘古犍道語詳史記司馬相如西南彝
傳地與烏蒙烏撒相接酈注江水又東南

雙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今馬湖
江西來至合江門與岷江會常氏謂雙道縣
治馬湖水會又云馬湖水通雙道入江是也
馬湖江一名瀘江源出沈黎大渡河支流也
郡有東樓見杜詩西樓見陸詩山谷先生謫
此有味諫軒無等院流杯池諸遺跡池陽江
五里而近欲往遊不果屏山今謝相來晤別
去謝與余鎖關共事者過南廣黑水自西南
界來入于江午至南溪縣縣令趙家駿君
予人也亦供事關中依依有故人之誼縣瀘
江城無完堞關闌寥寥茅茨不數十家今庭
可張雀羅待後舟不至遂解維行三十里晚
泊江安縣瀘州界

初五日發江安江安以東皆古江陽地過清溪
太白詩夜發清溪向三峽即此或謂李詩本
三溪三溪在嘉州北平羌峽非是午抵納溪
縣縣南有支江通永寧衛爲滇南孔道過大
溪三灘清酒三甕石脯抵瀘州瀘古江陽郡
華陽志謂東接巴郡南接牂柯西接犍爲北
接廣漢有荔枝巴菽桃枝蒟給客橙蓋西南

一都會也山水明秀亞于嘉陽岷江東來資
江北來二水縈帶會于城之東南注云縣水
又曰洛水
亦曰郡江又東逕資中縣安漢縣至江陽縣方
山下入江曰中水江陽枕帶雙流據江洛會
也何生許生來謁同遊忠山亦曰寶山城西門正
枕山趾上有諸葛丞相祠祠前有亭檻俯叢
竹凭檻四望羣峰屏列二水如環玦交流矣
初六日晨起與兩生登五峰泛小舟由海觀渡
資江舟中四眺晨曦曉靄靄煙雲卷舒遠近諸
山灤淡出沒江樓水市漁浦風帆歷歷可數
蜀道志記卷九
漢嘉江陽皆川南山水勝處漢嘉如小李將
軍金碧画江陽則馬達夏珪也至山麓輿而
上兩生騎從穿小市居人百餘家負山映江
疏畦竹圃蒼翠彌望何生云昔盛時此爲商
舶輻輳之所二里至峰頂遙與牙角四峰相
對有真武祠北折而下里許爲北巖寺寺前
石路方廣最宜眺望延目賞心殆不暇給與
兩生小坐茶話遂循小市而下復泛小舟往
觀撫琴臺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
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水仙賜之

美藥乃撫琴而作履霜之操今江濱一石屹然云即是臺也東爲呂仙巖嘉靖中僉事崔棟少遇道人語之云異時與子相見瀘州後果分憲川南駐節于瀘一日出郭于此巖下復遇道人與語躍入巖上石壁不見崔乃即巖爲洞肖其貌祀之舊聞瀘城南使君巖爲山谷先生遊憩地滴乳巖亦有題字州人皆不能知許生云隔江有東月巖猶存山谷所題江天二字未詳即使君巖抑滴乳巖耶日將午舟人催發不及往遊遂別兩生解維東下屢經灘險有大石尋丈偃卧江面盤渦激迂曰折桅子夏秋江漲此號首險抵合江縣舟中望少岷山甚奇秀一名榕山

初七日五鼓發舟詰旦行十里回望少岷日光照映作黃金色殊恨不及登覽少岷者亦如太華之有少華大義之有少義太室之有少室但彼皆連綴而此去岷山千里矣合江有符縣華陽志符縣治安樂水會南水通平差營縣水經江水又東過符縣北東南歸部水從符開東井注之注謂漢武建初六年以唐

蒙爲中郎將從軍人出巴符關者也縣有西涼王祠西涼王者呂光也符秦時以將軍討李焉之亂過此故翁謁西涼王祠詩云我雖不識神知是山水人不取持笏來桓褐整幅巾蓋未詳考賦長句正之過金注子舟行甚駛松溉牛溪之間山多赭石層松間之頗足流玩晡抵江津縣距縣二里許小山多桐子樹葉如渥丹與夕霞相映可愛江津古江陽東界亦曰楚溪口水遶縣如几又曰几水隸重慶府

初八日過貓兒峽連峰疊嶂虧蔽雲日一山突起石稜刻露其色青碧曰青石尾長年云夏秋水漲石尾沒則舟不敢行過龜亭子小山卷石孤立江中滄波四匝亦浮玉之雲仍小孤之婢媵也抵重慶府巴縣治江中遙望渝城因山爲壘邈在天際女牆闌闌綠繞山巔下被水面山號金碧瀕江人家編竹爲屋架木爲砦以防暴漲注謂江州地勢側峻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結舫水居者五百餘家水增威顛沒無算今渝城歲有火災

然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

注之庾仲雍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

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蓋岷江自敘瀘西

南來涪江自縣梓遂諸州西北來嘉陵江自

閬果諸州巴江自蓬渠諸州東北來至合州

同會涪江南下至渝州東北朝天門與岷江

會故曰郡承三江之會實四水也三江灌輸

衆山擁蔽巨峽爲之門戶信巴蜀一大阻昔

爲川湖總督駐節市肆民居鱗次櫛比鉅更

獻賊姚黃之亂尚鬱然一都會郡在宋曰恭

州吳船錄云恭爲州乃在一大磐石上山水

皆有瘴非實錄也林生來謁讀其尊人位旃

君集所作三忠傳始末甚詳三忠者故明巡

撫都御史陳公士奇重慶太守王公行儉巴

縣今王公錫也逆獻之變同日罵賊死甚烈

泊朝天門候後舟不至聞郡有元文宗御書

萬里歸程四字至今稱御書樓

初九日飯後遊塗山林生從常氏謂禹娶于塗

山辛壬癸甲而去即江州塗山是也有禹

及塗后祠鄉氏辯之以爲禹娶在壽春當塗

非此倦游錄云禹廟後殿一尊裴像侍衛皆

鼻人云是禹婦翁也操小舟由龍門登岸龍

門者江濱積石中斷如門俗謂龍門浩巴人

謂小港爲浩今戎州亦有金箱浩也浩之上

瀑布如練數折入江右即粉水亦曰清水穴

穴右即海棠溪邇瀑而上石瀨泓然荈屋十

餘架閣以居畧約通往來山半時有稻畦凡

十八里屢折益峻東倚奔峭西俯絕澗至一

天門更上二里許度回龍橋抵真武觀連西

至計自嘉州登舟今已八日尚淹留于此殊悶悶

初十日晨大霧林生來借得文選半部舟中無書藉此送日耳生以其尊人命持巴字園詩文集乞序飯後後舟到遂易巴船爲下峽計是日將遊海棠溪舟至遂弗果往午刻解纜出巴峽王右丞詩際曉投巴峽即此過明月銅羅二峽見岸上有豺五大才如大見人殊不驚晚抵木洞驛野宿驛在亂山中有神祠十一日早發過養蠶堆金雞三背辰刻次長壽

縣秦枳縣地晉樂城縣桓溫伐蜀于巴之北涪之南別置枳縣縣無城郭民廬官廨負山枕江明末縣人陳尚書新甲城之未就靖難時雪菴和尚遁跡于此與隱士杜景賢往來白龍山中山有松栢灘灘水清駛篁蘿交映結廬其間每夜梵誦琅然人或窺之乃易乾卦也時棹小舟中流攜楚詞誦之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人莫能測也縣治西有張桓侯祠宋大觀中于祠下得三印及佩鈎刁斗有飛名字痛過荔枝園蔡君謨譜云

貴妃嗜涪州荔枝歲命驛致坡公亦云天寶歲貢取之涪或謂唐時涪及江津皆置荔枝園今江津尚有荔枝數株涪則亡矣抵涪州北門泊舟涪即古枳縣常氏云枳縣治涪陵不令水經江水又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犍犸郡北流西屈注之酈注云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曰涪陵水今此水由黔之思南府界流經彭水縣至涪州東城下入岷江土人謂之黔江彭水董生來謁彭爲涪屬南

入城報涪州守朱君留飲聞涪尉廨舊有山谷碑不存

十二日五更登小舟遊壯巖巖南對涪城江流迅急逆流五里達北岸始曙岸上皆巨石石磴自巖脚繚繞而上里許至普淨院舊址有四賢祠祀伊川山谷尹和靖及郡人劉尚書炭北上石壁橫可三十餘丈高可七八丈壁間嵌山谷書鈎深堂三大字循石磴而上石壁益峻有洞可十笏許南面江水即伊川先生紹聖中謫涪註易處涪翁爲題鈎深者也

西偏有小棧跨澗淵中巨竹數百竿夾棧而生竹杪欄干詰曲孤亭翼然下臨江水風帆沙鳥如在鏡中宋之碧雲亭也朱君重葺之又修治鈞深堂遺址擇一二緇流居之其留意文獻可敬也石壁題字頗多漫漶不可讀有古樹穿巖裂石而上蟠曲如龍形王龜齡大書龍樹二字于壁題名可辨者宋淳祐辛亥左縣劉濟用三山林元成都杜庭燮三瀘何績來遊嘉定中成都施擇善紀事又蔡白右一詩云點易巖前露未乾臺臨水府碧潯

蜀道雜記卷下

宋

寒後儒若問伊陽秘一畫當年示子安朱君以小舟跡至攜茗具留坐碧雲亭日出解纜午抵鄧都縣水經所謂逕東望峽東歷平都者也肩輿上平都山訪仙都觀故址觀王方平麻姑二洞八卦臺臺前爲凌虛閣俯瞰青牛白鹿二峰閣上一小石碣刻唐景龍二年麻姑會方平詩二首俚淺可發一嘆平都舊有比干銅盤銘碑唐李虔之薛湜二仙公碑杜光庭碑李吉甫玉石碑皆不可問矣閣燬于姚黃之亂今制府始更興其午後發舟風

勁甚過虎鬚灘更餘抵花林驛岸上無居人不可泊移舟水陽溪石砧土司界民居數十家語言冠服與蜀人不異

十三日五更早發辰刻至忠州漢地里志之臨江南宋陞咸淳府水經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是也城堞冠山畧如巴涪列肆民居頗輻輳程生來謁同遊屏風山山在岷江之北山麓二石表一西南向者曰大禹廟一南向者曰唐陸宣公神道東上數十步即禹祠樓楠陋甚舊有少陵詩碣祠東非盤旋而上二里

蜀道雜記卷下

許石級甚峻夾道修竹巖下石洞即宣公集方書處洞左微逕達峰頂爲唐玉虛觀故址一碑大書唐忠州別駕贈兵部尚書陸宣公墓蓋宣公初藁葬于此有內江趙文肅公撰碑東偏有故祠址數碑或立或仆道弗可行州守劉君踵至爲伐山開道拂拭出之乃明嘉靖中錦衣陸炳二碑炳自詭宣公後也聊城傅伯俊詩碣云祠前古墓千峰遶祠下春江萬里流自是知臣惟聖主總爲別駕亦忠州展拜碑劉守邀往龍興寺即少陵所嘗

寓居者今改名治平寺迫于解維不及往白
太傅祠舊在州西巴臺寺側臺爲巴蔓子所
登以望楚兵者東坡相傳在州宅亦無沒不
得其處矣山谷云樂天東樓以讌賓佐西樓
以瞰鳴玉溪登龍昌寺以望江南山張樂巴
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今
惟巴臺尚存髣髴耳西望高山連縣不絕石
砒長官司地也其宣撫尚馬姓即女官秦良
玉之孫乘風過石寶砒砒一巨石屹立江干
高可十丈許懸崖無路梯而升之上有二池
紺宇浮樹杪砒下居人數百家昔譚氏據此
過石鼓峽大小磨刀灘水勢湍悍可畏更餘
抵壤塗野泊風寒

十四日辰至萬縣南二里許繫纜訪岑公洞洞
方廣一畝餘中二石如累基屹立撐柱是鍾
乳所成其下有石臺同門瀑布十餘丈自懸
崖飛下淙潺不絕下注溪澗寒沁毛骨洞中
一池亦石竇溜水滴成之洞皆沮洳斷碑甚
多率偃仆泥草中不可讀石壁上鐫銘殆滿
皆南軒宋人題名獨覓魯直務觀詩不得洞

口岑公洞三大字紹興辛巳郡守何樂書側
有嘉定間王伯紹之題名記書甚道媚文筆
亦可觀稍南一石表西向夾道巨碑林立其
一大書二絕句頗類山谷亦嘉定間人不著
名字一虛鑒真人贊元符二年知襄州柱國
借紫岑象求撰陽翟李薦書蓋嚴起方叔也
岑公隋大業時人居此二十年得道仙去王
伯紹以爲峽中之觀惟此洞及魯池不因江
以爲勝魯池在江北岸太白巖側芋溪上今
譚氏兩侯一居岑洞一居魯池山靈有知其
吐之乎萬爲譚氏鄉里兵伯而民一占籍者
皆號隸侯府縣官戶口纔二十餘家晉省羊
渠置南浦即今縣地記謂其多勁勇少文學
迄今猶然問所謂東巖者舟人不能知山谷
詩空巖靜發鐘磬響古木倒掛藤蘿昏放翁
詩一疋寧無好東綃憑誰画此碧玲瓏當亦
佳處也午刻解維過巴陽峽有山九峰曰九
堆子開江自開縣來注于江開縣在劉宋爲
新浦水經江水又東會北集渠注北水出新
浦縣北高梁山分潞南流一百里入

南入于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是也。補
抵雲陽縣西三十里萬戶驛即漢胸忍舊縣
地里志容毋水所出後周改爲雲安水經江
水又東逕胸忍縣故城南劉賓客嘉話錄胸
忍縣也土多此蟲至夜常江畔出其身半
跳于空中而鳴其形胸忍襲向化侯謂請以
水師三千駐此今省

十五日祭南岸武烈公

即桓侯

廟始發舟舟過東

洋子廟基子峽逼浪洶舟人皆呼譟奮力僅
而出險自嘉州至此踰旬未嘗有此險也

手皆閩人蓋閩中投誠安插于蜀者過龍洞

沱四山雜樹丹黃相錯爛若雲錦人家茅屋

蔭映樹間皆有小舩以通往來有大小石城

產靈壽木可爲杖屨抵夔州府治奉節縣都

督陳君太守熊君今陳君皆來陳君與余共

事棘闡閩人也晚入城訪永安宮故址今爲

府學李漢治白帝城在瞿唐峽口永安宮乃

在城西三國志云先主改魚復爲永安仍於

州西七里築永安宮水經注謂宮前距千施

可二里許江山迫澗入峽所無放翁入蜀記

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景德中轉
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者是也
按周移信州治永安宮南則徙城在隋之前
然唐故夔州牧翁謂與白帝城相連引杜詩
白帝夔州各異城爲據方輿勝覽亦云唐時
州理白帝而武侯廟在城西卧龍山上故少
陵詩云猶有西郊諸葛廟云云蓋周隋間曾
移城于此唐又遷治白帝宋景德中又移今
治遂沿至今耳與陳都督登東城樓望八陣
圖時十月水落石出在江岸沙磧中去城僅
數十步煙霧障之不甚了了陳云雖晴霽陣
磧上時有氣若煙霧太守留欽詩史堂堂本
王龜齡先生守郡時因少陵建近十三家之
亂燬于兵太守甫與葦之堂後稍非山麓即
甘后墓僅存元碑一枚夔路儒學教授陳嗣
源按按后卒于南郡章武二年謚皇思夫人
遷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奏言夫人
梓宮在道圍陵將成請追謚曰昭烈皇后與
大行皇帝合葬后之附葬惠陵明甚此墓當
是傳疑今載祀典夜大風

十六日晨太守遺余以小舟同往魚復浦磧上
觀八陣圖所謂六十四陣如棋盤二十四陣
如偃月不甚可辨太守云登高遙望行列宛
然近觀即存髣髴理不可曉按蔡氏云八陣
生于方圓方者坤圓者乾或謂風后因井田
之法以立兵制武侯得之布之魚腹壘或曰
武侯應風后名同實異不可知也都督相待
卧龍山下里許至少陵祠有石碣題唐杜工
部并美游寓處堂三楹祠中有沔陽陳文燭
修祠舊碑宋治平中知州賈昌言常刻少陵
變府詩爲十二碑建中靖國元年運判王遵
又刻朱碑于漢西果園今昆明池水一篇獨
完蓋後人別刻秋興八碑非宋之舊矣此地
在宋爲漕司即少陵漢西宅址連騎而東石
路頗坦迤山上女牆曰子陽城下爲下關城
稍折而南即白帝城二城犬牙相連城枕白
帝山石垣繚繞上極青冥水經注所云白帝
山北緣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
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東傍漢谿即以爲隄
西南臨大江瞰之眩目者也然入蜀記謂

唐開唐故夔州以白帝相連關西門正對瀨
瀨堆則臨瞿唐者當是唐之夔州非白帝矣
羊腸數轉始達絕頂正俯瞿唐兩崖灩澦石
在其西孤峙江面南向爲昭烈廟規製宏麗
明良殿凡五楹中祀昭烈皇帝以武侯關張
配食像設古雅舊傳有山谷題名及元和碑
皆不存正德中行軍右都御史林公俊一碣
記舊有廟祀公孫述林以征藍之役駐軍于
此始廢述祀改創三功祠三功者后土氏江
濱之神漢伏波將軍馬援也乃知此地曾祀
子陽及伏波矣放翁白帝廟詩參差層巔上
邦人祀公孫力戰死社稷宜享廟貌尊丈夫
貴不撓成敗何足論二公持論不同如此亦
各有見祠北即麝香山杜詩注引寰宇記謂
在秭歸縣東南者非東即漢谿源出大昌縣
流經天池清溪南入草堂河曰漢谿水流逕
赤甲白帝二山間逶迤入江又一水出大寧
縣流經郡北威靜山亦南與漢谿會少陵草堂
在其東河以得名蓋東屯故地寰宇記大昌
縣西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道南流爲奉

縣西滾水是也困學記聞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田百許頃稻米爲蜀第一放翁云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滾猶沱浩之類也瞿唐之上兩山夾立北爲赤甲南爲白鹽對江山半有故城基略可辨識隋仄尤甚僧言即古魚復縣漢江關都尉治都督慨然曰古人設險良有深意今若治白帝一夫當關可遏百萬之衆過今治遠矣放翁謂今治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古今人所見略同也四顧江山雄麗緬懷霸圖徘徊憑弔不能去都督開譙祠下秦軍中之樂聲琅琅然與天風江濤相應酒行無算移晷始告別諸君皆騎行送余由山麓出白帝城西門門去江岸直下數十丈余震掉下馬徐步舉少陵白帝城門水雲白低身直下八千尺之句宛然目中余登舟諸君自崖而反舟過灘瀨自江中望之出江面可二十許丈正當瞿唐兩崖之中勢如怒視非尻南首稍非即黃龍灘復有一石宛如研山兩崖各百餘丈豁然中坳是爲峽門酈氏所謂腹豁

峽即瞿唐峽也蓋三峽之首峽程記三峽謂廣溪峽明月峽仙人峽其瞿唐灘瀨皆不與者誤也記又云自蠻江桔栢迤導等江至此凡二百八十江會于峽前實爲蜀江滙處峽口有鐵柱二景定五年守將徐宗武作各六尺四寸貫以鐵絙鎖峽者時江水既落明流紆直白鹽赤甲峰巒交映鑿翠流丹四十里間目不給賞山間紅樹與石色相錯如繡舟人云山黃金也過臺閣子黑石虎鬚灘皆夏秋江漲時最險處今猶湍悍可畏大抵夔峽之山丹碧赭白不一狀其高刺天望若雲霞山趾別有巨石似巨靈初闢斧鑿宛然如跼承夢削壁萬仞環瓏凹凸割其片段皆米家海岳菴中物也峽中風逆晚抵飛纜子泊去巫山縣三十里陳都督遣小舟追送空青石云建昌衛所產十七日五鼓發舟風更逆卯刻抵巫山縣縣在江北緣山爲壩正面巫山吳之建平郡也山形絕肖巫字泊舟即騎登高唐觀觀在城西土山三里許西山用兵于此築堡遏賊荒

涼特甚朝雲之廟略無髣髴其東即陽雲臺
在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百二十丈二山皆
土阜殊乏秀色而古今艷稱之詎不以楚大
夫詞賦重耶二山之間有楚王細腰宮址有
池曰楚王池東行二里許渡小河源亦出大
寧之千頃池至此入江水經之巫溪合聖泉
水南入大江者也溪東一山枕江岸之北與
巫山隔水相望曰瑩篸山山前復有小山其
巔即神女廟舊燬于兵近始構葺屋三楹西
向冠帔儼然頗得婉孌幽靜之態有嘉靖中
范守已碑極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爲
雲華上官夫人嘗命其侍大賢庚辰重律虞
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于人不應緣宋玉
微詞以兒女子褻之按六朝唐人詩多言入
夢之事白樂天刺忠州泝峽未至士人繁知
一先題詩廟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
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俟清
詞時人傳爲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
云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神容豈在猛玉
座幽且閑子由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

壁幾折股丹書玉篆世莫窺示文字相爾
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也舊廟本在今巫峽
中十二峰下去縣東四十里范石湖吳船錄
載之甚晰父老二人爲余言廟址在飛鳳峰
有古碑以江濤洶怒不可繫舟前代始移于
此廟西有琵琶峽相傳其鄉婦女多善吹笛
嫁時諸女子相與吹笛唱竹枝送之陽臺之
南爲南陵山有晉南陵故縣址山凡一百八
盤山谷歌羅驛詩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
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
兄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
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按鬼門關在
夔州東北三十里人鮓甕在歸州四十九渡
水今黔江縣柵山即其處也舟入巫峽鄺注
謂杜宇所鑿者也廼望神女廟陽雲高唐臺
觀帆遠猶見過三分水山益奇麗有神鴉四
五飛逐行舟以肉擲之妙如承蜩飽即歸巖
洞中入蜀記云神女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
舟乾道元年忽不至至今絕無一烏蓋放翁
特未之見也過此即十二峰舟人指似得其

六七縹緲秀拔令人有騷驚駕鶴之想中有
三峰連綴其一修纖如人揚袂而立俗曰美人峰即放翁所謂神女峰最爲纖麗宜爲仙
真所託者也會風急灘迅所謂十二峰者不
及盡矚然陸務觀范至能經此所見亦僅八
九峰耳至萬流驛入湖廣界巫峽之山奇處
與夔峽相埒十二峰娟妙不啻過之晚抵門
扇峽泊舟去巴東三十里

十八日早發過西漢記稱少陵亦嘗居之有草

堂遺址考少陵字籍以大曆二年居夔州漢

蜀道志記

宋

西草堂三年正月去夔有將別巫峽贈南鄉
兄漢西果園詩三月即至江陵秋移公安未
嘗淹留巴東復有西漢之宅蓋土人以山間
之流通江者通呼曰漢漢西名適相類因傳
會耳抵巴東縣湖廣荊州府界縣無城郭茆
屋數十家枕山臨江而居謁寇萊公祠祠在
巴山南麓茅茨陋甚一碑偃仆沙土中拂拭
觀之乃王梅溪先生乾道二年立門人王蒙
書碑已中斷循祠東上有平臺即秋風亭址
柱礎猶在其西白雲亭與公手植二柏久已

化去二亭皆倚巴山之麓中爲壽寧寺寺後
有泉流遶寺門下入于江雖大旱不涸曰相
公溪溪上有石梁曰相公橋萊公所嘗吟眺
處也公在巴東有野水孤舟之句爲人傳誦
然公此中詩尤多佳句如印鑠殘陽後人歸
疊翠陰水穿吟閣過苔遶印床斑衆木侵山
徑寒江逼縣門皆錢郎之選也巴東山水頗
劣自夔巫東下驚心動魄應接不暇至此勝
水殘山不堪著眼而放翁謂白雲亭爲天下
幽奇絕境且云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
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豈山水亦因時
而顯晦耶或云白雲亭在秋風亭北上近白
鹿洞未知孰是午晴無風舟行稍駛過業灘
白浪洶洶一葉之舟飛舞掀簸而下舟人謔
謂水大畏業灘水落畏新灘夏秋之交則篙
師束手商舶裹足險可知矣再過啞灘亦曰
鮑灘即人鮑襲也險與業灘等抵歸州泊舟
灘州城在江北山巔江南有楚臺山上有楚
王臺及舊神歸城址水經江水又東過神
縣之南注謂依山即坂南臨大江即劉備

也蓋今州治歸山水器劣與巴東略似三閭大夫實產是鄉今屈原宅女嬃廟女嬃砧皆在七里宋玉宅放翁入蜀時尚見石刻王龜齡詩城郭舊為夔子國人民多是楚王孫陸務觀詩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何仲默詩古郡山頭數家住客舟江上一燈明竹枝慣聽巴人曲鳥道纔通楚國程荒山寒日江聲怒號獨坐吟此數詩不必猿鳴三聲淚霑裳也午後風大作仍泊拘灘

蜀道難行記

下

十九日五更山行之屈沱謁三閭大夫廟廟負山面江有元至正甲申湖廣儒學提舉黃清老碑碑載唐元和十三年刺史王茂元始創此祠宋元豐三年封清烈公復立廟云登舟三十里過香溪溪出興山縣昭君村水碧如黛南合江流溪上民居數百家頃西山用兵此為諸胥之地過兵書峽半石壁有洞中有石形如卷帙俗謂武侯兵書遙望峽口煙靄明滅蔚蔚萬狀稍近之則驚濤如雪浩洶恐人聲聞數里大石傾墮橫牀水面楚蜀間

第一險也入蜀記謂南白官漕北對龍門謂即注之新崩灘然彼乃在巫峽中大巫之上上去此已二百餘里土人云此本舊灘靖中龍起山崩水勢騰湧因號新灘按放翁已謂新灘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則其由來舊矣遣僕輩移行李由北岸行獨坐舟中看漁人十餘立灘口大石旁截流拋網頃刻得魚數千頭有尺餘者從人往買之不肯受直云斤止三銅錢也灘上人家百餘依巖以居男女皆能背負人可百餘斤自上灘至下灘五里受直亦止三錢耳余由龍門北騎行岸上皆磐石阪互交加累積不可殫形俯看虛舟放溜其疾如箭撒漩而下令人骨慄余先至下灘候行李舊聞地產石燕在井崖寺後今人于澗石中覓之得數十枚雄者頂類螺子雌者形類海蚌殊不似燕也午後始解維入空舸峽即經所謂壅龍注稱宜都楚平二鄰界也秀拔峭絕畧與夔相埒壁上多石洞孔穴玲瓏似仙靈所栖上峽中有馮肝石故又稱馮肝峽峽勢高

天陽景罕曜舟行其中謂已向夕及連峰稍斷忽見日景始悟鄒氏云三峽七百里中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曉月語不妄也歷達洞羊腸虎臂使君諸灘險晚泊屈溪

二十日早過黃牛山謁黃陵廟廟在山麓頗宏麗前祀黃陵之神旁一黃牛舊鐵鑄今易以木後祀諸葛忠武侯侯入蜀于山巖上見神像旌旗始立此廟侯像設是石砮司宣撫女官秦良玉造有崇禎壬申題字登山大川閣望天柱諸峰尋歐公詩刻不可得惟正德

庚辰南太僕少卿西蜀劉瑞所撰黃陵神詩頌詞甚馴雅書學歐陽率更碑額篆書亦妙碑首刻鳥獸形甚奇古祠門石幢一枚刊武侯廟記是近時重刻俗書遙望祠後四峰如屏風狀絕頂上有黃牛昂首北向頭角宛然有一人立牛側如繪画人牛皆有神氣注謂高厓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驗之良然李長庚云色當作石非也自此下黃牛灘歷扇子峽數十里間皆土山截石峰巒森削至蝦蟆碛泉從巖腹洞中流注

蝦蟆口鼻間成水廉下入于江灘珠散玉望之極可愛蝦蟆形尤肖似放翁謂其頭鼻吻領絕類而背脊處尤逼真果然踏江中亂石溯瀑而上從蝦蟆背至洞中水自洞出聲如風雨中有巨石泉匯其下為池清泠沁骨巡覽壁間都無前人題字蓋石質巖疎不任刻畫尤易剝蝕故也循碛左而下衣履盡濕大索舟中瓶盎止得三四盡汲貯之此水水晶列在第四山谷記云泉味亦不極甘冷慰人渴藉自蜀來無佳茗試發之耳順流下西陵峽蜀江之險始此即東來入峽之首也峽口有三遊洞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遷忠州刺史與弟知退偕行元微之自通州司馬遷號州長史遇于夔陵同遊此洞各賦詩二十韻白記其事洞以名焉山谷入黔放翁入蜀皆作記二蘇公嘗侍老泉遊此亦各有詩載集中余發興獨往躡巉巖而上甫行半里舟人云徑久荒翳迫發舟廢然而返昔人謂身到處莫放過固未易言舟出下牢溪望虎牙荆門二山錯峙江上注所稱荆門虎牙楚之

西塞也此下即荆江江源洪澗舒緩達山映帶自入峽七百里重巒疊嶂虧蔽霄漢至此始覺天日清朗杜詩云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歐陽至喜亭記云蜀舟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萬里征人飽歷三巴夔巫之險至此而慰藉可知也午抵彝陵州州古西陵又曰峽州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陸抗城非又云非對彝陵縣故城楚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西陵二十一年燒彝陵是也公孫述拒岑彭陸遜拒昭烈陸抗拒王濬皆以此地爲攻守要害今設重鎮于此城郭雄壯西臨大江實荆岳之門戶泊舟入城訪歐陽公絳雪堂故蹟聞至喜堂記山谷書尚存斷碑數十字在東門民家作砌石語州守以他石易之昔放翁過彝陵時紅梨花已不復有惟公手植雙榘尚存其一今亦化劫灰矣喚小舟橫江而西獨遊西山甘泉寺寺踞土阜頗荒閒崖下有孝婦泉入綠蘿谿注于江按水經注載姜詩江陽人華陽國志亦列江陽士女歐公嘗疑之泉上有祠今廢歸舟候曉手

不即至始解維行十五里野泊二十一日早發次宜都漢武帝所置彝道縣也三國張飛陸遜皆守此爲吳蜀要害唐又以宜都峽州地爲東松州縣治在荆江之東清江自舊施州開蠻界來與江合色如翡翠可愛即水經彝水從佷山縣南東非注之者也城非十里號亭吳人破漢軍處今小有聚落曰虎腦碛張獻忠自荊州入蜀經此復惟袁塔諸賊之亂巷無居人已刻發舟城南里許彝水合江旋清濁劃然十許里過白洋驛驛後有張商英墓午過枝江古羅國亦曰丹陽蜀江至此始分枝爲諸洲有沱水班氏地理志謂江沱出西東入江注上明城非據大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也初治百里洲梁陸法和所居洲上有庾臺即庾子山故宅今爲庾臺寺昔楚懷王客死于秦遷楚葬此時郵置歸併宜都松滋二縣未泊即發午後風大作一葉簸蕩巨浪中前後舟俱相失長年皆巴郡人不識荆江水道面盡土色薄暮風益逆今橈手十餘人

循西岸牽挽更餘始行一二里得泊處去松滋尚遠危坐待曙夜大風不止東坡詩云賦命窮薄輕江潭今乃益信

二十二日風稍息卯刻達松滋縣松滋本楚鳩茲漢景帝時爲高成所謂滄山滄水所出是也亂後闌闌寥落縣今適赴鄂尉深避不出乃自出直備宜都橈手送舟至江陵而余先登宜都兵船以行蓋兵船有橈十枝號內河船視川船較輕疾耳明伍忠襄文定縣人有祠不及謁過松滋渡雀兒尾江面益濶四望莽蕩了無一山與西陵以上迥不侔矣孟松滋詩云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詞杜詩云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欲賦一詩憶此二篇遂閣筆暮抵荊州府治江陵縣泊舟燒雞窪去沙市十里

二十三日入城晤川湖制府蔡少司馬顯齋及分巡止荊南道王副使鳴石郡丞張秀升同年秀升留飲擬以次日束裝陸行趨襄陽荊州故楚郢都漢之南郡古稱用武之國江水逕其城南漢水在其東北又有漕河瀉沮漳

諸水所道即今沙市河杜預傳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是也自六朝爲江左上游都會語謂琵琶多于飯甑措大多于鮑魚唐宋迄明衣冠文物號稱極盛崇禎時流賊亂楚豫間蹂躪最酷先是張獻忠詐陷襄陽襄王遇害督師閣部楊嗣昌自裁賊遂長驅陷荊俘民入蜀繼此西山賊號十三家盤踞鄖夔間峽路不通者二十載康熙三年合秦楚蜀兵三路大舉賊始勦除峽路復通而荆之涓敵極矣曩故明世宗朝先曾祖大司徒公起家荊州府推官神宗時復自順天府尹填撫三楚天啓丁卯歲惠王之國荊州先祖方伯公實以儀郎充副使緬懷往事今昔之感深矣夜宿館驛

二十四日早赴鳴石招歸館遣重慶舟及夔州兵還蜀作書謝陳都督午後赴制府之招問張文忠居正祠堂已毀惠王故宮本五代高氏所築子城明初湘獻王居之號湘城及惠王就國復居之更號惠城今亦爲瓦礫矣二十五日早發騎行江陵城北十五里即荆門

州界桐塋黃那白葦十月申木禁盡脫此去
彝陵二三百里峽中尚未搖落而此間風物
已如此暮抵建陽驛

二十六日五更大寒早行午至荆門州安陸府
界漢臨沮當陽編都三縣地隋之長林也城
在陂陀之下兵民錯居順治初設重鎮于此
扼荆襄之衝以備西山寇盜賊平後移鎮彝
陵改設遊擊一員駐此會日暮州守與州將
高宴醉甚余不得已先騎而行更餘抵小南
橋諸從人三鼓始至云州北十里遇虎衆列

炬譟逐久之乃去館人云此地至宜城最多
虎害日暮無敢行者朱陸子靜先生曾治此
州有祠廢爲馬廐頃聞道州守某以周茂叔
先生後裔通賦輒至濂溪祠堂械繫神像則
象山祠之廢宜也楚絕書云州東南有內方
山楚故略云內方山在漢川縣西五十里禹
貢內方至于大別即此蔡注云內方山在荆
門軍長林縣誤山名偶同耳

二十七日騎行盡日行童阜犖确中荆門望
陂陀高處西望漢江在三十里外鍾祥漢江

二縣界也楚絕云漢水經州東非過新城沙
洋非有象河官堰河南泉溫泉蒙泉惠泉藻
湖脯抵麗陽驛

二十八日曉發荒原寒燒徧野黑墳土人云地
荒多虎燒野以便行人耳宋玉墓在宜城南
三里明都御史路迎撰碑按縣注宜城城
南有宋玉宅玉邑人渚宮故事庾信因侯景
之亂自建康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非
三里今歸州亦有宋玉宅實宜人也抵宜城
縣縣古郢地隸襄陽府地里志所謂故鄢史
記楚昭王畏吳非徙都郢頃襄王十六年與
秦昭王好會于鄢是也山川頑劣而多產才
士宋玉王逸段成式皆生其地今叔師故宅
在城南故宜城西柯古吾鄉臨淄人又云梁
鄒人其父文昌封鄒平郡公今鄒平有地曰
段橋傳爲文昌舊居而宜城有木香村亦云
段氏故宅所未詳也又唐處士王士源藻思
清遠深鑒文理常造亢倉子九篇撰孟浩然
詩序其文清綺如魏晉間人亦宜產

二十九日五更早發過杜康臺下有井曰杜康

井城非十五里過黃叔度墓有明督學徐拭
撰碑自此傍漢江行青山白雲風帆沙鳥頗
極曠莽之觀江濱驛路坦夷村墟相接由宜
達襄陽百里間東漢時刺史二千石凡數十
人米輪相望號冠蓋里江東數峰秀色欲滴
問與人知是鹿門蘇嶺諸山龐德公孟浩然
皮襲美隱居山下有魚梁洲亦曰鹿灘即龐
德公司馬德操望衡對宇處也上有鹿門龐
居二寺以龐居士得名峴山在江岸西北羣
峰迤邐北趨郡郭習池在南麓一水泓然下

荆道縣志卷下

早

布文石翠鑒毛髮濺珠浮水面與吾郡酌突
珍珠金線諸泉相似池方廣畝許稍東復有
一池才如半規流出院外北滙為小潭復伏
流而南為溪由鳳皇亭下注漢江至今襄陽
太守例以三月三日禊飲于此池後觀音閣
即古谷隱寺復非三里許為羊太傅祠門外
瀕江有碑明世廟南巡遣駙馬都尉鄔景和
諭祭文也祠門下刻晉碑所謂墮淚碑也襄
陽耆舊傳謂李興初撰梁大同十年改立後
碑劉之遴撰劉靈正書祠中石幢一枚刻宋

慶曆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劉子及尚書工
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事王洙原叔重
建羊侯祠廟詩和者范文正公○端明殿學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充集賢
殿修撰知河陽軍事李淑○尚書屯田員外
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提點河東路刑獄
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去惑○太常博士孫抗
○大理寺丞韋不伐○給事中知蔡州事吳
育○太子府率致仕李康伯○大理評通判
蔡州事劉敞原文稱○匠作監丞通判襄州事
賈黯○河陽節度推官裴昱○滄州觀察推
官馬雲○均州鄖鄉縣尉黃通○守宜城縣
今連庠又宋人題名備錄于此○天章閣待
制知郡事劉元瑜新保州倅虞部郎中路綸
郡倅比部外郎朱适都巡檢崇班王世良長
林今何昇穀城今張唐英襄陽尉李旭同遊
峴山置酒賦詩嘉祐六年辛丑十月四月竹
山今權襄陽縣安宗與奉命書○黃堯允元
之提刑湖南石璘子文奉使襄廣胡宗同
失別于峴山之亭元豐庚申仲冬癸巳宗

謹令男義脩題○太守孫頤景脩同湖南運使苗特中子居運判唐義問君益遊此熙寧丙辰仲春十一日○范準夫以檄覆檢襄陽邂逅李子昂蔡昌期同宿鹿門別院次早再登此崇寧壬午仲春初三日○吳周卿趙德麟趙君度謝公定魏道輔魏承老同來庚辰二月六日○郡太守岑巖起飲餞前熙帥鍾弱翁于此吳周臣趙德麟魏道輔李方叔俱至元符元年六月十日○畢之進代歸賀君儀趙德麟李仲益馬汝楫董君序魏道輔周共叔同餞紹聖丁丑二月五日○右題名七則字畫端勁大者方圓徑寸小者殺其半非俗書也道士俗人不解實惜語今作一欄楮護之情然不應將來恐漸就湮沒恨匆匆不及摹搨也祠在峴山東麓下俯漢水非即峴首有亭會日暮將渡漢之樊城竟不及登峴西北十里爲萬山山下有潭杜元凱沈碑處孟詩神女昔解珮傳聞于此山蓋解珮者亦在其下矣漢水自嶓冢來經漢中鄖陽二郡至此水經漢水又東過襄陽北又東合沔溪

水蓋漾水沔水漢水滄水水經東漢一水隨地易名南至江夏沙羨水經入于江經所謂沔水與江合流是也余以閏七月渡沔過嶓冢實東漢發源處今行萬里下三峽復與沔水相見未免有情而余行役之久可知矣漢水新綠可愛古稱如鴨頭信然江北岸即樊城仲山甫所封國漢昭烈帝依景升時屯此經云沔水又逕平魯城南者也樊與襄陽隔水相望實爲南雍屏蔽盛時爲吳楚大賈輻輳之所酒樓歌館鱗次十餘里自關獻二逆相繼陷襄皆先據樊由白馬洞南渡數年來沔移稍歸居人尚數千家祿襄陽府治襄陽縣三十日風寒發樊城午後渡白水水經之沔水也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山海經作支離之山南過新野縣西下入于沔經所謂沔水從北來注之注云宛口者也水中多沙洲羣雁翔集嘹唳動人西即湍水經謂出酈縣北芬山至新野縣東入于沔注云東分爲鄧氏陂漢太傅禹故宅也騎行更餘始抵新野隸河南南陽府有漢光武昭烈二帝廟城南花陂陰麗華故居

城內有古城號曰于城昭烈屯新野時築

十一月初一日發新野縣過樂廣故里所謂樂

宅成也清河旁白水村有巨碑三一書漢光

武皇帝故里一書白水村一書貴人鄉考白

水鄉在章陵乃今棗陽縣地幕抵林木驛即

小長安城光武為甄阜所敗處

初二日早過古三公廢城竝消河東岸行卧龍

岡在西岸松栢鬱然樓觀頗壯土人云河湍

急無舟梁遂不果渡按襄陽城西有隆中山

為忠武躬耕處習鑿齒云武侯家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又酈注稱檀谿之陽

有崔州平徐元直故居檀谿與隆中皆在襄

陽城西二人與武侯為友故知襄陽之隆中

為近也又七里渡清水次南陽府治南陽縣

郭外望見紫山注謂梅谿水出紫山逕百里

奚故宅其東北一山突起單椒傑立如吾鄉

華不注曰獨山有召杜元凱三公祠再渡清

水暮抵博望驛漢武元光六年封張騫為侯

國劉表遣昭烈拒夏侯惇于博望燒屯偽遁

因伏兵大破之即此地

初三日午次裕州城南過漢廷尉張釋之祠墓

裕州漢地理志之堵陽酈注所謂赭陽也明

末賊踞此十年焚掠甚于他邑至今田在草

間戶口不滿千餘蓋中州最凋敝之地出郭

東北望諸峰翠浮眉睫曰方城山曰小武當

曰蘭香巖傳是杜蘭香仙處過板倒井謁光

武廟廟中二桐樹數百年物枯已久順治丁

酉忽葱鬱如故又老松二株凌霄纏其上亦

數百年物也井水深碧亭覆其上水自亭下

石磴側出溉稻田數十頃父老傳是光武駐

師遺蹟暮抵龍泉店

初四日早行望黃城山注稱南陽葉方城邑西

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子路問

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皆此地其

西南西唐山有石門漢高鳳唐元丹丘隱處

昆木出焉過葉縣舊城城中有光武廟沈諸

梁王喬祠又有黃山谷祠山谷常作尉于此

今惟光武祠存規模尚頗鉅麗渡醴水又二

十里渡昆水次葉縣葉漢昆陽唐仙鳧縣也

城北臨漢水漢世祖破王尋王邑會大雷風

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戰東坡昆陽城賦所謂
屠百萬于斯須曠千古而一快者千年而下
爲之神王水經云潢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
山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注潢水東逕西
不羹亭南于定陵城北東入汝班志襄陽有
西不羹

初五日五更早發過汝潢注云寄額城西非潢
水出焉世亦謂之大灑水漬者汝別也再過
湛水京相璠曰昆陽非蒲城有湛水按裕州
南水皆趨消以達于漢自葉縣諸水如潢如

卷下

吳

醴如昆如湛皆趨汝潁以達淮泗注謂湛水
出犍縣北魚齒山東入汝出河內軹縣又云汝
水又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唐山汝水
又東得醴口水水出南陽雒衡山二十里過
首山史記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于湖莊子
黃帝登具茨訪大騶命駕于襄之野七聖皆
迷即此迤西爲今武山土人謂楚將軍景差
與秦戰歿于此山椒有祠考史記楚懷王二
十九年秦復攻楚殺將軍景缺又考烈王六
年秦圍邯鄲趙告急于楚楚遣將軍景陽救

趙無差名而差與宋玉唐勒皆屈平弟子號
工詞賦或謂招魂是其所作亦不云爲將軍
此祠闕疑可焉又五里過汝水次襄城縣隸
開封府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
山注謂出魯陽縣大孟山黃柏谷又東南逕
襄城縣故城南說苑云襄城王衣翠衣帶玉
劍履竊舄倚徙于流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
而悅之拜謁曰臣願把君之手可乎襄城君
不悅莊辛曰君不聞鄂君子皙感越人之歌
乎襄城君乃奉手而進之即是水也襄古汜
地周叔帶之亂鄭納襄王于汜城因以名城
據汝潁要害爲南北必爭之地明末李自成
破襄與總兵官左良玉相拒鄆城督師兵部
侍郎汪公喬年以三鎮兵出關由汴縣趨此
欲與良玉夾擊甫入城賊卒薄城下三總兵
官賀某鄭某牛某不戰潰而西去公獨與襄
人堅守城陷罵賊死今襄人春秋祀之北門
外渡潁水經云潁水出潁川少室山注云潁
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崇丘城南故
汾丘城在襄城縣之東北也今地曰潁橋有

穎考叔冢其北有鄭莊公城大隧遺蹟二十里過李元禮墓晡抵閭寨保

初六日五更早行辰刻次禹州州治西北羣峰

蜿蜒遙連嵩少城負其陽望之在煙靄中禹

本鈞州以明神宗廟諱改今名古陽翟禹初

封也春秋鄭之櫟邑漢潁川郡治兩漢以來

爲名士淵藪非朱時名臣尤衆有如田況田

畫孫甫崔鷗之屬明時馬端肅公身都將相

爲一代偉人蓋嵩洛之會也食畢即發東門

過清潁亭下臨潁水水經潁水又東南過陽

翟縣北班志云東至下蔡入淮行千五百里

涉潁而北單椒杏嶂不可殫名最奇者曰九

山曰具茨曰空同空同先生李夢陽葬于此

山明末寇亂盜發其藏非平人韓鼎業斂其

骸骨封樹之世多其義過黃臺黃次公祠涉

潁水水經出密縣大騶山注即具茨東南入潁暮

抵新鄭縣城南五十里過周世宗陵三十里

過裴胥公墓里許涉洧水經云洧水出密縣

西南馬領山注亦云出潁川又東過鄭縣南注洧

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而流逕鄭城南其上

即子產以乘輿濟人處縣故軫轅有熊氏

鄭滅鄆徙居此曰新鄭君乙二十一年韓

侯滅鄭復徙居之所云鄆居陽鄭之間食漆

洧焉漆水亦出密縣東南流至新鄭城西北

與洧合班志云洧水東南至長平入潁行五

百里也縣爲高文襄拱故里宋名臣王沂公

魯簡肅公歐陽文忠公呂正獻公皆葬于此

蓋潁川在宋時爲近畿卿相多賜葬地他如

范蜀公葬襄城楊文公蔡文忠公晏元獻公

宋元獻公兄弟皆葬禹州不歸葬也

初七次鄭州唐榮陽郡宋奉寧軍靖康中置

四輔之一也周初封管叔于此今城井二里

有管城其東六里曰郊城楚子敗荀林父處

昔鄆之戰郭季在軍而無救于敗郊之戰士

會在軍而僅能自全軍今不統于元帥而能

勝敵者寡矣宋藝祖賜曹彬劍曰副將以下

不用命者斬真古今命將之良法也州有鄭

水京索二水入之宿榮澤縣

初八日發榮澤禹貢榮波既豬注云沈水溢出

河爲澤今塞爲干地榮陽民猶謂其地爲榮

澤在縣東至伯厚詩地理考歸今新鄉縣
縣也春秋衛及狄戰于榮澤即此地西南有
陂城殷仲丁遷都于陂括地志曰即榮陽故
城周宣王狩于圃田及于敖山作車攻之詩
項羽圍漢高亭榮陽紀信誑楚皆是其處今
有信祠廣武山在縣西境有東西廣武二城
鄴注漢明帝時議治汴渠樂浪人王景築堤
起榮陽東至于乘海口千有餘里所謂金堤
也渡河宿新鄉縣

蜀道驛程記卷下

弟士驤

男啓濤

啓沅

啓沂

孫男兆鄮全較

蜀道驛程記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懽錄已著錄康熙壬子士
禛爲四川鄉試正考官記其來往所經上卷自京
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河南新鄉縣止蓋士禛是
年於新鄉聞訃旋里未及還京故也中多辨證古
事較士禛他行記頗爲精核蓋他行記一時筆錄
此則越二十年至康熙辛未始補成之檢閱修改
歷時既久考訂自爲詳密耳

南來志一卷

〔清〕王士禛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來志一

卷》提要

南來志序

康熙二十三年

皇上東巡狩登泰山詣關里祠先師孔子分遣

諸大臣循行天下祭名山大川王阮亭先生

以宮詹有事南海典禮崇重載筆以從自桑

乾河迄扶胥口道路迂久歷經歲時並次其

南行之事而志以成余讀之喟然曰先生之

志其規之太史而庶幾乎自昔記事之工莫

過於司馬遷其為法也孤以峭紆折以秀隱

而出之以為文大抵取法於屈原者也原之

傳曰其志潔其稱物芳余觀太史公雖片辭

隻字各殫其精非潔之至烏能若是故嘗以

為史記得離騷之深者迨柳宗元能於太史

致其潔諸記為勝而其後無聞焉蓋所謂致

其潔也言之若易易而造乎此者鮮矣今先

生傳車所過几郡邑名蹟以次簡括自非條

至南條諸水具疏其源委即桑欽鄴道元無

以過之至於綴拾情事不煩不支而朗朗如

目觀嘻文之潔也乃至是乎余嘗歎司馬談

以不得從祀泰山為恨至其子遷數從巡幸

而所論次祇利官俟望之事君子以為陋也
而非之且司馬嘗自以為廣游覽極天下之
勝今先生先後奉使西至蜀南至粵而又當
聖世膺盛典以所為文追而較之較太史為愈矣
先生久以詩文倡導於世所著述不獨志而
或僅以此規規焉不過歟余故援其榮特舉
太史以序之凡古人之以行役而有記者自
李習之來南錄歐陽永叔于役志以還甚眾
而或繁簡失其中非所語於先生也是以不
具論史官太倉黃與堅序

南來志序

上

南來志序

自昔南行而有記載者始於陸賈自賈至越越之
山川艸木多所知名其言有曰羅浮山頂有湖環
以嘉植羅浮之名蓋自賈始言之賈善著書新語
十三篇務引其君於道論者謂賈實祚漢功不在
三傑之下蓋非漢初諸儒所及也南中行紀惜也
闕逸不傳自漢至今千餘年宮詹學士王阮亭先
生始出而補之斯南越之幸然非惟南越之幸而
已也先生之至越也亦以奉使扶胥之口有南海
祠焉先生肅珪幣祭告蓋自京師至此從北極之
高至于南極之下所見天之文地之理山水之情
狀八千里中亦已盡一天下之大槩矣筆之為書
雖志也而道寓焉今夫道大而天地小而山水人
見之以為器而已耳豈知形而下即形而上故實
其下而上見焉言其器而道見焉八卦為志之始
志為八卦之終皆從仰觀俯察而得之先生斯志
小大畢舉事物雜陳使知道者得其精微不知道
者得其華藻豈非猶夫人之紀載也行將以之入
告其為功未必後於賈之於漢吾故曰非惟南越
之幸也番禺周大均序

南來志序

乙丑孟夏舟經英德與友人立船頭眺望山水壁谷竟日不少休息會心處雖風雨不之顧間可至止者則維舟就之或風便不及泊則牽纜盪小艇反其處興盡而止肩輿度梅嶺徒步行長松下十里許一日過端州與友人攜酒食游七星巖坐絕頂閒慨然論天下之士有遇不遇亦如山水之顯伏或傳或不傳不能皆同天地河嶽以不朽者是誰爲之也於是笑謂客曰山水巖壑之幽奇清秀非州野貧賤之士不能採取夫嶽瀆名山川歲時受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祀者富貴顯達者也一丘一壑之勝足以怡人之情不得與河嶽流峙者貧賤者也或生僻壤之地樵牧牛羊之所雜沓而終不得遊人之偶及不自見其長而深藏若虛待訪而得之者然後見其中之有天地日月花石竹木龍虎禽魚之不同此隱逸者之逃名絕世者也士君子胸中有五岳不平之氣者亦如是翌日官端王公以祀南海事竣次端州遊七星巖乘月來歸此富貴顯達而得草莽貧士之風味者也嗟夫古者天下寧讓公卿大夫承命祀山川者采風問

俗歸報天子如是焉止矣公之來粵也舟車所至與山林草莽之士敦握手之歡一若相忘于富貴貧賤而山水巖穴之可登眺者遊覽殆盡豈以粵地僻壤處烟瘴之鄉雖有名山水不得達于天下公故欲傳而顯之邪抑山水之顯不顯與士之傳不傳皆時與命爲之也此公所以瀟灑歎息而故使之傳與顯也公歸之日出南行志示微曰子其何言微曰山水文章公所自有者也即以微與友人之相品論者以質之公公曰書之易堂後學魏世微謹序

南來志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辛亥

上東巡狩祭岱宗謁

先師闕里先期布告中外遣官祭岳鎮海瀆之

神禮官列名上請十一月初五日丙寅得

旨遣戶部侍郎郭爾多祭告嵩山北海淮濟二瀆

工部侍郎金汝祥衡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牛鈕華山西鎮吳嶽江瀆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范承勲長白山北鎮醫無間通政使

南來志

司通政使王守才恒山中鎮霍太山西海河

瀆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曰溫東鎮沂

山東海兵部督捕左理事官鄭重南鎮會稽

山余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有事南海十三日甲戌集禮部頒領香帛祭

文十七日己酉從姪中書舍人格沃以家累

東歸

十九日庚辰發京師慈谿姜宸英西溟門人盛

禮部符升郭襄圖吳雯洪昇衛台瑞周在浚

惠周惕湯右曾朱載震查嗣璉查昇張雲章

漢陽姪戡等三十餘人餞彰義門外孫寶琦

孝堪及同鄉翰林諸公國子監舊僚屬十八

人各設祖帳踰亭午始發過盧溝渡桑乾水

古盧畢也晚次良鄉縣鄭司馬山公先至金

陵詩老余懷澹心亦至

二十日過琉璃河古聖水晚次涿州渡涿水

二十一日午過北新城縣遇行在進魚

慈壽宮者發新城十里間警返

二十二日雪過白溝河遇都諫黃渭弟綱紀之

僕知以十月望日發廣州家人至得猶子啓

南來志

涖兒子啓訪來迎家累消息晚次雄縣

二十三日早發堤行二十里積雪四照望淀中

烟樹如畫雄即公孫瓚易京漢末童謡云燕

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今稱趙北口

以此此間九十九淀易渚池濡滌諸水所會

燕趙巨浸也午過鄭州大霧始解晚次任丘

縣縣令鄧君文源來

二十四日病鄧君館予李氏東園園有關宜達

眺冬暄雪霽松竹鬱然澹心舍余邸主人李

君經垓來談縣人邊大綬發闖賊祖墓本末

李曾祖大司馬次溪翁先曾祖大司徒同年也

二十五日交河曹童子紳來謁修弟子禮

二十六日病稍愈連日晴霽氣暖如仲春李君

見其四子鈇鉞鏃出示司馬公花馬池詩

二十七日陰發任丘晚次河間府

二十八日微雪近午雪止過獻縣南渡濁漳水

晚次交河縣富莊驛

二十九日夜雪曉霽川原皓然風色寒冽午過

阜城縣晚次景州

南李

手

三十日風寒發景州午次德州渡衛河入山東

境州中故人李工部浹霖瞻李知縣源星來

田編修需雨來盧知縣道悅喜臣羅主事遶

旣枚來子姪輩以家累候于此晚過山公澹

心置酒

十二月初一日壬辰山公澹心早發過別取道

泰山余取道兗州陳副使洪諫覺菴馮舍人

廷樾大木來二李田馮邀飯脯出城遇李編

修濤紫瀾立馬一話別去田以典試河南李

以請假肯初歸燈下作家書寄家仲兄兒子

啓凍

初二日子姪輩以家累行取道平原于西南行

晚次恩縣宋貝州詢縣無文潞公專祠非禮

經意宜作祠祀潞公以明公鎬王總管信配

食此良有司事也

初三日太風寒甚渡屯氏河古馬頰九河之一

晚次高唐州

初四日早發午次荏平縣大人以諸猶子啓

澤啓沆啓溶啓涓啓濬待于此遠離九載微

察容顏肌膚皆減昔時中心忤忤然歸思益

南李

四

切從姪宜繩宜純來允宜自東昌來哺入城

拜故都諫北山兄家祠瞻遺像不禁流涕宜

繩兄弟留飯

御書堂

初五日侍大人遣諸猶子往展北山墓宜繩

兄弟留諸子飯怡園荏爲魯仲連馬周故里

城北有魯連馬令二村

初六日拜別大人啓溶隨子南行渡大清河

晚次東阿縣縣令李經邦來前龍泉今談今

吏部尚書鄒園李公督浙時戰功甚悉房遜

士嵩遺于文定公筆塵東阿城北黃山魚山
諸峰環抱濟水橫貫之狼溪水流兩城間北
注濟山水甲諸邑

初七日大雪城南磻破諸山迤邐掩覆松篁錯
落過文定公墓道午後望嶺尾黃華諸山過
峴山漢東平王蒼墓謁卅子祠晚次東平州
唐宋鄆州也得山公遺石通政消息

初八日大風雪州南渡坎河汶水支流東平地
沮洳上受岱西諸山之水有安山小洞庭諸
湖曠渡汶水次汶上縣古中都有南旺蜀山

諸湖假館路君松年其祖按察帶河翁先祖
方伯同年是日爲東亭兄生日夜挑燈讀漢
書憲王傳至肅宗幸東平數語爲之泣下太
雪竟夜

初九日雪霽午渡洸水亦汶支流晚次兗州府
滋陽縣舊名滋陽縣今高其任來示其父贈
太僕弔殉節錄告諱天爵建昌知府死閩逆
之難充教授長山王桐伯來附家書

初十日早發過故魯王宮址南渡泗水石橋峴
巉如青龍見水上過蓼水渡白馬河二水皆

西南流入泗午食鄆縣謁述聖書院次謁亞
聖廟松楸皆千百年物出郭竝嶧山行林壑
積雪如米家硯山夜次界河驛

十一日渡沙河午過滕縣渡漕水東南有孤貽
山城孫乾使郭敗處渡薛河望薛城有靖郭
君墓渡洳河諸水皆西南流入泗晚次臨城
驛

十二日並昭陽湖行湖介滕嶧間多蒲蓮魚蚌
之產周迴數百里上達任城微山在湖中亦
曰微子之山午渡運河次利國驛入江南境

宋吳居厚置利國監鐵冶引沂沭二水通汶
泗即此徐志訛謂蘇公所開汚蟻大賢不可
不正

十三日渡荊山口水勢如江湖渡河次徐州河
水甚厲黃樓在東城隅坡公詩黃樓高十丈
下建五丈旗形勝宛然

十四日早登龍山放鶴亭西所黃茅岡有石刻
蘇公詩手蹟有蘇公石床有祠祀蘇公及韓
文公楊龜山陳后山北望小山有樓櫓曰戲
馬臺宋武帝九日送孔令處午食桃山驛有

岳忠武祠晚次夾溝驛

十五日過符離故城渡濉水次宿州門人知州

高其佩守備梁嘉植來云方開濉水故道至

古新縣入淮以通商旅晤錢塘故人吳儻一

舒鳧是夕梁君置酒高太僕子滋陽令之弟

十六日宿州東門道有長堤古隋堤也午食大

店驛晚次任橋

十七日食固鎮驛渡濬河解河二水皆東流入

淮晚次王莊驛

十八日食三鋪晚渡淮水次臨淮縣淮與東西

二濠水會處亦曰濠梁

二十九日始見稻畦午食紅心驛晚次定遠縣縣

有故靖南侯黃公祠公明末鎮此縣有功德

于民

二十日自定遠南入合肥界田間皆陂塘食張

橋晚次護城驛

二十一日過廢梁縣濠水所出有鮑明遠讀書

臺午食店垵驛晚渡以肥水次廬州府合肥縣

造故禮部尚書端毅龔公第拜遺像

二十二日渡派河食派河驛肥水有二派一東

流經合肥縣南入巢湖一西北流出壽春入
淮此其西派也過桃城渡桃溪水水亦入巢
湖晚次舒城縣

二十三日渡南溪過李伯時墓食梅心驛驛南
龍眠鹿起諸山連接不窮松櫟冬青烏柏楓
香諸木被滿山麓溪流曲折樹間時見時隱
過石漱而怒輟雷噴雪不知處所晚渡桐溪
次桐城縣翰林張學士英敦復來別京師三
年矣教諭門人王立極來

二十四日吳學憲子雲五厓姚楚雄文燮明壺

陳兵部焯紫菴馬編修教思嚴冲程舍人仕

松臯來雨中過黟菴濠亭巨竹千挺有亭冠

岑坐見投子龍眠諸山過明壺竹葉亭午食

五厓餘慶堂五厓自中州歸病尚未瘳食後

過嚴冲晚過敦復學士新齋循山麓詰屈上

軒砌紅梅數株已放最高處有竹圃張燈置

酒明壺亦至出畫幃及送行詩恭親

上在金陵賜學士

御製古北口詩二公談龍眠山居之樂今人神爽

飛越

二十五日兩王立極約同學工過畔壺別墅有
山負南城陟陀而上爲亦園稍上爲泳園圍
以竹勝有軒臨水曰碧淙其上有小溪石梁
架之臨淙置酒聞急雪洒萬竹中開窓視之
隔水石上積已寸許漏下入城

二十六日發桐城望盛唐山漢武作盛唐之歌
者也渡掛車河見瀑布王立極別歸次陶冲
驛夜大雪

二十七日冒雪行諸峰出沒雲霧中丹楓烏桕
石流百折至沙河以舟濟上流有釣魚寺午

食唐婆嶺自此峻阪相屬屢有登頓雪中望
見前人魚貫上下登阪四屬萬樹如蒼溪流
經緯之阪盡渡陶羊河過青口驛夾道皆竹
圍再渡皖水曰後河晚次瀟山縣夜大風雪
有聲

二十八日雪渡瀟水曰前河西北望瀟山橫絕
雲表圖經稱山高七千二十丈史記所謂登
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漢武所封也城北
十五里有山谷寺三祖道場食小池驛驛前
北羣山連亘深坳淺凸烟雲縹緲過楓香道

雪益急晚抵龍山渡河蒙山雪麓長橋流瀟
居然雪浦待渡圖也次太湖縣

二十九日雪逕棠梨宮謁張睢陽廟食宿松縣
楓香驛晚次亭前驛亦名太子驛相傳梁昭
明生于此入湖廣黃梅縣界是夕歲除誦唐
人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身之句宛如目前
夜大風雪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辛酉朔晨起拜

闕次通拜 家大人遂行謁東山五祖道場山下
有亭額曰天下祖庭宋英宗御書踏雪歷石

磴可八九盤夾道松萬株下臨絕壑曰引路
松稍上有橋跨兩澗之間曰石梁渡西上得
天王殿拾級上爲毘盧閣爲真身殿有縣人
瞿甲所題栽松後身擘窠書甚奇古禮五祖
真身東循石級三折而上皆長松巨竹有三
石鼎峙如圉上爲授法洞洞唇外拓中有五
祖童子像祖冉來得法四祖當在破額山不
應在此山巔有法雨塔唐上元間賜名有白
蓮池產白蓮相傳五祖手植憇天澤禪人方
丈下觀岡禪師塔塔院前竹巨者兩園下山

十里間木多松杉楓柞樟林冬青草多蘭蓀
鳥多鸛眉錦雞竹雞翡翠山下村落多梅
花過兩河口哺次黃梅縣

初二日晨出西郭過東禪寺謁四祖五祖六祖
像四祖道場在廣濟破額山距東山四十里
而近殿側竹園即檀臘故蹟有六祖墜腰石
二十里過濯港蓮湖堤行食孔壠驛渡小江
彌望沮洳哺大雪更餘大清江鎮

初三日大風雪渡江中流見江豚出沒至琵琶
亭東登岸次九江府德化縣入江西境宿舊
南平
推部署晚登江亭雪甚舟皆不行

初四日雪止早發南郭望甘棠湖唐李渤遺蹟
八里過周元公墓道有濂溪書院久廢越濂
溪港而南蓮花錦繡雙劍諸峰卓立雲表過
太平宮午餐東林寺寺外即虎溪穿林漱石
響甚清澈入寺有塘謝康樂白蓮池也稍北
爲神運殿壁有李北海虞道園二碑李碑下
方有米芾蔣之奇題字元延祐重刻後爲達
公影堂旁列十八高賢像衣冠甚古王文成
公題壁以木函藏堂中宗雷禪人導登閣謁

文殊金像阿育王所造臨佩督廣州得之海
上東晉物也閣前西域羅漢松二亦奇古影
堂西偏爲三笑堂下臨石澗版上畫三笑圖
東壁見故友徐夜東癡三詩蓋癸亥歲赴德
安所題遂成絕筆過西林寺不及入渡虎溪
橋望香爐峰南山雲氣去人咫尺自龍眠至
潯陽雨雪連旬始見返照晚次通達驛

初五日通圓通寺晤果菴禪人寺在石耳峰下
有歐亭蘇亭皆廢有宋政和三年尚書省牒
寺南即陶靖節墓午餐馬廐橫古柴桑地次

德安縣

初六日過甘露庵自渡潯陽不見竹菴前後巨
竹數百挺上摩雲日午餐建昌縣渡脩水望
雲居山唐道膺禪師道場過喚渡亭亭以白
傅詩得名有白詩石刻堤行二里人家種竹
爲藩籬雞聲人語皆在竹中晚次上繚津
初七日入日渡繚水午餐慈姑張文端公祠渡
章江次南昌府泊滕王閣下閣再燬于火覽
入城巡撫中丞潘臬諸君來

初八日過東湖昔故人陳允衡伯璣自金陵歸

居三洲蔬圃之側今數椽不知屬誰何矣
召醫

初九日過鐵柱宮登舟同年過食事煊默生門
人劉工部長發同年子劉進士凡姚生炳坤
寧都故人曾燦青墓前後來劉以主試廣東
歸贖乘小舟往石亭寺寺有鈞天閣與滕閣
相望眺西山俯江清夕陽明滅帆檣出沒佳
境也閣下有韋公像祀唐武陽公丹杜牧之
奉詔撰丹碑今不存

初十日舟發南昌過生米潭阻風野泊

十一日風便過市汊見梅花午後阻淺晚過龍

山曲江亭不登山下有金花潭宋元祐太后
投金花祈風于此次豐城縣江右壯縣也泊
劍江驛

十二日過苦竹洲始聞雁皆北飛贖次樟樹鎮
臨江府清江縣地王化成公誓師處也岸有
惠烈王祠碑云神叅姓諱友接吳錄友新淦
人為功曹書諫諸葛恪北伐後為孫峻所忌
發病死

十三日風便早發過新淦縣縣東二里許東山

有宋劉次莊戲魚堂常幕刻閣帖置堂中
淦上下兩岸皆單椒複嶺橋林竹洲晚次仁
和野泊

十四日舟行多淺阻踰午抵峽江縣古巴丘城
堞半出山上其東南為玉笥山道書第六洞
天晚次黃金江口野泊見新月

十五日晨微雨乘小舟登釣魚臺片石俯江均
窪呀突臺後小山為故都御史謚忠肅李公
墓道公諱邦華先方伯萬曆甲辰同年明末
殉節午晴過龍洲岸上菜花已黃晚次三角

鎮

十六日過吉水縣縣城負東山面文江山水明
秀自宋及明大儒接踵道學節義為西江之
冠縣東仁文書院鄒忠介公講學地天啓毀
于逆璫崇禎間知縣沈中柱修復順治末再
毀于知縣張象燦吾友施侍讀閻章愚山為
湖西道下令修復會去官不果阻風墨潭夜
過白鷺洲洲上舊有書院宋江文忠公初建
有理宗御書順治庚子辛丑間愚山修復講
學其中又初祠祀羅鄒諸先生甲寅用兵後

盜據廬陵二載復化劫以失夫吉安磨厝

縣

十七日易小舟便濞行廬陵城外多塹壘城南

神岡即昨官軍與賊戰處東望青原山唐行

思禪師道場過張家渡東南望見香城山宋

胡忠簡公家于此連日喧甚更袂衣午後陰

始聞雷夜次表金渡野泊雨

十八日風便早抵泰和縣城郭不二里彌望榛

莽過蕭氏春浮園園已改法乳菴僧舍殊草

草舍後一橋跨溪水叢桂數株連蜷而已經

南來本

幸

王文端公祠祠側白鶴觀舊有南唐徐鉉碑

午後微雨驟寒夜次百嘉村

十九日早發過萬安縣縣南諸山迥合高出雲

際惶恐灘爲諸灘首過縣津漂神大夢小夢

凡五灘大夢最險怪石錯互激湍怒飛舟魚

貫而上晚次皂口謁神祠宋元祐太后所封

剛應侯也以故總河尚書朱公配食公諱之

錫義烏人治河多惠政人傳其歿爲神前總

河王中丞請爲立祠格于部議今江河諸祠

廟多祀之夜風雨聞灘聲甚悲壯

二十日過武荆崑崙崑崙諸灘石勢如奇鬼物

獸爭欲擊攫自惶恐灘已往四山黯黯如夢

巫諸峽但差卑耳晚次攸鎮岸上桃花盛開

夜雨

二十一日過大小湖天柱橫弦諸灘小湖石奇

秀多作獅象形天柱最雄濶橫弦多伏石皆

十八灘險處驚灘石如布碁水亦坦迤過此

出峽悉夷塗矣抵儲潭謁廣濟祠有唐元和

碑前桂州臨桂縣令裴曙撰前河南府參軍

裴弘書晚次贛州府贛縣城北章貢二水合

南來本

未

處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

之是爲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驛驛郭璞曰泉

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

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故人不

食事煒雁水來

二十二日過雁水登園園中梅桂辛夷皆華園

有可亭亭前二柚樹大合抱又前有古桂同

根異幹皆數百年物東偏有王文成公祠南

賴巡撫舊署也食後同登八境臺臺踞城東

北隅宋知虔州孔宗翰作東坡有詩高閣一

成下瞰二水南對空同九峰黃水裏有小山
萬松鬱然曰佛日峰其下曰馬祖巖大寂祖
師道場別雁水登舟借得後漢書文選門人
莆田林一璘來移舟過關

二十三日章水多屈曲舟中望空同諸山向背
屢移始悟古語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可謂能
言晚次玉潭山口野泊夜雨

二十四日微雨風寒水多淺阻山益逼脯次南
康縣漢地理志之南蠻

二十五日南康縣南北兩岸皆連岡積阻水勢

南康志

因之曲折有小城二曰新田曰小溪脯次小

溪野泊

二十六日過鳳皇城此城與新田小溪九所諸
城皆文成築午後雨入雙脾峽峽兩崖悉石
壁深則青潭黛蓄潭而不流淺則折溜盤渦
震動崖谷巨石以數千百計舟行罅中險逾
十八灘也晚次南安府大庾縣泊金蓮山

二十七日南安府有兩城夾章水由水南城過
橫浦關陟陀而上至雲封寺山勢漸高螺旋
而上二里許雙壁巉巖中通一線為梅關度

嶺最高處巖盡有蘭若曰挂角寺寺有張丈
獻公祠六祖堂稍下有卓錫泉長浦水出焉
南流入于泚水按圖經挂角寺即古雲封寺
今嶺北別有雲封蓋出傳會庾嶺之南奇峰
秀石松杉映蔚若囂林園始見榕樹食腰站
晚次南雄府保昌縣入廣東境

二十八日胡中允會恩孟綸來食後過孟綸遂
登舟湏水即水經注之連溪也又名大庾嶠
水晚泊修仁水口

二十九日次黃橋野泊

南康志

本

三十日過鼻天子城始與江口始與水亦名東
溪西合湏水又有墨江水來注之湏水至此
始成巨津晚次三江口野泊

五月初一日辛卯曲江道中多怪山形貌詭特
不可殫名往往有巨石挿入江水舟宛轉避
之潼溪自仁化來會溪中有丹霞山別傳寺
澹歸禪師所初過韶石兩石對峙曰雙闕又
有鳳閣左右毬門等凡三十六石孫文定公
南征記曰韶石前後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削
若堵墻圓若康園半削如鵝瓜首尾翹翹似

舟航方幅如布帆康起如樓宇約略盡之宛
北三里許皇岡山有舜祠晚次韶州府曲江
縣縣令秦熙祚遺曲江公文集曹溪通志夜

大風雨

初二日微雨曲江城西南武溪水自樂昌來注
于湏水即馬文淵所謂武溪毒淫者也武溪
中有三瀧韓退之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
昌樂瀧今日韓瀧午霽過白芒有石壁臨江
甚奇壁上鐫廻龍大字晚次簔衣渡野泊

初三日十里過曹溪水與湏溪合流西入湏江

南來亭

東去羣山四合白雲蒼然距南華六祖道場
三十里過濠溪登月華寺謁智藥三藏真身
過彈子磯懸崖千仞如洞如厂斧鑿鐫鑿擬
于鬼神晡登觀音巖峭壁俯江拾級可五丈
餘有洞呀然開豁中祠觀音大士危欄架壑
左右石壁束炬前導三折至絕頂下臨無地
巖巔鐘乳倒垂下暮洞口巖根復有一洞深
窈黝黑水出其中注江不絕歸舟見新月泊
東岸

初四日過英德縣占英州宋唐質肅洪忠宣二

公皆嘗謫此山水自東北來入湏縣今陸程
榮登來先見東亭同年城南三里石壁築立
相望嵌竇玲瓏濤瀾不及曰蛾眉岡入湏陽
峽峽長二十里潭潭可畏明嘉靖間韶守符
錫緣山架棧今猶有存者峽盡湏水自西北
來入湏即泚水也傳稱湏水合漆水南過中
宿縣出湏浦關今泚口實諸水入湏之會矣
酉陽雜俎謂含湏縣翁水東岸有聖鼓杖誤
以篙觸輒患癰又三十里野泊

初五日四鼓發舟夜過大廟峽至清遠峽日始

南來亭

上湏江水自東來入湏峽中有飛來寺寺有
禹陽二帝子祠山海經謂黃帝二子也東北
石磴詰曲上曰半山亭復踐石磴行大壑中
可四五折夾道多龍目樹松竹交蔭至上飛
來寺有何象岡相國書古飛來三大字碑又
榜書第十九福地上即歸猿洞循帝子祠後
平行渡石梁梁下以竹笕引泉清駛可玩跋
多羅三藏定心泉也其西峭壁峭嶮石級甚
峻巨石屹立古榕生其罅如蛟蛇結蟠寺門
菩提樹葉如霧敷以水澆數十日膚膜盡脫

絲理益出堅緻霏結若果愚為登舟出峽山
達江平過清遠縣十五里阻淺又五里泊湞
江口

初六日過胥江江流益濶山益遠晚次三水縣
三水者湏水曰北江鬱水自端州來曰西江
皆會于縣之辯江以達南海海潮東自佛山
西自新會來上達胥江而止

初七日雨過小塘始見荔枝南望西樵山山有
七十二峰昔先兄考功愛其名取以自號過
此黯然午霽泊沙口候潮潮至甚遲夜次佛

山

初八日舟過珠江以中流有海珠石故名東江
自博羅來會西北二江入海次五羊門鎮守
將軍巡撫都御史總鎮監司已下諸文武將
吏迎拜

詔旨如禮

初九日齋戒沐浴易舟三江下石門東過滘滘
東街達于蜆江由珠江會于扶胥之口所謂
波羅江也

初十日昧爽入廟即事陪祭官分巡廣南韶道

按察司副使勞之辨廣州府知府劉茂濬
禹縣知縣李文浩拜獻望沉如禮訖事觀駱
越銅鼓形製古朴作水波連錢錦文之形週
遭有蟾蜍八潮至則鼓自鳴後蟾蜍為人剗
去不復鳴矣唐鄭絪出鎮時所得駱越鼓也
殿西隅復有一鼓差小而古朴不及朱平崑
州時所得循廊觀韓碑下此則宋開寶中裴
麗澤奉詔撰碑差古次皇祐康定乾道慶元
寶慶碑餘則元明碑耳堦下有波羅樹二久
枯死九十僧今興重植宴海光寺寺側木鬆
花初開照映初日殷紅可愛宴畢登浴日亭
亭在寺外西偏小山下俯海岸所謂扶胥之
口黃木之灣者也東南望虎頭門雲濤萬里
決潏無際亭有蘇長公詩碣闔廟旋釐風順
潮便午後抵廣州府韓退之稱南海神次最
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晦巷
謂其說本太公金匱今

聖天子治定功成懷柔百神協氣橫流格被幽遠
士禋備貢官僚通叨執事有厚幸焉先是願
治中告祭者一將命則太常寺少卿益都孫

公廷銓康熙中告祭者三則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洛陽董公篤行禮部侍郎通州楊公正
中至是凡四遣云

己巳十一月十一日除人壽萬歲慶

和文具湯自不...卷四作詳

南來志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王士禎撰是書乃康熙甲子士禎官少詹事時
奉使祭告南海記其驛程所經全仿范成大吳船
錄體所載自京師至廣州而止故曰南來

北歸志一卷

〔清〕王士禛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歸志一卷》提要

北歸志

唐寧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禛

四月初一日庚寅出廣州府南門登舟鎮海王將軍永譽孝揚巡撫李中丞士楨毅可推海成戶部克大子來翰林黃編修與堅庭表鄭編修際泰珠江余檢討艷雪湄洲相送入夜別去藩臬諸君餞於別舟酒三行而別

初二日王將軍李中丞及劉總鎮顯芳清河錢五羊門舟中已刻解纜晡次佛山同門友胡武昌景曾崑孩李孝廉象豐照生故友程職

方周量子衍祖門人陳宗德來黎延祖方回

自羊城來追送美周先生子也

初三日陳恭尹元孝自龍江來追送有詩登岸哭房師陳美公彩先生及周量殯所過故戶部尚書葵孺李公第公諱待問萬曆甲辰進士先方伯同年也飲崑孩宅過海日堂衍祖留飯昔在京師衍祖甫數歲今弱冠授室矣午歸舟雨宗德送新荔方回別歸

一初四日與元孝過高廷評層雲巖圍舟見五色鸚鵡甚麗元孝別去午潮至舟發崑孩追送

五里始別宗德衍祖買舟相送曉泊黃洞潭

西樵山

初五日微雨過三水縣赴湖泊舟即行逮宗

德衍祖飯由師賢澄入西江口雨中看山空

濛萬態午後晴次長利口

初六日過羚羊峽登峽山寺寺前有東江亭下

俯視洲端人取硯材必用洲沙磨礮之寺西

偏有小圃荔子紅綠相間又有人面黃稗羊

桃諸樹僧言其子皆可禦瘴西望小山暮布

如墨點七星巖也午抵肇慶府高要縣總督

兩廣吳尚書與祚留村來

初七日晤程舍人化龍禹門禹門休寧人庚戌

進士東亭同年友於周量為族孫數千里哭

其喪為營窆窆有古人之誼屈大均翁山自

春山至

初八日微雨同翁山禹門衍祖登閱江樓樓前

石磯下俯端江端江泮柯江也亦曰泮水山

海經泮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慮牢水自臨

允來注之臨允今之新興也樓下有萬曆八

年平蠻碑汪道昆撰周天球書甚奇偉或曰

古松臺在此或曰非也松臺乃定山中峰傳

云上有松臺下有石室此松臺書院耳

初九日留村招飲七星巖巖之狀或如屏障或

如廩囤或如石鼓各自離立不相比附出北

郭曲折行七八里至石室巖留村與周屈黃

嚴諸子先至洞口出絕壁下中有甬道相屬

左右有鐘鼓二石漸入穹窿如十間屋天光

穿漏石級斜上曰璇璣臺中祠觀音大士其

上鍾乳倒垂曰雙鳳石壁上多唐宋人題宇

半不可辨惟東壁景福二大字李北海書洞

北諸志

門之右又有北海石室記多已剝蝕其左有

副墨巖有宋祖無擇石刻稍懸往水月宮宮

在寶陀巖下中奉摩利支天像土木窮極壯

麗明末熊制府文燦所剏也其上有玉虛宮

高百餘丈為松臺中峰最高處去水月宮尚

可七百級午飯臨壑亭飯罷肩輿往屏風巖

巖麓有二癸菴頗雅潔其東三峰傑立拔地

千仞疊石為磴道不盡三百級為飛仙閣絕

頂為通明殿會日莫未及半而止月出飲古

榕下更餘歸舟巖下有瀝湖今湖月中蛙聲

閣閣流螢飛木田中明滅萬點疑非人世也
初十日端孩自佛山遺新荔枝皮綠而液甘核甚
細曰白蠟子昨陳程二子遺犀角子核差大
肉差薄較不及也南海荔枝以掛綠為第一
聞元孝外家有此種無從致之

十一日留村來舟中相送翁山禹門魏昭士來
昭士寧都名士和公之子隱居翠微峰為文
章簡勁有氣甲子秋相見京師舟過閩江樓
嚴樽庶華以新安程義正路來追送庶華同
年侍郎顯亭子程能詩画以桐烟製墨名家

硯坑在羚羊峽東爛柯峰下艤舟訪之數坑
皆湮塞惟一坑摩崖刻字云治平四年歲次
丁未重開此古巖點畫尚可辨宗德衍祖過
舟中小飲月色如秋天水一碧次三水縣

十二日宗德衍祖辭歸各有詩贈別衍祖示南
海吳韋山帶詩頗清逸廣州英妙有王隼蕭
衣梁無枝王顧昨皆見之韋獨不至次鴨埠

水

十三日次清遠縣

十四日遊清遠峽飛來寺登西峰問歸亭亭西

石級盤紆芳躋澗壑三折得中碧軒出軒後
巨石林立其上如洞如竅如承雷如步檐周
流有前人摩崖探源二大字一溪東流竹木
蔽虧石梁駕之其西石壁巉削泉出其巔萬
竅爭湧不作瀑布最高處為拜經臺寺介東
西兩峰間中限大壑由禺陽帝子祠而半山
亭而古飛來寺而歸後洞東峰勝處也由問
歸亭而中碧軒而黃金澗兩拜經臺西峰勝
處也李習之題峽山寺謂周歷五峰子足跡
所及才止此耳觀元天曆碑驟雨遂發舟午
晴晚次黃石磯大雨竟夜

十五日雨過大廟峽謁貞惠夫人祠有宋嘉定
碑稱神虞氏英州人生能抗黃巢之鋒死能
制峒寇之暴蓋唐人也廟門黃楊樹二大數
圍午晴晚次湏陽峽口

十六日雨過湏陽峽四山出雲一水湍悍過英
德縣陸令榮登揆哉遺英石數枚湏水驟漲
晚次猶兒石

十七日過觀音巖不登乘江漲望之縹緲如神
山過龍頭影山未及觀音巖之半而山脚擁

江玲瓏悉如洞戶亦一奇也晚次清溪雨竟日甚寒

十八日雨過彈子磯英德瀕江諸山觀音巖第一此磯次之龍頭影山又次之午晴晚次漾

十九日雨自漾灤至曹溪山行僅二十里雨澤無輿馬不果往午後稍晴過曹溪水口灰白芒

二十日次韶州府曲江縣易舟曲江今秦熙祚遺余襄公武溪集嘉靖間副使劉穩所刻有

宋尚書屯田郎中周源序凡二十卷雨竟日二十一日雨湏水大漲過韶石次平圖韶通判

吳璧送澹歸禪師文集至

二十二日晴午次始興江口縣去江口十八里

候緯夫入夜始至舟中閱澹歸集詩筆雄肆可謂辨才晚次修仁水口范雲賦詩處舊有三楓亭

二十三日晴次菱塘

二十四日湏水石流清淺晴三日舟已膠不可行或推之或挽之哺次兩雄府保昌縣宿西

三卷

二十五日興行過大庾嶺觀六祖卓錫泉哺次江西南安府大庾縣南安人以蠟樹為業花如散雪彌望皆是

二十六日登小舟順流出雙牌峽次阿坑

二十七日過南康縣晚次贛州府贛縣雁水來門人林公韞一鱗來有送予北歸序

二十八日早飯雁水雙園午歸舟暑甚南贛鎮

許都督盛際明以巨艦見借曾燦青黎初自廣州歸過予舟哺後許都督與雁水俱來移

舟泊湧金門夜大風雨驟京

二十九日次攸鎮

三十日順流飛渡諸灘過萬安縣次寄頭行二百里

五月初一日庚申過泰和縣至張家渡見龍舟午過吉安府廬陵縣晚次吉水縣

初二日過峽江縣過粵東裴學使憲度渭涓乘

風過新淦縣縣令貽練中丞金川集胡祭酒願菴集朱中丞河上楮蔭諸書諸先生皆淦人練胡二集以友愚山分憲湖西時刊本也

登新塗大風雨電作鯨吞咫尺莫辨未及樟
樹鎮四十里野泊

初三日風逆雨時止時作晚次揚子洲作詩寄

懷雁水公韞

初四日野泊守風午後抵豐城縣邑人前江都

今熊明遂子羽升來遺揭文安集鄧子龍橫

戈集及白沙先生墨蹟二軸補次龍山登古

曲江亭今爲龍山書院磯下爲金花潭右罵

曲江達山屏紆清流鏡澈映帶如畫有李空

同書碑筆勢類顏柳碑言磯山故有三先生

祠祀新安朱氏及李義山姚雪坡今木主已

不存改祀一二督撫中丞矣泊磯下

初五日午次南昌府泊廣潤門巡撫安中丞來

章江龍舟甚盛是日暑

初六日以暑病利下議改陸從水中丞借舟藩

臬諸君來晤宮詹消來兄別二載矣始食鮓

魚賴舟歸作書謝雁水及許都督并以列卿

紀一部寄雁水

初七日安中丞世鼎鑄九張方伯所志瀟明消

來宮詹先後來舟中相送過查憲副培繼王

望舟時爲韶南九江道前都給事中也已刻
發舟風便過樵舍王文成公破宸濠於此瞞
次吳城行二百里

初八日謁今公廟神張睢陽也其旁有望湖亭

近攬廬山彭蠡在襟帶間大風舟人停帆以

待風止始發入彭蠡湖晚次南康府星子縣

周太守燦星公來云故人孫豹人遊廬岳客

此二十日將往南昌守風未發頃之豹人見

過星公置酒船頭月出湖中五老諸峰蒼茫

一碧更餘星公入城豹人露坐久之別去泊

紫陽堤豹人名枝蔚三原人

初九日北風大作舟不發入城訪湯先生來賀

惕菴南豐人前庚辰進士年八十矣應聘主

白鹿洞講席將以是日至洞飯星公署齋豹

人先至同出匡廬門至尋樂橋暫憩又數里

入山廻岡複嶺曲折蔽虧有坊曰古國學南

唐建學於此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

號廬山國學云有澗東來飛流湍悍枕流橋

跨其上曰小三峡橋之東爲獨對亭下爲貫

道溪其水自凌雲峰來匯於洞口星公先至

甫予入拜禮聖殿殿廡皆聖賢像張乎故殿
像時獨未及此旁有石刻 至聖像吳道子
筆有陳澔碑記東爲堯倫堂堂後即白鹿洞
上爲雲章閣唐李渤遺蹟也又東爲宗儒祠
祀周朱陸王四先生又有先賢祠祀李渤以
下十八人西爲文會堂主洞居之堂中紫霞
道人長歌墨蹟絕奇偉其外有孤峰隔溪對
洞門而峙曰卓爾山晤惕菴於文會堂至溪
上別去星公送至獨對亭觀邵二泉李空同
兩先生碑遂與豹人取道西北望五老峰雲
氣頃刻萬狀溪路險隘不容輿騎至黃洋坂
則田塍交錯泉流互注又五六里許忽聞大
聲起谷中如疾雷破壁使人駭慄三峽澗也
棲賢橋跨之眺聽不能去飯觀音亭有輿行
萬松間二里許棲賢僧大愚來迎指示道左
曰此玉淵矣其東石壁桀立縱橫數百丈西
則大石坡陀水從峽中來數折至壁下鬱鬱
湍激大如車輪飄如散雪下注爲潭石上玉
湖三大字宋張孝祥書蘇頌演謂棲賢谷中
多大石水行石間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

震掉信矣稍西得棲賢寺天然禪師唐之精
廬數十間質素不華紫竹爲籬長松數十偃
立相望頗有野態稍憩復取道三峽橋以歸
豹人別去
初十日雨北風益厲豹人舟早發往豫章星公
來坐談久之惕菴遣子永恕以書來午後雨
止望見開先瀑布
十一日非風不止星公邀往開先寺出建昌門
數里過玉京山陶詩所謂夙昔家上京即此
雨後溪澗皆怒流屢涉至萬杉寺寺在慶雲
峰下有宋仁宗御書竟之不可得有槐京書
龍虎嵐慶四大字由西陽橋折而西二里許
至開先寺夾道松大皆數圍曰佛印松招隱
橋橫跨溪上稍上得寺門寺有顯菴禪師楚
潛江人由七佛殿至萬竹亭竹巨如臂其西
古漱玉亭又西即青玉峽瀑布出雙劍峰經
黃巖如白龍奮迅怒不可遏劈峽三折而下
注於龍池砰訇殷鑘蛙谷飛動宋元名流鏡
刻徧絕壁文與可謂開先瀑布不可量其高
遠信然與星公顯菴坐石觀瀑徘徊不能去

乃由石徑逶迤而東尋南唐中主讀書臺址
有山谷七佛偈陽明紀功碑皆摩崖書極雄
壯臺下爲洗墨池前爲七佛樓其東有聰明
泉泉上巨石朝涼亭故址在焉仰睇鶴鳴峰
正負寺背雙劍香爐文殊犀牛行龜諸峰聚
之廬山諸剎形勝此爲第一再至招隱橋回
望雙瀑裊裊如練其東出鶴鳴行龜二峰間
者曰馬尾水西則黃巖瀑布也有石橋二曰
樟樹開先瀑布所經曰九洪三峽澗水所經
皆由郡城西以達彭蠡別星公登舟風止遂
發泊謝師塘

主

主

十二日過大孤山上有神祠過南湖背即潯陽
江入湖處有山在其東上石鐘也次湖口縣
移舟過關即發過下石鐘山二鐘石壁與英
德彈子磯相類山根皆玲瓏空罅水所激盪
噌吰鞞鞞天籟出焉惜不月夜泊此一驗東
坡語也晚次彭澤縣泊胭脂港縣二里有西
山怪特似韶石

十三日守風江口面小孤山山峭麗勝大孤其
南丹崖翠壁巖利綺樹望若回圖其北巉巖

露骨與彭郎磯夾峙對峙

十四日大風雨寒甚守風江口

十五日守風始見晚霞

十六日稍晴舟發過小孤山風起浪涌舟行艱

危可畏過馬當山入江南池州府東流縣界

晡後風甚泊花園鎮安慶府望江縣界古雷

池鮑照有大雷岬與妹書

十七日過東流縣古彭澤地城逼大江次安慶

府懷寧縣巡撫薛中丞柱斗梁公來安慶古

皖國城非有龍山楊菴書至

主

主

十八日過羅刹磯建文時侍中黃公殉節處晚

次夏家口三鼓發舟不及望九華王梅溪云

九華之勝不在山中從江上望之秀逸清達

夕波落日邈然於懷恨交臂失之

十九日過荻港望板子磯孤阜臨江上有城堞

故靖南侯黃公置戍於此晚次三山磯

二十日過魯港望螺磯靈澤夫人祠片石瀕江

高不尋丈圖經謂高十丈者妄也過蕪湖縣

古鳩茲縣東北小山曰鶴兒山有識舟亭其

後曰赭山二十五里過褐山又十五里次天

門山天門二山夾江過峙東曰博望西曰梁山李白天門山銘云梁山博望關南楚濱是也或謂東博望西天門或謂東梁山西梁皆非是晚泊梁山夾

二十一日過采石即牛渚磯也登太白樓南望當塗青山三峰雲嵐出沒黃山白紵九井諸山隱隱自中樓下四壁有蕭尺木画匡廬峨眉泰岱衡嶽四山圖僧云胡太守李瀛在郡日尺木年已七十餘方卧病強邀致之凡七日而就遂絕筆尺木名雲從余內伯父張公

舉之曩為太平理官屬尺木作太平山水圖細入毫末得元人三昧江左今無此手矣祠之西為水府廟又西曰廣濟院院後觀音閣修竹數百縷繞石磴其西石壁峭絕上為然犀亭更上為蛾眉亭亭有元李學士洞石刻學士吾濟南人采石北有山曰小九華過烈山山在大江中流白鷺數十見人驚起翻飛松杪亦名栗洲晉簡文帝為相日會桓玄處伏滔非征賦謂之烈洲過三山次上新河一二廿二日過龍江關泊江東門

二十三日召雷門人王立極桐城書來

二十四日相國青嶽熊公總督兩江王侍郎新命純報來述

皇上南巡躬祭明祖孝陵始末仰嘆

聖德歷代未聞侍郎刻碑陵前上述

聖諭又備載謁陵儀注翰林倪簡討榮雁園書石相國示所作明道先生祠記

二十五日召醫雁園來門人周銘鹿峰曹新里

楚航羅光忭行先來得黃虞稷俞邵京師書

二十六日渡江次浦子口地屬江浦縣蜀門人

王有馮陳源來王家於此陳以公車歸蜀南

昌舟回

二十七日雨浦口城北小山絡繹大石離立道

左如人位置者次西葛城

二十八日雨食烏衣鎮次滁州州守王君邀游

瑯琊山出郭西南行五六里雨稍霽聞澗聲

甚怒即歐記所云溪聲潺潺出兩山之間者

也與人指隔峰烟生處云醉翁亭在其下又

半里至薛老橋橋下飛流淙射循溪稍上有

泉出石壁下曰醴泉即六一泉也澗水自西

巖而下至此得水其勢益漲度橋一石筍立
正對亭南歐記菱溪石得之白塔朱氏者也
亭今改為樓其西有寶宋齋明馮太僕若愚
所朔兵書元廳父也父子前後為同鄉居滁
齋之右即二馮祠祠外有意在亭引泉屈曲
為流觴其西一亭矗立水中菱荷匝之曰見
梅亭亭非歐梅在焉枝條遶揚下覆石欄上
及簷雪非有亭高明軒豁曰梅亭亭後石壁
皆生青白檀根蟠石筍如粵中榕樹余以病
不飲遂循梅亭東北謁三賢祠祠祀王元之
歐蘇二文忠公祠左為智仙禪師故居今廢
其下稍西即醉翁亭也有卧石如幢篆書醉
翁亭三大字甚古不署名氏又有大石可半
臥坦平可布席一泓出焉荷葉田田生其中
登樓四眺烟雲卷翳惟聞溪澗水聲淙淙然
間琅邪寺尚六七里遂東北行至豐山觀於
龍潭有明洪武御碑亭登頓里許過龍泉寺
舊太僕寺址先司徒公萬曆中以同鄉居此
拜陽明祠過三茅觀稍東即豐樂亭下為幽
谷豐樂泉在焉亭中有坡公書歐記碑高丈

餘字極雄偉亭後九賢祠祀韋左司李衛公
已下九人皆唐宋名守幽谷前後櫻桃萬株
無雜樹東炬取道山前以歸有石表去郭門
甚通宿南郭旅舍

二十九日雨過清流關宋藝祖擒皇甫暉處皇
祐中常立原廟於滁關不甚險而松柏蔚然
上有蘭若次珠龍橋行三十里

三十日過池河驛驛非有池河東流入淮次黃
泥舖

六月初一日庚寅過臨淮縣關吏殊暴久之乃

得行次三舖

初二日遇族姪兵部榮恩奕臣奉使推浙江海

稅臺灣平後海禁解嚴閩粵洎吳越皆設沿

海推司江南駐松江浙江駐寧波福建駐泉

州廣東駐廣州次固鎮

初三日次宿州得房師壽春敬孚夏公人作書

初四日過符離自度清流關至此五百里始見

山次新豐

初五日雨拜先賢閔子祠祠側有壽山吾鄉歷

城東南五里亦有閔子祠墓曾子固有記履

次桃山行三十里

初六日雨止涉水行五十里次徐州金陵使回

初七日渡河河魚大上中流望黃樓縹緲在烟

雨中泥行五十里次柳泉

初八日渡運河行昭陽湖岬雨時作時止次淡

溝

初九日晴青山綠野芳樹蔽虧徒旅有喜色次

滕縣

初十日滕縣北行林木中四十里綠陰如帟幕

石流活活涼風灑然午後驟雨避嶧山下田

家雨止屢涉怒流而濟次鄒縣

十一日過富村有坊表曰孟子故里往拜祠下

祠面蓮塘萬萬柄高柳蔭之塘外有駱石

梁跨之東對九龍馬鞍諸峰林木蓊鬱頗有

樓閣亭榭孟氏聚族於此孟林在馬鞍東十

二里自此而北桑棗柿栗蔭被阡陌烟村相

望達於曲阜渡沂水午次曲阜縣衍聖公孔

公翊宸毓圻知縣事孔興詠來遂謁 聖廟

仰瞻

御書萬世師表四大字岌岌飛動去歲十一月

駕幸闕里所賜復賜曲柄御蓋漢唐朱已來所未

有也 聖像乃元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所造

旁有石像冠司冠冠觀手植檜登杏壇壇在

寢殿之前後為聖蹟殿有燕居行教二像石

刻誌云行教像顧凱之筆杏壇小影吳道子

筆也大成門外為奎文閣閣之旁為御碑亭

漢唐碑版林立出自北門古柏夾道皆千年

物入樓觀西北行至洙水橋洙水自東而西

入於沂水細流涓涓時盈時涸橋北有石虎

二角端二翁仲二井為亭殿由殿左入子貢

手植楷在焉樹北有楷亭東北為宋真宗駐

蹕亭有宋碑其前新作駐蹕亭則

駕幸闕里釋奠後所建未丹雘也 聖墓東南向

伯魚墓在東偏稍南子思墓直 聖墓前

聖墓之西一室三楹額曰子貢廬墓處北行

八里渡泗水泗水出陪尾山流遶 聖林後

至兗郡東合於沂水又三十里次管村

十二日渡大汶口汶水多磯石水勢噴薄如雷

霆過汶口西北望岱嶽東北並徂徠汶水明

滅時見林杪徂徠有石守道故居地曰北生

村祠墓尚在有司春秋祀焉文國縣志

十三日過舊秦符縣至汶河鎮渡汶水汶水清淺見底廣可二里許遙望車者騎者負戴者揭者厲者蹄者角者紛紛渡水如画次兎子口

十四日過楊家砦羣峰犬牙一溪屢渡溪中白石如玉濺沫飛流衆山皆響度青石關關南石壁夾立曰瓊口峽二十里中攬空摧壁峰水擲戟古齊魯之要害也謁顏文姜祠松栝覆殿一池泓然是爲孝泉孝婦河之源也又

二里有大洪泉泉出石罅狀如車輞下注孝水脯次顏神鎮主相國孫文定公第趙嶸仲雙美輶退進美兩先生來輶退以閩臬子告

歸雨宿趙氏

十五日過淄川縣遊高念東_珩先生載酒堂入城午飯晤唐濟武太史薦玄表兄晚次張店鎮諸子姪皆至

十六日辰刻抵舍

門人盛符升較

北歸志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王士禛撰是書乃士禛於康熙乙丑二月至廣州四月初一日始還記其歸途所經至六月十六日至其家新城而止是時其父與敕猶在以便途歸省也所記山水名勝較南來志爲詳蓋使事已竣沿途得以遊覽云

秦蜀驛程後記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後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蜀驛程後記二卷》提要

秦蜀驛程後記卷上

經筵講官

戶部左侍郎王士禛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乙巳 詔赦天下

遣廷臣祭告長白山五嶽四瀆及歷代帝王陵寢

孔子闕里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戊寅 命宗

人府丞劉元慧往長白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張榕端泰山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王士禛華

山刑部左侍郎田雯嵩山工部右侍郎李枏衡山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嚴曾集恒山同遣者十六人

已而以翰林侍讀王士禛期服喪改 命俞都

御史常翼聖二十七日甲申 上御保和殿觀

閱祝文香帛禮部尚書侍郎等官執事奉使諸臣

皆在列閱畢由太和門馳道出諸臣于午門辭朝

行三跪九叩頭禮畢隨至禮部頒祝文香帛士禛

以康熙十一年壬子奉 命典四川鄉試二十三

年甲子奉 命廣東祭告南海至是丙子又奉

命陝西四川祭告西嶽西鎮江瀆歲皆在子

二月初三日己丑發京師大風寒夜抵良鄉縣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李山公字鍾奉使南海太

僕少卿宗姪公垂字紳奉使湖南亦至行六十

里

初四日山公公垂見過早發子候家人留不行

知縣傳君作來夔州人言夏秋江漲自成都

水行十日可抵江陵

初五日風寒宗人侍講學士子武九使直隸至

云巴至昌平祭天壽諸陵畢將往易州

初六日晴風止常食都百子翼以同使關中至

得京師慢亭士弟及長兒涑家書知兒訪以

二月朔日自德州北來

初七日晴與同發過琉璃河或云劉抵涿

州訪劉司業鍾山芳留與中丞同飯晚鍾山

復來十年前成均舊僚也家人不至行七十

里

初八日晴鍾山見遞移暑別去兒訪姪深至鍾

山遺新雕楚詞兒涑寄傳燈錄與訪輩話至

夜分乃寢

初九日晴訪往京師作家書深從行抵定興縣

范石湖云舊黃村金始建縣行七十里

初十日晴無風十里沙白河過白河店拜楊忠

愍公祠墓在河北二里食固城鎮杜徵君君

異居也康熙己未君異與太原傅青主

同徵至京師以老病辭優詔並授中書

人放歸趙玉峰士少宰告子曰語云過則勿

憚改君異則無過可改楊庸菴滿太僕曰杜

先生居新安吾見其無日不樂抵安肅縣縣

北有瀑河宋靜戎軍也石湖云舊梁門三城

今惟一城塘灤皆涸蓋宋遼分界行七十里

十一日晴再渡瀑河午抵保定府治清苑縣一

畝難距二泉夾郡城合流南入涇水入城弔

門人陳謫公傳謁忠愍公祠睹畫像豐而髯

後室並祀徐文貞望湖隋王司馬繼津遠王

司寇會州貞世及吳明卿倫徐子與中諸賢下

及徵史某某皆嘗周旋先生患難者階下跪

鐵鑄相書等五軀皆面縛其一已斷脰者蒿

也清苑人高鑄字淵穎博學工書好遊名山

題名賦咏輒手自鐫刻著蘆中集漁村清話

藹公師事之年家子劉宗燦返京師附家書

行五十里

十二日晴風氣暄暖食陘陽驛抵慶都縣城中

東南隅有堯母陵東郭有帝堯廟廟中古栢

二株東者同根三幹西者同根五幹俗謂三
皇五帝栢有元翰林侍讀學士郝經撰碑行
九十里

十三日微陰午晴過清風店抵定州謁韓忠獻
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常通
判中山今配享蘇祠次至閤古堂堂在州署
後圃萬曆間知州宋子質別建續閤古堂于
署東偏今所觀者是也雪浪石在州學作亭
覆之墨莊漫錄云東坡帥中山得石黑質白
章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作白

石大盆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有
銘云子審視盆四面刻紋作芙蓉屑上週
遭即公手書銘惜不及摹搨旁一碑刻石圖
下方雪浪齋三大字亦公書然石實無他奇
徒以見賞坡公侈美千載物亦有天幸焉或
曰坡平生愛奇石常取文登彈子渦石以詩
遺垂慈堂老人得齊安江石作怪石供以遺
佛印又從程德孺得仇池石以高麗大銅盆
盛之湖口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坡欲以
百金置之名之曰壺中九華賦詩云念我仇

池太孤絕百金歸買小玲瓏又有石芝沈香
右見集集中別有醉道士石怪石石斛詩要

皆以坡傳耳以雪浪例之未必奇也石北爲
仰蘇亭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師
陳公邀廉訪梁公飯于天寧率其屬游余盛
倫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
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城中有
唐懷讓大夫陽城基晚得吳天章蒲州書
行九十里

十日晴次新樂軍主千歲過此題詩壁

寄宋荔裳庚蜀果去當年霧夕咏芙蓉從席
傳觴樂未踈名譽應劉七才子座傾沈范兩
尚書飛星過漢無留影萍葉隨潮少定居賴
有前期不相負教來同釣錦江魚沈范謂襲
宗伯芝麓集果相國蒼巖也時荔裳與子
先後入蜀其明年荔裳入覲卒京師襲公即
以是薦下世戊辰梁公以司馬入相辛未卒
于位今復過此舊館已類前題不復可見恍
仰二十五年間遂如隔世益知維摩談空理
不可易也新樂南涉派河其水五派分流如

琴弦又曰琴川得張寶菴 新野書抵伏城

驛行九十里

十五日晴次真定府治真定縣慈龍興寺登大悲閣觀大像像高七丈有奇相好莊嚴宋開寶二年範銅爲之初周顯德中像毀藝祖伐太原過之命復其故會寺闢有光望氣者占之得銅亡算復暴雨漳沲漲大木萬計自五臺浮河而至像遂以成見宋人葛繁記閣西有藝祖畫像又有宋鎮國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權知鎮州軍府事錢惟治織成連環詩九十首拜故相國梁公祠訪臨濟寺義玄禪師道場荒落無一僧今臨濟兒孫徧天下而祖庭頽廢至此將時節因緣亦有待耶宋證悟法師有題僧募馬祖殿瓦偈曰寄語江西老古錫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米消瓦解時偶憶此因題諸壁涉漳沲抵獲鹿縣行九十五里

十六日晴出獲鹿西關清溪環遶翠峰禽集十里入土門史所稱井陘口也食治河河發源平定娘子關姪女祠下次井陘縣縣在四山

之均治水遶其三面中流皆置水碓過龍窩寺懸崖有亭朱闌層松縹緲可愛抵胡桃園行九十五里

十七日晴過井陘舊關關下有趙秉文懸泉賦碑次井陘關舊關地狹山早至今關即絕壁造天石色如鐵鳥道百折始及關門廣武君所云井陘之道車不甞方軌騎不得成列謂此也食栢井驛抵山西平定州行一百五里十八日晴自平定州而西竟日行荒山中山坳積雪人馬踏堅冰行地氣吁可怪異晉人語

謂冷壽陽也食芹泉驛抵壽陽縣縣東方山成化院唐李長者造華嚴論處行一百里十九日晴大風食大安驛抵什貼鎮行八十五里

二十日晴食鳴謙驛抵徐溝縣洞渦水經其縣南行一百里

二十一日雲而風辰晴渡侯甲水次祁縣訪老友戴楓仲延見其子永豐今記知楓仲以壬申觀化作詩弔之記遺瀧岡阡表云碑石上有龍爪痕蓋江神借觀故跡又遺傳青圭

蓋蘭石一軸自題古篆二十八字縣有東漢

王司徒九墓所謂太原王也抵汾州府平遙

縣五里莊宿縣北十里大興觀有趙閑閑草

書陰符經碑行一百五里

二十二日晴食張蘭鎮抵介休縣縣北五里拜

郭有道祠墓有蔡中郎碑萬曆中郭青螺子

鈞墓重刻又一碑亦仿漢人八分近日金陵

鄭谷口書按鄭注又有宋子浚碑宋名冲

林宗友也今無考入東關謁宋潞國文忠烈

公祠祠乏碑紀懷楠新頽惟子孫春秋祭焉

漢晉隆向充論諸葛公曰孟嘗止於私門廟

祀闕而莫立亦可慨已行八十五里

二十三日晴過汾泉關關為太原平陽要害嘉

靖萬曆間再修之今廢無居人次索洲鎮六

十里始摩食抵靈石縣北一里小水鎮舊有

唐永徽公主手痕碑行八十里

二十四日陰過韓侯嶺謁祠碑版甚夥然多仆

舊碑立近人碑祠壁題咏自常評事倫外又

得王御史傳王知府漆楊太保魏三詩皆佳

仁義驛抵霍州州東二里有隋忠臣宋老

生祠墓行一百里

二十五日晴霍州南望見霍太山次趙城縣

自霍州南柳已黃綠杏花盛開視并汾間寒

煥頓異抵洪洞縣洪洞山木人物冠于河東

乙亥四月地震公私廬舍多圯假宿北關弘

濟寺遍聞禪人方丈行八十里

二十六日晴謁臯陶廟抵平陽府臨汾縣治宿

北關平陽地震之變郡城尤甚次襄陵洪洞

浮山三邑賴上發帑金二十萬城垣廟

學官解民居以災修治尚未及什二也陶唐

氏陵在郡東七十里俗謂神林今告祭乃在

充東平未詳也又有丹淵侯祠墓丹朱也或

云在慶都非是故人子侯稷山文來致于合

集侯刻之梁溪者行六十里

二十七日大風食趙曲鎮抵高縣鎮曲沃縣境

縣今述故相衛文清公周清節按勝國洎

本朝謚文清者二人皆河東產如公者不愧

敬軒矣公子台瑞字凡夫子門人也今知鄆

陽府行一百里

二十八日大風晝晦食侯馬驛抵聞喜縣縣有

唐玄宗御書裴光庭碑城東北鳳凰原裴氏世葬于此凡百餘家先太師公萬曆初知此縣至今百餘年有桐鄉之思開善溪之左邑桐鄉也聞予至諸生父老年七十以上者數十人率子弟迎十里外至舍館予延坐一一慰勞之父老具言公恩德自其祖父以來沒齒不忘迄今婦人女子皆能道公氏籍縣故有公與孟津大司寇喬公允合祠又有專祠在城東門予壬子過此謁祠知縣沈君光重葺之父老又言康熙二十六年祁縣戴楓仲廷為學博以舊祠地湫隘與士大夫父老議僉同改建新祠東城之內尸而祝之桐人古道至矣會暮不及謁祠行一百十里

二十九日入東門謁祠下諸生父老皆從食水頭鎮抵牛犢村宿荷氏縣境衛中丞爾錫既齊待予于此衛舊官吾鄉方伯擢京兆尹御史中丞出撫貴州今罷官家居話更餘別去荷氏至今多令孤氏行一百十里

三十日晴食樊橋驛抵蒲州州頑民阻中條山為亂會鎮道皆有出塞之役乘間竊發而解

州河津夏縣等亂民亦聚眾屯結遙相倡和按蒲州古河中府又為中都襟山帶河在唐宋為重鎮介平陽西安之間相距各數百里自明降為州頗失控馭之勢若復河中府治之舊割平陽南鄙州縣之半隸之則秦晉間如臂指之聯絡矣常中丞亦至行一百十里

三月初一日丁巳晴與常百子中丞同行食匿河即首陽之下山上有夷齊廟自風陵迤渡黃河抵潼關陝西境同年楊臨淄樹滋本端潼人也作關志有略一卷述古今攻守得失之故甚具其言曰入關有三道潼入關之正道也商武關入關之孔道也漢祖破秦由此入咸陽朝邑古臨晉地自夏陽至關平曠百里大河易渡漢祖往來關中嘗由臨晉七國反亦欲兵由此入入關之隙道也韓五泉邦曰一方不靖三險俱失誠哉是言然武關萬山險阻一將偏師可以無虞朝邑雖平曠百里命將建營壘于中路設礮數十南北巡守大河即天塹也若潼關之守則禁溝在關東南三十里一曰禁谷亦曰禁最為要地昔黃巢從禁坑陷關近本自成

亦由禁坑破關非一方不戒三險俱失之明
驗與此設險者所當知故備錄之行七十里
初二日晴謁關西夫子墓墓左右七冢今惟四
冢昭穆列墓前故有祠湯尚書荆峴賦備兵
潼關時重修之自為記文甚雅馴距今四十
年已廢為瓦礫午次西嶽廟齋宿行五十里
初三日晴昧爽詣白帝宮即莫陪祭官西安府
潼關同知周志煥華陰縣知縣董祚禮畢登萬
壽閣前有 御碑亭三十三年命 皇長子
祭西嶽之神因建韓碑刻近古者後周門口
年一碑唐魯國顏公題名即刻後周碑之側宋人
題名碑碑凡八面青牛老樹亦奇古歸寓館
食畢趨嶽下過訪宗人山史弘居潔樸無
纖塵聯額皆孫鍾元奇鄭谷口董李大生因
諸名士書後為讀易廬鍾元題曰待菴戊申
歲山史在京師屬賦獨鶴亭詩今不可至矣
五里愁雲臺觀一里至谷口即入山道玉泉
院在溪西有希夷洞洞旁巨石刻山蓀亭三
大字希夷嘗作亭于此玉泉水環之石旁有
行四扶疎可愛或曰無憂樹也十里至娑羅

坪有娑羅樹一坪之下為希夷峽坪之上為
白鹿龕毛女洞凌虛臺行盤路十里至青柯
坪坪直西峰下澗道深廣飛梁跨其上注謂
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當
不減廬山開先棲賢之奇惜久旱石竇皆伏
泥涓滴耳自坪望南峰東峰皆不見晡下山
抵嶽廟寓館吳天章至自朝邑
初四日晴食數水鎮敷木出羅敷谷受秦嶺
以北諸水樂天詩上得盤輿未能去春風敷
木店門前通志楊同年樹滋本故居樹
滋昔今臨澗年四十罷官卜築著書于此一
軒三室自題曰羲皇以上懷葛之民軒前海
棠紫荆方盛開真隱者之蘊軸也謁紀公祠
祠祀漢紀信觀千東溪溪上有汴園荷塘稻
塍茂林修竹渺然如江湖之上郭孝廉肩伯
宗別墅也今歸劉氏抵華州東關謁唐汾陽
郭忠武王祠有宋皇祐中王彰碑明秦王賓
竹道人詩楊長秋頗道勁有氣宿西關刑部
尚書園新公自寧夏犒師至行七十里
初五日夜間雨聲甚喜晨發輕陰雨止路無風

埃過西溪溪上有鄭縣亭子張氏西溪草堂
皆廢次赤水鎮其南有晉周孝侯利元康中
處討叛羌齊萬年戰歿于此邦人祀之然謂
赤水為斬蛟處傳會無理注云小赤水即山
海經之灌水也食渭南縣東關東南一里豐
原有唐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墓年家子
陳給事子敬世安來云歸武林詢宗人岳生祖承
少司空南遊姑蘇未返遂行抵泠口宿注云
泠水出浮肺北注于渭年家子南輒涓來明
工部尚書二太先生居益孫也言白樂天紫蘭
村在渭河北有三冢白氏尚聚族于此行九
十里

初六日陰復晴過新豐有漢留侯舞陽侯祠去
鴻門坂二里抵臨潼縣食罷出華清門浴于
溫泉泉在靈泉觀西非復壬子之舊觀多石
刻今觀圯縣今移貯他所未知存者什幾矣
遂登西繡嶺松毛被山一徑蜿蜒而上至老
君觀殊荒闕唐天寶中以玄元皇帝降朝元
閣改曰降聖老君殿在其南刻白玉為像制
作精絕今已矣南上為驪山老母祠蓋授李

參陰符處又南為第一峰上有烽火樓遺址
驪山最高峰也望秦始皇墓東行陟降凡數
折不可以輿乃杖筇達東繡嶺歷文殊臺觀
音菴達磨洞稍憩仰睇捨身崖不至石壁上
有宋轉運使金部郎中李叅絕句書法似柳
誠懸詩不甚工而近雅螺旋上下或入千谷
或陟千巘人皆踏石稜行石壁奔峭詭態百
出無一雷同松毛青蒼綴帶阜一折一奇
履危石而下至瀑布巘石理皺皺絕類靈壁
產錯久膜瀑不甚壯沿絕壑又四五折達石
甕寺迴望來徑已在百仞上翠微香靄略可
髣髴是南宗董巨筆也寺前坐見渭水嶺南
一徑可通藍田自此復御苑子十餘折渡石
梁下三天門抵西峰之趾與來徑合大抵西
嶺多土少石東嶺石骨巉秀不受寸土松梢
皆從石罅迸出過西嶺遠甚而華清諸宮殿
故蹟皆不可指似其處矣是日門人涼州李
郡丞我宜興龔太學勝玉年家子西安張別駕
宋商南廣及商州守戴君良自西安來述
先後至行四十里

初七日雨過灊橋夾岍楊柳視昔已減什九賦
一詩感騷旁有唐河西節度使王君奭墓
再渡澧水眺終南山在雲氣中如隔霧縠抵
西安府治長安咸寧二縣巡撫都御史黨愛
布政使禪布按察使納壘驛傳道僉事程兆
麟迎拜起居如儀入城駐貢院巡撫諸公來
常中丞亦至行五十里

初八日雨晤巡撫黨中丞言吾關內有李夫子
者公知之乎予曰知之是盤屋李顯中乎也
此中故有書院為明馮恭定公講學

虞公政職能聘主講席倡明正學其盛事也

初九日雨中丞藩臬諸公置酒貢院坐見終南
初十日晴常中丞先行往中部

十一日晴移寓館宋商南來言鄒人李栢字雲
木高士也與李顯齊名今居漢中之洋縣宋
為買田樊川有宅一區水由三十畝將招隱
焉約以明日往遊

十二日晴出永寧門至薦福寺即唐勝容院也
有小鴈塔塔門石楣有明弘正間王雲鳳蔡
天祐段吳安磐王誼等題名書其上左壁有

康乃心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園廟衣冠此
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
得佳兒畢六王賞咏久之龔節孫玉勝為言康
字太乙邵陽名士長安語曰關中二李不如
一康殿簷下有斷碑止存其額云唐三階大
德禪師碑寺僧行義云唐僧僧伽宋寂音尊者
皆常居此其師紫谷禪師者名智覺洞宗善
權百思斯禪師之嗣與盤山拙菴智朴禪師
兄弟也至興善寺寺與元都觀鄰并隋置今
觀廢惟寺存唐惟政禪師居此像設甚古殿

前左右壁畫大士變相羅剎降魔像二觀尤
奇殿後畫淨土蓮池化生亦工萬曆中高君
仕筆也寺有慈休禪師名如乾清宗雲峨禪
師之嗣能詩今住風穴風穴在汝州沼大師
道場也東南至慈恩寺轉為茂草惟鴈塔存
不可登矣塔上唐人題名略無瑋瑋塔下東
西龕置褚河南聖教序啓聖記二碑幸完好
龕中有唐太宰題名書仿顏平原塔下禪
人德圓居之紫谷法嗣也寺西即杏園亦廢
南過秦愍王陵又南抵韋曲東為皇子陵

此而南彌望皆稻勝如方罫如僧帳清明渠水遶之過杏花坪古龍堂登勲蔭坡即牛頭寺之麓也寺倚杜陵原精藍因山高下踈落有致有唐乾符六年尊勝陀羅尼幢一明許中丞少華宗書碑一夜坐寺前對終南太乙諸峰下俯滴水注云水出杜陵縣亦曰高杜水也西爲神禾原水田基布蛙聲關閣月明皎然煙鳥皆定不知去人世幾由旬矣二更歸宿方丈有王山史題壁

十二日晴循杜陵東行入子美祠祠以太微山

人張治道配食清明渠水經祠下北流上有古松一壽藤二本根如龍蚪與松相糾詰曲蜿蜒極可玩左右皆桃圖桃尚有華因語咸寧陳今明當作周垆時其啓閉又東過延安坡鳳棲原憇丹陽觀沿路皆渠水奔流清駛桃花萬樹抵杜曲杜曲西南云是牧之故居有冢在麥田叢棘中即其葬處不可知也自杜曲而東至夏侯村望華嚴寺不及登亦名剎也又東爲鴻固原憇宋君別墅即爲李高士栢所置上有興教寺趙岫遊記云寺直玉

崇峰有三塔三藏塔銘唐劉軻撰慈恩塔銘李弘度撰西明塔銘宋復撰又有呂汲公大防玉峰軒故址悔不一至也復經杜曲西南渡滴水食樊村漢之樊鄉也有鐵梭記云是舞陽侯故物登神禾原望終南益近下至皇甫村觀滴水水上流爲滴池合竹谷石澗谷水益大怒流激石澎湃有聲至香積寺合滴入澧以趨渭水矣注所云渭水又東北與滴水合又東北經渭城南沈水注之沈即滴也再踰神禾原過鄭韓二莊鄭莊相傳是鄭谷居韓退之別業宋人詩韓莊連鄭里相望樹交枝按鄭莊近瓜州村宋張禮遊城南記濟滴水涉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州村注瓜州村與鄭莊近莊處郊居也杜詩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自注今鄭秘監審審度之姪則鄭莊非谷居明矣志傳謠也復渡滴水而東抵牛頭寺已入夜月不甚明小坐寺前茶話宿方丈

十三日晴循杜陵皇陂東北行再過草曲去滴水漸遠迤邐抵曲江古祠祠荒間有元延祐

陰符經幢一枚此地即鴻固鳳樓二原之背
曲江久涸麥壠彌望土人指示窪處即曲江
故道原上多明秦邸及士大夫陵冢而芙蓉
園宜春苑紫雲樓諸勝地皆不可考過鄒中
丞蘭谷應龍墓墓無片石東為許中丞少華墓
墓華表尚存其北為王冢宰三渠用墓墓前
石闕極宏麗其裔孫鍾等攜茗具候祠中非
登樂游原背慈恩興善薦福諸寺入永寧門
拜聖廟觀碑林初唐刻十三經闕孟子七
篇曲沃賈中丞漢補刻之淳化閣帖亦在
焉蘭州徽府本乃木刻此石刻漢唐人名碑
甚夥惟虞永興廟堂記歐陽信本皇甫府君
二碑對峙大成殿堦下其南有石幢一枚石
理頗麗週遭皆唐人題名如裴行儉杜黃裳
賈至崔顥錢起李丹杜亞呂溫之流悉載自
唐初洎中晚時代不一不知何謂也謁董仲
舒祠祠為前西安太守董君重建甚雅潔宇
在祠後所謂下馬陵也抵寓館日已脯得門
人宜君今范璠書

十四日晴薦福寺僧來云終南有仙人其姓王

· 近二百歲數年前有見之者

十五日晴年家子華州同知毛七儲寄東雲雜

商華山經文甚奇有王承之季安序亦鈞棘

不易上口晚寄家書

十六日晴讀張商英護法論其云文章蓋世止

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習似矣而商英立

朝翻覆乃至請剖司馬溫文正公之棺悅禪

師嘗問其故答云少時只是抵死要官做此

語千載今人齒冷何言行相悖之甚耶商英

又謂今之浮屠凡聖同居魚龍混雜披師十

皮作野干行斯語殆其自贊耶吾不解商英

所學何佛所護何法而虞道園宋潛溪皆序

之略無貶詞何也

十七日晴寄門人麟遊今周鶴書

十八日晴萬壽節晨起望闕叩頭慶賀禮畢

捐工送碑刻至留二十二種道山清話云天

聖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以代甄

甓有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遵怒按罷之自

是無敢言者後韓鎮修瀾橋督工急民磨碑

石以應之志云長安古碑遭此二厄存者遂

少然不知五代劉鄩守長安取古碑以贅城
又前此矣古物之存于今者類有神靈呵護
識者所當寶惜也得慢亭弟京師家書

十九日晴甚暑牛頭寺陸居士來杭人

二十日晴發西安府巡撫中丞藩臬諸公送五
里外漢中藩郡丞桂雲門人守備李國祥以中

丞命從行渡澧水有橋梁舟渡渭水抵咸陽
縣關中八水瀕澧涇渭澧澇澇咸陽有其

四曰涇渭曰澧澇澇皆出終南山中北流
入渭獨涇水出筭頭山流經咸陽北畢原即

畢原也注云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前

涇水注之澇澇瀕澆亦出終南在長安咸寧
二縣界唐曰萬年入渭渭納七水至華陰入河故

入河止稱渭汭也縣中有文武成康廟又有
張桓侯祠祀為水神不詳所始行五十里

二十一日晴過馬跑泉泉深碧可畝許惜在周

行無竹樹亭榭之觀經漢武帝茂陵李夫人
冢在陵西北數步謂之葵陵漢諸陵皆在咸

陽惟茂陵在槐里不載祀典武帝雄猜使鉤
弋無罪不得其死獨惓惓于李氏作為詩歌

播諸樂府死猶附葬女寵亦有幸不幸焉次
與平縣漢茂陵縣也晚抵馬嵬驛明正德間
逆閹劉瑾本淡姓馬嵬南八里王舖人瑾盛
時有司建祠其鄉今為墟行八十里

二十二日陰大風過太真墓陸縣丞弘承從行
出壬子歲馬嵬懷古二詩示之陸請刻石墓

旁食武功縣自武功至扶風高岍深谷屢有
登頓即三時原也三時者好時密時廊時也

抵扶風縣鳳翔府境城南瀕漳水水南飛鳳
山上有天和寺東坡先生詩所謂遠望若可

愛朱闌碧瓦溝聊為一駐足且慰百迴頭是

也騎而渡河拾級上徑頗險仄寺廢嘉靖中
移馬伏波祠于寺址稍北為三班祠又北為

文昌祠棟宇傾圯簷下有仆碑拂拭視之即
坡詩也自署癸卯九月十六日挈家來遊後

有跋云天和寺在扶風之南山東坡蘇公留
詩于壁迄今二十年矣予承乏斯邑暇日與

絳臺田愿子立洛陽趙印勝翁同觀愛其真
墨之妙慮久而漫滅乃就櫺于石元豐癸亥

六月廿三日終南陳雄武仲碑石堅緻首尾

完好亟語孔今元移植伏波祠山上故有遠

愛亭取坡詩為名陳文岡易名愛蘇今亦

廢縣北二十里漢美陽縣故城有法門寺唐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于此土人建祠祀韓文

公行一百二十里

二十三日夜雨達旦冒雨行歷龍尾三溝甚苦

泥淖雨後西北望岐山佛螺帝青近在船隄

北有五將山苻堅為姚萇所用處食義店鳳

翔許太守國來迎抵岐山縣約以明日謁周

文公廟行六十里

秦蜀後記

二十四日辰微雨岐山西北行數里入山煙村

映帶微雨霖霖良苗懷新十里至周公廟廟

門婆羅樹二松樹三皆大逾數十圍入門有

白楊一亦千年物意即蘇公所咏也長楸夾

道爛熳作花入二重門古木蔭砌皆婆羅松

栢楸樹之屬殿前松一婆羅一各高十餘丈

大稱是謁元聖像左右夾室祀召公太公殿

後東北厓上為姜嫄祠厓下方塘潤德泉所

出相傳此泉世治則盈亂則涸唐大中時泉

涌五派守臣崔珙畫圖上進宣宗賜綸褒答

今泉源澄碧出廟流為小溪東西分二支灌

溉甚溥又云邠州亦有一泉此盈則彼涸廟

中石刻蘇公詩金太和七年武義將軍行岐

山縣尉權縣事張忠弼置又一碑並勒韓蘇

二公詩明刻也堦西有元李思齊碑孔克仁

撰文光可以鑑稍南又一碑擊之有聲清越

元少中大夫翰林侍講學士暢師文撰文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太子右諭德曾與策男恭

書書八分甚工按五代以來翰林結銜階在

官下此獨在上與集賢異碑之刻有題名云

秦蜀後記

至治元積夏五月魏京兆維韓汝楫

曲岐程文鏡飲調下長安有鄆分書沿

西溪望南山雲氣如曾水積雪如海濤凸凹

起伏亦奇觀也行十里次橫水鎮水出陽山

鄆注之杜水也亦名大橫水抵鳳翔府鳳翔

縣治督學副使武君貞卷之來迎設宴東湖

湖在郡城東隅僅三畝許得雨益清澗水亭

曰宛在其北堂三楹曰喜雨亭有康熙中通

判韓北城重刻喜雨亭記碑後為蘇公祠萬

曆中僉事張應福于湖南作君子亭亭下有

蓮三畝竹萬竿見所自為記中按坡在杭在
潁在惠皆有西湖故當時或獻詩曰我公所
至有西湖惟岐稱東湖駐使院

二十五日早晴訪秦穆公墓墓在城中東南隅
已犁為田三輔黃圖云穆公冢在橐泉宮祈
斗觀下坡詩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
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今橐泉
亦不知所在惟嘉靖一碑僉事任惟賢撰文
尚存午微雨諸君復邀遊東湖暮歸

二十六日陰過靈山上有靈鷲寺不登抵汧陽

秦穆公墓

秦

縣漢隃糜縣也隃糜澤名也產石墨漢尚書
今僕丞郎月給隃糜墨二枚即此汧有石魚
娘子廟具牲醴虔禱拾澗中石磬之輒得魚
鱗鬣宛然行五十里

二十七日微雨汧陽西南涉汧水竟日山行食
縣頭鎮屬隴州古吳山縣地即隃糜也元今
丁帶有吳山十詩殊似姚武功而人罕知之
鎮下有一水出吳山北流入汧即金陵河也
是日陰雨既抵吳山神廟雲氣解駁五峰畢
出行九十里

二十八日昧爽入西鎮廟即事陪祭官鳳翔府

知府許嗣國隴州知州王鶴鳳翔縣知縣王

嘉孝麟遊縣知縣周鶴汧陽縣知縣韋聖翊

亦至奠獻如禮是日大晴霽衆咸異之食畢

登吳山王鶴周鶴李國祥從西過會仙宮一

水自山麓下入溪澗潺湲有聲注云汧水東

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為吳山三峰

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恒有落

勢地里志曰吳山古汧山也山下石穴廣四

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瀚湊激蕩非

秦穆公墓

秦

流注汧即是水也稍上里許有坊曰乾坤輿

區過此石壁對起徑漸狹行草樹蒙翳中一

餘折石磴亦漸高如此又數折至靈應峰下

石壁千尋下垂如厂作赭白色石竇如蜜脾

泉源競瀉散流石上若歎珠玉布茵其側取

水試所攜武夷茶徘徊不能去絕壁鑄古篆

晴巖飛雨四大字泉上有漱玉亭廢址所謂

西鎮靈湫也自此而上磴益峻兜子不能造

遂下沿金陵水次隃糜舊縣食罷山行暮抵

汧陽

二十九日晴發汧陽郭外引汧水灌注多稷稻
東南行十五里至歸家峽登靈山山乏石
水亦無林木然大坂橫絕高處可西見吳嶽
東見太白北見岐梁南見陳倉登降十餘里
始達東峰淨慧寺唐建也有兩院北院頗有
雜樹殿宇華整食藥師殿觀馬光祿谿田理
碑循東麓而下坡陀坦夷二里已及山趾又
十里過唐村通靈寺觀性空禪師牧牛圖十
偈碑禪師鳳翔人雲棲蓮池大師曾和十偈
流通之補振鳳翔府行六十里

四月初一日丙戌晴至普門寺訪吳道子盡無
知者觀囑愁禪師長生語錄石刻歸過東湖
謁東坡祠祠外一碑石理龕疎字頗漫悲諦
視即坡詩明太宰滁州胡公松光祿卿臨胸
馮公惟官監司時所刻也自西堤步至水南
來蘇亭本君子亭故址前提學許僉事生洲
荃孫所更名久之復自東堤至水亭茶話晚入
城是日買得梵網經

初二日晴得東坡開元寺憶千由詩搨本又通
判解有東坡梅竹乃俗筆偽作而流俗信之

全載之圖經可笑

初三日晴過西號古城陳倉古城祀雞臺即秦
之陳寶祠也涉汧水過蟠龍山故相國少傅
黨公崇雅居此涉金陵水抵寶雞縣縣治在陵
原上市高干堞渭水遶其南汧與金陵二水
南北異流相去二十里至寶雞東南皆入于
渭而鄆注以一水即金自吳山北流合汧在醴
糜縣古城之西非也門人李守戎國祥明日
歸西安

初四日陰雨渡渭入棧過二里關關隘險阻蛇
徑縈迴峻阪上下數里食觀音堂訪壬子歲
舊宿處已無一僧惟佛殿後石壁如故壁下
一泉泓然修竹亦不復存徘徊久之乃去登
蕭茶坪雨作登頓十五里乃就平陸過東河
驛不留又三十里雨止宿黃牛堡漢中府鳳
縣境行一百里

初五日雨過黃峰關白水江源出其下西流入
兩當食草涼驛傳為唐明皇駐蹕之地過北
星長橋登五星臺高際天天下蟠地底管林
幽窮不寒而慄曹孟德謂為天獄良然哉暮

宿鳳縣行一百十里

初六日夜雨晨陰過鳳嶺上下三十五里驟寒
下山食新紅舖午晴新紅而西歷三分驛廢
丘關皆夷塗人家陶瓦作屋稍成聚落三分
之東瀕溪金絲枌一株是百年物長條拂水
婀娜可愛昔傳鳳州三絕手枌酒宋元豐中
詔貢百株植禁中予舊有和門人陳子文奕
禧絕句云鳳州三絕無纖手又少旗亭酒共
傾惟有金絲幾株枌臨江映驛拂人行宿南
星行九十里

初七日晴食松林驛度柴關嶺上下大木千
章尤多漆樹居人取漆必先祭于漆神祠下
嶺即古陳倉道過紫栢山留侯祠相傳辟穀
處并祀黃石公赤松子祠中有蕭文肅公吉
歸山詩碑臨海王恒叔性和作刻碑陰紫栢
山巔有古剎峨嵋一老禪獨居數十載蛇虎
馴伏今九十有六矣惜不得其名燈下作頌
古十絕句寄之紫栢以南石壁絕奇至小留
壩兩壁夾澗徑忽斷絕從壁下徐得一徑如
縷乃復通人宿留壩驛行九十里

初八日晴度畫眉青羊二關羣木陰慘陽景罕
曜四月著裘帽寒砭肌膚至青龍寺南方就
夷塗又度虎頭界牌二關關南北石壁連屬
數百丈悉如人家園林巧匠所營下臨黑龍
江映帶如畫棧中石壁當以此地及紫栢山
南為最又下武關名縣志作武休關渡河宿馬道驛羣
城縣境行九十里

初九日過仙人關食青橋驛又二十里夾江兩
岸石色如鐵壁立千仞時有大石抵牾橫道
如巨丈夫額冠落珮兩山忽合疑若無路從
石罅螺旋而下有橋跨水繞通人騎過橋石
壁益險怪略如蘭相如持壁睨柱髮盡上指
又如樊將軍擁盾裂眦拔刀割羸肩憤怒鬱
勃不可殫形予意必觀音本名閻王也問之果
然燕子礪險亦如之遂登七盤嶺每盤斗折
而上漸入天際下臨江水數百丈令人掉慄
不已嶺下江岬有石傳是鄭子真釣臺臺側
有白石盆似玉刻字剝蝕不可讀下嶺過羣
城縣渡褒水即褒谷之口也宿河東張太學
蘭若庭前有桂樹三梔子黃楊各一行九十

里

初十日晴抵漢中府南鄭縣駐使院在故瑞邸

之東壬子歲過之邸已改興元書院猶存桂

樹黃甘紫荊數十株今不可識其處矣行四

十里

十一日晴漢中陳太守邦器招遊漢臺臺上四望

皆雲山登覽最曠桂樹多至數十本守堂前

有石鼓云是漢時物高二尺六寸圍八尺脰

間作四獸面璞石有割露痕審視真碧玉也

陳子文益州干役記云制似疊不知何所用

之

十二日微雨泛漢江河合褒水至此為漢江流

空濶遠山屏列一葦中汎清吹間作漁舟四

五用白獺捕魚捷如猿猱頃刻得魚四五枚

大皆數尺斜風細雨極江山杳靄之趣歸徑

諸葛忠武侯祠

十三日晴暑發南鄭之河一涉褒再涉河過長

寨訪虛谷菴菴中千枝黃楊僅存其一益鬱

茂其東別植桂樹一本今亦十年勢足相匹

詢老道士李陽初久化去今德佑者其徒也

頗知醫食黃沙驛過舊州舖其南三里沔陽

故城漢昭烈皇帝為漢中王築壇即位于此

謁漢威侯馬孟起祠墓祠圯方改作西即忠

武侯祠謁祠下觀唐貞元沈迥碑尚無恙內

江趙文肅貞吉碑已仆語縣尉植之又得南充

陳文端勤詩碣于壁二公皆蜀人暮抵沔縣

宿東關行一百十里

十四日晴沔縣西多土硯鮮嘉樹非棧中比渡

沮口食蔡壩午後雷雨尋霽此今年開雷之

始抵大安驛古三泉縣也其東有泉三問之

土人久涸其南五里龍門山宋蘇元老有記

刻石行九十里

十五日晴過嶓冢山涉漾水食寬川舖入五丁

峽峽水甚壯雖入漾而勢足併吞之峽口左

右石壁獐怪狀若鬼神水流其下巨石縱橫

鱗甲飛動水上馬蹄皆脫自非棧來惟觀音

碕險怪相埒然彼行棧上此行水中艱危不

啻過之十五里五丁關關西下水石竹木險

仄蒙密是日晴霽不見曠景自沔以西水無

橋梁亂流二十餘渡過松林驛抵寧羗州

城廢虎畫入市行九十里

十六日晴州西南一水屈曲北流入漢曰洄水
凡數十渡食黃壩驛一水南流入廣元曰潛
水禹貢沱潛既道酈注引鄭康成曰漢別爲
潛即此水也漢謂西漢也門人陝西驛傳道
程僉事天石兆麟遣使送至蜀界歸西安歷百
牢關閔家坡七盤關皆險峻宿轉頭店四川
保寧府廣元縣境行八十里

十七日食神宣驛即諸葛忠武侯籌筆驛也題

一詩上龍門閣松栢皆參天潛水流經洞門

水勢激湍

清

灘石拒之有聲甚厲梁州記所云葱嶺山有
石穴高數十丈號爲龍門者也下山十五里
宿朝天鎮潛水入嘉陵江處行六十里

十八日晴登舟出朝天峽或云峽上有籌筆驛

故址過飛仙閣閣在山椒相傳徐佐卿化鶴

陸泊之地又十五里千佛巖鑿石爲慈氏像

多至百千萬億唐蘇許公頌有利州佛龕記

食廣元縣又西皇澤寺有武則天像張郎中

應見過舟中舊屬也抵昭化縣無城郭館舍

宿鄉人孔今毓德見野亭言此地有四子園不

減建產水行一百二十里

十九日晴昭化南里許登牛頭山下皆土阜
陂陀而上西俯嘉陵江數折不復見江江水
西南趨閬中也每折愈高石梯斗絕約二十
里始造其巔奇壁修林略如北棧南下斗絕
亦如之已及深谷更陟一峰石梯斗絕如前
人馬仰天脅息如是陟五六峰四顧羣山皆
在其下猿鳥磧絕風雲通之仰視白日如可
手捫高埤鳳嶺而險峭什倍其山皆橡林鮮
他樹過誌公寺古壽聖寺也陸務觀云劍門

水勢激湍

聖

東石壁間影有若僧負杖者杖端彷彿有拂
子刀尺之狀故又稱誌公也披榛訪之基址
頗洪敞惟一石爐及斷闕石欄蕪沒草中餘
無所覩大劍山亦曰梁山石壁巖醜草木蒼
葦僅通人跡兩壁如頑鐵狀類崇墉劍門呀
然中開張載所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者也
東壁一山削成四方望若堅壘即贊皇所銘
翠壁中橫黯然黛色者矣入關石蓋徑途益
狹草木益幽翳令人魄悸是日所經率多險
絕行八十里實百二十餘里

自牛頭山以下皆至一
子善通所未經歷

二十日陰劍關以南古栢夾道如龍蚪兩巨石對峙曰石洞子巉崖峭仄緣石磴屈曲而上五六折乃造其巔食罷三十里達劍州州東南一里鶴鳴山有顏魯公書元結大唐中興頌李商隱重陽亭記行六十里

二十一日陰劍州城西皆土阜戴石路尤詰曲巖頓甚苦其坦夷處亦多古栢過柳池故兵部尚書恭襄趙公炳然墓抵武連驛武連故縣也本名武功冒雨遊北山覺苑寺有宋元豐五年勅牒御史盧雖八分書碑觀顏魯公道

遙樓大字碑又有種松碑宋慶元丁巳武連今青城何瑛刻郭璞識也碑陰有元至正魏公書院記泰定間改武連縣于潼津以此爲唐魏文貞公所生之地改舊儒學爲書院祀之又有宋紹興庚申助修新學進士題名碑馮翊楊師雄書數碑皆爲獻賦鏤去年號獨紹興字存佛殿畫壁金碧如新南壁有知進字月禪師像自題偈云這漢郎當出醜終世談空說有人求佛祖玄機也解指榆道拂此事畢竟如何對衆常伸兩手師永樂間人夜雨

勞故修撰蔣先生虎臣題顧予微笑予壬子入蜀先生在峨嵋有寄予兄弟書是歲示寂距今二十五年忽見夢異哉行八十里

二十二日雨行硯阜上登頓如前未及鳳嶺牛頭之半而雲雨已在其下人行雲氣中濛濛沾衣四十里食上亭鋪古名郎當驛明皇入蜀雨中于此聞鈴聲問黃旛綽鈴語云何對日似謂三郎郎當因今樂工張野狐製雨淋鈴曲唐詩雨淋鈴夜却歸秦猶聽張微一曲新是也知縣門人李登瀛至二十里七曲山

謁文昌宮甚壯麗登百尺樓觀盤陀石八卦望水二亭潼水經其下流入鹽亭射洪上有二栢傳是晉物下山過劍泉泉出石壁下其上祠觀音大士俗稱水觀音十里有石表曰送險亭蜀棧之險至此始盡門人通判陳祥齋守備季咸瑛自成都至抵梓潼縣行八十里

二十三日晴暑早渡潼水望長卿山相傳司馬相如讀書處明皇幸蜀過之賜今名李義山詩梓潼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壚山

有漢李業石闢業字巨游不仕莽世歸蜀公
孫述劫之仰藥死漢書在獨行傳三十里食
石牛舖又三十里抵魏城驛故後魏魏城縣
唐鹽泉縣也有鹽井今屬縣州州守門人李
萃秀至行七十里

二十四日晴食沈香舖門人劉侍御修賢至侍
御子壬子所取士安縣人僑寓縣州下富樂
山舟渡涪江涪水自龍安來經縣州城西東
南與安昌水合匯于芙蓉溪宛成巴字流入
潼川州古梓潼界康熙三十一年涪漲潰入北城

秦蜀後記上

宋

公私廬舍皆涪沒今州治移西南版築方始
予暫託宿焉州有思賢堂在舊治東祀楊雄
李白杜甫樊宗師蘇易簡歐陽修司馬光蘇
軾黃庭堅九人又有六一堂宋歐陽觀為推
官文忠實生于此城東有漁父村相傳涪翁
故居也州守以其尊人太常公殉節錄相示
諱興元官雲南按察使吳逆裔
降不屈死事開贈太常寺卿行六十里

二十五日夜微雨晨霽沿安昌水行食皂角舖
有水田午後大風過古潺亭涉潺水俗曰涼水
水可涼
下入于涪里許抵羅江廢縣縣省入德陽今

為驛縣西南有大霍山真誥云大霍洞中有
五色隱芝南真及司命所居之地行八十里
二十六日夜雨晨霽登落鳳坡上有諸葛公龐
靖侯祠祠燬于獻賊惟祠門石後貌尚存其
一有碑題漢龍鳳二公祠東鹿頭關即士元
墓杜詩所謂鹿頭何亭亭者也地多鸚鵡食
孟店涉縣堰水水出縣竹入中江抵德陽縣
行五十里

二十七日晴涉石亭水沈水鴈水食漢州西南
涉石梯水彌牟水房次律西湖在城西隅湖

宋蜀後記上

宋

自宋熙寧間奏墾焉田遂廢房公彈琴處舊
有竹亭李衛公劉賓客賦詩憑弔之地不可
識矣彌牟鎮今名唐家寺路側迤東有八陣
圖遺跡又南過漢兗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
子雙關其一又題侍御史河內縣令樂府鴈
門太守行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
州廣漢蜀民又云從溫補洛陽令即此而題
鴈門太守未詳吳競作樂府解題亦嘗疑之
抵新都縣提督四川吳公吳遣守備劉應琯
來迓夜雨行一百里

二十八日雨稍霽過楊文忠公墓并菴祠焉

涉錦水大小毘橋二水水濱夾道皆竹園食

天迴鎮成都縣境明皇幸蜀返蹕駐此因名

圖經云有天迴山實無山也過昇仙橋巡撫

四川副都御史于養志提督總兵官吳英布

政使高起龍按察使祖文明分巡建昌道僉

事李毓柱成都府知府張文燦敘州府知府

譚日章等迎拜起居如儀入城駐使館諸公

來行五十里予去成都二十有五年今再至

人民歷市殊倍于昔既庶則富之既富則教

之惟守土者加意焉

二十九日夜雨晨止昧爽詣江瀆廟即事陪祭

官四川布政使高起龍成都府知府張文燦

莫獻禮畢周視殿宇神像是一年少金冠束

髮似世俗所謂灌口二郎者左右二神女皆

南向不知所指又云神是三閭大夫尤不經

按成都故有神禹祠又有秦守李冰祠當稽

舊蹟釐正之

三十日晴

秦蜀驛程後記卷上

秦蜀驛程後記卷下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王士禛

五月初一日丙辰晴巡撫于中丞招集于署見

豹熊各一

初二日晴提督吳都督招集于署仁壽門人張

超來

初三日晴

仁孝皇后忌辰例不出謁門人

成都府通判陳祥裔以所著蜀都碎事來就

正

初四日雨 皇太子千秋節昧爽望闕行

慶賀禮畢高左伯祖觀察李憲會招集藩署

初五日晴成都張太守敘州譚太守遵義王太

守永寧衛王郡丞招集浣花草堂拜于美石

刻像嘉靖間何宇度所募也祠前增一亭竹

則參天拂雲不啻鉅萬皆壬子所未見所惜

溪水甚細不可以航讌罷由祠東支逕入草

堂寺古桃花尼寺也竹皆高二丈許夾逕離

立如連山如崩雲僧云皆慈竹斑竹二種竹

盡得達磨殿東為普明殿前為大士殿過澹

竹禪師塔破山法嗣也出寺沿溪行過遇

仙橋至青羊官基宏敞而不甚修葺中一圓殿云是老君爲關尹說經處疑非是後殿有石羊形製古朴舊有銅羊一予壬子在蜀猶及見之久爲人盜去官後有二仙菴曲池桂樹頗足流玩漏下入城

初六日晴鄉人戚叩州來貽叩州新志云舊志乃升菴先生筆叩州門人蕭采孚佑來

初七日晴渡錦江謁武侯祠左右皆木田溝塍基布風物如樊川正殿祀漢昭烈帝後殿祀丞相忠武侯兩廡祀壯地王諶及關張蔣費

諸將相觀柳公緯碑明兵部尚書張時徹碑次謁惠陵沿錦江東行經萬里橋方修葺工未訖又東過新橋至淨居寺氣象踈豁入山門爲明王殿次彌勒殿次大雄殿皆有畫壁最後藏經閣西出爲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有宋文憲公像殿後文憲墓也高如連阜其上修竹萬竿扶疎櫛比無一枝橫斜附麗想見先生清風高節而終不免于文種南陽之嘆爲可悲也前有成化二十二年丙午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彭華撰潛溪先生遷葬

記碑四川按察使周龜書略云先生遷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年七十有二既而蜀獻王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賜田以供祠祀又云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浮屠像改爲先生祠餘苔蝕斑剝未能細讀寺僧普光貽佛果禪師語錄門人季守戎咸瑛治具清風亭亭下爲明月也荷葉田田菑舊已花頗起故園之思按清風亭解玉溪在大慈寺雪錦樓蠶市藥市七寶市皆在寺前宋故事守臣歲以正月二日上元二月八日三月二十五日寒食端午七夕十八日中秋冬至皆宴于此而今天慈廢寺在東城之內不見所謂玉溪者何在入東門遂至大慈寺燬于獻賊懶石禪師甫構大士殿達磨殿數楹具體而微有一版書東坡大悲

閣記

初八日晴昭覺寺佛寃禪師見過貽其師丈雪和尚語錄和尚諱通醉內江人佛寃名徹嗣其從子

初九日晴大荔竹浪禪師見過亦丈雪法嗣佛
寃禪師送破山丈雪二大士年譜泊錦江禪
燈錄丈雪撰凡十五卷嘉州門人帥秉衡來
干中丞招集署中

初十日雨高方伯祖臬長李憲僉招集昭覺昭
覺宋佛果大士道場陸務觀詩靜院春風傳
浴鼓畫廊微雨濕茶煙即題昭覺作也逆獻
之亂龍象劫灰丈雪禪師始中興之今三十
五年矣殿廡深廣林木鬱蒼殿前二桂樹是
其手植上圓如繖蓋柯葉覆地方丈後爲先
覺堂肖佛果破山丈雪三師像堂前二桂樹
其一類藤本連蜷可愛過東方丈晤佛寃禪
師乞予作文雪師塔銘兩作入城水田漠漠
秧鉞刺水宛入畫圖忘其沾濕矣

十一日晴吳都督招集署中譚敘州王遵義別
歸

十二日陰佛寃禪師見過午微雨門人成都別
駕陳祥裔守戎季咸瑛保縣今高崇嶽溫江
今丘璋招集貢院即蜀藩故官昔昭烈即位
于武擔之南即此亦王衍宣華苑址也摩訶

池在其內壬子衡文之役駐此凡二十日廿
五載重來風景如昔感慨係之

十三日雨華嚴菴老僧果菴攜詩卷見過吳人
年八十有四閱卷中有軒牕無暑覺雲起竹
樹有聲知雨來之句頗賞之張太守招集署
中乞亭名予命名小簣簣谷

十四日夜雨早晴門人陳祥裔丘璋僧果菴有
詩贈行

十五日雨于中丞以西征集吳都督以行間紀
過見示初予欲取道三峽諸公以盛夏川江
方漲不可改而從陸唐國史補記杜邠公自
西川移江陵五月下峽千艘不損一隻以爲
古來未有之奇而范石湖吳船錄入蜀出蜀
皆以五月又何也

十六日晴早發成都于中丞吳都督送于郊外
高方伯祖臬長李憲僉餞于歡喜菴佛寃禪
師亦至張太守送于天回鎮門人陳別駕丘
溫江高保縣季守戎朱蕭張三子送于新都
別駕以都江堰決奉檄先歸晚同諸門人及
門人新都今祁斌姪啓深步訪楊升菴先生

故居撫二桂樹如逢故人季丘高三子小飲
邸舍夜雨

十七日晴朱蕭張三子別歸過漢王渙稚子墓

觀兩石闕闕下方上銳疊石如累其巔有

蓋覆之望之如窳堵坡狀疊石凡五層東闕

之陽八分壁窠書尚存漢兗州刺史五字下

雉陽二字龔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

馬五層師子西面行書建安吳拭正赴鎮明

年二月龔皆謁漢循吏王龔城東秉同之激

直下書北面行楷書若澤筍與桂龔也於

是新都龔大尹蕭陽龔直下書三層週遭皆

行楷橫書宛丘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

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龔公觀此建

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戴岷江張剛汴西馬中

行同迂大尹清源龔四層唐安張察先至又

八分橫書紹興八年秋八龔伯疆龔漢同徠

西闕之陽八分書存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

縣今王十二字龔其陰行楷直下書西漢循

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

吏龔稚子葬于鄆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門龔

中闕在道旁然石室下二闕可辨識者若干

字具錄如左次彌牟鎮鎮市東西二石坊對

峙近西又一石坊北向坊南一碣大書漢諸

葛武侯入陣圖成化間四川提學僉事潘璋

書又東為忠武侯祠茅屋繞及肩蓋亂後重

葺者像設琢石為之皆舊物祠南有碑三其

一翰林修撰縣人楊慎撰入陣圖記書篆皆

出升菴筆其一四川按察使楊瞻謁祠詩楊

慎序其一入陣圖修復記兵部左侍郎縣人

楊廷儀撰雲南按察司副使灌縣周宗義書

已上三碑其陰有叅議何鰲詩廷儀與惇恂慥皆

碑北而三君升菴弟也鰲山陰人仕終刑部尚書

即傅會楊忠愍爰書者也又一碑刻漢丞相

諸葛武侯入陣圖像記四川按察使陽信李

遜撰提學僉事前翰林國史編修濟南王鈔

書南向又有斷碑仆地不得首尾香臺下有麻

城梅園樓詩碣祁令將重新廟貌拓其基址

移祠與碑面北而大書漢丞相諸葛忠武侯

入陣圖揭于坊表落成亦盛舉也予深贊之

食藍家店門人丘溫江高係縣別歸次漢州

西郭州守濮陽馮達邀觀房公西湖已無勺
水入城宿州署署中小園甚潔花木藂萃可
喜有房公石舊在池中今涸矣馮守云曾掘
地數丈窮其根不可得石脉西南行舊志言
尾出于房湖今湖中乃無片石門人祁新都
來

十八日陰祁新都送至德陽縣食後別歸次落
鳳坡雨大作晚宿羅江廢縣戎德陽來高方
伯遣使至

十九日雨戎德陽送至金山鋪食後別歸晚晴

門人劉侍御李縣州來晚宿縣州

二十日晨雨渡涪江劉侍御李州守別歸食沈
香鋪宿魏城驛

二十一日晴過羅漢橋門人李梓樞來同登華
嚴寺閣食石牛鋪晚宿梓樞縣

二十二日雨登七曲山再謁文昌宮觀八卦臺
李梓樞別歸食郎當驛自演武坡以北徑仄
泥滑輿人跋蹙良苦暮抵武連驛夜大風雨
茅屋穿漏屢移榻

三十三日大風雨山行驟寒食柳池忽晴霽小

懋清涼橋宿劍州

二十四日晴登石洞子古栢數千株形製怪絕
自此南抵梓潼界百里間離立相望皆明正
德間劍州守李璧所植午後抵劍門驛門人
季守戎咸瑛及藩司送人明日歸成都作吳
都督高方伯書

二十五日雨季守戎至劍關別歸食達摩樹過
牛頭山行雲氣中不見下界時見嘉陵江水
一綫與雲氣相雜午後抵昭化縣宿官署是
日枯栢護有覆舟溺四人

二十六日雨山行抵廣元縣張郎中

應來云皇

澤寺則天石像乃是一比丘尼未詳何代所
造

二十七日雨舟行嘉陵江江漲逆流頗費牽挽
暮宿朝天鎮夜大風雨

二十八日阻雨朝天鎮江漲增數尺記稱明皇
命李思訓吳道子各畫嘉陵山水于大同殿
壁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宋王履
道詩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
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與誰知

二十九日有河魚之疾自夜達晨憊甚廣元沈
今錄藿香正氣散方來服二劑稍瘳午大晴
霽力疾行登龍門閣即龍洞昔宿神宣驛

六月初一日乙酉晴食轉頭舖過七盤關陝西

境閔家坡與七盤相距五里祇隔潛水其高
不啻數倍險亦牛頭柴關之比而以坡名失

其實矣宿黃壩驛

初二日陰已刻晴雨後洞水漲不甚溢數十渡

抵寧羗州病始愈

初三日陰已刻晴自寧羗至五丁峽四十里涉

秦蜀後車

十

水過半諸水皆入潛水出龍門閣趨嘉陵峽
口有滴水巖石壁蘄然飛沫濺流壁鏡天清
風雨四大字溪聲如千兩車甚可怖畏自關
東下十五里石上刻洞雲溪月大字即前所
云人行水中者峽黑水悍如搏龍奮迅如師
子嘯呻如象王蹴踏若有好事者刺其灌莽
伐山開道亦是一奇作是想已忘其怖畏轉
生歡喜經云三界惟心信夫食竟川舖經幡
冢山下有大禹祠茅茨不剪嘉靖己巳修祠
碑尚存監察御史閻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

惜其將泐別錄之漾水上承五丁峽水下合

大安水源出略陽沮水澧水白馬舊州黃沙諸水又

東褒水入之乃成漢江宿大安驛

初四日晴大安驛以東皆稻畦沔流映帶如畫

食青羊驛渡沮口沮水深廣舟行甚駛沔江

流峽中山偏則江狹流急山遠則江濶流緩

峽盡江平抵沔縣宿舊館

初五日晴舟渡沔之武侯坪謁諸葛公墓墓正

東向定軍山環遶左右若負辰然近墓復有

小山環之天然佳城也再渡沔食黃沙驛取

秦蜀後車

十一

非道之褒城縣縣無居人宿宗姪安官署故
山西方伯襄璞顯祚子也齋壁有故友趙湛秋
水詩略云太行九千仞石磴盤雲間雪壓鴈
門塞水齊熊耳山嘆其超詣秋水永年人申
處士鳧盟涵光友也康熙壬戌歲入都客曲周
路吉士允升明都御史時月先生之孫訪予邸舍與談鳧盟遺
事感贈一詩初秋水至燕而平生故人無在
者後生目笑之意不自聊既而予召之飲酒
賦詩人始知其耆舊明日訪之者高軒相望
于道更自得也蓋秋水自述于予門人申頌

者如此今秋水觀化又十年矣誦其詩因感
往事書之頌鳧盟從子端悠公

佳序諸孫

初六日雨登七盤嶺雞頭關徑險石滑下臨褒
江甚可畏過觀音碓雨大作上下二十餘里
怪石如金剛王劒如羅剎面如夜叉臂江水
受衆山瀑流漩渦迴湍如雪車冰柱如疾雷
震霆聞見駭人毛髮森豎四山出雲又如亂
絮如曳練如崩山竟日行鐵圍中遠遊之苦
至是而極食青橋驛暮抵馬道驛雨不止江
聲益怒

秦蜀後集

王

初七日晴候馬道水落乃敢渡上馬鞍嶺歷界
牌關鐵佛寺嘉樹美箭清泉秀壁涼颼襲襟
袖頓失炎暑棧中佳處無過此矣如是三十
里許過武關河長橋跨水在兩山間亦一佳
境食武關驛宿留壩

初八日晴過留侯祠不入登柴關嶺抵南星鎮
宿是日病嘔血行役半載冒炎暑涉危途煙
嵐瘴霧侵入腠理如伏波在浪泊中欲不病
可得耶

初九日晴食廢丘關溪上金絲老柳已爲風折

其一枝未免有情爲之嘆息三岔驛有老槐
一六人始能合抱亦古物也登鳳嶺驛雨宿
鳳縣今從人買鸚鵡

初十日雨歷白石舖石關草涼樓五里坡石壁
皆奇秀石關斗折臨江亦天險也食白家店
過五星臺寒甚增重縣登頓十里行幽箐中
如墮羅剎鬼國暮宿黃牛堡

十一日雨登煎茶坪坪北五峰羅列宛如佛手
峰斷處有大壑泉出其上流爲瀑布石磴數
折下有危梁跨澗澗中木石擊撞隱轉澎湃

秦蜀後集

王

即其尾闕矣坪上下十五里石壁亦奇食觀
音堂將抵益門鎮兩山劃然中開渭水橫流
山外渭北城堞樓櫓憑山而起秦川曠然別
有天地心目爲之清朗舟渡渭河迴望谷口
煙霧晦冥不辨來徑初離鐵圍心魂猶惘恍
也是日門人李守戎國祥宗姪鳳翔今嘉孝
寶雞新令祝君皆迎入棧宿寶雞縣夜雨
聞郎鈔知典蜀試爲門人張編修瑗

丁巳年未村所取會元

同年陸郎中
十二日雨阻寶雞喜聞 回鑾及大將軍費陽

古大捷消息

十三日陰金陵沂二水漲稍減乃敢渡然浩洶之勢尚駭觀聞食邸店倚西平原有瀑布一石刻非熊在望四字此去礮溪當不遠暮宿鳳翔府

十四日晴過東湖拜東坡祠蓮葉滿塘菡萏始花尚未爛熳小鴨十餘頭往來唼喋其中宛然雀白晝本矣食岐山縣西門外謁周公祠亦與召公太公合祀午後過龍尾坡即唐節度使鄭畋大破黃巢處宿扶風縣麟遊故侍御趙飛白^玉孫仙桂來貽九成宮碑

十五日晴食杏林鎮宿武功縣朱孝廉最來門人朱工部爾鉉所取士
十六日陰鳳翔今宗姪嘉孝遠送別去扶風孔令追送東坡天和寺石刻揭本食東扶風鎮過馬嵬太真墓興平張令^弘陸丞弘承已勒予詩墓側微雨抵興平縣使院又一碑盡刻予茂陵諸詩皆陸丞書西安張別駕^晟使來十七日雨食咸陽舟渡渭又渡澧午後雨甚暮抵西安府黨中丞^聖方伯^納臬長祖憲副程

憲僉候于郊

十八日大雨自夜達曙中丞暨藩臬諸君來郤陽故都諫黃潛^旦又弟之子鳩來鳩字用拙年十六矣聞瀟水漲

十九日晴中丞偕藩臬置酒遣鳳翔今使回二十日晴薦福寺僧行義來言故秦邸開法寺有貝葉經文四五幅傳自唐代扶風宗人煥來求為其從兄九青^豫侍讀誌墓云出九青繼室李夫人意可謂賢矣

二十一日晴門人程憲僉置酒午後門人李守^楷守戎置酒

二十二日晴李太學建至自朝邑河濱先生^楷第三子也貽沈石田巨軸李西安置酒西園聞聖駕出塞四月十六日次客兒倫河壯三十里見明永樂八年勒銘碑云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旁題永樂八年歲次庚寅四月丁酉朔十六日又有石刻榆胡山靈濟泉二碑月日皆不爽上為之喜

二十三日晴發西安府中丞方伯臬長諸公皆

送郊外渡瀟瀟水已落石子磊磊可數瀟
水分流為四支濁浪如黃河古稱玄瀟素瀟
厥有旨哉小憇斜口謁段忠烈公秀祠冢墓
在焉抵臨潼縣晚浴溫泉固原守靳熊封治
荆書來執弟子禮

二十四日早陰午晴過戲木食冷口抵渭南縣

嶽生少司空

承祖

自渭北來別京師四年矣觀

熊封所寄黃鶴山樵王蒙畫竹木流泉甚古

淡一時名勝如鐵篴道人鄭元祐張伯雨虞

集柯九思半嶽錢良右俞弘遠袁芳吳璋之

皆有題詩書法逼坡老沈落南董思白

亦有題字有王元美項子京鑒賞印作固原

回書

二十五日雨食華州華境中多神祠金碧照映

涉數水水不大溢近華陰縣十里許官道乃

成江河行旅苦之孝廉劉肅諸生魏棟洎州

同知毛士儲貽郭循伯

宗昌

東雲雛

商

二君著

書數種郭二戎志東華山經文尤簡奧途經

蓮花寺平地突起巨石縱橫田塍間如師象

者以千百計其南皆水所謂白崖湖者即循

伯止園故地宿嶽廟

二十六日晴晨起謁西嶽廟登萬壽閣觀二華

出雲門人朝邑李瓚潼關李密年家子華陰

楊樞從憇泉店面屏風山秀治欲滴其下多

垂柳芟荷被渚盛尚書

弘以

別業也宿潼關李

瓚貽趙松雪畫蘭亭卷瓚河濱

楷

子建之兄

二十七日晴西安張別駕

晨

送至關外別去二

李子送于皇天原原止有楊伯起故居其東

即荆山鼎原所謂鼎湖也上有軒轅祠過關

鄉舊城遺址尚數百家有閼亭食盤豆驢步

即水李義山詩思子臺前風正急玉娘湖上

月應沈即此與河中永樂鎮隔河相望永樂

即義山所居也過展太子冢有望思臺泉鳩

水午後抵閼鄉縣河南河南府境元和郡國

志本漢湖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移湖城縣于

今所改名閼鄉太平寰宇記舊曰湖縣劉宋

改湖城

二十八日晴食達子店店北有晉龍驤將軍王

濬墓過稠桑涉稠桑水春秋號公敗戎于桑

田是也過閼龍逢墓弘農故城古函谷關關

南有尹喜宅旁據衡嶺下臨弘農澗西北入河濁浪喧阗不啻灞水抵靈寶縣宿古弘農縣桃林地也唐天寶初獲靈符于古函谷改今名宋又改號略縣今有號略鎮即古號州左傳東盡號略是也唐岑嘉州參賦詩處有西樓西亭三堂諸名蹟

二十九日夜大雨晨稍止即發東郊過許襄毅

公進賜阡神道碑陰載許氏五世譜系又東

即莊敏戶部尚書文簡大等恭襄兵部尚書諸公墓阡倚

陳源嶺黃河面中條形勢甚偉今鳳巖相望

而松楸無復存者涉好陽水有曹陽亭漢孝

獻皇帝故蹟食曲沃鎮縣今門人孫宗彝別

歸涉譙水橐水午次陝州古號國城西南二

里雞足山河上公授道德經處州署有召公

祠舊有甘棠今不存矣東郊有魏野草堂廢

址野與李瀆外兄弟也一隱陝郊一隱中條

真宗祀汾陰徵召并不赴野性不樂巾幗客

至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一白驢

子閑亦有父風司馬溫文正公誌其藏其人

品過神放豈但上下牀之間哉州守甘君

貽其尊人忠果公 諭祭文諱文規總督雲貴兵部尚書漢運使劉延之

馳宿磁鐘

三十日雨竟日食硤石古二嶠也與函谷東西

相距百七十里左傳蹇叔曰嶠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皋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峻坂崎嶇加以泥淖二更始抵石壕即杜詩

所云石壕吏者是日困甚

七月初一日乙卯涉澠水阻雨澠池縣即秦趙

會盟蘭相如使秦王擊缶處治西百步許有

會盟臺漢馮異破赤眉于嶠底亦其地世祖

璽書所云垂翅回谿奮翼澠池者也明月川

曹先生端縣人予為祭酒時疏請從祀禮部

覆疏俟明史告成論定再議詢其後人殊不

振曾叔祖曙峰公都之萬曆中今澠均田賦有

惠政今有專祠與月川祠鄰

初二日謁月川祠深衣幅巾貌如四十許人嗣

至曙峰公祠有均田碑尚存祠廢為義學四

壁傾圯語署縣事別駕朱君舟作神主置祠

中稍修葺之沙澗水食千秋鎮至鐵門及新

安城南凡三涉澗即夏周書之澗瀍矣新安

密邇伊洛前代為理學淵藪其最著者孟文

選化卿字呂忠節陳石二先生而陳心齋密邇者

先考功兄癸卯門生也中甲辰進士亦服膺

孟呂正學踐履篤實惜早世未見其止呂侍

御敬芝琳北裴兵部蘆院素一為予友一為兵

部司屬其行事皆不愧古人宿門人張今琦

署夜雨

初三日陰新安東門外一里即漢之函谷關樓

船將軍楊僕耻居關外請以已財移函谷于

此義山詩楊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為荆

山是也孟呂二先生皆葬焉食磁澗見壁上

蓬池吳閻章三詩辭翰并佳午晴渡洛水抵

河南府洛陽縣治洛陽東漢都城唐東都宋

西京也山川形勝亞于長安明洪武中封伊

藩于此自厲王至敬王傳六世國除萬曆四

十一年復建福邸僅一世崇禎十四年賊李

自成陷洛陽王與兵部尚書呂公謙皆死之

後故宮改為提督公署提督裁不設今為河

南府署門人錢肇修銓授洛陽今新至邀遊

龍門香山寺不果往

初四日晴食白馬寺門人洛陽今錢肇修孟津

今王維翰暨閭戶部紹從寺即漢明帝時西

域迦葉摩騰竺法蘭白馬馱經故蹟此佛法

入中國之始牟子云孝明時於洛陽西雍門

外起佛寺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正謂

是也按洛陽伽藍記白馬寺在城西西明門

外今在城東未詳傍洛水行水北邙山南

望見伊闕伏牛諸山其東即少室太室諸峰

秀出天表抵偃師縣商之西毫其南緱山有

王子晉祠其西北邙山高處曰首陽即夷齊

叩馬處有祠廟杜甫自湖南歸葬首陽山前

亦在此

初五日晴門人盧氏今謝廷爵前一日追送及

此食孫家灣謝別歸舟截洛水而東洛水自

偃師西南五里受伊水合流至鞏縣東北二

十里洛口達于河禹貢所謂伊洛瀍澗既入

于河是也宋自太祖昌陵至哲宗泰陵七陵

皆在鞏鞏多陶者為甕偶人號陸鴻漸唐時

人買茶具數十輒得一鴻漸也門人鞏今顏

光昌來復聖裔其從弟澹園光新遷河東運

使例迴避將謝事矣

初六日大雨自子迄午冒雨行輦東皆羊腸島道淫潦載塗十步九躓二十里洛口即洛水入河處二水泛溢腴壤悉成江湖顏令別歸登大伾山成臯古城踞其上山盡處即虎牢亦名峭關東阻汜水縣以得名山海經曰中山之東有山曰浮戲汜水出焉縣周之東號春秋鄭制邑城堞依山稍北二里即東西廣武也楚漢古戰場在其下亦唐文皇禽夏主寶建德處矣王昌齡嘗尉此縣雨不止

初七日陰不雨自汜以東皆夷塗沙路亦少泥淖食滎陽縣古滎陽郡在滎水北後魏徙今治其南即春秋鄭之京邑叔段所封莊公謂號叔死焉者也東門謁漢紀公祠涉索水出諸山四十里次須水鎮涉須水出諸山又十里涉京水出諸山漢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即此道周敬王墓滎陽鄭氏為唐衣冠望族詳唐書宰相世系表宿鄭州是日行百一十里

初八日鄭東五里有僕射陂後魏以賜僕射李冲因名陂廣十餘頃水光可鑑夾岸皆垂柳

白蓮正花清芬襲人不帶萬柄其上有鳳皇臺李衛公祠四十里次圃田爾雅十藪所謂鄭有圃田者也有列禦寇祠萬曆庚辰巡按御史蘇民望移碑補抵中牟縣縣北五里官渡漢末袁曹相持處即汴河也

初九日晴過南湖清盧亭張林宗表民常飲酒于此予易名塾中亭過板橋汴河下通舟楫達朱仙鎮唐小說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即此地食水月菴精廬甚雅有林宗榜書筋骨類顏柳林宗萬曆末名士與尉氏阮太平汝南秦京齊名崇禎壬午死汴水之難其門生周侍郎襟園亮為刻遺文錢宗伯諱列朝詩集有傳補抵開封府祥符縣治巡撫李中丞輝李方伯亮孟泉長世周憲副銳李憲言來

初十日晴報謁諸公弔故寧紹道少叅蒼岩廷宗兄過同年張通叅平信甫予告里居二載矣便道至大相國寺寺以崇禎壬午沒于水僅露殿脊文餘順治中巡撫賈司馬漢重新之今大雄殿燬惟藏經樓存焉按寺昉于北

齊天保六年本名建國唐睿宗始改今名梵刹之最古者又聞信陵君祠宗忠簡李忠定皆有祠在城中不及謁李方伯以宋中丞牧仲學新刊二家詩鈔至武進邵長蘅子湘所撰錄予及牧仲詩也又示牧仲近著滄浪小志牧仲既重作蘇子美滄浪亭又為此志尤檢討悔菴侗諸君子製詩歌美之其風流好事如此沐在明開國初曾為北京後改封周邸云

十一日晴發汴李中丞蒲陽偕藩臬諸公餞于

曹門汴城東三門曰曹門曰宋門曰揚州門而古夷門乃在今北門稍東非馬逖云云之舊矣過小黃古城漢高帝招魂葬昭靈夫人處曰小黃園因置縣門人陳留今周近梁來至曲里集別歸抵蕪陽縣

十二日晴蘭陽古之戶牖陳平始封戶牖侯楊侃皇畿賦過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今有墓食儀封縣即封人請見處城西里許有請見亭亭西有聖井縣孔氏徙自寧陵與衛州派同出唐褒聖侯德倫明嘉靖十三年以

儀封聖裔承寅為翰林院世襲博士今邑中廟學外又有孔氏私廟以此弘正名臣王公浚川廷縣人也其所著家藏集六十卷幾二百年版尚無恙亦中原僅事門人熊進士維祝來抵考城縣歸德府境

十三日雨自劉家樓渡黃河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涯之間不辨牛馬幸風浪不作遂達北岍食留董集兩益甚抵曹縣山東兗州府境商亳都所謂北亳也今有盤庚邨周武王封弟振鐸于此春秋之楚丘已氏邑也漢置濟

陰郡唐分置蒙澤縣莊周里也明李遷敏公秉天順成化間名臣有祠兩不及謁

十四日雨食安仁集午晴自曹而東地形窪下一堤防黃運兩河之水堤外盡為澤國抵城武縣城武古郕國滅于宋春秋取郕大鼎于宋即此學宮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載碑月又有金黃華老人王庭筠書元清河邵伯張成神道碑元明善撰趙孟頫書皆完好門人署教諭趙于京來

十五日晴食泰壇村福勝院有金大定四年尚

書禮部牒碑列銜朝請大夫行太常丞員
外郎劉忠憲大夫行員外郎李卿郎中侍
郎皆不下書方賜紫僧洪因記書頗工印篆亦奇
自此而東五十里悉行水中肩輿馳騁僕馬
痛瘡入夜始抵金鄉縣古繹國漢山陽郡昌
邑王國也城西三里有春城堆晉郗文成鑒
故里

十六日晴舟發金鄉柳色波光粲然江闊西望
水天無際南北二堤之外惟見漁舟往來悉
民田也自秦豫以東千餘里水潦為災莫此

為甚抵南陽易舟歷市千家帆檣林立為通
河孔道其湖南與昭陽相接魚臺縣境

十七日雨甚風逆舟行甚遲任城以南四望如
洞庭彭蠡東見鳧嶧諸峰縹緲若海中神山
暮抵濟寧州宿東關逆旅地主無至者

十八日雨冒雨登太白酒樓樓下俯漕河憑高
眺遠據一州之勝碑版林立惟唐人沈光記
大篆最古碑製六面如幢今官庖借以為壁
煙黔苔蝕僅餘數行可辨惜無好事者出之
沈埋曾不得比干柯亭之竹可嘆也又八

陳孚詩華亭張弼草書其左為二賢祠祀太
白賀監由夾城出小東門至南池洸泗二水
自北來入天井開匯為池淵著渟泓菱荷被
渚夾岸楊柳淖約近人最為佳境池上有亭
有堂西為御碑亭有橋通之沿岸東行百
步許復有一亭亭南有碑刻杜詩明嘉靖間
都御史詹瀚所置也唐詩人苒李杜遊跡皆
萃于此樓與池又咫尺相望遊人不出跬步
而兼有之亦一奇也其東有太白浣筆泉亦
勝地不及往歸旅次同年邵吳江嶧輝士門
人羅孝廉瑞黃鳳陽松或承少司空魯源兄
之孫瑞潘少司馬之子兆元前後至雨中過嶧
輝遂出北關過陳伯庶不遇十里過漢尚
書鄭均墓又十里過議郎何休墓次顏村復
聖之裔聚族于此入夜涉泚水宿高吳橋伯
庶自汶上來夜話

十九日雨頃之稍霽食寧陽縣春秋魯閭邑隱
公薨葬亦在其境為汶泗洸沂諸水所經明
代設工部分司于此有唐縣今庚寅德政頌
碑李陽冰書明許襄敏公道中彬縣人也墓

在城東二里舟渡汶水岱嶽徂徠隔木南
相望東岍有龍母祠入夜宿東項泰安州境
二十日微雨行嶽下雲起膚寸風雨暴作嶽色
咫尺不辨過長城有姜女廟入夜抵安福店
宿長清縣境長清古山荏

二十一日雨時作時止食桑柳店過固山厥山
固山之巔有神祠松柏被山厥山下一水西
南流有橋跨其上極巨麗李太白任城縣令
廳壁記所謂北走厥固者也宜與具敖並焉
魯望矣宿黃山店

二十二日快晴次郡城觀于趵突泉疎林清樾
涼颼襲人亭後有御書碑乃書趙孟頫泉
上詩以賜前巡撫副都御史桑格後亭中
懸御書激湍二大字兩壁皆扈從諸臣書
自亭東經來鶴樓北度石梁灤源清激可鑒
毛髮檻泉凡三濺珠噴雪仰出二尺許蓋開
先之灤奇于縣出而此泉奇于正出也予嘗
過萌水之百脉泉方塘綠淨清不掩鱗即繡
江發源處與此泉足相甲乙然此在通都彼
淪荒僻遇不遇何其邈哉池北復有豐碑鐫

激湍御筆二碑皆作亭貯之登夜光樓禮
旃檀佛閣門人周守備祚遠陳鉅鹿汝明從
子啓沆啓濤啓座從孫兆笏皆至抵龍山鎮
宿東坡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
輕即此而注家不知遠引姑孰之龍山陋矣
二十三日晴過章丘縣門人焦進士毓鼎謝太
學琮從甥寧太學天宣從孫壻焦絃祚族姪
某某迎至新店飯焦吏部隆吉號所過故少
司徒焦公石虹宅遂行抵鄒平縣晤同年
前御史馬石黃號時歸自塞外宿張甥葉鐸
齋馳西弟至

二十四日晴過長山縣涉瀧水新築石堤甚壯
麗午刻抵舍是行往返計萬一千里

秦蜀驛程後記卷下



秦蜀驛程後記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王士禎撰康熙丙子士禎以戶部左侍郎奉使
祭告西岳西鎮江瀆續記其往返所經爲此書上
卷自京至華陰迂道至汧陽吳山所謂西鎮也由
汧陽乃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其家新城止

粵遊日記一卷

〔清〕王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德堂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粵遊日記

一卷》提要

粵遊日記

檀

琅邪王 鉞任庵纂男沛
思校

恂

予戊戌歲登春榜明年己亥

世祖章皇帝集於廷而策之予以三甲二名引見乾清門者再選讀國書不中程隨例得七品外官守候且數年戊申歲制月始就選得粵東之西寧令是歲不

粵遊日記

克行越明歲己酉春正念四日戊午驅車就道予以萬里行役不可不有所紀述乃作為粵遊日記務期隨筆直疏後用自考云爾

廿四日晨起謁家廟就板輿行是日宿黃疇別墅廿五日飯後與兄弟子侄揮涕別始長行晚宿石橋距城僅八十里猶未出境雲樹依依如拱揖作畱人狀予忍情決去幾於絕裾矣

二十六日宿日照之西嶺日照於古為東海縣自此以往便舟車指南海矣予以五斗微祿不難東帶折

展此事賴有吾摩詰平章。雖非確論，猶可解嘲。若夫自東北而西南，橫絕方隅，迄於天末，幾似章亥之步。此則神形猶應自相稱，豈必彭澤令笑人哉。

廿七日宿柘莊，已入江南界。

廿八日過贛榆，荒殘畧似吾諸子所聞天下郡邑。半若此，未甯所謂西寧何如耳。晚宿沙河店。

廿九日與夫憊於力行五十里，止於駝峯。

二月一日甲子朔，是日微陰不雨。宿沐陽，邑以沐水得名。據志，水在城東南七十步，晨起而渡者當是也。

身遊日記

二

中。小坂橋弊甚不堪行。余舍車而徒，始濟。從人行泥水中。

初二日迂道宿新集，避泥淖也。

初三日晨起，漫陰。午後微雨，渡運河，所謂會通河也。見舂鉏而集者如蟻，董其役者執鞭箠而隨其後。夾河居民良苦，晚宿王家營，猶在河北。

初四日雨中渡河，行泥淖中三十里，至淮上。古所謂淮陰也。今縣名山陽，舊志謂取名山陽津也。是日始捨車而舟。此後便問途長季矣。

初五日泊淮之西湖，雨不止。

初六日雨後移船，風大作，不果行。

初七日卅行，雨中三十里，夾河湖光森霧，與烟雨相亂。時見一二漁舟出沒其間，不覺名心頓盡。慨然有斜風細雨之思也。晚距平河橋十餘里而宿。

初八日新晴，見日微風不起，舟賴百丈以行。過寶應，不宿。夜二鼓下止於界首，風大作。

初九日薄暮，風微止，舟夜行。

初十日舟行高郵道上，見沿河堤大壤，知頻平水之

身遊日記

三

爲殃。國家歲拚數十萬金錢，僅通此漕之一線。馮葵不仁，從而擾之。有舉禹之臣，庚辰戰無支祈故事者。古今人不相及哉。是夜漏下三鼓，泊邵伯鎮，鎮以邵伯堽得名。謝太傅所築也。土人思之比於甘棠，故云。十一日舟抵揚州關下，晤江都令軒轅公。余同年友也。此都藉藉有懸魚產鹿之聲，予見之，肅然期不以殺形對也。

十二日風大，曉時始定。舟夜行，夜半風更順，掛蒲帆行甚駛。水聲淙淙，與舵櫓相應，睡夢中間之如置身。

天畔也。未明抵儀真。

十三日泊儀真。風未定，不果行。

十四日過儀真，開始入江。是日浪靜，風微，江平如練。

人定後，風更駛，掛帆行。丙夜抵下關。

十五日舟抵石城橋。

十六日自石城橋移舟至上清河。

十七日解纜行，晝苦無風。江豚數現，舟子嘖嘖有石

尤打頭之懼。薄暮，風果作，狀頗順，乘便行三四十里。

風益大，不敢行。野泊入夜，風惡甚，水聲澎湃，上岸欲

崩。余整衣起坐，默念生平，自覺身輕一葉矣。

十八日晨起，風止，雨作。飯後得風，掛帆行雨中。過所

謂牛渚采石者，不及登，但遙望青翠，慨狀有李謝風

流之慕。午後，再過天門山。太白詩所云「天門中斷楚

江開者」，上人亦曰：「梁山晚過蕪湖，望大江中有靈澤

夫人廟，則蠓磯也。」夫人孫氏，即居嘗佩刀劍，有諸兄

風烈者，吳大帝權以妻昭烈，旋謀奪歸，後從權還都。

道經蠓磯，聞昭烈崩，哀怨而卒。國人悲之，俎豆於此。

是日泊蕪港。

十九日無風不行。傍晚放舟行二十里，泊三山港。夜

半，風大順，乘月行五十餘里。

二十日行近午，為暴風所阻，過荻港二里許而野泊。

是日寒雨連江，驚濤怒號，舟震盪頗甚。婦女有嘔吐

者。

二十一日舟行過銅陵縣，縣在山隈，俯瞰大江人家。

背山面水，數歸帆，接過鳥風景，灑然。又數里為五松

山，山以五枝松得名。屢見太白詩，即靈祐王示現鐵

舟之處。據志：靈祐王故晉潯陽守也。再過陵陽山，陵

陽子明仙處也。子明陵陽宰，以官為氏。見列仙傳。是

日晚泊大通鎮。

二十二日住大通鎮，候風不行。

二十三日移舟，牽纜行二十餘里，風逆不行。泊梅埂。

二十四日住梅埂，候風不行。是日登岸散步，數武為

人家，籬落闌珊，環繞水竹，平分頗有畫圖間意。但苦

棟宇蕭條，煙火零落，村場遺民何一貧至此。因念子

真谷口和靖孤山，到今日亦未免喧庭為果不復能

高卧泉石矣。

二十五日住梅埂候風不行

二十六日牽舟行二十餘里泊清溪港得名清溪溪有二源此或其合流入江之處據志溪畔有江祖石亦見太白詩詢舟子漫不省無從得土人而問之但四望太息彷彿遺蹟而已

二十七日牽舟行三十里午後得風更行二十餘里晚泊縱陽港港以古縱陽鎮得名入夜北風大作獵獵道人從者有寒色

二十八日乘風行過欄江磯破浪直前一無所苦舟

事紀

六

人噴噴是日風大行駛中流見敗板有浮江下者從人不寒而慄矣日未哺行百八十里已越安慶抵東流風益大泊焉

二十九日風順而穩早過彭澤已入江西界再過小孤石度馬當山頗有破險而出布帆無恙之喜是日行百二十餘里泊潯魚嘴夜驟雨聞雷風益猛

三十日晨起御風行未朝哺已過湖口兩山對峙重巖映帶其下懸流千尺聲若瀑布追視之者毛骨為悚余以微名爲累犯難直前吾家德臘有不如僧隱

之請予謂前輩好事尙有夜操小舟泊絕壁下探奇石鐘者予此行微五斗米已自結山水緣矣但恨足不侵目濟勝無具耳是日風益大不敢行蚤泊大孤塘登岸謁大孤祠祠作女郎像昔人所謂緣誤而成者予不敢疑亦不敢信惟攝衣肅拜一如過客之乞靈而已夜大雨風勁甚比明湖水漲十餘里山陰有雪痕

三月一日甲午朔住大孤塘雨止風未柔亦會候從船未至不行

事紀

七

初二日住大孤塘候從船不行

初三日從船未至風稍柔掛帆行湖面水花似雪浪勢如山於時推窓四望東則康郎西則荷陂南爲進賢北爲都昌其間瑰詭良多咸見非一對之覺襟期曠然暫忘行役之苦日未哺已至吳城鎮鎮有小龍廟宋封順濟王威靈赫奕土人敬憚莫敢棄者絡繹不絕余亦執牲肅奠祈祐明神

初四日候從船未至時風恬日霽湖光澈灩登望湖亭遙眺兩崖際青如栗河流接海山之句爲之慨然

是日買南贛舟

初五日從船未至住吳城鎮不行

初六日檢脣頭爲清明節始知昨日是寒食也是日旁午從船至備述小孤石遭風中流折花分不得全矣舟忽凌風橫渡抵一泥洲舟中人得無恙余聞之疎然何神明變現示人不測如此又何疑報賽之紛紛也海暮換南贛舟泊河下

初七日蚤發乘順風行百八十里抵南昌先方伯兄舊遊地也存沒之感不禁黯然舟暫泊仍掛帆行薄

暮泊生米觀夜雨

初八日昧爽解纜行小雨愔愔晨風發發時見兩岸江村居民綠繞榆柳成行好鳥啾啾聲若簫竿恨不結廬其間送老白雲也是日涉曲江曲江者贛水北奔入彭蠡千里猶建瓴至豐城觸磯頭岡則俯而東又折數里始北達以奔故曰曲江所謂此景江頭誇第一者余以行役得暫寓目晚泊楊子洲風息雨不止

初九日雨止風息牽舟行江面水碧如藍霧濛如酒

篙師款乃聲甚苦薄暮行六十餘里止於洪梁

初十日晨陰不雨牽舟行五十餘里止於新淦縣縣

屬臨江府以淦水爲名據志淦水出紫淦山下

十一日發新淦薄雲逗日掩映江波岸上山躑躅盛開與碧草綠樹紅翠相間望之如雲如錦都不覺舟行之苦是日宿峽江峽江丞予親也遣力候之不值作家信託轉寄爲一報平安也

十二日晨起晨陰牽舟行兩岸皆巉巖石壁贛水按行其間若俯受約束者峽江之名本此午後雨大作

北風助之掛帆乘風冒雨行九十里過吉水縣城郭隱秀山水明麗宜此都文物甲江右也又三十里宿吉安府

十三日新晴風不作牽舟行六十里泊淘金站

十四日微陰風逆牽舟行三十里過泰和縣舟人指

點龍洲所在謂舊謠有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之

句勝國時其言已驗今其土人猶嘆詫不置里俗之

重科名如此又十餘里泊蜀口洲

十五日風逆不行住蜀口洲夜雨

十六日雨不止牽舟行四十餘里泊百家洲

十七日雨霽發百家洲石壁兼立灘聲濺濺舟行灘
層石齒間分寸不投則有膠淺觸石之患午後三十
里過萬安縣風更利張帆再行六十餘里晚過阜口
十餘里而野泊登岸散步岡頭待月舟人指於菟跡
恐尋從人色變予亦返舟危坐與客徵虎舊數事聞
之者謂當可已瘥也

十八日早發風微牽舟行岸上竹樹蒙茸石磴欹側
舟子牽百丈其間良苦時春水初漲灘形減險然每

舟子牽百丈其間良苦時春水初漲灘形減險然每

十

上一灘予不禁目眩心動因謂髯公七十里外二毛
人十八灘頭一葉身之句若適爲早吟也者是日晚
泊攸鎮

十九日發攸鎮風微牽舟行亂離中江漲微消灘石
齒露從船小不戒膠石洲上合三船力曳之久始移
是日行六十里泊水口

二十日發水口四十里至贛州則下水之十八灘已
盡

二十一日住贛州訊聞者過午始放行行約十餘里

回望則仍在城下距一里許而泊是夜雨

二十二日雨止早發行山曲間水勢濤洄舟無正向
是日風順利行僅六十餘里泊陽岡口

二十三日發陽岡口行六十餘里泊窩坑

二十四日早發水益淺灘益高舟子牽百丈行益苦
是日泊新田舖行僅五十里凡歷小城五爲新城爲
小溪城爲楊梅城爲鳳凰城暨新田而五皆故陽明
先生所創也

二十五日早發四十里抵南安章江形盡於此擬陸

行過大庾矣

二十六日捨舟乘籃輿過大庾嶺嶺峻甚輿夫行甚
苦予輿中四望時見萬象超忽千峯蜿蜒其間非山
非阜如樓如閣斑綵類繡明白若月誠有如謝賦所
云云者是日行八十里抵南雄府入東粵界

二十七日南雄買舟入潁水所謂北江也日過午舟
始發水淺沙壅行五里餘已黑泊焉是夜雨

二十八日雨未止水長不盈尺舟仍苦淺窮日力行
六十餘里泊王塘

二十九日雨未止水益大山益奇舟順流盤旋行百餘里泊平波。

四月一日癸亥朔雨未止鼓棹行雨中江漲流駛晨時過韶州府未抵韶數十里許望巨石矗立有若雙闕意所謂韶石也相傳舜南巡時登此石奏韶樂故此地舊有開韶亭郡之得名以此越郡而南為寶石山為南華山又數里為彈子磯山勢雄峙俯瞰大江仰視萬仞聳秀如削石罅間山雜樹叢生柔條披拂青翠如畫鳥巢其間飛鳴格格固探奇者一勝境也

是日行二百餘里泊青溪驛

初二日早發青溪驛六十里至英德縣又數十里為浚陽峽兩崖相拒洄水中流澄潭絕壁矚目神竦予舟中四望頗苦應接不暇是日越英德百餘里泊清遠下口

初三日早發四十里至峽山舊記所謂二馬也雙峯對峙東隘江流其上為飛來寺梵宇聳峻金碧輝煌余不及登但遙憶寺後谷中為和光洞宋進士安昌期棄官仙去之跡也余敗絮沾沾微名為累愧彼脫

屣人矣二十里至清遠縣再行百餘里距三水二十里而泊地名馬坊即靖藩牧馬處也

初四日早發二十里過三水西入南江逆水行又八十里薄暮抵肇慶

初五日晨飯後發肇慶入夜起月行凡八九十里野泊

初六日蚤發行百餘里泊德慶州

初七日發德慶州四十里入水口舊誌此地有羅紋石羅定州所從得名也是日入西寧界

初八日抵西寧任此行計費日七十有四得水陸路五千五百有奇詩三十有八率五言律以時方讀杜陵五言律也東武邑人西寧縣令王鉞任庵氏誌

粵遊日記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鉞號任庵諸城人順治己亥進士官廣東西寧縣知縣是編爲其世德堂遺書之第二種記其自家赴西寧任時途中所經始於康熙己酉正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月初八日仿陸游入蜀記之體按日記載敘述頗簡潔而無所考證

使琉球記一卷

〔清〕張學禮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琉球記

一卷》提要

使琉球記叙

立卷外兄與膠西王



中山也

觸而送之西子之

湖舉酒酌地印願逢茶水淺安瀾如湖奉

天子命其達政事還當以厄酒謝西湖也越明年歸余三人

遲之湖上相見甚歡又舉酒酌湖不負前約是時月淡柳柔

烟鬟花靨船宕綽約弄姿三雅之閒笑指孤山語立卷曰句

傳詩謂到岫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余聞馬齒孤洪

昏掉洪波中得無是耶立卷笑出使中山記俾余讀之開卷

尺許四山風來水過境上林鳥叫號殘月條落迥撫卷嘆息曰

境過何嘗或燕燕如或燕燕如燕燕如燕燕如燕燕如燕燕如

掌信不誣也立卷長風破萬里浪為

國懷俸異域宴雪天上客星而予以麋鹿野姿早集林壑逍

遙自恣於山水之間其為度越可道里計哉雖然掛瓢拾月

含棹携琴兩人興致正復不淺把酒臨風亦何有焉書罷十

齋始開雙水如笑

康熙甲辰花朝眷弟王言頓首拜題於西冷之寓樓

使琉球記



琉球東海小國也。唐宋以來世奉正朔。王姓尚名順。自明季請封未果。使者留滯閩中。順治三年福建平通事謝必振至江寧具投經畧洪承疇轉送進。

京禮部題勅印未繳。不便遣封。必振取繳勅印。飄流日本。十一年七月始來。部請冊封。循舊典。應差科員行人。李禮與全副使王公名核實膺是選。

召對太和殿。正副使俱賜一品麒麟服。玉帶束珠頂。

賜御酒勅印。差官護送前往。辭朝。蒙

世祖召詢家世。學禮奏臣第學聖。忝任福建巡撫。臣有子六人。

長子思明。見任江南分巡道。次子思恭。見任泰領營佐領事。

三子思齊。廣平知縣。四子思行。吏部筆帖式。五子思信。廕生。

六子思任。廕生。候補筆帖式。嫡孫景方。世職阿達哈哈番。

世祖聞奏大悅。卿乃巨族老臣。福祿來崇。子孫繩繩。此去無妨。

賜茶畢。辭行。十月抵江寧。因道遙隨行醫官趙致之熊躍陵。

次年正月至武林。天文生朱廷樹病故。移咨督撫請補。三月

入閩造船。藩司詳稱舊例。舵不用鐵力。其木產於廣西。由海

道運。今遊氛未靖。未可計程至也。故請緩期。因留閩四載。新

補天文生黃道隆。又故。仍請補奉。

旨。海氛未靖。欽差官暫行掣回。俟平定之日。另行差遣。十五

年進京繳勅印。

世祖宣至殿上。賜茶謝恩。仍入兵垣辦事。是年歲左右科員。

放授江南道御史。掌河南道。奉差河東巡監事。竣值

賜湖昇選。

今上即位。維新出治。考核臣工。奉

旨。張學禮已差冊封琉球。為何不去。禮部回奏。奉

世祖掣回。

上念選方盼待日久。員役物故多人。遲延或有隱情。再奏再

駁。竟議革職。所以勤遠略也。元年十月。忽奉

上傳。張學禮王核仍差冊封琉球事。竣之。以原官用。景故

圖新。所以勵勞臣也。補差天文生李光宏。太醫吳燕時。聘請

從客陳翼等。於十一月就道。二年四月抵閩。督撫設席於南

台。閱視船隻。其船形如梭。子上下三層。闊二丈二尺。長十八

丈。高二丈三尺。桅檣左右二門。中官廳次房。艙後立天妃堂。

船尾設戰台。桅杆聚木。湊合高十八丈。俱用鐵裹。杆頭有斗

可容數人。觀風瞭望。艙內有水井二口。設官司啟閉。不妄用

涓滴船底用石鋪壓上層列中砲十六位中層列大砲八位是日設祭封桅砲訖詢舵之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因購得鐵力木舵隨往泊所視之有侍郎提兵二員從役三四十人其人面白髮黃眼綠鼻高戴黑圓帽執紅棍者為尊官穿紅哆囉呢從員穿青高底木屐前高後底其船底用鐵包縫以鉛灌桅杆三節如風大用一節風小用二節再微用三節每節有盤無斗盤容數人其船堅而且穩左右前後俱有火砲遇海最善所造二舟雖堅固不及而寬廣過之督撥水師守備王祚昌魏文耀千總

陳蘭施恩兵丁二百五十餘名長隨五十餘名傳宣二員聽用四員管水井二員通事二員管舵管羅鏡二員書史門皂橋傘役百餘名吹手十六名舵工二十餘名水手六十餘名僧道十六名擇吉於五月初四日登舟初八日迎供

天妃像十一日靖藩設宴次日督撫藩臬出錢於南台從官以下蓮豆有加以光使臣昭

國體也十七日泊林浦十八日過鼓山十九日過羅星塔二十日過閩安鎮鎮將李達迎擊鄭洪以鳥船百餘兵三千護送出海次微嶼祭

宜作
模擅

天妃二十二日候風戶風汎不定復回微嶼再過閩安避風難星塔下聞十日風汎定再過微嶼見梅花所故城光椿元礮滿目凄然通官謝必振稟云
天妃姓蔡此地人為父投海身亡後封
天妃

本朝定陽尚未封於是至廟行香許事竣請封初七日西南風微起向

聞叩辭時長子思明已解任送至海口不忍分離必欲隨侍再四拒之乃止出海口中流風作護舟迎微左右砥流如掣

雷陣如飛砲聲轟動望海如沸余與王公坐戰台傾而喜曰馬之聲控在人舟之旋折亦復如是是軍若此何頃

朝廷南顧憂為是日至白洋大風急霧雲散忽見賊船一隻遂令遊擊領兵發砲擊碎賊船殺賊百餘進開舉帆長往鄭

之舟即亦辭歸矣初九日浪急風猛水飛山而舟中人顛覆嘔逆呻吟不絕水色有黑深青如藍舟子曰入大洋矣頃之

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舟子曰過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中外者隨見羣魚鰲風有如人立者有飛舞水面者有作模

狀若魚之脊翅堅如大槓周圍旋遶舟子曰水族開封舟過

海歎忻來朝。此祥機也。海洋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沒起視之。其清如一。不能解也。十一日早。忽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千丈。隨將洋鏡照之。非山。非雲。乃巨魚耳。於是令僧道設醮施食。其魚漸沉。如水相平。猶如沙嶼。盈葦。至晚滑消。十二日過。據洋風恬浪淨。天水若一。日出則海水皆紅。月現則碧天皎潔。時有大沙魚二尾。長三丈餘。隨舟左右。每一尾有小魚二尾隨之。亦不離左右。形如河魨。花綠可愛。又見一魚。長丈餘。身黑尾紅。腦上方白如玉印。是夜飲於戰台。宵深無風。忽聽船傍啞水聲。其船動搖。繼噴水滿船。舟子曰。此乃

大魚戲水。遂懷勿驚。連日無風。船浮水面。膠滯不前。通官謝必振稟曰。已離梅花七日。不見一山。舟中水米且盡。枵腹已三日矣。惟有順流七島。冀活兩舟性命。予聞七島去中山遠有焉。

王命不可令舵工上斗。瞻望見東有一山。形圓。卑如覆盂。四面無趾。諒無居民。心甚疑。十五日有風自北來。又見一山。如長蛇。蜿蜒水中。至晚抵山下。見薪柴堆積。知有居民。恐有礁石不敢近。遙山行以待天明。居民驚疑。遽入深山。差王大夫鄭通事上山探問。云是琉球北山。與日本交界。舉舟散怖。隨

有地方官進水薪。居民亦至。問昨所見小山。云乃元家埠。琉球山也。北去日本東去臨水洋矣。過此則當飄蓬。萊扶桑。不知何日西還矣。儻神不假北風。引舟南行。過此將安之。予病定進思。喜逾望。外泊一宿。差琉人破浪先往。十八日南風起。風逆不能起舵。職地方官撥小船百餘。牽挽出口。十九日將近伊藍埠。有二龍懸掛。首尾俱見。風雲四起。影搖蕩。颺曳大桅。決鐵箱已失二三。舟中人怖絕。恍惚晦冥。似有天吳海童奔逸左右者。守備王祚昌。魏文耀告曰。

皇靈遠降絕域。百神來集。遂出免朝。牌示之。牌懸如故也。頃之乃悟。易墨以硃一懸鵠首。一投海中。天漸開。雲漸散。風仍大作。土人稱此是龍潭。不可泊。轉至山南。予因連日受驚。登岫調養。三日方愈。廿五日夜溫鎮抵那壩港。法司等官來迎。士民歡。金鼓不絕。國人先年請封。到闕有六十八人。故者四十餘家。屬來問詢。知人在者。喜逾重生。已故者哀慟欲絕。不覺傷感。是日中山王脩龍亭恭迎。勅印。稱舊館毀敗。已脩民房。現在修理。因在船守候。六月初一日進館。王差法司呈供應舊冊云。向來供應俱照此冊。因三年不雨。五穀不登。不能如前。予念其困窮。一應供應十減八九。擇十七日

行冊封禮。鼓樂引遙。傾國聚觀。不啻數萬。惟聲若雷。王出城三里。至守禮坊下。具朝服。行九叩禮。乘轎進城。至中山殿前。將。勅印供奉。行九叩禮。付官張宿耀上左台宣讀。王跪聽宣畢。將。勅印并。

恩賜蟒緞膝花綢綾四十八疋。付王收受。行九叩禮。王妃勅諭付官孟道。膝上右台宣讀。王妃跪聽宣畢。將蟒緞膝花綢綾四十八疋。付王轉付妃收受。又行九叩禮。事畢。與王交拜。更未赴宴。舊例。器用金銀折席。予仰體。

朝廷柔遠之意。概行除免。使臣例有七。晏重陽有龍舟。國無優伶。笙簫管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童。皆各官子弟為之。歌章大義。首祝。

天子萬年。繼頌使臣。有光海邦。此大較也。次日大雨。三日通國加額云。

聖天子恩澤霑濡。真我海邦。世世戴之。大典既竣。戒員役宿館中。候風回舟。舊例。過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冬至前後兩三日。是年十一月冬至。十二日登舟。王率屬諸署餞送。不悉別。至晚方回。十四日東北風起。出那壩港。暮抵馬齒。過派米十六日。颶風大作。暴雨如注。船傾側將危。與副使王公登。

戰台。旬旬風雨中急禱。

天妃風愈大。桅搖撼將倒。桅石散。則龍骨現於左。桅左散。則龍骨現於右。忽折半截。相連不斷。船愈側。哭聲震天。余曰。兩人奉使無狀。應死。爾等莫於魚腹。何辜。眾應曰。大數已定。同死無怨。桅出入波濤。棚半浮水面。半罩。戰台相繫。牽帶舟人。曰。桅不連斷。舟必中裂。於是再禱。以請封。風勢如故。余仰天大呼曰。

皇帝懷柔百神。

天妃血食中土。不在祀典內也。使臣願投海中。桅可連去。真。

活餘人。歸報。

天子神之賜也。隨有火光。營營自風雨中起。霹靂斷截。其桅即令守脩。魏文耀千槌陳蘭則去蓬索。蓬桅逆而船始平。但風浪搏擊。舵不能定。舵左轉。舵右者隨而仆。舵右轉。舵左者隨而仆。浪由船尾進。從艙首出。嚴冬凜冽。舟皆裹冰。樁人凍死。不能施力。至易其衣。初以布次以紬。緞絮祇凡一晝夜。十七日雨雖止。風仍大作。通官曰。昨險不死。或有可生。須再禱。各許愿。設簿登記。時黑雲密布。上下晦冥。心寒胆裂。問必振曰。汝言可生。若何。云大桅雖去。頭桅尚存。可生者一。舵乃二。絕。

沒於水底。夾於龍骨。一繩斷。船即浮。今勒索無恙。可生者二。十八日。舟子忽報曰。勒索斷。船浮於水尾。在頃刻矣。予令曰。如能下水者。賞銀五十兩。有一人出應。令飲酒而下。入水即起。予又曰。能辨鮑者。賞銀百兩。有一二少壯者出應。皆隨下。隨起。入水不能起。船不可。船從風順流。隨波上下。又一晝夜。不知幾千里也。十九日。風息。禱神起。船三禱三從。易鮑下。船風乃止。設使易船時。風起。則船必覆。今禱而隨。心人舟無恙。神之佑也。廿日。東北風起。修整篷桅。東風大作。折帳房為帆。繼以被。皆可翼。風舟行如飛。廿一日。有一鳥鯨。嘴紅足。形如鴈。集戰台。舟人曰。天妃遣來引道也。相狎如馴。鳥。廿二日。海水漸渾。中國相近。但恐過閩。或抵粵耳。行至申刺望。見一山。浮於天際。廿三日。舟子曰。是浙江之定海。北是普陀。西是九山也。喜甚。隨駕勞舟人。午後。忽見賊船四隻。揚帆從東北來。不遠數里矣。通官謝必振守脩王。祔昌告曰。我船蓬桅俱無。若調風對敵。萬不能。奈何。余與王公曰。豈可束手待之。急令各官。督內司長。隨各條弓箭銃砲。手鎗。其餘舟人。取壓船石。貯脩對仗。忽天際雲霧。垂蔽我舟。有頃。復霽。賊帆滅跡矣。晚至福安。舟人曰。恐是賊窩。不可近。此去閩安。只有兩

潮。再出大洋。可以直進。又恐西北風起。傍九山下。逆運而進。日晡。遠望山上。隱隱有火光。山下船桅如林。不敢近。廿四日。舟子報曰。船已到五虎門矣。正遇落潮。隨放砲守口。兵丁驚疑。亦開砲迎敵。急令鼓吹。揚旗。指示之。然後官役出迎。直達閩安。李提鎮慰問曰。舟中人口無恙乎。余曰。前朝舊例。封舟過海。恐飄流別島。不能復回。隨帶耕種之具。又雇員役。損失後。事俱脩。今隨行數百人。無一損失。皆朝廷之福也。詢二號船。隨風飄至江南。崇朝明之。風尾山南行一晝夜。將至廣東。始得順風而轉。已至閩安。二月矣。謝恩。船遲半月。到日。風壞。船復回修。船故來避耳。大船進口。先用小船。刺進南台。靖藩督撫司道。出郭迎。禮懽洽。倍於出時。廿五日。進城。至天妃廟。行香。余與王公。各出貲。酬愿。如所許。數員役。亦然。督撫安王守脩。修蓋廟宇。余與王公。置金。冠懸匾。答神惠也。今冬二十三日。起行。督撫餞送。至建寧。度歲。正月。至衢州。長子思明。來迎。云。拜別。復不敢歸。坐待於浙耳。抵杭州。督撫司道。置席西湖。與耆老。弟王大猷。盤桓數日。三月。過姑蘇。至京。口。五月。過山東。河水涸。船不能進。日行不數里。七月。抵通州。初十日。同王公。幸琉球。陪臣并隨封官員。謝恩。復命。琉

球進貢土物。錦履甲一副。鑲金鞍韉一副。琉鎗刀。琉黃磨刀。石蕉布。琉扇。琉紙。糊椒。赴禮部交單奉。

旨。晏駕并隨分官員臨歸。中山王贈金百兩。副使九十兩。兩臣國辭。王另疏。上聞奉。

旨。著張學禮王瑛收領。又與副使赴繳一品服色。部云。此係恩賜。不必繳。是役也。去程三月。歸僅一旬。其間涉險至再。皆獲安全。皇靈遐暢。感格幽顯。甘雨隨車。百神効職。溟渤奇觀。山川風俗。筆不能載。聊紀一二。傳示後人。至熙朝盛典。曠世遺遺。余兩臣亦忝竊焉云爾。

欽命冊封琉球正副使。賜一品服。兵科副理事前。欽差巡監河東監察御史臣張學禮恭紀。

中山紀畧

琉球海中。小國也。所出土產。惟蕉布。琉黃真烟。刀紙。張掛扇。漆器之類。皆來自日本國。有米麥。祇可供應王府。民皆食。俗始狀如薯蕷。宴賓客。席甚簡薄。片肉樽酒。可享數人。叙款洽而已。一席不過一二器。即夫妻兒女。從不同食。食之所餘。皆棄之。客來相訪。不分上下東西。任隨客意。自坐盤膝於地。坐下方叩一首。烟酒茶湯。接踵而至。如客返。亦叩一首。竟出主

人不迎送。若無聞也。官宦之家。俱有書室。客軒。庭花竹。木四時。羅列。架列四書。唐詩。通鑑等集。板欄高閣。傍譯土言。本國之書。亦廣。但不知所載何典。所云何事耳。設官之法。自唐宋至元。王之長子。應襲爵者。至中國入國子監。讀書習禮。其父薨始歸國受封。至洪熙時。憫其來往風波。驚險不測。特免之。賜三十六姓人。教化三十六島。子孫世襲通使之職。習中國之言語文字。至今請封。謝恩。朝貢。皆諸姓之役。俱有名姓。若上官。有名無姓也。取士之法。不尚文。不考試。舉賢良方正。由秀才。歷法司。設官長。無衙門。從役惟百姓輪直。其執法甚嚴。不徇情面。即官長父子兄弟犯法。輕則徒流。重則處死。不曲庇絲毫也。百姓見官長經過。男女皆去簪脫履。俯伏道傍。俟過而後敢行。小心畏法。若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甚有太古之風焉。有犯罪者。大夫開之法。司法司察其因由。直曲令直者死。亦不敢遲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頸投繯。不敢妄辨。求生。男女不剃胎髮。男至二十成立。娶妻之後。將頂髮剃去。惟留四餘挽一髻於前額。右傍髻小如意。如意亦分貴賤。品級。國王用金而起花者。王之伯叔兄弟。用光金。三法司。紫金。大夫用銀而起花者。大夫通使等職。用光銀。百姓玳瑁。明角。

竹簪而已。婦女亦然。衣服麻袖長。祀腰繫全幅錦緞。長大餘
旁揀扇于烟袋。小刀之類。足穿無根皮鞋。冠以紙為胎。紬布
裝之。分貴賤。長七寸。濶二分。周迴三轉。共為一團。王用五色
花綾。王之伯叔兄弟子姪。用黃花綾。宗族用黃光綾。法司紫
金用紫花綾。大夫通使等官用紅絹。初進王府者。為秀才。用
紅花絹。王府役人及雜職。用紅布。百姓用綠青布。此定制也。
彼國人與中國同。而言語大別。金曰額賦。銀曰喀難。翁曰安
知。大曰倭捕。然。小曰彌然。紅曰呀喝。然。白曰十六。然。男曰會
耕。喝。女曰會南。宮。幼小曰蛙。藍。璧。父母曰倭牙。吃曰米。小利
飯曰安班。酒曰蔭几。好曰優。噠。然。不好曰挖。然。醉曰威。帝。睡
覺曰股。帝。人名俱有四五字者。如馬爛敏達離。如喀難額司
姑之類。惟有阿爾多。夜弗。燕。二名。呼喚者甚多。國中有迎恩
亭。即天使登岸之所。離海口三里許。在那壩港地方。其間里
巷相連。人民稠密。過此則天使館。向來冊封員役。俱駐於內。
館中有廳堂。廚房。樓閣。亭園。臺榭。書室。小軒。周迴寬廣。與燕
中報國寺相類。館內鋪設梓椅。牀帳。及碗碟什物。俱照中國
制度。設專司收貯在庫。俟天使至日。方敢動用。今館雖傾頽。
後樓上尚有故明使臣杜三策題梅花詩百首於壁間。其餘

吟咏甚多。外有匾額。宇畫。皆故明歷代明公之遺蹟也。館前
有空地百畝。每日午後。婦女或老或少。攜筐挈篋。聚集於此。
為貿易。是遊玩也。傍晚方歸。其間亦有珠色。搗曳而來。風俗
女子自幼。即刺黑點於指上。年年加刺。至十五六歲出嫁時。
竟成梅花。至衰老。手背皆黑矣。髮長四五尺。頭梳一髻。光如
油。黑如墨。不修眉。簪不帶釵。鑲首飾。不施脂粉。穿大領衣。色
尚白。有時以手扯裳。有時以衣覆腦。若兜衣之狀。如有夫之
婦。犯姦淫。男女俱死。亦有女子不嫁人者。竟離父母。自居專
接外島貿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無論貴賤。仍與外客親戚
往來。不以為耻。若過本處有室者。亦不苟合也。那壩港至中
山王城。約二十里許。殿在山頂。其殿康熙元年冬。天火焚至
今尚未建。殿後有一小峯。名虎萃。下有小廟。無像。但設香供
於地。殿前有石壁。高數丈。濶二十餘丈。平如斧削。中間有一
穴。穴口嵌一鐵龍頭。龍口內有泉水噴出。從空注下。即大旱
之年。水亦不竭。王城之西北。有一大池。池內有鯉鯽魚。又一
山。松柏參天。名花四布。王城之西南。有中山王之祖塋。塋中
無塚。惟石碑上刻琉球中山王祖塋。塋前五峯相對。左右有
情。後有靠山。沙水相映。明堂可容萬馬。遠山圍抱。中山王家

廟離那壩港數里。官民經過。下馬步行。廟前有海水來。測金
已相映。前後殿中所供牌位。自唐宋以來。子孫不替。守廟是
僧。那壩港之東北三里。有三清殿。殿前二松大數圍。高廿餘
丈。枝葉茂盛。勢若飛舞。三清殿東。有天后廟。廟雖窄隘。幽雅
可觀。廟東演武場。場南有長虹橋。闊大餘長五里。橋下大水。
水曰曼湖。通海。過橋有松嶺。嶺長二十里。許松樹滿目。蒼翠
鬱然。亦琉球之一景也。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竣。晏仲
秋。宴重陽。晏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器用金銀。折席。琉球小
刀。蕉布。琉烟。布。琉扇。琉紙。琉鏡。並折席以上。俱免。祇領席。
從員役亦然。守備千總通官等三十餘員。每員廩給。免去九
分。每日支米麵各一斗。牛羊猪肉各十觔。鮮乾魚各十斤。鷄
鴨各十隻。燒酒油鹽醬醋各十斤。柴十束。長隨內司聽用。各
官五十餘員。俱半廩給。每日支米麵各五升。牛羊猪肉鮮乾
魚各五斤。鷄鴨各五隻。酒油鹽醬醋各五斤。柴五束。僧道及
各項匠作吏書門皂等役。百餘名。口糧。每日支米麵三升。牛
羊猪肉鮮乾魚。酒油鹽醬醋各三斤。鷄鴨三隻。柴三束。兵丁
及各官隨役。二百餘名。俱月糧。每日支米麵各二升。牛羊猪
肉鮮乾魚。酒油鹽醬醋各二斤。鷄鴨二隻。柴二束。封舟過海。

例有從客偕行。姑蘇陳翼宇友石。多才藝。王持帖請授世子
等三人。琴世子名曰彌多羅。王之婿。名曰啞弗赫。三法司子
名曰喀羅敏。連羅寓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餘。
授世子思客。操平沙落雁。關雎。三曲。授王婿秋鴻。漁樵。高山。
三曲。授法司子流水。洞天。滄山。三曲。求諸無虛。小皆稱曰友
石先生。西湖吳燕時字羽嘉。素岐黃。切脉知生死。國中求治
者。無不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八月中秋節。王設宴。是日設
席正殿。兩使上座。從客向西。中山王向東北陪。其欽天監。太
醫院。守備。千總。各官設席別院。俱三法司。紫金大夫陪。內司
長隨。中軍。總用。各官設席別院。俱大夫陪。冊封吏書。僧道。各
從。俱長隨。通使陪。其兵丁跟役。俱秀才雜職陪。其通官二員。
時在左右。傳遞問答。不預席。設鼓樂。有走馬弄刀。刺鎗舞劍。
蹴毬。走索。諸戲。至晚方散。重陽節。王又設宴。如前。早至王府。
小飲。次看龍舟。中國午日競渡。琉球在重陽於西城之龍潭。
潭中二山並峙。一名石筍。一名龍崗。崗上設小席。湖水澄清。
微波不動。舟有五。各分五方旗幟。每船用。水手四十八人。往
來飛轉。金鼓震天。午後上晏。幼童百餘人。皆貴賤子弟。又一
少年僧。生成頭長尺五。眉髮雪白。顏緞雪髯。佇立庭中。一童

子挽雙髻。杖掛葫蘆。次於壽星之右。一童子生成背蛇。服綢
 戴簪冠。穿錦服。手擎蟠桃。如東方朔於壽星之左。有黑虎一
 隻。排於壽星之前。鳴囉擊鼓。眾童子還進歌舞。內穿錦衣。外
 白綾半臂。繡菊花。以應佳節。溯行。王請留匾額。正殿上東南
 屏藩家廟。上河帶山礪。三清殿。蒼生司命。天妃廟。中外慈母。
 王公亦有贈匾。其請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
 等。惟紫金大夫蔡國器。年老加俸米。以原官致仕。其國南北
 約三十餘里。四面濱海。無盜賊。為治簡朴。頗有華風。敦尚禮
 教。宗族親睦。予留日無多。見聞有限。略存其概。以俟後覽。廣
 為考訂。以脩采風之助云爾。
 時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書於閩之公署。三韓張學禮謹識

使琉球記一卷

大學士英
廉購進本

國朝張學禮撰。學禮字立庵。鑲藍旗漢軍。官至廣西

道監察御史。是編乃康熙元年學禮以兵科副理

事官與行人司行人王垓奉使

冊封琉球國王時所記。前敘請封遣使始末及往來道路

之險後為中山紀畧。則載其土風也是時琉球國

王尚質。繳故明勅印。舉國內附。故學禮等有是役

蓋

國家遣使東瀛。此為始事云

粵西偶記一卷

〔清〕陸祚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粵西偶記

一卷》提要

粵西偶記

當湖陸祚蕃撰

粵西諸郡桂林產無瘴然民窮地薄城中江右楚人僑寓者十之九排竹為屋貿易不過雞豚羊豕之類錦繡文綺明珠泉貝寶產粵東此間無有也土著者居於鄉里皆傑然傲慢不畏官府崇使者例不治民視之蔑如也

桂林山俱青黑色不生樹木竟削直上不可登涉形如筆林頭碎險惡之狀無所不有中多竅每風起洞中作聲殊不耐聽其餘諸郡則崇崖疊嶂絕無平地與馬無所施每過峻嶺必步行頭而跽者屢矣

天氣炎熱地氣卑濕結為瘴毒為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

說鈴 粵西偶記

一

無形者或辟風四射或黑昏襲人若曉行不飲酒觸之莫必登夏月燥膏流金揮汗如雨終不敢解衣當風夜卧門戶惟設多焚茶木雄黃庶幾可免最畏瘴疾或頭痛寒熱俗稱瘴瘧尋常醫藥不能効也

粵地外連交趾內雜蠻獠古來安置遷客之地向聞瘴氣充斥地方無日不事無日不殺人彼四股一轄所得金僅三四錢耳殺一人縱無資財償其衣不下兩許販其屍可當五日糧故其草菅人命視燕齊間向馬不啻運度其他中途被害多至二十許人者亦間有之

粵西有一種洞苗善結交尚意氣人有與睚者即傾家殫身不顧然其相厚之人或往刺之苗即招同類酣飲於溪曰如此交情

一去恐不得復見益相與收拾之遂較而烹之盡食其肉取其

骨淨洗以錦裹之置于家祠之中時時奉之以誌不忘也

學使者出巡諸郡旅店只茅亭一間不蔽風雨竹林一張每晨轉

椒格格作聲驚風攢窗連旦不寐與夫即獲人口作鳥言腰橫

短刀面如猿猴與其僮伍嬉笑怒罵呼叱弗顧也

來賓南寧浮州一帶江水腥濁從交趾諸山流出皆孔雀之所糞

也巨蟒之所浴也水色時而碧時而紅穢惡不可近舟行百里

無井不得已以磐澄之加以雄黃然後飲中毒者或泄瀉或脹

悶十人而八九矣

陸行竟百里無人烟出入于茂草叢篁中路止一線前後不相顧

脫熊虎蹲其旁伺人肉或苗蠻伏莽以毒矢相加適禍發于舍

說鈴 粵西偶記

卒將若之何吁險矣哉

寒暄不時頗難調攝日出後方攝永起飲燒酒一二杯粥飯宜少

不宜多飽則易病禁午膳食不化則諸疾皆作晚更宜清虛自

杜林外麤尤當戒雞鵝鯉魚之屬弗充庖廚焉

逆徵文教不典人材橫陋生童歲科試止奏一藝每一題必有一

篇惡爛文字不過四五百言彼此抄襲非古非今不程不墨如精

神血脈一腔一掬等句奉之如拱璧又大半俱別字間之令人

氣塞發禁止六等稍稍寬頤四五等則均曰取帖不知耻云

梧州界有左右二江右江自桂林來水極清左江自南寧來水紅

赤可畏合流會于三界焉其君廟前東流入肇慶江中水紅白

各半判然不淆

偶真君廟劉英頗著小青蛇十餘金色炯然長尺許盤結棟宇及

侍從腰佩間竟日不動去來莫知其踪士夫經此必禱祠下或

云神能遠蛇相獲遇險除瘴疾風可無恙此余所日觀者齊諸所

志焉云云俗哉

學使者于州郡例然統轄視觀此上官不同粵西則恃慢成習

更出意來憶在馬平水米俱飽者一日在茶棧米雖子一二十

枚不可得結之則曰此地不產此其實雖梓里甚相聞也試日

不送獨乎其芥後聞之則已進矣一二等生負當給賞示鼓舞

州縣往往其大云久已奉敕應持何項錢糧支給反相詰難焉

柳州衛公臺下江水澄澈小魚聚滾而來不可數計潯刺一鋒躍

出水而即成飛鳥未及生毛羽即帶網羅味甚脆美而秋風鳥

孔有德封定南王獨秀峰在王府後連官有欲遊者必欲王府請

鎖鑰方得入後宮每于樓上垂簾觀之或聞笑語聲近改爲貢

院

賓州諸處土產有種種猿猴四種發人最巧可買為僕僕猿猴獨

美常縋衣騎牛入市貿易

呂祖嘗憩于廣西梧山鄉人因構亭其上曰呂仙亭元大府開時

疲大作有張秀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成前梓樹為呂仙像

張許之明日梓被風拔置庭下疲遂息今呂仙像即此木也元

來仙之左手持開慶芝一本狀若蓮花馨香襲人

忽雷形似鱷魚尾有巨鈎能穿人而食新其有華去其齒齒能更

生感應經云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illegible]

手腹腰間刻一梓印方寸篆若碧玉字頗符篆自然之大器不

可識其何用

桂林府志山九月桃花盛開上有帝光洞碧巖仙館平田數畝土人謂之天子田

北流縣勾漏山有洞道書謂之寶去洞天山不甚高而洞中深窄奇絕人不能窮其奧對洞一山峻壁立斷絕攀援荷葉田田洞洞其頂每歲百花凡則占有年洞口前復產萬仙米株而乾之粒圓如黍黑已以之釀酒特芳香

土人以環去其冬青樹上至春結子如葡萄肉俱細如婦女枚條估客買去備於山樹謂之故墟其至食葉適脂枝上如石膏取熟成塊

山羊出在江大者百餘肋小者六七十肋跳越山頭如飛為群于

卷之四

七

百人不可得一須透入籠中張網捕之生得則者心血為止餘血亦佳如跳躍山谷跌死者連刺之其血已凝力為又次若遇取則仍從後跳躍去矣欲識其假取雞血平五搜山平血一乘粒過而血變成水或以久旋與雞血一塊投入山平血過宿或變成鮮血以此驗之

全州湘山寺又名報恩光孝寺為無量壽佛道場高峻奇秀俯瞰城郭寺僧甚眾產磨芋形似瑪瑙經指灰水磨潔如腐赤食甚美

全州離城數十里有赤蘭亭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千章狀若此龍獨二松高大倍常松上生蘭如寄生草葉似建蘭花開紫色香開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人手植赤蘭其靈蹟也聞

有上樹分其種者雷震而死後人建亭以誌其異凡仕宦至全州者無不遊焉余至建亦蘭成間為詩題黃沙灘亭壁而命其甚磨石公書赤蘭閣于其右

蒼梧之獨綠色質堅叩之如金石聲耐風且不畏風為鳳產左右江豁洞中形似喜鵲色紺碧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餘其妙始有毛羽一簇聲清越如笙管能度曲妙合宮商兼難得

博白然出三官鳥形似鸚鵡而大身碧綠間紺紫及黃色體色紫綠但聲不佳喜食肉又多綠鳩色最美觀土人以為常銀富之鮮有能活者

花鈴

七

又有淺墨綠色桃紅諸種
平樂等府深山十餘里極多喜採百花釀酒釀于入山得其果穴者其酒多至數石飲之香美異常名曰猿酒
粵西產蛤蚧為四蛇雄為四蛇每生一處則為一蟠形似蟠蟠人獲其雄者應之變開其雄必來合抱而死獲雄亦能

同邑沈融谷起家廣西天河縣今官七八月之交有金龜至大如黃豆頭甲足尾宛然龜也色如赤金多生腐瓦葉上亦能飛乾之可為婦人首飾之半已或出其平猶葉也蓋無所化耳

人魚狀如婦人出沒水中人鮮捕者
鯢魚鯢也形如蛇而四足腹圍五六寸頭似蜥蜴形如鱗甲余見一枚繫之繫若廣樹間少頃即穿石入地大餘蓋此物穴山遊

石如踏平陸故名穿山中也四足拱立如為人履其背不少碍
伏物雖小而力甚強唯食蟻其甲入藥性走竄治瘡毒現意在
某處即用其某處之甲功尤迅速

粵西人養蠶時飼以小魚每至甲子庚申日概不食俗謂蠶繭日

練金輝類紫大而通身金色背負一片如玻璃產桂林

錦屏松葉似松而翠密過之綠花長莖甚可愛產桂林

獨脚蓮草如黃蓮根而極大專治癰疽腫毒持入藥肆肆中諸藥

香氣盡消以此為真三脚五脚者次之

史君子花蔓生間時輕互似海棠通秋則頂度其人草毒舞亦最

舞草

蟻牛與蛇同穴其性皆陰土人以皮囊手塗置於上入穴探之牛

說於粵西偶記

紙其監誘執而截其角疎以為其珍貴歷王市有曉成偽為者

頗相似極易辨

石燕山谷所生全不類燕乃類蛤而實石也夫者為雄小者為雌

可治眼疾

蛇黃蛇腹所生可療瘡毒

楓絲有至食楓葉所成可以為琴能其聲清越

勾芝木其皮可績為布

鬼魚似鱸種人輩殺取此魚祀鬼與人食之輒死覺之請蠻人呪

之立蘇

智廣花出桂平諸縣山中木本高三四尺許細葉赤夏間著小黃

花

粵西俗人服化最早種人之小自元至正始也俗人之成自明弘

治始也有板強者婦人黃蠟泥髮木板為髻形似今之扇而平

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翠紫若綵絲然有箭強者婦人

橫簪于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綫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

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蝶蝶翩翩可憐頭一月一梳宵

寐無反側此等種種不啻十數語言調札而服飾與居民不甚

大異亦與居民婚姻往來其耕田亦輸賦亦應役者無幾也間

有輸賦而不應役者生慈也更有一種號山子不飲不使飲山

而食食盡後飲其人喜獵伏弩持虎塗毒箭獵中之主獲亦其

類也其風俗最高踏歌談話服越所度陌男女雜逐深林竟

竹間一唱百和雲為之不派名曰會間自稱事畢至明春之花

東集粵西偶記

九

胡音會間之期也餘節亦同舉唯元宵與中秋夕為歲有民歌

有徑歌俱七言頗相類其不同者民歌有韻徑歌不用韻民歌

體絕句徑歌或三句或至十餘句民歌愈多變開徑歌專重比

興其布格命意有出於民歌之外者雖文人提筆不能道也後

人生於深山窮谷異言殊服其歌字皆土音韻則天籟繅而通

其意殆亦工于為詞者後人者亦古樂錄之為奇粵西諸郡處

處有之潯州諸嶺自明弘治間因大藤諸峽亂徙於中調未征

勳峽平遂成焉其人散居而各有長舊錄武靖州武靖土州久

廢今錄新創駕其俗自切習歌男女皆倚歌自擇配女及第

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俟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猶

男道士以扁擔一條錫歌歌音字便如繩頭同以金彩作花弁

於上沐以漆蓋其俗女子力作所必需也女婚男以繡囊節帶
諸物皆女所自製者約為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蘇木汁
染檳榔并葉石灰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於道歌鼓振
林木女至夫家舍邑其夫用奉擎女背者三女乃用夫所贈檳
汲水至甕中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同宿名曰野
郎與之共居母家待有媒則棄野夫而歸夫家借老馬或野郎
亦曰苦郎當其在野郎也奉夫至其家反以奸論及其歸夫家
也野郎至其家或至其母家及他所相會亦以奸論報之為歌
五言八句唱時疊作十二句多用古韻平仄互押或隔越跳叶
曲折宛轉喃喃呢呢間有一二佳語頗類六朝情艷但其中土
字土語十常八九不澤而翻之不能曉也

說餘

粵西偶記

十

粵西偶記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陸祚蕃撰祚蕃字武園平湖人康熙癸丑進士
官至貴州貴東道是編多述其督學廣西時道路
險阻之苦及為守土有司所不禮事大抵皆瑣屑
細故不足紀載者也

海岱日記一卷

〔清〕張榕端撰 徐嘉炎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岱日記
一卷》提要

海岱詩序

丙子春公奉

天子命行祀事於嶽瀆覽山海之奇觀直與月中
浩落之氣相爲吞吐而紀風編俗景物流
凡感於外而動于心者皆于詩焉發之今讀
其所作有蒼莽壯瀾者有頓挫淋漓者或雋
逸似錢劉或澹永如陶謝諸體併臻杼寫盡
致詩家之能事畢矣于以竊揚風雅鼓吹

明與

聖天子明禋巨典并垂于億萬斯年猗歟盛哉豈
風雲月露之詞以一丘一壑取勝者可同日
而語耶燕臺譚弘憲謹識

宗伯學士張老先生以吐鳳弘才論思機界
凡有所立言久矣誦揚海內丙子春特奉

王綸虔脩祀典自泰岱沂鎮以及東海咸肅將祇
事而星輅所及間事詠歌哀然成帙士鑲
刃守土得以左右親承展讀鴻章琅琅聲韻
不獨寫山海之巨觀闢泉石之幽致而上昭
聖德下念農功隱然體國勸民之心形諸楮墨古
人稱李杜詩一精於蜀道一盛於荆門今先

生遊瑯琊渤海間而詩思益宏法益老殆欲
追踪二子之風流並垂今古歟陳士鑲識

序

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為水允
矣山左名勝為古今來造物絕大一篇文字也第甫
夫俗子習焉不察間有一二涉獵者又如諸葛武侯
不求甚解五柳先生略觀大意可惜少婦受辛竟莫
收為枕秘幾於塵壙千層作唐球瓢中物矣丙子仲
春宗伯學士天中張老先生恭奉

王綸致祭岱嶽東海榘木蘭於木涯昇藍輿于山麓峰回
路轉醉翁於焉停驂秀嶺茂林右軍為之却步舉凡
綠嶠青嶂碧玉紺宮精光之漱灑陰雨之冥濛以及
騷人野史羽客縉流耳聞目接變幻百出者無不貯

用

之奚囊中頓令古今來造物絕大一篇文字為之收
取殆盡由是載為子長之史吟為靈均之騷使造化
在於腕下使雲霞溢於胸中使物華冉冉於行間使
落英片片於紙上美哉觀止矣而今而後泰山東海
始得世間知己客有謂予曰文長不云乎舊時芳選
今猶在但屬漁樵自採香今為張公盤踞令若輩無
香可採得毋為造物所妬乎余曰唯唯否否我將涉
蒼溟登黃峴攜其日記吟味諸作搔首而問之青天
靜海高緝磨頓首敬識

海岱日記跋

昔史公登龍門探禹穴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魯黎登
太華峯欲遙首問天古人之於名山大川必有可記可
傳者人與地俱不朽也山左名勝之區鎮岱岳環渤海
決決大國拱護神京默默有輔相之效焉邇者時和
歲稔物阜民安我

皇上特簡宗伯學士張老先生致祭於岱宗東海以展昭報
之誠甚盛典也而先生啣

命以出都門車幾輛馬幾匹過都歷塊於觀風問俗之外凡
晦明風雨信宿流連一舉一動一味一吟必記之至梵
宮仙宇舊蹟豐碑花亭月榭古今之不可磨滅而足以
當我甞意者必記之若夫縉紳先生之晉接驥人墨士

之往來羽客縉衣之間訊則記其人撫今吊古托於栗
榭形於筆墨則記其事流鶯遍樹影動縹囊海燕掠花
香浮細帙信乎煙雲翰墨山水衣裳有不佞欲增輝東
瀛生色也哉予聞之古者天子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
以記月也先生代

天子以展昭報之誠則日記一編匪以記景物也實以記盛
典也古人之年譜僅記生平先生日記之所關既重且
大若雷次公之館鐘山受書成邑衛叔賣之來建業刻
壁為人固不足比其萬一也銀城李典祀拜彙

序

古來文人有干役之事必以其所過山川道里
之數屬諸翰墨以誌之此遊記所爲作也然而
遇有盛衰文有工拙自唐宋以來名人達士車
轍馬跡爲數無算而遊記之存于後者不及數
十家或者于文詞聲律之際不能雅馴抑或以
其無當于典章紀述而闕焉泯沒也今讀模圓
先生海岱日記則信其爲必傳無疑先生之行
始于泰山及于東鎮東海蓋當

國家將建捷伐之勳而先舉懷柔之典其遇固已

盛矣而其所至之處山爲五嶽之長水爲百谷
之王又以其間覽孔子林墓摩挲楷檜耳目震
聳蓋極天地三才之偉觀莫有與之儔者以極
隆之遇而當之以莫之與儔之偉觀宜其詩與
文之工非區區紀遊者所得而彷彿也先生文
句參差古秀絕似鄒道元其詩出入中晚唐之
間傳之後世視范石湖陸放翁諸公殆有過之
無不及也讀茲紀者當不徒以其遇之盛而鉅
稱之爲水後學徐嘉炎

序

國家有事於名山大川大臣恭成命以行禮也
維我樸園先生奉使典東方之秩祀自戒塗以
訖於禮成乃罔或不虔祭之日肅將

聖

天子祈福元元至意以薦於大神洞屬肝鬐和風
祥雲休徵翕應告以時若足以返

命無失墜矣途中所經原隰風物奇聞壯觀斐然
而作得如千篇蓋古者卿大夫所至能說其山
川而咨謀詢度亦無有不周使臣之星言有足
與太師之陳詩訓方氏之觀新物相聯事者先

序

一

生亦猶行古之志也詩瑰麗若出金石可歌誦
所序記最得古人小碎筆意蓋筋力於景純之
山海善長之水經也脂牽之齋垂橐而筆墨之
歸稠載真乃皇皇然光於道路矣先生猶不自
謂能將哀輯以視有道正之而命同官長洲韓
奕序之時康熙三十五年夏六月

先生之寫景在詩乎先生之寓意不在詩也
先生家學淵源文章經濟當世罕儔今春奉
命祀岱宗旌車所屆輒畱意民瘼以觸諸心目者

形之歌咏其爲國爲民之真誠流溢楮上以
是知先生之寓意不在詩也至夫寫景還肖
不獨詩中有畫如入朝川諸圖抑且詩中有
祀如讀柳州諸作參軍雋逸開府清新兼擅
其勝而文章經濟具見乎是洵後學之奉爲

序

十

金科玉律豈效顰者所能髣髴萬一哉敬綴
數言以誌景仰晉江陳俞侯拜跋

海岱詩跋

恭讀海岱諸篇格律嚴整聲調高亮真
能變幻烟雲吞吐日月似此黃鐘大呂
之音宜手鼓吹雍熙清廟明堂聿生喜
起之色昔杜少陵望岱一詩千古推爲
獨絕今傑作一出讀者莫不驚心咋舌
雖盈胃決背之奇亦難專美於前矣稟
平勛拜手謹跋皆丙子端陽前五日也

康

海岱日記

澄陽張榕端樓
秀水徐嘉炎華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

皇上軫恤元元凡嶽瀆陵寢之載在祀典者遣官

分祭祈雨賜時若登于大有臣榕端奉

命致祭泰岱沂鎮東海二十七日

皇上御保和殿親視祭文香帛頒授使臣給

御蓋一龍蘇二御杖二爰稽首祇領沐浴戒

途虔肅將事出都于二十八日行七十里抵

海岱日記

良鄉得七律一首

康熙丙子春奉

命祭告東嶽東鎮東海出都恭紀

明禋遣祀兆農祥使節乘輅出帝鄉五岳

分圭先泰岱四時迎氣首東方薦馨齋潔通

靈爽蒼旼高深叶雨暘海不揚波知

聖德佇看兵甲靖遐荒

二十九日平明發風微日和西山如環屏障

葱蒨可擷次涿州方亭午欲探樓桑村遺趾

不可得迫驥過熊公詩一瀟萬岳別熊公祭

中川諸陵與余同使者也。明日當分途燈下作家書附熊。

二月朔丁亥無風宿新城得五絕一首

新城道中

雲薄日光淡。水消地脉融。如何驚蟄候。猶不見農功。

初二日三十里至白溝河。清流渺瀰。疎村映帶。蒲帆輕微。網罟四集。頗似江南。宋遼分土。以此爲界。明燕師南下。盛庸敗。文皇於此地重惜老將雄略。益令人恨李景隆。豎子又四

卷之三

工

十里宿雄縣

初三日過趙北口。長堤十餘里。東西皆巨浸。西望無際。水雲一色。時見小艇出沒。鷗鷺翔集。東則澄波搖漾。初日射之如鎔。淡金堤旁老柳百餘樹。預計使迴。蔭其下。濃綠垂垂。當忘暘暑也。詢之土人曰。白洋淀。午後止在丘得詩二首。

白洋淀

森森白洋淀。新堤夾鏡長。漁舟輕似葉。荻壩曲如塘。涼日波千疊。籠烟樹幾行。那知驛路

乘急到水雲鄉。

驛館夜坐燈花舊。舊如芝。

驛館更深後。燈花何太奇。含光如點漆。簇葉類盤芝。那但蔽基典。還成刻燭詩。昔人曾誌喜消息。爾應知。

初四日晚寒。午刻有風。抵河間。宿尋霞庵。得五律一首。

河間晚發

二月河間道。烟光一望迷。塵高初日淡。野曠四天低。乍暖水將泮。餘寒鶯未啼。驛亭聊遣

卷之三

三

興掃壁自留題

初五日。曉後過獻縣。至單家橋宿。初六日。大風沙迷漫如霧。諸路解綿甲及騾馬。斲刀者絡繹於道。四方急公。若此。邊陲小醜。釜中游魚。撲滅在指顧矣。宿阜城縣。初七日。輿中閒適。以王孟詩遣懷。五十里抵景州。午飯畢。手錄摩詰詩數紙。客館聊自娛耳。

初八日至德州。同年李紫淵來。余既有海岱之役。而紫淵數日內亦赴臨江任。握手少頃。

卽將遠別落日河橋情懷惘惘德州羅家樓名酒也紫淵見餉浮白小酣餘貯瓶盎携之作五古二首寄紫淵

過德州同年李紫淵餉羅酒賦贈

戶小雅愛飲無酒神不暢德水逢李子遺我羅家釀其味淡而旨其色水在盞適口不覺多竟逾平時量向艷羅酒名好事每相餉茲焉識其真乃審前者妄李子吾故人高懷敦古處斗酒不爲薄情真忘爾汝嗟嗟夸毗子甘言如醇醪利盡還相

海岱集

四

傾對面成秦楚元音與太羹至味別有取所以昔人交往往在日杵

初九日至平原二力從磁州至得平安家信甚慰晤董總憲諱訥招飲醉復遺酒饌殊精腴

初十日至禹城橋春已將半四望平曠未見草色爲餘寒較遲耳薄暝登橋野眺河含落照樹帶墟烟宿鳥啾啾寒暄斜度宛在圖畫中橋後有曠地觀從者較射畢緩步而歸十一日抵齊河過大清橋爲齊河長清分界

處其下河流清駛漁舸往來厭行役之風沙臨澄淵而心快矣

十二日早發棗林彌望麥苗微青經歷千里目所僅見乃知長清爲山左腴壤也行二十里翠黛撲面綿亘東南旣近則皆童山惟崑山有樹千株抵驛午飯畢捫衣拾級而石堦甚峻從人徑上十步一息上有玉皇廟殊荒涼小憩松柏陰中亂山迴抱中爲崎嶇行徑耕畦如割棋局既下回望石堦二里許自頂至麓若懸瀑布也宿張夏得七絕二首

海岱集

五

崑山驛

古驛童山草木窮岡回忽見萬株松龍慈黛色疑無路谷口時聞度午鐘

山根了不見崢嶸穿樹凌空一望明回合四山田萬頃畫塍高下儼棋枰

十三日陰有風行六十里一坡陀不知何名隱隱西南烟靄中過傲來山泰山之西巖至泰安館于張氏舍宇極寬廣堂左偏小樓二間窓啓四而北向烟巒南倚海棠海棠大一圍高三丈許花時殊堪把酒東降天書觀小

塔疎樹。慈龍烟外。最後有別業。頗雅觀。微來
一峰。正俯屋頂。夢想岱岳者數十年。布樹其
下。晨夕相對。良稱快事。得詩三首。

館泰安張大學家

居停饒雅致。傑閣倚墻東。獨樹古棠茂。迴廊
別院通。敲碁宜靜夜。却暑引長風。更喜開窓
看茗葉。岱色中。

登寓樓

小樓四面開窓。黛色陵空當關。可盡可醉可
詩。宜晴宜雨宜雪。

題張氏園贈乾生原模昆仲

題張氏園贈乾生原模昆仲

作園如作書。所貴善位置。胸中有成竹。點綴
皆有以。斯園岱之麓。崔嵬特在目。峻峰造天
關。巨石裂地軸。垂帶如驚猿。側嶺如奔鹿。或
如俊鶴。或如寶龜。伏爲軒眺其巔。爲樓。爲
其足。向背稍失。宜精神便不屬。主人有心者。
先得我同然。樓則穴其後。軒則敞其前。連山
儼書幃。仄岫飛流泉。詭狀爭輻輳。朝暮變雲
烟。要使峰嵐秀。若在几案間。元亮家柴桑。東
籬對南山。少陵宅瀼西。草堂俯江濤。斯耐面

泰岱常作敬亭看。王程催去駟。暫憩行當還。
曷當憑書手。收拾在圖箋。生平烟霞癖。欲別
猶流連。重遊是幾時。延首武陵源。

十四日早飯後。遊天書觀。觀鐵塔與銅像。大
帝及侍立者四人。皆範銅爲之。寓齋前有石
洞。穿洞而出。亦亭架其上。靜坐看山。山容百
變。惜無荆關妙筆。繪之。幕招同行朱君小酌
此亭。以詰朝齋戒之始。當不飲三日也。

十五日在寓齋戒。

十六日至岱廟。州守章君。履成已先在廟

題泰山碑林

七

貌宏敞。碑碣林立。其最古者一通在大殿西
南隅。似塔而圓。下有趺。上有額。字俱漫滅。道
士指爲秦碑。不知所據也。其最高且大者。宋
宣和六年。重葺岳廟所立。在東偏廂。盡公祠
門外。巔巔仰首。若巨鰲焉。正殿九間。極壯麗。
啓匣恭覽。

御書配天作鎮四字。龍跳虎臥之筆。遠軼古帝。希
世之珍。當傳之永永耳。東謁炳靈公祠。庭前
漢柏。徑數圍。紋皆左紐。黛色霜皮。彈之鏗然。
有聲。少陵所云。柯如青銅。根如石。于此信之。

一碑繪圖一碑勒漢柏二大字紀年則萬曆崇禎也西至延禧公祠唐槐高二丈餘腹已中空僅存其半徑五六尺據州守云廟本在城外宋真宗移於此地刻柏與槐之年歲難考其為漢唐未可必之皆千百載物也殿外古樹甚多兩銀杏各五六抱至其地者氣象陰森不寒而肅矣歸即書一聯兩詩贈居停主人張乾生原模昆弟兩生醇謹士聯云世德宜兄宜弟家風半讀半耕蓋紀實也十七日州守章君來晤午後至岱廟省牲

泰山志

本

十八日黎明祭東岳風和日朗

皇上為民請命禱于山川至德馨香神祇昭格歲之豐稔可以預卜矣夜招文登張孝廉白庵飲就青亭就青予所名也以其踞石洞之上登而望岱岱之青蒼了了目中若來就人故名之得岳廟七絕一首

東嶽廟

五岳名山首岱宗新年牲幣塵

皇求好將膚寸封中起遍灑甘霖四海同

十九日晴晨起登岱州守章君廣文張君來

從辭之不得肩輿行至高老橋入斗姥閣小憩閣背尼僧又數里過水簾洞乍入山聞泉聲樂之停輿坐石上度剋馬嶺山益峻石益奇抵快活三緩步數武平嶠曼衍約三里登陟者方苦勞狹至此坦焉神舒俗因名曰快活三里云再上為御帳崖宋真宗登封駐蹕處崖壁奇秀細泉出崖隙匯為小池清鑒毛髮平流廣石上消涓下瀉廣石有方穴十餘想真宗駐此鑒之以植帳殿者也踰崖即五大夫松故地僅存一小松已枯槁非秦時物

泰山志

九

後人附會而被以嘉名耳又二里至朝陽洞有小庵傍為半山亭以山麓至巔四十里此地已得其半也亭午復登輿行仰視東峰頂細松嵌怪石如苔如薺又行久之松益多青蔥徧崖谷西峰之松若與之爭奇對峙垂陰可數里輿人曰對松山也歷大龍峪小龍峪而上為十八盤石磴甚陡旁懸鐵絙頗有戒心然兩崖峭拔壁立千仞石狀詭異雖猿猴亦難攀躋又目豁而心爽矣盤盡即南天門山店師比經白雲洞向所仰望諸峰皆俯出

其下邸舍中相對之傲來山。低插西南。羅立如見孫焉。抵碧霞元君廟祭畢。章守至。啓大殿鎖鑰。出二匣。一金銀嬰孩十餘枚。元寶二一碧霞元君之石印。徑數寸。鏤天仙昭鑒四字。章守云。元君座下乃泉源。塞之以安座。夏月水輒汎溢殿中。殿三楹。無意扉。下列厚板。上以大銅鐵條爲直櫺。疎排之。以便投物焉。東西皆小紅柱。扇鑄甚嚴。三神座前各懸大錢如銅鈺。四方進香者。羣以錢擲之。聲錚錚然。欲中錢孔。不中不已。擲錢無算矣。聞順治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中投金銀錢帛他物者。幾與案平。今座下薄有層許。又金少而錢多也。殿左廡臥斷碑。質極麗。李斯篆也。字已模糊矣。章守歸。劉君雷宿察院。日哺。狂風震撼。出戶欲仆。不及至頂。垂簾擁爐。凌晨將登日觀。觀日出。心殊皇皇。慮因風勁阻遊展也。

二十日四鼓風喜息。急披衣起。命從者煖酒酌數甌。至絕頂玉皇廟。道士云。觀日出尚早。與一老黃冠談元素頗可聽。道士導月日觀。朔月中天。天風高寒。蔽身豐碑後。已黎明可

辨字紋。日猶未出。足下三丈許而外。皆雲海。彌布。正平作淡青色。東方青雲上紅氣一痕。頃之。又有黃氣一線加焉。待之甚久。紅氣之下。忽開半塊。若硃砂。中湧金盆。光映河流爲金印一方。晶瑩耀目。大約雲氣不清。故日出甚遲。以余聞他人所見。躍而復沉者數四。金輪驟升而天曙矣。所見異此。因并識之。晨餐畢。至東岳廟後。觀唐明皇摩崖碑。其西石壁上鐫

御書雲峰二大字。秦無字碑在玉皇廟門外。進東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有乾坤亭

御書普照乾坤額。筆勢遒勁。自與泰岱同不朽也。丈人峰峙西北。石不甚高而名特著。東下入孔子廟中。設石像五。肅拜而出。遂下山。櫻桃樹滿塢。萼已將綻。惜不及見其盛開也。御帳崖與半山亭。凡兩休。御帳崖之清泉。白石所心醉者。流連而不忍去。王摩詰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可以移贈此崖也。抵歇馬崖。南高老橋後。取東北僻徑看雕經石。大石一片。延袤二畝。南刻金剛經。字徑尺。泉水衝湯。

半已剝落。後有暴經石三大字。徑數尺。北枕一大石。橫亘十丈。上有泉潺湲下注焉。其西石亭名高山流水。為棟為門。為蓋皆以石。而東平壁。明隆慶六年壬申。南昌少司馬萬恭勒文誌。初亭之設。亭中小坐。命僕人烹茶。取所携餅餌。啖之。歸即舍。午後主人張原模移尊同酌。登岱共得詩八首。

紅門

平生泉石癖。見山輒解愛。茲因東于役。遂暇登泰岱。二月正清和。巒壑餘烟靄。入山景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來。奇石非一態。大或如象獅。細或如鼎飛。其陽則如赭。其陰乃如黛。坐愛石上泉。可飲兼可礦。崖谷遍山隈。條青實猶未。遙知春深後。丹顆映岩翠。還懷適其時。曷當一取醉。佳緣想像中。快心何必再。

暴經石

活活谿澗流。回回巖谷轉。紆道亂流度。石亭峙山巘。側見暴經石。方畝何平衍。而勒西方言。躡屐不敢踐。改步憩山亭。石罅泉清湛。經始萬司馬。彈琴此游宴。山水清音冷。然有

神似康樂

如此想來
自多快心

補錄二字
寒山天際

餘善作記。鐫青幣年久。積苔鮮。隆慶歲壬申。按案猶可辨。人琴俱已亡。撫景面遺範。

快活三里

斗映如堂。陞行人蟻。附上巨石。怒哈呀。轉側不相讓。健足汗如膏。登頓疲。升降呀然得坦途。盤路何脩。曠造化。祕神靈。闢奇虞。過當緩步下肩輿。遊情一舒暢。覽此息勞筋。快活名非妄。君子尚居易。行險有得喪。側足墊黃泉。跬步亦相妨。無用以為用。蒙莊豈余誑。

御帳崖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峻嶺各摩空。駟色如積鐵。上有千年松。下有方丈石。石上清泉流。光可鑑鬚髮。相傳朱真宗。御帳此焉設。穴石植旌旗。蚩尤帶載嶮。側見大夫松。獨樹餘枯拙。神仙事矯誣。祖龍焉足責。奈何賢嗣君。甘心蹈陋轍。永旱啓憂勤。燕安多容悅。卓哉李文靖。先幾獨秉哲。

十八盤

轟漢雙峰起。危路疊盤紱。仰視一線天。俯瞰千仞立。傍且鐵索長。攀援時戰慄。肩輿如嶠橫。撇側便登陟。拾級捷如猱。終虞足一失。蜀

道有營。最應同此。萃。三復登危言。禁持空。
費力。屏息。忍須臾。萬慮。千焉。畢。乃知止。上功。
須從。恐懼。入。

南天門

何。年。借。鬼。工。萬。仞。闢。鴻。濛。立。壁。行。難。度。迴。峰。
路。忽。通。松。排。兩。岸。碧。嶺。駐。夕。陽。紅。絕。頂。振。衣。
上。蒼。茫。一。望。中。

登泰山絕頂

泰。岱。嵯。峨。敞。帝。庭。探。奇。策。杖。破。青。冥。懸。崖。積。
溜。蒼。苔。溢。盤。磴。脩。紐。鐵。鎖。腥。怪。石。渾。如。山。鬼。

御筆雲峰自勒銘

立。晨。鐘。疑。有。海。龍。聽。秦。碑。漢。碣。俱。陳。迹。

其二

其二

尋。源。漫。說。到。崑。崙。此。地。方。窮。造。化。根。曉。日。銅。
鉦。升。海。窟。長。河。衣。帶。挂。天。門。下。方。雷。雨。晴。空。
見。上。界。星。辰。靜。夜。們。俯。視。諸。峰。環。四。面。真。同。
羅。列。拱。兒。孫。
二十一日。章守來晤。談民隱洞悉。章賢守也。
邑頌廉慈焉。
二十二日。發泰安。至范家莊。午飯。又六十里。

俗。萊。蕪。令。君。范。謹。濟。饋。酒。饌。其。小。菜。多。佳。品。
下。酒。爲。宜。

二十三日。行萊蕪山中。烟嵐競秀。幽鳥呼咎。
時。見。驅。犢。而。耕。負。擔。而。樵。者。行。一。二。十。里。始。
有。村。莊。已。而。亂。峰。環。抱。上。下。崎。嶇。平。處。地。名。
苗。山。山。店。數。十。家。午。膳。後。乘。輿。山。徑。愈。屈。曲。
難。行。過。壘。口。山。至。青。石。關。鑿。石。爲。階。級。行。石。
稜。上。陡。而。且。滑。下。輿。步。行。三。里。細。石。犖。磽。兩。
崖。怪。峰。怒。闢。向。人。欲。落。其。險。峻。不。減。羊。腸。蜀。
道。也。昏。黑。抵。顏。神。鎮。山。含。秀。色。泉。流。瀟。瀟。爲。

海岱日記

三

一大聚落。孫光祿孝堪過訪。致其尊人文定。
公著述數種。

二十四日。晨起赴孫孝堪酌。行五十里。至淄。
川。謁。故。大。史。唐。濟。武。先。生。薛。夢。賚。爲。先。君。已。
丑。同。年。置。酒。園。中。堂。名。志。壑。招。令。君。時。維。
豫。共。飲。其。齊。頗。爲。時。君。書。頗。工。又。聞。其。善。詩。
超。然。非。俗。吏。也。訪。高。念。東。先。生。薛。珩。時。年。已。
八。十。五。以。不。良。于。行。不。晤。遣。其。長。子。荅。拜。唐。
大。史。稱。其。篤。信。西。竺。齒。德。並。尊。山。左。之。耆。舊。
請。未。得。一。見。顏。色。云。

二十五日清晨唐太史以詩文稿兄贈占川東關行四十里地名豐木又三十里宿金嶺鎮

二十六日七十里至青州宿校士館堂名夢愚以施愚山先生昔客青州夢愚山道人投刺後視學此地榜于後堂且以自號也
二十七日清晨昆詒弟曾裕自臨朐來迎飯後別去別駕孔_津毓恩_垣郡篆邀遊雲門山出南城六七里至山足山之形勢腹坦頂狹數十折而登石壁巖然森秀缺其下為洞豁

游日記

七

然如門循洞入數武即壁之陽衛以短垣憑垣南望低峰層疊障其前溝塍交錯村墟隱見在斜陽杏花之中微折而東上石磴即折而西如長艇坐畱弁亭王弁州備兵青州畱連於此後人想慕其風流而亭之也壁嵌弁州一碑同峻伯提學登雲門分韻七律一首
署王世貞書書法規雙井而筆力爾弱彼嘗自笑我于八法眼中有珠腕下有鬼信然矣
又西為閭闔排空亭穴其後從穴俯視蒼松蔚鬱承其下風蕩之濤聲謦謦可聽至碧霞

元君廟而西峰之巔盡孔別駕唐令君指點西之遠峙者曰駝山東之高聳者曰劈山雲煙縹緲不及勤我雙屐矣回至洞門下小亭已布酌馮相國家伶演劇伶皆吳閩少年盡歌舞之能抵暮歸邸得七律一首

登雲門山

青壁崑崙一逕通仙宮真在白雲中遙瞻石寶朝光透俯眺煙村宿霧濛危級入游臺土下平臯峰界畝西東弁州亭畔畱題在策杖披尋若御風

游日記

七

二十八日大風行二十里春山之外杏花百樹關麗爭妍與青松映帶不得駐車席地傾壺過而快快至赤澗新柳千株臨風弄絲又欲休其下與之少作周旋矣至臨朐天色晦暝聞雷聲黃昏風稍息
二十九日晴風寒午刻觀昆詒與過鶴言對奕哺後陰晦風愈甚紀言_青羽宸當湖入閑吟咏好遊覽余挾之同行者
三十日早行甚寒有冰而風已息六十里長莊午飯四十里至東鎮廟將至道士三十人

遠迎奏樂前導。輿行杏花楊柳之外。綿延不斷。廟中有堯柏。大數拱。唐槐三樹。其一已欲傾。而枝葉青葱如故。碑碣笏立。明洪武三年。碑最高大。猶有元時者。色黝黑。光滑若鏡。可以鑑人。傍晚即省往。

三月初一丁巳日晴。早起祭東鎮。旭日瞳矓。微風不興。飯後。昆詒具輿騎。拉遊百丈崖。觀瀑布。携壺榼以從。西南行六七里。至山麓。舍騎而輿。山腹徑狹。舍輿而步。崖東向秀絕。兩旁色黃。中央鐵色。其下微紫。瀑布之所挂也。

游岱日記

六

惜久晴。無傾河瀉峽之勢。但流泉涓涓不絕而已。崖盡處積雪皚皚。冰亦未融。于呂祖洞側面之布毯進數厄。曲折下有廣石砥平。泉穿石隙。聲淙淙徘徊欲別。又對崖壁酌酒少酬酢焉。至平地。杏花千樹。綠楊半之。四圍皆村。鬱鬱也。泉流碎石間。與昆詒鶴言各據水甲一大石。命以三觴置水面。從上流宛轉而下。至前則取飲。又進酒無算。夕陽滿山。皆作紫翠。始跨鞍歸廟。鐘欲動矣。得七律二首。

張東鎮廟堯柏

古柏蒼然倚碧霄。湖年培植自唐堯。根經雷雨泉源固。松身南偃。青蔥如故。幹歷炎涼世代遙。蔥菁遠分羣嶺秀。陰森低鎖百靈朝。秦松錫爵今何在。獨柱。

皇與永不凋。

三月初日遊沂山

臨胸南望鬱巒峴。西岱齊名作壯觀。百里山光迎馬首。千層石徑倚蛇盤。懸流峭壁晴猶雨。積雪陰崖暑亦寒。恰喜暮春初日好。綠蹊桃柳足游歡。

游岱日記

九

初二日晴。早飯後啓行。午後抵邸舍。初三日晴。清明節又上巳也。昆詒招遊馮琢庵宗伯冶源園。出城西南行二十五里。爲歐冶子鑄劍池。園在其東。故名。園無他勝。惟修竹萬竿。清泉一池。園內外皆竹。池廣數畝。可以蕩舟。水清徹底。藻荇紛披。能數游魚。色作鴨頭綠。人立水竹間。衫痕皆碧矣。一亭在水中。舊名小江南。今僅存故址。亭西北廳事三間。上有樓。登樓則喬木細篁擁之。於逃暑爲宜。前有石磴秀削。類倪迂筆。其上坡陀。數古

松與兩栝子松環之。杏花濃艷，正當其北。先布席于此，連沃數觥，復移于藏米所之亭外。飲廳事之前軒，而夕陽啣山矣。大約園之佳處在石，因于山無堆疊痕，池因于泉澄而不竭。而亭樹甚少，如欲坐臥其間，尚須刪竹構屋也。主人蓄園有二，苦一青祁他處無竹，當事需竿與竹，歷則主人新琅玕以進矣。一祭東鎮，蓮豆之魚，脂必取給此池，勅使至則主人網鮮鱗以從矣。或待久魚枯，取之數數焉。宗伯名琦，于萬曆間有文苑聲，歿已百年而

子孫猶能守其故業，亦賢矣哉。得七古一首。

上巳日昆胎邀遊冶源

三月清明兼上巳，臨胸城外好天氣。主人邀我遊冶源，云是尚書馮氏第。文章清白世家傳，平泉應讓子孫賢。尋芳直到園深處，青蔥一帶圍土垣。傍有歐冶鑄劍池，池穿石罅響流澌。修竹萬竿鳴碎玉，參天老樹長虬枝。蔚藍倒映綠澄泓，水竹相和一片青。拈得楊柳堪垂釣，對面山石何崢嶸。小橋略約渡湖灘，中浦臺號小江南。青漪亭尚舊遺趾，竹根處

處湧珠泉。亭臺已廢，無人住。山光水影，還如故。山傍石窟舊藏米，水畔蓮塘新浴鷺。躡屐登山，山路重天然。丘壑非人工，列坐猶存醴酒石。臨巖雙種剔牙松，蔭松坐石飲亡何。豪興堪追晉永和，一觴一詠堪共適。何必當年感慨多，尚書一生居禁錮，得到園亭亦有數。自言爲客主，爲園主。去年來同逆旅，賓主園亭那復論。但到泉源，卽主人長揖石丈稱知己。何可一日無此君，歡情未極天欲暮。聯鑣策騎匆匆去，出門流水自潺湲。河蓮遞漾

游冶源

三

歸路朱輪半挂西山巔，人歸渡頭爭渡喧。回首冶源不知處，但見平林幾縷烟。

初四日早飯後行，途中微雨，午刻晴，至青州。初五日陰，午後大雨，至昌樂，訪同年閻實貽，卽酌歸邸，遺我筆八封，以二扇索書，得七律二首。

昌樂道中遇雨

脚。詔東來祝歲成，連朝喜見海雲生。但教野足千家雨，何惜車停半日程。隴麥青搖波激灑，林鶯聲滑語分明。眼前景物堪行樂，漫

寫新詩酒細傾

贈同年閻寶貽

輶軒東過白狼涯。老友重逢感歲時。顧我子
無新伎倆。對君猶見古鬚眉。庖廚市近饒兼
味。笑語情真減滯儀。恰喜甘霖能應候。開簾
傾瓊豁襟期。

初六日陰。午後晴。至濰縣。土沃人稠。既庶且
富。令君鄭詩默撫循力也。宿中翰郭詩一琪
家。

初七日陰。大風。至昌邑。宿黃陞玉家。未刻晴。

滄台日記

三

初八日陰。抵灰埠驛。薄暮雨。至二更枕上聞
雨聲滴瀝。喜農時之霑足矣。

初九日陰晴。至沈蕩。萊郡守土之官迎拜。

祝冊儀從整肅。抵萊。寓張韞麟先生家。堂極高
敞。書室亦精雅。庭中丁香數樹方開。頗足娛
目。陪觀察高鏡庭緝脣太守陳宿峰士鑣別
駕王奇生峻高陳皆舊交。甚慰契濶。哺後學
使劉六皆謙吉以試士至。來訪。六皆藻鑑士
林。有公明聲。宗弟仁公詩萬亨來。即同午餐。
晚餉比目魚一雙。

初十日陰晴。

十一日。

十二日晴。午後至海廟省牲。西偏有小廟。中
坐老嫗。旁侍兩石犬。雕鏤極工。相傳宋舊祖
夜過此地。兩犬吠之。老嫗啓戶延入進餐。及
明視犬。乃石也。後人遂肖像祀之。夜宿察院
十三日晴。凌晨祭廟。高觀察劉學使陳郡守
上別駕皆趨跽焉。牲肥醴香。神靈悅豫。將
命東來。祀事告竣矣。登觀海樓。大風捲潮。潮勢砰
訇。一望蒼茫。皆青氣也。唐人云。潮來天地青。

滄台日記

雜

不誣也。郡守張樂宴飲。午後歸邸。得詩二首。

東海

秩祀來東海。益驚海若雄。波濤天地合。潮汐
古今同。善下知王德。朝宗念禹功。還將潤物
澤。早為致年豐。

觀海樓

危樓臨海岸。極目杳冥冥。風激無邊浪。雲蒸
不斷青。魚蝦腥島市。斥鹵拆沙汀。觀止應長
歎。無勞漬水經。

十四日

旁有石
是編
拾出

十五日高觀察招飲演劇

十六日陳郡守招飲張園

十七日清晨微雨仁公邀早飯庭前蘋果上
絳桃丁香俱大放冬青樹粗如股蟠太湖石
蜿蜒而上凡三折若藤蘿然至石頂繁條細
葉低垂而下石與冬青附麗為一不可分析
矣夜赴台海道王孝元諱舜年前輩酌大雨
十八日晴辰刻同東萊諸公于青蘿觀拜賀
萬壽節

十九日仁公及朱君來午飲平度州守潘石

雜錄

詩

菴諱育岳招遊大澤山陳宿峰甚慇懃

二十日

二十一日早飯後出南關往大澤山行久之馬
首一峰名劍削中有痕若劍壁者挂泉一道
注小方池黃冠五六人日汲此泉不溢亦不
竭抵三角店同潘石菴午餐適鶴言從蕭家
莊別徑來云三十里山路桃花梨花雜綴溪
谷間以青松巖巒秀美村落幽勝是處皆桃
源也惜未及見之殫畢東上大澤山皆石骨
徑坦而寬至流雲峽雙峰對聳布席小飲

五

下小峰前後昂而中凹問僧曰無名余名以
訖峰約七里許至日照菴小憩又三里抵碧
霞元君廟廟後石竇出泉僅可浮觴流而下
為澄潭蓄金魚數十頭聞人聲皆匿影自此
而上徑益仄拖筇攀葛有地稍平眾峰拱之
旁立兩大石余題曰攬秀以千巖競秀盡在
目中也傾所携壺觴流覽縱飲塵襟頓豁又
二里至雲門奇峰頰首若與人拱揖者北有
洞搜身而登凡歷洞四五皆鳥道也山已昏
暝遙見下方松林內數燈來迎地中紅日僅

雜錄

詩

餘半規余必欲窮山之險復奮力上采來洞
俯視陰黑為之神悸四望茫茫罡風凜冽難
久置足同登者四十餘人至絕頂則僅一僧
兩僕余與潘君五人耳歸日照庵飲罷安寢
得詩三首

同平度潘使君石庵遊大澤山

平生雅不信神仙今日身疑到洞天劈石奇
峰盤鐵壁嵌岩靈竇洩珠泉詩林拾得歸摩
詰畫本收來似巨然更喜行春同刺史一犁
甘雨萬家煙

登大澤山絕頂

青山四面削芙蓉。春日携樽一問蹤。嵐氣碧
蒸千疊石。風濤聲落萬株松。穿雲直欲驚棲
鶴。搜穴還疑起鬻龍。莫怪支筇輕絕險。探奇
須上最高峰。

其二

大澤崔嵬泰岱同。登臨直擬叩鴻蒙。凌虛恍
若風爲御。藏籙應知仙有宮。山脚禪燈微映
碧雲邊。海日尚鉤紅不緣。身到飛鴻上。何得
塵寰眼界空。

蘇詩日記

三

二十二日晴晨起從日照庵東下一石高廣
可容百人。名昇仙臺。四角題名鑿字幾遍。僅
畱中央。可以坐臥。迤東小澗屈曲。桃花十餘
樹映之。曰桃花澗。澗南流數十武。阻以平石。
秀壁若屏當其前。如峽。泉自平石下幽谷。琮
琤作佩環聲。余題其石曰風泉滿清聽。復折
而西。行峽中。所謂虎溪也。由虎溪上東嶺。觀
獅子石。石殊類狻猊蹲踞。歸日照庵。庵僧復
引西行。上聚景亭。舊有臺已毀。覆以石亭。亭
方廣僅三尺許。入其中。令人悶悶也。方擬理

海會記

幸

歸鞭而仁公弟爲郡守別駕敦促而來。彼生
長于萊。從未遊大澤。又爲之緩畱。徒倚聚景
亭側。仰視北峰峯巒。昨所登歷。不知何地。因
命一人衣紅。兩人衣白。戒曰。入洞口則舉一
礮。中洞與峰頂亦然。已而礮聲振山谷。紅白
衣飄拂于樹隙。久之愈高。時隱時見。出沒于
層崖峭壁之中。礮三發而微見。衣紅白者在
高峰之尖。始知昨所登幾逼霄漢。而不覺也。
上摩雲頂。桃花數百樹被岩谷。爛若雕績。頂
寬平。觀日出處。其外層嵐復嶺環之。大海波
濤隱隱煙際。返至碧霞廟旁。草屋數間。古松
偃蓋共七八株。清陰可愛。爲士子讀書之所。
又南行。僧指蟾石。形似蟾蜍。以其腹白。又曰
玉蟾蜍。云僧俗物也。見石之肖物者。輒神異
之。而山水之勝。何嘗在此。望西峰峭峙。小紅
廟嵌壁中。僧曰。觀音洞。其上有石梁。爲仙人
橋。至洞則高巖如檐。覆于外。壘石爲墻垣。供
天竺先生。平臺正方。可以坐而遠眺。回顧仁
公體肥喘急。數人扶掖之。不能前。憩息於聚
景亭中矣。時細雨飄絲。坐巖下避雨。烹泉酌

酒與石菴鶴言促膝軟語忽聞鼓吹起丁下
則進香者携有樂器仁公命之吹擊以遺寂
也余曰山水有清音何必爾爾鶴言云謝太
傅遊山不可無絲竹爲之一笑至菴已暝雨
轉大余就榻少眠覺寒呼酒共三君盡飲石
菴鶴言皆大醉得詩一首

虎溪

山根洩靈瀨一線流涓涓。匯流趨峽口。三折
響潺湲。石激水聲異。苔繡石華斑。巖松圓如
蓋。倒蘸石上泉。天光與潭影。終古常悠然。我

淮陰日記

壬

來坐石上。引汲煮龍團。清甘沁脾肺。頓覺塵
慮捐。玩弄移白日。浩歌滄浪篇。

二十三日微雨。風甚。飯後下山。煙雨空濛。嵐
絮變態。若美人啼痕掩面。曉髻未梳也。至山
足。平疇青蔥。日光微映。猶未霑濕。又久之而
細雨飄灑。乃知雨爲山氣所蒸。自近而遠云
至三角店。別潘守歸。夜大雨。得詩一首。

大澤山雨中

遲日清和躡屐宜。山靈更欲闢新姿。地隣海
市。雲常幻。氣雜嵐。嵐光雨亦奇。半嶺濕烟迷曉

亭。平時淺綠映朝曦。陰晴頃刻分高下。不是
身纏總未知。

二十四日陰晴。晤陳郡守王別駕。時王有秦
中解餉之役。來辭別也。膠州法黃石先生詩
若真年八十五。圖繪爲當今名筆。高大恭陳
郡守各贈一幅。懸之寓齋。對而私喜。至是王
別駕又惠霖雨圖一軸。如得拱璧。然而自哂
不廉矣。夜赴高大恭酌。

二十五日晴

二十六日發萊郡。萊物價俱賤。而土風多悍。

淮陰日記

壬

賴高觀察陳郡守以廉靜鎮之。囑訟漸減。大
吏不可無循良也。抵灰埠。潘平度來送。卽置
共酌。

二十七日至昌邑。黃陞玉出其始祖大司農
忠宣公名福後樂圖。忠宣貌黑而于思。兩眉
微蹙。似先憂之狀。題署甚多。如同時解縉曾
染皆名筆也。夜陞王設酒演雜劇。

二十八日晨起。爲黃璞玉陞王昆季各書堂
中一枰。大風至。離縣。夜招居停郭明經共飲。
二十九日大風至。青州。夜大雨。得詩一首。

三月晦日題青州寓壁

暮春盡。春服成。桃李卸。草樹榮。林鳩呼逐婦。
晨鷄喚早耕。升高望墟落。一帶烟濛濛。欲倩
東風畱春住。春光已老綠陰中。

四月初一丙戌日晴出郊農人有喜色云昨夜雨深寸許有電而不傷苗宿金嶺鎮得五古一首

題金嶺鎮店壁

昔由淄川來此地杏未花。今自青州至。瓏麥已藏鴉。炊烟浮樹杪。溪流帶淺沙。郊原夜雨

海會日記

辛

足晴日到桑麻田。父喜苗新植。杖松且歌。癡女四五人。携筐挑菜芽。辛苦甘藜藿。陌上笑語譁。終歲事南畝。窮年不離家。嗟我祿食人。擾擾征途賒。盤食厭甘肥。蹉跎負歲華。

初二日大風至長山

初三日晴將至章丘遊李氏嘯園園在東郭得山水自然之趣至章丘抵公署復出西關遊焦司農園入門折而西有井澁以亭亭東西皆以磚甃泉眼及小溝井上設桔槔一驢旋轉引之水伏流地中遇泉眼則上衝滿溝

徐止于花畦欲其東則舉西欲其西則舉東

蓋西洋法也西北有堂名斐堂旁為陶廬迤

東為雙芝亭亭外寒碧軒西向高敞茂樹攢

之東北小閣可四眺村墟觴于寒碧軒適春

盡驟熱改席於井東坐綠陰下高柯啼鳥低

枝拂頭斜陽不漏涼颼微度取杯置泉冷輒

飲之抵暮入城焦氏兩令孫復招飲

初四日晴晨起偕鶴言赴焦考功諱毓棟先

生酌在城南別墅飲于醉畔堂竹樹茂密亭

臺清曠一丘一壑足以徜徉矣東有隙地云

海會日記

三

尚將多營軒榭也酒數行別而起大風至濟南抵公署巡撫以下皆郊迎

祝冊

初五日晴藩司敬止弟諱敏以臥病見于榻

前敬止有開濟才軍需畢辦而民間不擾其

致疾未免因勞勩也又晤吳匪菴銀臺

初六日天寒雨從已刻起至五鼓未止雨雖

廉纖密灑輕飄深潤苗根麥可大熟秋禾亦

能耕種矣余為祈歲使亦因之慰望薄暮與

鶴言小酌捧日樓之露臺蓋喜雨也看雨中

雲山純是米裏陽。妙繪黃昏匪庵來。辭別得五古一首。

喜雨吟

卿命來東魯。祇祀祈黍稌。雨暘異昔時。庶慰三農苦。山海潔明禋。每致隨車雨。未敢貪天功。但喜潤膏土。驅車至歷下。雲祭走倉皇。詢知兼旬旱。炎風煽恒陽。海岳有靈祇。曷獨困此方。余爲祈歲使。對此憎慚惶。同行相慰藉。謂公能作霖。前者有明驗。豈其或爽今。聞語心轉作。似與還似謔。天意杳安知。此伴難

雜詩

三

屢訖中夜風漸止。晨起陰雲生。稍滿塔下草。旋作葉上聲。登樓時一望。四山青翠橫。廉纖連午夜。霖霖潤深耕。匪但二麥起。兼可卜西成。

皇心歷民瘼。感召本無形。微臣同草木。沾被雨露零。征途浣行塵。農歌取次聽。

初七日雨竟日。

初八日晨雨已刻晴。自初六日雨至此方止也。爲同年陳黼功。汝明題畫册。爲陳黼功題飲中八仙之一。

年少習襟抵海寬。醉鄉深處好盤桓。天邊也有星名酒。何事猶須白眼看。

初九日晴。午後同鶴言載酒汎蓮子湖。面南山背雉堞。潏紋不起。荷葉擁篙。蛙鼓喧于蘆中。水鳥啞于柳下。一幅江鄉好景也。登古歷亭。創于唐李北海。荒廢已久。五年前。使李廣寧。與祖重葺之。亭六角。西繚長廊。東有虛室。雜花密樹。環于階砌。由長廊西南小折。通以略約。一小亭曰水鏡。又西爲蔚藍軒。頗高敞。亭與軒皆在水中央。四顧濃綠。映人眉

雜詩

李

曉若藻游鱗。皆出履下有。此亭而湖爲增勝矣。壁間碑刻頗多。得詩二首。

遊湖

首夏明湖滿。乘舫水氣涼。迴塘通荻路。敞閣納山光。蛙部初聞聒。荷錢亦有香。傳盃貪汎宅。疑是到江鄉。

古歷亭歌 贈李廣寧使

君不見少陵老叟最能詩。誅茅卜築浣花溪。又不見東坡才筆世無兩。所至三作西湖長。江山一旦經品題。至今名勝留天壤。我來訪

古到齊城。就中最愛古歷亭。云誰踵事勤丹。
履李公遊賞多。逸情人安事理百廢舉。肯令
名跡久荒圯。拓基面勢費經營。歸然亭峙湖
中。止面前宜。鄰不宜封。屏山一帶拖奇峰。月
榭風廊環左右。憑虛四望皆瓊瓏。溪堂窮窈
通荻港。鳬鴈唼喋浮青銅。春來芳杜茁蘭芽。
夏入香飄君子花。白露蒼葭秋瑟瑟。玉壺米
挂凍簷牙。曉日委波光。激瀾旗亭燈火汎星
樣。四時朝暮無不宜。爭妍獻媚若吾私。譬之
名姝具倩質。濃粧淡抹關新姿。北海風流滿

壽日記

音

人耳。千年滄溟差堪擬。二百餘年屬我公。從
今歷下稱三李。自是胷中有丘壑。布置向背
皆有以。嵌壁詩文風雨鳴。行間轉轉蛟龍起。
湖水霞蒸雲變千萬狀。想君文字光芒奇。麗
亦如此吁。嗟乎湖山勝槩幾千秋。斯地斯人
真濟美。

初十日晴。午後赴楊中丞酌。夜飲譚先生家。
先生與先君爲殿試同年。屈指子辰父執轡。
儼然魯靈光矣。

十一日晴。作家書。遣僕歸儋州。

十二日晴。午後和三司公席演劇。薄暮携簫
管放艇湖中。月啣遠峰。清歌如絲。舉盞細酌。
涼燠徐來。歸已微酣矣。

十三日晴。發曲阜之裝。晨起趨別臬司蘇先
生。詳。呂臣細述先世交情。其尊人中丞公參
藩河北。與先祖大司馬交好。先君太史公丙
戌舉于鄉。中丞公親爲先君釋花。時余八齡。
屏後竊窺。猶能記憶也。臬司云。司馬公所書
箋扇。尚藏篋中。中丞善學。集書。余家堂額澤
潤蘭芽。其所贈手筆也。行七十里至長清。

壽日記

章

十四日大風。至肥城。泰安州守章人也。兼押
此邑。恰於兩日前到。細談久之。暮雷雨。
十五日晴。至寧陽縣將驛。項城舊令君顧。諱
中方者入都經此過訪。卽畱小酌。
十六日晴。至曲阜。寓察院先瞻。聖廟。規模
宏敞。數年前發帑新葺。益加壯麗。夫子手
植榆在殿東南隅。紋理左旋。苔痕蒼翠。巨幹
獨挺。旁無枝葉。真奇觀也。東爲燕中門。堂後
有井。圍以石欄。短碑勒孔宅故井。此夫子蔬
食飲水處。慨想久之。

十七日晴。晨祭廟畢。卽詣林致祭。出北郭里許。夾道榆柏蔽天。度文津橋。一石坊額萬古長春。兩旁爲碑亭。又行久之。爲至聖林。門上有觀樓。門以外左右村舍百餘家。皆守家人也。門內卽輦路。北隔泗水。跨三石梁。西梁有坊曰洙泗橋。橋陰石獸四。翁仲二。云猶漢高所置也。饗堂三楹。堂後繚以紅垣。撫子貢手植楷。根株枯而不朽。恐其頽也。斲以傳。夫子墓在西北隅。前左方爲伯魚墓。右方爲子思墓。子白墓又在子思之西南。夫子墓右面東。

聖賢記

集

屋三間。中立木主。題子貢廬墓處。林木蒼鬱。蔽虧十餘里。上無鳥巢。下無棘刺。泗水繞墓西南流。以早久橋下無水也。余自入鄉塾。卽思慕至聖。欲叩闕里。謁林廟。而今將

天子命來此邦。以公事之餘。得遂私願。恭薦澗水溪毛。達其誠恪。拜瞻之下。低徊不能去。歸途遊孔垣。三西園。園僅數弓。石疊小峰。玲瓏屈曲。名花嘉樹。密覆其上。四周房櫳。皆拱此峰。而結構雅覲。湘簾幾几。陳設楚楚。所蓄兩鳥有鸞鸞鸚鵡八哥。坐臥其間。足以娛老。余至

他來。凡亭臺閣檻。不愜意者。輒欲與之改作。若西園何所置喙乎。午後聖公見招。聖公以持服。命曲阜令諱興認陪飲。安杯茗竟。卽退。其後進饌與湯。輒趨出手奉。禮儀不愆。雍雁肅肅。見聖人之家法焉。半席小坐園亭。觀岩間瀑布。得詩二首。

恭謁 闕里次吳匪菴銀臺韻

宮牆數仞拜瞻來。仰止斯文萬古開。絲竹尚聞。雷聲壁簡編。曾不厄秦灰。運逢 昭代尊經學。職備蘭臺愧史才。此日庭階觀檜柏。細

聖賢記

集

尋碑版拂莓苔

題西園次陳黼功韻贈孔垣三

君是西園會裡人。一區烟景貯陽春。檻前山石嶙峋疊。几上圖書爛熳陳。心靜松筠堪作友。機忘魚鳥亦相親。壁間鏡訓能貽後。卜築還期共結隣。

十八日晴。晨偕鶴言赴孔垣。三招家童奏絲竹。樹碧花香隱映堦。除忘其坐之久也。起別卽之寧陽。午後熱甚。至更深抵東鄉。是日共行百六十里。得詩一首。

垣三招飲西園再疊前韻賦別

胷中丘壑稱幽人。嘯傲西園幾度春。四海通家皆孔李。千秋交道並雷陳。分甘共譙時時足。紫鶴蒔花事事親。判袂尚携餘興往。天涯回首若比隣。

十九日晴行一百四十里至方山靈巖寺山如削成書屏開展數里寺在其東北隅度石梁烟壑環之辟支塔十三層高倚殿檐山無雜樹細青深翠點綴于巔麓者皆柏也由塔右累陟而上登藏經臥佛達磨三殿達磨殿

靈巖寺記

史

有鐵袈裟卓立座下宛然木田衣也石色微黑類鐵耳又東上為朝元殿北折至大士殿殿中湧泉名甘露流于檻外石亭下小池澄泓名甘泉自亭而西得平地正對眾峰下隔幽谷布席豪飲僧指北山曰蹲獅南山曰行象東曰朗公洞獅與象亦不甚肖領之而已四方進碧霞元君香者先泰山而後靈巖山店有十三家主之者僧也得詩三首

遊靈巖寺

首夏壯游展靈巖繚秀殊數迴山曲折一望

樹拔樹負嶺如屏障前蹊儼書圖所差年歲久名利任荒蕪

讀蘇東坡靈巖壁間詩

山海甲祀回乘輿探名穴四月到靈巖坡陀盡蒼碧參差梵宇嵌林巒獅象肖形鐘異迹長歌短咏多詩篇雕鏤幾碎覺巖壁耐可游行記歲時了無奇偈驚人筆欲携詩句問青天止有聾蘇一片石

讀李廣寧使靈泉壁間詩

靈巖詩筆首坡仙鑲壁何人敢並肩黃鶴樓

靈巖寺記

史

中崔灝句爭奇唯有李青蓮

二十日至濟南得仁公札餉巨鰕海鮮

二十一日晴午後同登州太守任在港瑤中翰劉子順諱士聰朱君鶴言汎舟蓮子湖

先酌舟中後飲于水面亭昏黑而歸

二十二日赴蘇臬司先生酌

二十三日赴孫作庭先生諱光祀酌先生年

八十三自言七十八生一子今方六齡引之

出見眉目如書真瑜珈蘭芽也

二十四日方與陳黼功談次而大兒從家鄉

來不見八年細詢故里旅懷之一快也

二十五日赴譚先生酌夜大雨達旦

二十六日午前微雨午後陰以小恙伏枕

二十七日晴稍能起行猶未離藥裹也

二十八日午後雨讀王孟詩

二十九日晴小瘳

三十日晴辭別諸當事招魏禹平諱坤遊張

泗水園以事阻雷之午飲夜携大兒赴譚先

生酌

五月初丙辰日晴

海會記

年

初二日赴學使劉六皆酌坐蘭石軒白石廣

二尺許長五尺紋理成橫幅蘭蕙花葉生動

披拂湘江之清但少香氣耳昔人欲鋸而分

之石堅不可斷乃止

初三日魏禹平來送別甚餐畢快談久之大

兒將分途作鄉園親友札手腕幾脫

初四日辰刻同山左諸當事于南察院拜賀

皇太子千秋節黃昏雨

初五日明日將去歷下午刻招陳輔功朱君

過鶴言別蓮子湖雨後漲波微雲籠日湖若

益廣山若益近小舟穿葭菼間魚鳥鳴躍皆

來親人登北城樓其下水門常閉塞樓甚高

迴俯視濟南烟火萬家北望華鵲青黛二點

對峙東西笑謂諸公此時各傾舊蒲瓊脫帽

大醉何如我輩于勝地移尊作雅遊乎計四

汎此湖而風日之佳今夕為最也方于水鏡

亭憑欄臨流飛觴懽飲忽雷聲殷殷催人急

歸抵寓大雨雹余雅有泉石之癖而自曲阜

還二豎侵之若妬我遊屐千佛龍洞諸勝不

遑寓目亦東行一缺陷也

海會記

年

初六日啓行過齊河宿禹城橋將至已昏暝

黑雲蔽雨催鞭急馳抵寓欲餐雷電大作而

雨不甚久

初七日八十里至平原

初八日七十里至德州微雨次兒癸酉同年

李君諱炳者移尊來晤出飲云羅家釀方可

購也

初九日已刻過景州薄暮至阜城

初十日午刻過獻縣晚抵河間仍宿碧霞菴

守土官俱公出是日行百四十里

十一日過任丘午餐畢即行登道北口高堤
春間之汪洋巨浸皆涸垂柳濃陰荷香浮碧
斜陽走馬稍覺倦眸宿雄縣

十二日過新城至涿州

十三日早抵良鄉

十四日至乾石橋門生馬晉二等同次兒來
迎

十五日辰刻詣東宮請

皇太子安適傳

行在捷音至想問

樂在卽六師凱旋臣裕端拂拭衫塵不勝抃舞仰

見

皇上文德武功震響遐荒長駕遠馭超越千古從

此醜類屏跡邊陲永靖謠歌一詩以誌從來

未有之盛焉

輶軒祇祀報豐年待奏班隨鶴禁前正是

皇華御命至欣聞紫塞提音傳桑麻已潤千

家雨斥堠全消萬里煙翹首

樂回齊拜舞并平歌永遍堯天

海岱日記一卷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張榕端撰榕端字樸園磁州人康熙丙辰進士

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編乃康熙丙子榕

端奉

命祭告所作以是年正月出都登泰山歷東鎮沂山東海

往返凡四閱月逐日記其道路所見附以詩歌於

山川古蹟無所考證而工於點綴景物敘致時有

可觀其詩則已刊入寶齋堂集此爲複出矣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

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何御史孝

子祠主復位錄一卷》提要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

蕭山德惠祠在明成化二年敕祀生員徐公于
其中及弘治改元增配鄉官魏文恭公于
末又附祀何御史孝子于祠之左楹自明代迄今
未嘗改也今祠宇久廢將中楹兩像與左楹兩主
同寄之僣門之傍蒙

邑侯鄭公詳 憲修建頓還舊觀先安兩像于中楹
而兩何公舊主尚留門側鄉人正謀迎還原位而
魏氏子孫有爭之者因之合縣鄉紳士民共二百
餘人齊集公堂連名具詞蒙 公慷慨奮發即于

祠主復位錄

公堂上立刻批定擇日迎主遂于康熙四十三年
五月十二日親詣祠堂率合縣鄉紳士民等升復
原祠之至于原祀之位九鄉男女歡呼感激會湖
堤傾圯水多洩瀉且有盜開私霽者 公刻意修
築多方禁緝不特湘湖水利勢將復興而即此修
建前祠登正祠位此亦楊顧諸長官後比肩而接
踵者也行當勒石祠側以垂萬世先節錄大概略
具始末以爲他時修復諸舊典之據因將 批語
公議並錄于左

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合縣紳士毛奇齡等共二百五十七人具詞

上侯鄭父母批語

前據祠生魏啟賢呈心竊疑之夫何侍御父子既有神主送祠央無置之門楹間者况楊魏二公以開復湘湖水利有功於民故祀之而何侍御亦有清佔大功而反欲出之豈理也哉是以送學查議閱詞可見公道在人誰敢紊亂舊典本縣擇于本月十二日吉旦親送何侍御孝子二神主進祠照舊安設于楊魏二公左楹石桌以妥先賢之靈可也

祠生魏啟賢等具詞

鄭父母批語

祠生魏啟賢等具詞

何侍御父子神主附祠非今日始也如以奉旨專祠為辭則聖宮內不當有名宦鄉賢附于兩廡之下矣現據合邑紳士有不平之鳴不必以已見紊舊章也

合縣紳士公議

本縣儒學詳文節錄

前據祠生魏啟賢生員魏憲尹具呈 本縣蒙批查議隨據合邑紳衿一百有五十餘人公議前來合照舊送入原位可也

其錄不

請還何御史父子從祀德惠祠原位公議

議得德惠祠者蕭山湘湖報功之祀也宋邑令楊龜山先生以開湖首功早有專祠賜名德惠而明鄉官魏文靖先生恢復湖利鄉人合詞請于朝得並祀之既而何穆之先生由御史還里清復湖佔竟致身死而孝子邦直先生報讎伏闕使全湖所佔一齊並復此在正德十二年以後從祀至今未之有改其所以未經請教者以附祀禮殺非正典不必請也第其時祠本而湖東設而西向傍有三楹名道南書院者則別祀楊游二主于其中因當時游定夫先生為蕭山

祠生魏啟賢等具詞

三

尉與楊公皆程門高弟故有合祠分祀之舉與報功無涉而其後書院先祀在崇禎末年暫移楊游二主與何公父子二主合四主並列皆東設西向棲于楊魏二公之像之左楹石桌上至本朝順治間猶四主儼然此在長官致祭時通國大小皆見之也既而祠院並圯則然後移兩像四主而統寄之儀門之傍此大不得已之事今幸修復則自當仍還舊貫附二何先生兩主于兩像之傍而楊游二主歸之書院此固無容擬議者而乃返像于祠返二主于書院而獨遺兩主暴棄門側已為可怪頃聞

生魏啟賢并生員魏憲尹具詞 本縣似有不甘
于二何公之祀者則可怪尤甚夫此祠本蕭山公祠
並非魏氏家廟也魏配楊祠而楊氏子孫不得爭豈
有何附楊祠而魏氏子孫得爭之者且此附祀非今
日始也楊公之祀始于成化魏公之配始于弘治二
何公之附祀始于正德之末此在湘湖水利志載之
甚明則兩公附祀與魏公配享皆堂堂正正並無冒
昧于其間若謂縣志不載則縣志猥陋即楊魏正祠
來歷尚無一語載及而謂附祀能載之乎若謂舊水
利志不載則舊水利志係魏公所作其時何公未清

祠主復值錄

四

估焉能載及此無論舊文湮晦難以盡考即此明明
二主不從天降不從地出爾我不能造神鬼不得假
自明代迄今越數百餘年雖祠院屢毀而必不能毀
此二主則亦無敢有毀之者矣且夫儀門非藏主之
地御史孝子非守門之神也其所以有此二主在此
門者不過以祠祀之故像與主同寄此門耳向從何
來今當從何往而乃像已返而主獨留將終祀此二
至于門樞開乎抑將陰付水火暗投溺廁姑置于此
以便埋沒于無何之鄉乎且孝子事蹟載在國史見
之弘治十四年實錄必欲請教以從祀亦又何難以

為天下無救建附祀之例譬之學官第敎建夫子之
廟而名宦鄉賢則祇請諸部憲未嘗有敎若云無救
而入祀即為違旨則試問此旨何旨固前代之旨也
世無二王則亦無二旨堂

天朝而稱前代之旨以為旨此大逆之言非所敢聞
若謂照依前典即是今旨則從來後王因監不過太
常掌故一遵前代典禮行事無所為旨也况成化之
旨祇祀楊公及弘治改元增祀魏公而不為違旨乃
以弘治增配至正德附祀而遂以違旨目之此在前
人亦必大駭且即以違旨論亦前人違之也以前人

祠主復值錄

五

違前旨今不過一照現行事例而敢以違旨二字責
之今人則將視
本朝掌故為叛典矣何狂妄不道一至于此夫何公
父子功德顯赫當楊公建祠時御史以諸生首倡請
教已見節概且何公即魏公門弟子也魏公以孫全
佑湖未能盡復因作水利志授之何公曰清此湖者
君也及其以清湖殞身而孝子伏闕乃置孫全于重
典清出所佔田一千三百二十七畝堰池九十六口
地二十六片瓦窰房屋二百十間命知縣楊鐸勒石
永禁其有功如此且殞身艱難如此此正祭法所云

金禁大災能捍大患以死勤事者雖當時未祀猶應合詞呼籲以報功德而以已祀者而猶思去之公道安在夫同一鄉人當時以魏公功德不憚叩闕以請祀而公之子孫遇鄉人有功德者反思擠抑夫此片席地無礙魏公并無礙魏公之子孫即犧牲煎燎束芻片肉苟為魏氏應得者何氏並未嘗起而爭之而擠抑如此不無過薄且此擠抑者非他即魏公門人當時所投書而使之清估者也魏公方慶師弟一堂同惡相恤歷數百年無少間而為之子孫者忽欲起而割其席忍乎不忍况正祀有更張附祀無更張不

祠主復位條

六

特祠廟不改即祀田祭器從前公具公畜者仍還公家使官祭永久並無更端變易之事所謂一遵掌故而典禮俱貼然者若云御史父子不當祀書院則在前朝祇祀祠側何嘗祀書院而重煩慮及如以為鄉賢神主偶寄于此則德惠祠非寄主之所且孝子鄉賢舉于本朝而謂在前即已有鄉賢之主悖誕極矣某等公議但請以原祠之主復原祀之位此固無容申請者儻必欲申請乞將此議並申各憲以俟當時鄉人請祀之例此議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始末已見前錄矣本年十二月生員魏憲尹又控之

提督學院靳批縣查繳且勒一書冊題曰何御史父子私附勅賜德惠祠辨議十謬因依條答之

如左

一謬附祀如名宦鄉賢二祠當在戟門外別立

附祀之同于名宦鄉賢者謂凡祠祀之例必有正祀

附祀如先聖奉勅名宦鄉賢祇奉部憲不必奉勅

以此引喻非謂附祀規模必如聖宮典制也今乃

以堂室門廡彼此比較則聖宮是宮其棲神之所

祠主復位條

七

是寢廟一名寢殿因之有戟門櫺星並為垣衛而祭官行禮且下階而拜于堂下今祠有殿乎祭之者拜堂下乎然且殿堂中位祇先聖一人而此祠有並坐二人若謂附祀者宜另立祠宇在戟門之外則魏公附祀者何以在堂上若謂此奉勅之附祀故在堂上則四配十哲誰不奉勅又何以祇在堂上並未起而並坐之者然則附祀可在堂附祀可並坐聖宮祠廟其不容比較明矣况祠廟舊制同堂異室即漢唐太廟亦皆以四親二祧南面並列此即尊愈家廟碑所謂祭初室祭東室者故前代以御史孝子列

之堂上左楹之石桌上最為妥當特此是前代事其
宜列何所一照舊式不應至今日更為論辨周昭南
征而不復當問水濱丁零孫權武牛羊不當于三國
時始并案也此則某等所不受也一不謬也

二謝續水利志云正德末附祀何待御父子于
側此非富氏所刻舊本乃毛先生私書也其所
與一帝之子傳有云龜山文靖兩得祀祀而公不獲
舊案祇稱楊提二公而不及二何公補祠主詳意
子秋祭時與縣儒或他德惠或祀書院

續水利志者其所著書也康熙二十八年湖民孫凱
臣等乘膜聚眾數千人築長堤橫亘湖面以為侵佔
之地郡尊李公新任幾祖孫氏合縣鄉紳無一人敢

議者獨其一人爭之甚力而勢不能勝因向縣禮房

索水利舊案得明崇禎間郡紳劉念臺先生議開麻
溪壩而蕭之大姓爭之因有成案一束中有水利志
舊刻一本與富氏所刻本大同小異據之作揭句縣

尊劉公申意詳奪而撫憲張公是某言置孫氏于
法隨遣蒞泉兩憲屬某為文勒一碑永禁侵毀

當是時某續記其事因據舊水利志本曰正德末附

祀何御史父子于側而于碑記中亦即曰弘治賜祠

其誤成化為弘治者特勒名德惠而其後何氏父子
得附其旁則是何氏附祀實出舊志而不意時事變

幻青天白日為鬼為蜮此志舊本當時而還之劉公
仍藏禮房而其碑則樹之蕭山頭門外西牆楊柳之
內今現在也至三十二年不知何物好徒陰祖孫氏

并思壞湖制而又忌某之言宜不附下詞乃為康熙
十年縣尊鄭公任內奉憲所修之縣志私以某碑
某碑文八百八十六字另換一篇易以鄭紳任成且

名使何氏附祀一節漫無可考而舊志并棄之是
房者則已掃蕩無有矣向使附祀一語果某私記則
當時冊書歷呈各憲即碑文一語亦經各憲再三閱

定而後敢付之石者官鑑明然何難請出且碑石尚
在門萬目不可掩也而乃陰行鑿削希圖滅跡幸而

縣門一片石雖然獨存即祠中數尺木牌亦且依稀
舊祠累千百初不能去此雖天網恢恢然亦御史孝

子神靈所依憑者今忽欲出數尺之牌而毀之并舊
志碑石而毀之滅之則直欲斬草而除其根矣某方

恨志書舛錯已曾作刊誤三卷久行人世况私改私
鑿則任情顛倒此尤于犯禮制之大者因子四十二

年特呈之現任

撫憲張大公祖蒙批本縣鄭父母現在查緝改正
迄今閱兩載尚未詳復此所關公事甚夥原不止何

一節而卽此一節滅舊志改碑記覺于此事尤有
意者得毋糾謬之人有同情與

若孝子傳則亦某書也某幼嘗作此爲雜傳十一卷
中之第二篇及入史館則史官尤展成圖得此題亦
卽以是篇付作藍本以弘治十四年實錄中本傳未
詳核也乃傳末所引翁文者則翁湖湖先生嘉靖進士官之尊人也翁先生尊人痛御史孝子不得入
賢祠故嘆曰邑惟湖湖功最大龜山文靖兩得祠
而公以身殉不得與一席之享人固有幸不幸與隨
接曰予按故實得嘉靖三十六年鄉人請名宦蘇琳

明莊復收錄

及孝子鄉賢祠祀各有執結自督學使下業具嚴實
有疑學畢知而祠典未載何耶則此祠指鄉賢不指
德惠糾謬者謬讀某不謬也蓋御史孝子遭生不辰
而死復坎塲儻者既豪富羽翼頗衆而當事不諒又
往往以曾殿官長惑于讒說故終明之世不得入鄉
賢至康熙二十年邑人公請而某方在館親上揭子
于當事始得奉孝子于祠而御史尚遠巡焉故糾謬
者謂二何公舊主係鄉賢之至而暫寄于此則鄉賢
未入安得先爲作主且御史至今非鄉賢也此真誕
罔不經之甚者也然且志書無理在前時亦卽有

屢改之弊釀成故事當孝子初死時郡尊湯篤齋

公祖諱紹恩爲吾郡開三江帥者特自作一傳入郡

縣志中至嘉靖二十三年孫全之族有孫學古者成

進士卽刪去孝子傳惟恐有傳卽當爲鄉賢地也時

孝子之子生員名世復生于蘇州王參政家參政命

名所謂齊襄復九世之讎者是也乃爲揭四百五十

九字爭之郡下牒縣學訓導楊銳等執結仍還其傳

至隆慶二年有鄉官某剛御史傳實其父傳孝子家

激烈讀者流涕縣學公議諸生毛珣等由化一等都

明莊復收錄

士

里老孫寶等皆執結直之仍去是人傳立御史傳此
皆已事之最可感者此皆明載之孝子傳末翁文之
論之下

若縣主詳移則自稱楊魏二公而不及何卽今何主

已復位若有詳移仍止稱楊魏而不及何何則統所

尊也猶之稱蕭山縣者不必兼稱蕭山縣衙也不謬

也至于禮生雙請則止就目前言之未嘗言舊如是也

不謬也

三謬 縣志不與歷共歷載楊魏二公祠凡世詳
意欲改二公之實以爲何公之無來歷者地耶

縣志猥陋則非某言之前人已歷言之矣若某則明
作刊誤以誦之且控告

撫憲直斥其非豈止猥陋哉况德惠祠則正猥陋之極者大凡記事須有始有末今不自撰一始末而僅從碑記中帶見之已非慊矣且來歷尤所重也德惠來歷全重民功則志楊公者當先記宋熙寧間縣民殷慶等請開湖之始志魏公者當先記成化八年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啟奏公清湖之功何則一以尚公道一以重民命也今二者皆不之及而糾謬者又以爲是是豈惡鄉人爲御史孝子直言而故

借猥陋之志以杜其口耶故謬耶

生

神牌獨從天降地出何公神主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則當公神牌獨從天降地出何以其例主也
此不可拗曲以操直也凡對簿者上有蒼天下有夷
齊曲則曲直則直富友相先生諱珰官僉事爲御史
之婿曾刻湘湖水利志一書豈非鄉賢但其主入祠
則自有時日不當與御史孝子相較量也蓋言各有
爲並非籠統某等謂二何公神主不從天降不從地
出謂其主之必有所自來也二主在祠內自前代至
今不爲不久而不辨時日卽舊志有正德末祀祀一
語而又不詳年分且魏氏子孫又必欲滅此一語不

徵信則此從何來天降耶地出耶若他主則出入顯然安得以是語加之試問儀門之至何止二何公富公凡楊游楊魏諸至皆在也漫假有人焉曰楊游之至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則人必叱之何則以明有降之與出之者也今同一儀門之至乃不舉他主而獨舉富主則其設心之曖昧有不可言者向使富主入祠果同二何則通縣之人千千萬萬老老小小不止何姓且不止何姓之元外孫當必有起而爭之者此非爾我所得言也勿自謬也

魏詞指某爲
私謬 魏公之記本成化勅命何公之記是今日
私情在私情者難免欺君
祠主復位錄

嗣主復位錄

生

何是舊主且當事紳衿耆老三三百餘人奉主還位而猶以爲私是生薑真樹生矣自欺不暇何暇欺君况此所稱君

今

六謬 楊公令 蕭並無子孫流寓專著魏氏世守

楊公有子孫是隨任不是流寓然亦未嘗謂楊氏子孫得世守也若云專着魏氏世守則誰着之誰專之此豈亦有勅耶正惟此祠是合邑公祠楊氏且不得守何况魏氏而今反云魏氏得世守之則試問趙王之毀與守者不得辭責今現有祠田一十八畝爲何

修祠之費而乃任其傾圯賴前任撫憲趙公

本縣鄭公并通縣紳衿合同修復而尚未如舊然且

祠田與義渡錢糧差役每年皆派之通縣之里甲是

賑通縣之膏血以養魏氏之家口其佔祠者實佔田

所由來也此不可不清出者也此不止不謬已也

七謬 毛何謂先生排抑何公于無義之地

會謂何公不如林放乎况祠祭動支正額錢糧

朝廷何公登容附席與

某等所謂魏氏子孫擠抑前賢者謂夫主在祠而擠

出之主在位而抑降之也若某等此舉祇以祠主復

祠位則雖曰捧而升之猶且不敢何況擠抑且二何

祠主復位錄

古

公之附德惠祠非無禮無義者也有功德于民而祀

之禮也立湘湖之功而受湘湖之饗義也二何公以

身殉義而祀合乎禮某等以禮祀公而不容人之擠

抑則又合乎義此正所謂一舉而禮與義均備焉者

而乃掉文達理引及論語夫論語未易讀也夫子謂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者非謂泰山不當祀也又非謂

魯人多事不應以無禮祀泰山也謂夫祭之者之非

其人也而使二主復位而某等祭之即為非禮縱不

然或縣主不親祭而突有無何之史士所稱庶人

在官者出而司其祭則亦為非禮今堂堂縣主親

僚屬皇皇師長親率生徒合通縣紳耆老數

百人潔躬而公祭于祠平乎禮酌乎義而乃斥主祭

者為季氏誣毀二何公為不如林放此則擠抑先賢

傷體害義之尤甚者此非大謬又大謬乎

至若春秋祠祭每祭支額銀八兩則

朝廷隆惠何難使二何父子均沾餘潤而必擠抑之

昨聞魏氏子孫原有領銀肥橐而費屠門之羊豕以

當牲牲惟恐何氏稍分滴漙故擠抑倍嚴殊不知此

官祭官銀主之在官嗣今以後豈無有急為釐正之

者何氏子孫並未嘗起而爭此錢酒與片肉也勿謬

祠主復位錄

主

視也

八謬 前之趙顧郭張四公未嘗無功而不奉獻

則不從祀何公焉得私祀耶

舊原有楊趙顧郭四長官祠一趙普濟宋邑丞一顧

冲一郭淵明皆宋邑令與楊合為四若元之於善明

之張懋則在四長官外但其祠創自前代而久而廢

者且原不祀祀焉得與何公父子之附祠者比例向

使德惠久圯無當事紳衿捐貲修復而魏氏子孫又

據田不出一錢則此祠亦廢久矣况長官祠哉謬哉

九謬 現行事例止楊郭二公無何氏父子也

此事例出何書部文耶抑憲照耶即祀典所開祭銀

亦但曰祭德惠祠未嘗曰楊魏祠也此猶今必祠田
于通縣輪樞但曰德惠義渡未嘗曰楊魏義渡也然
此亦已然事辨之又辨不必生道又樹生也何謬也
十謬 現行事例即是 旨也

各部有現行事例焉得稱 旨此尤不達時務之言
且此亦辨之又辨者生薑不必又樹生也何謬也
已上十謬在我無一謬而在彼則無一不謬者若揣
其愚意則總欲推出二主佔田佔祭故結有二說一
謂別立祠宇合楊趙顧郭四公與御史父子另作一
局則祠之別立雖千百無礙而此祠之主決不可出
祠主復位錄

何則以主原在祠內也一謂二何公神主舊在書院
當仍還書院則御史孝子並不講學且並非程門弟
子于書院何與况魏氏初祠原云御史父子不講學
不當入書院今又變其說而曰當入書院是一訟兩
詞也是視書院為魏氏菜園可忽閑可忽敬也至謂
楊魏之祠惟恐後來稍有功德者皆得附入則明是
操祠毀主佔田佔祭借擠抑前賢以擠抑後賢之陋
情夫天地甚寬賢遠不絕大功大德焉知不更為擴
大有加于昔而但守區區以為已有使牛山可戀則
前此焚鳩之墟非齊所有矣何不達如是

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
提督學政院新批府轉縣發學查覆及四十四年正月
本學徐老師詳文
謝老師詳文

查康熙四十三年五月間蕭山德惠祠奉

前撫院趙 本縣鄭暨合縣紳士等捐貲修復後祠
生魏啓賢與合縣紳衿毛奇齡何垣張集等各以二
何公神主當還故位並呈本學當經本學詳看請照
原位升主原縣已於五月十二日升主及秋祭配享
無異乃于本年十二月祠生魏啓賢等以私附救賜
賢祠等事併合縣紳衿毛奇齡等以佔祠佔祭毀主
祠主復位錄

吞產等事各控 憲批府行縣復發本學覆議據紳
士赴學公議又據生員徐魯等祠生魏啓賢等各詞
前來查何御史孝子並以清佔擠難有功湘湖無玷
于楊魏二公此在魏啓賢等亦無異詞者也又二何
公神主歷年已久向係陪祀先年未聞有爭之者此
在魏啓賢等亦無異詞者也獨啓賢等以二何公原
陪祀道南書院又以德惠祠歲支額銀八兩春秋兩
祭奉有前朝敕旨而二何公未經奉敕故曉曉不服
不知道南書院因楊龜山游定夫兩公同官于蕭又
同為程門高弟當時程子有吾道南矣之嘆故建此

院此兩賢講學遺跡比之鵝湖鹿洞與湖湘德惠
了無干涉二何公陪祀義何所取向使原陪祀書院
如啓賢等所言亦是當年之誤業經本縣查明又經
閩邑紳衿公論亦當從此改正况原未誤也至云未
奉敕旨則查事例凡府州縣有從前未有之事應動
支正項錢糧者自合題請今二何公神主歷有年所
非從前未有事也且原有德惠祠祭額所云陪祀止
于祝文內附名並無于此外有分毫費國帑也博採
公論迎主還祠此在官斯土者自所應為何得比之
從祀孔庭事例必待上請伏乞詳覆 憲奪則魏啓

祠主復位錄

十八

賢等亦應心服無辭矣至祠內原有公蓋修祠田一
十八畝向存魏氏子孫收管據生員徐魯等詞請追
田積花據祠生魏啓賢等詞向爲香燭之費事係田
畝不敢擅便合請裁奪一併施行

按通學生員徐魯夏先實盛時英等公詞稱從來
無祀祀請教之例魏公之祀祀有教因邑人請祠
而朝廷以祀祀與之故偶有教耳非例也若例則
府志載曹娥廟本宋熙寧年奉敕專祀孝女而建
炎十年祇會稽令董楷配以朱娥同一廟而有司
春秋並祭未嘗奉敕奉憲也至明嘉靖中知府南

大吉且將合郡列女俱從祀矣又有慈孝祠專祀
孝子蔡定王十朋詩所云名聞九重賜旌表者而
嘉靖中以曾忌通判祀祀其內並不請教亦不請
憲此皆查例之最合者至考及題請事例不創設
不動支無關上請則又煌煌典制直提了當尚書
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正謂此也

本縣鄭父母詳文

據房抄卷

查看得蕭山德惠祠原爲宋邑令楊公諱時榮湘湖
灌田建祠以祀賜名德惠後鄉官尚書魏公諱駿者
設法修築亦祀于祠又有鄉官御史何公諱舜賓孝

祠主復位錄

十九

子諱競者殺身報讎清全湖之佔祀祠內其來已
久非今日始者別有道南書院在祠之側此因楊公
與縣尉游公諱醉皆程門弟子作講學之所與德惠
無涉何公父子以湘湖有功入祀其非奉于講學之
書院明矣既而德惠祠與書院並祀僅存儀門因將
楊魏二公之像二何公木主併書院二主並供門傍
早職奉調茲士旋道前任撫院趙憲檄捐條隨捐
簿俸并紳士襄事詳復已奉楊魏二公之像于中樞
而何公二主據祠生魏啓賢等具詞并閩邑紳衿公
議謂二公舊主宜復原祀之位並准儒學看覆相符

早職隨于上年五月十二日特率士民詣祠升復二
 主于左楹石桌之上所以循舊制協輿情也今祠生
 魏啓賢等又以何主未經奉收控之學憲蒙批登
 議備行到縣復奉憲檄據紳衿毛奇齡何垣單宏
 周等公詞並牒儒學確查妥議去後今准儒學議覆
 前來卑職遵查祀典之設原為報功德以協民心此
 祠肇始從邑民之請專祀楊公而魏公繼起因合請
 以並祀之乃何公慷慨以清估殊功竟致身死而孝
 子報讎伏闕清全湖之估則此四公者後先輝映功
 業麟炳無楊烈不能開惠澤于前無二何公不能繼
 惠澤于後禦災捍患以死勤事祀典明載雖從前未
 經奉敕原屬闕典並非于功德有所不足况業祠
 祠內歷今既久先年未聞有爭之者即瑤酒束帛共
 光祖豆宜也一旦沾沾以奉敕為詞其何以慰都
 人士之心夫今日人心所以不忍何公突出于祠者
 未必非當日合詞請祀楊魏之心也安可執一家之
 見以撓通同之公論乎且經儒學議稱凡府州縣有
 從前未有之事應動支正項錢糧者自合題請至
 何公祠主歷有年所並非今日所設原有德惠祠祭
 額所云陪祀止于祝文內附名並不上費分毫國帑

用題請是此二何公之祠祀上稽國典下核
 民情並非妄僭自應仰請憲裁仍循舊貫祀原
 位毋庸更議者也再准學文據有監生張人鑑等附
 呈情事第查二主祀祀已久况又不須另請勅文何
 必更端若曰另立祠宇是不擴而擴大非前人之意
 所由答二公以相繼楊魏之功即楊魏二公在天之
 靈亦所悲然不自安者應毋庸議再據紳士公詞內
 稱祠田一十八畝零坐落二十都三圖霜露字號係
 合縣公置作修葺之費每年正糧糧米差役皆合縣
 代為輸納名德惠義渡今魏啓賢起端爭執明有佔
 踞之計呈請將前田交之儒學每歲官收官貯作修
 葺之費查是田入于儒學收花修葺公而不私但其
 來亦久而魏啓賢以作香燭之費為詞又虛紛爭應
 否仍令祠生收花除已往外自四十四年為始每年
 所收租息將數目報明儒學確查存算除所需香燭
 餘則聽存以備修葺抑有虛銷侵蝕聽儒學詳追似
 亦保全祠產之一端也云云
 紹興府署事武 轉詳
 院批祀田仍令魏啓賢等經管以爲香燭之費餘如
 詳行

嗣主養位錄

—1131

但養家口至

嗣主復位錄

三

可
能
用
租
十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蕭山有德
惠祠祀宋縣令楊時以報開湘湖之功明尚書魏
驥以修築有勞亦附祀於祠後御史何舜賓以清
釐侵佔被禍其子競殺身以復讐亦並得祔祀歲
久祠圯併僑祀於門廡下迨修祠之後楊魏二主
入祠而何氏父子主未入奇齡建議復舊章魏氏
子孫遂與奇齡互愬於官此其案牘訟牒奇齡錄
而存之者也

滇行日記二卷

〔清〕李澄中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

白雲村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滇行日記

二卷》提要

序

海豐吳自肅撰

瀛村先生典試滇南作滇遊日記余受而讀之而嘆人之才識何相越之什且伯也夫先生庚午所來之道卽余戊辰所來之道自辰迄午凡三年余歷滇中兩迤曲折盤互又不啻從燕至滇之遼瀾也由今憶之恍若浮雲聚散欲攬擷之而一無有矣先生十旬中山川風物若奔走環繞於楮毫間勒成一書可垂不朽如指南之車記里之鼓焉且古人紀遊編次以日非徒謂山川風物遇者不可遺忘也必有感發於中卽其見聞聲爲緯繆况輔軒所屆則小雅之詩曰

滇行日記

吳序

一

諏謀曰度詢皆在道途而爲將君命奉簡書之事故山川風物所一過再過者多矣非鐫古銘今而馳騁藝場得其要領則單詞不足以蒼萃累牘亦失其體裁情不會境限於才也非應物籌時有囊括宇宙之槩則平險失宜位置無節凡爲理亂興廢之所關者竟視爲玩物適志而少所鑒別雖若三都兩京之富繁而得末忘本昧於識也抑才識備矣非精力以貫之夙興夜寐懇懇勤瘁之思稍有闕焉則顯者得幽者遁矣在前者可取上下左右不及察矣求之訪問域之心神皆足以困其才識而何足以記余故曰才識之相越至於什且伯也所以余之行路愈多而愈

天之也先生藉軒一山志已在金馬碧雞之間舉其
人文衰盛之故預立經綸耳目所接步步籌之步步
皆可記勒成一書以垂不朽宜也豈特山川風物之
不忘哉

滇行日記

庚序

序

山陰周金然識

滇行日記二卷侍讀李鴻村先生典試滇南時道中
所筆記也先是五月上浣先生奉

使爲西南萬里之行迨至六月下浣而余亦銜

命采風三楚怨卒戒塗計余及武昌則先生已達華

陽矣使事既畢先後還邸門余方追惟百舍之所經

茫然如烟雲好音之過于耳目既而受先生所爲日

紀而讀之則又不覺曠然而心怡色然而神馳若窮

荒微而探幽奇不復知其身之繫於京師也因自念

六七月中大火雲赤日暍暑淋雨交蒸互燠馬煩車殆

滇行日記

周序

當其日暮投驛而神與境固有不相屬者矣又何暇
汲汲訂其山川風土之蹟哉而先生自丙申出都訖
于已未始抵滇池凡八十有四日蓋靡日不書而其
所書又皆采逸遺覈故實民風物態地險時變碑碣
之文字亭壁之篇章參錯薈萃疏通而證明之余用
是益悵然自失而歎先生神明之完固筆墨之飛騰
爲不可及也夫荆湘以南卽爲上古三苗之地遇此
益險阻昧沒雖禹嘗導黑水實棄之荒服外周詩載
十五國風猶不及於楚而况其遠者歟自漢以後嵩
昆明稍通中土然班范之書所載甚略厥後袁滋樊
綽輩屢至其地各有編錄而滇記始詳今則隸版圖

者數百年矣先生跋履者三月而贊烟瘴雨深菁怪
花桐戶硯房披瀝雲片之奇觀可以指掌而畫竹不
快歟嘗考傳記樂木之詩三章獻于漢世驃國之樂
二十二曲奏于唐年鄭回揚石碑而紀德異牟尋遣
帛書以歸誠布變之彩箋紫琮之靈舞皆有足采者
而高泰運入朝于宋得經籍六十九家以歸則尤文
學風雅所由出也至如阿彌伽奴愁憤怨歎之什作
于緬甸淑女君子未嘗不悲其志焉昔長卿使西南
而梓桐盛覽請其賦心川修居未昌而麗江木公與
其詩派先生一過而漢土文明之化其必有光于襄
冊也夫

真行日記

真序

二

真行日記 上卷

康熙庚午秋予奉

東武李澄中

命典試雲南念舟車經過萬餘里將日記所歷以示
子孫庶備異時遺忘且輒軒采風使臣之職也故約
略其山川風土為他年入觀者告焉

五月端陽後一日丙申出彰義門十里許大雷雨日
西至盧溝橋橋建於金明昌初壯偉甲南北盧溝本
桑乾河也亦曰渾河又曰小黃河又黑水河又蘆荻
河土人名猪龍河是日宿良鄉水經曰聖水東過良
鄉縣南即其地也

真行日記

上卷

一

丁酉至涿州漢涿縣也在范水之陽漢涿郡故城亦
在此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是也有胥亢陵
溉田膏腴荆軻獻圖於秦通風俗通汎漭也言乎淫
淫漭漭無崖際也汎澤之無水斤南之謂也索隱曰
燕太子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山美人奇馬即此
水經注聖水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為
涿水亦謂之桃水又云東逕涿縣鄭亭樓桑里南即
劉備之舊里也

戊戌過桓侯故里道傍八角井云桓侯井也有廟顏
張顯王廟村中至今多張氏子孫焉十餘里至范陽
故城又經祖村士雅故居也

己亥發定典亭午至安肅九城志太平興國六年析
易州附城縣地置靜戎縣景德元年改安肅易水至
古河陽城昔燕太子丹送荆軻於此縣境有左伯桃
墓訪碑錄漢左伯桃碑在安肅縣西十五里墓前今
無有時復雨望遠樹空濛如畫人影滅沒其中亦一
奇也是日抵保定隋清苑故地

庚子雨晴望太行蜿蜒起伏數千里若指掌

辛丑出慶都慶都漢望都縣堯始封於此堯山在北

堯母慶都山在南通典三里許有堯母鄉第一泉又有

龍泉河溉田三百餘頃其地沮洳多蒲葦之利焉日

中過定州漢中山郡也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

漢行日紀

上卷

二

山今城中何常有山哉新樂南十里有伏羲書卦臺

泯然無復存者日西過麥飯亭光武戰河北處也

壬寅發伏城驛至真定通典曰古鮮虞國之地始皇

興兵塞井陘日韓信東下井陘皆此地九城志登陽和

樓有詩五里渡滹沱河至樂城止焉

癸卯抵趙州遊柏林寺觀壁間吳道子畫水至今趙

州人多畫水蓋其遺意耳是日至柏鄉漢鄆縣地光

武卽位壇在此通典

甲辰至內丘漢曰中丘隋以國諱改之通典

乙巳內丘南二十里過圓津菴菴內一松甚古其後
爲藏經閣迤東壘石成小山構亭其上俯池荷有致

距順德三里有豫讓橋古祖乙遷於邢卽此地通典
國屬趙史記故其地亦曰襄子故都云

丙午道出沙河縣故襄國地也一統志縣南有宋璟墓

碑爲顏魯公書歐陽棐集古錄云大曆七年九月璟

孫儼追建十里行蒼沙中又二十五里至臨洛驛水

經云洛水東流經曲梁城是也再三十里過呂仙祠

祠有鍾離權及盧生像入門一池構亭其上通來往

焉日暮抵邯鄲北門內觀叢臺遺址邯山名耶盡也

趙王如意溫明殿在焉通典風俗通曰邯鄲氏以國爲

姓

丁未過賀蘭山賀蘭眞人居此名勝志將至磁州二十

里夾隄楊柳如書道左荷花稻塍間之人行其中渺

渺作濠濮間想矣磁州山磁石九城志本草云磁石鐵

之雄鼓山亦名溢音山溢水源出州西北鼓山泉源

奮湧若溢揚湯故以溢口名之其水冬溫夏冷卽山

海經溢水出神菌之山也寰宇記

戊申磁州南二十里渡漳河按漳河之源有二一出

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

漳俱東至林縣合流一統志時河漲初消濁浪滾滾如

沸蓋發鳩山之漳水濁漳也北所爲古鄴城遺址尚

存河東南十五里銅雀金虎水并三臺並峙相去各

六十步日中過安陽橋洹音水經其下橋故名鯨背

矣脫抵彰德古西河地也署有天琴亭賦詩題壁

己酉彰德南二十餘里經古爰里至湯陰縣本漢湯

陰地美水出縣西北鶴山下經爰城過亦曰隔里其

城曰防城水自其城下亦曰防水矣唐貞觀元

年改爲湯陰以水性微溫故名名勝謁郡王祠岳氏

子孫蓋寥寥焉又十里許抵賴侍中祠又數里爲侍

中墓再數里至扁鵲墓相傳墳上土可療疾禱而求

之或得小丸如丹劑名勝晚抵宜溝縣西南有宜

師溝水殊寒土人目爲冷泉國經魏文帝幸洛道病

有師巫愈之因名爲宜師溝今宜溝縣沿此名

庚戌過淇水澄泓噴薄激石橋有聲亭午抵淇縣

漢行日記

沫邑也亦曰殷墟又號朝歌晉灼曰朝歌者歌不勝

也淇水出彰德府林縣西大號山一說其地有鉅橋

鹿臺精丘酒池之事焉論語撰考識曰邑名朝歌

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願由屢墜車宋均曰

子路患宰予願視凶地故以足屢之使墜車也水

注漢武帝塞夾河斯淇國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

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滋軍資今通望淇川無

復此物城南有殷三仁故里十里許爲斷脛橋又三

十里經蘧伯玉墓又十里有殷太師比干墓碑後魏

孝文帝紀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經比干墓觀爲

弔文樹碑而刊之趙明誠金石錄謂碑首殘闕其陰

蓋紀侍從羣臣官爵姓名又載唐貞觀十九年有

比干諡范純施書兩碑俱無存矣薄暮至衛輝府相

傳城西南二十七里爲魏襄王墓漢初有人於此累

盜金得竹簡書十餘萬言世號汲冢書時急雨驟

竟夜乃已

辛亥雨晴食時雲四面起如馬如獅如象惟太行山

雲洞黑尤奇是日過新鄉謁湯廟至亢村驛

壬子渡黃河望廣武山想楚漢戰處廣武本土山北

枕黃河河乃折而西無橫決之患焉與地廣記曰上

有東西二城中有絕澗漢高帝項羽相與臨廣武之

間而語即此有敖山所謂敖倉也過榮澤縣禹貢濟

漢行日記

水溢爲榮今濟水不復入榮也通後漢顯宗東巡泰

山至榮澤有飛鳥翔集因命虎賁王吉射之鳥上下

其聲吉曰烏鳥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年

臣爲二千石旣而射鳥中之賜錢二百萬至今榮澤

亭堡之間猶多書鳥印其遺也夕次鄭州古高辛氏

火正祝融之墟周初封管叔於此通王維宿鄭州詩

朝與州人辭暮投鄭人宿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

葵丑過鄭故都次新鄭古郛國也名勝有漆洧二水

通新鄭東北三十五里有古郛城與地廣記云古有

熊國黃帝所都羅泌曰云都非其美山又名大隗山

水經注黃帝登此山升於洪隄受神芝圖於黃蓋童

子今其山有軒轅避暑洞括地志子產墓在新鄭西南三十五里

甲寅山新鄭數里道傍多棗柳勢皆背開物色也至此始見山雖尋丈其巖壑之勢稍西一山頗峻道士曰南蓋山也又十里許兩垂垂將至遠望道左地中湧濃烟若孤塔高數丈尾鋒銳直入雲際雲邊白且明似凝寒水焉衆驚甚久之色漸赤或曰龍挂也又久之色變黃中忽斷其下爲平臺化作黃霧遙南又起烟一縷初不甚真未幾旋攪若麗輪下臺而上銳其變化如前亦散爲黃霧馬前不數武又起黃塵二道其勢相逼衆疑長益甚方旋攪時忽大風至乃

漢行日紀

止

六

故是日宿禹州實字記云即禹之都春秋鄭樸邑禹山在城北潁水之南又有釣臺左傳夏啓釣臺之臺是也已雨止登中樓樓爲明徽王故居自成化中卽廢今爲公廨矣

乙卯將發禹州聞昨風起處穴地爲龍湫人如三間屋深不可測南四十餘里經周八十里抵襄城襄城本鄭地周襄王避叔帶之難出適鄭以襄王所居因曰襄城實地徐君墓在城北一十七里卽季札使鄭還挂劍而去者首山直縣南五里史記中公巨天

下名山八而三在是選五在中國首山其一也漢書在縣城中唐開元時建高適送廖彥謀詩九陌

君又別離行雲別鶴本無期望高樓上忽相見看盡花開花落時

丙辰渡汝河河勢壯闊一統志謂汝河在襄城南東流入黃河又有蛟龍池左傳鄭大水龍關於時門之外洧淵卽此遙南三十五里至汝墳橋其下爲泓水後漢光武破王邑會大雷風雨下如注泓川盛溢是也又數里經沮洳耦耕于路問津處輿地廣記黃成山長沮桀溺耦耕焉名勝志云黃成山或云卽方城山一名苦菜山一名長城山乃沮洳耕處其下有東流水卽子路所問津也是日宿葉縣縣本楚地楚葉公邑也通其地有龍臺雙鳧觀不及遊和歐陽未

漢行日紀

上

七

叔父葉縣詩

丁巳經荷篠丈人止于路宿處三十里至澧河水經注云澧水東過西唐山是也遙南爲葉縣故城又六十里過光武廟廟前古柏二株傍附凌霄花花大如

孟映柏枝作赭色皆數百年物也是夕抵裕州

戊午渡清水俗名白河其源自嵩縣雙雞嶺東南流經南陽新野會梅谿諸水至襄陽入漢江一統志其水

有六門堰召信臣所造以擁湍水累石爲之傍開六門以節水勢九域志史云諸將立更始於清水上卽此

薄暮過獨山古豫山也入南陽始皇平天下置南陽郡南

漢因之通以地在中国之南而居陽爲名名勝光武

勅南陽撰風俗記。隋地理志南陽古帝鄉。繒紳所出。韓愈過南陽詩。南陽郭門外。桑下夢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已未在南陽。口中出郭門。西南行約七里。許至武鄉侯祠。祠前有坊。大書昭烈皇帝三顧處。中爲祠三楹。其後小方亭。一碑鐫前後出師表。又八角亭。乃草廬也。名勝志謂諸葛井在草廬前。青石爲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竟不能盡。今草廬前無井矣。最後一樓。顏諸葛書院。登樓望岡勢外高中。窪迥抱若龍形。故號臥龍岡云。李白詩。赤符起顛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龍臥躬自耕。

漢行日記

上卷

八

六月庚申。渡白河。午過白水村。吊光武故蹟。杜佑曰。襄陽縣後漢蔡陽縣。光武舊宅在今縣南二里。有白水焉。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是日並白河行。薄暮至老白河。浸水青莎。與浴兒飛鷺相映。抵新野宿。新野漢舊縣。或曰棘陽縣。樊陂在西南。有光武臺。鄧晨宅。

辛酉雨。在新野。廨前爲孔明議事臺。遺址歸然。名勝志。一統志俱作議事堂。誤。

壬戌雨中發新野。七十里。再渡白河。抵樊城。仲山甫之國也。脫渡漢水。時月落平江。江水浮月光。淡淡若銀虹。達船下。乃乘月入襄陽。習鑿齒襄陽記云。

楚之下邑也。杜佑曰。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勢同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北接宛洛。跨對漢河。爲鄴郢門戶。其地有峴山。羊祜與鄒湛等常登之。今墮淚碑在焉。有鹿門山。龐德公隱居之。所有楚望山。古馬鞍山也。晉劉弘山簡晏遊於此。武陵王愛其峰秀。收曰望楚山。襄陽耆舊傳謂峴山碑是李與初撰。梁大同十年。以故碑圖落。命劉之遴收撰。劉靈書之。見趙明誠金石錄。按李白詩云。昔時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則開元間晉碑尚存矣。大隄城卽今城。銅鞮坊在城內。習家池在城南。

漢行日記

上卷

九

癸亥自襄陽城中南望虎頭山。稍東卽峴山。亂峰嵯峨。似螺髻浮女牆上。遠峴首而西。眺隔江。樹如畫。復傍江行。日中忽大雨。江灘上下。空明相接。至小河村。憩焉。復循江所行。江稍遠。卽宜城故郢楚之別都也。輿地記其地山美酒。通名勝志謂金沙泉在縣東二里。其泉造酒。甘美。世稱宜城春。又名竹葉春。孟浩然詩。宜城多美酒。歸與葛疆遊。今泉久湮塞。酒殊惡。冠蓋里自府治峴山南。至宜城界。俱是。又有昭王廟。按志。昭王故城去今縣東北三十三里。韓愈詩。猶有國人懷舊德。一聞弔屈祭昭王。

甲子行荒山中。四十里。渡新店河。河漲方急。小舟搖漾甚輕。道傍茅長丈餘。管子所謂江淮之間。茅三

脊是也。名勝志謂麻陽東六十里有苞茅山。其茅三脊。可以縮酒。卽春秋入貢之茅。其實自宜城而南茅雄偉異江北。凡茅皆可縮酒。不獨麻陽爲然矣。其茅土人名霸王草。犁而彌茂。田父畏之。故名。遇新店並西山行至麗陽驛。

乙丑山驛二十餘里。陟高岡。望旭影與襄水見漢余有句云。高江明遠岫。密樹閣迴岡。久之不能成篇。晚抵石橋驛。

丙寅晨起渡河。望四山皆也。雲霧中似青螺搖搖水上。已而躋山背。或曰卽斑竹岡也。唐韓翃送人赴江陵詩。斑竹岡迎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山秋。是也。遂並

漢行日記

上卷

十

荆門西山行。其山有靈寢。荆山蒙山西山等。遠望莫辨。山數重。高下參差相映。如看畫中。層累山矣。

丁卯出荆門西南行。三里至虎牙關。水經注云。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亂石巉巖。上合下空。如虎牙重門之狀。楚之西塞也。州西有蒙城。

二泉。卽州城隍所引以爲池者。蒙山亦名泉子山。又名象山。陸九淵號象山。本此。其州城卽子靜先生所議築也。名勝志謂陸九淵號象山。本此。非也。楊

慈湖作子靜行狀。稱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高五里。有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蓋子靜自象山始知荆門軍也。與

地碑目云。蒙泉題味唐沈傳師而下得五十七人。朱震序又有玉蓋詩在惠泉寺內。荆門在萬山中。過虎牙山意漸弛。竟日行平岡。所見水田稻畦無數。二十里經關壯繆祠。祠外有馬跑泉。蓋荆州舊戰場也。是夕抵建陽驛。

戊辰自驛渡建陽河。所經皆平曠。稻芊芊若綠雲。有吐穗者。將至荆州。二三十里道傍多木。槿紫微黃。貢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杜佑曰。荆強也。言其氣騰強。亦言荆鶩也。或取名於荆山焉。詩人所謂荆蠻也。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枚一作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有荒谷。卽莫敖所墓。荒谷西北

漢行日記

上卷

十一

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寰宇記云。羅含宅在江陵城西。庾信亦居之。卽宋王宅也。昔王粲依劉表在江陵作登樓賦。蓋江陵城樓也。宋陳堯谷更名仲宣樓。今江陵雖爲重鎮。樓則烏有哉。方輿勝覽稱荆州東連吳會。南通五嶺。控扼巴蜀。下瞰京洛。爲吳蜀之門戶。水經注曹公聞孫權以荆州借備。臨書落筆。謂其可戰。可守。爲進取中原之基也。迨荆州一失。而蜀不可爲矣。余過江陵有詩云。荒城四面少高樓。城下雲飛宿雨收。官道日斜烏相冷。野厓水落稻花秋。江分吳蜀開雄鎮。地接黔陝上遊。畫瘁武侯功不就。古今遺恨是荆州。

已已過小河口。再數里渡荆江。卽錦江下流也。是日風順。江中一洲多居民。隔屋望蒲帆。往來甚速。登三洲之一耶。十餘里達南岬。過江竹漸多。在道左者。與草萊等。姚合詩。江村竹樹多於草。可想其繁矣。上白墳。宜鳥相。冬青榆根。而野胡椒。暑月葉輒赤。日西遇雨。雨止至屏陵驛。屏陵漢縣也。高帝五年置。水經江水又東。逕南平郡屏陵縣之樂鄉城北。釋文曰。屏達也。弱也。高陵至是始劣。故曰屏陵也。

庚午。自屏陵南行。東望青陽湖。見漢可愛。又數里有隱士人名紀湖隄。藕花三里餘。香氣襲人。迤南渡馬場河。五十里至公安縣。後漢劉備爲荊州牧。鎮油口。

漢行紀

上卷

三

卽此。通建安中。左將軍劉備居此。時號左公。以左公之所安。故曰公安。名勝志縣數遷。荒瘠不可留。至孫黃驛止焉。而公安志不載。青陽湖。紀湖隄。名勝志謂公安有青港湖。貴紀湖。登青港。貴紀之訛耶。抑別有其地耶。乃縣志並不載。青港貴紀。又何說也。其地宜杉。宜桂。宜木香。爲荆之南界。過此則湖南境矣。辛未。渡孫黃河。雨後水氣如秋。駐馬河千久之。五十里許。過湖。又數里。經豹子岡。至順林驛。驛爲澧州地。左徒所謂沅有芷兮。澧有蘭是也。故澧水亦名蘭江。楚詞又曰。捐余珮兮。澧浦。因稱。佩浦。壬申。渡涿河。盧肇詩。君夢涿陽月中。秋憶棹歌是也。

時夜雨初收。大風若深秋。是日初聞蟋蟀聲。其地多水。水必有荷。竟日行。香風十里。六十里至澧陽橋。循澧州城望水中。江豚成羣。澧陽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卽放騷堯之所。通志水經。澧水出武陵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注云。水之南岬。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州城自唐李鄴侯。侯改築。戎昱銘曰。雖崇澧城。不勞澧人。南樓戕戕。下壓江波。彭山下有金鴨湖。近城西南二里。相傳常有金鴨一雙。出浮故名。諺云。金鴨離頭。水彭山頂上雲。郡人以爲雨晴之候。抵暮過蘭江宿東岬。

漢行紀

上卷

五

癸酉。澧州南五里渡繡水。一統志云。水至此曲折如繡紋。范文正常遊此。又六七里過澧山。又數里山乃有松。久之至檀木堰。松益多。道傍雜樹爲樟。爲杉。爲雞籠子。爲雀不踏。爲貓兒茨。又名六角。爲楓香樹。少陵所謂遠岬富喬木。獨嘆楓香林也。甲戌。發清化。清化唐郡名。今廢爲驛。亂山中松益大。而多。東望藥山。慈轡有致。唐嚴禪師所居。刺史李翱往謁。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雲在天。水在餅。餅因贈詩云。形如鶴形。千株松下。兩雨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有青天水在餅。四十里至益山。舖又五里爲大龍驛。驛有大龍山。蜿蜒若龍形。驛以

此得名

乙亥四數去大龍驛夜氣微茫中無可紀者惟道傍百蟲擊與澗水潺潺相應時明月在南梁山亘其前山之上雲接天山之下雲浮水雲斷處乃山耳山與天一色雲與水同光不知孰爲山孰爲水孰爲雲孰爲月孰爲水也梁山舊名陽山武陵舊經云陽山之女雲夢之神常以夏首秋分獻魚唐時以漢梁松廟食於上改今名錄異記云陽山有異獸前後兩頭以一頭食一頭望視劉禹錫有梁山廟觀賽神詩循山行五六里久之出山月漸低始聞雞鳴三十里天乃明見稻畦茸茸數十頃不斷大似江北麥秋時過七里橋如常德形似王瓜晚多懶蟲聲喧喧不能寐

上卷

丙子在常德賈山與其制與肩輿等第無底取便山行耳常德漢武陵郡也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爲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邵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辰相接數爲所破光武時移治東山之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云高平曰陵於是名焉方輿勝覽云初項羽弑義帝於郴武陵人竊素哭於招屈亭高帝聞而義之故曰義陵武陵溪在城西三十里招屈亭在郡南安濟門之右沅水之濱輿地碑目云招屈亭唐龍朔間縣令蔡朝英重修刻石以紀其事每端午日以角黍餉餒

漢行日記

上卷

五

獵人

丁丑在常德製山興未完從者供江鱸味美異常魚戊寅自常德西南行下臨沅江有隄亘十里俗呼花馬隄又二十里至武山一名河洑山山不甚高樹色慈蔭可喜稠綠中有盤道踰四盤爲一天門門對大江右轉竟二盤爲二天門門左有八角亭亭右有細路修竹萬竿掩映山門是爲太和觀從觀門望大江中分爲二回抱一洲二水縈繞若匹練觀後紫薇一株盛開傍有小黃楊高三尺許下復至一天門久之乃去名勝志謂山下有德勝泉傍有西山仙井白雲洞遺跡即張虛白醉臥處有巨石水出其下謂之武

陵溪卽槃瓠石也迤西謁伏波祠湖南伏波祠甚多一名馬王廟亦猶漢黔之祀武鄉耳日中過呂鎮再十餘里抵桃源縣東漢之沅南縣也水經注曰沅南縣後漢建武時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宋乾德初析置桃源縣縣無城郭沅江逕其北荒荒若村鎮然采菱城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武陵記云其湖產菱殼薄肉厚味特甘楚平王常采之有采菱亭已卯自桃源十里山漸大又十里行崖刻中巖壑深窅轟聲唧唧滿之五里爲白馬渡志所謂白馬雪濤也袁宏道記略云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東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渡江五里至桃川宮何景明桃川宮

上卷

其

詩谿谷多青氛朝暮不可知雞鳴洞中樹輕嫩散華池白石流丹液靈龍耀朱粲誰能學丹術遂使塵網離其東爲桃源山通典云武陵桃花源記卽此地也從細徑入僧拙堂來迎二十餘步至八卦亭額別一天亭前碑碣甚多自亭東上皆石級十餘步爲遇仙橋流水出其下南有方竹亭今廢竹猶有存者但細微耳由橋側足上數折得平臺中石几一三石墩環之皆爛斑作五紋雜繡几東有平沙懸瀑淙淙噴巖半洞上下僅里許其幽曲不可名拙堂曰洞口故在南壁下老人尚記沙下爲澄潭今擁二丈餘矣故洞明所謂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者不可得而至焉紀勝

云桃源洞中有石花盆香草皆天成又有人跡壇在桃源宮卽唐大曆間崔相庭上昇處名勝志又謂桃源洞西五里烏頭村有溪相傳卽黃道真釣魚處道真見桃花流出捨舟入洞得聞神仙秘訣後人因目其處曰開山夫烏頭村固不及訪所謂石盆與捨舟入洞之跡荒唐弗可得而考矣桃源洞涓細水耳未出山卽狀流鳥有所謂桃花流出者哉予有記辨之頗詳茲不具載已拙堂適至淵明寺茶罷乃去道傍杉棕烏柏等樹無隙地竹有大如盤者自此草長於人竹多於薺葉或細似針或獨如掌長尺餘不復可識皆竹也

漢行日記

上卷

七

庚辰出鄭家驛數里樹漸多旭景草烟轟聲秋引兩山如映林木被體岡勢蔽虧窅然深迥小橋流水籬落迴映人烟縷起搏結晴霄喬木千章相與依倚異葉交柯罕復識辨足歷目逮亦足移情山無名稱木易僕數也食時至一村有橋俗呼陽氣橋過橋望松林或緣半山或掩全嶂或冠嶺若峯或披地蔽岫遠望連空近疑路絕回複合沓不可一名深壑窮窮氣猶太古爾其鳥則奇絲書眉白頭翁飛鳴翔舞若笙簧徐數也再南爲將軍山山有三楠樹一在山上的一道左一道右與人云昔縣官將往伐之雷雨驟作土人以爲神道左者大五圍十丈許乃有枝葉厚而

光望之如此龍倒立橫掃時常空山人時乳雨
搏風爲之駭神悸骨矣道右者可四圍高次之山上
者倒而下沈人不取取通此山漸平抵新店驛雷電
交作焉

新店竟夜雨辛巳曉行望西山雲氣或在山腰或挂
峰末過連三坡山益大樟櫟楓香皆高數丈肩輿行
山背尚仰視八九尺回視谷底蒼鬱密眩然遠深
不可紀極又十餘里草長丈許前二人撥草肩輿始
得行山中多野牛居人插標田中驅之山澗凡四十
八渡竟日行溪水中山樹處處皆青肩輿相接也亭
午至辰龍關關險絕兩山如門中通一線其下左右

真行日紀

上卷

大

山壁立深峪迢迢者五里許蓋辰州門戶也過關峽
勢餘四里危險次之一溪汨汨然地稍潤爲界亭驛
壬午大霧如行積水中過山口碌碌僅能見丈尺從
微茫中視綠樹沉影畫工所不能到也五里許迢迢
輕輿山沒白雲中不復自識矣五里渡河土人以觀
捷河也又五里爲亂石關關高里餘南山雄秀若雲
垂天際有鳥聲如人西下爲峽兩山林木交蔭生米
蟲聲亂人語生米蟲者似蟬稻將熟乃生獲稻後即
死故名十里至馬鞍關關背連蓮土坡耳西下斗削
壁立者里許數折至谷底約二里餘名因形似也左
高山右大壑越三里山徑始平有稻廬流水焉十五

里爲芙蓉關關不甚高羣山四面創立若萬仞芙蓉
關下勢漸潤心目恬霽故同一花鳥而遠近殊觀均
此烟雲而高下異趣時而草樹平崖流泉在下蒼山
既合窅爾通人異境固多同致匪鮮義取懷新無煩
屢述也

癸未出馬底驛樹與山俱雲隨峰轉所歷如關者二
所曰青山曰白霧而青山坡尤高顧東北大山皆浸
白雲如浸海濤矣道傍有野麻桐油諸樹其大者則
松杉楓櫟松鮮傍枝雖孤株亦長三四丈材美而易
生故惟松十八焉楓香者葉三開有實若橡栗爾雅
曰楓櫟櫟注云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

真行日紀

上卷

大

之楓香是也月月花綠松稍方鮮紅盛開三十里至
馬溺關關後有石下覆水漑漑自滴蓋雲乳也關名
馬溺以此昔人易泉名曰挂虹則關亦宜名挂虹關
矣西轉爲入關路凡七盤至關頂關故有柱有梁有
坊書關名王師破吳賊悉斬去之關下凡十里地
乃平時大雨將至回望數日所行山中道在雷雨杳
冥中不可復識矣又十五里至辰州辰州本漢武陵
郡地光武時武陵蠻反馬援擊平之置辰陽縣隋開
皇中改爲辰州名勝州荒其沅江流其前水經注沅
水又東經沅陵縣北云北非壺頭山在城東一百三
十里寰宇記云後漢馬援征蠻穿山爲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山邊有石窟卽援所居石室也。一統志謂山谷間頗雜獠俗。刀耕火種。辰州風土記云辰富沅靖諸蠻咽喉出沒之地。內可以控諸蠻。外爲武陵障蔽。諸蠻不由此則商販不通。武陵不得此則諸蠻不通。雖欲高枕而臥不可得也。方輿勝覽云辰砂不出於辰。在麻陽及開山洞。今隸沅州。不屬辰也。是夕對辰州宿江樓。看船上鷓鴣水獺捕魚。聞銅柱在府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五代晉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銘。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弘皋爲銘。按李弘皋五代史無弘字。周羽翀三楚新錄亦稱記室李皋。今銅柱完好。惜不及遊。一睹銅柱形制。

真行日記

上卷

千

耳附錄

復溪州銅柱記

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

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李弘皋撰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弘皋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微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脩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郡師

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弘皋承教。滿毫載敘厥事。蓋聞牂牁接壤。桀窳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之要服。中古漸爾。曷靡。洎師號精天。相名缺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友。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已。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開限。俄至勦擒。我王每爾含弘。常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遍。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鑒造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策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擬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勣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棄州保險。結寨憑高。惟

真行日記

上卷

主

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勣處連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因計於甲。豈暇投戈。彭師果爲父輪誠。束身納款。我王憐其通變。爰降招携。崇侯威

德以歸則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服職員錫命有差仰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於平所溪之將佐衙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樂鏖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輶百越底平疆理保又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荷違誠誓是味神祇垂于子孫庇爾族類

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引舉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

手執干戈征百越

我王鑄柱庇黔黎

指畫風雲開五溪

五溪之險不足恃

我旅爭登若平地

五溪之衆不足懸

我師輕驟如春水

溪人畏威仍感惠

納質歸明求立誓

誓山川今告鬼神

保子孫今千萬春

推誠奉節弘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永州諸軍事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教監
鑄造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姓歸明衆具伴狀飲血求誓楚王略其詞鑄于柱之一隅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以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營諸團百姓軍人及父祖本分田塲土產歸明王化當州大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州四界劫掠盜逃走戶人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並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有罪本都

申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人軍誅伐一心歸順王化未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天明神下將宣祇爲證者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差徭本州賦租自爲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末無金革之虞克保農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立鑒

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彭士愁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

師佐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前砂井鎮遏使三井都管使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龔明芝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
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弘賢

武安軍節度衙前兵馬使前溪州左廂都押衙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向宗彥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兼溪州司馬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仙

真行日紀

上卷

吉

武安軍節度副將充溪州知後官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朱彥驥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開江都指揮使知使防遏營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允蹈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
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
倬暉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右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彭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將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彭師杲

武安軍節度同十將前溪州左廂都虞侯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龔貴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前攝大鄉縣令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富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靜寇都指揮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田弘佑

真行日紀

上卷

圭

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棟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金調里指揮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
勝

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將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
師見

前溪州大鄉縣令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賜緋魚袋彭允臻

武安軍節度攝押衙充靜寇都副兵馬使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

思道

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

甲申發江干顧辰州在山上形如半月城中解署望之顯顯然日出行荒岡細洞中並蘭溪者數里迤南看橫山出雲可見者山脚耳道傍婦女皆用藍布裹頭跣足着草履與男子等蓋自襄陽南下婦人多操作田間習勤務本亦由於風俗樸厚也每一溪必用草泥起數絕蓄水水深處用水車汲諸田其制似車輪而大以木爲輻每輻懸小筒而以長木鑿耨如蛙

真行

上卷

美

龍以水爲機水激而輪轉故挹注不窮耳是日所經皆培塿草木榛莽舉無足紀時而高山深林啼鳥憂憂輒又听然一快也將至船溪驛則流水環隄稍晴平綠千林蔽穹蔚然雲霞深藤架壑杳然無際矣乙酉出船溪綠樹蒼崖輕輿上下溪行谷轉習便爲常矣數里望鴨脚崖山峯蒼翠欲流二十里至乾溪洞崖石懸飛可數十丈層石高下亦可數十層每層有石笋倒垂若冰柱洞深三十里乾溪下注如洪鐘響谷中蓄爲潭其深不可測洞之南壁土人積谷甘餘石蓋洞可容數千人辰人避亂處也又三十里爲辰溪縣辰溪漢辰陽縣地隋分置辰溪縣九章所補

夕宿辰陽者也按辰溪爲五溪之一出三嵎山流入

沅水名勝志何景明辰溪縣詩早發辰溪渡清川喜泛

舟山城秋粉堞江驛映朱樓雨驟沙蘋嘶天寒水露

洲蠻音聞漸異迢遞動鄉愁日西出辰溪南門隔江

望紫金山嵯峨如劒戟登舟溯流而上約半里乃放

舟順流抵西岬遂迤至丹山洞下水渟蓄若鏡徐行

達南岬焉數里過紫金山千山皆松萬松同響斜陽

倒影如行綠雲世界矣名勝志云大西山在縣南十

里自銅仁萬山來至當縣西向結爲大山山下有洞

名大酉洞廣記云第十六洞天穴生雲母崖滴丹砂

卽此地也今辰溪南別無大山惟紫金諸峯皆石

真行

上卷

毛

隙生雜樹連日所經惟紫金獨有紫翠色意大酉卽紫金也詢之土人無知者又十餘里見西山稠綠中一菴時暮色將暝炊烟裊裊從谷底起與長林相引羣生所謂渺渺禪棲者矣三里抵山塘驛燈下談乾溪洞事土人曰驛東數十里有大猿山山下有洞洞周迴徧山亦中穴一潭相傳有神咒異獸潛藏其中云

丙戌所經皆小洞壑若夫穹然而高者爲山洞然而鳴者爲洞呀然而邃深者爲壑窅然而深綠者爲林則習見無可驚奇矣十五里至山口道傍石狎狎臥置下其北有溪夏涼而冬煥土人呼溫溪懸注山洞

山小不可名亦曰溫溪洞云自溫泉山發龍脉二曰小龍門其南有山迴抱三層曰大龍門形家謂龍脉所結宜出寇盜故明初有蠻為亂未樂二年討平之遂鑿斷其脉小龍門有素封陳萬戶者家鉅富地脉既鑿家中落遂絕今其故居遺址尚在焉又數里為龍門橋長可三四十步兩面有櫺檻傍晚羣山翠色在掌握間矣又西南行微雨樹色愈嫩綠山中多虎多猿猴虎有獵戶所不能捕者居人號神虎復長如人有尾啼聲若小兒時盛夏草樹茂密率置深山中故其啼不可得而聞云

丁亥發懷化驛山不嵯峨周道漸平蒼天地清淑之氣至此而盡川原淺率無幽邃奇嶽之觀罕可為世

天

人道者二十里至石門高樹鳴禽屋可聽過此雖無幽巖峻嶒而林松如藏綠色連岡縱囑靡涯又不覺悅心快目矣又二里並沅江行折而西兩山銜映蛇徑低回巖樹參天不復知有地也四十里抵羅舊驛

戊子大霧行谷底鳴鳥啾啾與谷聲相應聆之若近即而彌遠蒼白雲蒼茫視聽失真也道傍堆松杉甚多賈人由辰溪編筏入大江四方人所取材多出山中又十餘里山忽秀高峭拔地若鵬翼垂天睇視之則喬林上聳下疑無地已峽回徑絕跬步之中山意

屢變樹色異態矣山山望積霧如海沅辰地勢卑濕山雲水氣結縈如烟故日弱不能容光也又數里遇趙觀察浮山班荆繼談久之乃去再南復並辰溪行蓋此水為辰水入處名辰溪故所經為辰溪縣本名沅江故所經又名沅州一水而其名故地亦因之而異稱也

己丑在沅州過江西橋沅州唐天授年改自巫州者大曆中改為敘州至宋復今名水經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潯水又東至鎮城縣為沅水隋地理志諸葛居處頗與巴渝同俗郡國志云龍標武陽山有人每土人聚即來入眾莫能辨跡趾向後而踵向

上卷

天

前以刀斧斫之不死惟以杉木為刀擬之即去古云溪山阻絕非人跡所履良然何景明沅州道中詩山行多雅興十里幾人家林葉垂朱實蹊藤落紫花綠壁防綠石傍听畏灘沙不見前溪壁遙聞奏暮笳七月庚寅發沅州沅山不甚高是日聞鷓鴣啼行不得可哥五字甚贊三十里至栗子園關前峽中多雜樹一徑與巖行亂石中里許至關背土人曰小栗子關也斗折下多石被峭壁焉宋及谷復上谷底樹大合圍其抄僅及足又半里望南壁樹杳真不可窮久之草莽平潤實則數十尺不見底也五里南山回抱如門西下見沅江從山外來與山相曲折兩背鳥道

一線下臨蛟宮。與人側足號呼。並江十里。遠望一塔。當山嘴。有閣曰迴龍。時大雨猝至。投便木驛止焉。辛卯渡沅江。與人多熟苗。言語休偻不可辨。二十里至蜈蚣關。谷勢透迤斗絕不可上。時而雙峽對峙。如行深甬。時而迴崖單嶺。峭壁通人。益無徑不曲。曲必有意。百餘折至關門。秋風颭至。薄情破暑。傍睨別峯。皆與爲堦。更無絕巘。能出其上者。西下波陀三里許。乃達谷底。仍並沅江行。望江上諸山若錦屏舒卷。與江水掩映。又三十里仍渡沅江。至晃州驛。是日山行多鷓鴣。其聲斷續。悽然有旅思焉。

晃州驛村落夾沅江。山北多紅苗。至驛尚早。呼獵于溪行日記

上卷

手

網魚。得六頭。皆不可識。壬辰復大霧。寸步不辨人。蓋辰州已有瘴癘。第中人不覺耳。由晃州西南行。皆童山巖谷間多榛莽細草。惟南寧舖上下里許若沅州山色焉。

癸巳去平溪衛。誦何景明詩。徙倚平溪館。天高秋氣清。水螢光不定。山簾響難平。夜火雲間戍。寒楓江上城。終宵無夢寐。高枕聽難聲。西行皆荒阜。短莎五十里。渡河北。至清浪衛。爲楚南界。夫沅州下幽薊。不啻百里許。至是早濕已極。山川草木之氣。腥腐不可通。至鎮遠地勢漸上。故雲南與山陝等。近北方風土焉。

漢行日記 下卷

東武李登中漁村著

甲午晨起行五里。過雞鳴關。下關北去斗絕二里餘。南映沅江。宛宛一碧矣。再二十里爲栗子坡。再西爲小溪坡。又西爲草鞋坡。而栗子坡尤高。及嶺初未覺其峻。從谷底仰觀。皆成抗峯矣。是日沿江行。五十里抵椒溪。將至鎮遠。萬山羅列。或孤峯聳秀。或羣岫刺天。或急峽奔瀉。或雲雷壘嶸。莫不蒼翠欲流。新綠如洗。第微外之山。初無名稱耳。日暮渡沅江。至鎮遠。一統志本豎眼大田溪洞也。元德祐元年置鎮遠。沿邊溪洞招討使明洪武五年改爲鎮遠州。未幾十一年

漢行日記

下卷

改州爲府。其地阻江依山。不以城郭爲固。名勝志云。郡有生熟二苗。熟者頗輸丁錢。生苗習於剽掠。俗皆椎髻赤腳。飲食用蕨。爲鹽其女子及笄入山與男子唱歌相和。常意者不告父母而至男家。俟有胎孕。万拜翁姑稱婦。每生子皆奉一牛於女之父母。無子者則以婢畜之。別覓他女如前。石屏山在郡後。端直蒼潤如屏風。山半有石竇。久雨。竇中水出其明如虹。則江必溢。居民避水以此爲候。山右有路上通。旋繞屈曲。名九曲岡。鐵溪在府城西。產異蟹。水利可涇鐵。因名。何景明過鎮遠詩。地僻先搖落。空亭長綠莎。山川連蜀道。市井雜蠻歌。旅篋衣裳少。秋江風雨多。無

人相問訊盡日撫案柯

乙未山嶺遠至油榨關關勢險峭數十折有峽如門斗削甲雞鳴又十里許至相見坡黔書云三重迭起計遂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回鴈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則首尾畢見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聲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吳國倫詩相見溪頭相見坡九盤雲石九迴波登來不說手鴈阪步去真如蛾射河西五里過華嚴洞洞口高入丈許乘炬始能行以其點黑輒出十里經望城坂南望沅江窺窻如練穿南山出土人稱諸葛洞其實石疊耳亦見南人之心服武鄉焉六七里抵偏橋漢行日紀 下卷 二

衡衛在沅水西有石橋跨河故曰偏橋云

丙申遊飛雲巖入門柏林參天內一株大三圍僧云已十二甲子矣過大士殿右轉小石級數層適以欄北上至洞口巖石空懸如鴈蹲如鳥革如驚濤激石如蒼龍挂而矯首如朽株帶雨溜痕奇不可狀故曰飛雲巖云闕下雙峰對起上有亭中藏王文成碑刻迤北洞益深乳滴為潭分雙流左右注匯大士殿後為池右月潭寺可遊憩焉王文成記略云興隆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蜺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鐘鼓編磬檐幢繚絡請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遂谷不

柳之洞環密回伏吳維嶽飛雲巖記略云興隆東行三十里有月潭寺寺右為巖距地百餘尺中虛而下嵌乳液融結紛詭殊狀豎者柱矗懸者絡綴揚者鳥鴈翼者獸蹲躡級漫躡欹邪徐睇極意所愜遂洞豁舒而宵際清渠激注而前繞道傍苗民結髻額上或戴耳環以帕抹其首苗婦則短衣繫裙裙緣以雜色衣綳褶若帷裳富者耳環相鈎至尺許髮以一縷垂後點書銀環雙炯妥酷似簾鉤髮髮一蒙茸全資馬鬣益苗婦以馬鬣雜髮為髮衣裙行膝皆綴以牡蠣繭扣紅蓮小袋諸物或簪梳頂上以為盛飾焉晚抵黃平州宋為黃平府隸敘州明改府為安撫司隸播

漢行日紀 下卷 三

州萬縣中改為州志 西連焚道南極牂牁重岡疊

擁二水環流其地有楊荒大家林獠犍打牙西鼎諸苗黃平州志 丁酉出黃平州西行一坡高十餘里下視羣峯皆俯墮下對面望金鳳山出雲時西南風正急雲凝則為水飛則為烟或風吹入肩輿與人面相拂三十里至重安江食時渡江過老君閣觀音坡皆極高峻二十餘里至三教堂登三遠閣見芭蕉長六七尺新綠可喜西五六十步觀大風洞洞石四層悉有竅相引內有水聲不可行土人云可通四五山也十餘里抵清平縣本清平衛也其俗椎髻白衣山入戴笠居無林

常手擣飯食。清平境內有望城香鋪島貢等山東門

凱旋身勝諸溪縣北七里天然洞一名小空門運牙

然引連虛明可肆几筵吳國倫詩奇峰倒作萬蓮開

洞裏陰晴只浪猜閑象不驚龍正臥寒湫夜夜噴風

雷又十五里爲雲嶺洞又詩云雲嶺嶺上碧雲流有

客乘雲當入舟石穴空明無一象璇池瑤草飯青牛

郡人孫應燕有清平十二詠今僅存其二矣

戊戌行三十里抵楊老驛山至此多石笋羅列道傍

如圭璧矧然吳國倫詩石駭馬長鳴連迴百威生虎

寧威李廣羊欲幻初平無復揚鞭意空勞叱馭聲險

巖同世路那得不關情過青山拔白羊坪雖高不甚

險距平越五里爲葛鏡橋歟青南山側塞岬高潤深

下通麻哈江水點如漆有風不波寡見星日少禽多

鬼怪橋再建皆爲龍所壞鏡乃刑性醺酒江上蒼黎

嘖之神橋之不成有如此水俄一人指云有砥柱宇

處橋乃可成已而果覓得砥柱二字蓋石紋所結今

稍加人工焉閱三十年而橋始成葛鏡者明萬厯時

人或以爲示以橋處者神仙也日西至平越明洪武

十四年始置平越衛軍民指揮使萬厯二十九年平

陽應龍之亂陞爲府府城西南爲福泉山高真觀仙

人張三丰修真之所張三丰名猷或曰羊城人或曰

閩人少遇異人棲靜三十年出山混俗補刑曹吏以

續行日記

下卷

四

因劫掠編戍平越解將入境三丰浴於河沈溺不起

明日白水出補各司同文解者探囊中而原文已無

矣始神之及居平越指揮張信待之厚謂信曰吾爲

汝父治葬地以報君恩勸命信負其父骨指一巖爲

曰汝往擲之口中信入見石牛欲相啖懼而挂之角

出以告三丰三丰曰封侯亦足矣後果以戰功封陞

平侯亭前一池似石盂然泉出地中澄泓不涸傍有

桂樹一株亦掣弱手植三百年故物未棄中曾遣官

徵聘竟莫知所之孫文恭望仙臺詩云望仙臺迴草

花籠翠弱眞仙落故蹤未幾當年書諸在誰知不爲

覓三丰彭而述高真觀禮斗亭詩何處覓丹鼎苦荒

舊石梯陰林飛鳥過書棟古蟲題物色勞英主窮追

到海西至今禮斗處俯瞰萬山低又城外孤峰起高

臺獨爾尊金丹那更有石髓至今存老樹猿猴挂靈

巖虎豹屯罔罔叢桂裏白晝易黃昏犀牛角在月山

之北高竄觀之南正德間觀內鐘常夜山與牛關如

雷吼侵晨水草猶有行者演程記云清平達平越號

六亭曰雞場胡資楊老羊場三郎實九亭而遙涉梅

嶺關渡麻哈江地有雞羊之場諸前五市以十二辰

相運歷十二日一市每場歲三十市歲暮卽場驛會

持牛角爲觥吹簫笙爲樂男女踏歌盤錯互侑至元

夕乃散

續行日記

下卷

五

已亥三里過武勝關名勝志城南四里馬場口與羊
腸河通其水湍而深中流如沸武勝關設於此左右
懸崖一水中貫實諸路之要衝也吳國倫武勝關誌
雙壁削無地亂峰飛插天毒龍翻大壑羸馬怯奔泉
江貫山心出雲披石甲懸當關無一事却是舞千年
隔河削壁上有神雷字宙四字傍有神影遠而彌真
相傳爲仙人張三丰所題也平越志云武勝關前高
崖千尺上有石影如仙人形巡撫郭子章題神雷宇
宙四字於上點書謂首戴華陽冠側身策杖西行儼
然畫圖極可觀吾友田綸霞張三丰遺影歌神仙之
說果有無幾見員嶠兼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逃名

真行日記

下卷

六

欺世夸清都劉安雞犬事頗怪錢鏐年紀言多誣漢
武不識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
學仙佞佛皆俗夫羅施自肯號鬼國碧雞金馬西南
隅草木瘴癘山水窟其間或有烟霞徒熊經鳥伸訣
自秘寸田尺宅埋豈巖地產丹砂大於斗彭亨鼎火
鉛汞腴異哉三丰偃佞侶掣鬚道士羣相呼洪武初
年來黔地黎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清且旨廟砌
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巒立千仞忽於巖頂傳形軀勾
展頤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屨
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粘髭
須憑虛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雷字宙四

大字筆法倒難非模糊誰人結構置峭壁巧匠所削
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徘徊不去坐日哺長生思
假六禽戲前村微雨鳴鷗鷺南下倒馬阪三十里至
黃絲驛又經猓猓坡大小江西坡北望黃龍山山有
蝦蟆塘大可十里許土人以爲有蟒精穴其中曾沉
二村故其大如此志稱早禱多應焉西上谷芒一作
關新添志云關口高聳日恒霧雨距貴定五里爲玉
杆關關上有觀音閣階前黃楊二株杉高三丈許始
有傍枝右轉石級二層又小黃楊四株極峭倚青蘿
之致其餘萬木蒼森令人作物外想蓋黔省童山至
此忽綠蔭垂垂便足移我情矣晚抵貴定按黔書本

真行日記

下卷

七

朝康熙二十六年省新添衛入貴定縣移治於衛地
俗以寅卯丑日貿易許邦才新添驛詩野館孤燈半
滅明江瑞月落早潮生無端鄉思三更後聽盡蕭蕭
風雨聲
庚子行五里過連三坡土人呼馬桑衝謝肇淛詩馬
桑峰口數聲聲甲卒搜山送客行五十里中烟斷絕
暮鴉寒雀滿荒城又五里經憑虛洞入洞石笋孤聳
帶雨瀟瀟石石大士石鐵石拆及龍猿悉具後一層
有石塔石鐘鐘與拆可考擊若金木焉再入洞益寬
廣可容數百人地多小石笋峻峭奇幻路高下流泉
有聲窈黑不可行再上有石羅漢千秋田田皆細石

起數百筵。界畫如畦。過此有石船石林諸物。蓋連山皆洞。洞皆蓄水。其深者不役測云。迤西曰毋猪洞。後洞爲雷鳴。有丘禾實記不具載。又三十里至雲頂關。路斗峻。百仞一壁矣。又十里至龍里縣。其地有冗刀山。加牙河。雙首河。明洪武四年置龍里驛。本朝康熙十一年改衛爲縣。

辛丑。過高寨坡。七里衝。再兩小坡抵凉水鎮。十餘里。上千門嶺。再十里看龍洞。洞內有二碑。卓立最高處。苔蘚封之。不可讀。五里許經油榨關。關勢甚平。較鎮遠者不及十二三。又五里渡南明河。河橫跨襄陽石橋。每水響必火響。愈久則火愈熾。田中丞繪霞爲文。撰行日記。

下卷

八

祭之。自是雖響不爲災。予常親見之云。其響也三五里外聞之。若海潮。漸近則不聞。眞異事也。橋對甲秀樓。仰丞相祠。丞相祠者武鄉侯廟也。眞黔人畏愛武鄉次骨。凡事神奇必歸之。其祠在在有。此獨稱丞相者。取丞相祠堂何處尋也。祠中有武侯及蠻帥火濟像。繪霞記之甚悉。過祠入貴陽府貴陽漢牂牁郡也。楚項襄王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有桀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按異物志。牂牁船枝也。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後漢華陽國志曰。上值天井故多雨。後漢書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澠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

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賦助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屈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遺教之。居德威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有竹王三郎神是也。予過楊老黃絲驛。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謹。豈卽其餘耶。炎微紀聞。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釋儒之妻。明初以計殺馬都督。火濟之裔孫也。新貴縣本貴竹長官司。明萬厯十九年并龍里衛。奉仗長官司共置今縣。萬厯三十六年從守臣請。割貴陽縣及定番州之地。設立今縣。請額於朝。是時葉福

撰行日記

下卷

九

唐富國。謂其原籍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三福相連。輿圖中未有偶者。因請額疏至。稟擬貴州貴陽府新貴縣以配之。遂如擬行。志。金筑螺擁山白雲菴。建文遜國後。二日至此。題詩於壁。菴內一井。周可二尺許。傳爲建文所濬。井中水恒雨不溢。恒陽不涸。時有雙鯉出沒。早出輒雨。雨出輒晴。其應不爽。菴左右有杉木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亦傳皆建文手植。府城內有王文成先生祠。黔書文成以救戴銑。謫龍場驛丞。初至無室。居東峰石穴。卽陽明洞也。乃爲石櫛自。嘗居易俟命。從者皆病。自析薪作糜飼之。恐其中龍。抑鬱又爲越音。雜以詼笑。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

言若有人告之者乃以點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應合因著五經臆說今其何陋耶君子亭玩易簡皆在點人士始知有聖賢性命之學矣郡南銅鼓山每陰雨聞有聲如銅鼓左棲霞右相寶爲郡之勝境唐史亦謂牂柯有高連石門二山吳國倫東山詩九日不登高烟霞潛林麓十日秋氣清東山倚天矗覆道衍新榛琳宮隱扶木振衣躡其巔一縱千里目荒城大如斗衆山渺焉伏掃石坐層雲鳴鐘發幽谷僧至焚妙香居然在天竺忽開西域蓮掩彼南陽菊何言非吾土良遊此堪卜

壬寅行五十里路稍平有二小坡不知名抵清鎮縣
真行日記 下卷 十

本威清衛地本 朝康熙二十六年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省赫聲濯靈二衛尉之名勝志云山路稍坦木多野楸指揮劉世爵宅有玩略堂相傳建文遯跡過此爲之書扁旅寓隘甚薄暮遊三清觀觀側馬鞍山俯臨屋背聽梵音鐘磬聲至千山月滿始歸是日爲七月十四清鎮人多焚楮於門往往相聚哭其俗如此華蓋洞舊名涼徹洞焦希程記略云去衛西二里許有洞洞門半墜磬折而入中可容數十人其上則氤氲之氣蒸而成瀟瀟然蔚然崖石變幻望之如雲狀態互異或如靈芝如菡萏如瓊衡如凝露如蜂房如蛛網衆剎盤旋於密石如

齊執越穀縹緲從輕風銳如懸錐莖如覆肝如神龍自天而下粟平雷雨之將至

癸卯西行上二坡渡江橋皆不知名蓋貴竹土著皆苗民漢人惟流寓者故其山川土地之名悉苗語不可得而書也三十里抵蘆荻哨望西山一帶如芙蓉萬朵鋒銳插天或拳石竟體各離立不相連山下悉可耕尤奇再二十里上小坡至安平縣本平霸衛地本 朝康熙二十六年改平霸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書舊屬羅鬼猶有遺風夏言平壩道中詩落日荒村生紫烟巖峯疊嶂盡屏連行雲帶雨穿松塢野水流香出稻田蟲響空山秋榻靜月斜孤壁夜堂偏
真行日記 下卷 十一

不眠起坐千憂集城角無端到枕邊名勝志聖泉在城西五里里人劉汝楫記略云自西郭沿溪流縣石磴可五里許當暑何疊嶂中一泓白石鑄迸水滙爲方池每日潮汐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思餘下至鼓之半而止通夜計之凡百次按弁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名靈泉卽此

甲辰山路坦平細雨中行五十里至楊家關是日亭午有雄虹承日下其色純朱去日僅尺許良久乃滅已復現至日西始散衆異之豈所謂日精者歟又二十里至安順府安順山革器陸離滿市上器爲盤盞金臺棋局障泥之屬黔書皮化者首牡者亞焉潤者

貴狹者賤焉。賤者上。被者次焉。木以覆之。蟻毛刺肉。取其澤且平也。火以烘之。通文殺理。取其乾且厚也。木以覆之。謂以定之。刀以削之。而復膏以補。聚焉膏之其功十也。沙以覆之。土以膏之。石以磨之。石出而後繪以文采焉。繪之色四。皆和漆成之。首則黃色之正者。故首也。黃以石黃。綠以礬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綠而三之。木西有乳漆器其制度略同。獨繪事各別耳。

乙巳過楊家橋。又二十里至馬橋。再十里探龍井洞。西山五里有龍湫。湫地中穿山出。道傍爲龍井。中皆積水。有魚長尺許。東山及道周皆洞所穿也。十里慎行日記

下卷 五
抵鎮寧州。元所置州也。其婿劉輪牛爲導。

丙午出鎮寧。二里過觀音洞。上安莊坡。風景明安。莊道中詩處處人家。空薜蘿。幾年別業。樓千戈。山通白水。峰帶峻。路入盤江。瘴癘多。嶺微土。風連百粵。川遠人語雜。諸羅側身西望。看銅柱。此地曾經馬伏波。澄白水河。河在兩峽間。處處激石有聲。至望水亭。河懸注三十丈。濶二十丈。噴沫濺雪。如匹練倒垂。雲氣時時起水面。其下爲兒牛潭。相傳有兒牛潛其中。三十餘年一見。每晴日有五色霞起。若虹。土人云。兒牛氣也。漢程記云。白水驛達渣城。有雞首關。嶺白石。望安蘭。昔凡六亭。謠云。渣城白水。半人半鬼。是漢路險絕。

首程也。有懸崖疊水。飛流瀑布。自山端下注。三峒相承。其下爲深潭。神蛇宅之。見者必嬰重疾。發漲噴沫。如雲霧籠冒數里。五里許爲雞公背。北山洞中有石雞故名。其下爲大凹。哨。再上經大坡頂。下五里爲廟皮橋。丙上仰關索嶺。嶺半有關壯繆祠。三十步許有啞泉。廟前修竹數百竿。竹大如椽。高約十丈許。葉潤如掌。長三尺。風吹之。簫簫然。名孝竹。其生也苟不離母。一名苦竹。又名綿竹。可供組索之用。廟後有泉。周厨內。甘冽可飲。乃驛嶺上有關索廟。嶺四十八折。高五里餘。可當北方十里。南北關嶺無有過於此者矣。漢程記云。雞公背與關嶺相對。兩山之趾。界以溪澗。

慎行日記 下卷 五

嶺凡四十三盤。至嶺有香樹坡。小菁口坡。白口東坡。安龍菁坡。胡椒凹。象鼻嶺。左右皆崖菁。萬仞中僅有道如梁。行者慄且汗。下爲關嶺驛。夫關索名不見於蜀志。或以爲壯繆少子。豈史缺其名歟。抑流傳失實歟。昔人題味甚多。寺僧輯爲關嶺志。楊慎關嶺曲四百倦。枕愁雞鳴。問郎今日程。中路不可宿。長途須早行。又北登雞公背。南望象鼻峴。相逢試相問。來往定誰難。又關索嶺四十三盤高。前有安龍菁。行人莫辭勞。又老鴉關。仰樹間。雲下西去何當還。丁未五里至小關嶺。勢峻險。關下望西山。雲氣彌天。西經安莊坡。從山缺處。回望東北諸山。盡皆樓伏矣。

再上安龍坡。復上象鼻嶺。從衆山頂上下望過來。山莽蒼一氣。並不見培塿矣。英國倫象鼻嶺詩山形如象鼻。欄道擬盤叢。筏渡千崖底。車旋萬石中。短亭欲上月。鳴瀑直生風。白髮悲行險。乾坤一轉蓬。三里許至末寧州。俗稱頂站。謂地勢之高寒也。苗有仲家羅鬼。花佬。龍家。男女自婚。以背負物。州許邦才請末寧詩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又元日詩客中逢收歲。不解是何鄉。時見門縣帖。春風動夜郎。

戊申上黑土坡。壓梅子關。又經竹林坡。西望雲氣彌漫。不見咫尺。下黃土坡。至白雲嶺。雲氣彌深。雖有日光。黯黯不能下。時天色氤氲。山出雲直上。上下相接。天地同色。成銀海世界矣。久之急雨驟澍。石沾濕益滑。肩輿飄飄如葉。上雨聲。下流潦聲。傍澗水飛瀑聲。澎湃聲。萬山一響。下倒馬坎。並盤江行。名勝志盤江在州東四十里。源出烏撒。經曲靖西。由七星關。下入安南境。北轉而東南。至慕義司。烏泥江通廣西入南海。三國志諸葛亮南征至盤山。即此。遇鐵鎖橋。橋長四十餘步。跨盤江。江南崖如削。水爲石束。不得舒。江懸怒作聲。其色濃綠若膠漆。鎖大於臂。左右各四條。鑿孔納諸石。從石壁穿而上爲屋棟。復鑿孔穿木而下爲橋梁。再透而上繫諸石。雜用小鎖相維。乃附

滇行日記

下卷

五

木爲橋。鎖以巨石。施欄楯。覆板屋。塗以丹雘。南北有門。設兵司啓閉。爲滇黔咽喉焉。楊慎盤江行可憐盤江河。年年瘴癘多。青草二三月。綠烟生碧波。何景明亦有盤江行爲多不載。南上盡重嶺。十五里至猴兒關。又五里爲海馬關。關後有海馬洞。洞可容二千人。中一泉相傳爲海眼云。志稱洞中有物如龍。與牝馬交多產名駒。又十五里抵安南縣。諺云冷頂站。熱盤江。行至安南要火向。予經其地良然。八十里中樂與異候如此。何景明安南詩崎嶇踰嶺路。到郭已昏鐘。城險苗難近。關高賈不通。野烟秋牧馬。崖日暖收烽。民俗殊中域。生涯亦頗同。縣舊安南衛也。亦本朝

滇行日記

下卷

五

康熙二十六年改置。縣南有尾麗山。其巔常有雲霧。土人因名尾麗。猶華言水下也。縣城亦有尾麗井。清甘可茗。

已酉自安南出門下坡。五里爲大小老鴉關。道傍刻鳥道千重四大字。再下烏雲坡。雲氣瀰瀰如昨。已而大雨衆射。至沙子嶺。上江西坡。披長十五里。險峭實山巔耳。黔人或呼爲坡。或呼爲嶺。不以山名也。山中草時作橘柚香。時而惡臭。氣閉不得出。蓋苗蠻之地。毒草叢生。著手輒墳起。經一兩日始消。西過芭蕉關。又上新興坡。三里爲普安縣。縣舊康熙二十二年省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

庚戌過觀音洞。洞可二日遊。以積水淳蓄不果。相傳有妖猴在其中。故刻石大士洞口鎮之。又五里爲九峰寺。寺舊有羅漢松一株。今不復存。自此道傍松多徑蓋。而羅漢松亦間有焉。十里爲鸚鵡寺。懸崖千尺。下臨絕壑。兩峰橫出如翼。迤西有鸚鵡寺。門前喬林蒼鬱。山僧淳樸不乞布金錢。與他處迥異。歷兩三坡。三十里至普安州。蜀爲興古郡。唐貞觀元年。改名盤州。以州東北有盤江。又有盤江山。故名。是時隸戎州都督府。康氏爲南詔東鄰。東費烏蠻居之。號于矢部。蠻人性獷戾。出入帶刀弩。男子草蓑衣。婦女被短花裙。以魚獵爲生。蠻人服飾嗜好與宜慰司羅羅同。名

康行日記

下卷

七

志明改普安州。介雲貴川廣之交。蠻苗襟喉也。苗俗有火炬二節。丑未月二十四日。是辰擊鮮以祭。小兒各持火喧戲於市。何景明普安詩曰。下孤城生夕照。相逢只說敗師年。寨門盡閉青山上。戍角寒吹白漠前。寇至不知重嶺隘。兵來能得幾家全。居人尚想黔中將。統領三軍獨晏然。

辛亥上雲南坡。時積雨連朝。山山雲起。坡獨出雲上。其長可十餘里。一統志云。三一溪。一出雲南坡。一出沙莊。一出目前山。三流合一。流入於城南水洞。縣山以此嶺爲南界。其險峭實要害云。又四十五里抵亦資孔。慎程記云。普安達亦資孔。號六亭。實八亭。有半

納牟山。土人稱爲雲南坡。皮陀相續行石齒中。土人曰。我道如掌。問亭哨隔關。兼山猶曰。咫尺爾。自鎮遠而南。水北流。寸寸皆山。所經坡嶺以數百計。至是蓋地勢高可百里許。通典謂黔中。古蠻居之國。春秋戰國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然彼所謂黔中者。五溪耳。今之黔則微外之境。世稱九種七姓。殆初入鬼方時所有苗民色目也。今則有東苗。西苗。青苗。白苗。黑苗。紅苗。花苗。天苗。紫姜。毛草。羅鬼。苗人舊人。狎獵小嘴。牯羊。木老。花佬。短裙。谷蘭。九股。八番。花佬。剪頭。花佬。打牙。花佬。馬登。龍家。朱家。子種家。子蔡家。子龍家。子狗耳。龍家不更僕數焉。蓋苗

康行日記

下卷

七

爲土著。而漢人則稱流民。頭目爲土司。而朝臣則爲流官。且流民所居。僅南北孔道。視諸苗曾不十一焉。苗民既反。側不常。流庸復刁。而且悍。少拂其意。憤而思逞矣。嗟乎。自古邊疆啓釁。未有不起於長吏貪墨者也。故柔遠之道。以寬仁爲主。然寬仁而流於姑息。無駕御鼓舞之術。烏足爲經久之良規歟。必智勇足以彈其變。廉正足以服其心。而後遠人雖猾。無不可以肫誠之治治之也。後之用黔者。可不知所取衷哉。

壬子西行。二里許至仙人洞。洞在東山壁下。逆賊亂時。驛舍燬。土人多族居其中。又十里爲五里坡。坡前

亂石參差可觀。二十里至滇南勝境。復西行。山山皆松。極鬱鬱之觀。遇此復童然盡矣。又二十里抵多羅驛。多羅即平片衛。滇程記曰。亦資孔六程而達平片衛。至此四望山平天豁。因以爲名。

癸丑自多羅三里至青溪洞。洞口懸崖可十丈餘。皆巖石作海濤紋。中垂石若柱。傍豁兩門。西壁穴入地中。東壁乘炬始得行。入三十步許。鍾乳倒垂如林。有及人頂者。參差以億計。再深闢水聲。滑不可行。乃止。滇程記云。有清溪洞。而溪流中宵深。炬火入之。有浮香龍象芝朶雲英諸物。皆石乳融結。十五里過山嶺。關哨連日苦瘴霧。是日始晴。望泉山松色歷歷行圓。

滇行日記

下卷

太

書中。過此山不必高。而新翠潏潏。松不必深。而風聲謖謖。悅目怡情。償數日泥濘之勞焉。又十五里山皆石筍。松生石隙中。長僅及肩。而枝悉虬曲。青葱之色相接。復十里抵白水驛。滇程記曰。自平片六亭而達白水驛。有茶花筍。多盜。行者不戒而掠。名曰張冷路。甲寅出衛路漸平。十五里上新鋪嶺。嶺前石如錦紋。形狀不可一名。至老虎口。虛谷遂深。雨漬土濡。怪石聳立尤奇。自此至霑益州皆平岡。而石勢如被鱗甲焉。滇程記云。白水達南寧驛號三亭。分水交河。何慎橋也。實八亭。交水川平可走輪蹄。阿慎橋有大道達曲靖府。

曲靖府志

甲寅在霑益州。州漢牂牁宛溫縣地。蜀漢屬興古郡。唐天寶末沒於蠻。元至元中置霑益州。元公孫輔胤後。傷懷詩云。驅馬霑益州。南望滇海頭。向來繁華地。變滅如浮沤。邇不見人烟。但見河水流。青山宛然在。風景何蕭颯。郡縣生荆棘。汚萊野田疇。夜聽虎豹號。晝顧鹿麋遊。羣鳥集戰壘。野燐飛林丘。灼灼道傍花。只爲行者愁。交水村在州南二百三十里。廢交水縣在焉。交水下流五十里爲交河。謂合盤江。竭溪二水而名之也。按盤江有二源。北流曰北盤江。南流曰南盤江。環繞諸山。各流千里。至平伐橫山寨而合焉。州治據二江之間也。

滇行日記

下卷

太

乙卯出州。地平如掌。道左蓄水爲塘。中多野菱。菱草之屬。土人呼望海子。志云。城東五里有東海子。廣輪五十餘里。夏秋之交。雨水汪洋。故稱巨浸。其實汚澤耳。早亦可犁爲田也。十里過新橋河。又五里過黑風嶺。其南有黑風洞。故名。再二十里至鷄哥嘴。西下進連坡。十七八里山乃平。是日行七十里。抵馬龍州。漢益州郡地。唐時沒於蠻。名撒匡。樊刺居之。後有槃瓠。寄納焉。遂舊蠻而有其地。至羅苴內附於元。置納垢千戶所。至元中改今州。滇程記云。南寧驛四亭而達馬龍。馬至是脫昆路。馬龍州達易隆所。又名木密。關號三亭。浪浪白塔趙河也。實八亭。途經魯峯。伽連司。

下板橋。古城堡。小關索嶺。夾路多關場。牡丹素二果。
多羅山。山石奇瑰。林樹茂密。州之望山也。行勝志

丙辰行七里許。過嶺多坡陀小岫。又十里秋柳叢聚。

衰草枯短。山不甚高。松篁及石。秋風颯然。心目俱倍。

矣。又十五里下黃土坡。復登青石坡。其地多野薑花。

老米果。救軍糧。救軍糧者大如豆。紅如珊瑚。可食。相

傳孔明糧絕。用此以餉軍。故名。老米果者人似救軍

糧。色紫味酸。食之可以已脹。野薑花者葉似稌而莖

短。花叢生。色白。香味似薑。初生時滇人采之作羹。甚

佳。四十餘里有山亦名關索嶺。名勝志州西七十五

里楊磨山。又名關索嶺。嶺屬尋甸州。高可五里。上有

旗行日記 下卷 干

武侯祠。祠外古松一株。大四圍。高五丈。頂盤結若龍

形。枝正白。皮鱗皴與松等。西南復一株大半之。碑記

武侯會盟其下。蓋千餘年物也。又五里為易隆驛。滇

載記馬龍州達易隆所儲三亭。實八亭。途經下板橋。

關索嶺有戍守。

丁巳十里過秀嵩山。山峭拔若青蓮孤聳。自多羅驛

卽望見之。名勝志州東二十里秀嵩山。聳出霄漢。環

州衆山皆出其下。俗呼搖鈴山。蜀時孟獲立寨於此。

並楊林河行十五里至河口村。復十餘里經大鼎山。

登翠提閣。望秀嵩湖。湖闊三十里。接嵩明州。俗亦呼

望海子。卽嘉利澤也。時菱草映水。白鷺雙飛。漁舟搖

漾。水清湖外山連雲如城郭。月餘困亂山中。忽見秋

色平遠。蕪甚不能去。名勝志嘉利澤在州東南十五

里。週起百餘里。水可以溉。魚可以食。卽楊林澤也。魚

美甲滇池已而下坡。坡前亂石極奇巧之致。與湖光

相稱。再十五里至楊林驛。楊慎楊林驛詩。楊林今日

是昭關。白首拘留未得還。源父統紗渾不見。斷腸今

古淚潺湲。按楊林驛在州西南二十五里。舊楊林縣

也。縣南有竹雄山。東有羊林山。西南十里石若馬

頭。土人呼爲烏納山。山週百餘里。西距呈貢。東接宜

良。有水草宜牧。名勝志

戊午自楊林歷兩小坡行六十里至板橋驛。滇程記

旗行日記 下卷 主

曰楊林達板橋驛號三亭。實六亭。貨始用肥。驛壁有

題云滇海盈盈一水遙。解鞍明日問歸橈。還如謝眺

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驛西湖壑皆赤壤。雨濶所

侵亂石校校奇。其驛東有龍泉觀。觀後一洞深可三

四里。居人屢用避兵焉。洞中有水下注爲龍潭。廣二

丈餘。西倚石壁不復流。爲小龍潭。中橫一埂。水分爲

二。第淺狹耳。滇志板橋堡有山皆奇石。兩龍湫疊出

焉。

己未登板橋。二十五里爲歸化寺。在金馬山之麓。寺

內左右杉二行計十一株。大可七尺許。高四五丈。森

秀宜人。地夾塋亭閣遙相授。頗雅潔。稱名利茲俯看

雲南城，州火萬家，西對碧雞，太華諸峰，徘徊者久之，再五里抵雲南府，滇程記云：板橋三亭而至滇。

雲南禹貢梁州之域，古樊國也，戎獠之中，最有人道，其字從人，元和郡縣志：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通典云：漢

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神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即今中國無之矣，按：鄧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

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輿地志以爲至樊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至於鄭孔通儒，莫

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湮沒，無以詳焉，按後漢地理志：滇池出鐵北，有黑水祠，華陽國志自樊道至

朱提有水步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渡，滇行日紀 下卷 主

三津亦艱阻，故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地七曲，盤羊烏樅，氣與天通，武侯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武

侯遺事謂黑水在城固縣西北，觀此則黑水未爲無稽矣，雲南又稱百濮地，路史：濮熊姓，書：彭濮，彭濮人

皆峽外，爲楚害，楚滅之，文十六年百濮伐楚，預云：建寧郡南濮，地以多曰百濮，一作濮，漢遼西書：獻令

曰：西南產里百濮，以象蜀，以短狗是已，華陽國志：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賈，所沅水出，且音蘭以伐

夜郎，植牂牁繫船，于是且蘭既尅，夜郎又降，而秦李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開王滇池，踞莊王裔也，路史

今姚州與夜郎，以西蠻皆云：莊踞後，華陽國志：蜀建

興三年分建寧越巂置雲南郡，太平寰宇記：蜀劉氏分永昌爲雲南郡而治於弄棟川，晉改爲晉寧郡，又

置寧州，唐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三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治於弄

棟川，自是朝貢不絕，天寶末楊國忠用事，蜀帥撫慰不謹，蠻王閣羅鳳不恭，國忠命鮮于仲通與師一萬

渡瀘討之，大爲羅鳳所敗，自是臣附吐蕃，侵寇西川，貞元中韋臯鎮蜀，蠻帥異牟尋歸國，遂以臯爲雲南

安撫大使，命使冊拜，謂之南詔，太和中杜元穎鎮蜀，蠻王嗟頗侵蜀，自是或臣或否，屢通中結，搆南海蠻

深寇蜀郡，西南之中南詔蠻最大，何光遠鑑誠錄，滇行日紀 下卷 主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呼宰相爲布燮，王蜀後主乾德中南蠻還布燮段義宗判官賀衡姚岑等爲使

入蜀，五代會要：郭崇韜平蜀後，使入其部，有滕稱都督，夷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奏疏，其辭

厚，硬加皮叉彩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宋太祖乾德三年主全斌旣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

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

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二百年不通中國矣，元世祖以革囊渡金沙江，破段氏，遂平六詔，至大德間中原

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城，構隙至正十二年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

皆奔威楚總管段功敗紅巾於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屯古田寺功潛火其寺紅巾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禰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自是威望大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青歸已復往其臣楊智張希齊爾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嘯碧雞之心矣蓋早嘗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召阿禰主

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恨我一生踏裏彩錦被吐魯吐魯段阿奴吐魯可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潯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吹押不蘆乃北方肉屏獨坐起死回生草名細思量肉屏獨坐起死回生草名漢定竿縣周武帝立定竿鎮武德二年於鎮置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以爲名凡言竿者戶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竿其定竿大竿皆是近水置竿橋處元初郡名勝志按昆者戶大族之稱彌言滿也盛也言族大而且盛也音轉而爲明又曰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戶以元江臨江爲鎮鎮西南緬甸諸戶以騰越末昌順寧爲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末寧北勝爲扼塞識此三者可以高枕雲南矣其俗尚骨卜刻木爲信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爲送終哀字其城左依金馬右繞碧雞金馬寺廟中祀金馬神滇略金馬山神卽遠古東天竺阿育王長子名福邦逐馬至此後土人立廟祀之廟前泥馬一歲時馬病困人殺羊豕以血塗馬口乃烹食之迤北爲銅瓦寺極雄麗中有三天門左右檜松皆高數十與杉爭勝焉山不甚高實岡阜耳有金馬關與碧雞關東西相望土人以碧雞關在小山上遠以小山爲碧雞山其實南北一山橫亘百許里者皆碧雞山也相傳周惠王時有鳳凰翔集於此時人不識自爲

雞因以名山而碧雞關廟中付像一雞尤爲可笑水經注蜻蛉縣有崑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儼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議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金馬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故左太中蜀都賦金馬聘光而絕影碧雞儼忽而耀儀其山南半尤高俗所謂太華山臥羅山蓋二峰也其下浸滇池一名昆明池又號滇海中橫一埂更北水淺有草名草海更南水深多風濤之險名老海近山處水色白則曰白蕩水經注滇池周三百里許上源深廣下流淺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池也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

下卷

美

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有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後漢書肅宗元和中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寰宇記曰迷水在郡南其深澗下流沐猴猶倒故曰滇池出駿馬日行五百里事同大宛郡國志云滇池周迴五百里蓋池水來自盤龍江其廣可四五百里深處人不致泛或有神馬異物潛其中未可知也其下爲螳蟻川池中不產鱗魚亦不甚佳惟金線洞所產金線小魚稱佳品焉高曉闕在雲津橋北俗曰高橋楊用修先生別業在其下今制府范蘇公祀議禮諸公於此地道記述山無血水所出府北爲鄧山一曰商山

俗稱蛇山前漢地理志牂牁山山銅是也五華山在城內上有五華寺金齒舉人張含詩云五華臺上望昆明淨練微茫似掌平故園欲歸歸未得海山風雨一齊生一統志載滇池出衣鉢蓮花名勝志謂五華山有金芽菜皆不經弗可詳考越禮蜀記云雲南牂牁屬也寰宇記又謂雲南山有祠處石室稱黃石公祀之必用紙一百張筆一雙墨一丸室內有啓必知吉凶但不見其形此事亦未常試之入其郭見三坊街日碧雞日金人物士女之繁銅錫均蓄印竹租豆衆紗毯氍毹縹碧石之物產及登五華俯萊海環顧金馬碧雞滇池動影在衣帶間又不禁慨慨今昔

廣行日紀

下卷

圭

寄心蒙段之前矣

李子曰古者九州之地幅員未廣禹貢所載崑崙寄析支渠搜何其荒遠莫考歟高宗伐鬼方王制亦屏寄焚乃周文之化汝墳漢博而外無聞焉中古以來遐哉弗可知已予自京師抵荆襄皆南向至武陵則西南向入黔則盡西向至滇則南向者十三西向者十七矣漢書稱爲西南巨豈不信歟昔人動謂萬里雲南今人謂八千餘里止耳蓋黔中二三里爲一里謂之蠻里通典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本朝聲教所被日闢國百里矣止超唐軼漢哉與圖自京師至雲南萬六

百四十五里奉使者限一百二十日此 國家南北疆域之數也予既歷其途並爲後之入慎者畫程焉

廣行日記

下卷

卷

滇行日記二卷

通行本

國朝李澄中撰澄中字渭清號漁村又號雷田諸城人原籍成都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官至翰林院侍讀是編乃康熙庚午澄中典試雲南時途中所記凡八十有四日於山川風土古蹟故實無不詳載而考証之處差少殆行篋無書之故耶

塞程別紀一卷

〔清〕余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塞程別記

一卷》提要

塞程別紀題辭

與朝混一區夏宰制萬方幅隕之廣爲千古所莫及
蒙古諸部蒞雖越在邊陲然久爲王化之所覆憐不
謂無知小醜侵其鄰封致煩天討旋奏蕩平山陰
余子同野隨督運于公壯遊塞外以其見聞所及勒
爲塞程別紀一書此又從來紀行之所未有者也竊
嘗取而觀之其于花也木也山也與內地同其于水
也沙也與內地異其于晴也雨也與內地同其于寒
也熱也與內地異由是思之在天則察其寒與熱在
昭代叢書 塞程別紀題辭
卷二十

地則辨其水與沙觀于同異之間雖未嘗親歷塞外
亦無難想見其大凡矣獨其所紀僅及于第十八臺
喀爾倫而止此外未之有及豈余子車轍馬跡僅至
此耶抑此外便無可紀者耶僕生平足跡不踰里閭
非無勝情苦乏濟勝之具因不復作遨遊想然見人
之壯遊者未嘗不徒羨歎慕之今余子之遊則又爲
文人韻士之所必不能到即使其紀載之書文字樸
拙猶令人不忍遽棄況乎筆致曲折頗彷彿于山經
水注之間寧不爲好事者之所賞耶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

新安 張潮 山水輯

卷程別紀

山餘余 案同野著

武林趙承烈照菴校

京師東直門七十八里至平欄山。山北二川西曰白河。源出石塘口外。東曰朝河。源出古北口外。至此合流。由通州達天津直沽入海。又五十里至密雲縣。縣有新舊二城。朝河遠城西八里至石墳。雙崖列峙。朝昭代叢書 卷二十 程別紀

河夾流水勢山色漸有可觀。又五十二里至石匣城。山環四面。水遶城東南一二里。城小而堅。城守副參以下南去十餘里。山上泉如瀑布。過大石下。積為深潭。內有龍。間極靈異。守備邵登雲至潭上叩頭求見。忽二魚銜波而出。忽不見。彼則以為龍矣。豈真龍哉。又聞城南塘有題字在。恨不及一往觀也。又八里至腰亭。望見口上諸山。始有森森戟立如牆如壁者。至此路雖漸隘而山嶺中間澗水分流。頗曲折有致。又十五里至新開嶺。道出兩山間。下臨絕澗。盤旋曲折。

十餘里。陞峻難行。嶺上舊有關城。俗名三天門。嶺北河水深沒馬腹。幾不能渡。別從嶺南下東去。又一山道亦通古北口。頗平坦。至朝河下流有橋可渡。十五里至古北口。城在四山之上。澗水中流。長城綿亘。雖人力實天險也。鎮守總兵官。三所城西南一二里。山城下新建瓦營房數百間。魚鱗鳥翼。頗壯觀。北門外有宋楊令公祠。欲往謁之。念令公雖忠而受制。監軍師敗身死。初不知君命尚有所不受之氣。遂止。城西北數里至關口。朝河從小口入。西有皇華亭。東昭代叢書 卷二十 程別紀

星上會釣於此。故以得名。又二十八里至十八盤。嶺高不過數里。而紆迴曲折。車馬由其上。忽左旋。隱木石中。倏右旋。如出頭上。漸高漸遠。望之若可梯。天人以爲險。以余觀之。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險則險矣。猶嫌其險而不更高更遠耳。雖然。在德不在險。天下而

果一家也。車轍馬跡之所必山坦坦然。駕八駿而驟康莊。奚以此紆迴曲折爲哉。又十里至偏嶺。高亦不過數里。嶺上下積驟馬骨。臭不可聞。因十八盤。及此重險。凡車載過之者。不難於上而難於下。其上也勢必緩進。故雖艱澀而無害。及其下也。將車者苦於從下而上之難。力既竭矣。則反悵悵然。怠於從上而下之易。注千丈之坡。加以重載。歷後車馬勢動欲止。不可得。至於覆敗。馬斃車下。而且或及人者矣。此蓋難易勢殊。而彼不知也。余傷言之。執事者。凡車從

昭代叢書

卷二十

三

上而下。每一車止。駕一馬。餘驟馬繫之車後。十車爲偶。合十車。兵夫共挽。定一車次第。循紋而後下之。又山道多磴。車礫其上。如下一級。必晏然有聲。輻因而脫軸。因而折矣。坐令每車各束楚而編。營遇磴投隙。中古所謂安車蒲輪者。可祖其意。初創議。有或指余而言曰。爾河官也。此船頭上拷把水口下捲埽法。何足爲軍中道耶。余曰。噫。俗父。兵猶水也。余誠河員。河固未易易言也。誠能以治河之法。通之治兵。雖挾輶振善如霆如雷。而橫行窮荒極北之鄉可矣。汝知之

乎。何止爲是。因與共嶺上下反覆道此義。而嶺外有松杉雲表翠峰如屏。夾山道桃李梨花間無數。山麓有徹底清泉。都不及細玩之。甚以爲恨。喜前路漸平坦。坐馬上俯首信馬蹄兀兀然。思而得之。如在夢邊。覺來失笑。又八里至鞍匠屯。兩山漸開。川原曠濶。現在耕牧旗下。莊頭數家。壘壘樹畜。彷彿內地。又二十里至小興州。耕牧丁壯二十餘家。又五里至大典州。皆元故州城基址。猶存。今置大糧莊頭三家。耕牧爲業。丁壯百餘口。又山東流民三四家。其山產榛栗等

昭代叢書

卷二十

四

城北里許。山麓有元丞相帖木兒記功碑。俗傳李陵碑。非是有。二川其一朝河。其二灤河。朝河之西黑山下龍潭溝。間有蘇武廟。灤河之東有山如塔。灤水由喜峰口入內地。經太平路南出峽口山。至遷安縣。折而東。繞清風臺山後。由永平府城西灤州城南。南至樂亭縣西南劉家墩入海。自大興州七里至兩間房。耕牧數家。林木暢茂。溪流有聲。下馬運亂石填溪水。倚坐其上。脫足洗之。見隔岸山麓樹叢中。若鸞鶴之類。數百。驚人而起。舉而復集。戛然鳴。聲如聞色。目

人語正浮。泥水面。翹首諦觀而審聽之前。伯父者又忽來救余。其人覺魁梧。然中乾無川。遽爾呼足。心大痛不可忍。急起而口中噴。發若咎余累及之者。則又堪絕倒也。時蓋四月終。而寒小。霜寒水流動者更甚。空無怪其然。但余又不知何以獨能堪之。況余素有足疾。與冷此獨不覺。乃不可解。去後。覓所佩小刀。因在彼亂石上坐久。失去。彼僮則又來。謂余曰。可以爲慢遊善。忘之戒。思其言未嘗非是。然余游觀之興。正在發初。初偶失小物。實未之介意也。又十八里至波昭代叢書

卷二十

五

羅。金經註波羅蜜者。登彼岸也。此不名蜜而名羅。意其猶在此岸也。至此兩山又漸相逼。山高水深。隔溪一峰聳而立。古松栢蕭蕭參天。晶石磊落而深秀。望之儼若靈鷲峰然。山之麓又一壁。逆抱溪上。如別一天。意其中必有異。然可望而不可卽。則此岸之義是矣。從此岸南去百餘步。晶石亦錯秀。其最高巖大石上一松如蓋。昂雖峻可攀而登。同行一文吏登之。曰。誰敢居吾上。一強有力者出其上。則亦曰。誰復敢居吾上。余最後登。但進退不容已。無意中至松樹下。

坐而平視。則我已與彼一峰列峙矣。松樹倚有石奇怪。呼兩人使上示之。則誦後亦壁一句云。蕭二客不能從焉。又十里至驛。壺營。籬落數十家。又十里至鐵匠營。籬落十餘家。自大興州至此。夾道皆崇山峻嶺。懸崖峭壁。其道或寬或窄。而傷多細柳。天桃。蒼松。古樹。不亞江南春色。但嶠中稍有積雪。望之如玉。石就之則森森然。冷逼人矣。初夏尚被重裘。蓋所謂同天而不同時者此也。又十五里至小官營。籬落二十家。又十五里至王城。平原大川。周四山寬數十里。籬昭代叢書

卷二十

六

落五六處。耕牧爲業。附近內八旗蒙古。其中多有山左明末年被擄人。一老婦衣百片破羊皮。披髮跣足。走帳前乞食。初視之如脫衣。郵都城內鬼。熟察其音。則知爲揚州人。年八旬餘矣。何自至此。不忍問。與之食。使去。又十五里至大官營。籬落數十家。又十五里至二道營。又十五里至頭道營。各籬落數十家。又五里至百花洲。山多野芍藥。可採而食。有野韭。與不識名野菜。凡幾種。俱可食。藥菜紅綻而未開。餘無所見。奈何其名擬之。姑蘇臺畔。當西施。鄰且清歌妙舞游。

息幽芳名勝地。同非妄則僭。既而歸途在獨石外。見種種彩色。奇異。花然後憶。知其地。空亦然。昔人當有至其地。適逢其時。乍得見之。故遂稱為百花洲云。武者當元盛時。往來上都。挾美人有如西子者。至此亦未可知。但不可想見其效。輟時果何似耳。又二十五里至青嶺。本名北何氣嶺。不甚高。多大樹。望嶺北諸山如大屏風。一峰列壁尤聳。翠山脈分十數行。蜿蜒而下。各各迴抱。山窩間草木深黑而搖動。飛走潛伏。殆非人境。既度嶺。過溪畔樹下石坐。觀石簷下初生昭代叢書 塞程別紀 卷二十 七

名也。南去古北口。北去北岔。東去喜峰口。西去獨石。路各數百里。此為要中形勝都會之區。不空輕視之。置之膜外。今雖有數十家。住此耕牧。不能盡地之利。且勢輕無益。空發更番諸戍。與凡有罪願贖者。萬人於此屯田。兼以畜牧。深河從西北來。寬一二十丈。深沒馬腹。產魚最美。即鯉鯽也。擬從其下流。凡經過山口石峽間。可開者。開之畜水。使倍深廣。水渙時。可通舟楫。達內地。夏五六月間。亦可用為灌溉。會見欽中山上田。引山泉灌之。嫌其冷。糞以石灰。灰性熱。在冷泉中亦能發生。故也。此法即不能通之塞外。但就現在土著所宜。種黍麥之類。俾萬人墾之。自食有餘矣。若使兼利畜洩。通貨財。濟有無。則此萬人者。所力運可食數萬人。漢時玉關外有都護官。空於此立都護府。如漢趙充國。班超。唐郭李。宋韓范。元耶律楚才等。輩人物。經營十數年間。當必雄視朔方。威震條里。外無疑矣。附近東西喜峰獨石等口外。亦各分屬。副貳統轄於此。東自遼陽。極西至洮陽。亦宜如此等要中所在。各立都府。各府各不下數萬人。各隘分副貳

亦如之如此。則不費內庭牛。糧匹馬。而形勝百倍矣。香長城哉。吾故嘗曰。長城不在城。而在人。險在塞外。初不在塞上也。因至此。灼見其形勢。有坐如此者。偶然遇之。但其中不能無弊。將俟暇日。與識天下大勢。知大計。作遠圖者。細論之。十里至羅北營。籬落十數家。又五里至三道營。籬落五六家。自古北口至此。凡有籬落所在。草屋周外。皆編木爲柵。或用荆榛等爲之。高出於屋。藤蔓其上。枝葉離離。然長條倒掛。搖風日。烟雨中。四山視之。如陳章侯最得意水墨畫。因是

昭代叢書

卷二十

別紀

九

想知古人落筆處。卽自成一家。必有所見。非率意自爲之也。又二十里至喀喇山。一峰直立。上有孔洞。然連前後俗本呼之曰窟窿。好事者文之以美名曰喀喇廣成子得仙。黃帝就而問道。豈其卽此。何好事者之多。以空文遺誤人。有如是耶。余只作窟窿觀。相其面。又相其背。從其後小徑環而出。然後知其雖孤立而不古不秀。不及大小孤遠甚。又擬其空中。或別有異態。奈何不令人得登。灼見其果有異與否。而後稱述之也。今既不然。姑置之。其前山亦聳立。有如劍如

劍。如牆如壁者。人皆以爲奇。余又下馬坐樹下一再審察之。但覺昂昂然有冠冕人勢。北鄙氣象。駭俗耳目耳。我不取也。又十五里至小伯顏溝。自此以北。多沙石。少土性。地遼寒薄。惟見蘆花。無復村舍籬落矣。又十里至半邊山。山高壁立。有云似畫家疊書皴者。就而觀之。初無他長。又十里至大伯顏溝。伯顏者。猶言豐饒也。其山草木頗茂盛。多野獸。便於色目人打生放牧而已。餘無足取。又三十里至轉水河。山多松樹。無人烟。三十里至紅門山口。本名哈馬兒昂。阿多

昭代叢書

卷二十

別紀

十

松樹無人烟。山漸低小。深河之源亦止。此間自此至喜峰口諸山。松皆合抱。木朝來商利而採之。由深河後運入喜峰。所棄松梢長尚十數丈。積穴橫山上。供野火後。燼黑成長炭。無所用之。豈不惜哉。餘松雖多。乏棟梁之材矣。又四十里至夾河溝。木名塔本。它羅海。自此以北。山漸漸遠。惟見有水草處。卽可駐。又三十里至媽蟻圖。地頗平坦。山遂少。樹是夜自總戎劉公營遣僕夫驅所乘馬。隨大羣放牧。夜將半。驟入羣。有若身虎者。馬驟共三百餘。皆驚逸不知所向。侵晨

總戎營放步騎四出追之。薄暮始復。由是以知出寨之難。非難於行軍。而難於行運。非難於行運。而難於牧馬。凡驛馬非放之得青。則所資不給。放青必以夜。有去營一二十里至三十里者。守牧不過十數人。無論豺虎驚奔。而蒙古色目人。往往來盜。故蒙軍比入。驚羣。因其遠而驅之去。雖善追者。亦無如之何矣。遂言之總戎公。是後放牧所在。前一日。先使人熟知其地。加之以騎士。挾弓矢火器。夜數番休。附近有駐牧蒙古者。宜亦使人。問知其部落。首長使之。聞之而

昭代叢書 卷二十

十一

恩威之間。使不得為益。并可使為我禦則善矣。又三十里至甲達河。本名牙帶。它羅海。有水草可駐。又四十五里至諾爾。有河二道。山遠無樹。又四十五里至克本泥。又拉俗。名後店子。寬廣平坦。並無薪木。用馬糞代薪。自此始。又四十五里至上都。本名圖爾根伊查里。元舊都。其內宮殿燼基猶存。尚有龍光寺石碑。土人呼為一百零八廟。城南河水通石匣。今內八旗蒙古并新降喀爾喀部落。雜處放牧。五里至雙塔塔。兩立小山上。去十餘丈。各高數丈。如尖底甕。而無級。

有實中空。東一塔。碑壁上有題某年月日翰林某題此者。勅余詩興。立西一塔。前小石臺上。題壁甫已。某明府至。題其右偏。某總戎公至。云為我書一絕句於左。余謝不敏。強之不得已。倚立石臺下。仰筆書於左。既而於山下馬上觀之。余則儼然山其上。而居中。何可當哉。欲毀之。又思之曰。露天地土塊壁上。淡墨字。幾何日乎。因勿毀。且使此塔亦暫得有如某者至此。把寸管為一掃之。又十五里至趙耐漫蘇門泥。又喇小小土山。無足觀。又十五里至漫綽可。又三十五里

昭代叢書 卷二十

十二

至額登。山脈沙起。非土非石。細柳叢生。長丈餘。可用為矢。所謂董澤之蒲。卽此類也。細流出蒲柳間。日中熱而大渴。飲馬而後自飲。雖中冷泉。不能過之。有泉如此。且渴甚。飲何後於馬哉。古有云。途長藉馬力。况絕域乎。杜工部云。真堪托死生。所托死生者。敢先之乎。噫。吾今而後知吾乃不若馬。漆園會有云。呼我為馬。則為馬。今日者。我便能為馬矣。誰呼之哉。三十里至十八里台。又三十里至枯魯諾爾。凡言諾爾者。華言海也。海周數十里。色如米汁。飲無益。其北里許。又

小海周十餘里水甚清甘二十里至三岔口本名西刺諾爾其水甚清其地路分古北獨石張家口故曰三岔運上官多看守所積餘米及計師旋日應給兵大口糧於此者至此始見有酒可沽凡鹽米果蔬及乾魚肉等俱有之價俱十倍買者從口內捆載而來逐厚利雖嫌其太貴然使無此一等人從何處得望見之哉空不嫌其貴矣如囊渥何又二十五里至六臺本名和爾博諾爾海周二十餘里色如米汁掘地取水沙白者水清有黃者黑者赤者皆因沙得色然

昭代叢書

卷二十

主

澄之許久未易清殆亦與之俱化者矣是役也糧運由古北大兵出獨石自獨石五十里外爲始端設官置遞曰臺臺各相去五六七八十里不等就水草之便也先是總憲于公駐此督糧運後遂進次十八臺其地自此以北皆積沙如山大兵糧運出沒其間車轍馬跡動輒入沙尺許初覺甚艱公留官命治道凡積沙最厚所在伐細柳顛倒束而鋪之遂便馳驅至鑾輿凱旋之日加之以新柳仍覆以沙柳枝葉略露兩端新新然葱鬱千秋如漏地綠紗相擬從古未嘗

彈除道所未曾有各運文武官於此留屯餘糧者多於三岔皆編柳爲門戶比鄰夾道儼然城市盡樹旗幟夜則各發鎗炮如元夜爆竹聲各擊柝鳴鑼往往驚人寐買者輻輳相與貿易之所曰小市此段景象不意此在何處得見之也余雖往來上下駐此最久覓伴擇山坡下地平水甘而略遠暫泛之所亦立門戶且構柳爲亭無事坐其上不論皮絮初不覺五六月間是何氣候反愀然自語曰秋風將至能無望之而先彫者乎余尚堪之如不堪何但破絮囊買一尊

昭代叢書

卷二十

古

引以自酌而已又三十里至昂吉兒兔四周積沙如山者千堆萬疊此獨寬曠饒水草鑾輿往返皆駐蹕于此水草間高窪不等過者空略速從柳枝鋪墊所在行余誤入之馬遂陷余亦幾墮其中幸而得出不遺餘力矣因駐此呼從征哈爾倩及綠旗兵丁亟伐柳加所曾鋪者又一層高出尺餘長六十餘丈慮師旋日或遇雨積水車騎由之者不使其高則并不知可山之道在何所且不止踣余前轍而余旣嘗之矣忍遺之後來者乎三日而工畢閱其東南十餘里

外諾爾周五六十里多魚鳥不及網羅之其水味鹹
 產鹽如陝中華馬池能自長葦有似乎洶信者故凡
 言諾爾即華言海海則海矣余則生居東海之濱如
 吾所見特小之耳其東曰者布通各日尊王西曰哈
 刺蘇奴某貝勒此二部落台吉內一人聞原籍山左
 人者未詳六十里至哈什馬哥四十里至諾爾兔又
 四十八里至滾諾爾諾爾為海已言之矣滾者猶言
 深凡諾爾雖極大不過中原一沼一湖而已此諾爾
 則奇奇不在大大不過數畝在深何以知其深也凡
 昭代叢書 卷二十 紀
 物墮其中不覺有少影響凡過此者雖甚渴不敢於
 此飲其馬更奇者中有物夜呼震地華帖式某者為
 余言初未之信既而至其所余亦不敢飲吾馬由是
 知先聲可以奪人原不在果有無也又四十五里至
 果豁蘇台即十臺師旋以後露貯餘米於此并五臺
 所貯約共萬餘石柴之以布袋覆之以油單貫繩束
 板以壓之儼然峰起以示遠人以需後用必有意在
 非所敢知也其地勢則漸平坦由沙磧而且人翰海
 矣又四十五里至胡魯蘇台又六十里至蘇阿勒兔

又四十七里至哈必爾哈又五十七里至阿爾伏又
 五十五里至豁爾豁又五十五里至僧色又四十九
 里至枯倭兔又五十里至喀爾倫明成祖勒銘處今
 十八臺又曰額倫四十八家蒙古部落界止此
 昭代叢書 卷二十 紀
 六

跋

自江南達京師爲程凡二千餘里往來于其間者不
 啻由戶庭登堂與今以此冊計之京師至喀爾倫纔
 一千五百餘里而古北口內已二百里則口外僅一
 千三百里耳而其難已若此况自此而外便爲諸蒙
 古部落其跋涉之難又不識當爲何若矣然則我輩
 生長腹地其安且吉爲何如也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塞程別紀跋
 卷二十

七

塞程別記一卷
通行本

國朝余竄撰宋字同野山陰人其書記自京出古北
 口至喀爾倫一千五百餘里其時道路初開未能
 有所攷証僅述風土氣候山川草木之屬而已

塞北小鈔一卷

〔清〕高士奇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塞北小抄

一卷》提要

余在翰林高君澹人嘗以其侍從出入之所紀述眎余余輒爲論序其事所以賜寵榮讚盛美既亦見於余文矣今年余在春官澹人從北出塞行數日道病

上憫其勞遣醫甲士護以歸既歸

手勅戒所遣醫謹調衛毋怠忽蓋優遇如此澹人病

少間則記錄其山川阨塞道里風俗所經涉稍

稍及其蒙被恩禮及與

上所問答者又以眎余澹人言曰進而語吾

君退不使人知臣之志也余感其言進於澹人曰古

者君臣皆而相與語後世勢濶絕或易之以畫

塞北小抄

旅投分迄於通籍各蒙

異數亟歷星霜今高子以飛揚報

主之身雖暫違

清蹕猶采述見開助揚

聲教誠足備故事於

昭代答

殊遇於無窮而余以衰颯猥玷清班咕嚕文史之間

惴惴

記注之頃自顧無狀日月逝矣從此上負

聖恩而下慚吾友堂有窮時因書以志焉勾吳年弟

嚴繩孫題

塞北小鈔

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讀高士奇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癸未寅時臣士奇

扈

蹕出東直門天日晴暢午次花梨坎

上面諭臣士奇且向村落暫歇頃之尙食

上徹御前盤餐

諭中使向村中覓士奇賜之

駐蹕牛欄山

召入帳殿賜食臣偶侵暑氣

上命以冰水飲益元散二椀方覺清涼又

遣御醫馬之駿就帳房診視夜渡復

遣中使來看按牛欄山在順義縣北二十里相傳山

有中峰洞洞內金牛時常出現然山不甚高遠

皇之催蜿蜒一丘耳是日得詩一首

扈從出都恭紀

炎官駕日擁晴霞曉色清明拂翠華乍視幾年

隨豹尾關山直北控龍沙虛傳涼淀遺風舊欲

笑凌歊往事餘何似

至尊崇孝治朝朝親侍

五雲車

甲中小暑過螺山宋王沂公會行程錄曰順州

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

欄諸山卽此是耶志云紅螺山高二百餘仞渾

中有二螺夜常放光故名午次螺山北尙食

上曰爾夜來服藥好未臣士奇對曰昨蒙

聖恩賜以醫藥今已稍愈

上曰爾南人爲何亦飲冰水臣士奇曰天氣炎熱非

冰莫解

上曰朕聞南人殊不畏暑臣士奇曰南人從來畏暑

故有吳牛見月而喘之語

上大笑晚渡潮河

駐蹕密雲縣北密雲本漢白檀地後魏置密雲縣隋

爲檀州唐初仍曰密雲縣今因之潮河在縣東

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流至順義縣合於

白河宋景定二年蒙古忽必烈親將諸軍由檀

順州駐潮河川明弘治十三年火節自大同溪

入分遣大臣戍此李東陽曰朵顏通潮河川古

北口一目而迤是也邊防攻潮河寬處可一二

里狹處僅二三丈昔人每以木石縱橫布列兩

旁築臺臺下有鐵門關外爲夾牆許論謂潮河

川係元時避暑故道設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

漲水易淤宜多建石墩列川中錯綜宛轉令不

碍水路今石墩遺趾尙存是日得詩一首

渡潮河

平野忽紆紆上下踰阡陌廢縣古戍奚密雲本

縣舊治音縣縱橫堆亂石水勢西南流斷岸黃沙

積巨浸連白河迴環接地脉古砦餘頽基當年

此疆畫浮梁度

翠輿撤河競輕策杜詩云渡河不用夏雲行晶晶曦

光淡將夕六月塞上山巖嶂生新碧

已西過九莊嶺水經注鮑丘水自塞外南流經

九莊嶺是也

駐蹕石盤嶺南嶺內有龍潭百步許形如石盆水淺

無底相傳有龍時見

樂小鈔

上駕臨潭上潭影澄澈輕儵出水

上顧臣士奇曰潭中果有龍乎臣士奇對曰龍變化

不測時見時隱或潛溪淵于理似亦有之但潭

中未必盡有龍也潭側佛寺龍爪槐一株蔭可

數丈人坐其下眉宇皆碧既下山行十餘里張

幄白河側晚膳

賜食如常白河亦曰鮑丘水俗曰大榆河白石塘嶺

流入密雲縣又南經懷柔順義縣流入通州境

明萬曆中議者謂順義縣牛欄山下白河潮

河二水交會水勢淡廣漕舟易達牛欄山而上

水源既分支流白弱密雲城西有白河故道宜

於楊家莊地方築寨新口疏通舊道使白河自
城西經流直至潮河交會則水勢至大牛欄山
至密雲亦可以舟運矣晚大雷雨是日得詩一
首

石盤嶺龍潭應制

蒼山幾合香雲湫當谷口浮淵俯澄澈壁石同

益衍變幻龍有無窟宅依林藪讀易悟飛潛此

理或時有陰崖苔蘚滑岌業路徑陡荒祠蔭古

槐危閣接牛斗非關瑤水遊喜隨

仙仗後瞻對慙拘愚

宸衷本虛受

樂小鈔

丙戌經金溝屯石匣營營西有石如匣自此下

北行乍原乍隰十里為腰亭舖又十里為新開

嶺又十里為老王店金史貞祐二年潮河溢漂

古北口鐵裹門關至老王谷即此王沂公會行

程錄云自檀州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

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契丹主常於此過冬今

名曰金溝屯大戶居此

駐蹕古北口內是日忽患痢薄暮侍

上漁於要水

上在舟中顧臣士奇曰聞爾有病何以復來臣士奇
對曰此間風土人所難至臣得扈從登覽誠為

漢幸

上顧顯親王溫郡王曰彼方抱病勉強隨侍

持耳頃之尙食

上諭臣士奇曰觀爾氣色殊未佳當節飲食

房調理遂奉

命先回發熱竟夜下痢十餘次是日得詩一

金溝也

夜雨清宿莽羽林發平旦行行原隰異
屢換金溝仍昔名舊館已汗漫嗟哉古
迷暗凌亂覽史憶沂鄭道里有程按宣
還孤踪實侃侃我今陪

五

五

豫遊翺翔等飛翰攬轡莫踟躕茲來誠泮魚

丁亥強起曉行望霧靈山雲霧蒙艱水

孟廣礪山也下有廣礪水自黑峪關入

經墻子嶺西合清水河山之左右峰巒

松茂柏內地之民多取材焉元有霧靈

官辰時出古北口南簿盡設古北口兩

中通一車下有激澗巨石磊砢凡四十

險絕之道亦曰北口五代史唐燕樂

軍古北二守梁乾化三年晉將劉光濟

光克古北口石晉開運二年契丹主入

虎北口間晉取泰州復南向宋宣和三年

士奇在

上前鼻鰓不止

上諭臣士奇曰爾在京患病初愈勉力隨行爾之勤慎朕悉知之今見爾病日增且此去房屋漸少無靜養之所朕甚念之當送爾回京調理臣士奇奏曰臣數年以來扈從

皇上巡歷喜峰口奉天府烏喇及清涼山未嘗以病倫安况塞北山川人所罕至思奉

屬車登臨觀覽實為厚幸若中道先回於臣子扈從之說未安且偶然患病不日自可痊愈也

上沉吟久之復

諭臣士奇曰前面有皇莊可暫住調治愈則隨行不愈仍當回京聽爾自便無過於勞頓

賜御饌如常亦不能下箸蓋因裏急身熱殊憤憤也駐蹕長漢溝地面甚隘連營三十餘里復

命侍衛同御醫馬之駿來帳房診視之駿云中受時氣發熱作嘔恐有變症薄暮包衣昂邦費揚俄

傳

旨着臣士奇明日須就皇莊人家暫歇一二日好則隨行未愈則宜歸家悉山爾便是日得詩二首

曉行望霧靈山兼懷館閣諸君子

晨登望漢深靈山雜煙霧茹曲休吹出塞吟旗

臺莫認從軍路草際閑花滿道周荒碑題是古

興州龍鵝射雁地何所空餘野淀名金溝都城

去此三百里風亭水榭青霄裏六月何曾苦鬱

蒸竹床湘簟清如水月落天邊第幾峰藤蘿陰

駢萬千重扈遊不減丘壑意吾將跌蕩開心胸

古北口

古鎮青山口雙崖對面削綫路通兩軌峰如犬

牙錯險阻自天成何人施壘鑿怪石虎狼踣破

角馬驚悖

盛世尙柔遠邊陲久開拓歲稔列雲廚金支服

薄憶昨經榆關山川恣搜索春來望雁門千里

窮寥廓懷抱早超然當暑再持橐山塞起長

皇心在經略

戊子過十八盤嶺一徑逶迤盤旋下上兩崖亂

山多生雜樹時方盛夏枝葉蒙茸向午鳴蟬斷

續相接過嶺地略平衍至偏嶺南午膳

上見臣士奇侍側曰此間有皇莊可往慰焉

駐蹕鞍匠屯去偏嶺十五里王沂公行程錄云山古

北口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

至新館過鵬窠嶺偏松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

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又有烏灤河壘斗嶺渡

雲嶺等名宋宣和六年著作郎許亢宗使金亦

有奉使行程錄云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嶺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即今之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免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今十八盤嶺或即德勝嶺偏嶺或即偏榆嶺又聞前路有灤河儀粟河及喇馬洞洞中亦有石刻佛或即臥如來像也按元葉隆禮契丹國志云由古北口至中京東過小河唱呼山道北契丹主避暑莊有亭臺又云契丹主夏居炭山或上陞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遠史云每歲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令獵人

塞北小鈔

九

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猷猷鹿又名呼毛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避暑之地多在吐兒山子河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假頭山富鄭公行程錄臨潢西北二百里號涼淀在假頭山南避暑之處今所至與安搭布喇者相傳爲契丹主避暑所居彼土人射鹿之法亦如之惜未身歷不能詳攷其地理而其道路口隘則固

車駕巡幸新經開廣非復向時之阨塞矣是日得詩

二首

十八盤嶺

塞行日厭山踴望少平陸北上更豈豈緣曲往而復前旌趨磧底後隊出灌木蒙茸草樹繁鳥徑殊逼蹙火雲照衣裳三庚近初伏馳驅萬馬蹄翁舒氣局縮執熱思屑水蘊蒸走漢谷向午開鳴咽凌風振輕轡

塞外臥病對月

月出衆山靜迢迢萬里心纔看離遠嶠忽已過重林屬帳清輝入綸衣夜氣侵衰頰照顏鬢伏枕悟升沈

已丑以侍從諸人車輛未到仍

駐蹕鞍匠也

塞北小鈔

十

上之體念群情無所不至矣病轉增劇夜不能寐

詩一首

塞上懷張學士

同爲隨輩客有懷詎能已我今塞北君江南風煙相隔幾千里邊城遠落邊馬肥赤日黃埃到客衣江山風月久應待年年對客空言歸龍眠山下君家住遠峰亭子生真趣嘯傲羲皇臥北牕性就芳草情嘉樹羽林後騎何紛紛珥筆揮鞭轉憶君緘書欲寄秋來雁日暮望斷江東雲庚寅

車駕發鞍匠也遣太降院吏日唐虞際來守視且

諭以卽晚奏

開虞際診脉謂士奇四肢煩熱飲食減少恐成禁

口之症須加調攝不安更宜養若

駐蹕上都河去偏嶺六十五里是日得詩三首

塞上偶吟

盡攬殊方勝蹟隨

王替過地驚時節別詩記上風多夜靜聞豺虎山空

散路曉遺踪問前事何處是鵬窠

警蹕當三伏涼颼旦夕吹不逢花落晚更見草

生遲故壘防秋廢層臺避暑宜幾人能出塞力

疾賦新詩

塞北小抄

萬山行遍無人徑板屋蒿牆望盡稀巢裏鷹難

爭得食沙邊雁乳浴初飛宵連毳帳趨

行殿曉縱金羈入

御園始信退甌無六月非關信斷着寒衣唐虞舜在

書信斷至今猶

辛卯

上命侍衛傳

吉着士奇回京靜攝復

命包衣昂邦遣撥什庫一名披甲五名圍人一名送

回京都沿途飲食宿歇皆着皇莊人等用心供

給又

諭臣士奇若不能乘馬須覓轎徐行唐虞際亦着同

回以便途次用藥

聖慈周渥感激涕零自愧犬馬之報無從也是日得

詩二首

賜歸途中作

從遊念時昔載筆屢冬春病苦炎天劇歸衙

聖上仁獨行臥達轉飛夢飭鉤陳遠愧崔亭伯從容

賦四巡漢崔駰上

樵皮鋪板屋松葉架山樓藥物煩中賜盤餐不

外求退風飛來鷁見月喘吳牛漸喜歸途近檀

州過順州

塞北小抄

壬辰乘曉涼過十八盤嶺午後入古北口天忽

雨晚至石匣營皇莊向遠卽城陰支帳房宿有

民人王姓者年七十七自云本浙之金華人具

糜粥以進密雲順義諸處雖接壤京地連邊

鄙居人士膳繩樞寺宇亦甚荒狹皆難栖也

癸巳雨行田間禾黍芄芄而樂之自念少無

宦情空就畝畝巖耕之願當早爲計午至密雲

縣城西皇庄孫家急雨驟盆兌車不可得飯畢

仍騎馬渡湖河河水驟漲三十里過螺山二十

里至牛欄山皇庄商家宿病熱不能食支床而

臥雨聲終夜矣是日得詩二首

雨中過密雲縣城西行田間

密雨陰濃白鳥飛徑穿禾黍到柴扉鄉心忽記

西時事水稻花香蟹漸肥

開闢十畝越江濱只合披蓑作隱淪不見山村

籬落下科頭箕踞種田人

甲午雨未霽行五十里就村店炊粥飲之中刻
入東直門抵寓則

上巳行

聖諭至宮中着

乾清宮總管內臣顧問行及御藥房提調內臣劉

夢龍太醫院御醫戴元植來就視病勢若何言

案北小飲

十一

細奏

閏二十七日戊戌驛使資

聖諭回宮又遣總管內臣顧問行楊澈到臣寓問好

否閏六月初一日辛丑中使至京再蒙

垂問復於御藥房提調內臣劉夢龍奏帖之後

御筆批用心調理不可輕視八字是日轉補侍讀之

命下一介小臣叨此

厚眷同於

覆載千載一時也

自庚寅後

駐蹕之地臣上奇不獲侍從詢之扈從諸臣得其大

畧並錄於左

辛卯

駐蹕藍旗鷹塞

壬辰

駐蹕波羅城

癸巳

甲午發波羅城

駐蹕烏爾格思泰

乙未

丙申發烏爾格思泰

駐蹕伊孫喀卜沁口

案北小飲

十二

丁酉

駐蹕拜布哈口

戊戌

駐蹕烏喇代

己亥

庚子

辛丑閏六月朔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立秋	駐蹕烏喇代	甲寅	駐蹕鴨綠圖	癸丑	駐蹕格德勒庫	壬子	駐蹕那林各爾	辛亥	駐蹕色爾伯口	庚戌	駐蹕營西爾哈	己酉	駐蹕西爾哈	戊申	駐蹕克林各爾之烏里雅蘇泰	丁未	駐蹕布敦口	丙午發烏喇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駐蹕索龍山谷口	癸酉	壬申發和托克圖布喇克	駐蹕壺爾希勒之齊老圖	辛未	庚午七月朔發拜察	駐蹕和托克圖布喇克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駐蹕拜察	甲子發崑推	癸亥	駐蹕崑推	壬戌	駐蹕營口	辛酉	駐蹕烏里雅蘇泰	庚申發烏喇代	己未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戌	駐蹕鳴拜谷之蒙魁口	乙亥	丙子發蒙魁口	駐蹕哈馬爾壺爾希勒河邊	丁丑	駐蹕鳴拜谷口	戊寅	巳卯發鳴拜谷口	駐蹕上都	庚辰	辛巳	壬午發上都	駐蹕薩打許	癸未	駐蹕夏克圖	甲申	駐蹕西喇他喇	乙酉	駐蹕喀喇巴克什	丙戌	駐蹕鞍匠屯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亥	戊子	巳丑發鞍匠屯	駐蹕古北口第一泉	庚寅入古北口	駐蹕潮河營	辛卯	駐蹕陳敘莊	壬辰	駐蹕王家莊	癸巳	駐蹕三家店	甲午	上奉	太皇太后回宮	士奇因轉補侍讀啟	奏謝	恩蒙	上垂問病已好否仍	諭服藥調理	二十八日丁酉	上召臣士奇至	養心殿賜觀塞外所產盤羊夜光木盤羊鹿身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尾兩角盤背上有蹙文按羊之屬有盤有獬說
文盤大羊而細角有圓繞蹙文夜則懸角木上
以防忠商雅註盤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
間陶弘景註本草云其角多節蹙盤圖繞者爲
盤羊陸佃卑雅獬羊似吳羊而大角狀若騾而
羣行暑天座露在其角生草戴行代都賦所謂
獬羊養草以盤旋是也李時珍云山羊有二種
一種大角盤桓肉至百觔據諸說攷之盤羊殆
卽獬羊也夜光木生絕塞山間積歲而朽月黑
有光遇雨益甚移置

殿上通體皆明白如螢火迫之可以燭物以素

案

七

貯水投之木光澄澈雨露日遠則光漸減矣
之群書真誥良常山有螢火之大如豆形紫華
夜視有光述異記東方朔謂帝曰臣遊東流至
鍾火之山有明華草夜如金燈亦名洞冥草拾
遺記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置漆盤中照
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若夜光木未有載者惟黃
山志載有放光木殆其類歟

臣士奇猥以豎儒生逢

聖主朝夕

禁闥奉職七年

巡行所至如喜峰口喀爾沁奉天府烏喇清涼山皆
得耳筆以從其所經過山川風土攻取事實與
巡狩詩

陵諸典禮荒祠野戍之遺蹟各有紀錄次第成編而
上所諮詢以及

恩遇之隆則慎而不書項將

扈從北巡偶檢金文靖前後北征錄讀之見其凡
有

案

一

賜子織細必載亦不敢忘

君恩之意也臣既感沉疴中途先返雖得畧覩塞北

山川終以未獲追隨

六御訪輿安中京之舊事錄而藏之深爲惆悵願以

疾病致煩

聖慮

深慈稠疊至再至三揣分不安但增感泣雨窓伏枕

敬爲書志欲使世世子孫銘此

異數永戴

天恩至于

駐蹕之地仍錄卷末以資異日之叅攷焉

塞北小抄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錄是書

乃康熙癸亥六月癸未士奇扈從

聖駕北巡會士奇遵疾行至鞍匠屯而返記其途中

恩遇及往來所經以成是編自鞍匠屯以後

駐蹕之地仍按日恭載至閏六月丁酉

回鑾

宣示塞外所得盤半夜尤木諸事亦並錄焉自序稱奉職

七年

巡幸所至各有紀錄次第成編而

上所諮詢以及

恩遇之隆則慎而不書偶檢明金幼孜北征錄見其凡有

賜子織悉必載亦不忘君恩之意故是編載

錫賚

顧問比他記特爲詳悉至所考塞外古跡以今核之多不

甚確如以喇嘛洞爲臥如來館之類尤涉附會蓋

身所未經而僅據明以前人之典籍宜其依稀影

響爾

滇行紀程一卷續抄一卷東

還紀程一卷續抄一卷

〔清〕許纘曾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石門

馬氏大西山房刻龍威秘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滇行紀程

一卷續抄一卷東還紀程一卷

續抄一卷》提要

滇行紀程序

人當仕宦之年堂有老親陳情得請其歸而還也
凡王程所歷感覺會心所可述而誌者不特東山之
零雨南仲之露雪與東門祖帳之重幾兩馬幾匹也
余與鶴沙先生同里同籍其出處志趣亦約略相同
獨余自癸巳因母疾請急下潞河涉淮泗望泰山之
嵯峨擊黃河之澎湃晝夜行三百里而不及紀乙未

以使事入楚便道省觀趨漢江經二別自武昌順流而

詠鈴 滇行紀程序

東九江雲物大代山河粲然在目復奪於驛路交游
而不得紀至己亥

恩歸養其取道與癸巳同然春秋殊候緩急異情
渭北江東在在可紀而意濶才疎臨毫輒滯歸當採
蘭蓀之餘憶向時閱歷如雲烟過眼不可復追爲
之三嘆今先生入海還里往來各有紀程其往也王
事靡盬不遑將母有小雅之悵惻焉其來也來歸自
鎬我行永久有大雅之忠厚焉余讀之悵悵有動乎
其中而不能已所謂樂其志趣之同者非耶若夫以

忠孝之餘聞極文章之能事使山川險易如掌上螺
文蘇公海外子厚柳州或庶幾焉余又安敢與先生
較同異也

康熙癸丑仲夏年春弟王廣心題於清時堂

說鈴 旗行紀程序

旗行紀程

雲間許纘曾鶴沙著

猪婆龍

彭澤縣十里過涇江口鎮俗云鱗魚嘴土人言此地
每歲有猪婆龍爲害天寒水涸祇崩岸壞屋廬今舊
岸已在大江心泊舟者油物煎熬龍卽出舟人切戒
之夏月則不忌也

甘興霸廟

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鎮

說鈴 旗行紀程

有吳甘興霸廟順治年間有史官莊同生典試楚省
夜泊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訪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
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
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撒至飼之群鴉飛舞
接食百無一墜食畢間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
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鳥上下三十里皆
有之亦一奇也

異僧祈雨

澧州守道蘇恭議賈言別有僧故江南人澧境有樹

家河界中苦旱僧自言能行雨眾延之祈數日不効乃絕食欲積薪自焚土人恐其去僧曰姑留得雨即行矣土人不可臨行曰月望日必雨我雖去請留一驗是日當大雨尺餘雷始發必先擊某大樹方為我所請否則非我功也至十五日果大雨盈尺雷果擊此樹如僧言眾始神之雨竟雷伯電母不能去或焚牛牢或燒民舍轟聲走繞不休眾大懼奔至州復延此僧遺雷雷乃去

崔婆泉

說鈴 旅行紀程 二

過常德府三十里高吾山山下有崔婆泉相傳有崔婆釀酒飲仙人張虛白處

漳江夜月

桃源漳江舖有勸善寺前漳江夜月為桃源八景之一傳聞江上漁人常于晦日見水底映月着意觀之即不見

桃花潭異龜

由桃源山攀蹻而上至桃花洞又曰秦人洞石壁峭立洞口縱廣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挂絕壁而下瀉

潭中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內有潛龜身長而窄釣吻類鸚鵡背生髮尾帶甲如龍鱗名曰黃靈

農家取水

過辰陽船溪驛此站稍平溪邊見農家取水灌田巧而且逸其法先于溪旁築石成隘上流水至隘勢極奮迅乃設竹車二圓製如市輪大可二丈縛數前竹筒緣于兩輪其筒向內一而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許兩筒中間編縛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者全在此蓋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

說鈴 旅行紀程 三

轉每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口向下水即下傾于其傾處割大竹受之接引入田雖遠可到所謂農者坐而觀之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畢溉矣大江以南水勢平衍不可用也其有潮汝之地似亦可倣而為之

凌霄女

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凌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鴉啣火鳧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居民屢見之故州多火災

江西橋

由沅水驛向西過江西橋橋長半里上鋪木板下有十六洞每洞基上構木為屋列肆貿易兩旁成市中為長街入楚以來此橋最為宏敞

香稻

清浪衛前臨江後包北山地勢平衍居民亦稠其地產香稻圓實而大味亦至腴山中多寒所種多晚禾故滋本深而含實茂

諸葛洞

說鈴 廣行紀程

過鎮遠府可游者有大石橋中山寺中元洞僧儼精舍最為異境辰沅小舟至此而止前去數十里有諸葛洞內頑石為梗通水不通舟順治初年洪經略至此役千夫鑿洞中石謂此洞一通便可舟楫運直至偏橋衛省負擔之勞矣無如碍石隨鑿隨長乃罷土人有運糧糧者盡去其船之蓬板牽挽入洞過偏橋可達黃平州其出也稍不戒則人船俱沒

黔米

貴州各屬產米精絕盡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入妙

楚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舉為褒譏詳志之以告好事家之知有黔也

仙蹟

平越府南門度石梁過南街道旁有高真觀為張三丰仙師道場從此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云是仙師留記為海內靈蹟三丰祠在平越府城內有禮斗亭亭前石池名浴僊深

說鈴 廣行紀程

五

四五尺許冬夏不涸池旁有桂樹已久枯有道人來浴池中以破衲掛樹上樹復活天啟元年夏駐鎮新添司理李若楠請鸞降筆書一詞曰禮斗亭禮斗亭張仙借此作修真日月懸頭上風雲過眼塵萊利元君支天聖人當年曾格我精誠今朝列仙班顯化通靈敢忘了託跡玄津偶聞父母索吾名聊借俚言為鏡今有石碑存祠中

竹鬼祠

平越有竹二郎竹三郎祠鄉土人敬祀之

水西四府

水西安氏素業登為滇黔大患本朝乙巳命帥率師
深入其地討平之遂置四府設流官水西一帶土地
盡入版籍安氏之桀者皆就殛邇來苗民漸染華風
亦猶播播之楊氏滅而設遵義今反為樂土也

貴陽地勢

自貴陽而上至威清衛日加隆聳石畔青山尖頂若
數點芙蓉可俯而捫從來見雲霞之狀如畫中之樹
插而不圓至此衛館舍西南一望群峰矗立白雲千

說鈴 滇行紀程

六

頃如在足下變幻百出或如沸湯或成堆壘昔之所
稱為車為布為輪為馬為牛皆不足以狀其妙蓋俯
視則雲氣之全體皆見怪怪奇奇無所不備也

苗種

貴陽自阿江哨而上大道如髮乃屬漢其左右高山
內盡為苗穴然皆輪糧赴差如齊民其種類白苗黑
苗花苗不一直北百里即水西地威清衛鎮綏鋪西
南有山踴遠可望不可即曰銅鼓山昔諸葛南征獲
銅鼓于此其地亦有巖居仲家苗多從山口出入此

山前後左右苗種各別又有蔡家苗農家苗皆有頭
目仲苗則屬役于安氏

黔馬

黔中多產良騎質小而蹄健登高山若平地故水西
之驍演黔多貴之

何福遇仙

順治年間有何福者本威清衛人偶游陰崖逢二老
圍棋從旁看不休一老者分半桃食之福歸家絕烟
火處分家事隨上山養真三十年不食人間一粒粟

說鈴 滇行紀程

七

不飲人間一勺水一日道成康熙年間忽尸解去

白水鋪

由鎮寧州之安莊衛西南行五里有觀音洞中安大
士洞中又有洞石乳溜滴成柱大數圍擊之一為鐘
聲一為鼓聲從右直上又有雙明洞旁又有一洞極
小而黑極境界之奇矣十五里至白水鋪行未里許
見瀑布如簾倒瀉石壁群峰直上高入雲表五里白
虹橋橋上瀑布更懸三四折入溪疾度橋下西去過
橋逐溪行忽聞有轟雷聲不息與人云此望水亭泉

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龍湫直下白練千條噴珠卷
雪注入百尺綠潭雖天朗氣清而激水瀉瀝如行大
霧中數里以前所聞雷鳴者蓋在此里人云潭內有
水犀風清月皎之時往往出見其龍湫掛處內有水
簾洞甚深突不可窮土人多人此洞避兵昔孫可望
至此亦見水中有神物乃改瀑布于右澗下役人肩
水索之而潭水絕深數日不可竭乃止

老虎

舊民無城郭或三十家五十家據險而居以防大獲

說鈴 通行紀程

八

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戰
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苗計之為老虎者不知
其幾千百也

綿竹 啞泉

關索嶺之半有伏魔大帝廟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
竹絕奇名曰綿竹俗曰旛竿竹圍大如青松僧云六
七月方抽筍至來春二月方布葉時常九月筍已高
四五尺外黃內綠尚未解籜也廟門外有啞泉昔孔
明南征軍士誤飲此水皆啞後人封之以石今泉脉

閉矣廟後有泉頗甘美謂之磨刀泉絕頂祀順忠王
俗稱小關王廟廟貌甚偉苗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
不羅拜

關索嶺考

世俗謂前將軍第三子曰關索從諸葛丞相南征孟
獲威助甚盛沒而民思之立廟于此以其名名嶺未
考何代敕封義勇英武威烈感應順忠王者三國志
前將軍有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與前將軍俱被害
于臨沮次興為丞相所器重任侍中嘗監軍有令聞

說鈴 通行紀程

九

無所謂第三子名索也陳壽作三國志深習蜀事安
有前將軍令子且有震世功而失其名者甚至有丞
相不察投軍自効語益屬不經或曰諸苗謂父為索
猶言關父猶岳忠武之稱岳翁爺也然伏魔大帝與
順忠王鑒然兩廟並峙則春秋之受羊豕享主號者
得非其次子名興者歟興既為丞相所器重且監軍
則丞相有大征伐或領護軍建偉績以震懾諸蠻理
或有之謝肇淛滇略云漢昭烈章武元年以李恢為
庾隆都督隨丞相亮市征大破蠻兵功最多封興

侯時左將軍之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為前鋒
未審所據何書又諸葛元聲遺事紀略云建興三年
五月武侯渡瀘水進征益州從征白趙雲魏延外如
張翼王平句扶及雲長少子關興即關索尤以驍勇
前驅多建奇功觀此則從前臆揣若有符合又若雲
南通志路南州北亦有關索嶺以其險峻必引之以
索而後能度此又一說也存之以備討論

西流水

頂站即永寧州地穹窿無極夫天不遠山頂在雲霧

說鈴漢行紀

十

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寒奇寒徹骨州守林
華皖云此地水西流矣山勢崎嶇險惡站前後數十
里驛騎倒斃甚多道傍傷臥臭穢逼人諸苗見之輒
解所佩匕首割肉入懷喜動顏色

盤江鐵索橋

盤江水出烏巒經七星關奔騰至黃土坡五里疾下
東南至廣西泗州而入南海江廣三十餘丈水深無
底左右石崖廉利如劍戟自昔濟此者用渡船行駭
波中一不戒輒葬魚腹古法必樹棧于兩崖間之以

索橋索與舟乃得橫渡所謂此是也非也故遂
以名江楊慎詳舸即貴池地其江水迅疾難濟立兩
棧于兩岸中以繩組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
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嘉隆以前俱用牂牁濟無有議
建橋者天啟初水蘭酋叛滇黔道絕時有安普朱監
軍道建議築橋以通滇先于兩岸築石墩高一十三
丈有奇寬亦如之鑄鉄為扣聯扣為索索三百餘扣
扣重十八九觔索凡三十繩貫兩岸石窟中索上橫
鋪巨木蓋以大板石硯水犀之屬為橋鎮者悉備焉

說鈴漢行紀

十二

又以索末所餘十餘丈盤繞壘間費金錢巨萬起工
于崇禎元年正月落成于三年十一月此所謂鉄索
橋也自流寇變亂僅存鉄索數條順治十七年督撫
會題得請發帑重修飛梁架木狀若金闕吊橋康熙
二年六月江水大漲橋復壞又請帑金重建旋修旋
圯康熙七年十一月安順府知府李彭二人前後督
工鼎建如十七年製而堅固高聳仍用舊索繫繞以
防搖撼橋上起板屋以避風雨遙望空中樓閣橫亘
江心惜無作圖以記之

貴西苗種

貴西苗九種種類各別大約垂髻垢面言語與黔人不同以青布帕裹髮高盤額前所佩匕首終其身未嘗解無紫布雖大寒亦止披破袍一片或大羊之皮製成三尺許風從左至則披左石風右至則披右石或掩于胸或負于背皆視風所至居高山大箐中產稻唯食苦蕎雜糧食性輕生跳足走險易于猿猴雖饑寒迫之亦由漢人欺其愚而侮之太過忿激而成也

說鈴 廣行紀 卷十二

瞻瞻

黔中苗人稱天子為京裡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腰粵西稱官曰聰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爺各衙門曰朝廷噫瞻瞻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譏歟

衣服飲食

苗人多衣草衣婦人以筒布為裙以荷葉包飯澗水澆而食之以鹿管酒飲之謂之竿兒酒呼坐為友

打牙花

苗種有打牙花其至尊者用銀鑲鳩杖

流官 趕場

苗人呼漢官為流官甚畏懼之呼上市為趕場

苗錦 金星石 陽山茶 水銀 硃砂

黎平多苗錦思南有金星石斷研甚佳陽山茶絕類

松蘿土產水銀硃砂

歲臘

苗中歲臘有以十月十一月者迎春多扮故事殊怪

說鈴 廣行紀 卷十三

奇俗用雞卜吹蘆笙賽神打鼓為戲

石花

黔靈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人多往觀之

男女婚匹

女兒未配者携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為號每晚

食後打鼓聚會謂之跳月未婚匹者任其淫奔女人

銀釵垂耳以馬尾為鬢

同年

安南至新興所沿路多煤山然所產不及京師白蘭

崑至此層巒而上絕無平地凡巖壑左右皆相連
與徒力役皆苗也每與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
相更代以均其勞疾建若飛鳥渡人戲稱之曰同年
則輒然色喜不知其何所取義問呼踴躍也

氣候

自平爨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
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
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萼臘月開花實並見
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然遊城邑瘴癘傷人木

說鈴 滇行紀程

十四

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飲也示九月抵任其詞致
告關廟見廟中蜀葵與木樨並開以為甚異及至館
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
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
奇觸目驚心類如斯矣

青溪洞

由衛城入境五里有清溪洞洞口廣延數丈再上有
臺石乳下滴成柱再入則燃炬而行石床石几備焉
再入里許旁有石縫僅容一人盤屈而升天然有室

與門戶土人言尚有十餘里通紫泉洞然幽秘杳冥
不可入矣及出見旁又有一洞上有石鐘鼓形宇宙
靈奇無所不有高山大川之闊若此洞者又烏可勝
紀哉

毒泉碑

昆明州塔山其石自麓至頂巒疊俱青銹色天台萬
馬渡不及也前行有毒泉碑相傳有奇樹生于此色
曰白鱗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鴉鳥皆集樹下泉流
其旁人飲輒死今樹已伐行者猶相戒焉

定令 滇行紀程

十五

通行紀程續抄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續會

臨辭赴雲南按察司任由會同館起行十年正月朔
日次河南永城三日次南宿州憶辛卯年續會以
史官得請于朝馳驛省親道經於此遇鳴鑼者
十騎白刃相向急率廝養七人彎弓力敵遂殺賊
三人生擒其七縛至州守迄今二十年矣城東耆
老猶有侈談往事顧而問焉者追思曩昔翻為色
變

說鈴 通行紀程

十六

蕪湖北岫為蜈磯土人云老蛟蟠焉繁昌縣二十五
里曰蟠子磯磯上有城梵宮修竹鬱然秀麗相傳
明末時兵書阮大鍼屯兵拒左兵處也

從馬當山二十里過小孤山小孤矗立江心峰巒聳
秀石為江西之彭澤左為江南之宿松梵宮琳宇
長松古柏錯雜相間長江一奇景也

黃州起行不數里遙望對江赤壁即東坡賦云西望
夏口東望武昌者是也武昌今武昌縣非會城夏
口即今漢口也查楚乘所載赤壁鏖兵在黃州以

上距黃州四百里非黃州之赤壁一曰黃州乃赤
圻非赤壁未知孰是

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屋即京山之枝旛巖足洞空
天然海屋石浪波疊僧人支架度成佛殿尚有餘
巖覆殿之外西隅有樹一株大百圍生崖中色幹
與石無二而其枝葉盤引洞外還蔽殿宇可數畝
蔭所謂桃榔木也殿外東隅有娑羅樹一株亦大
百圍去娑羅二丈許又有榔樹一株大亦過等其
根幹輪囷離奇細葉卷翠不可名狀山下石碑刻

說鈴 通行紀程

十七

百丈泉三字書法甚穠壯旁款曰劉崑書而其泉
乃在山上

安陸州蓋明世宗潛邸至今王城故址猶在踐位後
陞承天府亦設興都留守司如鳳陽故事南城雉
堞樓閣一準江陵云按此郡故為郢中楚子自荆
遷郢乃僭王號其國始大傳稱漢陽諸姬楚實盡
之則渡漢都郢以後事也

漢江之西有莫愁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被
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夢草莫識其處

余過三尖山口百頃鋪崇岡陟降屢見虎夜望虎
眼甚綠一開一合閃閃如燈土人諺言虎謂之山
王

自荆門出南城有關一座曰虎牢關五里曰虎牙關
今廢十五里曰新市鋪關廟端然高峙旁有磨刀
石碑記俗謂青龍偃月刀者留廟後蓋先主借荆
州漢壽亭侯以前將軍鎮其地新市之野則建立
壁壘處也

自荆州至澧州分兩路凡乘傳至江陵者十月至三

說鈴 眞行紀程

十八

月從東路公安縣接應而通至澧州四月至九月
從西路松滋縣接應而通至澧州此湖南更定郵
制也時當夏秋之交由松滋行至蓮花蕩口泛小
漁舟打兩槳入蓮花灣盤繞數十折總不出兼葭
菱茨中舟人皆採菱以嬉久之方出湖方知此中
別有洞天

凡京師入滇者由河南南陽府出新野入楚境歷襄
陽荆州而至常德由秦晉山左入滇者亦取道南
陽至常由西蜀入滇者達路一出建昌衛一出蓮

義府若舟行則下夔門過江陵而至常由吳楚豫
章浙閩入滇者水路則溯長江渡洞庭而至常陸
路則取道漢口歷京山孝感安陸荆門而至常唯
百粵與滇黔接壤或由黔省安龍或由滇省廣南
俱可直達昆明由水路出洞庭者仍溯常而上蓋
常爲京省水陸必由之戶故宦游買客入滇黔者
多寓家于此云

由常德水路至鎮遠者於西門覓舟大者曰辰船容
二十餘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楸船容三四人

說鈴 眞行紀程

十九

可泝五谿直達潯水逆流牽挽層累而上計程僅
一千二百里然灘多石險一月方達且辰沅一路
不設遞運故乘傳之使從陸者居多焉

由桃源縣西行二十里即進山從此以往高高下下
一路皆山矣五里至白馬渡溯流沿山而行左瞰
空江右挾巖壑即道書所稱白馬浪光之天渡江
登嶺折下平田五里過桃川舖渡小溪折而南過
仙徑亭乃入桃源山之陽有洞曰桃花洞又曰
秦人洞攀磴而上至洞口石壁峭立縱廣丈餘洞

外有瀑布千尺掛絕壁而下雖大旱不絕瀉潭中行里許伏地不復見又北行三里與桃花溪合流出大江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循洞而下有石橋橫跨兩山俗謂之遇仙橋其初駕石縣成厄傾欲隨歷千百年不知所始近世重修竟失其舊橋畔多產方竹虎鬚蒲黃精等藥相傳洞門半闔半啟近代有中丞郭某者來游見一童子持香出迎即乘雲冉冉去郭嘆曰此仙境宜秘乃壘石爲之今洞門如故但有紅籠碧簾終古長封陟山半有桃

說鈴 眞行紀程

王

川宮萬壽觀卽邑人黃洞源修真處有弟子爲辰谿羅童童仙去洞源東游茅山復見童謂之曰吾將蹈東海矣次日亦羽化今觀前有摩頂松爲羅童冲舉之樹旁有煉丹臺臺下有滄鼎池皆其遺跡桃川後臨大江之濱曰桃花溪斷岨千尺靈風窅然爲漁郎鼓棹處稍上又有纜船舟卽出大江爲桃源後洞洞有門高不數尺踞沅江之湄今前後兩洞盡成孔道矣或云漁郎卽黃道真後道成入仙故此地名靈仙之府自陶彭澤桃源行後

唐王右丞劉賓客作桃源詩皆云雲中雞犬秘宇靈宅皆以秦人洞爲仙窟矣韓蘇又辨而非之耳目之外何所不有並存於人間可也

辰邑山溪最爲奇勝自船溪至邑四十里一望巖石林立態色之妙彷彿太湖靈壁車馬都從石罅間行或高如削壁或砌如欄堵或如馬馳虎踞或如祥鸞寄鬼或如樓閣或如烟雲種種眩惑居民皆藏石塢中短竹週遭時見烟升從風卷散似輞川圖中北垞意景至如辰溪城垣四圍俱石骨奇擎

說鈴 眞行紀程

王

謂之五城山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定黔中至此因山築城是也城南一帶則有石屋巉空臨江數仞與疾流奔響互爲吐吞尤出人耳目之外

明制萬厯中設偏沅衙門以撫苗半年駐沅州半年駐偏橋關爲黔楚重鎮近爲言路建議割湖南七府并榔靖二州設湖南巡撫駐長沙置藩臬而偏沅遂廢舊署之東舍有古柏纓絡垂絲翠色可挹數百年物也州治元妙觀中有唐明皇像治銅爲之相傳天寶中上方所頒也

倒馬坡之巔曰武勝關土名上馬營五里殺子舖十里西陽舖十里至黃絲舖設腰站此地俗近黃女德不戒而黃絲舖為尤斯夜郎之桑間濮上也貴州省城明初設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貴陽府環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咸聚從來談者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于黔中一綫設黔省總為通滇計然明時二百年中黔常多事不及滇雲之盛近則黔地漸安荒蕪漸闢矣

貴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張姓言宣慰司安氏向與

流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為界西屬宣慰東屬流官故府西一帶舊稱老苗城天啟中與守土臣不協乃招水西酋長安氏臣陷龍里攻省城自天啟二年一月初七日安氏至十月初一督師張鶴鳴援兵至乃解圍後安氏繼元始平定議于舊城外聯築一城謂之新城以護城外居民工竣于天啟四年周九里三分四條可望出獨出黔乃大築省城撤新城石為之新城乃毀廢

安順府元為智安州明為安順州今陞府城圍九里

關市官室皆宏敞壯麗人家以白石為墻壁石片為瓦佔人雲集遠勝貴陽昔嘗議立省會于此因秤土輕重不及貴陽故舍此從彼今移提督駐此以鎮盤江附郭有普定衛明初設普定軍民指揮使司以襟帶三州其權甚重故今黔民但言普定而不知安順威之所攝久矣

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鐵索橋今為入滇要路然順治庚子入滇之師從水

說鈴 滇行紀略

西紆道潛度初不由此橋道旁有石壁題曰在德然哉然哉

由普安向沿山麓行少頃即上雲南坡險仄迢遞將及顛名龍擺尾者險絕難行凡六十丈又最上為江滄口始陟頂此處斷崖成徑峻滑不可支足過一小庵又西上為避陰坡凡此三險總曰雲南坡又三十五里至大坡十里娥娜坡此二坡亦高而長又十里至亦資孔其鋪家之婦當墟招客其為桑間濮上猶黃絲舖也四十里上坡乃入滇境

上有石龍古寺今廢但存觀音院及關聖殿左右有兩坊一曰滇南勝境一曰彩徹雲衢

計江南鎮江府逆流而上歷全楚沅江至鎮遠水勢如建瓴則黔省已在最高處又從鎮遠至滇南所過萬山皆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坂十不及三及至平彝望貴州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峰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後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

說鈴 漢行紀程

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尚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東還紀程

分水岷

滇洱海葉榆水一名西洱河東畔有分水岷儼如斧劃漁人謂自岷下分水為兩界南為河北為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游至此則返魚族類頗多視他水所出更美冬鰱甲子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鰱魚至冬極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產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產細鱗魚皆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洱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海而漁人往往見

說鈴 東還紀程

二十五

之世傳海中獻寶內典云珊瑚撐月此世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革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歟

金蝦蟇

雲南永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從地底湧出東泉止闊七八尺長又餘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鑿龍頭泉從龍口噴出潮至則水湧過龍首溢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聖水三

朔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至者水中有金蝦蟆時時
出游過客見之以爲佳瑞寺對河有湯泉楊用修題
爲天下第一溫泉也

信天翁

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夕立水次俟魚
鷹所得偶墮者拾而食之蘇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
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六月廿四年節

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是晚婦女俱點粧燃

說金 東還記

三

炬照屋謂之照歲燈燭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
酒饌合家歡樂名爲過年

黔中溪洞

登鎮遠府東山歷中和洞青龍洞及樓閣諸名勝兩
大洞俱在山顛其曲穴交穿不減飛來峰中和又名
中元洞內祀大士山在城內下洞長流高架虹橋城
分兩岬離鎮遠三十餘里有華嚴洞天然石洞冰乳
倒垂曲折約深五六丈內有天生大士及羅漢獅象
形狀洞階道旁觀者燃薪而入離偏橋三十里有飛

雲巖巖臨道旁似洞非洞其石勢倒垂宛若萬竇

雲舒卷風前飛騰可愛巖前時怪石數峰峰頭架小
亭一二山下清流俯長橋橋邊卽月潭古剎也去清

平縣十里許有雲溪洞土人號大峰洞洞深濶約數

丈旁穿小穴甚多明朗可觀再委蛇而入深約八九

里燃薪秉燭方能入然亦止行里許其六七里卽一

派水雲洞天矣白水河在鎮寧城南懸崖飛瀑數十

仞雲霧參其下真大觀也再過雞弓背關索嶺山勢

說金 東還記

三

上下相逢周百餘里山頂有關索廟予前有關索嶺

考今碑碣尙存普安州鸚哥嘴石徑峻窄下臨深淵

再過軟橋峭高峻盤登約三十餘里有斷澗洞瀉

長流虹背踰其上又至狗腸坡半山盤折約二十里

餓鬼洞 惡灘

黔中灘洞險惡者極多而餓鬼洞灘水尤大險惡浪

與舟相觸滾滾直入艙中多方掩拒衣被鮮不淋漓

矣惡灘更惡之甚也灘長里許浪大而石險舟行少

不戒輒破碎淪溺

號石 蝎子花

黔山鏤有號石山谷多蝎子花

千卷書

由平溪行江右一帶石質如疊雪每石不下幾千層方如書帙高高下下狀若充棟沿江不一而足俗名其地曰千卷書

藏書室

辰溪縣左岸稍西有巨石外貌雄渾而虛其中曰鐘鼓洞洞中有藏書室相傳穆天子藏書處正統中樵

言金 東溪紀略

二十八

父入石室見書報縣令往取之書皆隨風飄滅無存邑中有大西山為穆天子藏書處而沅陵之小酉亦稱藏書處一曰小酉即大酉之後門然實無據

沉香船

楠木洞稍前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古人置船于百尺之上峭壁之中此意殊不可解以愚見測之前從軍西蜀時見攻洞者洞口在懸崖上廣而下削無策可登乃製小船繫以巨索從崖頂絕而下與洞相對乃破之此

地石崖構木比比而是若非當年建屋之船即後來破屋之船也今瀘邑亦有牀機礮礮孔中置一牀一機牀與機亦載人之具也請以質之識者

沉香棺

常德倒水巖仙蛻石石皆壁立水濱逶迤高巖上鑿石竇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竇中藏木樽五尊傳為沉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繩而上棺朽遺蛻尚存舟人戲以竿撿之雷輒怒擊亦未知何代所留羅從軍夔門時有風箱峽者數仞絕壁中疊置木匣如風

說鈴 東溪紀略

三十一

箱者甚多仰望色如朽木較棺形則小其景象頗相類也

武陵娘子 高唐神女

辰常之間人多尙鬼祭必巫覡如離騷所載九歌名號神神稱鬼不一而足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祀典所不載而廟貌翼然者比比而是如慈山廟祀越相而山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乃大夫之妻葬在府乘得非謂蘇臺歌舞沼吳有功當日黃金鑄像兼及若耶手度耶大抵千百年後傳信者少傳說者多

如巫山神女廟今古相傳盡以為襄王香艷事其始也本于高唐託賦後世文人墨客遂從而贈炙之憶昔分藩西蜀時親履其地于荒烟蔓草中得碑文一通所謂神女者乃大禹導江至此江流不行神女是所傳九授禹玉篆靈符及治水六臣江水乃流仿佛如桐柏山導淮鎮支祈故事明時有都御史某巡撫四川奏毀潘祠神女亦在毀中有川東道某者執典籍以爭之乃復立祠兵燹之後僅存基址然靈爽威嚴赫赫猶在詳載蜀遊筆記

說鈴東遊紀程

丹砂井

常德郡北百步有丹砂井其泉色赤武陵廖氏譜云廖平以丹砂二千斛置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延齡抱朴子曰余祖鴻臚令臨沅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後徙去子孫多夭他人居其故宅復奕世壽考由是疑其宅井水殊赤掘得所埋丹砂數十斛去其井數尺皆丹砂汁因泉入井又云此海嶠翁煉丹處有仙人黃泰常以丹砂置井中病者取水服之輒愈井旁舊有善書坊後人為府第

善卷山

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于此今孤峰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及楚望臨睥仰止三古亭旁有白龍井傳有白龍蟠伏于其內與山下澗水相通一名枉山其下為枉渚即楚詞所稱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為善卷先生釣灣其村亦曰善卷村山容聳秀曲渚依流令人有出塵之想沉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曠直趨洞庭矣

茉莉天人

說鈴東遊紀程

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傳稱宣鑑和尚德山叅證時夫人以磨磨麵供養大衆其說甚迂誕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查茉莉夫人無考或云卽諸天中有摩利天所稱鬼子母者或云張三丰集有茉莉元君疑卽夫人未知孰是

白泥窖 楠木神

洞庭湖白泥窖長十餘里湖水淺不及尺舟行須水尺五不得已蠶舟膠泥中螺蚌碎石與腥板相亂聲刺刺不休適以風猛甚瞬息而過舟人以為此乃龍

二
審非風不行數里之地水涸時人力推挽行一二日
者有之篙頭皆綴橫木形如卜字其銳者一人膠泥
不能復出過此卽入楠木窖洞庭夾未至夾數里四
天陰霾舟行黑風瀾浪中舟子驚相耳語剪牲從楮
色甚多遽初不解其故少頃見神木直逼舟旁不及
一丈而返遙望課船遇之船破賴賈筏得救舟子色
稍定乃曰此楠木神每遇暴風晝晦輒出游湖中神
首色沉綠如螺髻往來于神木窖之前後左右終古
如斯故稱神木云

說鈴 東瀛紀程

海水中高

數年前墮諸大夫之後議築海堤遂得觀于海海水
中高而四垂潮來時有黑氣如烟雲者與水相屬先
水而至乃憶摩詰潮來天地青一語非奇句乃真境
也然海水中高之故未得其理以爲視遠當如此耳
乃過洞庭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始悟地包于天則其
體圓則山河數澤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
者地勢如斯水者大地中之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
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濶

處觀其大勢耳或曰地體之圓因何而驗曰試觀各
省太陽出地時刻分秒遠近不同其理顯然先儒言
之詳矣

君山層樓

岳州太守包元辰曰康熙九年庚戌五月十八日洞
庭君山側見層氣有樓閣旗旗人物牛犢無二不佈
觀者傾國食頃者再乃散因著君山層樓行

鉄牛 鉄杓

岳州城門左側有鉄牛一蹲踞西望而張其口若有

說鈴 東瀛紀程

吞湖之意思亦五行剋制之理與滇省銅牛制水之
義同門外砂磧中置鉄杓五其一較小不知起于何
代俗稱鉄柳長八九尺廣五尺餘厚尺許度其輕重
每一杓不下萬觔形如义字其交叉處廣一尺中有
圓窠徑一尺每义平分四端端廣尺許其兩端復有
兩窠大如栝製度甚工其一小杓交叉處無大窠而
旁有小窠四竟不知何用強名之曰杓耳或以爲厭
勝辟蛟蜃之類庶乎近之不然得非繫舟之具古人
所以備風濤者耶

黃花地 悶頭花

由漢江陸路沿江東北行時值二月黃花爛漫千頃
一色上人謂之黃花地唯漢上有之他處所罕見也
渡瀘口瀝水冬溫至黃許鋪平岡嫩綠川原如繡陌
上遍生紫花白根至顯純花少葉色如江南諸葛菜
桔梗花妖冶悅目數百里內皆有之是人呼為悶頭
花近之輒頭悶不止相戒以為不可嚮邇吳人呼為
老鼠花花幹皆入藥春月採而藏之一物之微而美
處豈俗去取相懸竟至于此

說鈴 東瀛紀異

前川

由黃陂出大南門行距城百餘步為二程先生祠伊
川先生實生于此祠前濠水曰前川即傍花隨柳處
也祠內有聰明池蛙不鳴蚊不鼓旱不涸後掘土得
石龜一上有八卦或携之去遂不驗

柏子塔

麻城九龍山柏子塔唐德宗四年建塔九級覆以鉄
護錢旁一柏盤根而生每立秋日午塔無影

固始蜃氣

固始大山舖為吳豫分界即古寢邱也其山又名大
別山又名安陽山唐兵平蔡嘗屯其上上有白龍池
嘗有蜃氣成人馬樓閣狀禱雨輒應大山以東屬霍
邱矣

優曇花

安寧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六花碧葉
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
挿之終無萌蘖余采柔條數枝植小盎中未幾一株
忽茁數月枝葉宛然土人以為異自滇携歸登陟數

說鈴 東瀛紀異

注

千里歷冰雪餐風雨者五閱月竟無恙喜而記之
滇南在南交味谷之交唐虞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
徼外為西南靡莫之地戰國時莊蹻略地至滇池因
王其地號滇國秦通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
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乘所載詳哉言之矣
若夫英靈之氣散為百卉如滇茶之種七十有一扶
桑五色艷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過筆不勝
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
為靈鷲水為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

法大士化身靈跡詭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為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麓高六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曰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蕊如御穗俗以為仙人遺種余駐跡會城昆明距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逮大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伴置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為之惻然若無何閱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中土主廟內高一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

說鈴 東還紀程

三六

開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卜歲亦名沙羅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携念珠分其一予植之余恍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真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沒兵燹中廟亦新構非舊宇久之安寧州太守至盛稱州城之北有溫泉為海內第一隔嶂為曹溪寺寺中有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寧過泉西岍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曰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

花移離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寧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沙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二本不可復見安寧一株無異曾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值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枝幹合之載乘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離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子官州牧一塵不染我為士師終朝脫

說鈴 東還紀程

三七

粟其清虛沖澹之氣與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子姑為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植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檄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蘖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燦然一根五幹土人驚相誇詡以為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昇之以歸犯冰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枝幹消凋落乃易益而植之今年春軋茁怒生至夏五驟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霜雪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

東還紀釋續抄

未主沅州二里有仙人塘江左石壁森秀竹樹青蔥
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
識者

沅州西南五十里為龍標城即唐詩人王昌齡為尉
地也即入夜郎境蓋夜郎甚廣由沅至黔皆其地
也

由黔陽六十里至洪江乃鎮遠常德適中之地五方
雜處井陌成行買船至此辦買桅纜口糧俱為少

說鈴東還紀釋

三八

愁

過辰溪縣二十里浦市人烟稠密雞犬相聞榜人估
客俱停舟貿易舟人曰從此而下好山好水應接
不暇矣又十里白嵯稍下有石壁一帶峭立江右
其最高石鑄中多架木為屋參差點綴舟行仰望
縹緲若神仙之居不知其何從構屋又何從出人
相傳鼎革時人民避兵之地數里上下皆有之一
楠木洞頂山臨水攀援甚艱洞門有大石若屏障而
虛其左側以通出人相傳昔時避兵其中者

後失火自焚鮮有免者舟稍前見絕壁之上石縫
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洞
左有山形如卧馬首尾宛然昔時鄉人相驚謂馬
口食禾遂擊破其口今駁落過半矣

響水峴石壁連亘宛然城郭泉水出其下其橋洞皆
穴方圓平氣無一不與人工相肖壁間有鐫即構
木為房以補之明窓蓬戶危梁飛棟無異靈山貝
宇海上瓊樓停棹仰眺不覺徘徊久之

占稱五溪者皆隸辰境為辰陽曰西溪楠溪武溪

說鈴東還紀釋

三五

辰溪雄溪是也西溪在郡西北二十里小西山山
下石穴即小酉妙華洞穆天子藏異書處溪水出
焉合北江而入沅楠溪即明溪在郡西北一百里
武溪古作無溪在瀘溪縣西一百五十里辰溪考
縣志云辰溪源出龍門山歷獨母水北入辰水辰
水又經縣北合流縣前之沅水則辰溪與辰水早
從辰溪縣入沅矣又考沅陵縣志云辰水在沅陵
縣城東一里流入沅水豈辰水在沅陵不從下流
入沅復逆流一百四十里會辰溪之水然後入沅

即存之以備參考雄溪源出黎平至洪江入沅而辰志不載原委蓋五溪之水皆入沅江故楠溪之下十里曰會溪取五溪相會之義云

顧開雅云黔中郡五溪辰志關雄溪不叙今考靖之會同本黔中故地所屬洪江承黎平下流其為雄溪故在焉辰人以非其所轄輒之謬已

再考沅江一水為今真黔孔道常德舊志云源出牂牁辰志云源出楠州有議其未確者且不注經行會台之地則源委難稽近考常德新志云沅水出

說鈴東經紀

四

牂牁且蘭縣為旁溝水又東至鎮城縣為沅水漢城今黔陽縣以其支從黃平州其詳未詳出諸葛洞下鎮遠府為澗水又非始通舟流平溪與思州水合經洪江過沅州與黎平水合澗水過黔陽城下與紫水合又過江口與淑水合又過辰溪與錦水合江合其東至瀘溪及辰州與酉水合又東下壺頭經怡望過常德府城南東注龍陽與澧水合有漸水一名澹水出漢壽顧開雅曰考鍾沅以下澧沅二水桑欽氏言沅水

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溝水至鎮城為沅水而鄺道元又言無水出故道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瀘謂之無口無水即澗水無陽即鎮城桑欽始言牂牁析流言無而皆出于且蘭總一水也不猶澗源出主屋山伏色沈見名澗平或謂其文從黃平州者抑未矣

桃源後洞巨石蹲踞江岸洞門當其中壁扉宛然終古長扁稍前即桃花溪續船洲為漁郎鼓棹處繞行三里可至前洞按洲明記云林盡水源便得一

說鈴東經紀

四

山有小口無所謂前後洞也且後洞在大江之濱戰國時楚師入滇以來又為通衢與林盡水源之義不甚相似或好事者為之耳記又云既出處處誌之後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則不獨後洞之說杳然難稽即今所謂前洞也者亦未詳何代何人於漁郎迷路之後復表而出之遂致今古名實詩文益舛然其地山溪草木自非尋常境界故黃洞源瞿柏庭崔葵張虛白輩接踵而出又宋史載建炎初桃花洞大水浮出一石

其文曰無爲大道人知人情無爲窮冥神見人形
心盲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讀之高
古簡與必非西漢以下文字由此觀之避秦人也
近于仙矣

未至常德府十里青泥灣畔有英佑侯廟皆先年商
民建立以祀蕭公晏公二神皆江西臨江人生有
奇相歿後著靈江湖相傳蕭爲水府靈通英佑侯
晏爲平浪侯而華容邑乘又稱晏爲近代人有功
江淮間元時封都督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蕭

說鈴 東遷紀程

卷三

晏如黃河之祀金龍四大王一入蜀江則舟人輒
賽者又崇祀張樞侯矣

洞庭夾以東卽湖之中央沐日浴月吞江吐霧蓋合
九江之水統數千里溪洞諸流淮爲巨浸范記稱
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已得其梗概而孟襄陽之沅
虛混太清杜少陵之乾坤日夜浮二語可謂洗盡
塵滓形容入妙矣

九江者沅漸西淑辰沅澧資湘禹貢所謂九江孔殷
者是也夏秋水漲時方八九百里徑三百餘里自

牛皮灘至洞庭夾皆與湖水相連一望汪洋浩淼
無際冬春水涸乃識其洲其壑僅擇水淺處泊舟
非能藏舟于壑也

布袋口之名不知起於何時蓋洞庭一湖合九江五
湖之水奔趨于此稍下則三湘之水率西南一帶
文流匯爲東湖西向入口與九江水合流過州至
城陵磯入于泝江實有括囊之象其名俚其義確
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楚辭所謂湘君

說鈴 東遷紀程

卷三

湘夫人也宋元豐間祈禱輒應封其神爲淵德侯
韓退之亦曰黃陵廟以祀堯二女舜二妃始皇南
游至湘山遇風幾不得渡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
堯女舜妃始皇怒緒其山合此數端而論則洞庭
神似娥皇女英矣而虞初志載洞庭君少女初與
涇陽幼子爲妻繼嫁儒生柳毅則洞庭君者洞庭
神也而近世復有柳侯爲神之說今之司水部受
羊豕顏如渥赭以手加額而立者志乘祀典皆不
詳其原委王逸注九歌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乃二

地未悉何據并存之以備參考

新隄爲魚米積聚之地沿江廬舍綿亘十五里有小

江通沙湖上下洪湖及沔陽仙桃荊州安陸諸路

商旅雲集井陌成行余過時近元夜老穉少壯各

闌龍燈於江濟金鼓喧闐歌呼竟夜豐亨之象可

想見焉

漢口南數里漢陽府治東渡江卽武昌府治十里之

內置郡者二蓋上當漢黔秦蜀之衝下控左右兩

江之要故於此嚴鎖鑰焉

說鈴東經紀程

四

商城古高陽氏封子庭堅于此漢成帝綏和元年封

殷後孔伋爲紹嘉侯平帝時改爲宋公今郭西北

二里許有商王墓疑卽宋公墓至道中避帝諱改

殷爲商故曰商城楚相孫叔敖埋蛇之地也

周封周公子伯齡於蔣戰國屬楚莊王以其地封孫

叔敖之子僑是爲寢邱光武時改爲固始縣蔣與

寢邱卽其地也邑治雖彈丸然流寇播亂時獨免

屠戮故稱繁庶焉

淮水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川之東

信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淝水自東北

來入焉又東過懷遠由荆山塗山之中歷臨淮五

河盱眙而淮爲洪澤湖出清河口入河孟子曰排

淮泗而注之江與今之淮河迥異蓋舊淮故道傳

聞從盱眙出周家關過高梁湖寶應湖至清水潭

由芒稻河入江自宋元以來築高家堰導淮出清

河口故道久堙蓋欲借淮流以距黃河之水使遠

北畝而引淮水清流灌入南畝之天妃關則淮揚

運道濁河不得入永無積沙之虞且淮黃合流攝

說鈴東經紀程

星

沙而行入海之勢益迅則海口無淤滯之患今則

河水入淮淮水不得出天妃口內河水灌注清流

變成濁流而安東一帶又分其東注之勢至今五

險雲梯入海正道淤沙漸高宜乎衝潰屢告也

滇行紀程一卷續抄一卷東還紀程一卷續抄一卷

士英廉
購進本

國朝許纘曾撰纘曾字孝修號鶴沙華亭人順治己

丑進士官至雲南按察使滇行紀程其赴雲南時

所作東還紀程則自雲南歸途所作皆述所見山

川古蹟物產土風大抵志乘所有也

南征記程一卷

〔清〕黃叔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征紀程

一卷》提要

序

錫山王

既曾撰

嘗聞士人讀萬卷書方許行萬里路萬里行
役人多有之而歸之讀書之人何歟豈不以
歷中原蠻徼之廣陸行則識其崇山峻嶺之
脈絡行則悉其大川巨浸之源流匯會都
會郡邑則詳其歷代之建置沿革以至土田
貢賦之肥瘠盈縮生齒之耗盛習俗之淳漓
而凡古今人物遺風餘韻未歇者過其地則
有感慨憑弔歎歎向往之思此非胸中積有
卷軸上下古今之識不能景與情會濡毫吮
墨一一紀其所見聞也乃先生南征記程
一編自京師歷燕趙齊魯吳越以達閩海寒
暑風雨明晦况瘁三時如前所云者一一備
之於是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非虛語也且
輜軒之職專在一方而萬里之行達於中外

展卷讀之

聖朝聲教朔南暨宛見於筆墨間諮諏詢謀備
聖天子之顧問者所謂堦前即萬里也豈特登高
作賦誇大夫之才已哉

南征記程

二

南征記程

北平黃叔瓚玉圖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丁未

上遣御史巡察福建臺灣大學士會同都察院舉滿
御史殷達里莫爾洪漢御史柴謙及叔瓚四人
列名上請余奉

命視事同行滿御史吳君達禮不由開列也

二十五日赴南海子

陸辭恭請

聖訓民生吏治軍機番情無遠不燭

南征記程

十

天顏溫霽跪聆

俞旨甚詳亭午始出

二月二十一日丙子叩辭

慈闈已刻發京師同年繆湘芷沅須鳳苞淵呂澗

樵謙恒朱儀庭一鳳何澹菴世璠李敬齋同梓

王巖公承烈汪牧亭誠同署任衛阜奕豐前輩

戴鶴田芝張石擊國棟陳紫山書江燕齋芭饒

廣寧門外午後大風命姪訥登賢兒子守謙回

過盧溝河即桑乾源出山西馬邑縣自保安州

流運西山至府西南一名小黃河金明昌三年

建石橋未刻大長興店內兄劉體仁澄觀上人
大兄六弟姪元憐族次相聚甚驩二兄恐老
母念切策馬先歸

二十二日與體仁大兄元憐話別過良鄉午
過琉璃河金史謂之劉李河即古聖水由房山
流運縣界宿涿州入城晤家中丞文侯

二十三日晚宿白溝河宋遼分界地亦曰拒馬
河

二十四日風澄觀上人六弟赴真定過雄縣五
代雄州縣西有大雄山小雄山阮亭先生云即

南征紀程

二

公孫瓚易京漢末童謡云燕南垂趙北際中央
不合大如礪今稱趙北口以此此間九十九淀
易渚沱濡瀉諸水皆會於此燕趙巨浸也趙北
口飯後同吳書田表兄登文昌閣煙波極目遠
樹如畫宿任工縣漢元始二年使中郎將任立
繕城於此以防獫狁因名唐宋金元為莫州邑
令同門陳君餘芳來高陽韓儔初遣其子能承
候兩日矣浣初姊丈以武強張甥女病不果來
二十五日風過河間府漢武垣縣地今郡城亦
謂之瀛州城志云郡在滹沱高河之間故曰河

間郡守同年張藝儲使來致問

二十六日大風黃沙眯目咫尺不辨過獻縣近
古樂壽亭隋爲樂壽縣渡衡漳午過交河縣富
莊驛高河滹沱河二水合流故名交河卽外觀
音堂小憩因念甥女病危其鄉去此四十里遣
使往問宿阜城縣

二十七日晴次景州今州治卽漢薺縣晚宿劉
智入山東界吳侍御坐談良久一鼓後家人回
知甥女於二十一日已卒吾姊生一男二女所
存止此溫克異常兒廼天奪其算旅館孤鐘不

南征紀程

三

覺淚泫泫下也

二十八日大風過德州衛河自恩縣流運故城
縣界又東北流運州城西又北入景州次曲呂
店宿平原二十里鋪吳侍御邀同吳書田晚飯
二十九日陰次禹城十里鋪晚宿齊河晏城驛
三十日陰比日春風微和山翠欲滴桃殷柳碧
掩映道左征塵十丈中得此稍快人意過齊河
縣本禹城之齊河鎮金置縣次杜家廟於開山
廟小憩廻岡複道逶迤曲折經齒山驛松柏蔚
然宿張夏自杜家廟至此皆長清地長清春秋

時石竈邑也晚大風微雨

三月初一日丙戌早陰尋晴次墊臺武定進士
馮怡遇於旅次同憇孝子店中孝子名庭獻
母死廬墓三年負土成墳弟庭芳排擋家事克
成兄志因並稱孝子邑令旌其門晚宿泰安州
州牧古今譽來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三先
生讀書徂徠山下家孟督學山左時曾爲立祠
至今猶煥然嚴阿間也

初二日早發大風望岱宗憶庚寅辛卯同友人
兩登極巔今陳岫嵐尚留京邸李若華秉鐸錫

南征紀事

四

山張慶若徐整侯客遊宛陵而沈礪房吳振西
郁元調張孟符俱作古人追維舊雨散若晨星
勝遊不再爲之惘然過汶河午次崔家莊晚宿
新泰羊流店拜晉太傅羊叔子祠去邨七里
有羊續墓子姓零落久無人拜掃矣

初三日雨微雪次花園里人云國初崔尚書別
業故名尚書未詳名字壁間見汪蒼孚農部咏
驟車二絕內一聯千羣馬逸蕭關去一葉舟掀
巨浪中最爲新警晚宿蒙陰蒙山在縣東南四
十里山頂有白雲岩產雲茶色白味辛不堪啜

也

初四日晴午次梁莊晚宿青駝寺

初五日早發三十里始曙次驚莊過沂州秦琅
琊漢臨沂地晚渡沂河源出臨朐沂山流逕沂
水縣及蒙陰境南流入州界宿李家莊沂苦旱
二年望雨甚急井泉將涸自入山東境民間採
小楊葉杜花楸實草子充饑

初六日晴經郛城十里鋪邨內傾蓋亭明萬歷
間邑令顏若愚修過郛城縣古郛子國縣有郛
子廟問官石碣行三十里至曹邨重空和尚寺

南征紀事

五

中暫憇爲余言縣西北有于公臺疑即駟馬亭
也西曹邨實孝婦墓官爲春秋致祭前令魏敬
勝禁民耕採邨外桃花彌望皆是惜將殘矣晚
宿紅花埠

初七日晴出邨二里許入江南界次峒崕鎮林
木絕少極目蕭條堤上行數里至順河集走馬
過運河五里至宿遷縣古鍾吾子國晉宿豫唐
避代宗諱改曰宿遷訪同年徐壇長太史已赴
湖南表兄徐靜夫別駕於正月去世莫唁喪次
黃昏抵寓

初八日晴早發柳黃麥秀風景頓異次仰化集
邨外即桃源界循堤上下遠橋如戟晚宿衆興
集

初九日晴次魚溝屬清河午至王家營

初十日晴過黃河水勢安流與吳侍御並轡至
清江浦宋淮南轉運使喬惟岳開故沙河凡四
十里創二斗門蓄洩水利以避山陽灣清河口
風濤之患後淤塞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因其
舊渠開河名清江浦至板閘登舟晡暫泊淮安
西門府城東山陽濱即古邗溝也隋大業元年

南華紀事

本

以邗溝水運屬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
江渠廣四十步總漕施公世綸貽其先人襄壯
公靖海紀郡守程君懋來因以所乘馬寄焉邗
州牧白君映棠繼至聞邗抄京畿道已得替矣
晚泊二舖

十一日早霧午至寶應西門小泊運河自縣北
黃浦鎮至縣南界首驛凡八十里有東西堤西
堤濱汜光湖謂之舊堤東堤爲新堤明萬歷中
開越河所謂如濟河也漕河經此爲最險之區
夜次界首

十二日五鼓解纜已刻過高郵州宋州人秦觀
詩曰吾鄉如覆孟高據揚楚脊環以萬頃湖
天無四壁故高郵亦曰孟城三十里舖拜露筋
祠門外石碣露筋烈女死節故處明巡按御史
楊瞻叔立中爲

御額名媛芳躅米海岳碑原刻無存康熙元年濟南
杜漢重摹上石晚次召伯晉尚書僕射謝安鎮
廣陵歲苦水漲沒民田安築壞苦洩歲大熟民
呼爲召伯宛陵三兄命四姪德鑄來迎鎮江阻
風來役候數日矣

南華紀事

七

十三日晴過揚州兩淮運使何君順來糧艘舳
艦相屬無之人事紛糾平山瓊花諸勝不復一
遊正在解纜陳森玉先生來頭童齒豁鬢髥皓
然回憶童時西塾課讀轉瞬三十餘年流光迅
駛感慨係之同年唐次衣太史使來約晤舟行
迫不及待明早欲過江也晚泊三汊河瞻仰
行宮維時繡毳八仙紫玉蘭香氣拂拂若沾衣裾敬
讀

御製經筵講詩作鑑道君開艮岳長嘯燭帝溺瓊
花仰見

聖上無逸作所一遊一豫不忘戒警隨過高吳寺登寶塔義成上人前導登七級絕頂下望三以河極分明惜暝色蒼茫不能縱目

十四日晴辰刻過瓜洲一名瓜埠亦曰瓜洲步望北固山渡揚子江同吳侍御吳書田維舟登金山寺金山一名浮玉亦名伏牛山唐志伏牛山供銅器唐裴頭陀駐錫於此開山獲金數鎰因名金山塔軒西北有裴公洞金山遊紀梁天監四年敕即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不自唐始也康熙壬寅依山築城設師以守甲子

南都紀事

八

南巡駐蹕發帑萬金去城易青石欄

賜名江天寺

御書江天一覽四大字

宸翰光昭煥若日星寺外石碣宋蘇學士留玉帶處八大字有藏經閣左爲妙高臺臺之左爲留玉閣惜門爲防禦所局不得登覽躡石磴登慈壽塔凡七級銀山對峙焦山東望漢末焦先隱居於此下有壑銘水中石阜爲郭璞墓江山勝槩延目賞心幾忘跋涉之艱矣寺僧恒源約往涵玉樓慈雲閣諸勝吳侍御急欲登舟不遑徧觀也過鎮江孫

吳初都於此後遷秣陵置京口鎮劉宋南徐隋潤州宋開寶八年改曰鎮江許太守鉅丹徒令任作舟來煩爲吳豹文侍御致祭晚泊新豐十五日晴過丹陽縣本楚之雲陽秦曰曲阿五十里至呂城吳將呂蒙築遺址尚存晚次奔牛武進屬

十六日晴過常州晉毘陵郡隋置常州訪張郡守不遇午後阻風晚泊洛社

十七日午晴泊無錫西門外李廣文若華伍主簿吟岩吳明府粹躬來覓小舟同陳孝廉震先

南都紀事

九

吳書田至泰學士寄陽園遊慧山一名九龍山陸羽云山陽有九龍若龍偃卧然南北延袤數十里觀二泉源出慧山石穴陸羽品爲天下第一泉謁李忠定馬文忠高忠憲顧端文邵文莊祠登錫山望梁溪源亦出慧山梁大同中浚治之山頂龍光塔已損壞不可登矣拜于忠肅張睢陽廟歸舟午飯後家虞封乃翁益驥故人王傳巖子繼增來鄰太和太史華豫原孝廉繼至豫原贈所刻廣事類賦宋史詳節序太史貽舊臺灣令季麒光集雨竟夜

十八日五鼓冒雨入城至崇安寺恭祝

萬壽成禮而退順晤來謁諸公即時解纜食鯉魚櫻

桃四姪德鑄過於窰頭至山塘同吳侍御吳書

田黃海若四姪遊虎丘一名海觀劍池千人石

可中亭謁短簿祠申文定祠觀憨憨泉經韓公

塘塘即白公堤也聞徐盤過五人墓歸泊胥門

李藩司依齋魏觀察彥廷迎至楓橋未遇徐盤

侯家鶴九先候舟中

十九日晴入城晤李依齋過魏彥廷舟中趙仁

安侍御第成穆太學張雲煥來移舟盤門待吳

南律紀事

侍御不至先行阻風泊滅漬橋

二十日晴大風已刻發舟過寶帶橋當澹臺湖

麗山湖諸湖之口凡五十三洞唐王仲舒捐玉

帶築此盤侯言商工宋中丞令邑人徐永年重

修晚泊吳江唐曰松陵邑有松陵江分太湖之

流而東出者古名笠澤東門外長橋即垂虹橋

邑令同年葉道元來雨徹夜

二十一日丙午立夏午刻平望停舟送盤侯四

姪分道赴宛陵過金橋鋪入浙江界晚泊嘉興

泰由拳縣地五代秀州同書田泛南湖一名鶯

登煙雨樓同年學使馬觀我廣丈何雨峯來

二十二日陰聞范書山侍御尊人於正月初五

日去世煩何廣文爲致祭過三塢灣桑田沃若

載蠶小艇絡繹水次女紅方興絕不似茂苑女

子惟事治遊也維舟石門鎮

二十三日雨始聞雷過石門縣春秋吳璽石爲

門以拒越明爲崇德縣順治間改名石門書山

子紹滂冒雨來過望仙橋入湖州境夜次唐樓

二十四日陰過北新關望臨平阜亭諸山巡隴

傳侍御同蘇內翰備傘轎迎於新馬頭孫賀兩

南律紀事

織造來隨同吳侍御入城往謝燕晤屠中丞寓

十五魁巷

二十五日陰屠中丞來藩臬繼至飯後出湧金

門泛西湖大風湖上諸景瞻眺冥蒙不能悉辨

至孤山拜林處士墓觀放鶴亭經六一泉四賢

祠李郭侯白樂天陸宣公祠張文忠祠望南高

北高二峯至蘇堤堤西曰裏湖東曰外湖泊舟

第一橋遊曲院風荷拜岳鄂王墓經九里松至

上天竺翠岫環列水聲淙淙寺倚白雲峯去年

不戒於火時章和尚烹茗小憇歸路至飛來峯

冷泉亭靈隱寺薄暮抵寓名勝不復暢遊爲憾
范侍御子大中同年陳彙蘇同鄉陶大文子繼
潛三孝齋來

二十六日晴省會煩囂不耐久居亟遣買舟而
中丞暨馬觀察已爲代備矣飯後往晤兩司王
臬素臣向爲臺廈道話海外事甚悉并贈府志
及所繪臺灣鳳山諸羅三圖便道出城傳侍御
蘇內翰久候江干送別

二十七日晴過六和塔明萬歷時謝在杭過此
欲題詩壁上寺僧阻之越三年拜吳興司理僧

南在記程

主

逸去在杭復題壁云雙旌五馬遠江城驚起山
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楚邨早泊待吳侍御不至肩輿遊雲栖過七佛
勝地舊名棲真寺寺前紫竹叢生階砌闢栗盛
開每年八月十五夜植由三聚亭東北行竹樹蔽虧坐洗
心亭水聲潺湲穿林漱石清可鑒毛髮梁溪高
世泰題聯別無岐路出世外只此止壑非人間
迴龍亭蓮大師屬世泰所構也蓮池大師塢院
石碣董文敏書塢後文震孟題額彌陀應現
御碑亭石刻雲棲又松雲間額寺僧玉仙來迎指示

諸勝大師淨室前菩提一株種出西域

上命織造散各名刹菩提子一百三十粒令其栽植
惟此獨生今三年矣觀董華亭書大師畫像贊
筆法勁秀又陳眉公題書亦蒼古征途鹿鹿復
覩墨寶令人愛而忘返歸舟錢塘長戚徐元賓
祇候江干年垂七十雙目失明往返數十里話
談良久飯後別去吳侍御薄暮始來

二十八日晴江水滌洄諸山環翠晡泊富陽本
漢富春縣晉咸安四年以鄭太后諱春改曰富
陽富春江爲錢塘江上流縣令楊彬來

南在記程

主

二十九日午雷雨旋止晚泊桐廬無城郭依山
傍水望桐君山一名桐廬山縣以此名西征記
桐睦二江會合亭下有山巍然直壓其首如渴
鯨入水狀即桐君山也山下有合江亭邑令張
坦熊來說方干故居在縣西南夜雨
四月初一日乙卯陰午過富春山一名嚴陵瀨
拜先生祠左祀唐方玄英右祀宋謝臯羽明碑
碣甚多宋元以上則絕無矣稷下學士相傳一
絕一掛羊裘便有心虛名浪說到如今當時若
着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此亦祖唐人不釣

鱸魚只釣名意也明萬歷時御史韓介作羊裘
辨并改一絕羊裘試者本無心獨秉重瑩照古
今釣罷寥寥千載後一絲何處更追尋唐張繼
詩古來芳餌下誰是不吞釣先生之風遠矣正
不必辨也步客星聞天雨登釣臺不果臺下有
泉陸羽品爲第十九泉晚泊東館兩塔雙峙名
南高山北高山去嚴州郡城五里副將汪虎山
郡守吳昌祚邑令薛景珏來夜大風雨

初二日大風灘水怒流折溜盤渦聲動崖谷自
入江口層巒列嶽深坳淺凸連亘不絕至香頭

南華記

古

畢家灘天室野闊松杉楓柏遠披山麓胸襟頓
爲豁然過蘭溪縣蘭溪一自縣東北之衢港一
自縣西之婺港二水會於蘭陰山下類羅敷文
又名漱水夜泊羅埠

初三日阻風灘漫難行七都墟尤甚泊龍游縣
泰太末唐徽州改置龍工邑令謝汝梅來言邑
中徐姓最多皆祀徐偃王無專祠按韓昌黎撰
碑云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文縣龍
工有偃王遺廟元和九年徐放爲刺史因故爲
新大祠於廟今不知所在矣或曰縣城即姑蔑

城舊址方輿紀要言在縣北今府境

初四日晴晚泊衢州唐武德四年置以州西三
衢山而名郡守同年新培之來隨入城往昭

初五日晴易江山小舟里民多赴水溜立礁激
湍奔吼若怒雷疾雨之驟至過小溪灘林木蔚
映秀石基布泉流瀾瀾不知所自相賞有松石
間意晚泊江山唐須江也

初六日晴行二十里至清湖閭行者自此舍舟
而陸浙行者自此舍陸而舟矣比日灘多大石
或見或伏舟子牽挽甚難行也乘興登程盤紆

南華記

車

石徑綠樹陰濃稻塹風來征塵中又開一眼界
矣過江郎山一名須郎山有三峯皆聳秀俗呼
江郎三片石僧如瑯爲余言江郎重石廟宋政
和四年賜名靈澤靈順靈峽見壁間三山鄭方
坤題句依韻和之晚次峽口

初七日雨次保安橋過仙霞嶺大風周櫟園閭
小紀云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
二十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始募斲石路行者便
之宋馬子儼宿仙霞詩云月影自催人起早泉
聲不許客眠安摹寫真切凡踰嶺者必乘竹兜

按淮南王諫擊閭越書與轡而踰嶺則竹堧漢
已有之又南十里爲大竿嶺又二十里爲小竿
嶺駕閣凌虛登臨奇曠危崖仄徑步步皆險誠
天設雄關也宿廿八都夜大雷雨

初八日兩食廟灣度楓嶺即小竿南麓之異名
其實止一嶺也登寶華寺小樓山腰噴雪如同
飛瀑翠竹亭亭綠蔭山谷嶺下入福建界十五
里過梨嶺一名梨關俗呼五顯嶺始聞鷓鴣次
漁梁浦城舊志天下十大名山此居其一其水
南流爲建溪北流爲信溪里人堰水養魚故名

南征紀程

主

初九日陰過新嶺午次浦城縣梁江淹作令於
此縣西五里有夢筆山宋真文忠楊大年皆邑
人也西山精舍在西巖山沈學使涵具疏請額
御題力明正學諸生來迎內真鼎元叔元即奉祠生
假館諸生楊晉吉家即大年先生之裔也夜雨
吳珠川自杭來

初十日雨奉使後韓浣初姊丈每謂余浦城
灘險林立行者憚焉遂決意陸行三十里過西
陽嶺高不減仙霞而險熾過之次臨江十里過
大湖嶺寓石陂諸生趙雨民家出扇牋索書人

亦能文

十一日雨過塢嶺嶺下入甌寧縣界經漆嶺食
馬嵐墟晚宿營頭驛入清湖後雲山竹樹煙舍
稻畦無一不入園畝里民依山高下治田壅畝
錯落有如石磴昔人所謂磴田即此

十二日雨次七姑塘午後過拱辰橋建陽雙溪
源出縣西百里溪澗中流合考亭溪復分出爲
二支會於交溪明永樂中右支爲洪水所湮運
濯錦南橋一名朝覆屋七十三間濯錦北橋一名
童莊覆屋八十七間俱宋紹興時建今拱辰即

南征紀程

主

北橋也南橋毀於水火者數矣康熙丁亥邑令
柳正芳重修兩橋而南卒廢入城張令館於景
賢書院前令關孫謀己亥所建祀濂洛關閩諸
賢各舍分編字號以爲肄業之所今榱桷煥然
而生徒星散竟爲郵亭憩足之地諸賢位次與
守土者比肩而列曾未數年鞠爲茂草良可太
息林廣文日尋來貽建陽武夷二志言考亭書
院陳渚川中丞題請

御額大儒世澤文公墓在嘉禾里九峯山後塘蔡元
定結廬西山與紫陽所寓雲谷相對至今西南

崖上有宋理宗書西山二大字

十三日陰渡西溪次中橫塘甌寧界豐樂渡河過交溪嶺晚宿建寧府吳建安郡唐建州太守張梧岡前輩來表姪于鵬翼迎自永安雨七日今始見月

十四日微陰次太平驛房邨口渡河入南平縣界晚宿大橫驛

十五日晴過延平府五代鐔州宋南劍郡守張通沛來飯後易舟晚樟木阪野泊

十六日晴次水口即宋嵩溪驛也古田屬源口

南征記程

太

野泊

十七日微陰次竹崎過吳侍御寓中飯惠安甲戌進士黃彥標姪斌孝緒迎於舟次貽樸亭畫冊至洪山橋將軍督撫提督率閩屬文武官弁來寓西門內汪太學家表兄羅東麓來

十八日晴同門蔡梁邨太史來余出都時儀封張少司農貽所刻四子書廣近思錄續近思錄養正類編屬廣其傳余謝不敏擬約梁邨渡海主教今已就呂中丞聘主鰲峰講席不能偕行為之悵然

十九日晴謁書院學規整肅壁間皆先儒名言肄業諸生每黏一條系以姓名以時考稽梁邨貽書院條約鰲峯講義諸書并為余送行序閩縣諸生陳繩贈詩三章過鄂侍御寓齋始見蕉花殷紅照眼土民送新荔枝未熟

二十日晴午出南門會城各官送於中亭過南臺橋晚大雨次山角埕

二十一日陰早飯與羅表兄話別行十里渡烏龍江過枕峯嶺青鋪嶺晚次坊口始見鰲魚形狀怪異閩人取殼為杓唐皮日休以殼為樽澁

南征記程

尤

峰巒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不解其佳處

二十二日微陰行十五里過常思嶺嶺下入福清界過葉文忠公墓次太平塘晚宿漁溪北即漁溪橋上無覆屋自浦城至福州橋梁或五里或十里矗立水中翼翼楚楚憇足偃息可蔽風雨周櫟園每以兩隅覆木板為憾謂其俯欄有致遊目無餘良然

二十三日晴過蒜嶺仙嶺次江口東岳廟午後憇涵江魏壯烈祠神名昇仙遊人正德丁丑八月流賊寇安溪昇偕子瑞周井林德泰等守城

瑞周等以援兵未至死焉昇傷重猶死戰寇退
越九日卒鄉人立祠林貞肅公俊爲記顏曰壯
烈所書大能引賊所知勝敗公歿三日歸卧
龍潭而化晚宿興化府考院一路赤壤青松朱
屋鱗次而野望平闊較崎嶇鳥道有間矣

二十四日晴過瀨溪橋宋陳正獻公俊卿建過
梅嶺蔡忠惠公墓去楓亭二里間小紀云楓亭
宋狀元徐鐸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今尚
存樹下有公所鑿井上橫一石梁左汲水重右
汲水輕詢之於人竟無知者同年惠安令李長

南華記

主

庚迎於界上晚宿塗嶺同年莊承祚子弟家吳
祚子說來

二十五日陰食惠安察院惠安唐晉江縣地宋
太平興國六年析置午過萬安橋長三百六十
丈廣丈有五尺一名洛陽橋橋下洛陽江亦曰
洛陽港唐宣宗微時遊此謂山川勝槩有類洛
陽江因以名蔡侍御子姪來拜蔡忠惠公祠公
所書二碑無額無欄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
倭載右一碑去後人補之晚宿泉州試院大雨
泉州隋曰溫陵提督率所屬將弁并守令迎於

郊外

二十六日晴次古陵熊公廟公名尚初江西南
昌人明泉州知府正統十四年流賊鄧茂七犯
郡城公引兵力戰死之明紀事本末尚初逆戰
於五陵坡奉勅特祠郡中額曰衛民有司春秋
致祭萬歷庚申張瑞圖撰碑廟內木額載萬歷
丁巳何喬遠緣疏云父老告余古陵熊府公降
神告人曰閩郡無恙是我庇爾等爲我新廟題
緣之疏必求何喬遠爲之是一奇也飯後大風
過大盈嶺小盈嶺東嶺同安諸生楊懋功祖孫

南華記

主

來晚宿沙溪入興化後壟畔多插地瓜苗以佐
穀食瓜豆黍稷與與翼翼行役策蹇往來如織
宛似登萊道上

二十七日晴清風振衣爽氣若秋次劉武店過
浯通港闊三十里泛海自此始風順移時登岸
臺灣道府遣吏役俯伏道左赫聞使金門黃總
戎迎於鸞津書院寓廈門提督路公舍廈門一
名鸞嶼廣袤五十餘里明中左所國初僞鄭
竊據至康熙二年始入版圖
二十八日陰同安楊孝肅朝宗鳳陽同知王純

第貢生經來

二十九日晴赫闕使見招同年李五福子弟自漳州來

三十日晴齋戒沐浴同年宜黃令同安葉心朝來晚大雨

五月初一日雨祭媽祖宮羊豕之外例用麥麵為大龜以祀登海舟祭所祀神

初二日晴黃總戎見招同安孝廉偃師令洪心澄來

初三日晴過赫海閩署中見鐵樹生花累累直

南征紀程

圭

上與凡卉不同高可九寸許色如檀

初四日晴敬設香案北望叩祝太夫人誕辰

初五日晴

初六日晴原擬登舟阻風不果

初七日微陰午後大雨

初八日陰龍溪監生林塘秀才楊納陞來得三

月二十七日家信內子次女病

初九日夏至陰午後雨竟夜

初十日雨

十一日陰夜月

十二日晴

十三日晴飯後登舟闕使總戎及各官舟次握別哺泊浯嶼明初福建通置五水寨浯嶼居其一在太武山下實控泉州南境成化中移入廈門內港後倭據之以掠興泉瞻拜媽祖廟回即放舟大洋

十四日晴經東掖夜大風

十五日晴北風大作掀颿鼓浪不能坐立舟子恐難收棹迴泊大擔壠一名大岱計行程二更有餘

去澎湖三分之一禮天后宮宿海瑯上人精舍

南征紀程

圭

十六日晴西北風大作

十七日陰午後各舟移泊南山邊破窻風雨驟

至怒濤奔吼震若雷霆徹夜不息

十八日雨大風

十九日雨大風

二十日午後晴登舟從小擔放洋

二十一日晴

二十二日晴過黑水溝色如墨二名黑洋二鼓

時東南風大發驟雨疾至驚濤鼎沸

二十三日風行三日矣不見山嶼約過澎湖東

流漫瀾無可停泊轉棹放回晚值暴風怪雨舟中人瀕危幾無生氣矣

二十四日微陰早收磁_{土寺}頭山午過金門晚泊烈嶼

二十五日晴收泊大擔仍寓僧舍未刻大風

二十六日晴

二十七日晴早飯開船

二十八日晴

二十九日晚泊金雞澳東北望澎湖

六月初一日甲寅晴潮退由將軍澳經西吉出

南洋晚陰

書

洋晚陰

初二日晴午進鹿耳門沙線暗伏左右紫紆中

可行舟兩旁插標名曰盪纓兼有小舟前導進

口淺處易杉板哨船近岸乘牛車至海口已黃

昏矣總鎮道府文武員弁來迎館於鄉飲賓陳

安國家恭設香案望

闕謝

恩

男守謙校字

南征紀程一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璥撰叔璥號玉圃大興人康熙己丑進士

官至常鎮揚通道是編乃其爲監察御史時巡視

臺灣自京師至閩所記始於康熙後壬寅正月而

迄於是年六月分日紀載

鹿洲公案二卷

〔清〕藍鼎元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刻鹿洲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鹿洲公案

二卷》提要

序

鹿洲先生獨坐土室日
書著述余過之曰噫有此安
閒自得之一日乎鹿洲笑曰
吾所入者皆自得若安閒與
否則非吾所知也俄有民自
十里百里至者皆疑筐挈榼
悲歎太息言公為政似龍圖
而禍變出意外民等甚為不
服先生笑而謝之且搖手曰
後不可作斯語此非所以愛
我也惠來邑民王希伍年八

中央民族
大學圖書館
藏

千餘矣扶杖行二百里攜米
五升雞子十數枚餽先生而
泣焉曰天乎天乎不圖包公
一至於此余於是嘆先生異
政感及隣封去官之後乃見
輿情不獨潮普兩邑之民為
然矣先生聽訟如神果有包
孝肅遺風每當疑獄難明虛
公靜鞠似別有鈎致之術雖
狡黠訟師積年老賊詞說不
能難夾責不能服者一見先
生即鬼詐不知何往不待刑

而畢輸其情余每怪世人讞
訟全以刑法推敲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萬一有差九原怨
痛寧有極乎先生聽斷惟恐
小民不得盡其詞怡色和聲
從容辯折俟其無所逃遁而
後定其是非是以刑者不冤
死者無恨民不能欺而亦自
不敢欺此吾夫子所謂大畏
民志者也使天下司刑之官
皆如先生之公明詳慎字內
豈有冤民哉先生追思往事

擇其案情稍異者筆之成書
為公案偶紀二卷夫世所傳
龍圖公案吾不知其真贋何
如覺中間鬼事太多不足為
訓且亦有非孝肅公寔蹟者
以鹿洲公案視之似更質而

序

四

加之以文卓乎可傳也人
皆以公忠受禍為先生扼腕
余獨以此為先生賀則搢心
可以對

君父制行可以對庶民求仁
得仁夫復何歎况孟夫子有

生於憂患之說乎先生自服
官以來惟在普得寢食耳亦
兩月而普邑大治當道以先
生為才俾兼潮篆奉檄日自
普啓行入潮境沿途相驗命
案者三宗而後至潮邑又當

序

五

上年歉收之後五營軍士乏
糧半載盜賊遍野行人持梃
結隊尚岌岌未必保全豪強
奸宄暴寡凌弱竊人之妻鬻
人之子爭山霸海奪田侵宅
日告愬者一二千人先生極

力整頓籌兵食靖萑苻治豪
猾獄訟隨到隨決黎明視事
漏下二三鼓而後退食又詞
狀簿書不肯假手他人雞六
鳴而後就寢東方微白復起
視事如是者一載有餘無一

序

六

日一時之間斷地方寧靜治
績甫成又有戰船砲臺城垣
營房西穀之大累心血俱竭
尚朔望偕諸生講學談道使
之共興於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風講畢

課文躬為評隲親友咸勸節
勞曰功名與身命孰重先生
曰吾一日不如此便覺此心
不可以對

君非為名也吾一介草茅受
恩深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序

七

余乃知先生之遭阨正造物
所以厚先生而延之命也從
茲得遂志林泉等身著述自
足千秋即使重出勤勞亦多
此一番休養閱歷人情變態
宦海風波未必非憂戚玉成

之一助余所以為先生賀亦
信先生能自樂其樂也潮邑
已臻大治夜戶弗扃民有仁
讓之俗讀鹿洲公案者當知
先生一片苦心不徒以創見
而誇美之也是為序雍正己

序

入

酉春日衡山年全學愚弟曠
敏本拜手題



鹿洲公案目錄

潮普邑令藍鼎元著

偶紀上

五營兵食

三究盜屍

邪教惑民

幽魂對質

鹿洲公案目錄

一

葫蘆地

沒字詞

龍湫埔奇貨

死丐得妻子

賊輕再醮人

閩廣洋盜

兄弟訟田

卓洲溪

改甲冊

偶紀下

雲落店私刑

三山王多口

西穀船戶

忍心長舌

仙村樓

尺五棍

林軍師

山門城

鹿洲公案卷上

二

猪血有靈

古樞作孽

屨樓可畏

鹿洲公案卷上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宣逸夫校

五營兵食

潮陽一縣歲徵民米軍屯一萬一千餘石配給海門達濠潮陽惠來潮州城守五營兵食無有存者徵收不前則庚癸將呼非細故也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載

鹿洲公案卷上

十

荒歉之餘米價騰貴潮令魏君發支兵米至五月之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繼六七兩月將離任又不繼八月解組大埔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于官五營軍士半載乏食懸釜嗷嗷民閒岌焉時鎮潮大帥尚公約兵有法紀律嚴明潮陽海門諸守將皆能得士心是以諸軍雖極苦而無敢越念大吏以余承乏代庖茲邑冬十月十八日抵任廩無粒米倉無遺穀軍士多鳩形鵠面有不能終日之勢適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兵餉余曰噫美矣但募舟轉運

上水下灘。往返須二十日。恐兵丁不能久待。且夫船運費將何所資。轉盼數月。又有運還程鎮補倉之費。可遂云長策乎。查是歲早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設法催征。未必不較便捷也。吏皆曰難。甚潮人素有健通之癖。鄉間居民有糧者。少連阡陌。皆郭內世家大族之田。閩邑鄉紳舉貢文武生員不下七八百人。捐納監生一千三四百人。院司道府書吏。輶役勢豪大棍。不知幾千百人。皆威權烜赫。如虎如狼。持檄催糧之差。孰有過其宅而問者。見之惴惴莫敢仰視。稍

廣州公案卷一

二

有片言獲戾。則縛入其家。禁閉楚撻。否則追至縣堂。叢毆公庭之上。由來久矣。而畝差亦遂與和同舞弊。有錢縱釋。毫不以催征爲意。每逢比較。拘亡戶餓殍一二人。代責抵塞。無有確實糧戶。得以見官。且比較輕。答百不當一。稍示之以嚴刑。則有前任魏使君故事。各役哄堂一聲潰。然走散登東山。劉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返。誅之不可勝誅。使君無如之何。則必款紳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勸慰然後下山。供役如常。自此奄奄不能復振。百事皆掣肘不可爲矣。余曰不然。

紳衿獨不畏詳革乎。上司吏役不畏上司懲治乎。勢豪大棍。吾自有三尺此無難也。衙役散堂登山。則係不軌亂民。吾能禽而盡殺之。僉曰紳衿憲役。非止百十抗糧。可以詳革。必人人而盡申之。安所得許多楮墨。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我自有良法處置。非汝等所知也。乃下令閩邑人民。曰潮陽之在嶺東。固巍然大縣也。沃野平田。二百餘里。素號產米之區。人物蔚興。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士大夫明禮義而重廉恥。古以海濱鄒魯。目之。邇年以

廣州公案卷一

三

來西成歉薄。急公者鮮。兵糈貽悞。亦出于無如何。今冬稔有秋。閭閻不苦乏食。此亦急公奉上爲長吏分憂之日也。五營軍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糧。汝等同鄉共井。非親即故。寧不相知相恤。況設兵衛民。輸賦養兵。古今通義。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視其枵腹顛連。而不一惻然動心歟。茲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潮餉。夫鎮平小邑也。程鄉中邑也。小邑人民尚能急公完糧。以贏餘米粟養活鄰縣。汝以潮陽大邦而乞食於小邑。不亦可恥甚。

乎。況鎮程之粟。雖來汝士民糧米終須完納何苦自
居頑戶抗欠之名使堂堂大縣黯然無色其羞其否
願汝等一深思之也。本縣代庖伊始專職催科以濟
兵食查向來糧米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
今本縣特從寬減凡納本年糧米一斗收耗羨五合
每石耗米五升納舊年米一斗收耗羨三合每石耗
米三升祇僅取足供糧道養廉奏銷之費本縣毫不
濡染焉汝等當曲體減耗為民之心將應納新舊糧
米爭先納完使十日之內得以發給兵精後此源源

鹿洲公案卷十一

由

接濟五營皆慶飽騰之樂本縣實受汝士民賜矣倘
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納則本縣減耗無益自
當照舊加一征收惟有嚴刑峻法以與汝頑民為難
汝等自度能抗本縣能抗朝廷之法乎緝紳於監
為民之望通糧功令更加嚴切至于勢豪土棍上司
衙役尤不足道本縣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倔強之性
自昔已然況今為朝廷法吏不能搏擊姦豪伸三
尺之典章無是理也紳則詳參士則申禱奸棍蠹役
幽囚杖斃而其名下應完糧米即至家破身亡亦終

不免于輸納彼時雖欲悔之其何及矣。本縣諺叨民
牧有風俗人心之責所最與士民痛癢相關休戚相
共欲代謀安居樂業遂生復性之計不知凡幾此區
區急公完糧分內當為之事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
豈皆木石心胃不肯稍聽本縣一言耶試於清夜平
旦反覆靜思必有以慰本縣之望本縣將憑軾而觀
之是時十三都士民以此舉為異事歡欣趨納者甚
衆而一二頑梗矜監且笑其愚余密遣差役捕致之
每日必有一二登堂者計新舊積欠累累總列一單

鹿洲公案卷十一

五

問之曰若肯完乎多浮詞支飾余曰噫汝真不可化
之士矣今欲詳革汝貢監則功名可惜吾不忍也請
暫入獄中少坐不論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糧米全
完即出汝矣而畝差復漸有弊不肯攝矜監到官余
思潮人好訟每三日一放告收詞狀一二千楮即當
極少之日亦一千二百楮以上於當堂點唱之時
見係貢監諸生必呼而問之曰若完糧否召戶房吏
書賁比簿堆積案頭立查完通完則獎以數語揖之
退通則開列欠單置之獄俟完乃出由是輸納者益

多而詞訟亦稍減其半計開徵甫十日積米盈倉遂
給發五六月兵食先潮陽一營次海門次達濠次潮
州城守營又次惠來營輪流一週復給七八月兵食
果爾源源接濟前者方去後者復來九月十月十一
十二等月皆支領足數至臘月二十八日而告厥成
功不復有懸欠升斗矣五營軍士騰歡感激不可名
狀潮陽營遊府劉公海門營參府許公皆曰我等平
心自揣苟得支給一半或止少兩月則已喜出望外
不圖徵發之神之至於斯也自是新歲兵食按月支

鹿洲公案卷上

六

給終余署任無有遲者方立法嚴比之初諸畧差弊
實驟塞頗有愠言復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責糧完即
釋安業又逋賦止問本人雖父兄弟已分析異居
不許波累畧差平日枝蔓牽連妄拘索詐之術至是
俱無所施其巧而笞杖刑法與凡民一例不得獨輕
久欲行歷任時挾制哄堂故智而余屹不為動也忽
一日完糧甚稀余正在待給兵食甚切恐催征不前
有辜軍士之望重杖嚴比時更漏初下猝聞亭外人
衆中哄然一聲差役擁擠向東角門走出書吏稟請

退堂曰畧差散矣余曰欲上東山耶吏曰大抵然耳
余曰恐城門已閉不得出待我遣人赴營中請啓鑰
大開城門縱之去衆差聞余語怪異皆跣立聳聽其
去者亦稍稍潛集三班頭役二十餘人跪下稟曰我
等願往擒之余曰勿擒也人衆至二三百汝等數人
何能為且衆差此行乃我明日立功之會何攔阻哉
昇平世界而差役敢于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
縣令催科嚴也兵食孔亟催科不嚴則縣令有罪既
已嚴矣則無罪而有功是衆差之叛非叛縣令叛

鹿洲公案卷上

七

朝廷也既為朝廷之叛民則縣令明日耀武揚威
率營兵民壯搗東山一鼓勦禽之定亂之勳與軍功
一體議叙其有逃匿在家必按籍搜捕窮治親鄰不
盡獲正法不止所慮崑岡炎火玉石無分不以此時
查點清白恐守法不散之差亦與叛人同罪枉累非
辜情所不忍汝等高聲傳令堂下差役願走者速走
不走者靜聽點名吏白作何點法余曰仍照糧簿喚
比不到者記名便可知是誰為叛矣各畧各甲以次
唱名完多者記賞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雞鳴而畢無

敢有一名不到者。余笑曰：汝等皆在誰爲上？東山耶？我昔在軍中，視三十萬賊如草芥。況東山一卷石直用，韓尖踢平耳。暮夜不知尋死者爲誰？我亦不記前過汝等。自今以後，各深自愧，勉爲守法奉公焉。可也。由是諸役皆股栗，紳士豪強輸將恐後。是以兩月之閒，能辦五營半載以上之兵食，而鎮平程鄉三千穀省往來轉運之勞費，人心既定，頑梗既馴，役膳既破從此催科不復費力也。

五營軍士半載乏食，乃十分急迫之時，勢豪大猾

鹿洲公案卷上

八

百千梗法，乃萬難措手之地。民刁役恣，真是無可奈何。非有絕大本事，未易言濟。斯急迫也，數行令下，民心鼓舞，減耗羨，戢豪強，治衙役，開誠布公，自然輸將恐後。十日而見效，兩月而成功，豈倖致哉？處置嚴堂一節，鎮靜從容，尤爲非常手段。所謂不動聲色而措泰山者，歟？令君在都門時，宰相卿貳以爲天下奇才，於此可見一斑。

三穴盜屍

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余赴普寧尹初學政也。甫月餘，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殺弟命來告。云從弟阿雄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爲妾，天萬嫡妻許氏妬，以藥鴆阿雄，致斃。十指勾曲，齒唇皆青，併具有誣告反坐甘結蓋情詞，似乎可信也。詰朝詣驗，空墳無屍。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萬懼傷移滅，天萬舉家相顧駭愕，不能出一語。余澄心靜氣，鞠知阿雄病痢兩月，併喚當日醫家問訊，灼無可疑。熟視許氏腹大如牛，三四人

鹿洲公案卷上

九

扶掖踣踞，則九年蠱病含悲懷惋，亦非復妬悍鴆毒人也。遍問犯証十餘人，再四窮詰，皆莫知屍在何處。度爲王士毅所偷，因呼屍母林氏問：阿雄夭殤之日，士毅來否？曰：邀之不來。復問次日來否？曰：來不入我家。過其表姊宅，卽去矣。問姊有夫男與否？曰：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六。卽喚阿喜來，問廿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曰：遇諸塗，未入我室。問何所言？曰：言阿雄死，今埋否？我對曰：埋。士毅問埋在哪處？我對曰：後邊嶺卽去矣。余拍案厲聲曰：偷屍者王士毅也。夾訊之。

累服洪稱係僮乞人乘夜竊發其塚持之去再詰其移匿何處及指使訟師姓名皆支吾不以實告恐有從旁窺伺者遂將王士毅決杖三十聲言旋邑枷示其陳天萬一家及鄉里牽連人等縣行釋去當塲觀者數千人咸以爲果完結也水清霧散却切不完結妙惟呼震天羅拜匝地旋與不半里密呼壯役林才語之曰汝去衣帽先驅入邑城疾趨東門旅店問潮客王士毅投宿幾日寓何房舍舍中有一人縛以來果擒獲訟師王爵亭舉動從容若爲弗知也者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士毅

鹿洲公案卷上

十

亦不之顧詞氣斬截幾於無閒可乘度代書認保之處士毅不能獨行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俱稱此人同來則有之爵亭尚不承招給紙筆令書供詞則字蹟與原狀若合符節因投三木真情畢吐供稱係老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偷屍越邑移埋泔水都烏石寨外其埋處當問偉度卽士毅亦不能知也因復遣役星飛訪緝弋獲陳偉度前來則老奸巨猾較爵亭深沈十倍至則切切鳴冤言陳天萬乃我服弟此二人全無良心欲以假命陷弟于死幸遇青天燭奸如

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其兄非公龍圖再世我兄弟死不瞑目矣余心然其說有矜釋之意見雙眸閃鑠似非善類偶試之曰好訟師也汝所言有情有理娓娓動聽若遇他人百千亦釋今不幸遇我而汝又知爲龍圖再世則不必復來相欺逐一首實當從原諒偉度愕然無以應王爵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烏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援揚令公盜骨故事教我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則隔屬不愁敗露三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兄妻妾鄉

鹿洲公案卷上

十一

保里鄰皆當以次受刑夾糝糜爛四則屍骸不出問官亦無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後開門納賂聽其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屍終久不出我等亦無後患追偷屍更埋之後三人懽欣痛飲共稱奇計謂神不知鬼不覺雖包龍圖復生不能審出情僞今日之事尚有何言說哉既遇龍圖奈何猶不實供獨使我二人受罪也偉度尚嘵嘵不服余復試之曰汝雖無同謀却踪跡不謹王爵亭王士毅既爲汝弟仇人汝奈

何在東門旅店與之共坐飲食偉度出不意遽答曰
偶然耳余曰一飯偶然連日共飯亦偶然乎偉度曰
普邑無多飯店不得不爾余曰汝等連日旅店商量
吾已知之若果仇人相遇安有許多言說偉度漫供
因爵亭等誣害吾弟我故以好言勸之耳余復試之
曰汝夜閒與之同宿何也偉度曰無之因復密訊王
爵亭窮詰其夜間止宿之處房室被帳器皿位置情
形則又在城中林泰家先後呼到林泰父子隔別研
訊則偉度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絲毫不差其為同
謀主使無疑爰行夾訊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
價有睚眦之仇藉此播害洩忿是實其阿雄屍埋在
烏石寨外下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樹半截為記隨
將偉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關知
潮陽令一面移檄塘邊汛弁以兵同往如言掘地四
尺起出蒲席包則阿雄屍在焉昇回普邑俾林氏陳
天萬認明非偽令件作檢驗渾身上下俱無他故王
士毅低首無言陳天萬見偉度而泣曰吾兄何為至
於此吾與兄一本之親無大仇怨即曩因祖業微嫌

兄言欲害我破家蕩產不得一鋤存活吾以兄為
戲耳不意兄果有此事非兄今日自言吾亦不知禍
從何起也今者吾事已白兄自苦奈何偉度嘆曰我
之悞也不必言矣或勸余將此案通詳則官聲大震
余曰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吾泣茲月餘地方未有
起色三宄之罪固不容誅通詳解省牽累多人吾不
忍沽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將王士毅王
爵亭陳偉度各子滿杖製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
民傳擎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眾普人快之
爵亭謀淺偉度計深盜骨之策原自不差當具結
哀鳴屍塲喋喋若將天萬舉家刑夾不得謂官之
枉也即使日久昭雪而目前之苦楚已不堪問矣
於此見邑令之不易為

邪教惑民

潮俗尚鬼好言神言佛士大夫以大顛為祖師而世家閨閣結羣入廟燒香拜佛不絕于途於是邪誕妖妄之說競起而所謂後天教者行焉後天一教不知其所自來始於詹與參周阿五自言得白鬚仙公之傳經前任王令訪拿挈家逃匿後復還故土亦稱白蓮亦稱白楊教主大抵係白蓮教是實而變幻其名爾妙貴仙姑即詹與參妻林氏也詭言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為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輔之自號筆

鹿洲公案卷上

古

峯仙公相與書符呪水為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會其夫潮人篤信其術舉國若狂男女數百輩皆拜以為師澄海揭陽海陽惠來海豐之人無不自遠跋涉舉贊奉束牲酒香花叩其門稱弟子者如市丁未仲冬十日常余自郡旋署始知之則已建廣廈於邑之北關大開教堂會眾數百名梨園子弟鼓歌宴慶兩日矣急遣吏捕之則隸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陰兵攝已而勢豪宜屬又從而左袒庇護乘風兔脫竟不能勾獲一人余乃親造其居排其閹擒妙貴仙姑窮

究黨與則卧房之中重重閉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瓏白晝持火炬以入人對面相撞遇側身一轉則不知其所之竄藏奸之數也余不敢憚煩直窮底裏於仙姑卧榻之上暗闔幽密之中擒獲姚阿三楊光勤彭士章等十餘人復於仙公卧房樓上搜出娥女娘娘木印妖經悶香髮髻衣飾等物尚不知其何為者余追捕仙公益力勢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訊庭鞫之下神奇百出其實無他技能惟恃悶香衣飾迷人耳目而已蓋愚夫愚婦聞神仙之名先已惶悚懾

鹿洲公案卷上

士

服又見妙貴女流無所顧畏而阿秋髮髻脂粉未裙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狐媚遂以為真娥女娘娘不復疑其為男子也迨入卧房登窺閣拜彌勒佛誦寶花經呪燃起悶香則在座者皆昏迷睡倒恣所欲為其悶香亦名迷魂香聞之則困倦欲卧有頃書符飲以冷水則迷者復醒所謂求嗣見夫皆得之夢魂惝怳之際按其滔天孽惡雖懸首藁街猶不足以洗山川之恨因念歲歉之後鄉民以解累為憂且黨與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牽連無已余體恤民情為

息事寧人之計凡所供板中華姓名一盡燒滅免究
 將林妙貴胡阿秋滿杖大枷出之大門之外聽萬民
 嚼齒唾罵裂膚碎首並歸仙籍其縱妻淫孽之詹與
 參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徒分別枷杖創懲餘黨一
 槩不問使皆革面為人焉足矣籍其屋於官毀奸竇
 更門牆為棉陽書院崇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洗穢濁
 而清明余亦於朔望暇日與閭邑人士講學會文其
 際出文會張陂租穀百餘石為春秋丁祭師生膏火
 之資正學盛異端息人心風俗蒸然一變鎮帥尚公

仙姑之除大夢初醒一時謳頌之聲徧徹重洋而
 邑令軫念民風憂悶累日不忍玷他人名節以廣
 一已聲譽令君不言功誰為令君代言者君子哉

幽魂對質

延長埔上塘子等鄉共築陂障水輪流以灌溉其田
 八九月之閒旱江羅兩家恃強眾素規約不顧朔日
 為楊家水期恣意桔槔奄所有而踞之楊仙友不服
 操刀向阻弟兄楊文煥楊世香隨之羅明珠奔回告
 其鄉老江立清號名鄉眾江子千江宗桂羅達士羅
 俊之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江阿尾江獻瑞等四五
 十人荷戈制挺環而攻之楊學文見父叔在圍困之
 中亦招呼三十餘人與之格鬪眾寡不敵仙友殲焉

文煥等紛紛逃竄世香受重傷不能自脫被擒入寨
 內誇示豪雄實以醫藥調劑恐其死也是時署潮令
 者為大埔尹白公驗傷通報未訊而歿冬十月十有
 八日余攝篆視事庭鞠再三莫肯居兇手者詞證江
 拱山謝文卿以格鬪人多刀挺交下實不知為誰詢
 之未死之楊世香亦僅知傷已者為羅俊之江阿尾
 江獻瑞而致斃楊仙友之元兇亦不能知其為誰也
 將江羅兩姓人犯隔別細詢撫之以寬飭之以情示
 之以威加之以三木鉤距畢施刑法用盡總以不知

二字抵塞無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余於是亦無
可如何也居數日陰晦凄風慘淡漏下人寂余張燈
坐琴堂呼兩造齊集謂之曰殺人償命古今不易汝
等清夜自思設汝被人殺死而人不償汝命汝為冤
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微幸不肯招承者以無人
指質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約于今夜二更提出楊仙
友鬼魂與汝質對汝等雖有百喙亦難以掩飾矣命
隸役分攝諸人隨詣城隍廟鳴鐘鼓焚香再拜起坐
堂皇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審憑空略問數語謂

鹿洲公案卷一

七

階下諸人曰楊仙友在此欲與汝等對質汝等舉頭
觀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紅衣者是已衆人或昂首而
觀或以目竊睨惟羅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頭
不視若為弗聞也者余即呼羅明珠至正言曰仙友
在此欲汝還其一命汝尚何推諉哉明珠駭顙良久
不能答余曰汝平日利口狡賴今仙友冤魂在茲汝
則不敢置喙其為汝殺死無疑若不實言當刑訊明
珠服曰吾挺擊其顙傷在偏左仙友之死由鋒刃乃
江子千與吾無涉也繼呼江子千至問之子千不承

余曰汝自與楊仙友辯論子千熟視不語余曰汝不
見冤魂乎魂言羅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顙之左汝持
長刀刺其胸膛僵于地汝拔刃血隨之湧出當日情
形如此汝尚何容辯哉子千曰是也余曰仙友之死
由汝二人魂所言無枉乎曰無枉矣余曰當日號召
多人指麾令殺者為誰曰江立清也遣役將子千明
珠入廟中暗處呼江拱山謂之曰楊仙友怪汝汝明
知殺彼之仇不以實告欲沈其冤今與汝為難汝受
賄幾何即以汝償其命矣拱山叩頭曰殺人者江子

鹿洲公案卷一

九

千羅明珠主令者江立清奈何以無干之人償其命
乎繼呼江宗桂羅達士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細加
詢問皆如拱山等所言江立清恃其老也刑法不能
加鬼神不能嚇堅諉不知詰問良久終不承余見其
病甚度不久奄人世乃謂曰衆證明確即同獄成仙
友言禍由立清終不肯使活將奪其魄于道即將江
子千江立清諸人按律定擬解赴大吏甫三日而立
清卒潮人遂以為真有鬼神也

疑獄難決之處不得不用權術試思此案若非冤

魂對質何能使兇手伏辜即將數十人盡加刑夾
愈夾愈不得情如何定讞妙在晦夕淒風乃冤鬼
出來之時城隍攝鬼又是衆人所信許多排場森
森凜凜令人毛髮悚豎而神機妙用全在舉頭一
觀蓋罪人心虛自然與衆不同也此竅既得便可
迎刃而解曲折詳慎無枉無縱令君直是包閻羅

葫蘆地

潮俗多無賴以攘奪穿窬爲常經使之閒居寂處則
不能以終日余初蒞普時民之攘竊者百餘人緝治
懲勸逾月肅清冬十月攝篆棉陽棉之攘奪於途者
以百計穿窬者以千計行人當中午持挺結羣而趨
日未晡則路絕人行余怒焉擒其積惡盈貫者斃之
窮兇極狠者刑之雖甚劇而可化者懲而釋之使立
功自贖竊果蔬薯芋雖微必杖或抗法逃藏不獲不
已賊知余之爲彼難也甫及月餘亦羣然斂跡道路
肅清民以無賊爲賀余曰噫未也暫戢耳又旬日而
惠來海豐之人皆怪余驅賊入其疆棉之文武寅僚
亦以爲賀余曰噫未也惠豐自有土著安能納盡垢
汚恐其無所之者尚衆也其潛踪也爲畏死其寂處
也不能安將無有入海之意乎或曰子知海務者二
三月出巡八九月旋師今豈盜賊下海時哉余曰嶺
南氣候不定今雖冬臘日暖風和何可忽也因密約
海門達濠及潮陽三營將弁並行訪緝越數日果有
偵者來報云匪類潛謀糾衆集械將出海其窩頓在

百二十里之外兩邑交界鐵山之麓土名葫蘆地有
砲火巨械埋在方老七園中長鎗大刀藤牌俱藏寮
間葦草深處約以臘月十二夜二鼓會集起行直趨
海岸奪舟而出時十一夜二鼓矣海門營遣千總陳
廷耀與余密商議以舟師夜抵石港登岸埋伏石埠
潭山閒待其來掩擊之而疑其未善余曰噫然哉師
行百里不無人知風聲偶漏將屬徒勞即使幸爾相
遇不與官兵敵殺則必棄械而奔暮夜之閒難為追
緝不若乘其未發先入虎穴以官拘犯如縛雞豚止

鹿洲公案卷十

三

用兩三人力耳陳曰賊徒已多豈兩三人所能辦余
曰此閒三人足矣至彼則我衆自多陳君會意曰善
遂辭而去留百總翁喬聽余調遣余張燈草檄使普
役陳拱潮役林標偕百總翁喬乘夜馳赴普邑檄署
典史張天佑統率壯丁五十名馬快健役五十名以
初更直抵葫蘆地園搜捕擒果在老七茅寮中擒獲
謝阿皆黃阿五高阿萬沈阿石方阿球等五人即於
寮間搜出鋼叉挑刀鈎鐮鎗竹篙鎗藤牌二十八面
桿又於園中起出大砲四位神威砲一位又於老七

宅內搜出子母砲鐵鎗牌刀斬馬刀鐮刀鐵鈎五十
六把握火藥二桶鉛子一筐火繩火絨紅布雜物不
計其數復擒獲林阿元及老七老七者方阿條也素
不軌好結納匪類世居普邑葫蘆地鄉與揭陽民黃
阿振潮陽民楊阿邦陳阿祿皆黠徒相善往來密洽
以余治盜嚴肅無逞志之區乃於十月朔日在棉湖
寨沙垠中偶語米貴乏食阿條遂起意商謀下海劫
掠商船自以家居山僻園寮茅舍可為往來駐足總
滙購置軍械米糧以為行資阿振阿邦阿祿各逞已

鹿洲公案卷十

三

能分途招夥擬以是夜在大壩墟會齊由錢灣奪舟
出海自謂神出鬼沒無人覺知可以乘風揚帆橫行
島嶼劫商船屠賈客銀錢貨物堆積如山致富成家
在此一舉而豈知天道不容有乘其未發而張網羅
以掩捕之者也據供黨羽多人就其確然有據者復
擒獲王建千歐阿利梁阿義及代製砲械之鐵匠劉
阿捷等續獲邢阿鳳朱阿永鄭阿龔林阿齊梁阿千
及與阿條為首之黃阿振楊阿邦共一十八人按律
懲治惟陳阿祿以自首從寬其餘情罪未著者槩免

株連許以改過自新不追既往自是山陬石罅海濱遊魂無不聞風喪膽潛踪遠遁莫敢有復萌懷竊多事之想者潮普兩邑肅然矣

此令君小試之端也然倉卒張燈嚴密從容算無遺策此豈他人所能辦耶聞令君赴會城有呼爲王文成者有呼爲王景略者有呼爲諸葛公者令君未嘗自鳴得意諸凡奇案恐拖累窮民多未經詳達惟此事文武申報亦輕輕完結仁人君子之用心不可及也

沒字詞

余方理堂事見儀門之外有少婦扶老嫗長跪其閒手展一楮戴頭上遣隸役呼而進之曰若告狀宜造堂前何踞之遠也命吏人接受之吏復曰素楮耳余曰婦人不知狀式素楮亦不妨吏曰沒字也惟空楮而已余曰亦收之展視果然召而問之曰若有冤欲白當據事直書何取空楮來也婦人曰不識字又短于財代書者爲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余卽將其楮命吏書之吏曰不知也余曰書供詞則老嫗鄭氏年

八十六矣少婦姓劉鄭之寡媳也鄭言亡兒李阿梓去年十二月初五日爲李阿梅逼殺將鳴之官阿梅懇族中生監李晨李尚家長李童叔等勸我無訟爲我斂埋貽我住屋養我老幼今阿梅不存良心逼我徙宅收我瓦桷絕我糧食餐風宿露不知命在何時我是以來告也余曰人命至重汝不應私和且自去冬以及今秋已經九閱月矣告何爲者劉氏曰阿梅欺凌孤寡實以夫亡隔歲無控告人命之理故敢於負約耳我等亦知夫死已久當日原係威迫服毒不

控抵償。豈今者敢有他望。但毀屋絕糧。情實難堪。而
內○倉○家○長○處○皆○然○
慫之族。長生監互相推諉。視若秦越。姑年風燭。兒在
襁褓。天不憐救。死無地矣。問阿梅家在何處。劉氏曰。
在崑安寨。離城不遠。余曰。汝婦姑少待。即飛籤遣役。
拘李阿梅對質。有頃。阿梅至。訊之。阿梅狡賴曰。無也。
李○阿○梅○供○詞○
我與阿梓有服之親。去歲阿梓不幸病死。我憐其母。
老子幼。常周恤之。今災餘米珠。青黃不接。我自救尚。
且不贍。豈能復顧他人。鄭氏劉氏再三爭辯。阿梅固。
不承。且言婦人無厭。義舉原非可以常繼之事。我妻。

鹿洲公案卷一

主

兒現在苦饑。何況于汝。問以逼死李阿梓及李晨李。
尚私和貽屋養老諸事。阿梅曰。此風影俱無者。不過。
欲求助升斗。悞聽訟師造此聳誑。李晨李尚李童叔。
○實○為○得○不○令○人○疑○
可以喚質。余亦心疑其果無有也。但以鄭氏婦姑不。
○所以○飲○言○又○受○觀○色○
類狙詐之人。而阿梅目動言肆。似非誠實。試之曰。阿。
○食○頭○霜○露○竟○似○眼○見○心○肝○
梅膽大。敢于我前弄巧。我聽人兩語。即已洞見心肝。
○亦○招○架○不○來○
豈汝利口所能欺誑。汝以我初蒞任。可以相欺。欲試。
我三尺法。乎有罪。首實雖重。譴亦可姑寬。汝不以實。
情告我。我喚李晨李尚李童叔與汝質對。水落石出。

先責汝欺誑四十板。然後按情治罪。汝試思之。阿梅。
○服○得○亦○法○
服曰。是也。阿梓乃我從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
索找田價。我不依。彼一時短見。服毒圖賴。族中李晨。
李尚諸人勸我代為殯斂。我曾給鄭氏銀十二兩。又。
將舊日十五兩借券亦取還之。並無許其養老之事。
鄭氏曰。原約兩間房屋。未為棲身。今拆去瓦桷。置我。
婦姑于何地。且公議贍養一年。今尚少四月。李阿梅。
遂昧良心。乎阿梅曰。屋瓦係風災吹毀。我暫收存。今。
仍去蓋好。還鄭氏婦姑居住。月給與食米一石。至臘。

鹿洲公案卷一

主

月以後。則不干我事矣。鄭氏劉氏皆曰。可。余曰。李阿。
梅應加刑責。以儆無良。懲欺誑姑。念片言一折。輒自。
服辜。據實輸情。如約補過。此亦非甚頑梗。不可化之。
○法○如○是○足○矣○
民也。從寬令其脩屋給米。免行笞杖。以全親親之誼。
俱各和好如初。鄭氏劉氏皆大悅。李阿梅亦歡欣。叩。
○首○轉○身○吐○舌○而○去○
沒字之紙。亦可告狀。些微之冤。亦為伸理。隨准隨。
拘隨到。隨訊隨結。總不過頃刻閒耳。如此爽快。境。
內那有冤民。

龍湫埔奇貨

龍湫埔溪畔泥窟之中有死屍焉。莫知其所自來。適有好事者造其鄉。偵爲竊賊王元吉。因謀賊弟王煌立以爲奇貨。可居藉嚇白墓洋楊姓久之。無所獲。以活殺賺和來告。披閱之下。覺多可疑。煌立情詞激切。當堂具結請驗。時十一月十二日漏下二鼓也。余堂事畢。呼煌立至內署。察其言貌。似樸拙爲人所愚。問誰主使。不以實告。度鄉民爲命。案入邑。必有約保左右。其間因留煌立他室。密遣人至其寓處。出袖中飛

鹿洲公案卷一

天

籤立喚同來之貴山都約保果有保正許元貴在焉。元貴大驚以爲事已敗露。諉卸訟師李阿柳。卽籤拘李阿柳。據差役鄭伯陳拱稟稱。李阿柳係普邑革退工房書吏。須黎明往普提訊。余曰。不然。仍在王煌立寓中急掩捕之。有頃阿柳至。自稱今日死矣。乞免刑當。吐實余曰。善。阿柳欲言不言。似有瞻顧狀。余恐書役中有與同謀者。授楮筆使書之。阿柳知不可欺。卽據實直書商謀嚇詐情事。而訟師蕭邦棉普棍張阿東及案前經承刑書鄭阿二皆與焉。卽令鄭阿二跟

鹿洲公案卷一

天

下對質。飛籤拘出蕭邦棉張阿東。皆頃刻而至。詢訊情由。緣李阿柳在普多事。避罪入潮。與蕭邦棉投契。邦棉往龍湫鄉收租。携與俱有案賊曹阿左至寓齋。言窟中屍乃王元吉。數日前曾與楊如傑角口。白墓洋楊姓頗富饒。藉此詐財。甚不費力。邦棉遂使阿左招來屍弟王煌立。煌立難之以家貧乏費爲詞。邦棉卽給煌立錢二百。阿柳代書投詞。將楊鳴高楊如傑等十多人羅織詞內。又使阿左往邀許元貴。元貴賁詞至白墓洋。稱煌立欲赴縣控。爲蕭邦棉李阿柳所

保蠶書傍風生事所爲乃漏下尚未四鼓而網羅盡
皆弋獲所謂恢恢不漏者乎但王元吉作何身死之
處尚未明晰次日詣驗重傷偏體且腰間竹篾二條
確係他處移來者當場訊問皆莫能知心疑此偷兒
被殺行徑曹阿左案賊必知之而阿左不到因呼許
元貴謂曰人命至重今屍在曠野未知兇手爲誰但
案內有名隨審不到者卽是矣曹阿左不到必係真
兇汝星夜拘出赴訊如贖縱不出則汝代抵償焉薄
暮旋輿過石埠潭鄉鄉老幼數十人羅拜于道問何

鹿洲公案卷上

手

爲者皆曰我等篤實農民非有他事因鄉居孱弱
數年爲賊所苦幸公蒞止始安生業今田稻得收園
蔬無恙故喜而來迎公欲見公一面耳東薪爲炬以
送行余一一慰勞之且曰汝等皆安居樂業守法奉
公尊君親上則我受賜多矣明月在天蟲沙畢照
此炬可以不勞者老子弟皆夾道而趨辭之不去中
有一老者將傾跌余遣人扶掖請回老者昂首言曰
吾年六十九未嘗見此好官今宵雖跌死亦快活也
余因令與夫徐行從容問所疾苦則搖首曰今無矣

問鄉間尚有穿窬否則曰吾鄉無有前途十數鄉亦
無有惟龍湫埔未盡絕我不敢言余曰吁無害老人
乃附耳言彼處惡賊五人竊劫無忌今已死其一
所驗之屍是已餘四人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
錢皆飛天手段難捕之賊也余心識之越兩日許元
貴果獲曹阿左以來將夾訊阿左奮然吐實侃侃而
談供稱與王元吉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共以竊奪
爲生十月廿二夜欲作穿窬因無所獲適楊如傑之
弟楊阿印獨宿園寮看守地瓜元吉潛入其寮偷所

鹿洲公案卷上

手

蓋綿被爲阿印所覺呼其名詈之元吉欺印年幼搶
奪而去售與黃奕隆得錢八十文阿印歸訴其兄而
如傑病起厓贏亦未如之何也元吉又於二十四夜
偕阿左等四人同至鄭厝寮行竊復爲事主覺喊鄉
人齊出捉賊棍棒交加拒捕逃脫阿左阿表等四人
皆壯盛先奔獨元吉餓悴行遲受傷特重以黃麻布
褲纏裹頭顱鮮血迸透二十五日遇阿印如傑于鬼
墓寮途中阿印恃有兄同行向元吉索被互相爭角
當爲鄉衆勸息途之人所共知也乃元吉夜宿于黃

奕隆戕害內數日殞身。奕隆恐有干連，偕其弟奕茂及黃阿瑞等將屍移置曠野埔窠中。而元吉叔父亦知而不問，蓋以其身為匪類，不足矜憐，恐控出真情反為門戶之辱也。因拘到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俱供元吉夥盜及鄭屠寮拒捕受傷是實。黃奕隆繳出所買贓被亦與阿左阿表等供招相符，而黃阿瑞即係黃近啓蓋石埠潭老人所屈指而數，羣盜盡入網羅亦無一疎漏。云擬欲通詳律究，因念荒歉之後，解累艱難，將蕭邦棉、李阿柳、鄭阿二、張阿束、許元貴及

鹿洲公案卷上

三

案賊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錢買贓移屍之黃奕隆聽唆誣告之王煌立分別杖責，枷刺各蔽厥辜。自是潮邑訟師土棍衙蠹稍保姦宄盜賊皆人人震恐地方大治。

公庭雪霽鬼魅現形，狐梟破膽，無訟之化可坐而致也。明月在天，老人昂首相見，一時家人父子脈脈相關，使人神往于其際。

死丐得妻子

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迫死夫命來告。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蕭邦武匪契抗稅，恨夫較論于十一月十三日統率兇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顯莊開明等擁家抄殺，將夫叢毆垂斃，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今屍在峽山都大坛溝邊，余心疑之，然不得不為驗訊也。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驗。雖遍體並無他傷，而指甲泥沙實為投河確據。然竊疑蕭邦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且侯

鹿洲公案卷上

三

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前令魏君任內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余下車即為比緝，刻日追贓亦無至今始共毆迫下水之理。兼殘屍口頰無存，無從辯別真偽。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何無一人知覺至今始來控告？即使十三日溺死，距今廿一日相驗未滿旬日，何以屍首腐爛竟似半月有餘？亦不應若是之速窮詰其偽。阿伯不服，稱屍在水浸速朽為宜。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為置辯，而陳氏阿伯利口喋喋，披麻執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時哀

痛慘苦之情形幾令旁觀鐵石亦為墮淚然余心終不以為然也勒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殮眾皆駭愕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獲乎皆曰不知也余曰汝同鄉共井何事不可訪知乃如此憚煩置身局外殊可怪也他人事可諉為不知今身為兇犯禍及切膚應羈獄詳候抵償汝五人皆自甘償命乎五人胥涕泣求救余曰無益也侯秩平昔縱盜殃民今見我來畏法逃遁耳度汝等潮民遁逃之藪不外惠來海豐甲子所東海濱碣石而已

鹿洲公案卷上

五

汝五人分途躡緝無不獲者越三日蕭邦武果在惠來縣地方活捉鄭侯秩以來百姓環庭聚觀者數千人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因究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至其屍所由來則係久溺餓丐招尋無主然既有偽子假妻為之披麻執杖殯殮成禮則此丐亦可含笑九原云

妙在民忙官閒一場熱鬧忽然冰冷哭者自哭笑者自笑羞者自羞白日青天何處可以遁影耶

賊輕再醮人

余既兼潮篆車塵僕僕兩邑閒一日過鄣門見數牧童在河畔偶語中一童曰橫逆哉剝婦人至赤身可殺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慘甚矣以與夫蔽袴為新婦嬌裝當日如何下車如何入室恐是夜合盃乃夫不能無疑也又一童曰疑亦將如之何乃夫尚畏懼不敢控告奚怪彼裊裊者哉余聞大駭停車詢之諸童皆笑而走命牽一童臂以來乃言洋烏黃隴與惠邑交界之區惡賊十數輩橫行無憚此月二十日要

鹿洲公案卷上

五

行嫁者于途拉新人出自輿中摩頂放踵皆剝奪以去乞畱一下衣蔽體亦不從且環而睇審其不可名言之處及賊去與夫憐之解蔽袴與之周身余曰意而言過矣行嫁則迎親多人豈能袖手旁觀多人則衣衫可讓何至用輿夫蔽袴且為之夫者又肯默不告官無是理也牧童曰貧家無多人親迎告官不能致之死非徒無益且反禍焉彼窮兇極惡之流賊殺人放火靡不敢為誰復以身試虎口耶問娶妻者姓名曰不知問諸賊各何姓名曰尤不知也余心識之

歸而遣人密訪未能得其詳先是十八日余方抵湖署事十九日黎明有以白晝搶劫來告者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云于是月望日在雙山遇賊十餘刀挺交下三人皆仆地裂顱割足銅錢衣被劫奪一空熟識三賊鄭阿載鄭阿惜劉阿訟皆滔天極惡無人不
知無人敢告無人能捕之賊也時以公未蒞任稟明縣尉驗傷今未平復余笑曰既無人能捕何告爲日耀等泣曰某言其平日耳幸公蒞止可仍聽道路荆棘貿易不得安生乎余飛差星夜往緝遂于二十二

鹿洲公案卷十一

五

日弋獲劉阿訟以來名日耀等三人與之對質阿訟昂然曰是也奪其錢六千衣衫裘被之類凡有七尚存蔡阿繼家中未分散問同黨幾人曰鄭阿載鄭阿惜蔡阿繼張阿祿莊阿汎廖開揚馬克道與我共八人耳問汝等諸人聚居何所曰我輩皆不敢回家在山中閃鑲往來草棲巖宿惟蔡阿繼廖開揚二人在家窩接物件問平日行劫幾處曰多矣難記憶也問下海劫船與否曰此則無之因設法購緝復于二十六日擒獲鄭阿載鄭阿惜張阿祿莊阿汎蔡阿繼廖

開揚以來皆不待刑訊與劉阿訟所言若合符節余見鄭阿載阿惜尤奇兇心惡之問平素劫奪幾何亦云久而忘記止近此數日內言之歷歷則雙山行嫁一婦人預焉問所劫婦人何賍阿載言貧人無他長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問同劫幾人是誰下手曰同劫仍此八人下手加功則我與阿惜阿訟馬克道四人耳問行嫁則迎親多人汝等敢突出橫劫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四人者妄也命夾之則大呼曰再醮之婦耳焉有許多迎之我等實

鹿洲公案卷十一

五

止八人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獨何爲以此相欺余卽言百人千人亦不過一死而已寧能于死之外別加我罪乎余拍案數之曰汝等不爲善良甘心作賊昇平世界白日行劫得財傷人罪當死一也男女授受不親奈何橫加剝辱且不顧新婚使人夫婦一生抱痛罪當死二也汝剝奪新婦一絲不留且分持其體而聚觀如此辱人乃天地鬼神所共痛憤之事罪不容以不死三也阿載阿惜皆曰我等作賊爲貧所驅劫害多人死亦無怨至於剝辱乃再醮之婦何新

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恥則其體亦盡人可觀未
必衣服去留之遂為關係也彼其丈夫尚不敢出來
控告則此事亦不必深求矣余笑曰噫婦人之不
可再醮也如是夫雖盜賊猶將輕之況讀書明理言
節義者乎此事亦姑置勿論但積兇行劫已多法不
可活就剝殺陳日耀等一案治罪有餘惟是通詳每
多漏網而無辜牽累餓殍途中殊堪憫惻俟柳號滿
日再議可也即令廖陽揚起出銅錢衣衫裘被等物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鹿洲公案卷上

素

按法懲治餘皆痛杖大枷發四城門示衆阿訟阿載
阿惜為邑人所痛恨尤深環觀者千百皆嚼齒指罵
或擊以沙泥燔以草火而彼婦之丈夫亦從人羣中
潛錐其股灼巨艾灸之阿惜咬舌而死阿載等不數
日皆後先畢命潮人相舉手加額稱大快阿祿阿繼
其後亦皆病斃惟莊阿汎以頭觸庭階自稱能改過
從寬杖責與之小枷阿汎竟帶枷逃脫未及兩月又
以謀財劫殺郭君芳命案獲出按問如律

婦人再醮至為盜賊所輕甚矣失節之不可也當

時新婚宴爾既遭賊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
發覺幾於有冤無伸矣羣賊橫行莫當一日數犯
不諱善良受害何可勝言此半由潮屬三年荒歉
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風是以馴致此極耳令君署
事數日盡力廓清盜賊至相戒曰此人一日在此
我輩做鬼亦無處偷若再半年不去我輩做鬼亦
無處逃果然數月之後匪類絕迹地方歡樂感召
天和年穀豐登向之斗米三百錢者未及一年則
石米亦止三百錢雖欲執鄉民而驅之為盜賊不

鹿洲公案卷上

素

可得也於此見邑令關係民生洵非淺鮮

閩廣洋盜

洋盜故惠潮土產也。其爲之若兒戲然。三五成羣。片言投合。奪取小舟。駕出易大。習爲固然也。久矣。余以丁未秋。泣普特嚴弭盜。甫兩月。境絕穿窬。山溪清廓。時尚未越祖代潮也。冬十月。有南灣鎮差員高聰紀。壽林耀等。賁投公檄。移提行劫樟林港大盜林阿相。李阿來。余以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亦不暇辨阿相等之是否真賊。卽依來文。喚出移解。旣而思之。海洋行劫。賊徒必多。散黨還家。豈僅寥寥一二輩。若不多方

鼎新案卷上

卑

搜緝使其根株淨盡。潛藏鄉村爲害匪淺。不可謂普邑無海疆責任。遂漠然置之也。因遣役密訪。有李阿才。李阿皆。李阿繪三人。踪跡可疑。隨差陳拱。陳勇。攝訊。則李阿繪乃從前竊豕經余拘責者。憶其月日。似不宜有出海之事。屏左右密訊之。阿繪果未同行。且言林阿相。李阿來。皆昔年舊案。扳累非此次。在洋行劫之人。惟李阿才。李阿皆。出海爲匪。是實。余釋阿繪。去。細鞫阿才。阿皆。皆不自掩諱。直供係黃呂璜耳。聾京林老貨招邀出海。九月十一晚。在老貨家對面南

鹿洲公案卷上

聖

徑山會齊山多林木。衆喜其密茂。遂止宿焉。老貨遣弟林阿鳳。以飯至山。餉衆。次夜抵桑田之鳳脰山。藏石洞內。一日又次夜。奪取海邊空蟬船二隻。共駕出海。十四日在花與洋面。劫奪鄭財源。鄭廣利。縉子船二隻。將原蟬船棄去。十五日在福建將軍灣海面。奪坐一紅頭船。載鹹魚者。十七日在井尾洋面。奪得吳德隆鹽船。衆人利其寬大。將鹽盡棄下水。羣趨坐之。其紅頭船。縉子船三者。皆釋回。惟留縉船中水手杜阿利。在鹽船相助駕駛。九月二十四日。在潮屬廣灣洋面。劫奪林有利等杉木船。亦卸其杉木下水。林老貨等二十二人分而坐之。阿才。阿皆。與黃呂璜等。二十一人。仍坐鹽船。是夜風濤大作。兩船不能相顧。遂各飄散。黃呂璜船上風篷破損。米糧又竭。饑寒迫身。不能久處海面。于十月初四日。在惠來縣所屬之香員灣沈城入水。棄舟登岸。散黨潛歸。黃呂璜傾跌坑溝。僵凍而死。餘皆空手乞丐還家。林老貨等一船。尚不知其踪跡去向也。問同黨幾人。曰四十三人。問誰爲首。曰赤鬚大哥耳。聾京林老貨。黃呂璜皆爲首者。

呂橫係同縣人鄉居不遠是以知其名姓餘皆混名
綽號相呼必見面乃能識之余意同黨許多豈有槩
不識名之理必係代為隱諱命刑之李阿才叩首曰
實不知也平日所相呼者有陳二潑肚侯順偷食油
鼠上海客文萊薯芬筒公單鞭皂隸侯大漢阿肥二
十三仔老二猴蕭大肚權師皆不知其姓名即赤鬚
大哥耳聾京亦不知何姓林老貨亦不知何名惟憶
老貨家在潮陽縣之隴頭鄉有弟林阿鳳雖無下海
然往來要約招夥集械皆阿鳳奔走効勞若拘獲一

惠州公案卷上

聖

林阿鳳則諸人名姓可識矣正在設謀訪緝間復據
馬快陳勇稟稱揭陽縣屬之棉湖寨有黃阿鳳一名
係出海行劫之賊余意此必林阿鳳詭姓也飛差陳
拱陳勇余進資檄往諭湖口司巡檢方大忠立擒黃
阿鳳以來質之李阿才曰陳二潑也問獲者實何姓
名據稱實名黃阿鳳詭號陳二潑家居棉湖係黃呂
璜招邀入夥與阿才等同坐一船在香港灣登岸散
黨者時南海鎮差員高聰陳申紀壽林耀等聞縣令
獲賊皆來問姓名乞將三賊賞與差員報功可得把

總之職余曰噫此亦甚善但賊徒尚多欲一一緝獲
必須有人質對然後無枉無縱不累善良且遲數日
待我獲有多賊則賞汝矣高聰等不能待將李阿才
三人姓名星夜飛報鎮帥鎮帥以為莫大奇功星夜
飛報閩廣兩省總督提督內有差員獲賊李阿才李
阿皆黃阿鳳三名被普寧縣借去之語余笑曰借衣
可穿借銀可用借賊何為乎余初不知武弁獲賊如
許勤勞以為猶夫文員分內尋常之事是以未與之
耳彼遂強冒為已功一至此耶幕友不能平勸申文

惠州公案卷上

聖

與之辨謂花與廣海地方皆鎮帥轄轄之下何獨各
一鎗一刀讓大功而不建反以漁舟商艘盡借與賊
今欲向縣獄之中分捕快縛來之匪黨以為封疆大
臣銘鐘勒鼎之殊勳不亦羞弁給而貽盜賊之笑乎
余曰如此非文武和衷之誼不如讓之我等焦心勞
思無非綏靖地方起見若以此為名為功則三尺童
兒齒冷矣其李阿才所供知賊之林阿鳳時即乘夜
飛差往緝一面移知潮陽縣差役協擒次日回報隴
頭鄉並無其人余未以為信也密令李阿才乘婦人

與壯役陳拱隨其後潛聽阿才指揮昇入隴頭鄉直至林老貨門前陳拱見其家有婦人遽問曰汝老貨在否婦人曰乞丐死矣陳拱復問小叔阿鳳在否婦人曰久不來也於是陳拱喚鄉長保正協拘而婦人忽改口言不識老貨阿鳳爲何人擁之入縣庭訊之婦人堅稱不識老貨亦無林阿鳳問鄉長鄉長亦言村中並無此二人名姓余思陳拱造門一問婦人不同意一答真情已經畢露豈有鄉中全無此人之理命曳下鄉長夾訊之鄉長大呼曰有也但以目視二保

鹿洲公案卷上

署

正而不言余思二人必有弊命出門外候呼喚鄉長乃言村中向有林阿任混號老貨自九月他出在外作賊未歸近有傳其已死者不知真偽此婦實老貨之妻日出丐食林阿鳳即老貨之弟今亦逃匿他處保正恐難拘胎累令我固稱無有我是以不敢言也因將保正蘇贊卿嚴加刑夾楊新重杖三十俱置獄中謂曰阿任阿鳳獲到則釋不然囚之一世越數日差役陳拱等多方訪緝果獲林阿鳳以來自稱並無下海止奔走往來招邀蘇阿佑洪美玉李阿才李阿

皆鄭旭卿姚阿祿黃阿德鄭阿順及九月十一夜餽飯餉衆之事言之歷歷洪伯豐黃呂璜購置軍械鎗刀牌棍大砲火藥鈎鐮鎗竹篙槍之類皆鑿鑿有據飯後因器械不足有南徑羅朝權遣弟羅朝學携來藤牌糧米送與衆人他事我不知也復攝到羅朝權羅朝學供稱昇平世界不意衆人有下海爲匪之事林阿鳳洪美玉平日相識彼稱欲包蔭洋田來借牌刀防守盜稻不敢不與實因不知而誤借之非同黨也是時余兼攝潮篆有兩邑地方之責且羣賊多係

鹿洲公案卷上

署

潮人桑田出海廣海劫奪皆潮陽一縣之事雖疎防非我任內而弭盜不可不清會海門達濠各營將弁皆以捕賊爲急俱遣目兵會同緝捕余差周拔鄭川偕目兵劉智明周瑞等拘獲蘇阿佑即老七一名鞠訊之始知耳聾京即蔡阿京係潮邑和平寨人也普役陳拱等復拘到洪美玉一名供在潮陽鳳胆出海行劫閩粵各船及香員灣散黨登岸之處俱相符合復會同達濠營拿獲鄭阿順一名乃惠來神泉人即混名肚篋順者供有姚阿祿許阿光侯阿舜鄭阿鳳

諸人而普役陳興等已拿獲鄭阿鳳至矣據稱廣海
行杉木船被風飄散之後與洪伯豐林阿任等同
坐一船于十月初十日在惠州金嶼洋面奪得安興
利縉子船二隻始將杉木船放回而縉子船亦釋去
其一十五日在海豐下湖東洋面劫奪陳元魁糖船
一隻二十五日在碣石地方與官兵哨船相遇拒捕
對敵被砲火傷死者六人赤鬚大哥芬筒公單鞭皂
隸二十三仔老二侯其赤鬚大哥即洪伯豐也林阿
任蔡阿京共議舟中無棺斂將所獲布疋纏裹六屍

惠州公案卷上

聖

投之海駕船飛遁二十八日米糧乏絕遂在大鵬山
地方將器械沈水散夥登岸其船水手杜阿利先
于十月初六日在金嶼山邊取水乘閒逃回去矣復
據達濠營把總翁耀拿獲許阿光一名移解前來即
混名上海客亦號偷食捕鼠者也而差役鄭川翁趙
鄭應等多方訪緝獲林老貨即林阿任一名據供
因家貧米貴九月初七日往麒麟埔墟買米遇洪伯
豐蔡阿京黃呂璜商謀出海行劫米船係伯豐起意
為首同夥四十三人除衆人所供之外尚有李阿元

尾李阿完高阿童高阿權蕭旭友王阿貴陳烏卜蔡
阿發孫阿尾黃阿九吳大英楊阿勇陳阿陽莊阿權
劉阿應盧阿利李武臣王阿熊及呂璜所誘之頑童
鄭阿尊等其自出海行劫閩粵各船以及散夥分贓
之處與衆人不謀而合也而蔡阿京一賊亦被差役
鄭川翁趙林光林潔陳萬科等購得因線尾其行踪
擒獲以來復檄行普邑署典史張天祐帶同本縣幹
役按照所供住址拘獲權師即高阿權一名李十二
即李阿完一名高阿童侯阿朝即阿肥及鄭阿尊等

惠州公案卷上

聖

三名復關移惠來縣拘獲劉阿應一名而高阿權先
于十月初六日在惠來鄉開著園被鄉保緝獲惠尉
嚴刑不承惠令刑夾四次亦不以實告羈獄久之因
病醫調乘隙逃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方回到舍而初
一日已就縛矣初猶支吾抵飾及見同黨齊集衆証
明確亦自直認不辭不待刑法之及也復關移海陽
縣獲到吳陳盛一名達濠營千總陳安瑞在錢崗拿
獲袁阿仁一名復據差兵陳武吳萬在青洋山拿獲
姚阿祿一名皆質訊無異則此案大盜已拘獲十八

九人矣。而王阿貴就獲于羊蹄嶺。鄭阿清即鄭旭卿就獲于葵潭。黃阿九、孫阿尾、陳烏下、蔡阿發、李阿元、尾就獲于海豐。皆碣石鎮所遣營弁。目兵在各處訪緝。弋獲者也。潮州鎮差兵林捷先在揭陽深浦山下拿獲楊阿勇。即文萊著一名。而盧阿利、李武臣、王阿熊、陳阿陽、莊阿耀、吳阿來、吳大英、侯阿舜、即侯大漢。皆就獲于南灣。南灣鎮咨解福建水師提督總督。尋以粵省之案較重。將盧阿利等解回發交潮陽縣承審。計此案盜夥惟林阿鳳未經下海。鄭阿尊被欺為

廣州公案卷上

四

龍陽雖同在舟中。不分贓物。不知行劫為何事。此外實賊四十三人。今緝獲三十四人。碣石鎮官兵殺死六人。惠來登岸跌死之黃呂璜一人。則四十有一人矣。未獲者蕭旭友、黃阿德耳。然各賊皆稱旭友即蕭大肚也。砲傷深重。散黨之時不能行走。必死在大鵬山中。止黃阿德一人未知去向。釜底遊魂終無所逃。于天地之外。徐以俟之可耳。當堂鞠訊。則船戶鄭財源、鄭廣利、林有利、杜阿利等與羣盜俱皆熟識。語言笑貌不啻故人。自桑田鳳脰出海之後。花叢將軍薄

井尾廣灣所劫各船四十三人之所同也。其自十月初四以後。所劫安興利、陳元魁等船。則洪伯豐、林阿任、蔡阿京、許阿光、姚阿祿、侯阿舜、李阿完、高阿童、鄭阿清、鄭阿鳳、王阿貴、蔡阿發、李阿元、尾陳烏下、芬筒公單、鞭皂、隸二十三仔、老二、侯吳阿來、蕭旭友、黃阿德等二十二人之所獨也。李阿才、蘇阿佑等二十一人雖少。劫二船無拒敵官兵之罪。然遊奕海面。非止一日。剽掠閩廣。非止一船得贓。有多寡。按法無輕重。葉街之律。均不能寬。亦不必分首從也。林阿鳳、永徒

廣州公案卷上

四

邊陲。鄭阿尊年幼無知。與羅朝權、羅朝學並行責釋。被棄下水之杉木魚鹽及所捨衣服銀布俱于各盜名下變產追賠給主。其兩船所用軍器既經沈沒海中。亦不必深求矣。余于此案大盜設謀購緝晝夜焦勞。差役奔趨於四境而隣邑同寅不以爲忌。羽檄縱橫於遠近而文武將弁協心宣力不以爲嫌。始以旁觀之熱腸爲隣封驅除。後以攝篆棉疆身在當局有承審之責任。爲兩省永奠安瀾其獲之也勞則審之也逸。覺向日之爲人者。今皆所以爲已可見。

靖地方不必存此疆彼界之念文武和衷公忠爲國
天下焉有難處之事哉林阿相李阿來二名灣鎮知
其非賊發回保釋粵省督撫臬司行查誣良爲盜官
役職名余曰噫南灣鎮營之功不可沒也因假而得
真阿相阿來何吝焉乃以林阿相爲普邑馬快役專
司捕盜李阿來以老歸農從茲閩粵海疆二三千
里波清不動商賈晏然亦官斯土者之一快也夫

普邑無海疆千係只是旁觀熱腸不禁技癢東拘
西緝南檄北關所謂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也到潮

卷一百一十五

幸

後駕輕就熟搜捕如神文武和衷鄰封協力奸徒
焉有漏網乎一片公忠爲國之心於此可見

兄弟訟田

故民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
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
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至相構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
聞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
定亦曰父與我也有臨終批囑爲憑余曰皆是也曲
在汝父當取其棺斂之阿明阿定皆無言余曰田土
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
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

卷一百一十五

幸

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相強
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
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
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
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
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兩
繫之封其鑰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
袂而食並頭而卧行則同居則同止便溺糞穢同
蹲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

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一身田宅。皆爲已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爲汝等憂之。今代汝思患。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

東洲公案卷上

五

長留長子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留次子去長者可也。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養濟院賞與丐首爲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無田可爭。他日得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今不敢矣。余曰。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復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余曰。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卽有此心。二人之妻亦未必肯且歸。與婦計之。三日來定議。越翼日。阿明

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當堂求息。婦如相扶。攜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不受。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義理。致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慙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弟兄鷸蚌相持。使禿子收漁人之利。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爲兄則讓弟。爲弟則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汝

東洲公案卷上

五

弟兄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教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間遂有言禮讓者矣。

此案若尋常斷法。弟兄各責三十板。將田均分。便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安。婉化。讓使之自動天良。至于涕泣相讓。此時兄弟妯娌友恭親愛。豈三代以下風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稱循良。

卓洲溪

○此○等○不○除○便○爲○大○盜○
有○饑○民○乘○黃○昏○駕○船○在○卓○洲○溪○攘○客○適○余○自○普○之○潮○
以○是○夜○二○更○過○貴○嶺○見○一○人○攔○輿○號○呼○自○稱○我○郭○元○
藏○也○晨○往○軍○埔○墟○貿易○暮○從○石○港○泛○舟○還○中○流○被○盜○
攫○去○銅○錢○八○千○黃○白○楮○四○十○束○布○衣○履○囊○篋○各○一○事○
舟○人○王○阿○象○赴○水○逃○生○同○避○難○者○李○啓○宣○黃○朝○盛○也○
問○賊○何○情○形○曰○十○餘○人○駕○八○槳○船○母○船○不○新○不○舊○爲○
篷○四○前○一○篷○破○損○後○載○竹○篙○鎗○一○束○余○卽○于○道○中○停○
與○張○燈○草○檝○調○保○正○楊○勳○李○纘○蘇○贊○卿○楊○新○等○率○丁○

鹿洲公案卷十一

五

壯○八○十○名○沿○溪○飛○捕○獲○者○懸○賞○十○金○縱○者○重○杖○滿○百○
越○次○日○尚○寂○然○無○踪○也○因○思○多○槳○船○母○船○非○內○溪○所○
有○乃○隆○津○練○江○運○載○私○鹽○之○具○復○調○集○水○保○方○東○昇○
姚○萬○進○鄭○茂○紀○姚○子○寧○等○在○于○練○江○後○溪○港○一○帶○適○
行○訪○緝○越○三○日○果○在○溪○墘○鄉○港○內○弋○獲○八○槳○船○母○船○
一○隻○繫○維○草○岸○內○有○竹○篙○鎗○一○束○其○前○一○篷○亦○破○損○
問○主○者○則○鄭○良○煥○鄭○阿○清○鄭○侯○器○也○拘○長○煥○等○問○訊○
皆○茫○然○不○知○謂○船○式○偶○爾○相○同○上○自○稱○因○貧○違○禁○私○
置○多○槳○船○母○船○採○捕○有○時○竊○載○一○二○石○私○鹽○亦○不○能○

免○實○無○攘○奪○卓○洲○溪○情○事○詞○甚○可○信○余○以○鄭○阿○清○素○
此○匪○江○上○船○母○船○有○幾○平○日○非○善○良○能○攘○竊○者○有○幾○
度○無○不○瞭○然○者○數○詰○問○不○以○實○告○將○刑○之○阿○清○乃○言○
鄉○人○鄭○阿○忠○鄭○阿○鄒○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下○尾○橋○邊○
貨○賣○番○薯○見○王○阿○協○范○阿○義○駕○八○槳○船○母○船○乘○風○飛○
駛○直○入○貴○與○其○舟○中○有○十○許○人○竹○篙○鎗○一○束○正○卓○洲○
溪○被○搶○之○日○此○其○是○矣○復○喚○鄭○阿○忠○鄭○阿○鄒○赴○訊○如○
所○言○因○命○捕○王○阿○協○等○則○王○阿○協○范○阿○義○相○率○昂○然○
自○行○投○訊○余○心○疑○其○爲○良○民○也○忽○階○下○有○以○鄉○音○相○

鹿洲公案卷十一

五

語○者○曰○此○必○良○民○也○若○是○盜○賊○焉○敢○自○來○送○死○味○其○
語○意○似○故○使○余○聞○知○者○余○思○此○左○右○有○人○非○果○善○良○
則○爲○大○盜○未○可○輕○釋○當○從○容○訊○之○阿○協○阿○義○果○不○承○
鄭○阿○清○等○亦○無○以○相○難○也○惟○保○正○鄭○茂○紀○言○阿○協○乃○
有○名○積○盜○保○正○李○纘○楊○新○言○范○阿○義○素○非○善○良○而○鄭○
長○煥○言○二○人○平○日○皆○在○姚○紹○聰○船○母○船○上○住○宿○寢○食○
無○他○處○因○復○攝○到○姚○紹○聰○鞠○問○則○紹○聰○佯○爲○不○識○阿○
協○阿○義○二○人○也○者○且○自○駕○雙○槳○小○舟○赴○驗○明○非○船○母○
情○詞○亦○似○可○信○也○而○姚○族○生○監○多○人○林○立○階○下○請○釋○

善良以安本業余曰且遲之復有惠潮道差員李姓者扣扉諸見余不納遣關者問所欲爲則言貧民乏食相懷竊亦屬細故不可以大盜通詳恐於道憲考成有礙余曰災黎元氣未復大事亦當化小吾但欲有罪者伏其辜不肯使干連者疲于路詳解則牽累多人吾不忍也李又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皆善良請早釋余曰良匪俟審明乃知此非吾所得自主也越日將再訊思此人出巨族勢力蟠結堂上方發一言外閒已知趨避百足之蟲扶之者衆恐未易得

鹿洲公案卷上

王

情乃屏左右於內堂訊之一切閑人皆驅逐勿令窺伺語言待質諸犯亦分置各處不使相謀面接耳先呼保正鄭茂紀責之曰汝職在地方稽查奸匪今縱人攘客而不以實告卽是汝作賊也汝鄉中出爲匪者幾人姚紹聰船母船今匿何處此雙槳小船又從何來不實言先夾汝茂紀乃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此三人搶劫是實其餘同伴不知姓名姚紹聰八槳船母船前篷破壞先在南塘鄉池中後因追求日急潛令其兄姚紹貴于十五夜駕出海門猷灣藉稱

採捕急則便于遠颺其雙槳小船乃事發之後在和平港內以二金購來抵塞者我畏其族大強兇是以不敢言也余叱退之呼王阿協至前給之曰汝乃爲紹聰所欺無故以父母之身代人受刑法今紹聰已自不諱謂此八槳船母船實所置造前篷破損先沈在南塘池中後使其兄姚紹貴駕出海門今在猷灣弋獲矣其雙槳小船乃在和平買來抵塞者價銀二兩汝尚能代爲掩諱乎吾固知汝等窮民無家可歸在人舟中度活亦是可憐之事汝等但勿作賊何必

鹿洲公案卷上

王

併船而諱之王阿協叩頭曰是也我等實係善良不敢作賊止在姚紹聰舟中寄食而已余曰未也紹聰言汝盜賊之性不可與交彼憐汝無歸以空船借汝安宿汝遂潛招匪類范阿義等十餘人竊駕行劫彼恨爲汝所欺致遭波累是以令汝勿言以受刑法今汝尚欲受刑以快彼之意乎王阿協仰天嘆曰我等有何能爲不過從姚紹聰指麾耳卓洲溪之事實姚紹聰主之同行者范阿義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姚伯蘭許阿加邱阿竈陳伯榮陳伯燭陳伯鳳等皆姚

紹聰招來所得郭元藏等錢十二千七百五十文。皆
姚紹聰俵分。奈何獨歸過于我乎。繼呼范阿義至。亦
如王阿協所言。乃訊紹聰。紹聰猶支吾掩飾。以王阿
協范阿義供詞告之。紹聰亦直受不辭。且悉數所得
贓物多猪肝猪肺二者。郭元藏嘻嘻叩首曰。有之日
前。贓單偶遺。後乃記憶。以細微不敢瀆請。今紹聰自
言及此。其爲此案真賊無疑矣。方東昇言。邱阿竈乃
姚萬進哨丁。先在姚紹聰家擒捕王阿協。爲紹聰所
阻。阿協得脫。乃自赴投訊。又捕獲阿義之兄范阿喜。
皆與阿協阿義有宿怨。且有多人公保良善。惟范阿
喜姚阿相等。跡甚可疑。難以掩飾。而亦有生監多人。
保結求寬。且有道差爲之左右。稍一究詰。則波及富
厚良民。必欲直窮到底。恐無辜株累者必多。從寬將
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等。創懲示儆。而爲首之姚紹
聰王阿協范阿義。各予滿杖枷號三月。示衆。滿日再
責四十板。造入匪類冊。朔望具結點卯。追贓給還。郭
元藏李啓宣黃朝盛等八。漿雙漿大小船。卽以充賞。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仍于姚紹聰名下追銀十兩。分賞保正壯丁。示無失
信。自是溪河肅清。夜舟往來無窒礙。惟道差李姓者
不悅。且疑駭有後言矣。

饑民攘奪似小。實大不可不嚴。然欲以劫賊通詳
而置之死地。則又似大實小。情不忍也。荒歉之餘
弗堪。久累使事主有原贓之獲。而無解省跋涉中
途餓殍之憂。募民有懲創之苦。有萬死一生之慶
從茲改過遷善。不敢爲非法如是足矣。當令君初
到時。此類甚多。欲詳不可勝詳。數月之後。遂已絕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跡併攘難盜狗者亦無之。乃知大事化小。小亦整頓
地方之要。着不可以文法拘之也。

改甲冊

潮屬詞訟好牽告多人相磨累以示武或捏造花名居奇網利或行賂改匪移向他人蓋訟師盡役樂此爲利余方厲禁之而未止也一日有鄭娘實毆死林嘉柱命案牽連助毆之人甚多鄭阿祖一名與焉註係梅花村人遺役攝訊閩村並無阿祖據屍母陳氏稟稱卽鄭啓亮隨呼啓亮赴訊自言小名阿清並非阿祖屍兄林嘉樹力爭此人實是阿桶如係阿清我甘反坐蓋潮邑鄉音祖與桶兩字如一並無分辦余

嘉樹公案卷上

本

異之謂啓亮曰今日所重在有無助毆汝卽阿桶亦何妨啓亮呼天搶地言若是阿桶便助毆是真林嘉樹亦指天誓日言啓亮若不是阿桶我便誣告是真余曰噫此易辯耳命兵房取家甲冊來觀之則鄭啓亮小名乃阿稱也字畫濃淡一色渾然無間余曰若是阿清則無疑義此稱字可疑恐係桶字所改再取五年舊甲冊觀之亦是阿稱但中間小點墨色加濃不似一筆書成者且閱其兄弟小名旁皆從木豈有啓亮一人獨從禾邊之理拍案呼曰鄭啓亮好大膽

嘉樹公案卷上

本

也汝小名實係阿桶敢改阿稱以欺我將謂我可欺乎今助毆是真矣且問汝家甲冊作何改法爲汝改者誰也啓亮知不可隱乃言實名阿桶托兵書林集賢代改者拘林集賢對質則得其賂錢三百文代爲盜改家甲冊是實將林集賢痛責四十板革退兵書荷校于市者兩月啓亮亦加重責審無助毆情事余嘆曰鄭啓亮弄巧成拙深可笑也汝家住梅花離縣二十里鄭娘實致死林嘉柱之日汝實未嘗在場風馬無干本縣自能審釋使無串通蠹役盜改官冊此

作弊奇捉弊更奇如此細心焉有冤抑

鹿洲公案卷下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平和張 宣逸夫校

雲落店私刑

戊申二月五日有吏人過普邑之東郊一人肩行李以從後兩人似學步與夫昇一人被傷憔悴投宿邱興旅店次日清晨肩行李者先驅從郡城大路以去

鹿洲公案卷下

昇者尚卧弗起吏人偕兩與夫將行未行邱興問之吏人曰竊銀賊也將稟官究治以病未能行有頃吏人及兩與夫亦去邱興往視病者則其族人邱阿雙也詢之不能答以手指畫似言被毆將死之狀邱興怖愕白鄉長高伯友共追行者走二里許及之三人皆與俱歸伯友問其故乃知為海陽縣吏李振川自省歸來至葵潭催募邱阿雙代肩行李在雲落旅店夜失四金阿雙認竊未償因拉赴普邑欲稟究追耳其兩人林阿雄吳阿尾亦阿雙之儔類也阿雙有兄

邱阿楚為普禁卒邱興喚之來看視則阿雙已不能言過午後死矣乃相與赴稟縣尉收振川三人于獄申詳到潮邑余星夜旋普相驗右額角有木棍傷兩手大指有繩索細傷頭上周圍有篾箍傷左右額角又有木片支檣傷腦後腮頰腋肘下體俱有烈火烤燒傷遍身叢毆條條有似籐條亂擊傷余曰噫慘哉誰橫逆至此極乎勿論鄰邑書吏即當路顯官如此所為我必令償其命也當場鞠訊則李振川自認夫銀疑竊情由及以折床木拴擊其額角一傷餘皆雲

鹿洲公案卷下

落汛蔡管隊及兵丁四人所為與已無涉而吳阿尾林阿雄亦言細打箍燒諸事果係汛兵鞠賊欲追客銀有店家徐阿丙可訊余思此等異刑惟捕盜營兵乃有之恐所言未必無因復見吳阿尾左手大指上亦似有繩索痕問之阿尾固稱無有余不信復視其右指亦然合而觀之則以細繩連網兩大指懸之梁閒俗所謂雙飛燕吊法也睇審其頭上亦有篾箍痕解其衣則肋脇之際亦有火燒痕余曰噫奇哉汝一身與死者無異但傷痕較輕汝何以緘默不言至我

問及尚再稱無有。則彼銀非邱阿雙所竊。實汝竊之。汝敢不敢言也。畢竟是誰刑汝。亦當言之。明白。吳阿尾曰。亦蔡高也。余曰。蔡高如此橫逆。汝何以不言。阿尾曰。振川令我勿言。恐作命案。內干証。拖累死耳。余曰。蔡高所爲之事。振川令汝勿言。無此理也。阿尾言。振川憐我。負販窮人。遭波累。解審無所得。食失銀。係彼切已事。當爲蔡高所累。萬不可免。多我一人。無益也。余照例錄供。填註圖冊。通報一面。移檄雲落汛。提。到蔡高及店家徐阿丙。蔡高極口稱冤。而吳阿尾林。

秦州公案下

三

阿雄尚附和指証。因復移檄惠來營。將蔡高革除名。糧。以便刑訊。一面移取縱兵職名附詳題。參復。昂集。犯証。虛公研審。則徐阿丙供詞與衆大異。稱振川有族姪醫卜長途。不能存活。先一日來投雲落店。初三日夕。偶爾相逢。亦與同宿。懇振川借給資斧。俾得還家。振川許之。越日黎明。振川失銀四兩。及錢八十文。因謂同宿者曰。官銀被盜。事關地方。汝衆人不協力。追求。將過累汝等矣。店中之人皆大恐。互相盤問。備。夫林阿雄等。僉謂邱阿雙終夜不寐。開門出入二次。

遂以阿雙爲偷竊。直向追求。阿雙不服。振川曰。盜竊官銀打死勿論。取折床木拴。擊傷阿雙額角。復命族姪共繫之。族姪恨其竊銀。致振川所許資斧。竟成空虛。以細繩合網。阿雙兩大指懸之。梁間拔束薪之。堅直而長。條者鞭之。數十衆人皆勸阿雙供認。阿雙仍不服。振川復與其姪用竹篾紮成圈子。箍其頭腦。之四圍。削兩木片。支其左右。頭角使箍內滿而緊束。目睛若將吐出。然阿雙仍不服。復用山茅。焚火。熱其腦後。腮頰腋。下身。阿雙言。吳阿尾同床。何以得免。振。

秦州公案下

四

川叔姪復疑阿尾同竊。亦縛阿尾。以治阿雙之法。治之。而阿尾亦不服也。振川以阿雙倔强。銀不得出。始赴汛弁言其事。把總王大振。以事關地方。遣紅旗蔡高至店查問。阿雙自度不免。信口支吾。蔡高亦以爲果偷兒也。勸振川解其縛。押搜前銀。終無所得。回覆汛弁王。把總曰。勒賊乃文官之事。令振川帶赴普邑。稟縣究追。振川叔姪遂以阿雄阿尾。偕阿雙往普作証。甫行數里。阿雙又稱銀在店中。振川等復將阿雙。回店。過處搜尋。仍無踪跡。日將暮。蔡高復至店中。恐。

阿雙黃夜脫逃。為地方累。令振川以繩縛其手足。而
睡。至初五日黎明。阿雙已受傷深重。不能行走矣。振
川乃許阿雄阿尾酒食。令其昇阿雙至普邑。尚望追
出原銀。不意一朝畢命。此當日實情也。余不信命。夾
之。謂振川阿雄阿尾。前言已盡。豈汝一人所能飾說。
汝得蔡高賄幾何。欲脫有罪。害無辜乎。徐阿丙曰。天
日在上。夾死不敢妄言。請從容細審。到水落石出之
後。如非振川叔姪所為。則以我償其命矣。問振川族
姪何名。阿丙曰。不識也。當問振川乃知之。問營兵四

臧案卷下

五

人何名。阿丙曰。止有蔡高一。人並無他兵。夾死亦不
能造出名姓也。喚阿尾阿雄與之對質。阿丙置其昧
心。誣良必遭迅雷擊死。阿尾阿雄不敢與辯。命夾之。
兩人皆曰。阿丙所言是也。我等前日誤聽振川商謀。
謂人命重事。禍累無休。家貧不能備具棺斂。與原告
和息。不如三人合供。營兵打死汎官。必懼而求和。邱
阿楚得賄。領埋可免通報。我等皆無禍難。於是網打
羅燒諸事。悉護營兵。而木條細傷。供為弓弦所打。今
汎官不出和息。命案已經通報。徐阿丙活。現在供

証。我等豈能復昧良心乎。此人實係李振川叔
姪打死與營兵無干涉也。余思屍場驗訊之時。吳阿
尾匿傷不言。原有情弊。設非振川凌虐。何以教令勿
言。因復訊阿尾曰。汝當日身傷。亦言是蔡高所為。今
何謂營兵無涉。阿尾曰。惟是振川刑我。所以我勿
言。我因聽其謀。欲冀和息。所以當場默默。若果蔡高
網我。吊我。箍我。烤我。我肯為之隱諱乎。今日所供。乃
是實情。雖斬首入地。亦不敢言非振川叔姪矣。訊蔡
高。蔡高抵死不承。乃訊振川。振川嘆曰。前生夙孽。願

臧案卷下

六

死。無所言。余曰。阿雙一命。畢竟斃于何人之手。振川
曰。我也。余曰。阿雙強壯。汝羸弱之軀。何以能制其死
命。必受蔡高賄買耳。振川曰。族姪李阿顯助我。非受
賄也。因將當日網打羅燒情形。備述不諱。與徐阿丙
所言俱相脗合。問前供何以不及阿顯。阿顯家居何
處。有父母妻子與否。振川言。彼時欲推諉營兵和息
了事。是以不及。阿顯併自己。亦不承招。今則道其實
耳。阿顯家在惡溪韓文公驅經之處。無父母妻子。子
然一身。東食西宿。自普邑先回之後。不相聞問。若

月未知復出周流道路否也。余星夜關移海陽縣專差守提果獲李阿顯到案。當堂一訊，不待刑鞠遽將當日偕叔李振川酷虐刑死。邱阿雙情形直言不諱，與徐阿丙李振川等各供先後脗合。余曰：噫，是矣！乃定爰書擬振川抵償，阿顯杖流三千里。蔡高徐阿丙不行勸救，阿尾阿雄初供不實，各予八十重杖。解府審明轉解臬司。臬司以初報供指為憑，今審係振川阿顯致斃，與原詳不合，檄駁覆審。余復虛心靜鞠，詳慎研訊，再無可疑，仍照原擬解上大拂臬司意。時必

鹿洲公案卷下

七

欲坐蔡高兇手，取約兵不嚴職名附參。見余不依檄駁翻案，不勝憤怒，欲加以易結不結罪名，劾余落職。余曰：殺非辜之人，命以保一己之功，名此，事豈我為之哉？不如削職入深山讀書，仍不失故吾也。臬司復調余至省，令覆訊。且面諭曰：汝恃才執性，目無上司，我原檄如何駁詰，汝竟置若罔聞。此案若非營兵兇手，何能為此酷刑？汝從前驗報如彼，今日審詳如此，何以達部結案？茲付汝再審，汝其慎之。余曰：某無才末職，安敢任性。已照憲檄嚴審而犯証矢口不移，無

如何也。海濱之人為盜，捕盜無所不諳，網打羅燒之事，原不必待營兵而後能振川身任縣胥，豈不知殺人之命，關天不償不已。豈人所能強乎？蔡高實係無辜，故令屈抵，不特抵者不願恐受抵者亦不願也。當時錄供通報，則據所言如彼。今日審出實情，則定爰書如此。大部駁詰亦無如何去官事小，枉殺非辜事大。惟有靜聽參革而已。臬司怒不可回，跳叫詈罵，欲行揭參。左右曰：免冠叩響頭謝罪。余笑曰：免冠亦不

鹿洲公案卷下

八

妨。但頭何能響此事？我未之學也。臬司亦笑且恨，因曰：汝且虛心再審，不必執定意見。余曰：不敢也。余思限期已迫，若待再訊解府，府訊解司則緩不及事。因將案卷人犯帶赴本府公署會審。駁詰刑訊以府憲胡公為主。余從旁靜而聽之。命胥役亦於其旁並記口供。則振川阿顯蔡高阿丙阿雄阿尾諸人堅供如前，至死不變。余更改問語，補新供，再將原讞叙入。攜質臬司閱畢大怒，罵曰：汝止自改問語耳，供讞則仍舊真目，無上司視我若狗吠者也。余曰：不敢問語出

自問官可以更改口供出自犯人死生關係豈問官所能移易口供既不可移讞語自難更張今日之案實無疑義請憲臺明鏡親審如有謬戾罪不敢辭臬司曰親審若有別情揭參必不可易余曰願之遂趨出同列皆爲我危余曰我自幼貧賤以至今日一官有無何足輕重殺人以媚人此官尚可爲哉越數日臬司親訊疑振川等受人賄囑將過刑之振川曰我在公門數十載豈不知殺人者死雖有千金之賄賂而無性命以受享得此欲何爲哉吾以四金不能舍之故誤殺一人今復誣罪于無辜之人是我又殺一人也此案不枉卽夾死亦無他供矣阿顯曰我殺人不認乃常刑夾既已供招明白不敢架禍他人又何夾焉蔡高曰吾今日卽死于夾不敢代人償命使邱阿雙含怨九泉也阿丙阿雄阿尾皆言前供是實今日夾死亦不能再轉移爾臬司顧書吏而笑曰伊等作手如此精妙乎吾欲翻案則無從翻起欲刑夾則無從夾起書吏曰此是實情非作手也且將此案商之撫憲可乎臬司曰善卽以其情入白之撫憲曰可

矣遂依擬題結而李振川李阿顯數日之間先後俱卒于番禺縣獄不待刑法之及也雲落非刑聞者髮指若使抵償不辜千載有餘恨矣去官事小枉殺非辜事大如此乃可執法

三山王多口

有陳阿功者以急究女命來告云其女勤娘嫁鄰鄉林阿仲爲妻于歸三年未有男女仲母許氏素酷虐憎女貧窶此九月十三日我造其家看視之則女已杳無踪跡不知係打死滅屍抑嫁賣他人也問汝女曾否往來汝家曰八月初六日方去有王阿盛可質攝訊之則阿仲母許氏切切鳴冤云寡守十七年始娶一婦而媳婦連月歸寧七月間往復者二八月六日再去十七廿四初三速之數次皆不還不

鹿洲公案卷下

二

知何故至此十三日陳阿功忽到我家欲索女命此必係阿功立心不良欲圖改嫁故藏匿耳問陳阿功女在汝家以何日旋去與耶步耶何人偕之行曰女九月初六日言歸貧人不能具有輿遣其弟阿居送之半途步行而去問汝兩家相距遠近幾何曰十餘里阿仲母子大呼曰並無歸來左右隣可質問王阿盛汝于何日何處遇見陳女旋家曰聞阿居言之耳未見也我家里許有三山國王廟我九月六日鋤園道左見阿居自廟歸來言吾父命我送姊還家我問

曰姊在何處阿居曰去矣我所聞如此而已餘不知也問陳家貧富何如阿盛曰貧甚至廟幾里曰三里許林家至廟幾里曰六七里呼陳阿功詰之曰汝女既已適人汝家又非甚富值茲米珠薪桂之秋日日歸寧何爲且夫家促回三四汝不聽去又何爲初三來請汝既不依豈有初六無故自行送去之理又不令汝子送至其家半途而返與無干之王阿盛言之何意汝子無心一言汝又何從而知遂援引以作證據其爲汝改嫁播弄機巧無疑也阿功呼天撲地哭

鹿洲公案卷下

三

曰父子至情蔬水可甘何必富壻家催促再三堅不之許自覺過當送還補過理所當然兒子尚幼離家不敢太遠至于半途則壻家亦已在近我怪兒回太速詰以未至半途兒言已經過廟有阿盛叔看見今女無踪是以牽連及之我非不知女子從一而終豈有壻在別嫁之理喚阿居問之則年方十歲云送姊至廟前而返問何不送至其宅曰父命我回家牧牛聽姊自去嚇之曰姊現在汝家嫁人何敢欺我汝不實言斷汝指矣阿居懼哭而不言再三餌之總曰無

此事問廟有僧否曰無有有乞丐否曰無有左右有
人家否曰無有有樹林否溪河池塘否曰無有問汝
家左右鄰何人曰左右俱無隣居余終疑陳阿功所
賣較成機局而阿功刁悍阿居幼小皆難于刑訊思
南人畏鬼當以言試之召兩造謂曰汝二家俱無確
証難定是非既道經廟前則三山國王必知之汝等
且退待我牒王問虛實明日再審越次日直呼陳阿
功上堂拍案罵曰汝大非人類匪女改嫁且聽信訟
師欲以先發制人汝謂人可欺乎人可欺天不可欺

鹿洲公案

舉頭三尺有神明三山國王告我矣汝尚能強辨乎
汝改嫁何人在于何處得價幾兩我俱知之汝不贖
還今夾汝矣阿功懼不能答伏地叩頭求寬余曰贖
還寬汝阿功曰是也為窮餓所驅嫁在惠來縣李姓
者聘金三兩願鬻牛以贖之即將陳阿功痛杖三十
枷于市命之曰贖還釋汝不贖不還枷死乃已於是
阿功使其妻王氏往惠來求贖李姓勒令倍償財禮
王氏鬻一牛及幼女得六金贖之林阿仲聞有六金
慙勤娘失節遂私與王氏議和得金更娶而勤娘仍

歸李矣陳阿功荷校兩月幾斃命謂其妻曰早知三
山王多口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免受此苦楚也今
事畢宜稟官釋我王氏以其言來告余笑而釋之
陳阿功乃絕好訟師自犯自告令人不疑任汝層
層駁倒伊却層層辯開舌底生蓮殊難招架此等
人若不畏鬼將以何法治之乎早知三山王多口
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二語可謂奇絕

鹿洲公案

市

西穀船戶

潮為郡故產穀之區也。三歲洊饑。民生艱食。雍正五年。制撫大吏請于朝。議發西穀十萬石。勾貯潮屬各縣倉。備賑恤平糶之用。詔報可。兵民以手加額。相慶慰。而是年夏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穀價稍平。秋冬間。撫藩派撥省倉西穀發運。惠潮觀察樓公故廣州郡守也。公在廣府任內。平糶出入存留。未買穀價五萬四千二百八十石。應買穀還新守補倉。而潮為公所屬郡。乃議往高州買穀運潮。省勞費時。嶺東

鹿洲公案卷下

主

穀價石尚八錢。西穀上者不過五錢中者下者。在三四錢之間。一舉兩美。制撫以為便。於是運潮之穀。樓公毅然任之。領出穀價遠近並買。遣潘田司巡檢宋肇。烟烏槎司巡檢張宏聲。三河司巡檢張德啓。招寧司巡檢范仕化。分途押運。潘田司素有幹才能。權子母。將穀價于佛山購廣錫棉布之屬。帶往高州發市。然後買穀以歸。稍延時日。候風汛。即在高州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又在香山海洋。報稱被盜。又報漂沒三舟。而私貨毫無損失。或者疑之。烏槎司亦在

海豐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招寧司專在省城

領運近買之穀一萬五百五十石。全付潮陽范巡檢

以海船險苦。先由陸旋潮。押運人役各與船戶串通

沿途盜賣。每賣穀一石。押運得錢百文。以為定例。所

督八船。自二月十八日在省開駕。至四月二十八日

到潮邑之碭口。余適會海門潮陽達濠三營將官。勘

酌脩造戰船。木植聞西穀備極不堪。兵以發餉為患

因檄行押運巡檢范仕化。就八船中各起好穀一石

送至縣堂。會同海門營參將許君諱大猷。潮陽營遊

鹿洲公案卷下

主

擊劉君諱廷俊。守備永君諱福達。濠營守備吳君諱崑。即于縣堂之上。眼同風颺。每穀一石。有扇淨八斗二三升者。有七斗五六升者。合計勺算。石可得淨穀八斗。復令范巡檢會同弁目碾米。每石得米三斗八九升。或四斗不等。色黦且碎。三營有難色。余謂范巡檢曰。聞西穀素佳。道憲軫念民瘼。豈忍以有名無實之穀。失嗷嗷待哺之人心。皆君輩不慎。致使船戶舞弊至此。將奈何。范憤然作色曰。此皆道憲所買之穀。奸醜惟道憲是問。船戶不敢損毫芒也。時道府檄催

收穀甚急。且言船泊海上。風濤不測。萬一有意外之虞。將誰任咎。余曰。然且受之。遣書吏黃遇。趙平。邱潮。黃輝。陳良。陳智等。帶領小船數百。往磊口接運。則見船上高飄黃旗。大書奉旨押運。憲役高光等十人。及招寧司外甥馬相。公弓兵董明。皆正容端坐。作上司差員行徑。舵梢水手如虎如狼。指揮呵叱。黃遇等相顧。懾息莫敢出聲。先以水浸爛穀。攪和量交羣吏。以不堪貯。厥為請船戶厲聲曰。大老爺發下之穀。雖粗糠沙泥。誰敢不受。汝主欲做官否也。吏皆曰。非敢

鹿洲案卷下

七

不受。但濕穀另交。可以攤晒。乾濕混雜。恐乾者亦為所累。船戶曰。我不管也。吏不敢復言。亦屈意受之。是時船上諸人驕橫無比。言必稱大老爺。范巡檢與吏言。船戶必曰。大老爺。船戶言舵工水手必曰。大老爺。舵工大老爺。水手而船戶水手。日日輪流置酒與招寧司高宴。妓女頑童晝夜不絕。諸水手又設為飲量之法。將斛斜放。穀面不俟上滿。輒盡力向下刮之。羣吏曰。如此則每斛少一升有奇矣。我等將何以交倉。船戶曰。大老爺斛面如是。汝等上倉與否。我安知之。

吏黃輝不能忍。出怨言曰。如此則我等每人須賠穀數十石。汝輩傷天害理。不存良心。動輒稱大老爺。大老爺豈教汝如是乎。船戶黃兆大怒。鳴鑼黨眾。將黃輝楚撻。破額輝跳入小船。逃生。兆遣王阿受。李阿二等。追至小船。撲擊之。小船戶陳阿杜。蔡阿相。皆被傷。招寧司馬相。公目視之。而無言。時五月十一日也。於是小舟盡逃。羣吏踉蹌歸來。莫敢再往。尚有二千餘穀。在船未收。余不得已。復僱募小船于十三日。檄委巡檢范仕化。帶領交收。范仕化不肯。余思仕化身為

鹿洲案卷下

八

運官。船戶其所管轄。又現任招寧司巡檢。以潮邑之屬員。辦潮邑之公事。有何推托之處。于十五日再行檄催。至十七日。仕化猶不動。且言道憲係屬至交。經連日具稟。陳明。早晚穀船疎失。不知是誰之罪。余聞其語。為之毛髮悚然。知此人奸險。能幹為上。憲腹心重用之員。既經連日具稟。恐晝夜將穀搬藏。鑿舟入水。我咎其可逭乎。因臚列事由。詳明列憲。叩于十八日清晨。躬率小船出海接運。而西穀愈出愈醜。有水注爛者。有發熱如火者。皆收而不問。惟批扁太多。似

非原穀。疑道憲所買。未必至于此極。而范巡檢力爭。稱係道憲賤價所買。海陽揭陽皆是。此穀發付不干船戶之事。余亦不與之辯也。越次日。已刻吏復取扁穀來觀。中多米粒。余思道憲買穀。焉有攪米之理。此確係船戶盜取碾米。仍將糠粃攪下耳。碾米必在附近人家。吾得其因而入矣。因開問兩岸有鄉村否。舟子言樹林內有之。東為松子山。西為棉花村。余佯言舟中熱甚。登岸乘風坐于松陰之下。少頃有趨而過者。召問之。其人曰不知也。余曰不知不已。今捉汝其

東州公案卷下

九

人曰。須問鄉長。余曰。然。卽遣役喚棉花村鄉長。鄉長病其母來曰。欲究窩接西穀。則我老人知之。不必問病兒也。吾鄉中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皆為碾米數十石。或接往達濠發賣。對面松子山李阿家。謝朝士等更多窩接朝士家中。聞尚有西穀未賣。急掩取。無不獲者。余立刻遣役趨松子山。謝朝士家果有西穀四包。在焉。連人及穀俱獲。以來問何船之穀。則曰鄧文興也。命捉文興。舟中言文興已往府鎖其舵工湯廣萬訊之。則諸舟無不然者。余謂范巡檢曰。何如。范

曰。固知之。余曰。知而不言何也。范無言可答。余將兩岸窩接之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李阿家。併八船船戶黃超成等。盡拘入邑。當堂確訊。則謝朝士于被獲四包之外。另為碾米十三石。鍾阿信代碾十六石。鍾阿興代碾十四石。皆載往達濠發賣。李阿家代碾十七石。魏阿加代碾八石。又為載米六石往達濠發賣。又代買扁穀二石。余曰。噫。磊口兩村之弊。不過如此矣。訊船戶黃超成。則侃侃直言在天字馬頭買扁穀五十石。虎頭門買扁穀十石。至九龍又買扁穀十石。

東州公案卷下

十

達濠買扁穀六石二斗。棉花村買扁穀一石二斗。沿途碾米盜賣。共去好穀一百二十餘石。除攪下扁穀七十七石四斗。今尚缺少額穀五十一石五斗。問汝舟並無破損。何以穀皆漲熱。據供係量交之前一日。恐穀石短少。將扁穀用滾水泡濕。攪下不虞黃兆等衆人角口。數日不來盤收。此所以發熱也。訊船戶麥長。據供在天字馬頭買扁穀二十石。汕尾買扁穀十石。平海買扁穀六石。沿途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八十餘石。除攪下扁穀三十六石。尚缺少穀五十八

石訊船戶謝勝據稱實名王光嵩乃代謝勝押船其
買賣穀石皆謝勝自爲之事我不能知其詳只在天
字馬頭賣去好穀五十石隨買扁穀五十石攪下將
開船時又賣去十餘石平海汕尾賣去十六石庵埠
賣去五石皆隨買扁穀攪下其他處盜賣及沿途碾
米換魚換菜出去好穀不知幾何大抵亦有百餘石
除攪下扁穀一百二十餘石之外尚缺少穀九十石
五斗問汝穀亦發熱何也據稱我等亦於將交之先
用滾水泡下使穀漲多不虞因黃兆衆人角口數日

鹿洲小案卷下

主

不來盤收是以發熱問汝八船皆泡水乎曰然也訊
船戶黃兆則黃兆攪載未回而所獲者乃舵工林家
相也據稱黃兆在天字馬頭買下扁穀五十石虎頭
門峽西買扁穀二十石九龍買扁穀十五石沿途盜
賣及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一百三十餘石除攪
下扁穀八十五石尚缺少穀四十七石五斗訊船戶
李德則係黃奇昌黎阿二公共之名黃奇昌在府未
獲據黎阿二供在庵埠買扁穀十石在潮邑買扁穀
二十三石達濠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換菜

共去好穀百餘石除攪下扁穀六十三石尚缺少穀
三十四石五斗訊船工湯廣萬據稱船戶鄧文興買
賣之穀不能深知其詳止五月初五初六兩日在碇
口有小船載扁穀二次文興共買二十餘石攪下沿
途盜賣碾米大約不及百石攪下扁穀不知多少今
尚缺少穀四十五石訊船戶謝永興據稱永興在府
未回我乃舵工李昌桂也未與僱小船在東莞縣買
來扁穀五十石天字馬頭買扁穀三十石庵埠買扁
穀四斗沿途盜賣碾米換菜亦不過百餘石除攪下

鹿洲小案卷下

主

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三十三石五斗訊船戶陳
裕興據稱裕興在郡未回我乃舵工黃志成也裕興
于二月十七夜用小船三隻剝載好穀五十石回家
在東莞縣買來扁穀五十餘石虎頭門買扁穀三十
石沿途盜賣碾米食用大約亦百餘石除攪下扁穀
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五十石余曰噫是矣登即移行
達濠營併檄招寧司官吏將八船駕往達濠港內嚴
加看守將船戶黃超成等諸人羈禁通詳一面關移
海陽縣提拿船戶黃兆謝永興陳裕興黃奇昌鄧文

與各正身赴縣質審。六月初十日皆至覆訊。則黃兆實名林有德。據稱天字馬頭虎門九龍共買挽扁穀八十五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林家相併供。若合符節。謝永興實名滕有興。據稱省城東莞庵埠共買挽扁穀八十石四斗。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李昌桂所供若合符節。陳裕興自言東莞虎門買挽扁穀八十餘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黃志成所供若合符節。鄧文興乃湯廣萬向之湯廣萬乃鄧文興所供買挽扁穀碾米盜賣缺少之處。亦兩人如出一轍。黃奇昌詭名劉阿進。據稱買挽扁穀於黎阿二所供六十三石之外。尚有天字馬頭買挽扁穀九石。虎門買挽扁穀五石。達濠多買扁穀五石。共挽下扁穀八十二石餘。供亦如一轍。至問其有無給與高光馬若愚等每石百錢之陋例。則八船戶合口齊聲並稱一錢不少。無一人有異詞也。余掩卷嘆曰。諸船戶經審數次。不用動刑。先後口供弗差。銖黍此尚何疑義哉。彼行傭貿易之細民貪小利無足怪。向非押運官役養成驕縱。亦何逮至于斯哉。鼠

同眠嫖飲浪費公然以賤買醜穀勒抑屬員之惡聲。加之公忠為國之道憲非平日深受憲恩之人所宜出此也。據招砂都約保邱朝黃經等稟稱松子山棉花村盜出穀石招寧司馬相公弓兵董明憲役高光等諸人皆預焉。約長王瓊林船長邱光美保正王朝等稟查盜接西穀小船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等之外尚有招寧司巡船私自載運而脚夫吳阿孫自言范巡檢之子大相公令將西穀代為批至米舖碾米八石入巡司衙門食用者二次矣。約保將吳阿孫解到訊之。果然一時幾不能忍。欲將范仕化高光等問成盜首。通詳參究。念係上臺鍾愛信任之人。投鼠忌器。有傷憲心。恐非自全之道。再四思維。是以中止。祇將挽和盜賣情節申憲究追。但思范仕化等護庇船戶。竟以醜穀盡誣道憲。置身事外。是誠何心。今水落石出。八船船戶挽下扁穀六百餘石。缺少額穀四百餘石。則此中情弊瞭然矣。六月二十二日潘田三河兩巡司運到高穀在澄海縣溪東港遭風淹沒殆半。其穀或在水中撈起和泥晒之。鹹水浸淫外乾內敗。

奉憲諭各縣四六勾撥餘者盡歸潮陽是以潮邑又于四六之外多收水穀三百餘石計接受潘田司好穀一千五百七十五石水穀一千三百八十石三河司好穀二百七十九石水穀二百七十八石水穀顏色黯黑觸手成灰經憲委招寧三河兩巡檢勘估前運西穀之暇併取一石晒乾碾出灰米三斗六升米戶以為無用及早設施賠補八百石可已遲之則歸無何有之鄉全為交盤大累矣統計潮陽一邑共收海運西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石或交代風颺或

鹿洲公案卷下

主

碾米給餉均應賠補三千二百石縣令為道憲屬員自分代賠二千二百石其挽和盜賣缺額一千餘石之穀應于各船戶名下追補此大公至正之道也上憲檄行海陽潮陽二縣會審究追將其船變賣賠補而招寧司巡檢范仕化屢藉稱道憲之命請釋船戶余以事經通詳案未會審不敢私釋而范仕化背出危言余佯為弗知此聞制撫題明西穀兌撥沈失情由將四巡檢參革發訊仕化愈懷怨懟每于道憲之前播弄是非余適奉檄召至郡促出倉收面請憲示

道憲仍命審明將船變價賠補余思范巡檢監守自盜已經漏網倘將船戶盡釋則千石將問何人為道憲賠補二千餘石固所甘心為船戶賠補一千餘石無此情理范仕化言此等穀石何須賠補即使新官交代有道憲泰山為主誰敢不接受哉然余心終未敢安仕化退謂人曰招寧司雖暫時落職總有開復之期潮陽縣亦在旦夕且禍烈于我百倍直張目俟之耳實僚以告余曰倉穀顆粒皆關民命未便有名無實欺誑朝廷況道憲大人長者為國為民斷斷

鹿洲公案卷下

主

乎無此事也越數月其言果驗倉穀民命所關押運官役貓鼠同眠以國家勤恤民隱之隆恩恣其嫖飲花消之受用雖欲不治不可得也聞至今君親造海上因看見數粒之米就地生風究出許多奸弊一經羅盡供招歷歷不覺為之拊掌稱快但上司欲為掩蓋則投鼠忌器豈可過于認真自貽伊戚朝廷遠而上司近信乎邑令之不可為也

忍心長舌

林振龍有女曰賢娘。嫁劉公喜爲妻。十有一年矣。生一子。一女。翁姑無恙。廬舍晏然。公喜以貿易爲生。家雖貧。亦不至餒斃。公喜父國奕。以墳山雀角待訊。揭陽適病劇。公喜母攜孫往視之。林氏及幼女阿進在家。未幾振龍令歸。寧以去。鄰人以爲常事。弗疑也。及公喜歸。自厦門入其室。不見其妻。鄰人陳孫典以歸。寧告公喜之振龍家。則振龍不見。見妻母鍾氏。問賢娘鍾故。爲駭愕。曰。無之。公喜言某日來在汝家。鄰里

鹿洲公案卷下

三

衆目共見。何言無有。鍾氏曰。固無有也。公喜歸。沿鄉訪問。偵爲鍾氏。遣子林開喬及販者郭阿連。嫁賣以告其族人劉文實。文實率劉國定。劉國重。劉勤。劉連等。偕公喜至振龍家。大譟。振龍父子不敢出。公喜計無所施。將林園所種薯芋。殘毀狼藉。鍾氏出阻。文實等譁然詬詈之。公喜痛妻不見。狂跳罵尤。無禮鍾皮。無退敵之策。入持薙髮刀。出當衆自割額頰。諸劉皆驚走。然鍾氏未及喉。刀傷甚輕。固晏然無恙也。公喜猶不已。必欲究知賢娘踪跡。來告林振龍。賣滅

其妻振龍亦告公喜賣滅其女。公喜告鍾氏。謀販郭

阿連。嫁鬻賢娘及阿進。不知所之。索妻女二命。振龍

亦告公喜。謀販郭阿連。嫁鬻賢娘及盜薯行兇殺傷

夫妻二命。因遣役訪攝郭阿連。未至。未訊也。越二十

餘日。鍾氏以病死。振龍視爲奇貨。可居以活殺妻命

來告云。鍾氏怪劉公喜賣女。公喜聽監生劉文進主

謀聚衆行兇。逼殺鍾氏。而告詞後開列元兇。則又係

劉文實而非公喜。拐賣逼殺皆云文實之事。余見其

前後矛盾。不問可知。爲荒唐然。事涉命案。不得不爲

鹿洲公案卷下

夫

詣驗也。鍾年五十有六。舊劃刀痕。已經全愈。遍身黃瘦。並無微傷。活殺之控。虛誕極矣。但賢娘踪跡未明。黑白難分。勢不能以中止。拘出郭阿連。問訊。則鍾氏前後商謀嫁女情事。及遣子林開喬同送賢娘。由惠來而之甲子所嫁與李姓者。爲妻言之。歷歷皆有確據。而振龍恃有親屬。爲惠潮觀察使心腹。幹差專在外訪求官司得失。而其族又新近與邑中仕宦者聯宗。紀綱數輩。羅列屍場。自覺有赫赫之勢。堅不輸服。余移檄海豐。併遣隸役偕郭阿連之甲子所窺伺李

家住處獲出林賢娘交署尉張東海遣解來潮林振
龍要賢娘于路附耳數言而去賢娘至言十八于歸
今行年二十有九生一男一女男爲夫公喜所賣女
爲郭阿連所賣問賣汝者誰也曰劉文實也問汝與
文實有私乎曰無之無則曷爲從之奔曰爲文實之
母馬氏所欺也因夫公喜非翁姑所生被逐無房舍
可居在文實家借宿而夫賭蕩作賊不顧妻子無衣
無食遂爲文實所賣問汝父母知乎曰不知也然則
汝自願嫁乎曰不願也余曰噫奇哉汝二月二十八

鹿洲公案卷下

元

日在母家遣嫁何云文實曰馬氏遣郭阿連到我母
家給去耳彼言翁姑死令我之揭陽治喪我是以從
之去問是夕宿何家曰宿洋內鄉郭阿連家次日宿
惠來又次日宿甲子所至三月初七日嫁與李云義
聘金三兩劉文實郭阿連分之而去問汝平素與阿
連有私乎曰無也平素並不識阿連因馬氏遣來始
見面尚詐名阿順後乃知之郭阿連以首搶地大呼
曰冤哉我實受鍾氏之托稱賢娘新寡近地婚姻富
者非偶貧者無所得食惟海豐甲子多魚鹽之利易

以謀生人多溫飽令我同林開喬一行耳我乃男子
賢娘少婦非親兄林開喬同行鍾氏肯令其女從我
去即賢娘亦安肯從素不相識之男人過都越邑之
他郡以去此理甚明情甚確如彼所言我不服也再
訊賢娘賢娘以父兄先入之言爲主不實供刑之不
變訊林開喬開喬無可答亦但諉爲文實刑之不變
訊劉文實文實固稱無有賢娘開喬力指之刑亦不
變再訊郭阿連阿連稱止有林開喬母子與他人無
一毫干涉刑之終不變余復呼文實訊之文實呼天

鹿洲公案卷下

手

撲地言公喜乃我從兄之子世豈有欺誑姪婦轉賣
他人之人且我非游手窮餓有妻有子有田有宅肯
作喪心病狂之事與郭阿連分三兩污穢之財我若
果有此情郭阿連豈肯代罪劉公喜豈不我怨即林
振龍焉肯舍我而告爲公喜所賣我又安敢與劉公
喜往謀振龍之家以此嫁禍有死不服馬氏曰我二
十孀居苦守二子行年七十足不履戶庭非禮之
言不出諸口豈有勸人改嫁作傷風敗俗之事若有
此舉則從前守節皆虛矣此婦人忍心害理十餘年

結髮恩深甘反面從他人以去又敢誣夫非翁姑所
生又誣以賭蕩作賊宅舍堅好誣以無室男子在家
誣以鬻賣如此婦人何事不可出諸口尚以其言為
可信乎因遍詢鄰居陳孫典房族劉紹萬劉國來劉
文忠鄉保楊鼎顯則公喜素守分循良無比匪醜行
貿易為生亦無賭博室廬完固與劉文實尚隔一村
亦無賣子乃再呼賢娘問之曰汝言公喜賣汝男有
諸否曰然也賣與誰曰賣與阿翁劉國奕國奕哭曰
天乎公喜乃我夫婦親生之子公喜之男乃我之孫

鹿洲公案卷

三

何買賣之云哉余不禁怒髮衝冠命批賢娘頰二十
槓其指拷之三十賢娘聲色不動余曰野哉傷風敗
化至此婦極矣吾早知其妄但林振龍挾上司威勢
不得不俾盡其詞此婦豈為人所欺者既明知洋內
鄉為郭阿連之家又惠來甲子日止宿之處條分
縷析豈有被欺揭陽之理且誣夫為賭為盜為非翁
姑所生為無室無食如此潑婦何言不可出諸口彼
以劉姓為仇讐為土芥豈肯為文實所賣況其登車
就鬻實出林振龍之家與文實迴然風馬非郭阿連

平昔私通則林開喬之行無疑也賢娘乃服辜言並
非與阿連有苟合但連年饑饉賣女者多不止吾父
母而林振龍林開喬亦自知不可掩諱俯首伏罪不
敢復諉為文實但乞免追財禮欲與劉公喜索殯殮
之資而公喜欲令其贖還幼女阿進郭阿連言阿進
乃開喬賢娘鬻在甲子所亦知其處命贖還之問公
喜國奕尚收回此婦與否父子皆叩頭流血曰不敢
也乃聽歸後夫即日出境免使久留是邦為潮邑山
川之玷郭阿連按律枷杖林開喬以母喪姑開一面

鹿洲公案卷

三

之網追聘禮貧無可償勸劉公喜姑置之勿以污穢
之財羞及阿堵使規門第者以為有不祥之氣而林
振龍以年老姑寬勿謂有人乎憲司之側果煬竈藉
叢者之泰山可恃也

天下殘忍不仁之婦至林賢娘極矣半生夫婿及
翁姑男女輕輕拋却無一毫顧惜之心且信口誣
織必欲網害其族人而後快虎狼蛇蝎蓋由家教
然也鍾氏視人盡夫振龍開喬均非人類風俗之
壞一至于此非賢令君極力轉移寧有瘳乎

山村樓

潮陽有大盜曰馬仕鎮太學生也。名鳴山，字仕鎮，所居鄉曰山村，在貴與之南六七里，地屬舉練都平疇。沃壤四望，無際溪河，交錯水清，樹綠夜月，蘆花漁舟上下，鳴鳴啾啾，相歌唱，以來往風景不亞於蘇松固嶺東之勝槩也。昔人以山村命名，今則為盜藪矣。馬氏故巨族，其丁男二千有奇，分三寨鼎足而居。左右鄉村莫敢睨視，仕鎮豪雄，獷悍尤為馬氏之冠。生而有盜行，見人財物則心不能平，不攘竊以去不止。雖

鹿洲公案卷下

五

至親密友亦必深藏，示虛不敢使一注目也。仕鎮慕柳蹠宋江之為人，招邀匪類，往來浹洽，四方無賴之輩皆歸之所居。舍傍有大樓，高廣堅邃，羣盜至皆款之樓中，大意以穿窬為主，飛簷走瓦，鑽墻穴地者為上。客駕舟逐流載私，離攘客貨于水者次之。懷石袖椎，徙倚道旁，顛過客而奪財物者又次之。樓中人衆至百餘，出入往來掉臂瞋目，橫行無所忌。民有犯顏色者，輒揮拳相向，當急急謝罪，惟恐不及。遲則夜入其家，罄諸所有矣。耕牛入村追者在門，屠者在室，懸

皮肉當戶而市，牛主亦不敢睨觀而去。鄉人畏之如虎，不敢斥言為隱語曰：大樓公，或曰樓鼈子。公者尊稱，鼈子者潮人最賤惡之號也。仕鎮以攘竊起家，漸致富饒。康熙四十三年，捐貲作太學生，自是儼然士林。羣盜不復曰：大哥而共稱為馬老爹矣。馬老爹之名震潮郡，撫按承差道府胥役皆潛與往來。凡上官差員出訪事者，十人九主於其家，以故邑中紳士縣吏捕役莫不趨奉，締交惻惻，然惟恐稍拂意也。然貴山峽山洋烏戔水黃隴舉練之閒，家家不得安寢，百

鹿洲公案卷下

五

里之內多怨嫉，而不敢言有密白于官，將捕治皆以負固不可得，搏差抗提，視為無足重輕。前後任潮邑攝潮篆者十令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獲，或設法籠絡之。彭令君以五都錢糧委之征收，仍攘竊如故，且侵欺科派無所底止。及支令君赫然振怒，移檄守將借兵四百親詣山村擒捕之。仕鎮命三寨皆閉門拒守於垣墉上，施火砲直向支令君攻擊，營弁恐殺傷皆大驚，急命班師。支令君憤恨不能已，而上官左右皆馬氏腹心，且反於支令君督過不得不渙然水釋。

自是仕鎮威震潮莫敢有萌擒捕之想者魏令君
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號曰總約長仕鎮益驕橫無
所畏時或至邑治無敢問及而攘竊漸行于城中布
帛貨鋪擇肥而食街坊奸宄世家大族子弟且有陰
為黨羽坐地分贓者矣有監生陳開發者賈人也居
積布帛頗饒仕鎮偵知之時有華橋人胡其暢為峽
山和平一方巨賊然亦依仕鎮門戶聽指揮仕鎮遂
命胡其暢率馬阿一劉阿信黃阿尾蔡阿乙等以輕
舟直抵隆津乘黃昏進城三更破壁入陳開發舖中

鹿洲公案卷下

三

恣意搜括大獲所利而去時署令白公仙遊開發以
其事告縣尉分差訪緝而賊舟揚揚得意搖曳以歸
過林八渡為水保方東昇所獲連舟擒捉以去胡其
暢等皆就縛惟劉阿信入水逃生奔報馬仕鎮仕鎮
親詣林八渡見方東昇則東昇已將布帛絨線各贓
物盡起而藏諸家陰使保正李茂開入縣首報矣仕
鎮餌以利脅以威東昇亦恐還其大布四百丈併胡
其暢等皆釋之未幾捕役至遇胡其暢將歸華橋遂
為所獲方東昇以所餘布帛絨線繳縣尉尉召訊供

始知馬仕鎮所為遂據情詳報郡太守而余方奉檄
攝潮篆未知其事但素聞馬仕鎮為一方大盜經十
令捕緝三十四年弗能獲思欲為地方一除民害十
月十七日將之潮舟過仙村見三寨鼎足人烟稠密
寨內大樓巍然雄壯誠非可以力獲者夜躊躇不能
寐訪知仕鎮有甥林承為潮邑馬快役喜曰在斯人
矣十八日抵潮蒞任密呼林承至內室謂之曰汝欲
生乎欲死乎欲全汝妻子乎滅汝門戶乎林承駭愕
叩頭流血不知所為余曰汝舅馬仕鎮也汝能致之

鹿洲公案卷下

三

來則生不來則死囚汝妻子滅汝門戶林承泣曰此
事甚難非強力兵威所能濟容徐圖之余曰宜速不
宜遲彼未知吾三尺汝尚可以誘致遲則不敢出矣
吾遣林光翁旭等五人與汝偕汝先為調虎離山之
計然後相機而行可也林承令林光等且俟而自以
他事往仙村見仕鎮問安否若為弗經意也者乘閒
言曰舅專制一方為總約長今新官蒞任得毋往謁
見乎仕鎮曰吾方思之林承曰何以思為去則去不
則不耳誰抑勒吾舅者但蒞止方新有過堂應卯之

例○可○因○此○覘○其○能○否○其○可○畏○耶○則○後○此○稍○避○之○其○可○
狎○耶○直○兒○戲○藐○之○耳○仕○鎮○曰○我○聞○此○人○似○可○畏○林○承○
曰○雖○極○可○畏○初○至○茫○然○無○知○也○乘○未○知○而○一○出○為○邑○
人○所○觀○瞻○以○後○即○裹○足○不○前○人○不○敢○以○抗○拒○目○我○仕○
鎮○曰○然○即○令○人○操○舟○詣○縣○林○承○又○佯○以○他○事○辭○去○仕○
鎮○入○邑○則○林○光○等○笑○語○迎○之○行○余○方○坐○堂○上○按○十○三○
都○約○保○名○籍○吏○唱○馬○鳴○山○不○到○余○不○答○有○頃○問○今○日○
不○到○者○幾○人○吏○曰○十○一○人○余○佯○怒○曰○無○禮○哉○此○不○到○
者○皆○賊○也○當○捕○治○遙○見○林○光○拊○一○人○背○若○趣○之○前○者○

鹿洲公案卷下

三

其○人○尚○瞻○顧○猶○豫○林○光○踞○下○代○東○曰○馬○監○生○到○仕○鎮○
不○得○已○而○前○余○曰○汝○監○生○馬○鳴○山○乎○仕○鎮○曰○然○也○余○
曰○善○汝○少○待○有○言○相○商○命○林○光○欸○之○須○臾○堂○事○畢○有○
報○饒○司○渡○江○者○將○出○迎○乃○置○仕○鎮○于○獄○及○暮○自○郭○旋○
吏○賁○府○檄○請○審○陳○開○發○盜○案○鞠○訊○之○方○東○昇○言○之○歷○
歷○胡○其○暢○亦○不○置○辯○惟○仕○鎮○昂○首○贊○論○不○肯○一○實○言○
余○怒○將○刑○之○仕○鎮○曰○監○生○也○余○曰○汝○三○十○餘○年○老○賊○
拒○捕○久○害○人○多○今○日○天○使○汝○遇○我○是○天○欲○亡○汝○也○汝○
尚○不○覺○悟○乎○我○今○訊○賊○不○訊○監○生○治○盜○賊○而○不○加○刑○

天○地○閒○無○是○理○矣○仕○鎮○猶○不○服○命○拷○其○足○三○十○筊○仆○
諸○地○曰○汝○不○實○言○吾○今○斃○汝○仕○鎮○度○不○免○始○將○行○竊○
陳○開○發○情○形○及○方○東○昇○盤○獲○始○末○直○言○不○諱○且○云○勾○
引○行○竊○者○為○姚○阿○腹○林○阿○順○同○黨○往○竊○者○為○胡○其○暢○
馬○阿○一○黃○阿○尾○劉○阿○信○蔡○阿○乙○等○與○胡○其○暢○供○詞○絲○
毫○不○差○問○平○日○竊○劫○幾○何○家○仕○鎮○曰○難○以○記○憶○但○被○
害○無○一○人○敢○告○我○則○是○無○其○事○也○余○曰○汝○積○威○至○此○
極○乎○今○即○無○一○人○敢○告○汝○汝○亦○未○必○有○生○理○因○遣○役○
分○緝○諸○黨○類○而○仕○鎮○之○羽○翼○已○星○夜○飛○報○其○家○馬○氏○

鹿洲公案卷下

夫

族○人○恐○大○兵○且○至○乘○夜○遣○樓○中○羣○賊○四○散○逃○生○急○離○
潮○陽○盡○歸○海○揭○饒○平○入○深○山○以○去○黎○明○捕○役○至○無○所○
得○惟○馬○阿○一○被○獲○與○姚○阿○腹○林○阿○順○等○質○供○皆○如○馬○
仕○鎮○胡○其○暢○所○言○余○乃○將○羣○盜○錮○獄○詳○報○列○憲○請○咨○
部○革○去○監○生○以○憑○盡○法○研○訊○而○貴○山○峽○山○洋○為○滅○水○
黃○隴○舉○練○之○人○尚○恐○仕○鎮○不○得○死○出○為○反○害○而○仕○鎮○
妻○子○及○馬○氏○族○人○沿○鄉○索○助○食○費○莫○敢○不○滑○輸○之○且○
亦○莫○敢○出○一○言○余○道○經○貴○巽○喚○田○閒○老○人○問○之○皆○云○
仕○鎮○一○日○不○死○鄉○民○一○日○畏○懼○即○暗○受○科○派○亦○不○敢○

一開口也。余甚欲重創之。終以監生未革不得加嚴刑復箠其足數十。而上官文移駁詰。上下往返。經一年。又逾兩月。仍未咨革。監生而余以奉參離任。其網漏吞舟。與否則俟後之君子矣。吾友曠魯之恨余。不將馬仕鎮撲殺而拘牽文義。效俗吏之所為。受人掣肘。空勞筆墨。若使巨奸逸罰。則貴山都百里內外。遭其殃害。無有已時。不知誰之過也。余亦悔之。

馬仕鎮乃有名巨賊族。大黨多負嵎悍。驚即靡護。符亦難獲。冷況名器在身。而上官衙役皆為交好。

馬洲公案卷下

弄

無怪乎十任三十四年之末如何也。令君得手在未到任之先。即行佈置。此時疑畏未開。迅雷不及掩耳。如縛雞豚。毫不費力。所謂兵貴神速。將以謀勝者。閩邑人民歡聲動地。不但貴峽洋滅之閒夜。戶不閉。即隣邦盜賊莫不相戒。遠遁文武。寅僚咸為手額。督撫司道盡皆稱能。亦一時快事也。惜監生未能驟革。文移上下往返。經年。僅僅羈縻。獄中弗獲按法懲治。可見百足不僵。而邑令掣肘之難。然賊惡貫盈。新任者亦豈忍俾漏網哉。

尺五棍

有杜宗城者。以狂病失水來報。云其妾郭氏。名阿貴。染時疫。病熱昏狂。于此六月初十日墜入魚池。人莫知踪跡也。翼日屍浮水面。始覺淹沒。甚為悼惜。鄉長杜若淮稟亦如之。詰朝詣驗。據宗城稱郭氏乃海陽人。年二十四矣。娶來一載。未有男女。亦無外家親人往來。問嫡妻在否。曰林氏。年三十八。生二子二女。子阿遵。阿賢。皆十餘歲。幼女方在抱。長女阿端。年四五歲。郭氏因病入水。並無毆傷。威逼諸事。鄉長杜若淮

馬洲公案卷下

卑

左右隣杜立衛。杜宗烟。同居親弟。杜意梅。皆言不知何時落水。並未聞有鬪毆情事。余命伴作薛順。偕宗城先往相視。當場唱報。以憑親驗。呼其子女。皆至。遍觀之。阿遵稍長。不問。問阿賢。不以實告。余屏諸人去。召婢女阿端。至座側細詢之。阿端初不言。問之再三。尚以無人毆打為對。余曰。阿端欺我。我已知阿貴為汝母。捶死但欲問汝事。因耳阿貴因何事得罪汝母。汝母因何事捶打阿貴。汝不實言。割汝舌矣。拔小刀置案上。阿端恐不敢對。余曰。無恐。止言阿貴何事見

毆便釋汝阿端乃言曰偷糖耳此初九日吾母糖藏
瓮中不見怒阿貴偷竊故打之及父回家吾母又言
父亦以扇撲之兩下是晚阿貴不睡坐至半夜次晨
不見造飯始追尋則無矣問汝母用何物毆之曰木
棍也有尺半長余曰棍今安在阿端曰在吾母房門
後余曰汝往取來阿端曰諾是時余低聲密訊阿端
亦低聲應答杜姓莫有知防備者命差役鄭可鄭應
等抱阿端直入其家即于林氏門後將小木棍携出
宗城母急趨欲奪之去已無及余視其木棍果止尺

鹿洲公案卷下

聖

五封之以屬吏驗郭氏屍傷兩頰皆遭兇拳手足被
棍者四處額角磕損口鼻指甲泥沙其為毆後投水
無疑喚林氏訊之堅不吐實余以尺五棍示之曰證
據在此雖欺何為林氏猶飾說冀掩蓋余曰兇棍起
出傷仗相符汝事因吾已盡悉即喙長三尺亦無用
也但婢妾偷糖有干家法汝為主母扑督教誨亦是
分所當然且傷非致命投河是實汝直言無諱吾即
為汝斷結省汝拖累不亦善乎林氏左支右吾不以
實告余曰汝以我為欺乎妻但毆妾律無威逼之條

汝一實言便可結案林氏總以罔毆為辭余曰既非
汝毆則此案不得結矣傷痕昭彰伊誰抵賴林氏曰
池中撞損耳余曰此婦太巧屍上七傷豈汝三寸長
舌所能一盡掩蓋他日郭氏親人來告命案牽連林
杜兩家兇手加功無所底止果有別人毆傷汝等累
方大也林氏故不承因將案內諸人帶至縣堂覆訊
臨行謂其家曰林氏姑悍殺妾罪甚重大今阿端言
是偷糖則事可開釋但林氏不肯招承是以未得結
案耳阿端為一家恩人我今交汝等善待之併着左

鹿洲公案卷下

聖

右隣家看守保護如有一人敢楚撻阿端或阿端偶
有他故我必將本家併兩隣一同究治汝等慎之越
翼日既望再行廷鞠宗城自認扇擊二傷余笑曰扇
焉能有傷汝且言拳棍六傷者誰也宗城無以應呼
林氏訊之林氏猶不承余曰汝但言是何人毆傷則
釋汝矣林氏利口亂辯固言無傷余曰此婦悍惡極
矣命刑之林神色不變櫻其指不承拷之二十亦不
承余笑曰鬼也汝首實則無罪我前言已盡矣汝必
欲固執無傷彼死者安肯瞑目且我已細加親驗此

對傷痕兒仗處處相符汝尚欲賣弄口給自招刑罰
此乃郭氏冤魂在旁教導不使姑婦漏網我觀汝十
指甚是不善兒氣逼人非得一番痛楚無以懲世閒
獅吼之輩善夫善夫宗城乃謂妻曰事已難欺實言
可也鄉長左右隣杜若淮杜立衛杜宗炯等皆勸之
曰娘子舉頭三尺有神明恐不由人抵賴汝自作自
當不必妄思諉卸徒自苦也於是林氏乃據實直言
因郭氏偷糖四五斤我怒以掌連批其左右頰郭氏
猶強辯乃以木棍擊其左手右臂兩腳腕彼是夜何

鹿洲公案卷下

四

時下水我實不知翼日見屍浮出我亦悔之余曰汝
棍卽此乎曰然也然則何爲不實言曰畏罪不敢也
再問宗城及鄉隣果非因別故無別人毆打乎皆曰
並無別人毆打林氏所言是實余曰噫鄙語云早知
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其林氏之謂乎汝但勿爲欺何
須刑罰因妻毆妾無威逼之條故郭氏不肯甘心使
汝十指受累今亦足矣斷令杜宗城將郭氏厚葬仍
罰米十石用作囚糧以爲呈首不實者之戒後四越
月而宗城仇家且謀出一郭汝贊者來告杜宗城姦

殺移屍將杜立衛等八九人一網誣陷見案卷明晰
不得遂需索之願反逃去不敢與宗城對質宗城夫
婦乃喜懼交集也

林氏之毆郭一半爲糖亦一半爲醋郭氏之短見
半爲目前亦半爲平日故林氏一撻斷斷乎不可
少也得法在密問女孩哄出尺五兒棍箇中情事
了然矣林氏弄巧成拙乃是天理昭彰處倘聽其
一直招承皮毛不損不特郭氏不能甘心旁觀者
亦未免有不平氣也母枉母縱極妙極妙

鹿洲公案卷下

四

林軍師

竹山都華陽下壘之閒皆濱海西北平原沃衍一望良田東南汪洋千頃民之居其鄉者耕漁半焉潮地三年荒歉余下車斗米三百錢地產番薯可代穀一斤鬻錢十二佃戶抗租踵相接也幸遇天休風雨以時歲登大有斗米僅錢四十著十斤方獲四文萬井盈寧民生和樂川澤獻瑞前溪生白蛤後溪產蠔苗皆數十年來未有之異小舟千百朝集暮歸水面諠囂如同海市則有勢家大豪或出壘斷藉稱祖業霸

鹿洲公案卷下

里

踞泊以余方厲禁之不許與小民爭利而恐其未盡絕也一日有下壘民吳云鳳呈監生鄭之鳳鄭之秀霸佔官溪凡小艇捕蠔者日納鄭氏錢三十文名曰花紅云鳳因七月十八日納錢稍緩鄭之秀率僮僕冒阿重等十餘人擊碎小艇仍擒云鳳至倉私刑甚屬非理謹抄粘督憲嚴禁紳衿勢豪冒稱海主告示上呈伏乞按律申究而吳阿萬吳兆華吳兆備吳云潮等各有呈詞合口齊聲余思鄭為潮陽巨族之秀兄弟監生霸溪專利情似可信況其毀舟闢毆必非

全無根據者也飛差攝訊則鄭之鳳先于是月十八日來稟吳阿萬等抗租恣橫殺傷田主鄭之秀槍剝衣服銀錢經檄發馮尉驗訊裂顧破鼻重傷種種而吳家抗不到案且分遣親人往督撫藩臬道府各轅門告鄭氏霸海橫抽余思欠租角口亦屬細故果如鄭稟所云吳家何以疾痛迫切兩日之閒多人上省遍呼制撫各當道又似有大冤大苦不能頃刻緩者也集兩造于庭鞠訊之則抗租逐毆是實橫抽毀船全屬子虛余曰噫異哉鄉保里民皆畏鄭氏至此乎

鹿洲公案卷下

里

約長林青雲保正盧紹先鄉長邱開發里民冒朝等皆指天誓日代為鄭氏稱冤且言八鄉人民並無聽見鄭家有霸佔溪海之事如鄭之鳳鄭之秀果係橫抽毀船伊等皆願代鄭坐罪余謂吳云鳳曰汝等連年歉收今歲初登大有數載積逋安能盡償即有挂欠田租亦屬尋常之事田主不以情相卹刻意取盈已非主佃休戚相關之誼而鄭生生長巨族強橫成風汝等不能甘受或有拒之過當此事甚小汝何必掩諱實情安加以霸海橫抽之大罪若使上司允行

必將直窮到底。水落石出。自罹誣誑。反坐此訟。師候汝也。云鳳曰。誠如明鏡。因吳阿萬。吳云。潮吳永祥等。有欠舊租數石。田主至家迫取。甚為暴戾。阿萬令我等。羣逐之。追至下地鄉。田主傾跌仆地。我揮拳傷其口鼻。永祥執木棍。擊其頭顱。當為邱開發。曾朝等。勸解各自散去。問同追毆者幾人。曰。吳阿萬。吳阿千。吳永祥。吳阿添。吳云萬。吳阿桐。吳阿樂。吳阿二。吳阿鳳。與我共十人耳。問搶銀四兩七錢者誰也。曰。阿添云。萬也。我與永祥亦分而用之。問搶衣服被帳者誰。

鹿洲公案卷下

四

也。曰。眾人皆有之。再訊吳阿萬。云。萬阿添。永祥等。諸人皆無異詞。余曰。噫。實情得矣。但霸溪橫抽之妙計。往省道控之。高手決非汝等所及。汝訟師是何姓名。以實言告我。則已不然。將夾汝矣。云。鳳曰。林軍師也。問林軍師何人。云。鳳阿萬皆曰。林軍師乃善為詞狀者。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邑內外誰不知之。余曰。我不知也。汝且言其名字住宅。皆曰。監生林炯壁也。家在東門內。離此不遠。因遣役飛拘林炯壁。併密諭差人鄭崗。林州將其案頭字楮。不論真草。鉅細俱取。

以來復問吳云鳳曰。汝等何以識林軍師。曰。吾叔有壻蕭見老邑內監生也。引我見之。問何以為謝。曰。先送贄儀三兩五錢。許事畢之後。謝金十二兩。軍師言此罪甚大。萬不可以訴免。我有奇計。竟置欠租勿道。反控田主霸佔官溪橫抽虐民一面。遣人赴郡赴省。遍控上司。以壯聲勢。縣官聞控。列憲自然不敢拘審。他日奉憲准行。則我為原告。勢居上風。使其不准。亦已。遷延月日。欠租細故。時過事反。此萬全之策也。言未畢。林炯壁銀頂衣冠搖曳而至。言監生無罪。見召。

鹿洲公案卷下

吳

何為余曰。卿聞軍師大名。欲一求教。炯壁曰。監生未嘗有事也。鄭之秀曰。假冒頂死名林廷捷。被告發。提問追劄報故。禮房有案可查。余曰。真軍師不論是否假監。汝且言吳家事如何。炯壁曰。我從不識吳家何人。云。鳳曰。軍師不必推托。今奇計弗行矣。炯壁故不承曰。我實不知汝等何事。云。鳳阿萬皆曰。此事實軍師所為。我等鄉愚無知。惟軍師之命是聽耳。軍師令我先送贄儀。我則三兩五錢。恭敬奉之。軍師令我事畢之後。謝金一十二兩。我則一凍識之。今霸海。

橫抽之計不行。軍師當別有奇策。不可使眾人受累。
烟壁猶不承。而差役鄭崗林州。以所獲林烟壁案頭。
狀稿呈上。披閱之下。則吳云鳳等詞。皆在焉。併有為。
蕭姚林趙數姓。舞弄刀筆。及代人上省告訴之稿。又。
開列各當事款單。積成卷軸。余亦與焉。令林烟壁一。
一視之。皆點首無辭。惟款單不認。言諸人悉係親戚。
是以代勞。豈敢妄捏款單。且非長作詞狀者。亦無得。
財惟吳家三兩五錢。是實。余曰。款單亦無礙。止不宜。
懸空造作。汝且試條條議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

鹿州公案卷下

完

不敢自怙過也。烟壁叩頭力辯。余曰。姑置之。但汝軍。
師之稱。始于何時。是汝自加此號。以招徠。訟客抑衆。
人推尊之也。烟壁曰。衆人是如此說。犯生原不敢受。
鄭之秀曰。彼公然受之。今在大庭之上。吳姓呼出。許。
多軍師。彼並不辭。余曰。林軍師情罪重大。非此案所。
可完結。先將吳云鳳。吳阿萬。吳阿添。吳永祥。吳云萬。
各杖三十。追出所搶銀衣服被帳。及原逋租穀。給。
還田主。仍枷號兩月。示衆。羈林軍師于獄。俟究明。包。
攬別案。詞訟。銀確數。按律盡法創懲。以快一邑人。

心永垂鑒戒。為移風易俗之一助。而余適因公奉檄。
赴省院司列憲。並擬薦調番禺。以首邑事繁。廢弛已。
久。留我即日在番視事。余固辭不可。至于臘月。乃歸。
而不知西穀獲戾。遭意外不測之變。奉叅去位。林軍。
師遂揚揚出獄。以為從今莫敢侮予也。

林軍師設想原奇。手段原非小。可以此爭訟何往。
不勝所謂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非阿好也。惜。
不幸遇此。令君遂覺計謀盡破。當時假監案現狀。
稿畢。呈款單露出。即令軍師自擬。亦未敢有生還。

鹿州公案卷下

幸

之望。不謂令君大度汪洋。偏以從容鎮靜處之。其。
實從容鎮靜。乃是漏網之由。至今士民論者。追咎。
令君之不登時撲殺。為棉疆除一大害。令君當亦。
無以自解也。豈天生惡人。亦有定數。軍師之亡。
尚有欲遭其手者。歟。此亦聽之。

山門城

潮邑土風素梗。逋租抗糧。負嵎拒捕。相沿成習。恬不知非。而洋烏泔水等。都尤其甚者。余蒞潮。法在必行。雖僻遠頑抗。極惡難問之鄉。不盡獲行。法不止如貴山都之麒麟埔。徑子鄉。泔水都之果隴。交南寨。皆動大衆捕禽之。元兇劇賊。累累就俘。然後奸匪廓清。令行而罔敢犯。不謂洋烏一都。尚有悍然抗法。如山門城趙姓者。趙氏聚族千丁。衣冠之士。濟濟數十左右。鄉村推巨擘焉。排戶趙麟趙伯趙鎬。自康熙六十一年以來。至雍正六年。積欠正供糧銀一百六十九兩。米六十八石有奇。差劉科張利劉德催之。不應無可如何。二月間。稟請添差。以陳科林會鄭應協同拘比。亦無如何。三月六日。陳科諸人偕保正周理等。拘獲戶丁趙德迎一名。有監生趙佳璧者。聞之大怒。以爲失世族體。攘臂奮呼。趙德漢趙德鸞趙阿維等。二十三人。制梃追之。擊劉科頭破。裂奪取趙德迎。以去。陳科周理等。末如之。行則又稟請添差。復以趙金趙靜偕附近保正陳俄周福劉之嚴陳淑祿方東昇周

鹿洲公案卷下

三

象華等。協拘緝獲趙佳璧趙德鸞二名。又有趙阿武。攘臂奮呼。趙德漢趙阿狀趙阿俊趙德風趙阿維等。三四十人。追至叢毆周理。被傷破額血湧如泉。諸保正大敗。逃歸。差役皆負傷奔竄。佳璧德鸞又被奪回。以去。再稟拒捕毆差。驗傷累累。余猶未忍。卽通詳律究也。一面申知郡太守胡公。一面移檄潮陽營撥遣弁兵。偕縣尉馮君灝親詣其地。會同拏究。臨行囑曰。佳璧等雖身廁衣冠。畢竟鄉愚寡識。從前過惡。我不深求。但肯悔罪。來歸。率其二三頑戶。將積逋糧米急

鹿洲公案卷下

三

公納完。我則仍善視之。差役生事。亦不可知。總以此行糧米完欠。定其良匪順逆。倘二三頑戶。懼罪不敢造邑。則令佳璧代責。以來統爲輪納國賦。既完卽爲良善。我又以此行佳璧來。否定其良匪順逆也。馮尉曰。明公仁慈至此。敢不體諒。然則弁兵且遲之。先以單騎勸諭。傳茲德意。可乎。余曰。善。馮尉至鄉。監生趙佳璧趙稱侯武生趙宣侯趙廷佐等。濟濟皆在。與之言輪將稱從前無此急迫。我等自祖宗以來。何曾一歲完清。積十數年。率皆達赦。未聞縣令衙役敢如

此擊辱斯文。我等且欲控告上司。提彼衙憲。尚望我
納糧哉。馮尉曰。糧米乃朝廷正供。非縣令私爲已
有五營軍士待茲給發。糧餉刻不可緩。非故爲急迫
也。佳璧等言。前官俱緩。何獨於今不可。我等亦待新
官。至始完納耳。尉再以好言勸之。不聽。以禍患惕之
亦不聽。邀佳璧一人與偕入邑。不聽。請輸完少許。以
示急公。未能。非有抗拒之意。亦不聽。馮尉不得已。旋
歸。越數日。以兵同往。佳璧等傳呼閉門。遂將寨門緊
閉。明示抗拒。馮尉躬至門前。理論再三。佳璧等若爲

鹿洲公案卷下

圭

弗聞也。者寨內刀鎗林立。鋒銳閃閃。露出牆頭。上高
聲言曰。我等抗糧細故。毆差奪犯。是實任汝通詳。千
萬楮寨門總是不開。誰敢環攻而入。與我等決一死
戰乎。馮尉見其頑兇已甚。無悔罪畏法之心。亦無如
何。據情詳報。余曰。噫。野哉。天下有如此生監乎。再
申。褫不可得也。因備叙前後情由。通詳列憲。學使顧
公將趙宣侯趙廷佐。褫革武生。其監生趙佳璧等。候
會咨斥革。懲治督撫藩臬。俱嚴檄飭拘。照依發遣。黑
龍江事例。佳璧等尚不以爲意也。日偕寨內人衆。鳴

鼓列陣。執戈揚盾。以示必欲拒敵。官兵敢干死關之
狀。並縣令聞而中止也。余曰。噫。如是。益不可中止矣。
傳令保正劉之嚴等十一人。各率鄉兵。先驅示意。仍
奮筆書硃。爲檄諭曰。嗟汝山門城士民。無罪無辜。必
欲平空造孽。犯極惡不赦之條。可不爲大哀乎。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有田有賦。乃古今不易之常。汝等奄
有田園。歲享租粒。名下應完糧米。欲令何人代爲輸
將。姑試爲我言之。天下王侯卿相。以至大小官吏。無
敢一人逋負維正之供。獨汝趙氏山門城偏同化外。

鹿洲公案卷下

圭

國計兵精之謂何。可以任汝頑抗哉。屢催屢梗。未見
輸納毫釐。毆差奪犯。至再至三。本縣矜其愚憤。未忍
通詳律究。特委縣尉親臨勸諭。仍敢冥頑弗率。如毛
角之不可與言。及尉以兵同往。復敢閉門不納。挾持
鎗械。口出不遜之言。如同叛逆之舉。按律定罪。死有
餘辜。本縣雖欲隱忍姑息。而有所不能矣。然雖通詳
之後。猶望悔過來歸。但將糧米納完。亦可網開一面。
不謂汝等兇頑愈肆。全無悔禍之心。日日鳴鼓列陣。
執戈揚盾。意欲何爲。果敢敵殺官兵。公然自居叛逆。

乎。揣汝等訟師之計。不過欲以激變鄉民爲叛之名。加之本縣。冀本縣怯懦中止。試思本縣何事可以激變汝民。不過催納糧米耳。催征乃本縣之職。向來耗羨則減其半。棍蠹包收。則挈行法無一毫虧損。汝民汝等何所藉口。以至變叛。況叛之一字。凡屬人類所不忍言。汝等身爲朝廷赤子。敢于抗糧拒捕。挾制縣官。自居爲叛。而不辭本縣宰制一方。不能定茲叛亂。何以上報。朝廷惟有檄發營兵。號召鄉壯一舉撲滅已耳。汝等自度強悍。孰與臺灣土寇。當年逆賊

鹿洲公案卷下

奎

朱一貴倡亂。奄有臺郡。地方千餘里。賊黨三十萬。然國家不費一糧。未折一矢。七日之間。誅鋤淨盡。況汝斗大山門城老弱丁口不滿一千。即使擊鼓陣戈。亦等嬰兒作戲。何足當本縣勦擒乎。本縣不過欲汝完糧。原非有所苛求。於汝等捨命抗糧。誠不知是何意見。豈本縣差役需索生事。汝等有所不甘。則此半年之久。何不一來控告。及今陳稟。尚亦未遲。本縣斷不庇護衙役。以辜汝等士民之望。汝士民以本縣爲父母。本縣視汝士民爲子。衙役奔走僕隸。孰與父子。

之親。此理甚明。汝等何所畏憚。而不試向本縣一言。耶。豈以本縣鄰邑代庖。不過五日。京兆真無如汝頑抗。何哉。本縣一日未去。一日法在必行。矧此有傷國體之事。萬不敢因循姑縱。即使新令下車。亦必視叛逆如仇。無養成抗拒爲他鄉效尤之理。況新令至今尚無影響。欲使本縣縱容叛逆。再遲一年半載。以俟新令。勢亦有所不能。今遣峽山黃壘。附近洋烏各保正劉之嚴。王振澤。陳儀。周理。周福。周象。華。劉振山。楊光玉。陳淑祿。連仁。方東昇等。共率鄉兵三百人。以

鹿洲公案卷下

奎

九月六日。會于山門城下。環而守之。不許寨內一人逃出。他村樵蘇行汲。俱縛以來。汝寨中有循理守法之生監。已經完糧之良戶。當念崑岡之火。不免玉石俱焚。急須會同密議。各保身家。將爲首頑梗之趙佳璧等一二十人。偕衆擒縛。送出寨外。交各保正解赴本縣。追糧審擬。庶幾汝等善良得以免於禍難。倘遲至三日不出。則縣尉營員大衆至矣。本縣已經移營。再委大弁多帶兵丁。縣尉統領三班人役。丁壯二百人。前往圍搜擒捕。保正鄉兵奮勇先登。不知汝等

何以待之。汝等敢出拒敵。直令官兵鄉壯徑行誅殺。本縣援引罪人拒捕格殺勿論之條。以隨其後。汝等肝腦塗地。如雞豚狗彘之不若耳。倘汝等殺一兵役。則以叛逆定罪。竿首棄街。禍及妻子。汝等早夜以思。其可抗拒否耶。若汝止以閉寨不出。為高謂可負隅。久延則本縣傳令約保。喚出力作農民。以鐵鋤三百。掘倒寨牆。去汝保障。然後沿門搜捉。以次擒縛。汝等復能飛出九霄雲外乎。本縣念汝寨內無辜之人。何苦以奉公守法之身家。為十數兇徒波累。敗滅故不。

鹿洲公案卷下

吏

忍不諄諄告誡。汝等能聽與否。則關係汝祖宗積累。殃慶門戶興衰。非本縣所能代謀也。三日不決。乃汝自誤。尚慎旃哉。檄諭到鄉之後。各保正扼守隘口。聲言縣尉營弁大眾。且至趙姓。有識者皆懼。累密為縛獻之謀。於是佳璧等知不能免。乃偕趙宣侯趙廷佐趙阿武趙德望趙德漢德驚德迎德風阿狀阿俊阿飯阿雄阿維阿福光茂光慶等十七人詣縣。余曰。噫。汝等既來。吾亦不忍杖殺也。昇平世界。焉有顛倒謬戾之人。如汝等所為哉。吾恨不早縛汝曹。盡屍諸市。

所以姑容。至今慮汝有冤情耳。今日有冤。宜即伸說。併所以抗拒之故。一一為我言之。趙佳璧等皆叩首曰。我等實無冤情。亦不敢抗拒。止鄉愚無知。積習固然。其初視若兒戲。其後畏罪日深。莫敢嚮邇。是以遷延自誤。至于此極。今已知罪當死。但悔不可追。望垂寬恩。畱一生路。余曰。汝等罪名大矣。酷虐吹求。我不忍寬宥廢法。我亦不能今姑暫置之獄。俟將積逋糧米補納全完。方行審擬。可乎。未幾。余因公赴省。冬臘始回。遭意外解組。趙佳璧等延至明年三四月。積逋

鹿洲公案卷下

吏

始清。署令從寬審擬。枷號一二人。餘皆薄責。佳璧量罰贖銀。免革監生制府孔公。以佳璧罪魁。戎首。不可不褫革。儆眾。他皆如所議焉。

鄉蠻抗法弄假成真。由向來水弱狎而玩之故也。法在必行。民自不犯。中閒諭檄。乃一團惻隱之心。而字裏行閒。却有無數甲兵風雷。雖大敵亦當束手。況二三冥頑乎。執法嚴而用法寬。想見仁人君子氣象。

猪血有靈

舉練都草湖鄉有訟。陳興泰焉窮兇極惡。終日唆訟。爲生常創詭名。架虛詞。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盜。或稱強寇。劫掠上司。提解羈繫牢獄。久之以無原告對質。釋寧行銷其人。已皆磨累破家。不堪復問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訴平地。興無風之波。尤與泰長技也。鄉有蔡阿竈。阿辰。阿完。阿尾。兄弟四人。無妻無室。共宿神廟。日或登山刈草。換米度活。倘遇天時陰雨。則盜採園薯。沿門丐食。皆爲常事。

鹿洲公案卷下

李

一日阿竈以瓦罐代鍋烹薯爲食。火烈爆震。罐破竈兩足被湯沃爛。不能出門。丐食饑寒抱病而死。興泰聞之喜甚。以爲奇貨可居也。呼阿辰。阿完。阿尾至其家。啗以粥食。謂之曰。汝三人貧困。兄死無所殮。吾甚憐之。今有奇策可得美棺衾。且弟兄皆免困窮。不愁乏食。三人請其故。教以移屍陳興觀家中。則財可入手。三人猶豫未決。興泰復以白米六升給之。皆歡喜。過望共舁兄屍。造陳興觀門首。賴之興觀大驚。呼天叫地。投明蔡姓房族。蔡立興。蔡立暢。蔡廷爵及陳姓。

鹿洲公案卷下

李

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齊集屍所。共斥其非。阿辰。阿完亦知理屈。羞慚無地。遂將興泰所給之米轉給陳廷鳳。陳曰。功托其舁屍瘞埋。興泰大失所望。然此心愈不能已矣。復將蔡阿尾誘養在家。希圖索詐。代寫狀詞。以打死抑埋來告。云興觀買屋僥倖。恨索遣男陳阿漆。將阿竈活活打死。佈賂族惡蔡光輔。蔡滋茂。縛尾弟兄拘禁。令陳曰。功陳廷鳳抬屍強埋。保正鄭悅可據。余心疑之時。臘月十八日也。而陳興觀已先一日以藉死移賴埋後。詐嚇來稟。經准票差拘訊。合觀兩詞。似命案全屬子虛。但未訊明。不敢臆度。飭差一併拘審。俟開印之日。詳請起屍檢驗。正月初旬。余因公赴省。蔡阿尾復控于郡。請飭隣縣檢驗。陳興觀亦往郡控。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皆不平。公憤赴府。僉呈蒙檄發縣審理。陳興泰恨甚。竟率其叔兄弟姪陳曰壽。陳阿和。併拳師張福等多人。執械直擁陳孟發家中。將陳孟發。陳紹贊。擒曳痛打。頂門腮頰皆足。皆重傷。而孟發左臂棍傷尤重。至骨爲之折。衣服酒瓶等類盡皆搶奪。不復知其爲三代叔祖也。復駕船。

伏械截陳興親于和平橋剝衣叢毆奪去銅錢一千五十文及魚肉雜物興親赤身奔逃趨于保正馬孟端及孟端追至則船已搖去江心矣余省旋飭差拘訊興泰又似有所憚不欲赴審止令其母吳氏混稟陳紹贊圍捉抄家衣服搶訖冀掩其統衆毆奪之罪潛踪抗拒直至五月初六日始拘到案庭訊之下蔡阿尾仍執前說不肯吐實呼蔡阿辰蔡阿完來前以天理良心聳動之則並稱伊兄阿竈委係病死廟中遂將興泰給米移屍圖賴併誘養阿尾在家始末實

鹿洲公案卷下

李

情絲毫不諱余曰直哉汝二人大有良心當不至餓死也興泰利口強辯堅供並無養藏阿尾其阿辰阿完乃係興親誘養在家者興親叩頭力爭余曰噫此易辨耳阿辰阿完面有菜色半青半黃純是餓殍之氣其乏人養贍無疑阿尾與辰完同胞同無家室同宿廟中乞食何以其面獨有紅白之色竟似數月飽食不饑不寒其被興泰誘養在家又無疑也阿辰又言半年不見阿尾之面今在興泰家中出審非養藏而何於是蔡阿尾知不可欺亦遂將興泰教唆窩養

情由及圖賴嚇詐深心直供不諱且言興泰曾騙過陳紹浩錢三千文保正鄭悅分去二百問興泰與親有何深仇阿尾曰無之因我父有地基鬻與興親多年興泰向我重買興親不肯讓是以恨之然意在圖賴得財亦不關恨不恨也問陳曰功陳廷鳳皆言得阿辰等米六升代埋阿竈屍是實問蔡滋茂蔡光輔蔡立興干証林可興保正馬孟端及陳孟皆鄭奕可等二十餘人皆言陳興泰傷天害理平空架禍唆訟殃民不容于堯舜之世宜正法以靖地方陳興泰亦

鹿洲公案卷下

李

俯首服罪不待動刑將唆囑阿辰阿完移屍圖賴及誘阿尾寫狀代告併毆搶陳孟發衣服酒瓶打傷孟發折臂截毆興親于和平橋奪其布衣二件及索詐陳紹浩三千錢皆直認不辭余曰噫訟師之惡至此極矣命曳下責之四十差役押令起出原贓律擬招解而興泰竟爾潛逃又以賊劫縣諱等事用血書呈奔控道憲蒙批海陽縣查審興泰揚揚得志日在道轅游衍不復歸來余以命案不敢遲滯嚴比原差周瑞添差蕭岐蔡靜于六月廿一日在郡城西門外

緝獲陳興泰前來追比原贓興泰堅不繳出乃命鞫禁興泰潛使其父陳曰貴往海陽縣稟關移提又連赴道轅喊冤檄行數次余見其刁健非常呼而問之曰汝何時為賊所劫本縣何案諱報汝以賊劫縣諱誑控道轅其說可得聞與興泰曰陳與親毆我耳不以危詞控告則憲必不行弗能脫此罪戾問用血書呈何也曰不如是不足以明迫切冀憲異而憐我也問血何來汝從偷雞得之乎興泰微笑曰猪血耳是日買半斤猪血為羹以供早膳畱小半杯蘸筆書呈

鹿洲公案卷下

奎

但有人問及則云是刺指出血總之罪無所逃思為解脫之計非敢故多事也余曰汝將所捨原贓繳出吾寬汝興泰曰贓物係父收藏我寄書往取之而陳曰貴逃匿郡城不肯歸贓弗得出會海陽縣關差催提余以誣命誣盜均關重大應否將陳興泰移交海陽縣質審抑就原發命案確審妥擬從重歸結詳請批示及至憲批行縣確訊而余已離任矣向非血呈之功何能文移往返數月掣肘遷延竟致吞舟漏網哉署令從寬擬責荷校一月而罷追錢三千文入官

向稟不問陳興泰抵掌笑語以為猪血有靈也稂莠不除必害嘉禾陳興泰窮兇極惡合訟師閭寇鬼蜮為一身此則田間之螟螣蠹賊難以一日姑容不但如稂莠已也罪狀既彰便當一棒打死與狗子喫胡聽其乞靈猪血竟致遷延網漏哉可見凡事粘着上司便拖泥帶水不得了局令君平日決斷不肯輕易通詳蓋有以知受人掣肘之難也

鹿洲公案卷下

奎

古樞作孽

潮邑西郊附城村落之側白管一叢蕭然兩樞焉暴
露者不知幾十百年矣忽一旦香火盛行民趨之者
如歸市蓋莫識其所以然也聞之土人云村民陳姓
者有八歲兒迷失不知所之父母遍處尋求則于樞
旁偃卧呼之不應抱之不能起度為兩樞作祟哀告
禱祈兒忽醒而偕行以去設酒牲香楮拜酌鄉民見
之遂以為果有靈也一二好事輩更加文飾謂古樞
能言能知未來休咎能為人斂福消災有求必應由

唐州公案卷下

李

是爭神事之或言其姓為郭氏遂呼曰郭公郭婆繼
則謂之郭仙公郭仙婆矣郭仙之名震遠近城鄉內
外男婦童叟各以其願欲禱祈捕魚者羅雀者屋奇
貿易者婦人求生子者為夫求功名財利者治病者
謀陰私者擇佳婦佳婿者爭訟者繫獄求脫者圖墳
山園田宅者賭博求勝者咸向郭仙公婆而跪祝焉
辦香拍楮以為信券應驗之後酒牲祭酌遂有老嫗
兩人為之掃地焚香擲筊占夢日收青蚨數千文鄰
邑愚氓亦有不遠百十里而至者每日自辰至酉男

子揠擠不絕婦人半老者百十輩挽雜其中自成
郭婦女擁擠不絕則有年少無賴潛伏城隅奪取簪
珥或竟相嬉戲曖昧不可知於是正人側目共懷憤
懣余自普旋潮諸生蕭策名等據其事來告有拈香
道旁穢醜桑中之語余曰噫諸君可謂能持正矣士
大夫皆留心風俗如此何患民生不厚乎潮人好怪
千奇百出林妙貴胡阿秋而後復有媚樞為妖之人
不可解也枯骨何知百年暴露棄置荒郊茅草之中
風飄雨淋日熱塵離曾不能使其子若孫以一抔土

唐州公案卷下

李

壤相加遺顧安所得靈爽顯赫日日登山涉水周旋
人眾之閒奔走公庭之上為汝民庶請托鑽營以求
僥倖于萬一人之昏愚一至此極不亦可哀甚乎吉
凶禍福惟天所命雖聰明正直之鬼神尚不敢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何物骷髏敢逞邪怪提三尺以誅妖
孽併趨媚妖孽者亦不能為之寬宥也即日大張文
告禁絕人踪號召約保甲長立查二樞有無子孫限
三日之內速即擇地瘞埋三日不遵則約保甲長各
備束薪以俟本縣親臨勘訊數其藉叢作孽惑世誣

民敗壞風俗之罪。將二柩各鞭一百。烈火焚之。投其灰于練江中。流爲邑民除一妖害可也。其子孫在南關外以履齒爲生涯。聞之驚懼。連夜移葬。自是妖風遂息。

潮人大有仙癖。活仙旣除。死仙復熾。臭朽骷髏亦能傾動一邑。所謂南方尚鬼。信不誣乎。堂上數語。詞嚴義正。使人心豁然如夢初醒。然後焚之。瘞之以滅其跡。亦可知鬼事之無能爲矣。鄴河巫嫗南山石佛。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蜃樓可畏

九月望日。余行香禮畢。有諸生陳詢益者。不冠不袍。上衣不能蔽其肩。下衣不能掩其臀。踉蹌跣足。偕其叔孝廉陳君。攔輿呼救。頭上血猶涔涔滴也。詢其故。則稱七月間。學使臨潮。武童蕭振綱。以較射未蒙錄取。復頂名重射。詢益以廩生保結。恐累及已。當場稟明學使。顧公將蕭振綱鎖羈。振綱懷恨在心。于此月望日。偵知詢益往西門祀祖。遂率族人蕭阿位。蕭咱畝。要于途而撻之。衣冠祭器俱被剝奪。復追至城門。

足踢仆地。褻衣毀碎。奇辱不堪。余曰。噫。其可惡也。命執而訊之。乃振綱之父生員蕭嘉福者。亦極口呼冤。稱係詢益之叔。舉人陳能夏去歲入京。包攬捐納。曾收伊子蕭元介捐監銀一百二十兩。今春歸來。取無監劄。併原銀亦吞弗償。向索再三。不覺過于迫切。被率子弟陳逢陳端等多人行兇。父子俱爲毆辱。兒輩不能堪。與之角鬪。則有之。實無剝奪衣冠祭器之事。問包捐索銀之說。有何所據。則稱伊弟陳端舍立有文約。現在併陳舉人僉名花押爲憑。議定價銀一百

四十兩先交銀一百二十。俟部劄到日找足二十兩。
居間鄭桐可訊當堂呈出文約。果有陳端舍陳舉人
及鄭桐各花押在焉。陳舉人指天誓日稱包捐索銀
俱屬子虛。重射恨稟行兇。是實蕭振綱蕭嘉福更呼
天搶地言童生重射乃事之常。既經覺逐事過心灰
包捐文約當堂可驗。中見鄭桐活口可質。恃宦凌吞
寒儒欲以鬪毆抵銷。古今冤情莫此為甚。余幾不能
辨其曲直也。命兩造齊下呼鄭桐訊之。鄭桐言蕭陳
兩姓捐納交關是實。先給銀一百二十兩文約花押。

廣州公案卷下

李

鑿鑿確據。至其所以鬪毆之故。則生員不能知也。余
曰。噫。汝亦生員乎。曰。然。余曰。文耶。武耶。曰。武。余曰。汝
武生之名。卽鄭桐乎。曰。學名鄭綿絃。然則汝小名鄭
阿桐乎。曰。鄭阿福。余笑曰。然則鄭桐何謂也。曰。字名
耳。余曰。今人命字皆以兩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
則汝其古人乎。曰。實字鄭奕桐。余曰。噫。汝訟棍也。既
僉名花押。豈有吝惜名字止書一半之理。鬼域伎倆
敢欺余哉。再呼陳舉人質之。曰。此何人也。陳曰。此梅
花鄉訟棍。無所不爲者。曾充鹽埠販私鹽起家。復充

約長充保正。皆遭斥革。今爲武生鄭綿絃蕭振綱催
來作袒証耳。捐納重事也。百金重托也。果有捐監交
關。則邑中正人君子不可勝數。豈無彼此友朋一言
要約而必離縣二十里之鄉村有名訟棍乃可借以
爲重耶。鄭桐恃其武生未得加刑。堅狡辯不以實告。
余叱令下思後生少年詭譎不可問。惟蕭嘉福年已
老成。猶有樸直之氣。特呼上堂語之。曰。汝情事吾已
盡知。此干証鄭桐不好被我駁破名字不能隱諱。機
盡洩矣。汝子少年狂暴不諳律法。汝老成君子乃如

廣州公案卷下

李

此行爲非所望也。吾知汝舐犢之愛。不忍見汝子罹
刑權。宜謬說非汝本心。但言出諸口必期其可收拾。
人被汝子毆辱至此。汝尚欲詐其一百二十金。天地
間有此逆理乎。汝既以捐監負約爲詞。則此一百二
十金不爲汝追償不可。汝思陳舉人之金是可以行
詐而得者。雖族姓大小強弱與汝不敵而平白受人
勒詐百餘金。卽兒童能甘心乎。詐者不已辯者亦不
已。至于其說得伸則汝父子與鄭綿絃皆爲極惡光
棍。按律定罪尚可活耶。吾憐汝老成樸直故以實言。

告汝。汝今不可欺予。關毆細故。罪在可寬。光棍大惡。法所不赦。何去何從。惟汝父子自擇焉。蕭嘉福乃稍變其說曰。一百二十兩之銀。五月閒實已還矣。余曰。不然。銀既還清。豈有仍畱文約不還之理。汝捐納是。虛文約。偽為兩言。而決耳。汝子既為樂舞生。吾不加刑。祇存其顏面可也。嘉福曰。誠如明鏡。此事實非吾心。但愛子情切耳。乞憐兒子。無知稍寬其罪。余曰。諾。呼蕭振綱訊之。振綱復詭言已還百金。尚少二十金。未償。是以角較。余叱之曰。汝行兇毆刺。乃盜賊無賴。

應州公案卷下

主

之所為。誣人包捐。假人文約。欺官罔法。乃訟師惡棍之所為。論罪應死。吾念汝老父篤實。姑為汝開一生路。汝尚敢予欺乎。再不實言。則刑汝交汝。褫革汝樂舞生杖。汝四十荷校于市矣。振綱叩首服辜。乞免深究。而蕭阿位蕭咱畝亦遂將附和振綱。叢毆陳詢益。遺落袍冠。毀碎衣服。諸事直認不諱。復吊問鄭桐。鄭桐知蕭氏父子已自招承前功。盡廢低頭。無所語。再三問捐納交關。是有是無。鄭桐曰。某知罪矣。實無有也。曰。然則文約偽為乎。曰。偽也。余曰。振綱狂暴少年。

嘉福樸直老生。皆不能為此深謀。係汝一人教之耳。捐監文約亦汝代為捏造乎。鄭桐曰。不敢也。蕭嘉福乃我受業之師。彼懼罪為此抵塞。命我作証。我不敢違。其實非有他也。余曰。噫。汝心太奸險。法應詳褫治罪。但吾念嘉福年老已許從寬。姑薄罰汝。示懲可乎。鄭桐叩首曰。惟命。乃將兇徒蕭阿位蕭咱畝各重責三十板。枷號兩月。示眾。蕭嘉福以老免議。振綱罰銀十兩。充脩義學。鄭綿絃罰米十石。用給囚糧。其遺失毀裂冠服。斷令蕭振綱賠償。免其治罪。邑人皆曰。可。

應州公案卷下

主

先是陳詢益懼蕭姓強橫。非縣令之法所能屈服。陰遣人星夜赴省。于學使轅門控告。至是行查。余即以審案叙詳。顧公曰。蕭鄭二生目無三尺。屢樓城督司。惡可畏。不為加之重懲。將試場之弊端百出。而廩生莫敢言。訟棍之伎倆橫生。而善良受其害。此豈可哉。蕭嘉福鄭綿絃各行學褫革。蕭振綱即蕭道革去樂舞生。餘如詳發落可也。膠庠中有憐蕭嘉福樸實為兒所陷。素行實無過惡者。呈請代詳開復。而余已謝事。署令陳公許之。再請鄭綿絃。陳公曰。此有名訟棍。

即使無預此事猶當以劣行詳視況自投法網如之何其可也

蕭姓計謀甚高說來事因更覺動聽當呈上文約鄭桐硬証之時陳氏雖有西江幾乎難以浣濯矣明眼善尋破綻乃在沒要緊之姓名上看出復給得老人橫施鉤餌不由他不吐出實情此鉤距神手也蜃樓域弩可惡可畏有地方民社之責者移風易俗其以此為先務哉

鹿洲公案卷下

筆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鹿洲公案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有平臺紀畧已著錄此其知普寧縣時所識諸案自敘其推鞠始末為二十四篇

念貽賸紀一卷續編一卷

〔清〕周宣智輯 續編 周克開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周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念貽賸紀一卷》提要

念貽賸紀目錄

序文

行狀

墓誌銘

通志列女列傳

縣志列女列傳

縣志忠孝列傳

遺詩

念貽賸紀

念貽賡紀

周母馬孺人行狀

曾祖述之公原本

曾孫宜智編次

先母以崇正十六年觀獻賊之難罵賊而死將以今

室清順治元年十月薨於土門之山家大人召不孝聖而命之曰汝母之歸吾也歷四十五年於婦道無少闕者不屈於賊率諸婦與同難死而不令汝受僞命其殉節始末雖烈丈夫猶難之不可不述其行詞宜出吾手顧自汝母之沒也吾意怆怆不自克多所遺忽述恐不詳且

念貽賡紀

汝實身與其禍汝宜狀之及吾身而使吾得見汝母之節章於時吾亦無所恨矣不孝聖聞命乃泣而言曰嗚乎先母之死不孝聖禍之也不孝聖計疎慮淺不能脫先母於難以為家大人憂罪重戾深百身莫贖後何敢瑣繪文詞以為揚親而自解於人耶顧以重承嚴命而不克紀錄以揚母儀慰貞魄是益重不孝罪也是用和淚吮墨畧述梗槩而言之先母姓馬氏于歸時年甫十三外祖家故素封奩贈甚厚母意泊如也三朝後即去粧飾服麤布衣姑姊妹或相謂曰新婦何遽自損母曰

然顧吾性不樂飾且服雖麤自新潔以為觀亦足矣大父母聞而賢之乃悉以家事委母母作苦如單舉家是益大事大父母委蛇誠摯占望喜怒如奉神明先大父捐館舍遺囑之祀先母無不致潔焉今大母年九十有四矣先母依依牀褥問問寒煖省饑飽搔癢扶持未嘗小忤其意姑妯歡然如同氣大母益樂之家大人曰是其仁孝固天性也吾自少至今其幸無罪於汝先大父及大母者汝母之助居多無形無聲視聽同之汝輩不盡知也今豈可復得哉大人又曰汝母之相吾也

念貽賡紀

二

無事不有以益吾吾往時多所施與歲入之有贏者則別儲之以待族黨戚里之急後以事費去求或不能給汝母捐簪珥以助施者數年未嘗悔也吾或外出戚族中常有所酬贈汝母輒以意行之吾歸而以告吾豐齋未嘗不中節吾性喜客汝母不為煩中饋必自任之未嘗委婢僕待婢僕周愛如已子居常無疾言遽色聲不聞閤外恂恂然懦婦人也吾初不料其罵賊時乃能侃侃若爾也嗚乎痛哉不孝等尙何言哉方賊之寇長沙也合家舉謀避亂家大人以大母春秋高將驚而威議

獨奉大母以走先母曰是固宜然以衆避必不全將牽
屬爲姑累且賊方欲得城何暇掠君自行吾與兒輩
居不畏也家大人遂奉大母避於他境及賊陷長沙設
科取士聖不應召邑人袁氏者素無行與聖家有宿嫌
歛於賊因搆聖賊乃檄使就偽職先母謂曰不可往也
吾家雖無列宦籍受國祿者然於義不當從賊汝宜深
匿無爲所踪跡也聖慮爲母累意遲回未卽決母廉知
之曰汝豈以我故耶汝不出賊卽來我老婦人耳無若
我何不然將終執汝以往我寧死不願汝受僞署也賊
念貽賸紀

三

索聖不得袁氏遂導以攻聖家死者三百六十二人因
執母以去不孝聖聞變倉皇走出赴賊營請代母望見
罵曰汝欲作賊耶來何爲者不孝聖跪母前悲伏不能
起賊共守聖甚力迫以僞署母復罵曰吾兒豈從汝者
汝暴至此戮將至矣殺我絕兒念吾不畏死也賊大怒
時不孝聖婦吳氏不孝珩婦項氏不孝隨婦陳氏咸被
執坐墻下相向哭母目之曰爾輩哭將何如皆應曰死
分耳然誠哀母之老而亦丁此厄也母曰兒無悲吾與
若俱得死所矣諸婦亦交口罵賊賊持刀向母不孝聖

起擬賊賊繫聖別室母罵賊益厲賊遂戮諸婦母亦過
害此十一月二十五日事也嗚乎痛哉不孝聖之罪尙
可勝數哉不孝等兄弟四人幼時家大人督課甚嚴先
母亦不稍事姑息雖不孝等得有所成就今既皆碌碌
無以爲二親光而轉以不測之禍貽先母不孝等其何
以爲人耶方賊來索不孝聖時聖若奉母他徙不則聖
獨出就死慮可以免倉卒之間計不出此而徒不敢拂
先母一時之命以爲賊但欲得聖聖脫可以全節而不
知其速母之禍也不孝聖之罪尙可勝數哉今聖雖能
念貽賸紀

四

得仇人之首酹母之靈而於聖之罪固無解於萬一也
嗚乎痛哉先母生于萬歷丙戌年八月十四日殉難時
年五十八歲子四長卽不孝繼聖邑庠生娶吳氏同難
次不孝繼珩娶項氏同難次不孝繼隨娶陳氏同難次
不孝繼芳聘李氏未娶女二長適善化縣庠生董良玖
次適善化縣原生駱化麟孫一承旦不孝聖出塋之地
去祖居十五里丁山癸向兼子午爲塋嗚乎不孝等苦
塊餘生於先母生平所記固百不逮一惟冀當代大人
先生鑒先母之苦節採而擇之賜之銘誄以光泉壤庶

以慰家大人而不孝等寔感且不朽

念貽賸紀

五

周母馬孺人墓誌銘

宜興吳應恂

余奉命宰長沙甫下車考山川察人物知文章節義潭州洵淵藪焉一歲而寇馬飲於湘余去請師督府事平余奉命來招撫邑人士嘖嘖稱周母馬孺人姑婦殉節事余念彰善癉惡表幽隱以樹風聲令職也欲臘其事以入告而未得詳屬邑有公事聚鄉大夫士而謀焉乃進孺人之子教授君繼聖而問其故教授君出行狀授余且告余曰聖之母以今年十月初十日就寢聖將謀所以壽貞石而納諸幽者明府憫先母之行欲上諸朝

念貽賸紀

六

敢先以此爲請余受其狀而讀之慨然嘆曰嗟乎士生斯世而欲有所自見以成丈夫之志者不當如周母耶方賊來寇長沙士大夫蜩縮龜屏墜目不能出一計甚者廼囚首大伏望賊塵而拜之教授君彼時一學校弟子耳非有專閫百城之寄擅兵坐甲之責當賊設科羅士卽靦然一出詭附於旦夕之間及其敗而蒙耻以求活亦未必大爲世所指曰也而孺人顧必不肯令之出陷一身一家於死而持義益堅審順逆明去就當世士大夫而若此也賊勢可以不張矣且夫人情莫不自重

其死婦人女子規寸鐵而色變者尤震於所未習也賊之來也鄉邑中無遠近莫不開然避去孺人獨令其夫奉姑以走而已與諸子留守及禍作家之人戮而死者三百六十餘執而去者骨肉相環也羣縛於墻下列戈戟而向之慮此時若稍驚顧則懾耳而罵賊侃侃若此視三婦先後就死已乃引頸受刃此所謂威武不屈者士君子學養數十年或乃庶幾得之而孺人顧效於倉卒之頃是學何道哉人之能自樹而取義成仁者將不必以其學哉教授君自責謂當時事急計不周不能奉

念貽勝紀

七

母以避或自出就死亦當全母余以爲不然夫孺人之不爲苟全也明矣教授君即欲奉之避孺人必不願也教授君即獨出就死孺人亦未必全也是蓋天所以啓孺人之心而成其節也人事之失何與焉狀稱孺人家素封孺人作苦如單寒力足以驕而抑畏勢足以康而罪罪嗚乎此或其動心忍性之本乎狀又言孺人平時事舅姑克盡婦職相夫子時有益言睦戚惠隣柔嘉溫順是皆卓然有古賢母風嗚乎其尤可敬也已孺人馬氏女云云予旣高孺人之節又重教授君之請乃不辭

而爲之銘銘曰湘之辭屈賈古義滿界倭爲女來帝鄉作周母辭繁華茹荼苦天網缺留卅補億斯年環龍虎

念貽勝紀

八

湖南通志列女列傳

周世選妻馬氏長沙縣人教授周繼聖母獻賊破長沙氏謂其夫曰姑年老宜奉以遠避我當與諸子守此賊招繼聖不出因縛氏並繼聖妻吳氏以脇之氏曰我等至此惟有一死義不受污賊怒殺之吳氏罵賊益厲又殺之其媳陳氏項氏皆不屈死

念貽賡紀

九

長沙縣志列女列傳

馬氏已貢生周世選之妻教授周繼聖之母也秉性貞淑夙嫻大義獻賊破長沙馬氏謂其夫曰姑年老宜奉以遠避我當與諸子守死於此賊招其子繼聖不出因縛馬氏並聖妻吳氏以脇之馬氏顧曰我等至此義不受污賊怒殺之吳氏罵賊益厲又殺之同時被執者諸媳陳氏項氏皆不屈死知長沙縣事吳應恂爲其詳請旌因兵亂未果銘其墓曰湘之辭屈賈古義滿界倭爲女來帝鄉作周母辭繁華茹荼苦天

念貽賡紀

十

網缺留丹補億斯年環龍虎

長沙縣志忠孝列傳

周繼聖字述之邑廩生幼穎悟八歲以詩文爲當事所知一時有神童之目十四補弟子員築精室黑麋峯文益進名益噪獻賊破長沙羅知名士將汚以僞職聖深匿不出賊質其母妻聖至賊營請代已皆不屈死聖潛逃歸破產募死士殺賊得仇人殲以祭母湖督何騰蛟上其功授儒學教諭聖病母死義妻死貞終身不仕不娶若作甚富悉燬於兵存潛然錄及七哀詩

念貽厥紀

士

先曾祖述之公生先王父震侯公諱承旦述之公卽世先王父尚幼未能狀其行以傳志中所載畧見梗槩而已智十四五時曾叔祖二澗公尙在時與先君子言當日事智每侍側得與聞焉二澗公言述之公幼時性穎悟讀書過目輒不忘六歲時周五經文選離騷皆成誦喜爲詩詞八歲監司石公觀風長沙試諸童子公文最先成石公大稱賞之問尙能詩不曰學之因指庭前新柳令卽坐賦七言近體公應命而成石公驚異以爲是固有

念貽厥紀

十二

風義後常以詩名遂招入署讀書後自築室於黑麋峯閉門數年於學無所不窺尤好兵家言豪邁不事家人生產力能挽強弓平居自誤以三時讀書餘時習射會天下有亂每慷慨有投筆志獻賊來長沙文宇公奉母以避公糾鄉衆五百人將入城助戰值長沙已陷乃棄母自守賊遣人招之不從愛氏語賊以某不從撫將爲患賊復敦迫之馬儒人令避去公意欲與母俱走又慮不得全計不決馬儒人怒以爲公忘親而思款於賊欲自剄以絕公念公不得已遂走匿賊索公不得禍遂作公幸得免死潛逃歸上書於首府乞師復陰募敢死士百餘人將報賊愛氏猶在諸賊曰掠於郡公潛起拒之戮愛氏家始盡以功授教諭不就常痛母死事由已作終身不釋服不與人事亦不復爲歌詩間有所作亦不自哀集也惟潛然錄是其苦塊時所記分上下二卷載賊事原委家難本末及當時士大夫能否閭巷間奇節烈行異聞瑣事備著焉今邑志中載勝國末年事跡皆出此書

宰斯時先君了寄令付刊家人於中途覆舟此書
遂沉於水先君子聞而悼痛者數日嗚乎惜哉少
時若作既不可復得亂後詩詞又散佚舊帙中弃
藏稿紙數頁纔十餘首中惟七哀詩載人邑志其
餘亦不知作詩先後但隨筆錄之二淵公又言公
斷腕後截已竹爲筒前曲而空其竅令可嵌筆貴
諸朋以作書今詩稿散紙猶當日舊跡字法固宛
如好手也異哉曾孫宜智藏

念貽賸紀

主

遊詩

周繼聖述之甫著

曾孫宜智編次

七哀用杜工部同谷七歌韻

噫嘻痛哉事至今日聖何忍言北望關山有髮
欲指內瞻家室無淚可抑縱少舒不共之仇究
難伸罔極之痛諷文文山諸什豈曰徒然和杜
少陵七歌烏能已矣

有客有客修娉美瓊珞飾佩琇充耳獅峯吼舉塵盞
虛名誤我青山裏鐵騎雲屯戈山立欲歸不歸欠早死

念貽賸紀

主

嗚乎一歌兮歌已哀亭隅獨立潛潛來智按獅子峯舊
有草舍一椽爲

公當日避跡處今土人猶呼爲四公窩蓬蓋
公於從兄弟中伯仲爲四窩蓬者方言也

有國有國失其柄嗷嗷蒼赤頽非命賊來潭州千里殷

磨刀剗腕亦刺脛更深林薄情然歸鬼泣神眺夜不靜

嗚乎再歌兮歌始放山河舉目增惆悵

有家有家悲一方哀衰弱肉餓於殍三百六十一朝刈

以人爲醢怒何長方塘五十水盡赤鷹鷂跼跼墮其旁

嗚乎三歌兮歌三發三復招魂拾骸骨

有母有母生別離誓死守家寧迂痴親姑九十有四歲

去此俱見何時憤激一堂青萍缺烈血蒼涼濺賊旗

嗚乎四歌兮歌四奏陰靈爲我晦清靈

有妻有妻號轉急走抱姑嫜彩盡濕翠袖淋漓同雉血

巾幘如此綱常立乾坤戾氣人何辜萬古同嗟清淚集

嗚乎五歌兮歌正長尙有羈魂滯遠鄉

蝮蛇惡兮沸清秋鵠鵠集兮毒高樛我有大阿長七尺

刺飛割鱗周四遊安得醜類盡殲絕浩浩乾坤休復休

嗚乎六歌兮歌思遲月明今夜弔清姿

半生烈烈不隨戰魂老破產報仇存古道嗟爾年少果

念賸賸紀

十五

何爲大息身名亦已早與子彝倫同所歸山中憤抱朴

亦抱嗚乎七歌兮情終曲掩卷狂號醜酒速

舟中謁吳明府時明府以招撫流亡親歷村落

荒塚啼新鬼殘年拜舊官淚濡江月苦心伴嶺雲寒世

亂生多愧民流政在寬朝廷正宵旰莫惜使車彈

姊夫駱苑遊至

亂後知誰在花前見汝來入門同一哭生死並成哀果

頽能長健壺殘不再開魂歸應念爾當日最憐才

原注

姑甥節時先母絕愛重之常

期其勵志讀書爲諸子勛

與苑遊夜語

拔劍斫蠅蠅不死可惜霜鋒折如箠男兒自重身後名

那能寂寞空山裏殺人報仇亦等閑此身未老多屯艱

處堂羣燕自朝夕桐枯鳳去何時還與君壯志同相守

瑣瑣經營復何有可憐母死妻亦亡萬事看看都縮手

深村夜雨燒殘燭對酒惟應歌當哭此生長負子羽頭

今日還羞鮑莊足君今意氣猶詡詡尙持高義衡今古

肉食者謀何問焉請君今卽具其輔君不見當年管幼安

皂帽華於貢禹冠支離此日酬身世惟有生平出處難

念賸賸紀

十六

又五律一首

此詩原稿不載題目疑亦送別之辭

人生幾回見況是陸沉時鄉井非秦越身家飽亂離餘

年應自愛後死總無期好覓桃源路潛身擬共隨

新柳

此公八歲時應試作舊無稿二淵公時憶誦之今附錄於此

姹紫嫣紅尙寂寥和光先到短長條有情乍與回青眼

無力偏能開細罽移向靈和春更早種來庭院態全嬌

仁風此日欣棠蔭那還衰蒲羨後凋

書周母馬孺人行狀後

湘潭劉元熙編止

當明懷宗季年寇賊荼毒幾遍天下其殺人也若刈草然婦人女子死者何啻千百萬其間可謂無賢者乎以其皆出於死遂可槩之以烈乎其賢也不可知其死也不得已若盡謂之賢且烈其時男子之死者何啻億萬將盡可謂之忠且義乎然則壯夫烈婦不幸而出於死而又丁殺戮之運玉石莫分尤爲死者之大不幸也吾於周母馬孺人蓋重傷之矣當獻賊蹂躪長沙薦紳子鬚眉如戟視顏苟活者何堪縷指使孺人昧義貪生獨其子一與僞命不獨可以保其身且可保其子若媳不獨可以保其家且可保其三百六十人之命而孺人不顧也寧甘玉碎不肯瓦全不賢而能之乎教子以義方生死不渝孟陶柳歐之賢易地皆然也慷慨罵賊與其三媳從容引頸就刃雖古稱節烈之士何以加茲夫古之賢母烈婦光耀史冊者比比矣而孺人賢莫表於生前烈莫彰於死後幾與千百萬婦人女子同其泯沒則所遇之時爲之也悲夫然迄今百數十年孺人後裔多才賢科第仕宦甚盛天之所以報孺人或在此而不在

彼況我

思旌淑之典不遺幽隱潛德之光將採之輶軒而揚之彤管其亦猶珠光劍氣之不可長埋也夫

念貽賡紀

十六

忠貽賡紀續編

元孫克開彙次

周母馬孺人傳

錦山 蔣士銓 心餘

馬烈母生長沙富家年十三適同邑貢生周公世選三日謝粧飾練褰布衣操作習苦或沮之笑曰吾豈婦職二十年孝舅姑數十年如一日寬仁和惠以周卹爲任生四人繼聖繼珩繼隨繼芳繼聖早慧八齡應試稱神童年十四補庠生遂食餽築室黑窰峯下帷力學又知兵能挽疆弓名益噪崇禎癸未母年五十八矣流賊張獻

忠貽賡紀續編

一

忠將偕長沙母陰計畫室避亂必率率爲累乃趣夫奉九十老姑出避他境繼聖旋結鄉勇五百人將入助城守而長沙已陷袁某周警也既降賊乘賊設科取士乃欲併周氏語賊曰周郎策壘觀變必爲患當招撫就職賊從之母聞而悲迫兒竄繼聖曉戀弗果去母詭曰汝志移矣將自到繼聖乃竄于是袁某導賊攻周氏死者三百六十二人執母及媳吳項陳三人去繼聖聞變奔賊營哭跪母前母叱曰汝來作賊耶賊環守繼聖迫脇就職母置聲錚錚迴顧三婦曰若何願成應曰死耳遂

六口罵賊賊駭斬之繼聖以臂蔽母賊斷其右腕仆母死被害時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夜半繼聖甦遁赴軍門乞師後募死士百人伺袁出掠時卒戮其家斫響頭祭母墓於土門山繼聖以功授教諭不就終身服縗經作七哀詩自懲聲情悲慘又撰潛然錄紀變腕斷後乃截竹爲笛曲其項嵌筆于竅貫肘間作書波磔秀挺如平荷母歿日有司欲題諸旌表因兵亂未果嗚呼可傷也已母生萬歷丙戌八月望前一日女子二俱適善化士人孫承且繼聖出會孫宜智研究六經各有發明官淑

忠貽賡紀續編

一

消訓導元孫克開乾隆丁卯舉人歷守令能其職特擢江西吉贛南寧道權藩司以廉能著子有聲由乙科官內閣中書子亦丁卯鄉貢士聞母死烈事最詳乃載筆傳之而系以詩
長沙有周氏儒素稱清門明經精賢妻系出扶風昆十二新嫁娘三日服練裙習苦盡婦職仁孝慈且勤如是四十年言行固不敦崇禎癸未歲流寇揚楚氛夫人告天子避亂有後先老姑九十餘牽率難共全君速將母去掩跡桃花源妾自守門閭度以簡鎮繁長子曰繼聖

角巾何翩翩風抱文武畧團練張一軍田橫五百士各
各勇絕倫待變不及戰城上降旗翻袁氏故舊家迎賊
肆反辱賊賊招周郎投官散其屯夫人呼兒來急脫兜
鑿奔勿爲賊所污上報養士恩兒戀母遲遲夫人決眦
瞋汝留當作賊草間難苟存拔劍欲自剄兒竄聲泪吞
袁乃導賊來攻殲三百人殺氣蔽街衢覆巢一炬焚遂
縛夫人去及媳吳項陳可憐四姬姜極枯刀鋸間繼聖
跳賊皆哭踞阿母前母叱汝何來死所吾已欣賊渠恣
迫脇汝降全母身夫人顧三婦汝輩何所云僉曰偕死
念貽賸紀續編 三

嘉善錢金殿
松栢有貞性烈風吹芬芳山或作平地李賀詩南風
將不改若緬彼巾幗中誦詩潮共姜未聞窺大義一身
全三綱伊昔有明末流寇正披猖所在遘荼毒妖氛侵
楚湘望塵紛納款解甲誰敢當周家有賢婦才德超等
常先期謂夫子避難奉姑嫜桑榆迫耄耄無使驚劬勩
妾自與子婦藏獲婢僕行屯勉助勒守庶以保一方謀
定行與居各各慨當慷何來內間作開城已迎降嗟嗟
夫人堡力弱難孤撐袁氏故仇隙迫脇快中傷夫人揮
念貽賸紀續編 四

諸子爾輩速遁亡覆巢無完卵瓦全天所殃上以報國
恩下以綿宗祊相從死無益戴天讐勿忘我及羣若婦
就義早付量諸子不忍去冒刃幾扶將母怒聲加厲罵
賊膽愈張紅顏三婦艷相顧無怯恠可憐姑與婦爭擐
刀劍鏖英靈庇諸子家難脫虎狼長君曰述之白眉原
最良便便腹經笥挽弓十石強卒能承母命剗刺蠻人
腸瀝血祭冠笄天地爲低昂賜職不肯受抱恨終莫償
高咏七哀篇悲憤氣亦剛吁嗟子周母相夫孝行揚勉
子忠義奮率婦節烈彰三綱賴以立鬚眉媚昂莊

聖朝重褒獎採訪發幽光德門大垂裕保世知必昌元孫早
仕宦翻鳳鳴高岡他時奏

當宁

聖謨何洋洋有蹟傳宇宙永與湘水長

錢唐袁枚子才

女貞木鶴鵲不敢棲婆女屋浮雲不敢翳潭州馬孺人
屢運遭陽九黃巾滿地來闔門獨自守有兒祭桑人中
豪賊欲餌之開科招母命拒賊賊大怒三百六十二人
同受刀母被縛去罵聲琅琅兒求代母伏地頭搶更有

念貽贍紀續編

五

諸姝環哭母旁母問汝何志發云一死無他腸母乃大
笑神洋洋難得三婦艷都是九秋霜人生貴死得其所
耳全家壯義皎如明月光果然

聖人出妖雲滅綽楔煌煌如龍錫兒子擎盤祭母大仇人之
頭猶帶血孫曾奕奕多華簪苦節之報報以甘吁嗟乎
孺人之賢誰與耦古來只有王陵母

李振祖

明紀已綴旒姑息實資寇浩劫終全局殺運古罕觀閭
獻問左徒流毒徧宇宙威弧救天狼太阿乃倒授中原
橫秦莽楚蜀當毋有獻南先長沙為烏下中脂族處周
大宗禍更偏側構偽科羅鷹騰教授聲華走仇閭作犧
牲持贈當文繡方深鼎俎謀忍捐髮膚就奉父及祖母
空山穴圭竇賊得致所恃迫脇計殊繆執縛環庭階無
男婦老幼諸母奪賊魄噴血為面振叱咤動風雷陰靈
慘清盡含刃數周天神光冲烈宿敬授倉皇來空拳查
念貽贍紀續編

六

格鬪乘間幸生還豈其維皇佑歸呼集死士被虜見糧
糗誓滅從逆兒刺刃仇胸透瀝血墓門前清尊和淚酬
川岳時震蕩絳虎同悲吼至今湘水濱興言風雨驟岡
表封樹高密等排巖岫藏氣土囊口芳草綠山茂岌業
墜淚碑淒聽寒泉激引頸重閭中搗竿輕朝右嗚呼三
百年國勢遽頃覆捐笏圖苟安袁甲亦雌伏兵火歷五
廟未可全賊氛

帝王自有真驅除易敢後周今啓有徒鼎若

與朝殺死生一乘除天心亦恐厚陳君朝請議誰復可其

英冠冕自天蛇經常追推定漢簡望清時博徵周承舊
寥寥即邑史矜貴畧句讀語焉既不詳載書或註漏巾
櫛名教功弗婉彤管縷郵傳探風揚異垂今石壽

周駿發

碾車雪壓星沙城鐵血腥聞怒鼓鉦刈草壓內不足數
渚流凝碧銅官清黑廉峯高抱奇璞魑魅肆虐求昏極
楚脅陵母母不移封罵巢賊賊羣脅當階烈烈三婦隨
老姑丁此吾何為一家骷掩三百六湘水嗚咽寒風吹
斷臂歸來斷仇首母仇子復酌母酒揮楔鐵標苦節芳
念貽賸紀續編

七

百數十年豔萬口明德由來多達人影纓列組薦莢蘋
作同章貢飛龍節卽召旬宣載頌新賤子承風試作吏
浙西派衍繁宗系仄聞前行垂末光奕禩分榮耿過寄

妖饑彌天楚澤母分英烈至今存同心抗節隨三婦
未俗綱常在一門湘水碧波流血恨土山白月照清魂
史家軼事多千古述德揚休有後昆

上元李紘同宇

長沙周母彤史宗簪纓華冒原扶風十三婉婉相夫子
油油侍養姑與翁蘋蘩操作四十載丈夫子四人中龍
長公繼聖最奇特柳枝一賦謗神童學兼文武破萬卷
頗思投筆談侯封崇正癸未賊愈熾長沙逼近村爲空
念貽賸紀續編

八

是時廷議盡主撫坐令良將思折弓母於斯時建崇論
俱死無益非爲共曰夫奉姑且他適與子若媳當其衝
長公故是英駿骨陰募死士高山峯行將努力共殺賊
降旗早出城頭東無已獨爲保母計築壘堅壁心憤憤
彼何人斯鬼與賊仇家袁氏臂如蜂索公既急公乃去
母票大義殊從容賊恚失公乃致母公痛母執還就籠
母曰我生汝從賊不如含笑歸著穹率媳罵賊激賊怒
欲絕公念保持躬於是同日皆遇害三百六十魂相從
時死者三百六十人 是日彗星白晝見空中起氣如長虹丹

五淋瀝瀝百步肝膽壓落浮華萬長公繼聖不敢死何
懈潛遁軍門中乞師直效包胥哭仇頭手斫悲填胃和
淚洗酒拜母盛終身續經廿爲農功授教諭不肯就葬
母廬墓依楸松潸然錄就猿夜哭七哀歌發神鬼通斯
時國變多倉卒姓字未與旌揚樂迄今沉埋更數傳元
孫觀察光前蹤賡紀一編起付梓當年意氣如躬逢紘
也泰脩游夏列一詞莫贊慚雕蟲思以前徽嫗母德馳
騁上下難比隆嗚乎國家養士臨辟雍儒者立身銘鼎
鐘端外一猶且不忍侈談德業終何庸不謂奇氣在巾
幘丹雘萬勿猶非崇君不見漢家陵母足千古以母上
擬將毋同

土元管培

人生一死難自古聞其語丈夫且不易何況園中侶乃
有絕命人長沙周太母生當明末造獻賊猛於虎知母
有令子意欲相招撫執母脅其從母轉得死所三婦與
之同白骨相撐拄吁嗟死若此不朽乃終古令子小人
杰慘極剛腸吐殺讐爵母靈畢生謝主組有錄名潸然
一字淚千縷更賦七哀詩沈痛逾工部由來忠孝家昌

後受天祐所以到於今名儒爲太府

念貽膳紀續編

十

敘

九世祖考文宇公暨

妣馬孺人值有明之季獻賊攻陷省垣時也天

昏地慘閭邑倉皇

公以母老奉避他境

孺人誓死不移令

述之公毋汚偽命大山仇某募賊至時率

礮陳三孺人侃侃交罵遂爲賊害同殉者三

通追堂捐敘

敘

百六十有二人嗚呼哀莫哀於此已厥後

述之公請兵得仇人首祭

孺人墓行狀昭然自是志乘揚其芳譜縣紀其

烈爲子孫者讀之能無思仰酌於萬一乎爰

商同

述之公

二澗公

柏梓公三房裔於同治六年起每房量捐穀

平生息取贏餘爲將來建立支祠計先以

文字公九月三十日誕辰釀貲致祭今免釀貲定

期九月十五日僉謂

祖德宜報踴躍贊襄第創始爲艱圖成亦不

易所冀日積月累克遂所謀追遠之責有不

能自辭者矣因叙其緣由以示後人云所有

捐錢穀數目芳銜開列於左

同治六年丁卯歲仲秋月既望十六世孫鳴善謹撰

通追堂捐敘

敘

二

計開

述之公房嗣孫

計飲福叁拾二名

共公捐河斛穀叁拾伍石柒斗伍升正

二澗公房

計飲福拾六名

共公捐河斛穀拾石正

兆泗 捐折穀錢壹串捌百柒拾伍文正

大德 捐折穀錢貳串伍百文正

大普 捐折穀錢壹串貳百伍拾文正

通追堂捐街

捐名目

大恩 捐折穀錢伍串文正

時恕 捐折穀錢壹串四百文正

億鈐字金品 捐折穀錢壹串壹百文正

時煒字象衡 捐折穀錢壹串九百叁拾文

柏梓公房 計飲福叁拾二名

山長公房

大聲字名揚 捐折穀錢壹串伍百文正

嵩山公房

乘祿公房

時秉字國均 捐折谷錢柒百五拾文正

勝千公房

億賢字崇德 捐折谷錢壹串伍百文正

大楨字松亭 捐河斛谷伍斗正

大章字文明 捐折谷錢伍百文正

億才字明佐 捐折谷錢叁串文正

懷萬公房

通追堂捐街

捐名目

兆觀字鳳飛 捐河斛谷伍斗正

大能字美才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瞻字鳳來 捐河斛谷陸石正

兆觀字鳳瑞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覺字鳳起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恩字芝軒 捐折谷錢壹串貳百文正

兆彥字美士 捐河斛谷壹石正

兆錡字履常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熊字廷祥 捐河斛谷壹石正

兆尊字遠三 捐河斛谷貳石正

兆鰲字新化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愷字其中 捐河斛谷壹石正

兆翰字上珍 捐河斛谷壹石正

大執字允成 捐折谷錢陸百文正

心一公房

時翰字正帆 捐折谷錢捌百文正

通追堂捐街

捐名目

三

兆知字明哲 捐河斛谷壹石正

兆俞字士中 捐折谷錢壹串貳百伍拾

文正

億福字綬之 捐折谷錢伍串文正

睿思公房

伯俊字見心 捐折谷錢壹串貳百文正

大舍字光萬 捐折谷錢伍百文正

兆拔字泰初 捐河斛谷壹石正

大田字金源 捐折谷錢壹串貳百文正

兆昇字海晏 捐河斛谷壹石正

億晉字維楚 捐折谷錢貳串捌百文正

億智字擇賢 捐河斛谷壹石正

以上總共捐穀陸拾伍石貳斗伍升
共捐錢叁拾陸串捌百伍拾伍文

通追堂捐街

捐名目

四

戶首紫鶴

飭珩

總管雲帆

金澤

房長良才 公敬刊

宏有

光緒元年乙亥歲仲冬月十六世孫大佐總理

板藏通追堂公 捐名目書

述之公房長式愷

鳴詩字紫鶴 懋照字梓林

鳴宵字凌萬 輝萼字筆山

鳴贊字圭璋 輝範字望山

鳴陽字和亭 英寶字佐清

懋福字潤軒 輝筠字堂英

懋煦字保箴 輝其字碧泉

懋藩字岐蓀 輝齡字爲貴

通達堂捐衛捐名目

新祐 新祐 立傳字湘彦

立慶字福亭 立仁字壽雲

立卓字雲階 立德字景慶

立名字蒸炳 立澄字颺臣

立薰字耀宗 揚銘字國珍

立筵字紹德 揚桂字筱三

立教字杏樓 本桂字芳軒

立泗字聖泉 各捐錢壹千文 依福各一名

二澗公房長良才

大連字蘊臣 大有字翊臣 時翥字鳳儀

大材字潤身 時培字植亭 立秀字松樓

柏梓公房長文思名大進

柏梓公房公 捐錢叁千文 伯傑字懷萬 伯傑字盛千

宗嶽字嵩山 伯傑字懷萬 酈克靜億安

伯信字心一 兆俞字士中 兆知字明哲

通達堂捐衛捐名目

兆翰字上珍 兆瞻字鳳來 兆球字玉甫

立文字壽田 時筠字香圃 立森字瀾和

立桃字春生 大發字恒有 大龍字定興

大榮字能尙 大寶字永發 大貴字樹田

大椿字前峰 大傲字仁耀 大偉字玉聯

時明字維馨 時慎字輝五 立彰字彩琇

各捐錢壹千文 依福各壹名 大璠字劭珩 冊名進瑞捐錢貳千文計飲福貳名

光緒拾壹年乙酉九月十五日嗣孫立字解河總理捐名同書

念貽賡紀一卷

侍講劉亨
地家藏本

國朝周宣智編宣智自號鏡亭老人長沙人初張獻
忠躡湖廣時宣智曾祖繼聖聚鄉勇自守獻忠招
授偽官繼聖不從刼繫其母馬氏妻吳氏及其弟
繼珩妻陳氏繼隨妻項氏以脅之馬氏及三婦皆
罵賊死繼聖亦被斷腕後潛逃以免卒伺隙破賊
復警湖廣總督何騰蛟上其功授教授事載湖廣
通志中乾隆壬午宣智哀其行狀墓銘之類共爲
一編而以繼聖遺詩十二首附焉

東遊紀略二卷

〔清〕張體乾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遊紀畧

二卷》提要

序

昔陸賈使粵而南中行紀作焉馬建忠覽者之權輿也班昭東征一賦備述道里山川紀行之詠濫觴于是漢魏五言猶云專詠風土者劉勰謂宗初文詠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望臨題詠其盛於是時乎謝客諸詩遊覽者居其大半少陵自秦入蜀途中所詠亦甚詳然亦未自成一編自李紳追昔遊詩二卷始別為專集矣宋元以後作者日繁其間工拙亦互見今歲秋門人葛庶常正華携其鄉比部張君東遊紀畧示余、愛其序次簡遠有鄒道元水經注意其感懷閱歷

摹寫風景亦出入於元白蘇陸間近代作手之佳者也葛子述張君之意屬余為序余維昔太史公編閱名山大川乃成史記張燕公岳州諸什說者謂得助於江山蓋儒者讀萬卷書懷瑰琦磊落之氣每借文章以發之而不得靈區勝境雄

序

二

奇幽奧之觀則不足以感蕩其心靈抒寫其胃脘此古人巨製往、託之遊覽也余生長里閭足跡未南行一步焉由睹天下奇勝開拓心胸歲丙子始以勅脩熱河志書得見塞垣山水已卯秋奉使山西畧覽并汾之形勝

然倥偬往返未暇為詩有負山靈心恒耿々今張君以強盛之年息素榮名縱情林壑道途數月吟詠成編余讀之寔愧且羨又何足以序其書然少而耽詩迄今不廢巖泉之樂素未嘗忘披讀是編有隱觸夙願者焉爰不辭而為之序辛巳

序

三

十月望前二日河間紀昀書於京邸閱微草堂



謝永嘉肆志尋山不辭躡屐韓吏部放懷登嶽
豈碍投書嶺側峯橫始信此中真面目泉清石
冷何妨到處入膏肓自古名流情堪濟勝由來
韻士句必驚人比部確齋先生天上張星人間
公子舊是蓬萊之仙吏司號白雲今為風月之
主人堂開綠野志和泛宅早移情于雲水苔溪
平子歸田便結想于泰山梁父爰歷太行以左

序

遂瞻岱嶽而東廿四番花落花開看遍齊州九
點二千里亭長亭短迎來歷下孤城蕩盡葉于
湖千橋是芙蓉濯出半江之錦勒金鞭于郭外
泉名趵突噴成萬斛之珠北極聳層臺排闥送
滿城風雨南山籠古寺捲簾收一抹雲霞傾綠
醕于名亭詩吟工部挹青絲于弱柳調繼漁洋
華嶺三周猶傳鞏戰溪邊六逸漸近徂山七十

君封禪之遺十八盤循途以上天門日觀忽驚
眼界之寬玉檢金書恍洩枕中之秘樓能望海
可知一粟渺滄波樹亦名官猶有五松森碧漢
六朝檜栢盡是揮豪染翰之資四面雲巒無非
決皆盪胸之助乃幽賞其未已更逸興之遄飛
微子城邊暫停烟棹仲連臺畔偶駐吟轡蓋不
獨魯殿秦碑固搜羅之必及即在荒槁野店亦

序

紀載之無遺或興歌于月下傾杯不減南樓老
子或發咏于風前罷浴何殊東魯狂生梵磬漁
筒睽烟波而結友酒壚茗椀依山崦以為家唯
謝幼輿之一壑一邱差宜位此豈戴安道之自
來自去又賦歸歟閱時則九十春得詩約二百
首墨痕半濕不知書誰氏之裾字蹟纔乾未省
上何人之帕篇名紀畧奚妨雜以方言戲等逢

場詎必裁夫瑣語從此小紅唱去應看盡壁于
旗亭倘令太白携來便擬通靈于帝座乾隆辛
巳六月華亭范棫士序



序

三

自序

余素有山水癖雖奔走仕途有志未逮而
魂夢間常作溪山想歲庚辰家居多暇携
友人雲巘薛子梅溪張子暨子姪三五人
由晉而趙歷齊魯登泰山觀滄海以償夙
志凡所歷之山川景物與夫日時之風雨
晦明咸記以詩來往三閱月計得今古襍
自序
體詩二百首非敢漫博風雅亦聊以寄興
已耳至若名勝之綺麗山川雲物之縱橫
變滅不能緣情體物有負勝遊則又搦管
潑墨時所為遺憾者也
乾隆庚辰六月荆園主人題



東遊紀略卷上

神山張體乾確齋甫手著

庚辰三月十六日辛酉與雲巖梅溪諸人
自里門早發一路水啣山重烟姿澹沱野
花遍發點染有情日午抵柴屹塔旅館小
息同諸人尋山水佳處藉草鋪茵聽水聲
潺湲覺心目頓洗是日得詩一首
却寄季兄觀察

東遊紀略卷上

落日東山住。分携第一程。家園兄自愛。客路我
長征。楊柳春風外。桃花流水明。相隨今夜月。已
是去鄉情。

壬戌早發月色正午入沁水界過豹嶺早
嵐漸散登絕巘遠眺千巖萬壑蒼翠空濛
至石橋中飯晚宿辛店河是日得詩二首
豹嶺口占

磴道盤旋處。清溪曲曲流。路從一綫上。人到萬

峰頭。曉色青如滴。烟光翠欲浮。我生多逸興。俯
仰正悠悠。

石橋

欽寄磊落處。茅屋倚巖開。山水清音好。分明勸
客杯。

癸亥五更起行高峰銜月萬籟無聲沿河
而東至小翼城居民多翼邑中飯越嵩峪
嶺渡沁水宿鳳台縣之周村村以晉將軍

東遊紀略卷上

周處得名村以西有墓在是日得詩一首

辛店河早發

茅店鷄鳴夜未晨。隔窓殘月宛招人。從教僮僕
愁登涉。欲使兒曹慣苦辛。鳥戀寒枝猶未醒。雲
隨芒屨侶相親。平明回首經過處。紫翠嶙嶙一
抹勻。

甲子早發月色朦朧略可辨路逾石嶺至
治底天齊廟魚池邊竹樹交映翠羽啁啾

殊有佳致。廟祝稱此地通海。每三月廿八日有大魚自浮池面。社人取以供神。居民終年莫敢有竊取者也。時因微雨。即行至犁川中飯度。黃石嶺俗所謂上七里下八里者是也。上天井關一路亂石鋪徑。石上蹄痕有深數寸者。稍行而前有碑曰孔子回車處。按史稱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返駕。是時自衛適晉。則回轍當在滎澤渡。

此處車跡。蓋後人附會也。晚宿攔車驛。稍雨。即晴。是日得詩二首。

冶底

石壇幽谷曉陰陰。旅客停鞭此暫尋。春水三篙浮戲鯨。疎篁一帶語幽禽。溯流應識源頭遠。探勝全忘嶺路深。微雨無端山外至。徘徊欲去更長吟。

攔車驛

攔車留聖跡。險阻果難攀。失步愁俄頃。摧輪是等閑。路盤青嶂裏。人到白雲間。遙望家園路。重重萬仞山。

乙丑早微寒。五鼓起行石徑。嗟呀盤折而下。至宛子城。每面可五十步。有二門通往。來即古長城遺址。隔二里許。有砦高聳。峰頂世呼孟良寨。徑路至此愈仄。遙望覃懷彰德。歷歷眼底。綠樹青疇。彌望無際。二十

里河內縣之長平庄中。飯數日。崎嶇一旦。坦途回望太行峰巒層疊。覺此身直從天上來也。渡沁河。過許梁。午抵清化。居民鱗次引沁水以種竹。滿目琅玕。一碧萬頃。宿後遇大兵凱旋。車馬絡繹。觀者夾道。是日得詩二首。

清化遇大兵凱旋

覃懷柳色映驂騑。禁旅平戎返帝州。絕域橫戈

摧。戮。輸。行。人。夾。路。看。貔。貅。森。嚴。刁。斗。旌。旗。整。激。
壯。銳。歌。隊。伍。稠。萬。里。功。成。男。子。志。美。將。麟。閣。姓。
名。留。

太行道

太。行。之。高。高。無。極。雲。連。峰。峙。拱。帝。京。太。行。之。曲。
曲。更。險。蜿。蜒。絲。亘。交。峻。嶺。齊。晉。中。分。翡。翠。障。商。
洛。橫。倚。芙。蓉。屏。崕。呀。拔。地。千。萬。丈。一。線。盤。曲。通。
人。行。春。暮。我。整。登。山。屐。歷。澤。渡。沁。探。幽。扁。雲。生。

東遊紀略

卷上

五

馬。首。山。對。面。崎。嶇。始。信。路。不。平。取。徑。冶。底。紆。迴。
上。千。岩。萬。壑。絲。層。層。叩。勒。欲。前。復。却。常。愁。一。
觸。車。輪。傾。天。井。開。聲。最。高。頂。雉。堞。森。傑。摩。青。冥。
絕。巘。石。盤。誰。所。鑿。上。有。古。聖。回。車。形。獨。向。峰。頭。
發。長。嘯。萬。谷。傳。響。如。相。應。放。眼。一。切。歸。俯。視。星。
斗。堪。摘。天。堪。擎。晚。投。茅。屋。山。家。宿。脂。車。載。發。鷄。
初。鳴。山。風。翦。翦。山。月。白。如。驂。鸞。鳳。排。凌。競。蒼。烟。
隱。見。孟。良。寨。空。翠。杳。靄。宛。子。城。百。步。九。折。路。忽。

盡。仄。徑。直。下。通。郊。坰。歷。盡。峻。巘。到。平。地。回。看。山。
勢。彌。淨。嶸。來。時。身。歷。殊。不。覺。險。過。思。險。心。乃。驚。
此。身。直。似。天。上。至。且。喜。路。坦。輪。蹄。輕。揮。鞭。一。笑。
春。滿。眼。花。明。柳。綠。絲。相。迎。

丙寅修武屬之恩村中飯道途平坦柳陰
夾道麥浪遍野回首太行山色已在有無
中矣晚宿修武縣是日得詩一首
修武道中

東遊紀略

卷上

六

太。行。行。已。過。截。葉。勢。全。消。綠。竹。還。茅。屋。清。流。自。
小。橋。春。深。花。氣。暖。風。軟。柳。絲。嬌。安。穩。行。人。意。青。
帝。更。見。招。

丁卯獲嘉中飯晚宿新鄉縣過周武王同
盟處宿後遊白鶴觀看仙人劉海蟠華跡
宇體飛動無人間烟火氣卧碑題詠頗多
是日得詩二首
過周武王盟諸侯處

戡亂當年厥有辭。同盟舊址此間遺。封侯八百
歸誠日。虎旅三千伐暴時。渭水自邀垂釣叟。西
山任賦采薇詩。馬肝不食誰知味。只訝東坡論
太奇。

感舊

當年記得說新鄉。錦繡繁華萃一方。策馬今朝
經過處。苔花漠漠上頽牆。

戊辰卯刻抵衛郡。過孔子擊磬處。在城西。

東遊紀略

卷上

七

門外馬市街中飯宿濬縣屬之新鎮。鎮在
河濱。舟車絡繹。市肆喧囂。是日得詩二首。

過孔子擊磬處

過門終自外門牆。冷眼何曾識熱腸。此日磬聲
無覓處。潺潺流水韻鏗鏘。

新鎮

傍晚來新鎮。人家盡水鄉。溪深漁網集。日夕客
帆忙。隔岸青烟渺。臨涯碧草芳。相看情不厭。旅

夢繞波長

已已濬縣之二郎廟中飯宿井店鎮井店
隸直隸開州。州為大名道所轄。館主人談
余季兄在官時事。不勝去思。是日得詩一
首。

井店即事

由來直道此民存。撫字長時感負暄。使節已成
前度事。口碑猶記野人言。逢余話舊重垂涕。憶

東遊紀略

卷上

八

昔臨行。欲挽轅。止宿低徊。無限思春風。回首鵲
鴿原。

庚午過內黃縣宿大名屬之邊馬集。地有

蒼頡陵故址。是日得詩一首。

過蒼頡陵

開闢無文字。結繩以為記。渾噩全任天。寧不崇
簡易。人心日以開。紛沓難為寄。史皇創六書。鑿
破乾坤秘。啾啾鬼夜哭。大巧神所忌。從此點畫

分。萬古資為利。飲水思本源。降神懷此地。雲樹鬱蒼蒼。陵廟留奕世。繫馬讀豐碑。蝌蚪如相示。踟躕去復留。夕陽照高隧。

辛未渡衛河宿大名郡之南關是日得詩

二首

天雄和壁間韻

他鄉花柳也芳妍。長養風來信不偏。回憶小園光景好。一時紅紫定開全。

東遊紀略

卷上

九

衛河流水漾晴暉。夾岸桃花鳥自飛。好是水鄉風味別。垂竿釣得錦鱗肥。

壬申得詩一首

和薛雲嶢道上原韻

誰把離懷惹客思。丈夫萬里任驅馳。且看麗日輝山色。一聽東風換柳絲。梅子欲成含露重。鶯聲漸懶出花遲。諸君莫惜春將暮。詩酒情長到處隨。

癸酉同雲嶢梅溪諸人遊金灘鎮路經舊城即唐魏博宋天雄之故址洪武初以河決為患徙於今治大觀碑尚存俗呼王強碑是也蔓草荒烟字跡半已磨泯金灘處衛河之衝昔豫省漕糧自此轉運商賈輻輳百貨雲集歌樓酒艇晝夜喧闐自糧移衛輝而倉廩市肆僅存規模絲竹管絃之盛無復曩時矣是日得詩二首

東遊紀略

卷上

十

舊城

苔封斷碣臥荒烟。幾度摩挲思渺然。洗石每尋馮宿記。披榛尚憶大觀年。麗譙廢後春風冷。翁仲存餘曉月懸。樹色河流還日日。凭臨駐馬夕陽邊。漠漠荒城一望賒。蕭條村落雨三家。空餘苔蘚封殘壘。無復樓臺間彩霞。田氏勲名今片碣。宋公詩酒舊高牙。感懷最是堤前柳。偏惹吟情對

暮鴉

甲戌早同梅溪雲巖等進城至文昌閣閣
在天雄書院之右中祀文昌西祀劉忠定
公東祀三賢季兄祿位在焉又過道署旋
於大什字少憩午後匡公堤閒步洙兒同
衆垂釣河干斯須得魚五尾亦快事也是
日得詩一首
吊古和韻

東遊紀略

卷上

士

宋京陳述遠。泥吊思無窮。蔓草遺碑在。頽垣野
徑通。垂楊飄落絮。古壘宿飛鴻。千載滄桑變。雲
香憶潞公。

四月乙亥朔客有餽魚者作膾與鄉人會
飲極歡而罷是日得詩三首

王欽若

禦敵原來只閉門。修齋佞佛到黃昏。可憐樞密
千秋話。留與鄉人細比論。

劉元城

補牘孤忠剩老臣。平生有志欲埋輪。宋家元祐
千年事。落得元城有幾人。

即事

槐陰鬱鬱覆幽居。幾陣清風客意舒。珍重故人
三尺鯉。莫教中有數行書。

丙子早大風已刻始止午寓家書併檢點
赴濟南行裝是日得詩二首

東遊紀略

卷上

士

逸寄八姪

閒閒場圃好安居。此日應開萬卷初。齊物莊生
談妙理。養生中散有遺書。家園離別三春暮。客
邸情懷一夢餘。早晚便鴻頻寄語。病身無主渺
愁余。

留別天雄諸君

疊韻

屈指天雄道。離家月半程。吟鞭方暫息。秣馬又
長征。謝傳登山意。汪倫送客情。莫憐前路遠。指

日濟南城

丁丑元城起行金灘鎮中飯蠻菜入山東
界午抵冠縣遇鄉人會飲終日是日得詩
一首

冠縣留別鄉友

親朋簇簇笑相迎。杯酒深深故舊情。為問明朝
分袂後。何時握手故山城。

戊寅崇邑中飯東昌府東閣止宿是日得

東遊紀略

卷上

三

詩一首

感事和壁間韻

結衣思舊德。觀景憶艱難。為感親心苦。何知客
影單。貽謀風未墜。撫事淚頻彈。情緒真無極。河
流自渺漫。

已卯到河濱散步是日得詩一首

即景

東來歷盡萬重山。此日河濱喜往還。草滿長堤

春浪濶。漁歸小艇夕陽殷。暮烟橫。處人聲。亂晚
景開時客意閒。笑問鱖魚今有否。黃昏沽酒到
溪灣。

庚辰寓舍主人置酒相邀是日得詩一首
客中讌飲

坐對紅榴照眼新。肆筵客舍趣芳辰。漫言客子
悲離別。且喜天涯樂主賓。肯酒醉心休厭再。嘉
肴適口莫辭頻。他年車馬重來日。記取當時舊

東遊紀略

卷上

古

主人。

辛巳早至東昌城外東南隅龍灣謁楊公
祠祠前後二室各有塑像前殿像著蟒衣
風采甚偉後則藍衫朱履作據床觀書狀
意態如生公諱朝楨為東昌太守多惠政
故民尸祀焉午後進城登光岳樓遠襟泰
岱近挾大河東郡巨觀也是日得詩二首
楊公祠

繫馬龍灣古渡邊。叢祠遺像兩巍然。一編坐讀人如在。五馬行春跡尚傳。召父于今原有廟。齊人誰道只懷輓。羊公無與吾曹事。世說新語羊叔子正復佳

登光岳樓

朱欄画棟俯中流。人倚迢迢百尺樓。水映重簾三面捲。雲開千嶂一窓收。蒼茫野色高逾濶。縹緲烟光晚漸浮。萬里長天憑眺處。分明九點認

東遊紀略

卷上

五

齊州

壬午早發東昌至荏平縣大風驟起飛沙撲面宿長清縣之潘家店傍晚微雨是日得詩二首

宿潘家店

策馬將何適。山家薄暮尋。盤飧供旅食。樽酒慰鄉心。此夕風塵倦。平生意氣深。斷雲低暝色。愁入短長吟。

乍見雲興處。忽看雨到時。最憐先入耳。可是欲催詩。老屋沉沉掩斜風。故故吹今宵。離別意應有短繁知。

癸未早復雨辰刻雨止始行沿途乍雨乍晴。廉纖相續。鞭絲帽影出入於淡烟疎靄間。風景可畫。午後方霽。抵齊河縣中飯暮抵濟南之雒口鎮。是日得詩一首

東遊紀略

卷上

六

朝來雨初歇。數點猶闌珊。驅車齊河道。暖曦望遠阡。薄雲相斷續。野色方半綿。草木蔚新綠。一洗彌新鮮。此景真可畫。所恨無荆關。未惜客衣濕。寧畏行路難。農人田畔語。此雨當有年。衣食欣有賴。我開心亦歡。況復石橋渡。數武見峰巒。微陰澹空翠。雨後真宜看。

甲申得詩一首

雒鎮書懷

灤水年年入夢遊。重尋往迹悵夷猶。驚心華髮三千丈。彈指流光二十秋。疊嶂鱗鱗仍北向。滄波泯泯自東流。當時朋侶今餘幾。月色空明柳外樓。

乙酉先一夕約由漪園遊。歷下見渚魚汀。畫船簫鼓已隱隱。落夢寐間。比戒塗僕。隸意色亦飛動。或騎或車。前後相促。輪蹄之聲殷殷。然不知者以為有急務也。至漪園。

東遊紀略

卷上

七

友人先具酒以待。園距古溫泉咫尺。入門數武。聞水聲潺潺。若琴筑曲。欄幽榭虛閣。茅亭隱現於萬木陰中。致有雅意。水至達源亭前。匯為池。清澈見底。金鯽出沒萍藻間。大者可二尺餘。小者亦盈尺。朱碧分明。湛然如鏡。投以餌。嚙喋往來對之。令人作濠濮想。為淹留者久之。嗣至趵突泉。泉有三脉。皆從地湧上。五尺許。如玉虬迅躍。挾

石而出。珠璣四濺。素沫雲浮。冷冷清人心。骨泉上有鍾呂二仙祠。拜謁後。主者邀小坐。啜茗水味甘冽。如沃醴。酬遂連為之進。六椀笑語同遊。曰不敢七椀。如盧仝恐兩腋生風。別諸公去也。泉故名迹。題咏碑最多。尋覽移晷。乃得徧小憇。片時遂由城西門抵貢院。西呼扁舟三葉。泛大明湖。舟僅容几。而雕繪頗工。白舫青簾。與丹嶼碧塘。

東遊紀略

卷上

七

相掩映。呼僮陳酒果。且飲且行。風日清酣。微波滑笏。鷗鷺上下。蒲稗因依。不復知身在塵世。宜子固東坡諸公流連賦咏不已也。至北極廟小泊。登岸廟階高二丈餘。左右各為石磴。而中央神道平如砥。滑不可步。兒童數人邀客。獻技於其上。矯捷猥巧。倏若飛猱。北地冰嬉殆不能過。以少錢物。攜之復登舟。至北水門。額曰會波城中之

水滙而外注湖界至此止矣旋棹至歷下
亭少陵所謂海右此亭古者也題咏亦夥
日將昃不能徧讀挈舟柳陰之下盤桓小
飲至鵲華橋夕陽已銜山矣遂登岸歸雒
鎮回首湖光悵悵如別故人也是日得詩
七首

漪園和壁間韻

園外岧峣曉翠環園中石溜響潺湲林深啼鳥

東遊紀略

卷上

尤

聲逾靜水淨遊魚意亦閒虛閣開襟宜綠酒危
樓放眼到青山低徊綠契平生興為語奚童莫
促還

三篙新水綠平橋萬縷垂楊亞舞腰一榻清風
亭午坐功名未羨阿龍起

十字水邊繞有路數重花外更無塵坐來何必
輸濠濮一鏡方塘戲錦鱗

簌簌修篁短短籬參差翠影趁風欹畫長花院

渾無事携酒閒敲一局棋
虛閣涼生面面風流泉活活遶西東此中儻買
扁舟住也抵滄浪作釣翁

感成

古歷亭邊搔首頻重來還是舊時人鏡中烟水
無邊澗畫裏樓臺別樣新極目湖山空此地對
床風雨似前因先兄曾分碧天寥落哀鴻斷渺
渺予懷一愴神巡此邦

東遊紀略

卷上

于

古歷亭作

蕩漾明湖裏危亭峙柳陰四圍清漲濶十里暮
烟深簫鼓連朝夕樓臺閱古今烟霞原物外鷗
鷺自波心流水仍前浦修篁非故林登臨懷北
海倚檻一長吟

丙戌得詩一首

東友人王蒿圃

故人十年別春草幾經綠相思天一涯目盡東

海曲名園昨見約。華觴待相屬。佳人渺碧雲。好鳥空高木。石徑坐橫琴。蒼茫對幽谷。楚調誰為聽。風聲雜深竹。伊人蕪陵遠。何以慰幽獨。今宵好明月。抱彼倘同宿。

丁亥午後適有梨園數人即命奏技絲肉間作殊慰旅懷是日得詩一首

客中聽歌

滿院清風坐晚涼。清歌幾曲送斜陽。曲中都作

東遊紀略

卷上

五

家山語。不覺闕河是異鄉。

戊子早晴黃昏微雨是日得詩一首

偶成

微雨黃昏滴。蕭然遠客心。微涼開倦眼。小坐洗煩襟。聞說前峰好。相期明日尋。只愁山徑滑。屐屐登臨。

已丑早晴卯刻同衆自雒口起行歷匡山

開山崗山皆秀拔有奇致晚宿張下微雨

是日得詩三首

匡山

浮嵐一帶碧龍從。削出芙蓉落鏡中。青峭數峰原自好。廬山名字不妨同。

崗山

小橋流水韻潺潺。松栢陰中萬翠鬟。山寺依稀雲外見。莫嫌石磴費躋攀。

開山

東遊紀略

卷上

五

此行專為看山來。到此先教倦眼開。岱岳尚餘

三日路。好峰已是翠成堆。

庚寅微陰午後晴紆道遊靈巖寺其地峭

壁千仞下臨深澗古栢萬株掩翳峰頂濟

南固多佳山此為最秀朱樓白塔隱約山

腰法鼓粥魚與萬壑松風相應答

翠華南幸曾駐蹕焉

行宮建於寺東畔謁佛後院僧導引看摩松

鐵袈裟印月泉於甘露泉側少停遂登車
就道迴視羣峰蔚然深秀遊屐未徧慚負
山靈然佳處已略領矣晚宿灣德鎮是日
得詩一首

靈巖寺

靈巖山水真奇絕神境忽開天地別上有巖業
千仞之峭壁下有窈深繚曲之幽穴峭壁幽穴
高復低蕊宮珠闌明璇題松栢交撐往艱晚趺

東遊紀略

卷上

圭

足蹶躅忘東西東西石磴相繚繞四顧半隄但
瑤艸山僧一笑過橋迎殷勤指我登山道登山
步步曇花香紛紅駭綠盤羊腸杳然不省行遠
近但驚耳目殊尋常高峰峭拔數螺髻僧寮高
下千蜂房小坐開軒低一顧水沓山重不計數
徧尋應作十日留惜我纔能片刻住青山街日
日已斜晚風瑟瑟林鳴鴉採奇選勝苦未徧僕
夫草草催登車但記松名摩頂青偃蹇復有高

僧鑄鐵為袈裟印月泉頭小延佇恨不得見清
波夜洗金蝦蟆依依回首向魚鳥遲遲掉手辭
烟霞下山却顧所來徑縹緲萬朶青蓮花此遊
雖復未盡意一時所見亦足歸向鄉人誇

辛卯四更早行霧露沾衣清寒特甚沿途
亂石縱橫雖無危坡仄徑而礫硯頗難行
曉色微明遙見泰山挿天際傲來徂來二
山左右相望如拱衛傍午抵泰安寓城西

東遊紀略

卷二

圭

劉氏客館館可容千餘人主人云鄰宋氏
館且容三千人不止也顏黃門曰河北不
信萬斛之舟江南不信千人氈帳諒哉斯
言是日得詩一首

泰安道上

午夜貪程急晨鷄馬上聞月殘籠曉霧露冷濕
朝雲高岳中天迫羣山兩翼分曙光開朗處空
翠望氤氲

壬辰擬登山不果早起携同遊入城西門
謁岳廟規制宏敞彷彿宮殿中有漢栢唐
槐宋明以來題詠碑碣甚衆塑像極莊嚴
四壁圖畫皆精妙非俗筆廊廡神像亦凜
凜有生氣由廟之東出城北門至梳粧樓
相傳碧霞元君整粧處彭蠡擲履之山華
頂洗頭之盆蓋恍惚不可致詰也廟有明
天啟間重修碑不知創自何代嗣又遊碧

東遊紀略

卷上

章

霞宮宮在城西南隅亦由勅建內有殿名
金頂神像及椽瓦牆楹門窓欄楯俱以銅
爲之主者云茲殿本建於岱頂明末土寇
疑爲金毀而載之去既知非是棄山下因
移建於此又至天書觀廟亦巨麗內有前
明碑記稱崇禎間尊太后爲智上菩薩建
廟茲土云是日得詩三首

漢栢和韻

泥金曾見頌封巒。石幹銅柯半畝寬。蜀相祠前
二千尺。逢君猶作後生觀。

唐槐和韻

鬱鬱濃陰歲月長。南柯有郡可徜徉。當時仙李
盤根大。可及黃花老愈香。

梳粧樓

翠羽明璫此暫留。元君猶有舊粧樓。名山自古
多靈迹。玉女盆邊記洗頭。

東遊紀略

卷上

雲

癸巳天色微陰黎明偕諸人租兜輿十六
具登山輿狀如肩輿而無蓋幕背倚處歛
而微亞中以繩聯絡爲坐具俠以二木曲
如弓行則中懸絕無挂碍意古籃輿之遺
制也兩人舁之登陟如飛取逕城西復折
而北半里許至岱宗坊坊以白石爲之逕
望層巘豁舒萬狀嵐氣迷漫上連雲雨殆
疑無攀躋處入坊迤北數武路西有闕帝

祠玉皇廟廟內皮道人遺蛻在焉土人以金塗之惟餘一掌露肉質示不傷也北行二里至天堦坊坊以木為之自城至此計三里途頗坦過此則盤路矣行三里由一天門歷紅門至萬仙樓有碧霞行宮石磴巉巖繞通人迹林木陰翳山風颯然崖谷之中襟花纂厯若錦繡抵斗母宮少憩又北二里過高老橋澗水潺潺作天風環佩之響澗東為經石峪一峰銳如茁筍倒垂而下水滴滴如珠琲激越有聲依岩結屋題曰高山流水之亭旁有碑記峰左右坡平如砥方可數畝鐫字如斗俗稱晒經石水從石上流注於澗字為水齧半已彫落不可辨旁有破腹石高數丈截然中分狀如擘裂西岩為水簾洞峭壁萬仞懸流飛挂如曳練夏秋間勢最澎湃冬春略減土

人云洞口在水深處水落時彷彿見之嗣自歇馬崖而上至玉皇閣山勢至此彌峻增左側紅岩碧磴林壑尤美依嶺而東鬱鬱然上凌霄漢古無人踪閣後石坊鐫其額曰迴馬嶺山重水複一徑偃仄俗呼為第一盤云折而東南有坊題曰孔子登臨處再上則二虎廟即二天門也漢武帝所築望仙臺在其東南自岱宗坊至此計程二十里昇夫等在此中飯山峰迴抱土人於略平處結茅以居每三月香客登山於其地市香燭西上雙廟其西俯而揖者為扇子崖其東蹲而峙者為獅秀峰天劍神劃猿鳥路窮遠望危巒散翠交錯使人飄飄作天際想倒盤而下路皆平坦俗謂之快活三里竹籬茅舍間掩映嵐光澗草山花點綴映媚遊人至此心目頓移再上為

御帳崖俗呼三瞪眼泰山瀑布以此為第一峰勢崑崙飛流淙淙如天上落濺珠跳沫駭動心魄下有龍文石波濤春激聲殷地軸上有石碑深青色廣可坐數百人碑際鑿痕累累絕頂有

御題太古清音碑直上三盤每盤高可百仞積

石巖業時聞人語在天半略上秦封松在焉柔鬣踈鱗殊非舊物土人植以紀古迹

東遊紀略

卷上

壬

耳北有獨立大夫碣刻字猶新由小龍口而北為朝陽洞石竅千百雲吐如蒸洞中有泉甚甘冽建有官廨廨後石狀礪礪奇若鬼工其西石笋高五六丈上刻朱萬鍾篆書雲根字筆勢遒勁其東有直上霄漢四字則先兄分巡時所題也手迹如新而墓木已拱泣然者久之攀神仙坊而上循對松山行峰崖峭立怪石磊落如奇獸笑

出欲趨人石罅中松栢萬萬彌望陰森天風蕭瑟聲如潮涌時值微陰雲氣蓊然壓木杪淡蕩霏微變幻萬態蒼鱗翠鬣隱現其間恍如羣龍出沒烟雨中過大龍峪兩山對峙中通一線望南天門如一鏡旁聯鐵鎖為欄攀援而上俯視黝深毛髮俱竦進南天門迤東行入新盤五老臻子諸峰錯疊如綺渡天橋歷行宮外至御香亭少

東遊紀略

卷上

辛

憩其上仰見金碧觚稜嵯峨雲外即天仙聖母殿也廟門外有峰如蓮實懸峙絕澗俗呼供養峰殿外有銅碑二高可二丈許石碑二高亦如之色深碧名玉石碑殿門暨木為欄楯以禁出入惟東一室無欄楯官封識之東山為東岳廟廟後有

御題磨崖碑偏東即唐開元碑碑旁有泉下為桃花洞相傳天仙修煉之所略西即天仙

寢宮中有跌坐像其茵褥帷帳皆內府所領也是日天色陰晦至已刻忽開霽羣峰蒼翠歷歷畢呈遂登玉皇閣閣在泰山絕頂中有石豈岌竦立俗謂之真泰山上舊刻聰明正直四字遊人至此多劇以携歸為鎮物謂之真泰山石敢當字跡半泯滅矣廟後有養翼亭倚欄北望霧壑雲峰千層萬疊偃仰起伏為狀不一累累然儼如

拱衛廟門外為無字碑高可二丈四面各徑三尺許年代無考或云乃古封禪之石函以藏金繩玉檢者也相傳有官是土者惡其疑人命徹之甫抉其蓋風雷大作蓋亦神物所攝呵歟絕頂之西為孔子涯傳有短碣紀孔子與顏子望吳門事今已無考下有講堂塑孔子像堂前石坊題聖跡二字頂以東高峰撐立題孔子小天下處

傍題果然二字舊有孔子廟今惟址存四望河山如在掌上俯見泰安如棋枰然再東有試心石其銳如錐下臨絕澗僅可容足又有探海石一名丈人峰橫出山半東望渤海三面危懸勢如欲壓略南為望海樓由望海樓而南為捨身崖深宵無底望之股慄以石投之久之方微聞駭然聲愚民或發願捨身其下今嚴禁之旁即仙人

橋橋當絕澗中夾橫石搖之可動橋略上為觀海石石筍突出廣纔三五尺其下深壑黝然未敢登同人匍匐而上問之知鑄有觀海二字睥睨左右蒼茫無極其東白練一片長可竟天者海水也其南一線微光蜿蜒天際者黃河也折而東下迤北為小蓬萊王母池普照寺白龍池西為投書澗竹林寺九女寨會仙菴千峰萬壑目不

暇賞新霞銜日暝。色蒼然。遊興方酣。人力已倦。雖但遙為領略。而千柔萬狀。豁目盪胸。已極天下之大觀矣。是日得詩二十八首。

岱宗坊

盤輿行詰曲。嵐氣入蒼茫。饒有看山興。何愁道里長。

謁皮道人像

東遊紀略

卷二

畫

真人羽化久登仙。金骨依然寄洞天。誰識鷲鷯三島去。直將遺蛻比秋蟬。

萬仙樓

仙人自古愛樓居。吸露餐風得靜虛。三島十洲何處是。只今身到萃雲廬。

水簾洞

懸瀑瀉巖崎。仙居隔水涯。半天驚練曳。一桁似簾垂。終古閨靈境。何人舉素帷。坐來清興遠。高

誦樂饌詩。

經石峪

石峪豁開澗之東。乳山倒壓青玲瓏。瀑布飛來儼珠琲。聲聲激越鳴丁東。下有石陂平似砥。潔白滑光擬素紙。八分書勒般若經。寒波動影龍蛇起。傍聳巨石撐孤圓。中裂其腹如雕鏤。無乃生公之所聚。來聽說法遂不還。又疑浮提幻人來。絕域剗心寓此璞。瑤編金壺墨盡形。亦隕化。

東遊紀略

卷二

畫

為百尺蒼瑯。堅徘徊對此久延佇。一卷金經思淨土。西來大意定云何。水自滔滔石不語。

高山流水之亭

流水高山曲。何人是賞音。簷前聲激越。猶想伯牙琴。

迴馬嶺

重山截葉逼天齊。一線中開露石梯。我自尻輪神作馬。飄然下視萬峰低。

快活三里

崎嶇鳥道斜。忽爾得平沙。此地堪傲息。斯名信不差。竹籬籠草樹。茅舍雜山花。奴子休辭倦。前峰與正賒。

御帳岵

山巒如翠帳。水響丹岵上。太古留清音。竚倚紅藤杖。

五大夫松

東遊紀略 卷上 五
喬松本自耐風霜。偶爾官封遇始皇。此日名存根已朽。枝柯應恨不甘棠。

朝陽洞

洞穴正當陽。懸岵石乳香。分明千萬斛。點點夜珠光。

對松山

兩山對起徑逼窄。怪石礮礮形千百。虎踞獅蹲相錯牙。如搏如立。驚魂魄。綠雲滃萬松。梢變。

滅。倏忽光相射。松耶雲耶。兩莫分。但見一色凝。

空碧。微風一拂。天光開始。覺森然露枝格。奇怪。

偃蹇影披離。如萬蛟龍蟠大澤。蒼鱗斑駁。青可。

染古鬣之而翠。欲滴坐間風雨。撼岩谷。只覺烟。

霞生胸膈。安得韋偃與畢宏。為展霜綃二千尺。

臨厓貌作雲松圖。挂我高堂之素壁。

十八盤

崎嶇攀不易。石磴似雲梯。步步添蒼翠。遊人意。

欲迷。

南天門

鐵作欄。雲作闕。一鏡恍開縹緲間。幾番肅神與。欽氣始獲攝衣冒險。為躋攀。冷冷吹襟袂。鬱鬱浮烟鬟。題南天門信不謬。高峻不類居人寰。竚立頓覺雲霧撥。晴明豁滌塵土顏。回首來徑萬千丈。仰視碧天低接蒼蒼山。山巔境况更奚似。丹梯有路緣豈慳。直將携取九節杖。憑凌絕頂。

高歌追逐羣仙班。

新盤

絕經盤路險。轉愛新盤奇。紆屈通一綫。柳樞行遲遲。豈不高且阻。地險心自夷。五老峰前劣。臻子崖巖寄。環視羣山錯。紫翠今復離。身在圖畫裡。經過自不知。觸處可延賞。莫怪頻支頤。

白雲洞

朝來山色曙。洞在雲深處。滿目白泱泱。獨聞山

東遊紀略

卷上

三

鳥語。

天仙殿

藥宮開向紫雲端。合有仙人駕綵鸞。未信江南徐畏壘。讀詩只作太姬看。

東岳廟

靈祠分據翠峰巔。丹碧觚稜亦儼然。一例明神司五岳。華山獨自占金天。

桃花洞

桃花洞口碧嶙峋。傳說天仙此養真。絳節霓旌人不見。清泉白石尚無塵。

唐磨崖碑

岱嶽銘功處。開元御墨題。如何元漫士。又自勒涪溪。

無字碑

玉檢金泥事假真。古碑無字尚嶙峋。我來一笑摩蒼蘚。恐是崔公偶現身。

東遊紀略

卷上

三

絕頂玉皇閣

山頂澤高閣。猶留崛吻形。偶來携片石。雲氣繞衣生。

養翼亭

飛亭岌岌山盤盤。亂峰高下青噴噴。偃仰起伏狀不一。橫如襟帶高如冠。陽崖陰嶺氣候異。層巒疊嶂形勢攢。芙蓉一朵孤涌出。儼如拱衛羅千官。徘徊久立畏顛蹶。謾謾吹袂天風寒。快昔

凝望望無極。咄爾碑元增長歎。安得羽翼生兩脅。乘風長嘯高雲端。

孔子崖

目盡長天碧。一痕練光何處認吳門。如今始信王充語。擬把羣書更細論。吳門白馬之事論衛載之書虛扁

孔子小天下處

古有太山來登者。豈云少自非魯東家誰見天。下小心與造化遊。乃有此懷抱我輩。蜩與鶯安。

東遊紀略

卷上

美

知六合表俯視石稜稜。仰窺雲渺渺。取悅耳目。前烟景亦云好。

捨身崖

石角呀怒張。直下臨千尋。中有萬古愁。嵐氣常陰森。垂堂古有戒。孝子防高深。捨身輕一擲。愚者誠何心。此風誰所倡。流蔓直至今。求福乃得禍。冤魄終古沉。我來一俯視。萬壑猶哀音。安得巨靈手。揮刃平嶽岑。

仙人橋

誰架一片石。臨此萬丈壑。仙人騎飛龍。胡為須略約。

觀海石戲贈友人

石崖突兀插山腰。輸爾遐觀碧海潮。人世要須寬處立。此途未必上烟霄。

東遊紀略卷下

神山張體乾確齋蕭手書

甲午早自泰安起行至東向中餽宿濟陽

北關同雲巖梅溪等看蛇眼泉明季濬此

濟運頗號巨流建有觀泉亭今已廢泉水

亦絕微矣是日得詩一首

蛇眼泉

綠水潺潺落照中當時臺榭盡成空蓬萊清淺

東遊紀略

卷下

非虛語巨壑今絕一綫通

乙未寧陽早發午刻到濟寧天氣驟暖懋

于竹林後院清風拂拂頓洗塵襟是日得

詩一首

竹林院

長途日午息征鞍小憩招提得靜便四壁微風
來拂拂一林修竹映娟娟茶烟花氣清如許帽
影鞭絲懶更前為語斜暉莫西落此中尚可暫

留連

丙申午閒步濟城南偏登太白樓云賀知

章作令時曾宴太白於此後人築樓城上

以祀之是日得詩一首

太白樓

登臨直上最高樓匝地山川一望收百尺欄邊

餘彷彿八仙歌裡憶風流當年名士空成迹此

日吾曹豁倦眸可有詩魂消未得白龍騎下碧

東遊紀略

卷下

雲頭

丁酉自濟寧起行延村店中飯取路南陽

湖中湖水至夏每暴漲惟春冬水涸得耕

今年風雨最調宿麥茫茫夾道路婦饁子

餉恬熙之景如坐幽風圖中晚抵谷亭在

新魚台縣北四十里烟火萬家亦巨鎮也

傍晚驟雨微夜是日得詩一首

魚台道中

一片黃雲百里賒。紛紛饁餉語交譁。豐年景況真堪畫。時倚籬陰一駐車。

戊戌寓主人置酒小飲是日得詩一首

贈友人

小酌憐君共。情懷醉後多。論心期白首。話舊對紅螺。手澤分明在。寓所壁上有先年華荏苒過。殷勤堂構意。常恐竟蹉跎。

已亥早自谷亭起行午抵豐縣縣在黃河

東遊紀略

卷下

三

之北漢高帝故里也。城東北有遺廟正東鳳皇腹手指門南扣榆樹尚存是日得詩

二首

古梁道中

春風到處送行鞭。彈指流光節序遷。隴麥連雲方漸滿。池荷刺水又田田。謀家自笑屢三百。越國今經路五千。只有勝遊堪慰藉。振衣曾嘯海雲邊。

豐縣懷古

沛邑山城長薜蘿。漢家鴻業竟如何。氤氳舊識真人氣。感慨猶傳猛士歌。大澤蛟龍悲赤帝。長陵風雨冷青莎。夕陽冷落松榆盡。誰道功名比仲多。

庚子暑甚與同遊城北郭謁漢高祠并尋各古址是日得詩二首

豐縣城北作

東遊紀略

卷下

四

駐馬豐城晚照斜。閒尋遺跡動咨嗟。天津橋斷長虹散。手指門空蔓草遮。一代君臣存白社。千秋功業付黃沙。扣榆可是當年樹。歲歲逢春落碎花。

漢高帝祠

苔垣漠漠漢皇祠。徙倚斜曛悵往時。原廟衣冠非故址。新豐雞犬亦殘基。一杯悽惻長陵土。片石凋零泗水碑。廣武山頭尋戰壘。嗣宗有語可

能知。

辛丑自豐縣起行單縣之中興集中飯是日得詩一首

單縣

小邑仍樓堞。高賢此簿書。琴台芳草偏。感動一踟躕。

壬寅微陰曹縣之趙集中飯抵望魯鎮宿是日得詩二首

東遊紀略

卷下

五

曹南懷古

長夏曹南景物幽。低徊勝蹟一淹留。鶯殘五月垂楊踈。蟬噪千林宿麥秋。天乙祠邊風謖謖。萊朱墓上草油油。明良俯仰成千古。蘇子灘聲撼不休。

望魯

愛此村居景。停車野市邊。河聲流不盡。聖蹟古相傳。荷葉青於染。榴花紅欲然。征塵暫披拂。小

坐且流連。

癸卯午後於寓館後湖岸納涼荷芰亭亭碧波蕩漾沙禽水鳥來往親人傍晚雨作乃還寓是日得詩一首

湖岸看蓮偶成

迎涼依綠澗。娛目得芳荷。日落花偏淨。風來香更多。雅宜微雨潤。還任野禽過。閒步塵襟滌。逸情付棹歌。

東遊紀略

卷下

六

五月甲辰宿雨未霽登樓遠眺以散客懷黃河拍岸千里渺瀰澎湃洶湧增人壯氣是日得詩一首

夜雨和壁間韻

疾風驟雨透窓寒。獨對孤檠坐夜闌。生怕蕭條逢作客。直同踈懶不宜官。鄉心碎滴簷聲亂。旅况愁煎熾淚乾。兩地回腸牽念處。幾番伏枕欲眠難。

乙巳雨止微陰自望魯起行回至趙集中
飯復至單縣看琴臺古蹟內祀宓巫二賢
像又有呂仙詩四首相傳曾度里人白四
郎仙去是日得詩二首

琴臺

鳴琴人已去。望古一登臺。留此千秋跡。無慚百
里才。叢祠喧鳥雀。古砌繡莓苔。綠水餘音在。臨
流幾溯洄。

東遊紀略

卷下

七

又和壁間韻

綠。靄。層。臺。茂。樹。陰。名。賢。曾。此。撫。瑶。琴。遙。思。斷。續。
琤。琮。意。定。是。和。平。靜。穆。音。明。月。清。風。傳。自。古。高。
山。流。水。得。於。今。曲。終。人。去。冰。絃。冷。縹。緲。孤。雲。繞。
碧。岑。

丙午曉雨廉纖辰刻乃止猶微陰傍午復
雨客館寂寞坐對盆花數種差慰遠懷是
日得詩一首

客中阻雨

癡。雲。拖。地。不。放。晴。斜。風。吹。雨。鳴。琮。琤。蕭。然。一。室。
大。如。斗。何。以。慰。我。千。里。情。庭。除。幸。有。花。灼。灼。可。
惜。雨。摧。半。開。落。且。來。酌。酒。賞。殘。紅。只。恐。驚。飈。都。
掃。却。

丁未自單縣冒微雨起行至金鄉縣中飯
黃德集宿晚又雨是日得詩一首
苦雨

東遊紀略

卷下

八

細。雨。絲。絲。落。頑。雲。陰。漠。漠。旅。人。原。易。愁。對。此。添。
蕭。索。

戊申微雨後午抵濟寧數日沿途泥濘行
路頗艱是日得詩二首

五日道中偶成

車。馬。勞。勞。去。復。迴。忽。驚。佳。節。逐。時。來。沿。途。蒲。葉。
和。烟。舞。夾。道。楊。花。帶。雨。開。景。物。迎。人。頻。悵。望。闕。
山。入。目。幾。徘徊。馳。驅。老。我。情。何。極。慙。愧。長。楊。作。

賦才。

其二

馬。上。度。端。陽。時。光。逐。客。忙。榴。花。紅。映。水。荷。蓋。翠。
低。塘。野。市。蒲。觴。薄。山。村。角。黍。香。鄉。心。佳。節。裏。直。
與。五。絲。長。

已酉早洪洞劉丹誠過訪暢談久之午初
微雨移時乃止晚又雨是日得詩一首

晤洪洞劉丹誠

東遊紀略

卷下

九

親串相逢意倍長。萍踪况是在他鄉。殷勤共作
家園語。直把任城作古羊。即洪洞舊名

庚戌雨晴友人相邀觀演劇是日得詩一

首

客中即事

時。光。荏。苒。客。中。過。暫。聽。吳。兒。一。曲。歌。軟。舞。頻。催。
浮。綠。蟻。柔。情。未。覺。讓。青。蛾。數。聲。清。響。穿。雲。透。一。
箇。涼。風。滌。暑。多。况。值。座。中。皆。故。里。金。樽。莫。惜。醉。

顏配。

辛亥早劉丹誠邀飲已刻回寓天氣稍涼
散步至渡口閒眺是日得詩一首

渡口晚眺

水。北。人。家。接。水。南。樓。臺。簫。鼓。晚。涼。酣。令。人。忽。憶。
襄。陽。樂。大。觴。我。軒。看。落。帆。

壬子暑甚夜坐西廊新月一鉤掩映深竹
心頗樂之是日得詩一首

東遊紀略

卷下

十

新月

一。鉤。新。月。色。娟。娟。細。抹。輕。描。掛。遠。天。應。是。姮。娥。
憐。客。寐。故。將。眉。黛。露。嬈。然。

癸丑友人贈扇一柄字脩金紅白三色鮮
妍逼人扣其紅白二色蓋珊瑚象牙所泥

也是日得詩一首

友人贈扇

愛。爾。秋。雲。扇。贈。我。清。風。好。旖。旎。羅。千。花。光。氣。燦。

百寶朱朱兼白白。創意生新巧。尋常粉與脂。對此皆枯槁。良工取材精英華。結麗藤玉韞。山自輝此理。宜深曉。區區挹蠟色。鞭賈何足道。感此發深省。憬然動懷抱。

甲寅五更起行渡玉河至亢庄中飯宿汶上縣有閔子祠城外又有梁招討王彥章墓因墓為祠按唐莊宗滅梁盛彥章於鄆州城破後退保中都即今汶上縣為唐所擒莊

東遼紀略

卷下

十一

宗惜其勇百計誘之不屈死土人義之為墓其屍立祠以祀晉天福二年追贈太師墓無碑碣惟石翁仲及石駝在是日得詩三首

閔子祠

掃迹衡門謝辟書。何曾真到汶陽居。誰知一語成千古。只道先生有舊廬。

王彥章墓

荒墓終古有啼鴉。風雨猶疑起暮茄。荆棘銅駝休抱恨。李天下已沒黃沙。

其二

生死臣朱氏。當年未仕唐。才雖輸亞子。義不作瀛王。烈士全終始。儒生任短長。殷勤題畫像。知已只歐陽。

乙卯雨辰刻始止渡汶水沙河站少憩宿東平州屬泰安府宋梁灝故里也城北尚

東遼紀略

卷下

十三

有墓在是日得詩二首

雨後汶上縣道中

殘雷繞駐阿香車。烟濕長堤萬柳斜。河水驟添三尺漲。竹籬新放數枝花。荒塍泥滑愁疲馬。遠樹烟生已暮鴉。今夜雲開應有月。孤城又照客思家。

梁灝故里

死。死窮年始一鴻。尚餘斷碣誌平生。彤庭暫對

三千字。白髮曾魁五百名。身到龍頭從古重。詩
留雁塔至今榮。流傳真偽無須論。且遣人間敬
老成。沈存中辨梁顓無八十
二得狀元事其說甚詳

丙辰五鼓發東平。州北行三里。即入山至
陽谷鎮中飯。抵東阿舊縣有項王墓。路傍
有阿井。濟水之汭流也。管氏三歸臺址則
在東阿城中。晚宿銅城驛。傍晚微雨。是日
得詩四首

東遊紀略

卷下

三

東平早發

四野雞鳴早啟關。晨星逐馬渡溪灣。勝月。下
高低。樹。淡。宕。烟。中。遠。近。山。深。谷。風。來。聲。瑟。瑟。孤
峰。雲。去。意。閒。閒。會。當。暢。飲。如。河。朔。笑。對。荷。塘。照
醉顏。

過楚項王墓

東阿雲樹鬱蒼蒼。指點遺墳感項王。駿馬骨銷
憐。玉。勒。美。人。舞。罷。泣。珠。璫。可。憐。亞。父。空。奇。計。只

憶江東是故鄉。野草荒烟三尺土。何曾畫錦耀
輝煌。

其二

麒麟塚畔樹婆娑。題碣斑斕尚未磨。楚國英雄
今已矣。漢家陵寢竟如何。功名消歇餘殘壘。成
敗蒼茫總逝波。徙倚斜陽閒屈指。古來青史姓
名多。

管氏三歸臺

東遊紀略

卷下

四

驅車東阿縣。遺址尋三歸。霸國千載後。草露空
微微。孔孟有定論。吾黨漫是非。憑高一蕭散。且
看孤雲飛。

丁巳早發銅城驛往平縣中飯抵高唐州

寓南門內高唐即絲駒故里漢屬平原郡

唐宋俱隸博州明乃置今州治是日得詩

三首

早發銅城驛

驅車輾轉出銅城。馬踏新泥破曉行。渺渺山光
爭隱現。濛濛天色半陰晴。雲開一隙霞微吐。霧
歛千峰日漸明。好景欣然成獨笑。無邊紫翠向
人橫。

縣駒故里

偶訪高唐舊。綿駒跡尚留。人生能不朽。一技亦
千秋。

高唐偶成

東遊紀略

卷下

五

沉沉落日抵高唐。景物分明似故鄉。小坐閒庭
開倦眼。清風微度自生涼。

戊午午後登城頭遠眺是日得詩一首

城頭晚眺

携友登臨步緩趨。茫茫萬古一嗟吁。東方廟廢
碑微泐。重耳祠存草亦蕪。故壘猶然稱盼子。清
訐何處覓縣駒。荒烟慘淡風沙捲。日暮城頭鳥
亂呼。

已未閒閱高唐州誌是日得詩二首

浮屠晚照高唐八景之一

佳氣蒼茫鬱藥宮。峻增古塔勢尤雄。觚棱倒印
澄潭裏。彩翠偏明落照中。可是金莖承雨露。還
如玉笋矗蒼穹。十三層上如堪到。便欲高乘萬
里風。

東方朔祠

夷叔何如柳下工。首陽為拙柳下為滑。稽傳裏
工方朔訓子語也。

東遊紀略

卷下

六

想遺風。談言微中能排難。謾笑和光玩世翁。

庚申高唐早發抵恩縣是日得詩一首

早發高唐

十里平沙路。微涼似近秋。淡烟開馬頰。殘月下
魚北。馬頰魚北並地名。青靄連天淨。黃雲匝地稠。日華
明漸吐。極目望滄州。

辛酉午後微雨翻閱縣志聊遣客懷是日

得詩一首

即事

久客離愁積。攤書意覺閒。古今來几席。咫尺見。
河山窓影殘。花瘦簾紋細。雨斑斑。但能携一卷。便。
可滌塵顏。

壬戌聞城外有通衢魏閣為勝地即往觀
之是日得詩一首

通衢魏閣

傑閣峻嶒倚碧天。憑高寓目極山川。青園墟落。

東遊紀略

卷下

七

都如畫。綠盡平蕪欲化烟。遠陌時看車馬度。夜。
窓定逼斗牛懸。不虛名勝傳茲土。客裏登臨一。
灑然。

癸亥三鼓後自恩縣起行呂家寨中飯過

往平抵虞城二十里鋪宿計兩月之內往

平凡三度矣是日得詩一首

三度往平

朝披紫翠暮烟嵐。此路馳驅再又三。瞥眼年光

風景異。且持樽酒坐清談。

甲子三鼓起行黎明至馬寨稍憇渡鹽河
復抵雒鎮是日得詩二首

重來雒鎮

行行去復回。臨渡意徘徊。隔岸鶯聲急。如呼客。
再來。

關津頻度處。風景故依然。若問重來意。溪山夢。
屢牽。

東遊紀略

卷下

八

乙丑早蕩友吳子巨川見訪劇談至午方
別去即偕同人遊藥山。山在濟南西南勢。
極嶮峻。怪石嵯峨如奇獸。數萬突兀起伏。
榛莽間中峰孤聳半壓浮雲。攀援而上四。
望渺渺無邊際。山後有虎峰形酷肖地產。
陽起石。山僧云產石之地冬無積雪。記其。
處隔年取之薄暮乃還。報謁巨川於旅邸。
便約歸同宿剪燭把酒殊慰素懷。是日得。

詩三首

晤吳巨川

客裏無心遇故知。聯床竟日慰相思。十年濶別無窮事。細看容顏話舊時。

其二

相見分明意轉疑。相看喜極却成悲。今朝已有尋山約。花影移窻尚不知。

藥山即景

東遊紀略

卷下

九

亭午載酒山之巔。紅藤七尺凌浮烟。流雲乍豁嵐氣濕。芙蓉萬朵爭便娟。崎嶇回互迷向背。鳥道一綫相鈎連。槎枒怪石露頭角。如馬如象誰所鑄。突兀怒張勢欲走。母乃祖龍填海之所鞭。老菸菟踞山之後。耽耽之狀森欲前。又疑熊渠之所射。化而為石莓苔纏。千態萬狀飲客眼。百步九折誰憚煩。振衣直上八千尺。憑高一嘯風颯然。擬呼山僧相導。刷石髓飽餐靈藥。吾欲仙。

丙寅早入濟南萬園王子來訪十年積想

一旦把臂留之小飲以公務未暇辭去遂買舟三葉遊大明湖至古歷亭回舟登千佛山山形極高俯視濟南全境如掌上坐山閣小飲遙望華不注山雲氣翳勃濛濛然雨勢欲來林巒墟落俱如在水墨圖中是日得詩六首

喜晤王萬園

東遊紀略

卷下

十

愛爾風流世所稀。隨心咳唾總珠璣。如何十載閑山夢。只付雲羅一雁飛。

其二

製得詩囊付小奚。花晨月夕幾分題。難忘最是城南路。聯轡微吟信馬蹄。

其三

別後茫茫事若何。相逢欲話又蹉跎。芙蓉池上懷辛漸。撫罷孤琴斷雁多。

其四

重來相約暫周旋。剩咏繞開便躍然。躡屐迎門
先一笑。故人風味似當年。

其五

預擬留君盡一觴。簿書却惜為官忙。何時共作
山林約。綠酒紅燈盡意狂。

千佛山即景

千佛山頂紆遊屐。面面烟嵐圍几席。高歌不覺

東遊紀略

卷下

主

山雨來。咫尺流雲蕩空碧。天光草色相有無。玲
瓏掩映真畫圖。安得天女之綃。濶三丈。潑墨寫
此青模糊。

丁卯萬園以小照索詩為題。長句午後聽
人說彈辭聲音笑貌。栩栩欲生。不知柳敬
亭水滸人當日何似。促膝傾耳似覺未減
古人是日得詩二首
題萬園小照

塵擁牙籤花滿籬。風流阿大宛如斯。何當收拾
携行篋。每到懷君便一披。

聽歌

塵夢勞勞苦未醒。長途倦眼為誰青。閒窓半日
漁樵話一笑。相看柳敬亭。

戊辰早起見洙兒於花畦內堆石灌水作
山水戲。其間高低回環頗有意致。蓋亦近
有見於山水之助也。是日得詩一首

東遊紀略

卷下

主

即事偶題

名山恣眺賞。偶携稚子隨。巖壑幽勝意。牛角馬
能知。朝來藥欄側。戲寫溪山姿。拳石既磊落。勺
水亦滌洄。倘非遊覽助。結構寧如斯。人情在閱
歷。此語誠堪師。

己巳黎明微雨雨稍止。即自雄鎮起行。齊
河縣東關中飯宿焦家廟途中細雨霏微
衣袂沾濡如重露。遠風披拂溽暑頓消是

日得詩一首

道上口占

三月齊東道。歸家第一程。微風驅暑去。細雨送人行。草色青無盡。烟光碧有情。故鄉知漸近。到處眼偏明。

庚午五鼓起行餘陰未散時時作欲雨意
潘家店中飯宿在平南關是日得詩一首
書在平館寓

東遼紀略

卷下

五

紆回齊魯賦長征。彌月頻來到在平。夢繞鄉關空雁影。心驚客路有蟬聲。鶯花漸老憐今昔。山水多情記送迎。僕僕風塵竟何事。今宵仍自對孤檠。

辛未早晴由在平起行宿東昌北關傍晚
大雨徹夜是日得詩一首

又至東昌

往復聊城道。風光覺倍前。河流新拍岸。堤柳欲

參天。輟轉鄉心切。慙慙地主賢。明朝言別去。夜雨又涓涓。

壬申濃陰不散勢將再雨即東昌暫住午
乃晴濕熱特甚是日得詩一首
阻雨

依舊濃陰合。鄉心苦滯淹。可憐人寂寞。彌畏雨。庶纖小酌。聊沽酒。孤吟暫。捲簾微晴慰行客。未恨午風炎。

東遼紀略

卷下

五

六月癸酉三鼓發東昌繞水而行蛙聲聒
聒出草際流雲乍破宿靄微橫三四踈星
熒熒映水行人如在琉璃界中至新臺集
中飯抵冠縣宿是日得詩四首

早發東昌

澗闊蛙聲綠滿灘。涼風破曉數星殘。水晶宮闕
知何似。一抹寥天露氣寒。

和壁間韻

市得盤餐只野肴。一樽且喜對心交。客中暫息無餘事。同看烏衣補舊巢。

其二

淺酌松醪破寂寥。踈籬卧對露花嬌。蕭然興味誰能會。舒卷閒雲在碧霄。

其三

檢點奚囊興自豪。偶然着句亦風騷。行囊檢點無他物。收拾溪山入數毫。

東遊紀略

卷下

圭

甲戌渡運河即于南館陶中飯宿廣平縣屬之平固鎮鎮在唐宋為平恩縣隸明州路明廢為鎮有古寺名崇福碑稱始名天花院後改今名基址頗雄濶而歲久頽敗苔牆草砌為之慨然是日得詩一首

宿平固店

行來天更暑。歸去路猶賒。樹暗雲陰起。山明日影斜。殘文尋古碣。廢寺感棲鴉。欲問當年事。波

塘處處蛙。

乙亥夜中陰晦風甚烈風過微雨數點天色漸霽遂以三鼓早發長兒寨中飯宿邯鄲邯鄲古趙地有叢臺學步橋照着池遺跡是日得詩六首

邯鄲和壁間韻

廢廠車塵共幾人。夢蟲原自不知辛。相逢都是黃梁夢。却向邯鄲說洞賓。

東遊紀略

卷下

圭

其二

我亦昏昏夢裏人。邯鄲道上話艱辛。回仙不語盧生笑。肯與吾曹作主賓。

其三

歲月駸駸不讓人。何須夢醒始酸辛。鶴林玉露緣何事。只說金丹誤洞賓。
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
鶴林玉露載題邯鄲呂仙祠詩曰未必無心

叢臺

遺踪猶認舊臺。漳水東流去不回。花謝柳殘斜照裏。歸鴉啼處不勝哀。

學步橋

九曲朱闌信步登。柳絲垂處晚波澄。平生耻作隨人計。一笑徘徊話壽陵。

照省池

遠山簇簇曉粧成。顧影徘徊向水行。惆悵風流何處去。尚餘翠柳映波明。

東遊紀略

卷下

壬

丙子早陰至朱昌中飯飯後冒雨至徘徊鎮宿壁上有季兄題字忽觸遠懷門對山寺窳堵坡掩映林樾蒼茫如畫雨阻不果登是日得詩一首

宿徘徊

漸覺山光撲馬來。山東路多平坦徘徊鎮畔。暫徘徊吟風嘯月情多少。愁雨占晴日幾回。咫尺仙踪樓閣在。相傳有仙女降此蒼茫山寺盡地土人立廟祀之。

國開如何。一夜平階雨。又遣愁心到酒杯。

丁丑晴自徘徊起行石坡底中飯村墟荒涼人烟寥落覓食幾不可得僅以麥飯充饑飯後過涉縣遙望錦屏山濃翠霏微嫣然如畫渡漳河宿河南店是日得詩一首

涉縣道中偶成

寥落荒村一飯難。只餘山色秀堪餐。淺深翠靄逢迎好。濃淡嵐光取次看。詩料欲酬頻索句。畫

東遊紀略

卷下

壬

圖可愛屢歌鞍。深灤定是清無暑。遙想天風撲秋寒。

戊寅黎明早發錦屏山尚在望中烟霏霧曳丹翠空濛憶晉人西山爽氣之語疑對久之黎城關中飯至神頭嶺宿嶺與錦屏遙對險峻不減太行惟坡陀處不似太行斗絕數十里耳是日得詩二首
錦屏山即景

遙瞻錦屏山。氣勢何崢嶸。遠水相縈帶。環抱由天成。峰巒排雲際。千仞森縱橫。流雲隱約破。宿雨朝初晴。緲然天際想。對此心神清。

其二

微雨羃山腹。倍覺山光妍。分明拖雪練。掩映千翠鬟。叢薄高森聳。石溜清潺湲。層城應不遙。想像山之巔。一邱如可賣。幽棲學神仙。

已卯微雨斷續五鼓起程辰刻過潞城先

東遊紀略

卷十

壬

君子曾官茲土城郭如故不勝風水之感
低徊久之至起雲臺中飯晚宿鮑店是日
得詩一首

神頭嶺早發

鷄聲偏使客先聞。漸近鄉關意轉殷。
鞭影輕捎枝上露。馬蹄碎踏嶺頭雲。
宿烟未破嵐光合。曉日微明曙色分。
每到山村頻屈指。錦屏過處接榆村。

庚辰五鼓起行至豐邑冒雨行至黑塔溝
宿山水明秀殊有可觀雨後松栢陰陰尤
多清致是日得詩四首

書懷戲作吳體

十年屏跡居鄉村。富貴於我真浮雲。
琴書聊復供嘯咏。車馬一任爭紛紜。
壯不如人。今且老身。已將隱焉用文。
惟餘邱壑興未減。胸中山色青氤氲。

東遊紀略

卷十

壬

黑塔溝即事

為愛名山事遠遊。五千里外任搜求。
烟霞遠夢青齊路。風雨歸裝黑塔溝。
嶺上長松環翠色。門前碧澗漾清流。
荒村也有登臨處。暮靄蒼茫一望收。

南山六言

疊嶂迢迢。碧淺長林鬱鬱。陰濃澗水松風。合處正堪著我扶筇。

其二

雲氣遙山深淺。灘聲石瀨高低。隔岸人家如畫。綠楊芳草萋萋。

辛巳黎明早發。攀摩河嶺而上。至良馬中飯。渡府城河。驚濤拍岸。洶湧駭人。渡後即宿府城驛。是日得詩一首。

途次府城驛偶成

馳驅三月理征鞭。車馬勞勞路五千。謝客登臨。

東遊紀略

卷下

五

原。風。志。向。平。遊。覽。亦。前。緣。山。靈。有。約。償。詩。債。行。篋。無。多。剩。酒。錢。並。轡。還。欣。偕。故。友。行。行。止。止。絕。相。憐。

壬午早霧氣未消。攀陟萬山之上。隱隱如在雲中行。朱家窰中飯至。大閭河稍歇。比抵家。蒼然暮靄。月色東升矣。是日得詩八首。

府城驛早發

千澗萬壑霧朦朧。圖畫依稀水墨中。立馬徘徊高處望。只疑雲氣與天通。

其二

幾經曲曲紫縈水。又履重重疊疊山。空谷迢迢花尚在。行來緩轡一開顏。

其三

石浮流水響潺潺。層嶂參差斷復連。日觀天門曾飽看。如斯風景亦堪憐。

東遊紀略

卷下

五

其四

落日空山亂鳥啼。千林入夜暮烟低。却欣路逼家園近。度水穿雲絕不迷。

到家

馬首圓圓月已明。家人瞥見笑相迎。計從春暮憐分手。此夜園林聚弟兄。

其二

相逢把手語交詳。為道溪山樂事賒。美景一時。

傳不盡清塵先酌數甌茶

其三

稚兒亦樂道新遊。弱女如癡聽不休。笑向膝前重詰問。多番好景是還不。

其四

烟霞收得一囊歸。燈火三更月影微。清興猶餘冰簟上。高山流水夢依稀。

東遊紀略

卷下

三

東游紀略後跋

余曩以諸學優柔請業學院。在系歲。立六
載。修條梓里。值日交。於比部。以張君。礪齋
少。亦顯爵。績著。於。名譽。傾一時。而曾
次。臨。官。襟。袖。間。移。修。如。也。案。以。詩。稿。盈
帙。不。六。數。子。以。十。大。考。梓。詞。後。遠。寄。題。進
源。或。歌。或。頌。或。主。係。即。系。無。不。得。子。性。情

跋

之。心。在。道。是。竊。嘗。於。道。舍。修。慨。不。題。括。初
互。相。唱。和。每。見。遠。寄。珠。玉。不。移。晷。而。主。就
墨。不。特。詞。在。耳。才。信。捷。也。無。以。以。報。傳。索
亦。以。法。友。奔。馳。無。今。以。何。寄。月。夕。電。表
回首。若。門。如。日。主。移。不。禁。悵。寐。不。辰。其
以。適。未。系。主。多。手。文。好。一。旦。把。晤。喜。出。望
外。又。承。為。志。應。交。生。月。詩。十。餘。種。並。途。次

通以示余耳昔余曰吾將登萊岳聘諸目
效弘系以味余愛生得壯世中獨恨以銀
羈身不獲追隨同游也雖余以東正紀
暇多棲遑寄書中即系言情誠多左右
遙源之樂雅詩也而進乎道士以祝表
首系系之所至以去殆又進一格云雅雅
以此山如詩何自誤可謂樂生亦主但獨

跋

二

如蒼生何況事爾強仕察時有乃大展
經綸而所以所乃詞章鳴盛一時彼管仲歌
府廷六胡弗可也若余亦乃何如

繪以自學弟王弄好題



古之言詩者曰風曰雅風雅之道本於性情性
情之真寄乎山水故有真山水而後有真性情
有真性情而後有真風雅詩人之精於詩也詩
得之矣若夫集字成句集句成篇毫無空靈超
脫之致其何以托揚風雅歌咏山水而得其真
也吾鄉、確齋先生性情才調謙惠過人詩思
曠逸高挹羣言所謂胸無滯礙心骨智珠者著

序

三

作甚夥茲復以紀游新詩寄示鑑本鈍人行且
為風塵吏然於風雅之道固未能忘情也三復
此編雖不獲預茲勝游而山水之真吟咏之趣
已無不豁然於心目之間而出性情與俱也則
即謂今日之勝余與確齋先生共之也可

霽園晚張永鑑識



登高作賦臨流歌詠即景寫情雅
自齊梁數惠中書外名士歌擅風流
追謝客之逸踪與孟標舉以阮公之
雅咏生面別開龍侍几廿年吟高唱
於禁晨月夕聯轡三月誦行吟子
南魯郊窮處番山幽奇赤絲青蓮地

跋

四

誌歷景物已變態何減史遷遊
其系度雲煙千言三載毫端珠玉
步可成足是足音到昔地而與韻勝
缺窠出以立值弄爰綴板章冲書
篇末

雲巖薛池龍頓首跋



昔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周覽
天下名山大川以發為文章其氣疎蕩說者謂
山水之助居多然征夫賈客樵童漁叟亦時矚
奇勝歷幽異而漫無一得寂滅無傳者不知其
幾千萬輩蓋必胸中之磊落奇橫有與山水相
符者而後有觸即動會於心發於聲溢於筆墨
如長江大河之汪洋浩瀚而無可禁止如斯始

跋

五

為得遊之趣攬游之勝即躡屐攜筇履險登危
不徒然矣茲於吾友 確齋先生遇其人焉先
生以翩翩華胄少登仕版年三十歷官秋曹勲
績爛如而其胃羅萬卷落筆千言直為終年占
畢皓首窮經者所不敢仰視廿餘年來著作甚
富余幸以孩提交備預觀覽每吟咏之下輒擊
節不忍釋手一日謂余曰吾聞吳立夫有言胸

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綴
文亦兒女語耳吾於斯言竊有慕焉其將作泰
岱遊乎計決矣曷弗俱余欣然許之春暮整鞭
陟太行過衛墟涉歷燕趙往返齊魯窮高極泰
岳之絕頂探勝盡靈巖酌笑明湖之幽奇蓋無
不與偕焉當其沉連光景余亦間有吟哦而草
蟲小鳴歉心實多先生則觸景生情約為短章

暖

六

發為長歌其詞炳然其氣沛然其音節鬱然不
特為境地增色誠覺於見聞之外自有得心
成聲者而非他人所得與其樂也先生其真能
游者矣倘異日更窮天下之巨觀應徧名山大
川其所得又將何如哉

梅溪弟張斗寅謹跋



詩之面未為美然其要不過活潑兩格
存山水之助不若山水之姿此格也
典籍之腴不若墨國之象此貴也余
嘗持此以論詩或涉空離或陷迫
作法固難貴尤不易也吾

六峰大人確齋公究心詩書曾次韻
七

發意者於世殊弱冠通籍會未務署
而甘乃詩蓋有風殺焉昔游山玩水
宿月窟先發乃詩予不覺快累旬
庚辰春發自雲門涉太行入海黃
河亦太岳之絕頂瀾滄海之巨浸
磨齋魯燕稍留三個月而返遂召

東遊紀略下余受而讀之見其間慷慨
壯歌士嘯短吟或愧之弗古或即系字
僅或之扶造位之所慳或之為人鬼之
所化或旁羅山川之未昆蟲魚鳥之所
有博犬精微一於詩古發之余反費玩
詞旨沈鬱清雅之致云余夢鹿親

跋

八

之序余所標目乃法其貴在焉
非未嘗不念是書之在後紀亦以還
耕耦躬耕黍稷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被茲管轄勅之書石不難言
乾隆辛巳法和平穀旦

吳德介祥謹跋



齊魯之遊自春迄夏馳驅五千里許其間之山
川景物所歷益夥醇幸追隨先生大人後獲觀
名勝亦未嘗不賞心所遇即事多欣也乃限于
筆庸不能繪其旨趣且資魯尊能備記心竊
憾焉及緩轡賸來啓六井大人囊中詩記讀
之覺山之明水之秀蒼鳥之婀娜輕盈寺閣之
高低迷離與夫通衢大邑梵宇荒村之冷炎殊
致者無不昭然活現於筆歌墨舞間也別人云

跋

九

興酣落筆搖五嶽訟成嘯傲凌滄洲其斯之謂
與醇惟青朝夕歌誦長抱斯篇自當臥遊云爾
姪允醇謹識



東遊紀畧二卷

鴻臚寺少卿曹學閔家藏本

國朝張體乾撰

體乾字確齋

浮山人官刑部郎中是

編乃其家居時自山西河南東游泰山往來紀行

之作逐日記載見聞於古蹟頗有考訂途中吟詠

二百餘首亦卽附於逐日之後其詩規仿白陸時

亦具體

安祿山事迹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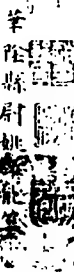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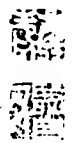
〔唐〕姚汝能撰

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祿山事

蹟三卷》提要

安祿山事連卷上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華山。母阿德氏。為突厥臣。無子。得軋華山。神應而王焉。是夜赤光傍照。摩訶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熒。第其字曰。

時張瑄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為人藏匿得免。

祿山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為神。遂命名軋華山焉。

突厥呼開戰神為軋華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後據胡將軍安波注。見延祚。

史思明。今傳史官撰一謬。祿山墓誌云。祖諱延祚。與此不同。問元初。延祚族落破。胡將軍安波注。見延祚。史思明。

員俱逃。出突厥中。道賁。突男。即為嵐州別駕。祿山十餘歲。即與兄李。即相携而至。還與祿山及思明。並為兄弟。少冒姓李氏。

案郭汾陽請宣安思明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名祿山。為長而為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番語。為諸蕃市牙郎。張守珪為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殺。追捕至欲擄殺之。祿山大呼曰。丈夫不欲死。奚與丹而。而殺。士守珪奇其言。能乃釋之。留軍前驅使。遂與思明同為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主擒擊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益以兵。擒賊必倍。後為守珪偏將。所向無不摧靡。守珪遂養為子。以軍功加負。外左騎衛將軍。充衛前討擊使。開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

亂幽州者，又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軍，討契丹失利，守瑋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其賈。」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瑋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先死，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先官白衣展助。九齡又執奏請誅之。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聽祿山難制耶？」竟不誅之。

玄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餼，其語辭刺於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宗以九齡先睹未萌，追贈司徒。

二十八年，為平盧軍與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進幽州度使。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指使署伺人情，由利貞以金帛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之愛護。德宗聞之，遣使知左廂兵馬使，度支管

田水利陸運使，副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化州刺史王仁經授以烏道略。玄宗始親信之。天寶元年正月六日，分平盧別為節度，以祿山為左明林大將軍，負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時節度平盧軍節度使，支管四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廣置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等使。二載入朝，奏封稱旨。因是玄宗賞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三月，授范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平盧節度餘如故。是月，祿山出鎮紆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租錢。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節內主紫方史貪禾苗，臣焚香告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主請便消化，故當又應請有奉為食其主，其主亦頭而

青色伏請宣付史館，又其時選人撰與者，御史中丞侍之子，也不辨祿山，假手為列，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為劉令以事白祿山，思寇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玄宗乃大集登科人，御於夢樓親試。其第者一二，莫手授命，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玄宗大怒，出吏部侍郎宋道為武郡太守，倚難陽太守，勅庭閣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士子皆為戲笑焉。

歲，其勢丹各殺公主，奉部落以叛。祿山方選兩蕃，肆其侵掠，奚等始貳於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即夢見先朝名將李勣、李瑋於臣求食，乃令立廟，懸神像，祈薦奠之日，神室梁刻工芝草一朶十莖，狀如珊瑚，盤蔓多，臣當重寄，聖珍東夷人神勝從。

是芝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勳贊之功。從之。祿山恃恩寵，縱虐妄以取媚於玄宗，皆此之類也。

五載，吏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點陟使，表薦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添。

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進於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燕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通，屢言於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陳子昂、張說、張九齡、蕭嵩、李遠之威，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陷遠之，遂至其制，始請以蕭人為將，以固其權。嘗奏於玄宗曰：「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蕭之未威者，由文吏為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又欲威四夷，威海內，即莫若武臣。莫若蕭將士時氣，雖小養馬上，

長習陳敏此天性也陛下撫而持之使其死則夷不執足焉也玄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為我首祿山之罪也劫王鉞承恩恩於祿山而祿山發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祿山白事急而不恭祿山欲示以威伴語他事命左右曰王大失鉞至即鞠躬如也祿山不竟自失鉞語愈急而祿山逾恭自此還遂相惟祿山甫危肅宗失祿山私佐雖約令其子引兵來援天寶十年祿山死後楊國忠納祿山遺廟拉領阿布私下降兵三十三人告祿山與阿布思潛通結為父子至十二載詔奪祿山官爵同凡庶瑛梅連累之五六十人連其行事不得不爾

玄宗春秋漸高託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言常因內宴承歡奏云臣昔或賤臣受主寵索過甚臣無異材為陛下用願

以此身為陛下死玄宗不對私甚憐之因命皇太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為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諸君朕百歲之後傳位於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純誠時貴妃太真寵冠方宮祿山遂請為養兒每對見先拜太真玄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玄宗大悅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雖以謬誤而貴妃常在座詔楊氏三夫人約為兄弟由是祿山心動

及動兵間馬鬼之事不充教嘆歎祿山甫養育之恩忠激怒之然其他賜亦可知也

大載加御史大夫封西妻康氏段並為國夫人祿山嘗令麾下持留驛客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並代為賦表使隨所要

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於政事堂引坐與語時屬冬寒既已披袍履之其為承恩見重如此此既非益肥腰垂手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殿之曰朕通見卿既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擁挽其自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佞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宴祿山醉卧化為一黑猪而龍首左右連言之玄宗曰猪龍也無能為者祿山乘驛馬詣關每驛中間築臺以候馬相之大夫接馬要不然馬無足驛家市祿山乘馬以五石土袋試之能臥者乃高價市為餘飼以候祿山發尚更還置一小鞍以承其腰祿山助疾轉甚富貴之已極每朝帝經龍尾道未嘗不向北拜曉又而方進即內之常在心矣

出御庫錢更造定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玄宗親即其地也

教所司究極華麗不限財物堂後院宇重複窗窳陰匿詰曲窓牖綺疎高臺曲池宛若天造常帳幔幕尤物其中

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定玄宗賜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葉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鉸具銀鑿鏤銀鑲二具色熱編一百副夾胡羅頂額織成錦簾二個各紫練簾羅金銅鉸分鑲色熱編貼白檀香沐兩張各長一丈闊六尺并水葱夾貼綠錦綠白平細背席二領絳茸毛毯合銀平脫帳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銅鉸具絳綾額夾帶碧綾帳色熱編百副貼文牙席二張各長一丈闊五尺水葱夾貼席紅錦綠白平細背紅異文綺方縹緲紫細縹緲帳黃金瑤光紫

至全而內統諸將青犀金寶排本島子士五馬難絕誇奇
屏風六合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褥八領瑞錦席兩領執轡
夾貼席十四領貼文布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絕床一張
錦草毼子三十箇

至於厨廐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

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甕二口銀平虎五斗淘飯甕二銀鐵成
等篋銀織成梨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勝數
璽宮中服御殆不及之玄宗嘗御勤政樓於御座東間為設一
大金鶴帳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以示崇亮每於樓下宴會
百僚在座福山或撤去御簾而出

肅宗諒曰自古正殿無人坐坐之礼陛下寃之太甚又將驕
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極異以此厭勝之耳

七載六月賜宴封三百戶并賜秩奉封城郡開國公拓四用
奇材者又收於常倫五歲諸者亦起於要典錄騎大將軍燕羽
林大將軍負外置曰正負燕羽文大夫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
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郡度經畧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燕
平盧即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押而舊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
及平盧河北轉運并管内採訪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劉
福山河藏誕室柳武生村方里長城鎮清遠商中權決勝時合
孫吳自受以元戎并之憲府一心之節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內
實軍資豐財以潤困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如以志竭私誠無
隱時之曰典宜望山河長平之村式崇并賦可柳城郡開國公
仍賜宴封三百戶并賜鐵券餘如故是月又加福山父贈使持
節親郡將軍華親郡太守延緩風解略素懷節義仁而有勇

志已慕於領袖終志以立身名早推於沙漠克生令胤實負長才
蘊紫壇之良謀當弄印之崇寄性鐵齒嶺南清曉席本無遺策
動見奇功有業流相更光韓蓋之德歸終葉美更申如昔之隆
宜肩寵秩用慰東懷范陽大督都尋進封福山馬東平即王制
曰寄重者位崇故高者礼厚欽若古訓相馬曰章開府侯同三
無左明林大將軍負外置同正負御史大夫范陽大都督府長
史柳城郡太守使持節范陽郡度經畧度支營田陸運押而舊
渤海黑水四府處置及平盧軍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上柱
國柳城郡開國公安福山世合輪鈴麗乘雄武威威振於絕漠
揮禦北於長城戰又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非臺憲何故旌虎
旆來勤王之誠屢伸珍寵之略噴者尊丹負德潛懷禍心乃能
遽叛深謀果集舉師風塵攸靜邊關肅寧不示殊恩孰彰茂績

福山式過且殊衛霍之功土宇斯開宜踐韓彭之秩可封東平
郡王仍賜宴封三百戶餘如故凡載八月二日又加北道採訪
置唐使

命壽王瑋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標細軸令內常侍即
全羽送焉

天長郡福山進山石功德及幡卷香妙奉命於大同殿安置朝
夕祀焉

優詔褒美無賜福山室細鏡一面并平脫匣室細枕承露簪
金盞並等亦令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

又進王石天尊一鋪請於道場所安置玄宗命置於內殿殿
天尊并侍坐真人王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定額子孫和
香妙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孫山將入朝乃令於溫泉為橋山造宅

孫山將至之日堂賜什物米麵茶炭之屬萬計

又賜永寧園充使院寺名孫山將及載水橋園迎兄弟號

因婢妹至新豐以來命為飛蓋蔭野車騎雲屯所止之處皆

御賜膳水陸畢備至溫泉賜浴寺名宗計日東望春宮

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於觀風樓下賜宅宅各一所雜彩綾

羅金器器物及聲音口樂

又賞一部鼓樓鼓指鼓書鼓笛蕭箏琴之人將士亦各項

賜孫山金銀各六銀胡餅四本銀匙二并蓋金卷大銀盤

四銀色綾羅三千尺到中殿中御侍史楊玄章等三人排衣

各一對又顯孫山將士九衛軍楊昭明寺一百九十三人衣

各一副并銀線帶

又賜孫山將士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橋山又自獻金

銀器物婢及駝馬等

金鞍細胡靴二銀平脫胡平林子二紋里褥子一婢十人細

馬十疋并梳士土馬三十疋駝十頭骨鞍轡三十具并黃

綾鞍鞍三十條抄尾大馬纓十箇又進鹿尾寶鹿尾骨等

橋山同列皆尚食供饌其餘賜品味極極水陸高宗每食一

味補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嘗遣橋山酥其符宜與并宴堂人音聲寶車牛士鐵蓋并

小山花果藥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雲集食寺一牙籤介內

賜除大寶宣賜橋山以為奇現焉

又賜衣榜公主池亭以為遊宴之地橋山既移居親仁坊遊衣

求降聖物諸宰相至唐宴會是日宗欲下樓下打毬遂停打

迷命宰相赴馬宮索藥於苑中牧鷹獵所獲鮮禽多走馬宮令

賜藥王鉉橋山忠還歸藥苑賜梨園教坊音樂貴妃婢妹亦

多移會中宮幸溫泉必令扈從賜馬賜衣香囊珍室不知起橋

橋山時染小疾王人御醫重疊獲至煎和湯藥皆在集中先許

橋山於宮內上谷却起五步錢錢帝又進錢樣一千貫文台橋

山男慶緒及女婿楊王李誠誠橋山奉見王守志安忠臣等

赴闕到日呈賜衣服玉腰帶錦綵等物今尚食供食其冬大無

雪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橋山未賀為玄宗批卷口號以賜

之曰臘月忻三日嘉平安四節預知天下檢先為物景春共見

重如共十載正月一日是橋山生日先賜諸器物衣太真亦厚

賞遣

玄宗賜金卷大銀盤二金卷銀雙盤平二金雙銀蓋枕二金

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約一小馬踏盤二金平脫大蓋四

次蓋四金平脫大踏盤一五腰帶一并金魚袋一及平脫匣

一紫細綾衣十副內錦三副襖子并半臂每副四事熟錦細

綾。三十六具太真賜金平脫裝一具內添半卷鏡一玉

合子二飛環刻古龍耳寬各一銅鑲子各一犀角梳寬刷子

一骨鈎合子三金渡銀盒子二金平脫盒子四碧羅帶子一

紅羅縐帶子二紫羅枕一冠一金平脫銀面枕一并平脫鑽

子一紅羅縐帶子二銀沙羅一銀鈎枕一紫衣二副內一副

錦華衣計四事件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並賜馬

所賜橋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並賜前後又不

可勝計也

禪山奏請戶部侍郎溫知當後事，大理寺張通憐其留後
到官，雲中之事一委溫禪山，甚重之。

處玄宗年高，國中事多，遂見藏禍心，將生逆節。乃范陽築椎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器養，同眾反。降奚契丹，曳蕩河。古人寫便見八千餘人，為己子及家室校。方天者，百餘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又高單于讀真大馬習戰，閱者數萬疋，牛羊五万余頭，掘三道以割制。

天寶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冀范陽節度使十年兼河東節度使

刑賞在已於是張通傳李延望平列李父魚獨孤問俗寺在墓
下高尚掌奏記嚴詮主簿書安字志李陽仁蔡希德牛廐句潤
容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弼武令珣解元皓田乾真寺為將帥潛
於諸道商胡興販牟載輸要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棹山
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室令百胡侍左右胡胡拜於下邀福

張其勢必肯之不三日少降禰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將詣勦死於先鋒思德形貌素類禰山玆丹望見攢槍天而取之須臾解晉而立蓋衆咸謂殺得禰山矣又背禰山以附玆丹併力夾攻殺傷畧相當天中禰山發檄報頭俱棄奪堡亦墜獨以麾下二十疋騎走上山蒼黃陷於坑中男摩緒麾下將孫李挈扶出之又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盧城唐將史定方領領精兵三千追玆丹知機至遂解圍而去禰山方得脫十一載三月禰山引舊奚步騎二十方直入玆丹以振去秋之役朔方拓度副史表法王阿布思率同眾數方以會之布思與禰山不協遂擁衆堵漠北

初布思白却使李瞻請不行不受乃劫倉庫而去

禰山乃七兵不進哥舒翰與禰山並來朝玄宗使內侍高力士

及貴人迎於京城東馬夜思常衡之

使尉王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熟洛河以賜之為輸好之故也

孫仲達氏子閭女也禰山以思常衡之至是思謂輸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得不相親乎輸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我不同心焉禰山以其識其胡也大怒罵輸曰突厥敢如此耶輸欲應之力士曰輸乃上

初思順與輸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輸守潼關主天下兵糧遂肆其志以報思思與禰山潛通偽令人遺書於閨門擒之以獻思思順與弟太僕卿元龜並服罪天下究之思順與禰山少仲及思順入奏言禰山必反玄宗以其先奏不妄至

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禰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孫廣陽太守慶緒美黎丹及同里何布思等

何布思者九姓首領也聞元初為賊所破詣降附天寶元年朝宗師玄宗甚礼焉布思美容貌多才略代為首禰山恃布思不為之下禰山因謂為時共討黎丹慮其見害乃率其部以叛後為回鶻所破禰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禰山精兵無敵於天下其男女一萬口通於京師玄宗御勤政樓就以飯以下杜一千通於蜀川餘並賜禰山布思敗後授於蜀還種衆護規賊不敢受擒之送於北庭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下斬之省衛文武官往觀之安王則而見之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也

上曰三千人金銀錦綺能美華布於閣下婦人皆以衣文錦飾以黃頭盛陳列以馬壯玄宗大悅授慶緒特進衛尉卿張柬以會持士

安祿山事述卷上

安祿山事述中

卷八

八

安祿山事述中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觀於行在乃見於禁中賜錦綵綰室鉅萬

時肅宗親其克逆之狀已露言於玄宗不納肅宗恐宗

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殿內侍明普昇等二人昇一

紫鞍覆黃帕自天而下至於肅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

所記者唯四句曰嚴不云平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虧

及見玄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制恩

出常人楊國忠妬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李林甫陰謀多智見祿山反知其情偽遂畏服之楊國忠

性懦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反又奏請遣之祿

山以制宗不疑保駕朝見以故玄宗益信祿山為忠不信山

忠之言

九日如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三品官

一子五品官叔樸十房莊宅各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開府范內

堂由五方龍右群牧都使度支營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溫為

之副溫加武部侍郎為之副使二十六日又加燕知恩監軍祿

山奏前後破奚契丹却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

其跳蕩第一第二功並請不拘付中書門下批擬其跳蕩功請

起三資第二功請依實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為好書寫道

赴臣軍前制曰可以是以起授將軍者五百余人中郎將者三

姓二千余人祿山掃范陽玄宗御望春亭送別既服以賜之

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後繼之速底驅出關至淇

門順流而下所至屬至縣船夫牽板繩立於岸上以待至則幸

之而日行三四百里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玄宗以宰相廢

之命太常卿翰林李士張均草詔既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

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皆行也玄宗命高力士選

之于長樂坡力士婦玄宗謂曰祿山喜平對曰恨不得宰相頭

快楊國忠曰此張均也玄宗大怒然均瀟灑即司馬

初相贊相礼儀雍容玄宗相日謂均曰希烈以卿代之均曰

不敢責也任座遣告國忠休之國以為恨

祿山既至范陽屢不自安始決計稱安向關自是或言祿山反

者玄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因於南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請以番將三十人

以代漢將遣中使索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即日進未便為皆付

千年宰相楊國忠索思藝相謂曰流言祿山書不臣之心今又

請番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見陳蕃既見未對玄宗先告

曰卿等疑祿山反耶國忠等連走階臺涕其陳祿山反狀國忠

以祿山未為於上前而出俄又令索思藝宣旨此一度姑容之

朕徐為圖耳臣等乃奏詔及國忠見無下懸論其事國忠曰

臣書得一計可鎮其難伏望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

廷以資撫焉范陽節度使呂貞梅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範為河

東節度使上許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番將換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關是是索見

索之言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索曰公出自寒微立居衆上

時所忌疾或疑似耳見索曰若公實此所見祿山危矣將至

上前懇論其事見索約以事如未請請公繼之山忠都无一

言俯僂而退見肅却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他國忠要祿
山遠反以明己之先見耳

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於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賂而還因稱無他其制逆竄抑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相對常宴白麻於座前及還上謂宰相曰禰山又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徐禰山數詐稱破奚孽丹所獲駝馬半不可勝紀因忠因令門客蹇昂何昱以求禰山陰事圍捕命兆尹李峴於其宅得李超安岱李方等皆令侍御史鄭昆之陰推劾潛緝殺於御史臺又貶吉溫為懷陽長史

濁天官待詔璫之猶子也。連按大獄。倚法附刑。以出入人命者。凡十餘年。世巧詆忍。而不忘失。意者。又引兩陷之。其哉膠。懸離公大人。主司郭魏。七。初。蕭冠鳥何雨。足以贖下獄。三。

譔竟其罪。見馬季林前佐之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溫後為平縣丞，未幾見拜京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見親附之。溫尤與之善。溫揣見拜官又謝恩於力士，歸則先造其門。至則歡甚。見雖主則聞其言笑之声甚歡。見問閣者曰：「告七郎也。」見素姿勢俊詰果通語亦以久矣。力士命引溫，佯若恐誤持走。力士遽曰：「告七叅升此故人也。」見揖之，與之對坐，遂与之相結為膠漆矣。乃引為曹官，薦之於林甫。溫之進也由力士。中書舍人梁陟嘗逢溫於路，低帽以避之。溫心御之友，明勸之賦，託勸引酬，竟以瀕元。其陰賊也如此。後與楊國忠苦教其取恩失固忘。思仙山空惡而溫厚於諫，宗命高力士於朝堂宣慰。見忠忘忌之人也。自伯父已去世為

酷吏。朕任人不卹。比有清平。所爲今爲。等除酷吏。卿其悅乎。群臣皆蹈舞。拜謝。何。到禪山。下。以。言。國志。謀疾之狀。玄宗方寃於時。故兩存之物。禪山握。致。慮。逆。亂。未。餐。而。以。法。制。之。國。志。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於。玄。宗。十四載。正月九日。丁卯。苦。溫。又。坐。賊。七。千。死。及。逼。人。士。如。烏。妻。重。貶。端。谿。縣。以。令。尋。杖。死。於。獄。中。

以激怒祿山韋其連反玄宗竟不之悟廣宗尚崇義烈主供奉
在京密數其父祿山間之怒命嚴莊上表以自理具陳國忠罪
狀二十餘事玄宗堪其直遂賜過於京尹李岷岷後陵谷生
以安之六月玄宗使然陀使分行郡縣給事中崔士海恐堪不
散竭祿山乃見之

泰山封禪碑

迎嚴介士於前後或偕而後見之士澹之至也亦如之今引士引入無漢人臣之礼士澹堂皆退之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匹，雜營百副，每匹牽馬夫二人，令將二十二人，却送獻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鄆尹奚道珣奏：祿山所進鞍馬不少，又有持兵未獲，與甲杖庫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勅祿山所進馬官給人夫，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即先後遠送，計慕定。玄宗稱悟。

或云因此樓殺輔瓊琳非爲託祭魏堂不度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賫璽書賜禰山曰契卿修得一湯沐詔令召卿至十月朕御于華清宮云宣知遠美之策禰山人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恩厚信奏注以美了上遣禰山問臣宣光泰宿居下不然人公令人去把遠令左右送臣於

別館居數日。然後。九月日。補山。起兵。以同里。舉。丹室。常。其。范陽。王。劉。之。軍。馬。亦。相。無。十。鼓。行。而。以。謀。楊。山。忠。為。名。

十五日。聞。于。行。在。玄。宗。召。宰相。李。謀。因。忠。多。自。得。之。色。笑。曰。今。反。者。独。補。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耳。日。又。斬。之。來。降。不。如此。陛下。終。矣。討。之。伏。大。義。謀。篡。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于。敗。

唯。與。孔。日。官。圖。我。常。書。記。高。尚。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功。補。山。王。與。高。尚。同。力。贊。助。及。補。山。未。卒。恐。事。生。不。測。遂。與。左。右。李。指。兒。同。官。補。山。遂。宣。偽。赦。立。安。慶。諸。為。皇。太。子。廢。緒。兄。弟。事。遂。每。事。又。先。問。之。後。廢。緒。奔。相。州。軍。事。遂。令。妻。薛。氏。假。稱。永。王。弟。十一。女。諸。懷。鎮。時。道。

將。李。建。將。諸。婦。順。及。兄。元。帥。代。宗。及。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妻。薛。氏。恐。在。道。召。滯。不。達。故。假。稱。永。王。女。今。嚴。莊。已。背。廢。緒。見。在。獲。嘉。若。許。婦。投。請。給。錢。募。在。軍。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之。與。汾。陽。議。曰。若。嚴。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委。關。大。用。便。持。錢。募。重。賜。衣。差。官。領。妻。薛。氏。招。拉。仍。差。衙。前。魏。明。泰。狀。奏。聞。便。令。莊。及。妻。乘。傳。詣。關。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高。尚。出。州。難。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李。常。嘆。息。謂。南。商。同。鏡。曰。不。危。軍。當。不。事。不。終。而。終。不。守。以。求。活。州。之。間。甚。得。文。章。之。名。後。改。名。尚。天。室。抄。李。齊。文。為。新。平。太。守。李。尚。高。道。不。士。送。錢。三。万。并。寫。書。于。中。官。孫。某。以。託。之。其。年。第。四。等。授。右。領。將。軍。倉。曹。孫。某。以。見。高。尚。士。之。今。子。師。之。無。何。託。安。祿。山。為。子。嚴。莊。書。記。補。山。由。是。益。親。之。遂。與。

獨。等。安。詳。圖。說。山。疑。其。謀。反。累。次。為。田。貢。外。郎。乃。隨。補。山。臨。東。都。偽。檢。中。書。侍郎。偽。赦。書。勅。勅。為。之。毀。詔。本。朝。所。不。忍。聞。及。廢。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機。務。之。尚。代。之。仍。拜。侍。郎。及。文。思。明。教。相。州。而。殺。廢。緒。兄。弟。尚。與。孫。李。哲。同。日。遇。害。李。哲。本。勢。州。部。人。也。妻。美。容。色。為。補。山。所。通。因。在。押。近。身。長。八。尺。勇。健。多。謀。又。事。補。山。出入。卧。內。甚。見。親。信。補。山。常。因。對。見。宮。門。後。玄。宗。之。召。未。報。無。故。斬。落。補。山。驚。忙。不。知。所。為。李。哲。探。得。內。不。針。線。為。補。山。緹。之。補。山。將。珍。之。常。侍。補。山。皆。先。意。而。言。其。嘉。悅。又。喜。於。女。工。裁。縫。之。事。補。山。形。大。壯。垂。與。衆。稍。異。非。李。哲。我。終。不。稱。其。身。也。天。室。中。官。至。大。將軍。補。山。僧。道。為。殿。中。監。充。閤。殿。使。衣。馬。奢。侈。殘。賊。中。外。畏。之。於。西。監。要。守。忠。張。通。儒。田。廣。貞。等。攻。長。安。皆。受。制。於。李。哲。殺。工。

犯。數。十。人。楊。回。忠。高。力。士。之。黨。又。乘。與。補。山。不。叶。者。必。殺。之。以。鐵。棒。指。腦。蓋。而。死。血。流。於。地。舊。將。阿。史。那。承。慶。結。同。謀。各。府。僚。屬。偏。裨。更。無。一。人。知。其。端。倪。者。其。年。八。月。後。越。論。安。士。事。廢。緒。戈。示。稍。甚。於。常。識。者。竊。恐。至。是。補。山。勅。許。將。出。詣。衆。曰。事。官。明。選。自。京。迴。奉。密。旨。遣。補。山。持。隨。手。兵。入。朝。來。以。平。禍。亂。耳。

無。云。莫。令。邪。人。知。邪。人。知。皆。因。忠。也。

諸。公。勿。怪。翌。日。至。城。北。薛。其。祖。考。墳。墓。遂。祭。以。節。度。使。賈。誨。為。副。使。劉。縣。香。李。克。謙。補。山。以。本。兵。無。名。必。敗。補。山。持。收。人。望。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棄。之。可。也。利。王。宰。卿。正。在。今。日。何。憚。之。乎。百姓。等。議。曰。百。拜。老。公。奉。誓。兄。范。陽。兵。馬。向。何。方。人。相。與。憂。恨。

既出范陽遂為一勝以戮國公燕雲不聽

先令將軍何干年領壯士改千人詐稱獻捷以車牛來也賊器械先候于河陽橋以掌書記名田外即高孔目官太僕丞嚴症導者左右以算畫所至即縣無兵禦捍

安起之流則即開中伏原苦賊榜壞皆不可執矣士皆持白棒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又危

官開門延敵長吏走匿或拔槍殺或自縊于路傍而降者不可勝計

楊山專制河朔已未七年余蘊蓄毒謀潛行恩惠求至棘觀外及司奴其中郭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安皆在掌握以陽降者以恩照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其屬者皆釋而得資錫以衣實之妻妾前後數度使招懷其北

皆重譯告喻夏夏之愈因而傳往不楊山惡解九夷之語弱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焉俘囚暴焉戰士莫不樂輸死都而況西蜀之士乎及張願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美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戶楊光翹送之

賊持高懸信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翹輕騎出迎遂為所執送詣楊山太原秦光翹多被擒并東受降城奏楊山王玄宗猶疑以響機毀謗高之不信

移牒陳其罪狀末云光翹今已就擒固忠豈能更久其日陰風凄慘現者寒心至鉅鹿郡欲宿楊山恩驚曰我名楊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萬頃賊高漢祖不宿相人頃王子勝至云渡黃河水見虎收結成橋楊山多載草木於河中舟船皆索繫破船大樹礙凌一宿而

水令

丁卯隋炀帝幸江都留陳留郡得稱介然為非守喻隋索陽傳太守夜無被首至楊山是行也人以馬賊不旋踵及頻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而走保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畧常清大言上悅遂除范陽節度使於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至一戰空地粉削常清官秩令隨高仙芝助

十三日臨洛陽傳命守李懷州史中丞盧奕首至平原太守顏真卿為其首斬其使者又而盡之

楊果卿又以常山楊順

聚徒安故殺賊將李欽湊於土門以應和于儀燕南豪傑殺賊以地歸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牛高邈送詣行者在

果卿本以材幹補山秦為常山太守及荆卿為長史東廣謂前真定令賈深山丘至張通幽密謀背之時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門而守常山果卿遂謀召欽湊赴即會議因殺之以併其兵命賊持高邈何千牛俱自東至果卿設策遣黨城尉崔安石縣吏翟方德伏兵於驛士擒千牛及邈至是果卿乃使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執邈千牛及欽湊之首獻于京師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崇王琬為行宮元帥以河西隴右節度使西平王哥舒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都落規制頃刻米耶勢並渾林奚結沙施達子康家吐谷渾思結等二十三部落皆備漢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鎮于潼關

將朝是宜虛美津冀之固懷之承勢侵軼會欄山方園借景
遂得微安以備之諸道軍士指一而多矣

是時河北十五即皆被賊官更以場園

京城誅宗道清河誅崔文廣平誅郭自即常山擒何千平高

迎博陵誅譚河間誅杜陵一時皆以其地場順

河北驛路耳絕河南諸郡防禦固倫奇舒輪擁兵守潼關又令

王思礼至陝州見賊持傷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

祐說以禍福楊山始畏貴高尚反嚴莊曰汝等令我本軍中云

必成回達兵馬若是大威何在汝等暗我不見汝等矣遂城門

亦逐之數日楊山憂恨不知所為而怨不解及田範自關至

從客為尚等言於楊山驛敬之主經營創業草昧之際靡不艱

難獲報銀於崇陽曾公領灑于崇壁未嘗一本而成大事者

今四面兵馬雖多皆新召募為合之衆未經行陳堡壘非勁銳

之卒不足為我敵縱大寨不成猶可劫未木初以數分之衆據

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臣尚皆佐命元勳何以遽以

絕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楊山喜曰河浩之言是也吾已

絕之奈何乾真曰但喚取慰勞之其心必安因詔尚等飲無辭

崇楊山自唱傾杯衆與尚送酒待之如何何浩乾真楊山雖盜

據河朔百姓怨其殘暴所在叛去累其安力不能進尺寸之地

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顏果何浩乾真力

屈而城陷

初果明使果泉明及張通出常山敵捷且求救於太常王承

業通出敵計於承業亦心賞其功通見其子久而方達仍以

所得賊將以馬已功是以承業等驟加官爵就果明屬焉

思明執果明果泉明等送于樓下懸縛於落木橋柱果明詬罵
之聲至死不絕僕僕性剛有法賊尤甚賊怒之先截其舌覆

以血噴賊面遂斷割之路人皆不忍視常山既陷郭即廣平經

鹿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一十郡俱為賊守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明之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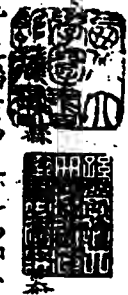
於嘉山思明既足露焚奔于博陵博陵者十三郡思明俱焉

潼關失守二將帥燕趙之間賊復屠之

安祿山事遂卷中



安祿山事述卷下



十五歲正月乙卯朔祿山遼東都督老婦黃幼進遂偽即帝位
曰大燕自稱曰聖武皇帝

祿山起逆之初童謠云燕飛上天一工女兒舖白毡上
一貫錢燕者祿山國号童言燕者史思明亦稱天子天工女
安字七舖白毡者祿山入洛陽之日大雲盈尺毡上一貫錢
者言祿山只得一十日祿山云錄入洛陽瑞雲盈尺盧言祿
上祿山詩曰東曰雲雷在犬居理經綸焉上取天下雲中朝
澤神

敗元曰聖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慶緒為王以達奚珣
為侍中張通偽為尚書

初洛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偽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余人
赴京其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危從
其恨頗深遂下勅云抄陌寇逆忍被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
惡哉天降地焉尔之差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職刑奏
曰達奚珣子勢鋒晚一作常恒歸澄并大通舟大華劉子
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高並賜自盡許
房宇文珣盧自勵達于蕭克濟陳柳芳李秀光何昌裔却
處俊崔肅等流于嶺外勿盡帝曰均等父子同刑人所不忍
降之擊一笞因於所司太師房瑄曰張均欲佐賊所望五陵
涕泣而不忍去也遂減死一笞流于涇州於歸公張仁臺一
作璽之妻其屍以張通假故也張方頃獨孤問俗張休生
漢曰官祿山今問俗壞太人以此遠足終以獲金余可頃捕

敬皇支方頃所脫光緒數日祿山以三人者祿山
賓佐

其文武悉僞署之以充陽為東都復其百姓終身署其城東
隅私第為潛龍宮

其第本造為同羅館前後十余院門觀宏壯闊閭幽深土木
之瑰奇究聖之彫飾憤擬宮室祿山表請以一千萬貫之泰
勅賜之至是焉

偽節度使苗嗣後苗右虞候程超謀以范陽歸順為祿山偽度之
副向潤密所責潛令送教書使韓朝陽告之度賣朝陽自洛陽
致祿山意旨將畢命入別館館不虞朝陽之害已與朝陽款曲
行札朝陽引之密語指佩刀斬之偽詔數條罪逆并斬並傳首
東都殺及妻子以平虛持節呂知暉一作為苗後亦為本軍所
殺

殺又加潤密右散騎常侍之敬皇支范陽府掾李戒等四人
沒其妻子五月奚契丹兩蕃數出北山口至于范陽停叔半焉
子女止城下累日城中唯苗後藏兵數千不敵潤密等計先所
出遂以衆人戴竿索者為趨捷可用援兵出戰至城北清河永
大敗為奚獨所殺唯三教人伏草莽間獲免

其衆人本為衆所賜皆非人間之伎轉相教習得五百余人
或一人肩一作符首戴二十四人戴竿長百余人至于竿杪
人屬擲如猿猱飛之勢奇為奇絕累日不憚現者汗流目眩
于是其輩職失唐未至前月余日重誣云曰未諳戰罕今日
不堪看但看五日東清河邊可也舟初聞莫悟至是而應之
六月八日乙酉哥舒翰出兵潼關與祿山將雷朝乾所敗十四
日辛卯潼關失守

初韓守潼關或勸曰

萬人守潼關悉以余兵

公以為如何而韓許之

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

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

通遠級南軍將李福德

兵歸于潼關乃召韓運

曰吾死無日矣韓自是

里利在守降不利出攻

欲其速戰教秦促之賊

不協因言韓運通不進

五萬與賊將曹乾祐會

益以龍虎之狀五色相

充戰焉因驚駭從而攢

候赴車至順風縱火大

黑兩軍不相辨我軍謂

軍抽退日服方竟元賊

河南是石岸排駛前進

以同羅習險之騎直透

二三輪在北高阜上觀

岸左右言取紅渡兵速

勝紀每滿即沈如是沈

閤門旁穿二道壘

之除前後奔賊人馬相

籍入坑澗史鞭蒲共士

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

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

黃旗不勝退而又戰者

吳官人石馬汗流又云

相逼輸兵馬更乾祐不

籍入坑澗史鞭蒲共士

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

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

黃旗不勝退而又戰者

吳官人石馬汗流又云

相逼輸兵馬更乾祐不

或疎或前或却官軍見

列於陣後令其軍曰進

一一自戰乾祐忽驚金

勢若雷震官軍失勢遂

塵相合野中日積諸軍

之色人皆莫辨賊乘風

初韓至潼關風疾頗甚

如其將王恩礼李承光

潰為善慶下善將火拔

軍敗後韓自首陽山西

合余軍更發韓仁語韓

去就輪上馬出驛韓仁

將未脫輪曰逞胡猖狂

之首期懸旦暮韓仁曰

賊戈矢輪敵下馬遂以

輸起握鞭自察其喉大

祿山曰汝常輕我今日

陛下為搖亂之王今六

降下為搖亂之王今六

降下為搖亂之王今六

降下為搖亂之王今六

降下為搖亂之王今六

降下為搖亂之王今六

降下為搖亂之王今六

南見素及男甥楊國忠

進及男元帥

驛起居終出有吐蕃二十

九國忠曰某等異域蕃人未

遇國難請示歸路國忠方

同反魏方進亦連一時帶甲國驛國忠曰祿山已為梟獍逼

迫君父汝等更相做偽叛軍曰是遂賊更道何人騎士

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便即集首屠割其屍魏方進及兩男

吐蕃同時遇害見素為亂兵所傷腦血塗地曰莫損常相公

父子乃得免上令秦王以藥封瘡兵猶圍驛不散王召從官

唯見素父子二人上策杖驪履自出驛門令各收軍人不

應行在都虞候陳玄禮領諸將三十餘人帶仗奏曰國忠父

子既誅太真不合供奉上曰朕即當處置乃迴步入驛倚杖

久之不進肅謂極言乃引步前行高力士乃請先入見太真

具述事勢太真曰今日之事所實甘心容禮佛遂繼于佛堂昇

置驛庭中今玄禮等觀之玄禮等免胄謝焉軍人乃悅然議

駕所詣上意欲幸蜀中官封常清以國忠久在劍南恐其中連

謀生意不如幸太原百姓望幸多時地安可駐中官郭師太謀

幸朔方曰彼蕃漢雜處父子成章自來地名忠孝中官駱休詳

請幸隴西曰姑藏一部曾王五涼土厚地殷安堪巡幸各陳所

見都十餘輩上皆不可願謂力士曰卿意如何力士曰太原雖

近地與賊連號稱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全是蕃我教之甚

難不達人意西京地遠沙塞蕭條犬馬巡幸人馬不少既死傷

擬王見恤惶飭南維小土富人欲東東山河內外險固以且所

見幸蜀為宜上然之即日幸蜀太子為百姓所畜尋幸靈武

十七日甲午陷西京和福山不

南幸故進兵復也于是

祿山偽官屬等全府兵甲文

庭後官皆沒焉

祿山偽官屬等全府兵甲文

看雲詔厚家為馬拔

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弄承取迫脅樂工牽制厚家駭掠奔

馬道入洛陽復散於北向時之盛掃地矣肅宗克復方散求

於人間復歸於京師十得二三祿山主東都既為僧逆管令

設樂祿山揣幽燕我王蕃胡酋長多未之見乃詎曰自吾得

天下厚象自南海奔來見吾必拜舞為禽尚知天命所歸况

於人乎則四海安得不從我於是令左右領象至則瞪目忿

怒畧盡舞者祿山大慙懷怒命置于牢井中以烈火燒使力

德悍壯士乘高而投之洞達骨髓流血數石舊人樂工見之

無不掩泣祿山尤致意于樂工求訪頗切不旬日間獲梨園

弟子數百人群賊皆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偽官數十人陳

御庫珍寶罗列前後樂既作梨園弟子皆不哀歎相視泣

下群賊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

器於地西向慟哭賊乃縛海清於殿馬臺支解以示樂人聞

之者無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拘於菩提寺聞之賦詩

曰方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楓葉落空宮裏凝

碧池頭秦管絃維開元初進士及第事母繼氏以孝聞累官

給事中祿山陷長安維在賊中倖免失音父之賊重其名追

赴洛陽偽受給事中至德二年冬收東京三司類例為太子

中允時弟縉為刑部侍郎太原中允提表請以官爵贖兄之

罪上元、年原其罪後為尚書左丞營別業於輞川朝散後

之後常獨坐焚香妻亡後祿山一室便他處塵累及臨

終之際縉在鳳翔仍別縉書

人勸以修習捨筆而

史 128-719

禪山竊獲河洛金幣通傳居

京金幣

德元以鎮西京于時二

王德元年九月賊堂謝某等密圖長公主永王妃及附屬
謝某等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刺其心以祭安慶宗
禪山起之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賊刺于長安并甘肅氏
寺五人藥義公主亦賜死焉自後安慶不附已者王侯將
相庖侵入蜀者于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於刑戮逆
臣居高拱視虐自恣其大將等以不可得而見之皆因重
以白事其酷如狼虎雖曰腹心齊為備仇敵夫先是百姓
因亂為盜忽入金庫掠山既敗而京姑之犬索長安三日而
後止雖私財必皆取之入令府縣推按連引支張日以勾錄
微剝搜捕為事雖刀之末無不搜之百姓騷然所在致笑聞

謀日王士庶階級已歸知南宗王武皆金官軍相得曰王
子從西來也人皆奔走而辟為空如是者百餘日京賊豪傑
賊官之歸者相繼不絕謀而後起起莫能制其初自京賊
至于岐隴悉附之至是城西之外為劫賊其將皆勇而無謀
縱酒高會唯貪財貨是嗜不復顧而送之心故南宗得末
榮蓋天所命也

克厥所至無不稱服衣冠士庶皆順于王武郡者繼于道路
口亦多避地於江漢

天寶初晉時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衣
之制度珍袖索小襖若竊嫌之知其戎矣
其陷賊州郡賊軍所至則為之焚掠其則相共焚賊燔燬又
覆十數度至于城邑為墟而

又南南宗王兵于王武

人心益堅矣禪山兄志服疾

事始不見物又性轉嚴酷

事不如意即加笞撻左右給行迫便行斧鉞特亮氏常欲
以既氏所生慶恩代長子慶緒為嗣慶緒每恨見慶恩亦慶
禪山服疾轉甚恐官中事變之後將不利遂夜與慶緒及禪山
左右閭聖李諸兒等同謀誣慶緒曰殿下聞大義賊親耳目
子之聞事不得已而為者不可失也慶緒小胡性又怯懦懼
之際遂應之曰兄之所為敢不從命又謂諸兒曰汝等帝室
皆寧可教汝等不行大事死無日矣二年正月五日遂相與謀
殺禪山廟庭慶緒安坐於帳外諸兒執大刀直入帳下以刀斬
其腰左右俱不敢動禪山報無所見狀頭常佩刀始竟難作
難刀不得但以手拭腹中大叫云賊由廟庭頃度已數年
血流掘牀下地以起累其屍埋之戒官中勿令泄明曰宣

言於外禪山疾至傷詔之慶緒為皇太子軍國事大小畢決
之於慶緒偽即位尊禪山為太上皇慶緒常兄事慶緒每事必
咨之

諸兒契丹之降口也年十歲餘事禪山頗謹官刑之時流血
數斗殆死數日方蘇幼時禪山最信之禪山慶大每着衣服
令三四人繫腰諸兒頭戴之始得繫永帶武宗賜禪山華清
宮浴諸兒得入宮與禪山解者衣索然禪山性殘暴鞭撻諸
兒最甚遂有割腹之禍

禪山以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反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
殺惜禪三年五十五

至德二年八月十五日
領軍從城南赴永都二十八
帝代宗皇帝入城安撫百

姓十月六日又「東都安所」東都遭於河朔十月二十三日大駕還京其日上三、相慶緒之奔也步軍不滿三千萬軍才三四百里新柳知嚴莊投國家諸將當時心動何史那承慶部落及李立節安守忠李輝仁等散投趙范陽只有張通儒崔乾祐等兩三人時承術前赴至衛州則些人報見及至湯陽陰分散通半徑來去者亦止泊相遠慶緒知人心招改於敢詢問至相州雖散不疲卒後一千將士三百而已至湯陽縣界時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屯卒一百萬馬三百在湯陽廣德處必死地諸將弟曰一德是死不如刀頭取法遂與慶和等三人領家眷數百散奔計大破官軍光弼大潰澤潞節度使王恩孔營相去四五里知光弼敗一將分散慶緒遂分八道奔東都將破光弼恩孔兩軍收斂萬計營幕據然天假使便如斯火必成回鶻已走立功不難其先將士仰於相州屯軍限五月二十六日前到取未月八日再收洛陽諸賊知東來師進心又固受其招誘以十月悉到相州慶緒敗相州為安成府大赦境內改年曰天河委薛嵩訓練新日以三萬餘馬軍云千已上旬日之中傷蔡希德以其眾自高平至田承嗣自潁川至武令詢自唐至道塗復及六万明年十月十四日汾陽自上都赴軍領十六万至衛州城下而慶緒以馬步十萬來逆戰數合皆敗慶和時以弓矢獨自出陣射官軍中箭奔鎗墜馬就擒慶緒大敗遁夜奔相州汾陽遂收諸道兵馬薛嵩劉重威等二十一万眾於相州西南三十里下營十一月日慶緒以五万眾則陣于慈恩岡賊眾大敗二万余人又下四面穿城之虞緒

以殘傷出戰多 拒賊却入 思明本為慶緒北紿幽州及慶緒棄陝西敗洛陽 思明救烏承恩却背國家慶緒危急頗使求救于思明 乃引軍來援兗徒既出燕州乾元二年思明于魏州借稱燕王年号順天全軍屯于楚王橋使李輝仁以精兵一万尋山向北汾陽以勸賜刀授軍平明引軍驍戰、亦莊軍相持至暮三合輝仁大敗擒偽汾州節度使張令暉共馬使范秀嚴汎血填屍填路溢谷輝仁乃得汾陽招取收卒思明聞之大恨汾陽以諸將欲襲思明謀議不同汾陽与李光弼同謀引安陽河水浸城遂築堰開渠而浸城為城中無糧之路餓死者眾思明遂領兵來助殺我官軍健決我民假使使衛尉縣燒糧車五千乘賊却牛万頭諸健決脫者一半已於二月已未慶緒城中易子而食屠

初水洶馬膏飼馬官軍道路懸絕往甚艱汾陽与光弼所其不敵遂列大陣于新縣南十里韓陵山東澆水上官軍初勝生擒殺傷甚眾思以于因敗之中忽生奇計官軍大敗日蕩風起塵埃盡下下諸軍望見迴軍以為賊徒大至一時皆潰資糧器皆棄并汾陽行二里駐馬以待師与諸將結四面陣當路而迎官軍四分損一思引全軍赴相州慶緒使人三十里外將拓黃水以逆思明申誠請冊恩明日不用承服即當相見慶緒為第五人渡安陽河七里以來遂見思明欲下馬思明止之迎馬讓行慶緒從馬當時分配安置偽刑部尚書孫奇哲侍中尚兵部尚書崔乾祐大將已下九人坐在越場抵禦泰賀 後九人一時震斬思明休卒于合河之陽 此下馬 斬前東西而立殺滅諸

凡教百言不惑 何移阿谷
第四人並斬初廣緒天 云渡河野狐尾独速明并死
在十八日又云胡絕日 復死在合河口至是而終當解作思
明將士或謀殺思明而附廣緒蓋懷福山旧思事臨終廣緒
降眾人皆恨之廣緒官健六千餘人太半餓不行王至金安
太清寺養育之數內三千三百人是隨從廣緒者亦救之食
後方得入城自是福山之種類滅矣
廣緒自至德二年殺福山自王至乾元二年己亥為史思明所
殺其後併於思明 復得大慈以福山為偽燕今偽史官官
便一撰福山廣緒墓誌而福山不得其屍以妻康氏並招竟而
葬亦謂來后者也 福山曰光烈皇帝降廣緒為進刺王其墓
誌叙述竟逆語非典實 此無可取故略焉

史思明營州雜種胡也 名寧于玄宗改為思明瘦小少鬚
素深目鷹肩性剛急與福山同鄉生較福山一日思明夜
生福山歲日侵及長和親俱以騎勇聞解六著語同為牙郎
以欠官錢走入其詐為漢使得免後訪故案即度使張守珪
以思明故案以奏殺折衝與福山同去殺生將去無不據案
拜大將軍及福山叛遂逐為福山攻詔御縣所向無敵始自
一卒至平州刺史收河朔戮力驅至崇授畏威懷德維死無
二後廣緒殺福山而賜思明姓安氏改名榮國封魏川王思
明自己懷計而帝恨城將蔡希德無何朝義殺希德而思明
喜形於色尋以八百 只奉可北封歸義王范陽即度使明
年庚乾元元年戊戌有 史思明副思明殺之復
天諸將圍焉 信州思明 以安懷我軍之故會

以魏州未押 到以手擎光遠哭 明年即元年己亥正月一日
也思明於魏州自 王年号順天引兵救相州官軍敗
績尤即度使引退思明頓兵於合河口廣緒兄弟至皆救之
併其衆迎至刺城集條屬諺街充捷自為天假智畧人亦以
為然乃立宗廟社稷謚祖考為皇帝以妻平氏為皇后次子
朝興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懷王諸子皆為王以礼招竟矣
福山置符中為書令守官主臺省無常局遂為檢計之所職
有笑之以范陽為京命洛陽為周長安為秦京置日華
寺門署衙門樓為聽以樓前度履為紫微殿又令其妻為親
之礼於刺城東郊以官屬妻為命婦燕居之地不聞此凡
諸者填街塞路感刺明 士都不識京官名品見群黃侍

即者白黃門信得此形 皆此類也其年八月又將兵南來
九月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東洛陽事皆送幽州以舊宅為龍
興寺而崇飾之思明亦不識又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章必
驛宣示皆可飽倒堂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贊以殊職
勅左右書之曰櫻桃一籠子一半亦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
半與周贊小吏龍譚進曰請改為一子與周贊一半與懷王
則身聲韻相協思明曰韻是何物豈可以我兒在周贊之下
又題點榴詩曰三月四月紅花裏五月六月龍子裏作不割
破六之千箇赤男女歸國傳寫置之却亭子朝興本牧羊胡
鵝忽淹有十州之地 尚不法人不聊生丁姓吸、皆理官
軍之至上元二年辛 福山故績尤獨本開喜思明
使其子朝義 山故績尤獨本開喜思明

錄至姜山領

不自安思明居驛舍心腹

將與諸將並欲移軍

不自安思明居驛舍心腹

會將軍擊刁平防衛

不自安思明居驛舍心腹

於姜子嶺失律今日害王何自謀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言

因廉主之事曹將軍願為之欲喚共謀大事如何爾我曰

勿驚動聖人善為之計使師叔以男季常以其命曹將軍

至駭悅以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忌惡備公已乃不敢拒

其夜領朝服下教百人揮甲詣驛思明侍衛惟其有異懼曹

將軍遂不敢動思明憂懼狀惘惘明性好人寢食必

致左右伶人以其樂皆怨之因問其故思明曰吾向夢見

沙上群鹿吾逐鹿及水遂見鹿死水言畢如廁

伶人相謂曰厥有祿者命也祿以命俱失俄頃駭悅以

六入問思明何在米以七首提殺教人因指如廁思明

其事交踰牆至馬鞠馬將乘之悅寺索見之使麾下周子悅

射中其臂落思明問悅并曰是何人作難悅曰陳王命思

明曰我朝來語惜招以事然汝廢於人疾何不待我收長

安終婦汝今雖廢我汝不必成因急呼朝服小名者三莫

殺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救我父之心因罵曹將軍以胡悞我

我負汝何事而付汝送乎悅等叱左右擒思明回赴柳泉驛

乃迎見朝服曰莫驚聖人否觀曰無之周贊許叔冀軍

在印山朝義發新寺常往報費手簾下坐元季常執驚駭

義乃領兵迎周贊許叔冀與與常赴恐贊許叔冀已駭悅等

笑之故於柳泉驛與與常赴恐贊許叔冀已駭悅等

賜賜義之命以帝猛及思

賜賜義之命以帝猛及思

賜賜義之命以帝猛及思

明之節子也

將阿史那承慶相害方

京留守尋為高祖

將阿史那承慶相害方

不敢而奔洛陽鞠仁公中於坊者重賞於是羯胡

見獅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胡而濫死者甚衆以鞠仁為

燕京兵馬使五月以偽太常卿李懷仙為御史大夫范陽節

度使復殺鞠仁衙門自春至夏相殺者凡四五加懷仙兵部

尚書鹿西邵王寶應元年薛思明於良鄉東北是月王師

克復洛陽薛思明敗走渡河保魏州河北相繼歸順朝義又加

懷仙侍中走至莫疑懷仙不敢入前城取道北走將投委

十二月李懷仙以范陽順訪殺朝義於城東出其首使時

子心濟馳獻於關下朝義之拜懷仙太傅檢校侍中兼

尚書封武都郡王武州節度使衙門遂寧思明以乾

元三年己亥三月殺

月與李懷仙所殺首尾四年

安史二克羯相繼亂於陽安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

月犯順史思明男朝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為李懷仙所

殺二胡共獲十府凡八年為始平

安史二克羯相繼亂於陽安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

月犯順史思明男朝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為李懷仙所

殺二胡共獲十府凡八年為始平

安史二克羯相繼亂於陽安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

月犯順史思明男朝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為李懷仙所

殺二胡共獲十府凡八年為始平

安史二克羯相繼亂於陽安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

月犯順史思明男朝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為李懷仙所

殺二胡共獲十府凡八年為始平

安祿山事蹟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唐姚汝能撰汝能始末未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
其官華陰縣尉未詳里居則宋時已無可考矣是
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元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
天寶十二載事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搆亂
事下卷序祿山僭號被殺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
義事下盡寶應元年記述頗詳世所傳祿山櫻桃
詩卽出此書葉夢得避暑錄話嘗撫以爲笑其瑣
雜可知矣

偽齊錄二卷

〔宋〕楊堯弼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刻藕香零拾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偽豫傳一

卷》提要

偽齊錄卷上

從政耶楊堯弼

劉豫傳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佐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立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禮部與差遣遂黜爲兩浙察訪抵禦真襄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主上幸維揚樞密使張玘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延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許謁見乃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

偽齊錄卷上

忿除父子容忍條犯者皆相坐罪建炎三年金虜侵山東豫遣子承務耶刑曹據麟部兵出戰爲金虜圍之數匝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虜解去昭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議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墜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虜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頭之又以略晤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俸說晤反晤從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即建炎四年濟南有漁得鮑者豫妄爲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爲附會推藏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陰賂金虜酋長趙鼎左右求借立而趙鼎遂注意於豫豫詭辭乞立張孝純金虜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鼎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浚越次應之曰願立豫遂決是月戊申金虜遣

西京留守高慶裔西京中府乃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
以聖級立豫冊之曰冊命兩為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
名世修子禮承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晉漢魏立
於北京以前宗正丞李陽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樞
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其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
馬知濟南府以前延康殿學士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
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
為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
京以東京為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
南節制東平僧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
募者數千人又以郡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
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及六
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金廣南寇回以李郭
李休李儔鄭億年臣豫除倚監察御史億年工部侍郎

僞齊錄卷上

冬十月甲午遣李純等奉冊賀母翟氏為皇太后妾
錢氏為皇后民問房籍以十分為率五釐納官十一月
詔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
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
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
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
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李郭
留守東平鄭億年禮部侍郎陳州守馬長勛叛我附豫
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單州李休陽殺令
是年依倣金廣法鄉各為寨推土聚為寨長五家為保
雙丁籍山為戰軍每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
與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五軍單
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錢糧器
甲衣服等費就本州送納類聚官差人發赴駐劄處支

散官無一毫之費凡二年一替惟效用正軍使臣官請
給各有差時有百姓失其姓名醉酒嫖娼豫云劉豫是
何人要做大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
載上言大利害乞見豫即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
南不然結好夏國豫榜於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
不細斬首號令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左丞相張鼎權
左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從李儔知
翼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並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
王從問捧表請遷都於汴僧道賜齋史平補上州文學
張東樞以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
日暴風卷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救汴人杜舉以下
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教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
用不限資格惟其人因奉祖考於宋舊廟尊其祖曰徽
祖設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徒弟益為

僞齊錄卷上

京兆留守劉麟以所籍鄉軍發本府十三軍以參謀統
制機置幹當幹擬議事差委統領訓習差使指揮使
上中下三等守關上中下三等效用綱羅入材置諸左
右轉符語參謀馮長雷等曰趙氏宜政開童蔡兼兵柄
幕府從事皆闕充取具之人一日金兵入界召而問之
失色已無生矣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前車之覆可為
龜鑒今本府官屬皆朝廷選差諸公亦宜自重夙夜思
慮苟有便於國家無惜見教太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
進遷都賦其略云炎祚燁生開主用闕嬰綱忠良又進
國馬賦其吹堯之言大略云麟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
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撒烈飛渡如歷九軌而履康
莊豈惟觀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蓋將窮丹穴越嶺
徽車書混祝融之區聲教發升服之島東南一尉罔不
率俾四海聞盛德而皆來臣萬物被潤澤而大豐美歸

馬放牛戢戈戢矢天子垂衣裳庶民安田里豫批云大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情下解意意監收國家創業力為殫散生靈除禍亂圖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芻秣之道此賦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皆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切聊示無言不備西京奉先指揮兵上李英寶王注盤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之知得於山林中遂以劉從吾為河南淘沙官發掘山陵及金虜賊盜發不盡信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掘民開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布偽詔使子麟代謝於相國寺太乙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郎許清臣主管理前司公事改成忠郎為宣節郎忠訓郎為昭慈郎忠

偽奏錄卷上

四

翊郎為昭景郎避祖劉忠諱也秋九月長星見偽太后死諡曰慈愍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昭之故特錄用之冬十月以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李休言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偽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制但所標揭皆田家村鄉之衣都人多竊笑之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簡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稅賦條式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增修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之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為民大蠶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資擇利兼井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質易俛首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鋼拘

囚至於賈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難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斯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獨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賈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為盜云云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鑾輿尤甚文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除右丞金虜寇蜀大敗於王師五年夏四月以許清臣為殿前太尉折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秋九月聖偽詔誣汴變與不忍具載其略云朕膺受天命既作民主遂竭其憂勤撫治中原數年而來治頗有緒永惟吳越巴蜀江湖鎮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含齒戴髮莫非臣民閭閻其陷於僭逆之邦豈不

偽奏錄卷上

五

欲速便混一重念大亂之餘生民困極深加惻隱不忍用兵且冀趙鼎新久自悔悟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於大金割江表之地而封之使承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攻伐方請逾堅方獲聽許朕所以施德於江南者顧不厚哉蓋朕以救生靈為心勉即大位彼僞能善保一隅不肆殘暴雖分列土地樹之國都使海內僞兵息民朕之志也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穎後舉烏合之眾侵掠襄鄧至妄肆蜂螫之毒有收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億兆生靈無休息安泰之期是用特遣皇太子為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合大金元帥大軍直搗僭偽俘其罪人布宣德旨弔彼黎庶務使六合混一永無兵革之虞生民共遂有生之樂播告天下明體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屢敗於王師繼開車
駕親征四太子詭示渡江之形全軍宵遁麟以騎兵環
繞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
散榜文託以虜王死為辭名曰班師曉示文多不載春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
金四萬兩大銅錢五百萬是日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獵
陳留以義黨百餘人欲禽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於汴
京以弟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甯軍冬十一月民鬻子
者官以貫百收稅有告李儒罵丞相張昂豫以倚江南
歸附降五官虢州盧氏監酒十二月張東卒七年春賜
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
門為講武門改安上門為安眾門朱雀門為明昌門景
龍門為昭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太尉開封尹許清臣樞
大總管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右丞講武軍事食鄉軍

麟傳錄卷上

三十萬號七十萬三路南寇中路山壽春取合肥麟統
之李成關師古輩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荆山出漢口犯
定遠以姪劉琨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彥舟統之
偽詔榜示指斥誣污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
臨汝軍知軍宋善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
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於濠壽之閒失
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歸正已後敗走者大半喪器甲
交鈔軍須備設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廢獵為庶人免劉
復官徒劉觀為東京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為南京路留
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有羣鳥鳴於
後苑又有羣鳥數千鳴於內庭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
獲一梟者賞五千五百以前進士在東平應廣使乞立
豫張洪為皇子府准備差使是月無雲而雷起龍於宣
德門右掖滅宣德字豫還命修之秋八月遣宣教郎戶

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郎監南京草場游河乞兵金虜
欲并力南寇皆以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府報
喜旗到京據江南舊劉相公下副都統制鄭瑄等全軍
人馬并淮西百姓十餘萬眾歸附以戶部侍郎鄭瑄子
府參謀并本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三
日到京以鄭瑄為靖難節度使知拱州劉先時為北京
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偽皇子府
前軍統制新襄左軍統制徐或諸州軍馬鈐轄或遣授
准備差使緝捕盜賊馮長帶再乞兵金虜冬十一月
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貢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驚曰齊
帝星殞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百連累因擇
曳赴劉麟麟問可禳否答曰惟在德麟奏豫以為在土
王于斬於汴京問門奏僧道見謝辭合致拜豫可其請
十一月庚子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於東市丙

麟傳錄卷上

千金虜虜豫為蜀王虜王詔敕曰敕行臺尚書省朕不
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
割為鄉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遣征固不食
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都遂今八稔
尚勤吾戌安用國為爾負而君無滋民思已降帝號別
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
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
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
所司盡下元帥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
長施行仍布告逐處使聞知故茲誥示想宜知悉天
會十五年十一月初豫欲南寇也知金虜戒川淮之敗
不肯輕動遂詭辭稱探到王師將欲度淮遣韓元英游
河乞兵特建棘四太子示以難色及鄭瑄叛我父令馮
長帶以鄭瑄等與王師將欲取進事亦聞於虜酋於是

金虜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虜元帥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穎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實夜進發至是麟以二百鐵騎抵滑滑之閒求見捷辣金兵圍之數重悉禽之馳赴汴都由聚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左右掖門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通豫出見捷辣既至宣德門四太子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人羸馬駝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偽齊尙書省爲金虜行臺尙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因民所欲皇惡眾聽稱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交付百姓快活作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緡二百七十萬正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十萬石

麟單騎上

力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百七十人姬身首九十其子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姊姊得差遣如高立之朱緝紛紛皆是中閒尤甚者如廉公瑾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並以二人進於豫遂以公瑾監禮料庫僞皇子府差使敦武郎侯混出爲長葛令有入已贓前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混爲金牌大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汚淫有至於此在僞位八年凡合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髫髻微至倡優無日不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捨刻之土酷虐都狠不可一二數劉觀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喜聚斂碌碌無他技能獨劉益積而能散頗能得士卒之歡心待下亦有禮法故廢豫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略郎君以計掩捕餘待之若無物觀至令恣其任便居住僞后錢氏宣

和閒爲御侍淵聖時出官婢使臣張保義妻之張爲賊虜錢從賊夫爲人所殺賣身於豫爲城綏婢故舊知官庭中事豫皆取法錢氏先是邢希叔毛澄之徒皆以忠言諫豫仰陰通朝廷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州留錢五十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有五

虜立僞齊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詔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既已診罪號位宜乎授能迺有遼運屬顧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靖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啟毀階陰結叛

臣賊虐宰輔集姦惡憂亂邊陲肆朕纂承仰猶先志

姑存大體或示涵容乃復敝匿遁逃夸大疆域肆其貪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爲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汴首惡奔淮嗣子哀明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交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眾以犯營營壘才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收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明神迺昭元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爲國當共息民不料腐儒難勝重任妄爲退讓反陷誅鋤始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乏孝友國無忠烈衛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爲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雖難

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於僭號心之專禍於此可知
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曷夷重念斯民亂
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者兩
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步馬軍
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陽滑州德
等州劉豫鳳凰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
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
周仕當茲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閒舉郡來王宿然
獨斷遠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
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哀
救亂之謀必挾安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養力穡
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微隱逸舉
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
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仰同辭

偽齊錄卷上

一心仰戴宜即治歸之地以明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
守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
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
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韓訪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
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
集自適攸居爾其上天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
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
哉勿忽朕命
偽齊僭立赦文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遽起弄兵之
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
桑廢業隴畝彌望而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為之灰燼

原野厭乎流血溝壑填於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
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上天之
悔禍宣命亟班於上國節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人誤
承此任自念夙猷寡陋家世則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
始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屢乞退閒竟無允命提
綱五路空彈夙夜之勞歷試莽年茂著錙銖之效雖近
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圖自效而歸敢
有懷他之望顯冊者既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
無所不至使命愈加於敦迫軍民不容乎遁逃至於部
屬之州列矣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
知便安難遂於已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遣之草
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尚循牆而欲避免卿位號
若負刺之不遑雖非大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愆德已
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

偽齊錄卷上

咸知朕意向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懲於餘風
詭譎多罹於憲綱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
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託之
隆拯溺救焚何以樹來蘇之望尚賴公卿助力士庶協
心共贊眇冲以臻康泰
偽齊求直言詔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竟當任重蒙
遠近官更士庶耆老奏集稱慶無以能副眾勳誠惟極
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更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補味
陋共圖永濟
偽齊建元阜昌詔
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
代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

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成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偽齊遷都汴京詔

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輿輿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強梗懷歸關輔混同人漸常謚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書實予望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知朕意焉

偽齊立錢后冊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從王化之基正位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茲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庭誕揚顯冊咨爾錢

偽齊錄卷一

氏性鍾婉靜德懋肅恭嫻於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於民朕吳越之王封衛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逮茲創業繁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欣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綽衣綸翟遠稽周室之範椒房蘭闥靡效漢家之侈蓋遵典禮匪徇私恩於戲惟守恭儉可以御敦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媽內匹虞舜以膺圖詩詠治陽配周王而受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

偽齊戒守令農桑詔

敕朕撫有海內五年於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至於今田野未盡闢闕閭之閒蓄積尙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習之未至古者

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農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然及茲春首播殖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方使地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游惰賦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於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知之稱朕敦本務農之意勿忽朕命故此詔示想宜知悉

偽齊牒官刪修十一稅法

刪修官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

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給事中馮長

向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馮長等劄子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今檢照前後指揮刪去繁冗類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三十二件竊謂

偽齊錄卷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亂已不能守法秦漢而下隨時更變其開雖或輕於什一而取稅然更賦之數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曉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米為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不循古道視為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若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號為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而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為定規名曰兩稅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備貲日滋甚當時行之未久而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為民之大蠹權

要案石之案文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貴擇利兼井
售必膏腴減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
民下戶急於買田稅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
推制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固拘囚至於賣
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難逃戶之賦則牽連已里歲
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
詐欺民十倍括取含其所有而實其所無至於檢災之
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
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
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為盜滅亡之
由可為通鑑昔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孔子高弟有
若若對以盍徹乎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
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一
孟子則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低齋錄卷上

大貉小貉也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重也自
古在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殷周而下能却
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
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為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
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豈傷其法
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與恭惟陛下受天明
命拯民於塗炭之中慈儉為寶勤勞庶務革食舊為循
良化呻吟為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鑑前弊而欲盡革
之乃酌先帝聖賢所行所言為什一之稅多寡升降官
不定籍惟據民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而要其出入弊無
緣生無地不授無田不井與助法同賢於夏后氏之貢
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
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權要豪右不逞之徒病其不能
容姦因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滅裂致百姓之疑

惑厭苦者乘之肆為浮言力圖阻壞按周制田不耕宅
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謂個
官田兩科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
議者乃非之以為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
迴避詐匿不計所關准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壞
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
謂盜紛紛藉藉類此者多屬惡眾聽惟冀幸眾情之不
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
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
游之侈外無佛寺道宮之修崇內無嬖人幸臣之賜予
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為民圖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
甲器者所以為民平禍亂完城池樓櫓者惟要緩急保
民備河防邊郡者惟恐倉猝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
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為民民能知此豈

低齋錄卷上

忍有隱豈復為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旨付所司
鑒厥行下杜絕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心堅必
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惠取進止奉聖旨依議請恭依聖
旨指揮施行故牒阜昌四年五月十五日
奉朝郎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李邦彥
奉議郎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張昞
奉議郎戶部尚書右丞相張昞
皇子兵馬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張昞
偽齊詔諭士民榜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聖旨差官前去諸路宣
道朝廷所有政事今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法不
道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開說如后契勘亡宋之君
奢靡昏迷獲罪於天盜賊偏起於天下兵火相繼者累
年流毒下民自古少比強壯橫死於干戈老弱凍餒於

人
偶
天
然
考
上

六

爲解錄卷上

十七

早至晚方回有歸附者曾見李溫言我在馬欄橋住聞
江南放十年稅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口被縣道連日
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內七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止是
脫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戶須令收買充
作羅本錢每道度牒民間不下倍錢百餘貫文又有宣
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於人戶和糴不由不納
納定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道折三百貫街市
祇賣得七十貫文岳飛一行軍馬飯食并是江南均糴
處處吉洪六州應副官軍中缺糧各於民間探借了稅
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間戶下應有地土每畝先令納子
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之又江浙之民往往以舟船為
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為船戶以備漕運又船載官員并
以船戶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間有船為害又令蘇秀
等州人戶轉船糾往楚州送納民戶請處一石祇得

爲害甚重上

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方可納得往往典賣家業賠
了富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破軍
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
指揮要於江北上戶並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
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
皆盡虜百姓刺面充軍以補填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
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主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
下使臣效用軍兵恃軍勢欺陵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
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以賣又諸將等屯軍處缺見
錢便罷行戶令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
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
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爲保民之計即
無非理之用民閒雖出行錢比之已前官司陵辱百端
諸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安穩主上罷當行之意

爲害甚重上

乃是如此宋時多橫興大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
橋調發者千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安國燕山一路
開拓封疆起夫科斂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於前修
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
河防危急理須逐意差發尚令酌民力必令可以應辦
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終
以前益謂終妨民務農亡宋而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
銅錫藥物如綾羅之類不輟有之盡科在保正令民戶
均納其價錢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養生
靈爲急中間樓櫓及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即能支還價
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上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
於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誤科於若下者即皆斷遣
蓋謂恐民戶賠費昨爲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
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勘捕及江浙亂地

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遣
行在京即拆毀官殿梁柱在外即沿流十里除桑柘果
實墳塋林木采斫堪用木植造船有主者支給合值價
錢仍不得差願元主斫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
外更支膳家錢糧舟楫既備內外賊患可除即民閒久
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
後物貨雖已通行民間交易不便特置平准回易務於
諸路使在百難以買賣不得以起官收買亦令商販以
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遏止是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
無止濟爲民之用止助國之經費下免橫斂於民今置
回易之意大是如此亡宋屢變錢法既累失信錢難行
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收致有閉下店肆累日彌月
不能買賣者又屢變鹽法每賣出錢多即至指揮不用
要令別置至有今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廣

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特因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
至有忿恨自盡而死今朝廷於鹽錢之法一定縱或隨
時利害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變更
以誤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閩宦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
知其數內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
務誅求要為交結所至惟搜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
上以應奉次以為賄賂下民易欺暗受其弊今主上並
不用閩宦不惟減厚祿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
並無交結賄賂多得於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
衛誠訓惟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不得縱
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承永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
者案劾行遣舉此數項主上為民之意可見其餘元出
一命令行一政事即無不為民者若不如以此何以數年
之閒得脫極亂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

偽齊錄卷上

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閒合知今日生
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閒合
知既能知此即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
不可萌心為非不可妄言毀唱竭力為生盡心為善上
以副主上切切憂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
福其聽之毋忽

偽齊錄卷上

偽齊錄卷下

金虜廢劉豫詔
敕行臺尚書省朕王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
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
公罪則遄征固不食其土地從而變置度共撫其生靈
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備負而若無
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
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踐田之牛其間已甚
不能為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
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
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遠處咸使知聞
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天會十五年十一月一日
金虜廢偽齊指揮

偽齊錄卷下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聖上皇帝失道興兵討伐廢滅
社稷舉族北遷後元帥府申到指以大河為界河外別
擇賢人使為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
早致成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張為彼人所廢王
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
大齊建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駐兵馬至
今八年救念上國大事以來勞勩兼齊國有遠元議
缺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至艱窘多有逃亡隨
路百姓亦有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見不齊為之拊
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之
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國保民論其德不足
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茲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
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
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是為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

行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通霜露既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惟亡宋稱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隔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靈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於後令下元帥府可照驗前項聖旨並處分事件不得令士庶軍吏別致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向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舉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

齊國錄事

一據存留人數各依散隨州軍士依舊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至寡坐一切仍舊其餘年老殘疾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付舊來養濟處所酌量振濟勿令別至凍餒

一廢齊以前離背耶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戚團聚其耶主並不許議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祇據元將引去兒女卻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並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官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餘并應自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官觀養濟

一內侍人等除病留合用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

一現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

利
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敘用或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聘召量才任用更或申聞內有才德絕倫者附生姓名申覆以憑不次升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亂有損壞
一自有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歸投並免本罪仍加存恤

右下尚書省可照驗即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向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宜旨昨以建置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於百姓不若負我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指揮到日即速徧牌曉諭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聖恩普濟之意及思多歲不獲安居踴躍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句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誤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以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亦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初有執迷不從天道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一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并勒依舊句當有所見今禁勒諸公事並續有詞訟及係官錢帛諸物文章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不得其閒卻有住滯隱漏別致違礙錯失仰准此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日

太子太保右都監開國公
武平軍節度使左都監

左御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左監軍	皇叔右副元帥潘王	左副元帥魯國公	都元帥	金虜齊後差除	張孝純與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	臺尚書省左丞相	契丹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	女真溫敦師中行臺左丞	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	契丹蕭哥太師戶部侍郎	燕人張鈞禮部侍郎	燕人王勣左司郎中	燕人左瀛禮部侍郎	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	契丹蕭融刑部郎中	杜充子杜宗兵部郎中	被虜宗室趙子滌汴州總判	張叔夜子張仲熊光祿寺丞	偽齊右丞相張昂知孟州	偽齊左丞范恭知滑州	偽齊右丞李鄴知代州	偽齊戶部侍郎馮長衡戶部尚書	偽齊吏部侍郎兼禮部鄭億年吏部尚書	偽齊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許昌節度使	女真完顏胡沙虎汴京留守	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燕人到陶汴京同知留守	契丹韓容爲都城巡警使	偽齊司農寺丞周選權同知副留守	偽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	李成殷前太尉兼知許州	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	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	張中孚初廢豫授以節制五路兵馬今依舊涇原	安撫使	張中彥依舊秦鳳路安撫使	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	關師古召到京依舊熙河路安撫使	慕容隨召到京依舊知西京	王彥充知亳州	李世輔禁州同知	趙榮依舊知宿州	李師雄馬軍都虞候	王世忠步軍都虞候	靳賽相州同知	趙四辰依舊南京副總管	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	鄭瓊依舊知拱州	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	偽齊殿前太尉許清臣懷州同知	偽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副使	劉豫進封曹王冊	門下嚴實冊以進鴻名既俯從於眾欲布恩書以敷惠	澤宜大渙於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命乎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和略英姿長於眾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議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履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茲因慶賞之行益永褒封之典昨以陶邱之壤易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播王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龍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戶實一千戶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劉豫謝進封曹王表

禮成大冊澤霑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拜命闕門知恩云伏念臣昔仕季朝祖恩要宜味方納圓鑿之理竭徒耕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致箕子之來歸試有微能爰升大位辭

不獲已報將若何承積年殘毀之餘凡百事艱難已極關寇賊以至朝市披荆棘而勸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讐損已便人以招集散徙亡廢亡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以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却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心要先時成務於斯邦觀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即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營兩手歡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有感洪恩自得清聞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詞若恭聽於御語溫其如玉煖然如春星斗輝輝麗窮然之天道典諷渾渾顯大哉之王言徵軫繫下之焦桐青黃辨中之斷木光生懸罄之室榮長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讓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罪而常善教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敢不

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為名器之差臣無任云

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山之英雄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俊以備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臣猶為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求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臣今為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於匹夫劍斷白蛇口標赤幟繼販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既徙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霸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隱忍遲發將且為敗虜矣向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鷙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季君臣相去萬萬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隳則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機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復殖矣今陛下特隱忍不發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為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隱結勇猛速求窮伐成帥為君敗則不失為忠臣觀其猛弱坐而獲福真三王之舉也臣切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況彼為人主者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此亦北而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為齋粉況又有甚焉者設至今天下猶有為邦昌惜者獨臣以謂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為陛下果欲此議以通

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慮不勝爾
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
敵難塞之略加以充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
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蠻貊之資困於會稽反
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數然終以滅
吳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州之饒南有二廣
之富增摘山之算倚煮海之利其以賂大金者不過歲
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保齊若不
乘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
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僉而從
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
氏奄有神鼎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深也一旦猶且
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

齊書卷之九

賴大金威惠國無異心使彼和議成將不我援則豪傑
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
之師所乞者再四益亦可慮也今幸許興師既無物以
勞其來而又不為之佐則誰肯與盡心哉使萬一無敗
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為計當因金師僉十州之
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陵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
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
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孰委而元子以儲
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
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罪尉王弼親戎馬平一天
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
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為齊高祖而元子
為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
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既定之功

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得以我齊永祚傳於無窮此
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條陳之
兩淮之廣背腹千里貫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
而不可失者也而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
險環有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
拔彼圖退保吳越略無意於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
吳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亡能為也若
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滁泗搖蕩江浙乘隙按金陵縱不
能全圖則山東為內地陛下可自安矣此地利失其守
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時
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
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枉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
之癖雖有政事當為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
位怯於闕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

齊書卷之九

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
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
者是數子輩皆關其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為朋黨以
相讒詆此入而彼出席不暇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
倉卒之憂其君惴惴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
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亂尤注意在賢
將彼用者第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長韓世忠
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張俊尸祿素餐坐
與平伍爭利徒能糜費太倉米是三者皆無毛髮之功
僥倖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
之忌金珠子女玩嗜備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各以
權勢相尚互構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欲使率先不
其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
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役士卒殆盡不過降鳥合之

眾招機杼之夫患生於驕縱罔所不至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開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爲念傍徨自傷覲視而後行遠邇而畏縮仇讎一飽靡之不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衆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天子者天下之大木也彼以開弱之資孤立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固又失儲位嗣續之光閭寺竊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則用爲先彼用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粟兩浙之閒賦斂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 詔曰收奉議郎羅誘朕自乘時創業實賴英又

僞齊年

當求賢孰爲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卿克堅非面之心首建南征之議奇謀遠略灼見敵情與論僉從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錄朕欣悅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卿共之秋涼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僞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僞齊左僕射臣張孝純謹遣門人日斧鉞歸肝膽百拜上書起居於大宋皇帝陛下臣自念父祖相繼皆登膺仕一門萬石寵祿至厚臣事國家八十餘年臣不幸天其禍未能盡節以宣臣子之心背德違義覆載不容然思屈其身聽命非面一亂臣豈臣所欲爲也臣自太原失所守殺而後降臣非不知死獨全節義之名然無益於國不亦笑爲故臣亦豈忍受辱於今十年早夜默默思有以報宗廟社稷者惟恐不至設使志未及遠謀

未及成萬世之下不過以臣爲逆則國家無損萬一上天鑒誠陰相其事俾臣志遂謀成誅僞命扶顛國致陛下於中興還兩宮於萬里則有利於國家故臣於一時死節有所不恤者蓋謂北口況臣處其政地致力匪艱所慮二三舊人見利忘義背我宋涵養之恩堅僞齊叛逆之志論議之際卒成矛盾殊不能爲功其使臣鬱鬱於未能成事不敢通誠於陛下以雪其區區之忠有進士薛昂者因詣金國上書歸僞齊後以醜言訐劉豫大槪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回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禽與妻子輩碌身東市悔無所及劉豫欲殺之以臣故得免召至門下者二年終不干其祿臣方知可以圖事以託腹心之謀比者劉豫爲大不道復有詭道將以傾陛下社稷事屬危切不可不聞臣謹取其尤可畏者盡

僞齊年

十事以成書使開行闕下速以進獻其如後一臣竊見僞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略謂陛下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傑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國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實難選又金銀木馬之貢香礬錦綉之利資其雄富未易隕越爲今之計莫若狀其利害表於金國大興海船各遣一价之使陳卑請之辭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諸酋長講智高之舊慣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將魚爛而亡矣臣讀之甚懼因該此義劉豫以謂不戰而屈人兵於上策乃從今年九月初四日遣齊州僞通判傅維允及募進士宋因等五十餘人并金人遣到毛都二十餘人具海船一十隻自登州乳山口航海前去結連溪洞及諸蠻

酋長及金人齎偽命廣王冊先入交趾事屬不測伏願陛下察臣肝膽速遣重臣鎮撫二廣懷德溪洞通情交趾覺察姦虞不勝至願

臣見偽狀元羅誘所上南征議封事決偽齊四議之惑陳我宋六擊之便劉豫喜其策俾臣施行詔羅誘為行軍謀主劉麟行唐太宗與義兵故事僉謂曹洪登萊密徐沂等十州軍民計十五萬五千及遣詣金國乞援師意欲吞據兩淮窺伺金陵所有羅誘係海州人知兩淮金陵險阻地利其料敵機密等事悉載所陳南征議封事臣以道路艱阻恐致泄露不敢為澈奏亦令所遣門人默誦畢詣行關備錄聞上乞賜宣下宰臣審據其利害速加備禦

臣竊見偽齊自四月五月七月三次往金國乞師金人以偽陛下遣使通和未宜起兵劉豫用羅誘謀以

馬齊錄卷下

十二

謂大金恐失宋賂故不發兵因陳立淮王安東北之謀遣偽樞密盧倬卿詣大金議其事以誘其兵大略言陛下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而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依立齊王故事立為淮王王可貽以偽齊之師援淮南則山東晉齒之勢或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兩河又可知也冀青之地自古賦稱上上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宋之徵賂又何足以及較其得失金以利通其心不知其誦率以渤海漢兒等五萬助之臣觀賊臣間謀和好食息未嘗忘國家之心未知國家何以為計精兵不過五萬其餘皆所僉謂青等軍民無益於戰陛下肅整神武堅志待敵慎勿退保庶幾兩淮不失賊臣不得遂志使金人失望知劉豫之誦則禍必及身矣所有行軍事勢

馬齊錄卷下

十三

悉具於次

臣竊見與金國太子議起兵事欲於十月興師取順昌入廬州渡淮徑犯和州以逼金陵餘軍都制置李成以謂所簽軍民皆出京東輪輓糧餉大段隔越又慮大宋軍馬遠自漢上襲我之背故其輜重誠為未便宜取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眾控肝貽據其要津便其出入分兵取滁和揚三州大治舟楫西取采石宣化渡以攻金陵東取瓜州攻鎮江拔其城以軍大掠杭越令京東糧餉取淮揚宿遷臨淮經達泗州仍遣兵東下劫糧海麓庶全軍大利劉豫以李成素所經歷今從其計又謂李成得兩淮矯以金人欲令王淮之意以使之而李成亦有覬覦之心茲陛下下不可不防也又行軍謀主羅誘上議以謂入人之重地無必克之功若不利則我軍必還彼必襲我鮮有不敗宜擇精兵進則遮其前退則殿其後亦可遣使一面和議息其軍心得其勢則極力以攻之不得其勢則以和而退必不我追回軍有名士氣不墜庶幾萬全劉豫亦從之更願防議和之詭詐堅討賊之誠心益振軍威取平凶黨臣不勝忻快之至

臣竊見金人所用心腹之臣內外有婁宿字董以握兵權而潛篡逆之謀猛專征之志內外相疑各成朋黨而王芮王則與諸內職番官相府閹婁龍虎與諸統軍太子相附劉豫但結好於內而取惡於外殊不知所以援者也故三次乞師不許皆內外不相謀也自今年八月內學董乃盡率西京許願等州援齊之師與閹婁合軍約二十餘萬前去分據關陝自來並力攻擊川陝益亦不援劉豫也京西諸州並無賊馬劉豫患之急遣人詣金國乞少留學董屯兵駐河南

等州免致漢上一帶軍馬侵襲金人令量行存留李
董稱軍眾已行事既有成難以更改行下偽齊照會
劉豫益懼遂用羅誘謀遣使命大軍乞到太原太子
兵五萬謀撓淮南為少安之計其貨恐陛下西顧也
伏願陛下招謀謀大臣謀行開於內外守禦川陝先
次分兵收復西京等州絕李董之糧道擣劉豫之巢
穴則淮陝之兵不戰而解此臣區區之愚忠惟陛下
裁擇焉

臣竊見據密州草橋鎮沿海巡檢包德敦遣到海船
統制徐文元任武經閣中等齋到實封文字前來偽齊
投納徐文元任武經閣中等齋到實封文字前來偽齊
將領見管海船六十三隻統領官兵四千三百人自
定海泛海前來深知海道沿路並無把隘可以徑犯
兩浙江南等處肅到海道圖子開具陛下駐蹕停泊

偽齊錄卷下

軍馬虛實數目及小帖子稱說惟有范溫宋穩統轄
海船數十隻已得分撥海道委是別無准備願賜驅
使劉豫喜其事於八月初四日作偽詔龍除徐文防
禦使兼通領萊州並以海船二十隻益其軍令犯通
泰侯大軍淮南到日會合臣陰為陛下患之已先次
令人陰賈包德通漏事令於海道陰殺關中等匿其
偽命詔敕及不發所益州船該船仍不許沿海引匿
聽徐文官兵得到偽庭所有徐文見在鹽城縣外沙
等海口擺泊實有所歸伏望陛下察其所為退賜措
置無使盜賊以成大患

一臣竊見偽齊陰養游俠士等二十餘人皆燕趙齊魯
之士有荆襄豫之風賜府第以居之目之高義遇
以非常之禮列於公卿之上人人思效死偽齊益厚
之而不發臣雖處政地亦未測其謀然其間惟有王

關關道張元英剿挺高勳董昌言仲虎數輩頗便介
它皆泛泛不足以齒錄臣素與剿挺厚常陰與之交
因詰其所謀之事則曰意在刺宋君也臣聞之流汗
浹背深恐陛下未知不得為之備也一日剿挺謂曰
相公知之乎臣曰不知挺曰有人自兩浙攜宋帝書
來云酷好黃庭堅書東宮得之默然喜曰吾已得計
矣近得庭堅墨迹廿餘本令導王等倣學務在精真
其意何在不久與相執別矣臣深識其意方知賊臣
欲遣剿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
下將以肆其狂毒矣竊惟陛下法宮燕閒揮毫染翰
豈真墨刻流傳以落賊臣之手使得付度陛下鑒宣
和之禍防烈士之姦作炳眇縣毋專好向其人閒有
御書宜速敕而禁之祕於金滕之匱中及論諸大臣
力行備禦庶使姦賊挫志口尤不能為非而宗廟社

偽齊錄卷下

稷有託臣雖事偽主其憂國之心如此惟睿慈鑒之
一臣嘗謂節幹膠漆與夫羽毛皮革角筋鐵之
屬此軍器之所資戎事之大利也自南北梗絕金人
所患不能前往比年以來南海巨艘大船首尾連屬
過山東沿海州軍販賣者不可勝計而金人各於逐
處置通貨場既且不便又復誘之以重利此物多藏
萬數浩渺製造兵器不便於賊臣重為陛下憂之未
識國家何以不為禁有門人獻計於臣曰南北方物
有無悉遷其利百倍法雖至死亦不可防加之海道
梁遠艱於覽鑒是彼不禁明矣如果欲陰為我之宋
朝以圖此不為之計以詭金人使罷通貨場不行收
買及以防姦細為名禁止海船此既不誘則彼自不
來矣臣甚然之遂與定議以矯金人曰竊見所置通
貨場交接海船我所得者不過羽毛等彼所獲者其

利百倍之則易彼無用之物反所以資彼利源然未必非大宋之謀如或不然儻有利於我彼其不爲之禁者哉兼近來海舶舟船其數甚多其開豈無探我之情者而所在口岸猶舊爲熟地不加慮訪問南朝大宋皇帝治船久矣旦暮乘風北濟不以爲防則雖有羽毛皮革委積如山曾不足以濟敗劉豫懼深以爲然急能通貨場禁止海船金人聞之隨亦繼罷南船多被虜掠比歲無有來者更願陛下於出產州軍嚴賜止絕及察臣所以用心雖死無恨

偽齊錄卷下

一臣嘗於僞庭之上進用舊人不忘宋德者將與興事也鄴曰獨不聞陸漸之禍乎素於國家不親職事被虜赴僞齊不受爵以逃歸猶且殺之矣況我輩乎臣勉之曰身服宋德厚於叛臣如能束身以歸雖死猶榮公何憾焉鄴曰死不敢愛但以醜惡之名終不盡雪耳方知李鄴有異心無復懷陛下矣臣已輕其權伏願陛下察諸陷投之臣及諸驅虜之士出於不得已咸使自新或能束身以歸願加寵異以收山東士心臣老矣死期將至非敢務自全之謀實恐陛下失天下之心山東官吏皆係舊人僞齊優寵至厚舍此臣未知其何心伏惟陛下察臣愚忠不勝至願

上

爲凶熾臣爲陛下陰用黨人不忘宋德者以帥之青州以木榮鄆州以陳邦光其餘州縣長吏者皆陛下舊人及出城門下側目傾耳皆願王師之來羣爲內應以贖前非伏望陛下念無辜之赤子卹久辱之孤臣銳意故地提兵北顧則山東之地朝僞齊而暮爲宋矣所有山東民情及所收復山東之計臣門人薛昂深知利害乞賜宣問

偽齊錄卷下

右謹具如前伏念臣有心復楚常懷失國之包胥豈意事齊還類偷生之管仲加以犬馬之齒而逼桑榆之光口口危表臣心腹伏願陛下貸其不死之咎許以自新之恩實就有人巨君可斬取平於新室卽伏罪於南陽伏望聖慈特垂睿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起居以聞臣李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上

貼黃臣自惟衰老累經僞廷乞還骸骨雖得罷政而劉豫敦迫不許辭遜兼私得杜充李傳書以謂前日之約得公在庭則宋天下不勞而復如政事委之它人山東心腹官吏稍有遷除則大事失矣願公視事與宋圖之臣不免復領尙書事蓋爲陛下生靈而起實非取榮於僞齊也不知陛下察臣否臣不敢欺惟天鑒之

偽齊錄卷下

共字萬一千五百一十一箇

偽豫傳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楊克弼撰述劉豫降金僭號始末其序稱以豫
逆臣不當稱偽齊故削其國號而名稱之以示貶
也傳中載豫阜昌八年遣宣義郎楊克弼乞師大
金克弼他辭乃改差韓元美是克弼亦嘗仕豫豫
廢後乃復歸宋耳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逆臣劉豫
傳楊堯弼楊載等撰與此本不同克堯字形相近
未知孰是也

徐海本末一卷

〔明〕茅坤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海本末

一卷》提要

徐海本末

明 歸安 茅坤 撰

嘉靖三十五年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畧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畧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畧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起督代之甫八日間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

徐海本末

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藉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志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救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棲相犄角居頃之海聞新總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鴛湖五澤

之間而襲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壘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畧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謀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入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惶

徐海本末

二

急於是走輕河入保桐鄉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賊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壘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與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

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流涕曰河朔之兵旣敗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倭奴乘潮出沒將士不得斥候而戍者人言汪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除攜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周問爲策者

徐海本末

三

於是遣辯士將洲陳可願及故嘗與汪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峯欵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胡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水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欵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

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遣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遣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遣猶缺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

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且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僅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垣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狙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謀驕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卻則東南之事抵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

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
昆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
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適日遣
謀者陷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
諸倭酋出仁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
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
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謀訓海
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募奪其
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

徐海本末

六

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募奪其舟而還
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
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
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欵於公遂登故所
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舳數十種並以輸公而間遣其
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謀聞海麾下獨書記
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
卻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謀
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

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
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
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睦毗者也數遣謀持簪珥環翠
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間諾而陳
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
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
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
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
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

徐海本末

七

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
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
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
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謀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
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
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
盡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
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
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洵洵

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鬪心故其氣曰蒼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為諸酋長所賊殺故為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為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命以告罪孽大何不聽我艦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

徐海本末

八

某日時某當引眾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伴令眾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為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間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

城中以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為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為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灑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恐患海之列款猶胄而入歸彈劾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圖謀不勒兵

徐海本末

九

諜之他日必為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即破永保兵猶巡邏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儼沈家庄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是時眾復喧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今自解去顧黎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因日遣諜訓海且哨海如曩時公因諜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

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
結河爲壑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
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謀以論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
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
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晝夜遺其黨曰海已
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
莊道上瞰之適海惶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
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
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卽勒兵纂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
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關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
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
卻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
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東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
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擐千餘酋斃斬殆
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
兵僅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
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
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縑衣起

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
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
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
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
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剪而死若刳羊豕
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心司諫嘗曰
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舐舐不量彼已而敵
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卒堅忍紆徐以收
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緩急合
矣

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

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海與汪直兩人者爲
弋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
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婉公手曰不殺海
我輩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護口之所以
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紀倭亂者始於廣寧伯劉江載之水東日記迨今嘉
靖三十三年之亂范表詳其事後總制胡公所述汪
直徐海本末予因次第刻紀亂則中俾後之可以考

也乙丑三月再擢倭警見之邵邑有大巡溫公之威
嚴身冒天石將士協謀影除屢次吳民百萬戶得以
安枕者非其功耶因附記如此別有所錄是歲陽至
日謝湖老人漫筆

徐海本末

士

徐海本末

嘉慶八年春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徐海本末一卷

戶部尚書王
際華家藏本

明茅坤撰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
大名兵備副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坤好談兵罷
官後值倭事方急嘗爲胡宗憲招入幕與共籌兵
計此編乃紀宗憲誘誅寇首徐海之事皆所親見
故敘述特詳與史所載亦多相合袁褰以此書與
汪直傳合刻入金聲玉振集中題曰海寇後編今
析出各著於錄焉

汪直傳一卷

〔明〕□□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汪直傳一

卷《提要》

汪直傳

失名

汪直歛人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畧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聞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直因問其母汪嫗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汪嫗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旁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本皆冰直獨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于是汪直傳

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磺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則又招聚亡命若徐海陳東葉明等爲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汪汝賢義子汪澈爲之腹心會五島夷爲亂直有宿憾于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懾諸夷乃請于海防將官而勦之無子遺者而聲言宣力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直以爲滿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

中國頻入內地侵盜直又嘗以扁舟泊列表參將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去怨中國益深且渺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八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僑號曰京自稱曰徵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大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縣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而福浦黃巖昌國臨山崇德桐鄉諸城皆爲攻墮焚燔廬舍虜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填溝壑者亦且

汪直傳

數十萬計比年如是官軍莫敢嬰其鋒但爲計狡誦每殘破處必說云某島夷所爲也故東南雖知汪直之叛而不知受禍之慘皆由直者獨總督胡公前按浙時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酋來者皆直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其爲坐遣無疑先是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是出之豐衣食潔第宅奉之以爲餌而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爲名其實注意伺察直也上從之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授洲等曰汪直越在海外難與

角勝于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汪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偏裨雜種侵軼我邊圉是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要須宣布皇靈以攜其黨使窮髮皆知向化則直之勢自不能容然後遣之滅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洲等領計敬諾而行居無何倭酋童一被擒訊道直事甚悉與公所料不爽事髮中外始曉然知狀于是上以公灼見禍本降璽書褒勞而問外之事一以委公公得旨規羅益密御史金淵陶承學交章請立賞格有能王設

汪直傳

奇謀生擒汪直者封伯子萬金部議從之詔曰可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洲等至五島遇汪微道以移諭事激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徵王者島夷所宗今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各館見洲等惟嚮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爲擁擁洲等心動坐論鄉曲殷酒食相對情款方洽洲等曰總督公遣洲等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直據席曰直海介遺臣總督公不曳尺縲牽而勒之而遠勞訊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稱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爲盜賊之行何也直曰總督公

之聽誤矣直爲國家驅盜非爲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亡命糾合倭夷殺人剽貨坐分兩獲而爲之辭曰我非爲盜者是何異于晝夜操習以臨人之池執之則曰我非盜魚者爲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直語塞洲等曰總督公總領官軍十萬益以鎮溪麻寮大刺土兵數萬膠州中戈矛雨注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于騁螳臂以當車轍也又曰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壽母令妻子獄中飽穀甚厚則公之心事可知

汪直傳

四

矣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直默然而罷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而從此風聞外夷隨其願指者頗少變而叛賣倚直爲淵藪者多有離心直始不安于彼矣初直聞母妻爲戮心甚忿欲犯金華及聞洲等言無恙又竊喜于是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等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以往也當遣我至親爲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直笑曰妙算也遂托宣諭別國爲名留將洲在島令葉宗滿汪汝賢汪

澈同陳可願回至寧波詰之皆云宣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據薩摩洲夷過洋入寇矣今汪直歸順先遣葉宗滿等投赴效力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上許之公喜曰噫在掌中矣先是海中倭寇敗沒百餘艘舟山爲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剿之盡滅焉公疏上功次檄黃有差汪澈笑曰此何足貴若吾父至當取金印如斗大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十餘萬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張甚公乃

汪直傳

五

謀之汪澈等以觀其意澈等初欲小試懲勸故甘心于舟山之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汪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等以久就擒事見徐海傳公恐形跡彰露委心留用汪汝賢等撫摩若親子然葉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對將吏士民曰直非反賊顧岫強不一見我見我當有處也直聞公意指謂公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徐海等敗沒以爲縱不如

所料亦可與之應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將洲
次遣汪澈葉宗滿等率銳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
洲王入貢先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等
慷慨登舟釀酒誓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泊岸時
須謹備之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隙豫調俞大猷于
金山而以總兵盧鏗代之盧鏗者舊與汪澈等從事舟
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羣倭
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時公計
已定仍姑列狀上請以安其心上已知直爲金魚智力

汪直傳

六

俱非胡公敵乃顯詔汪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
賈爲詞胡某可相機設謀擒勦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公
奉詔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圖方略密調參將戚繼
光張四維等督諸健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棋列
魚鳥莫度乃以夏正等爲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
開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
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卽往見軍門敢留汝邪況死生有
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且萬
有一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汪澈葉宗滿

先遣求見者連牀臥因伴露諸將請戰書十餘篇于几
案汪澈等竊視驚怖夜半公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汝
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其辭吐滿牀汪澈
等漏之于直直始疑之又使其子澄嚙指血寓直書云
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于朝廷
卽許谷屬相聚汝求軍門決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必
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邵岳童華等往來游說直猶
豫未決公以直執戀岑港已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屬觀
望乃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直探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

汪直傳

七

脫計且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嘆曰昔漢高祖見
項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乃曰部
兵無統欲得汪澈攝之公知海上諸賊惟直多智習兵
久雄異域得人心爲難制其餘皆鼠子輩母足慮諸將
亦云以大易虎不可失也遂遣澈往直乃桀然詣軍門
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集
三司諸大夫參議曰汪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
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爲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
海宇震動東南繹驛雖稱悔禍以來歸仍欲挾倭而求

市上有千手國禁下貽毒子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
高提斬罪猶有餘辜公具疏上請得旨斬並于市梟示
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爲奴汪汝賢葉宗滿俱從末減
過遠充軍汪澈出洋爲颶風所覆其餘從賊魚散鳥驚
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掃除黨與皆絕嘉靖三十九年
二月兵部始以封賞之議上請詔曰大慈既除海氛已
靖部議報謝徐何也胡某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
者陞賞有差

汪直傳

八

紀倭亂者多矣惟范表之述核而實始末具見范督
軍於浙故知之詳賊首汪直竟爲總制胡公紹至杭
城於己未冬十二月二十五日斬之梟示於浙餘賊
其功耶讀秋崖朱公箋餘漫錄與范議若相表裏焉
夫一夫作難傷生困財流毒於天下東南之憂迄今
未息其厄運由諸天乎人乎漫錄悉之矣汪直叛逆
之跡不知述於何人直自謂孤矢星擾亂兩浙杜陵
所謂四海十年不解兵豈其人乎因附其傳傳於後
俾有所考焉是冬除夕日亥生漫記

直傳史稿卷四
文法海鵬較梓

汪直傳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嘉靖中汪直引倭入寇海上及
總督胡宗憲以計誘殺直事所以歸功於宗憲者
甚至或其幕客所爲也

劉豫事迹一卷

〔清〕曹溶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豫事迹

一卷》提要

劉豫事迹

倦圃老人曹溶輯

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縣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監同舍生白金孟于紫紗衣至是言者發其夙醜豫上疏自明上皇赦勿問未幾累奉言札制局事上批云據劉河內村雙女織札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為兩浙憲訪其謝表云孰云河朔村俗之人未領浙右燕閒之事諒者謂豫怨望之迹已

見此中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妻翟氏能丁父憂國家為建炎二年戊申正月高宗幸楊州拒家院張恁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逗留未行使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豫不欲行求換江南一郡執政厭其煩數不許謂見豫痛念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餘犯者皆相坐罪是冬金人侵山東州郡例多戕守豫遣子刑曹掾承務郎麟部兵出戡金人圍

之數匪豫又令即倖張東援之金兵解去遣人喻豫以利令投拜豫慙前忿遂奮反謀殺其將閔勝與東議欲出城見金人百姓逃遁顧死守豫曰絀城詣軍前通款達災三年己酉三月元水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是年夏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鄧制大名開德濮濬博德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豫遣使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叛悟焚書斬其使豫又賂悟左右喬思恭宋愿俾說悟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不發書斬其使

漢達主友劉惔以榜旌誘之且曰吾乃君故人也主曰吾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惔疑惔遲矢四年庚戌金天會七年也濟南有漁人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奏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時捷懶久駐濱海豫事之甚善嘗許主豫而雲中留守高慶裔亦與豫通素為粘罕信伏于是豫遣子麟賫重宝路金前粘罕左右求贊主慶裔同獻議粘罕曰吾若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主張昌邦後以邪昌廢速故再

有河南之役今兩河州郡既下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仍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无使恩歸他人粘罕以為然令右監軍九室馳請于朝金主然之于是粘罕遣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達國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奮河之南首至豫所會吏民于景州諭以求賢達主之意郡人莫敢言慶裔將屬劉豫之意郡人迎合共相推戴慶裔喜曰尔与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分達諸

郡取狀而已慶裔歸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言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尔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百姓之願爾可就位我遣孝純輔尔議遂決九月金主遣高慶裔及知制誥韓昉以璽綬立豫冊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年五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詔曰朕聞公于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志在救民乃知王者為通器威伐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違運屬顛危

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武元皇帝伏黃城而
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越有
來人來從海道輒輸歲幣祈復漢疆武元皇帝方務
善隣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雲階陰結叛臣
賊宰輔鳩集奸慝擾亂邊陲朕纂承仰循先矩姑
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赦逋逃許大疆域肆其貪
狠自起紛爭擾我外屬之藩鄣取其受賜之疆土司
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乃為辭拒爰命將帥敦
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將詣汴首罪奔淮嗣

子哀鳴請復舊好地畫三鎮誓卜万年凡有質委悉
同文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乾密
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使徒詰
茲敗累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乃
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
德止遏其主用彰代罪之心遠楚新封守來旧服不
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為退讓及陷誅劬其御命出和
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
甘為俘虜事務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惜玩

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遼
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而無主久罹塗炭未復貽蘇
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尔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
等處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
大名府開德府濮州懷德等州劉豫風擅敢言
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
亦奚補于履止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奸賊擾
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降奮然獨斷速乎應
試厥勲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敢訟理付

之從戎盜賊息專之制郡國清况有吏哀救亂之
謀安更持危之策使民无事則囊弓力穡有從則釋
耒荷戈罷無名之征靡不急之務微德逸舉孝廉振
紀綱脩制度首刑罰而出傾醕醢倉庫而息蟲螟神
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求輿情到郡同紳士
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為建業之先用是遣使面
守西京特遣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
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寔
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大夫尚書礼部侍

卽知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寔封一百戶韓防脩礼以重統室命尔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于礼永貢虔誠付尔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遣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九月豫卽為位赦境內以藩王礼見使者粘翠等議以為未稱金主乃下令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是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者惟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

餘並行皇帝礼其故文有曰雖無大舜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慚德其悖逆如此豫得偕位酬慶商賄賂不可勝計子麟徑視皆以恩府門生自稱豫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楊叔左丞濟南通判張東叔右丞燕吏部侍郎子麟大中大夫尚書左丞相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大京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孝純始堅守太原宋使王衣批之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遂臣于豫弟益為大名留守都水使者王夔為汴京留守

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京歸德府為南京去淮寧鎮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豫生于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偕立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為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目曰朔衛勳衛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六年卽以試了馬出格人授官時金師南侵回以李鄭李休李衡鄭德年昇豫：除侍監察御史德年叔工部侍郎工十三日將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因之十旬不屈缺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

承裕卽閻詩匿之豫拔殺騎召迎功卽王罷不至文林卽李語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卽趙俊書甲子不書豫偕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失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戶牖開豫召赴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豫下求言榜曰辭避無術竟當重任蒙速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稱頌以無能副衆勤誠惟極愧悞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更冀官

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言无隐庶補昧情共固永
濟十月甲午遼孝純等奉冊宝冊前妻翟氏為太皇
后妻錢氏為皇后冊曰朕肇造區夏業崇王化之基
正位宮闈允賴坤儀之助是昭懿範協運丕圖敷告
明廷誕揚顯冊咨爾錢氏性鍾姚節德茂肅恭嬪于
節制之初嘉尔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于民啓吳
越之王封衛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逸于高密之門
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商建茲創業繫乃恊心增厚
人倫思繼閨雝之化敬修婦礼欣承長樂之歡宜正

徽名式資內治褊衣綸翟遠稽周室之儀擬室蘭閨
靡效漢家之修蓋遵典礼運徇私恩於戚惟守恭儉
可以御訕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
嫡嫡匹虞舜以罔應詩咏洽陽配周王以受命勒師
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為皇后仍命有司備礼冊命施
行民間房婚以十分為率五 納官是月豫立陳東
歐陽澈廟于歸德如唐張巡許遠双廟制十一月詔
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代以來仍紀嘉號以為
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周

之故遲遲未遣而使命速臨役立別號以昭受命之
元以新我齊民之耳目嘉与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
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李鄴由奔北京李儔知鄆州李休陽殺縣令鄭德
年吏部侍郎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請立什一稅法除
戶部郎中叔侍郎復罷什一之法每畝田科錢五百
是年依金国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
双丁籍一為軍每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与補効用
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伍单丁夜巡

軍上教每調撥一人而同保四家備衣糧器甲就本
寨納送却于駐劄處給之凡三年一替官無一毫之
費惟正庫使之臣及初用正軍官使請給有差滄州
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召到希載言莫
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為援豫榜于市云
上固聞知与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又有百姓失
其姓名酒醉叩門援罵豫云你是何人要做官家大
宋何負于你豫亦斬之是年置歸受館于宿州招延
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杖場通南北之貨

祥阜昌二年宋紹興元年也五月宋討淮南盜李成
成逃歸豫除知開德府六月以子麟為兵馬大總管
尚書左丞相封梁國公張昂叔右丞相兼門下侍郎
十月豫侵宋遣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庐州宋守臣
王亨誘斬世冲以弟益奔汴京徙李倚知襲慶府十
一月豫將王才降于宋帥臣葉慶得豫奏鳳帥郭振
与宋戰為王彦閔師古所敗豫知海州薛安靖及通
判李蒙以州降宋十二月益逆合豫意遣東京官屬
并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崇簡等捧表請還都

于汴京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右丞張東罷
以范參叔右丞下榜曰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
室四方之上游名區與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
易此而朕今以還都生事未嘗輕議既而盜寇衰息
強梗懷歸閭閻混同人漸寧溢宅中而據會要因舊
以建新邦乃其時也朕志已定朝議均協將戒朕而
慎重宜先事以示 起布詔書置學群聽已定明年
春永還都于汴凡尔遐迩咸知朕意
祥阜昌三年二月宋知商州董見以商虢二州叛降

于豫三月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還東京及會兵攻翟
興山寨時陝西五路盡為金所陷劉屬豫居東平
而興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東西路阻陝西
道久為兵所斷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怀
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豫深惡之故力請粘罕
期必破兵會兵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于是發女
真万户茶馬渡河陽張声勢言將攻興：尽發兵
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襲興營與兵尽出最
塞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四月豫自

勢還都于汴是日暴風卷旆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
曲赦汴京杖罪以下曉示民間今後更不肆赦不用
宦官不度僧尼文武雜用不限資格奉祖考于宋太
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
親巡郊社使弟益為京兆留守麟以境內所籍御軍
簽為皇子府十三軍以參謀机宜幹當統領議事差
委開上中下三等劾用網羅人才置諸左右嘗語其
參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和間童蒙爭兵叔幕府從
事皆閹冗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而已無

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為鑒宣教即太常博士兼直
史館祀簡進通都賦又進國馬賦大略云蠢爾蠻荆
弗賓弗降國將突騎長駘不賓一蒂之航豫批云文
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失理上恬下嬉怠
意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主除禍亂以養馬為急
務尤恐官吏軍民多狃于舊俗未知尽心于牧固易
抹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
而不可忽實有補于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以示
無言不罰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玉注梳与三

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之山陵中遂以
副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掘古今山陵未金簡發掘
不忌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
埋害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宋斬黃鎮撫使孔彥舟
殺降于豫彥舟將陳彥時率眾千餘歸于宋使直
徽聞凌唐佐尚書郎索旦因信副使宋汝為父由豫
所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旦亦遇害
大兩豫以為德政所感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
一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叔右丞相兼門下侍郎

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
九月長星見太皇太后死謚曰慈敬宋惠上書言利
害豫以說上官悟之故特錄用之授大總管府差委
十月以知東平府李鄭叔尚書右丞范恭守左丞改
忠訓郎為昭果郎忠訓郎為昭毅郎李棟言什一稅
法利害可采選監察御史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
內大總府先鋒將十二月宋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
兵于揚右乘勝趨汝州：舟彭紀降于宋豫遣劉夔
与金帥撤離曷侵蜀執進士薛節：勅豫早固反正

庶武金宗說与他日并妻子俱東市豫怒欲兵之賴
張孝純勸心

戊午昌四年正月庫中宋李橫破潁州軍豫舟將蘭
和降于宋壬戌豫兵敗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
府豫安撫趙鼎初固守旋遣潁昌歸于宋豫聞求援
于金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李成率師二萬逆戰
于牟駝岡橫敗潁昌復入于豫二月宋河南鎮撫司
統制官李言敗豫將梁進于伊陽臺堙之是月蔡太
后于東平儀仗如朝廷礼所標揭皆田家村姬之衣

勦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後以誘為奉議郎
誘獻南征議曰臣聞皇天戡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
有不世出之英雄乘時撥亂以新海宇以息兆民陛
下以積累之資出達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宝網羅
英俊之人以脩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殊
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業臣竊以為陛下不取
也此復覽聖詔旁求草澤詢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
碌碌之士詢章汎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
臣今為陛下言之嘗聞高祖起匹夫劍斷白蛇而旗

標赤幟既繼屠狗之輩車瘡瘕亡命之夫兵不踰數
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交關中既徙封南
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能使籍馬不
停卒斬東城五戰而成帝業臣現其所以興者不過
于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也苟使高祖隱
忍遲疑且將為敗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
全齊之地扶猛鷲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列季
君臣相去萬里而趙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
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若不同机而取之是乃養虎

遺害將使後殖矣今陛下將隱忍而不發者無乃惑
于四議乎臣願為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早詞通
舊主告以大金迫不得已之意陰信勇猛速求剪伐
苟為敗君不失為忠臣現其議猛弱坐而獲福此三
年之幸也臣竊言之雖三尺之童猶不可欺況夫為
人主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似此而奉符室
退而復辟就且為蓋莽又有甚焉者乎今天下既有
為邦昌惜者臣謂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
其退而悞事不若進而果敢陛下不從此議以通舊

主必有邦昌之禍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耳
夫國王不成其敗就霸此可以決者一也其二曰彼
有強敵難禦之略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山荒兵
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天與越以重夷之資固
于會稽及行成于吳金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
計然終以滅吳況宋之所保不止百郡西有三川
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嶺山之宴倚煮海之利所以
路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
惟思所以報齊若不乘敵而擊待其羽翼之成提兵

北向則吾齊一敗塗地間不容髮夫天止不取必有後殃此可以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使而從軍吏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氏祿有神器垂二百年及生灵之德至渥也一旦就且忘之况我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盱眙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固無異心使彼和議成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吳師既無物以勞其

來而又不為之佐則誰肯尽心哉使萬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為計當因金之師會十州之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凌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既委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得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社皆使太宗仗義而輔創大業躬親戎馬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為齊高祖

而元子為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旧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使元子親行成此載史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几吾齊得以永祚傳于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摯之便今脩陳之兩淮之廣膏腴足千里是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又金陵者乃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徒退保吳越略無意于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則吳越不可保矣此天

所以遣陛下臣知吳越無能為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除泗撫蕩江浙乘隙拔金陵縱不能全固則山東為內地陛下可自安此地利失其守而可擊者一也且國務多艱必資賢相以輔之庶幾可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巨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失大臣風流有私門之癖雖有政事皆為利所奪未勝非貪惡熾然守法具在性于國事不能捨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為大器然孤身在外進不容朝至于范

宗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餘又無足道者是教子皆閹葦非宰相才也况復互為朋黨比相訐詆此去而彼入席不暇暖視政府如傳舍設有倉卒之變其君惇于上百官泛于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以擊者二也且國危亂注意賢將復用者第皆庸瑣剝光世維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北上之役不可言勇至于張俊尸位素餐坐与卒伍爭財利徒取耗費太倉粟是三子者曾無毫髮之功而冒主知赴行在致位兩府之列挾其下

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又各以叔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小和欲其先豈不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戎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後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尽不過降為合之衆招飢瘠之兵患生于驕縱不能治之患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苟有違事則各以妻稚為合傍徨自傷觀觀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麾之不至此兵從而不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衆為幹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天下之根

本也彼孤而在上既無宗親屏幹之固又無階注嗣續之光閹寺藉叔勢而橫行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与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挈兵以來歲無信宿之殘倉无間日之粟兩浙之間賦歛橫出官吏生奸民人怨望諸軍饒求之心犹旦不已設有不測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我無回惑之議復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也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豫答詔曰朕秉時創

業實賴英謀當廣求賢孰為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策奇謀遠略灼見敵情允我師徒皆所庇倚賜卿綸一百匹日下乘傳赴闕以俟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戴安樂与卿共之安享太平豈不美哉秋涼北來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四月豫取歸州宋統制官謝皋指其腹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是月宋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塩城輸款於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美

州益海艦二十得取通泰五月宋遣韓肖胄胡松年
來使豫欲以臣札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
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万
壽問帝意吁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時豫悉有梁
衛之地宋羅琮老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寇圍奔
還襄陽朝請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講推給事中
馮長寧監察御史許伯通等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今據照前後指揮刪去繁冗
類式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

竊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
者按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
見三代所以皆行什一之法又無如助為善周之衰
亂不能守法秦漢而降隨時更變其間或輕于什一
而取稅更賦之類其目繁盛其弊亦隨生所以張純
極言其陋今通肥境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
米不為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苟不循大法視

為甚多改成輕耗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生視戰士
之飢食弥望厭掌之載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惟
唐租庸調法為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脩而其後稍
份更之卒變其法總无名之賦主為空規名曰兩稅
法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斯民惟日滋甚是時行
之未久而其弊亦已如此迨宋之季則乃遂為民之
大害矣叔要豪勢之家交通州縣欺海愚弱持其高
價擇利莠并售必膏腴減前之數至有入其田
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户急于貿易俯首聽之聞

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旧產已尽而稅籍
犹在者監司拘囚甚至賣妻鬻子死而後已官司攤
進户之賦則牽連邑里而歲使代輸元有窮已折變
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真巧詐欺民十倍括取含
其所有而責其所無檢失之獨惜于分數方田高下
之土不公不私率皆一例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
害暴君汚吏群起為盜滅亡之縣可以鑑者魯哀公
年飢二稅不足閔于孔子之徒有若有若對曰盍徹
乎又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則見什一乃百姓足之

法不可以加輕重也曰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對以子之道豁道也又曰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豁小豁也又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亦不可以輕重也自上古為能行治民之道者莫若堯舜夏周以下能知治民之道者莫若孔孟之徒其所言所行皆如此則後世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為念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則頌聲作中道明則百姓安在上有雍熙之美在下無大東之憂豈傷其時久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後歟

恭惟陛下受天命拯民于塗炭之中慈儉勤勞務草貪饕為純良化呻吟為歌詠爰自節制深墜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聖賢所言為什一之法多寡什降官不更籍惟據民戶所能歲入之實數而安其出入無地不授無田不井與助法同則賢于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豪強私要不得之徒病其不能違姦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或減裂致百姓之疑惑戢苦者秉之律為浮言力固沮壞按

周制曰不耕宅不毛者罰以里布與夫家之征今法請佃錢料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為太刻按律應輸課稅以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輸計所准盜論歷代行之未有增損今壞法稅隱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乃已物豈可謂盜排議典籍數多類此惑亂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固之得以搖動成法况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遊觀之役又无玩好宴安之役外則無佛寺道院之修

崇內則無嬖人律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為民固治安養軍士武人置鞍馬器甲者所以為民平徇亂城池樓櫓者所要緩急保民備河防遠者惟恐倉卒害民足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為民能知此豈忍有隱豈復為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頒行杜絕浮言戒飭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几斯民咸受實惠奉聖旨依又增修諸律刑統疏議車昌勅法格式與什一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大略云宋之

季世稅法害民叔豪兼併元：感勞九月李士院馮
史因進君臣名分論中有云京師再駕攻圍汴都康
王以帝弟之親德元帥之任提天下重兵號稱勤王
自冬徂夏迂延六月移屯濟州坐視京師之危略無
進師之意及汴京失守二帝北狩康王謂天下之在
己乃遑遑即位于睢陽自余視之是耶史固云之曰
非也文多指斥豫批定國轉一官宋川陝將吳勝敗
豫兵于蓮花城下十月李鄭除右丞己亥李成取鄆
州以齊安守之癸卯取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

道彙城走成據襄陽豫以王嵩知隨州甲辰取鄆州
守臣李簡遁以荆起知州事豫將王彥先自毫引兵
至素春將颺江南宋將劉光世駐軍建康北馬家渡
遣鄭漫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先乃還十一月金
使人入宋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約淮
南無得屯駐軍馬將畫江以益豫宋遣章誼報聘還
過汴豫歛面之以計獲免
甲辰昌五年正月豫兵與宋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
師古戰于左要嶺師古敗降于是洮岷之地盡歸于

豫二月豫策進士豫戎守令勅曰朕撫有海內五年
于茲歲末而貴本欲使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
食水旱有儲于今田野未加墾闢閭閻之間儲蓄尚
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且古者循吏或出入
阡陌躬勸耕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蓄滋戶口
漸息獄訟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能及
今播種之時各勉盡率土之方便地無遺利農民亦
宜汲念再克兵火之厄泰然更生無事惰遊竭力獻
訟務遂生：之意以養父母妻子臻于福壽不亦善

乎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稱朕本于務農之意毋忽朕
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四月成忠郎許清臣除殿前
太尉折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
十八段豫聞可作材料否清臣答已斷首矣麟于是
取一段示右丞相張昞云此真宗皇帝也已而擲之
五月開聖尼院佛像鼻衄三日百姓驚視宋知壽春
府羅興降于豫宋舒蘄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
再復康州六月復隨州際豫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
復鄆州豫聞飛復襄郭遣樞密院盧瑋請金主乞師

金主命諸將謀之粘罕兀朮以為難寓里溫以為可于是以寓里溫提懶叔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万人以应豫寓里溫以兀朮先嘗過江知地里除易乞使將軍前金主從之豫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言攻定海九月豫下詔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已蜀江湖嶺海皆定謀一統之地念其淪陷不思用兵且冀父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固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固吞噬先乘

不備之隙攻叔汝穎後奔烏合之衆侵掠鄆襄至步津峰薨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合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体至忤遣子麟徑犯將兵与寓里溫等侵宋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將樊序棄城遁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世忠復还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偽為流星更牌香至始以移軍守江良臣去世忠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

十餘處戒聞鼓声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赴江口距大儀五里金將孛董捷也擁鉄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与正軍旗相雜出金兵乱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搃人冒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捷也是時金軍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每夜有人大字書于帛及柳枝去皮擲于帳前云我等被害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尔諸將以獻南宋又聞

宋主親征因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聞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外無不叛者况吾君病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还調蔡既尽遣人諭麟親麟等以騎兵晝夜兼行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失榜以金主崩名曰班師十一月宋淮西將王師民張琦復壽春府執豫知州王靖十二月岳飛遣將牛皋等敗金人于庐州卯年昌六年正月朔日食宋淮西將鄭瓊復光州守許約降于宋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稅法閏二月豫

將商元攻信陽軍投宋知軍事舒衍明麟率臣僚上書中原判江表其為形勢與強弱順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適居吳越之舍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偶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據其國者一舉也史冊所載如吳為晉所滅陳為隋所滅蕭統為唐所滅周世宗剪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歲晚示奉豫旨依蓋欲掩南侵之敗也六月汴京地震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

金四方兩大銅錢五百万是日天地晦冥暴風連日屋瓦皆振八月麟出獵陳留有義勇數百人欲劫之南奔事竟悉斬于汴京以弟復知濟南第現知淮陽軍豫取宋光州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計貫陌而收其算知龍慶府李倚馬至相張昂豫批云理合疎戢念倚昨係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寬貸追五官與歸州蘆市酒監十二月張東卒是歲豫遣人獻海道國及木作戰船小樣于金是歲金主亶立詔豫稱臣帝稱子

丙午昌七年正月豫聚兵淮陽宋將韓世忠引兵圍之豫守將連率六峰兀术與視合兵來救俱為世忠所敗二月賜狀元即世矩等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上安門為象安門崖門為明昌門景龍門為照遠門六月豫築剡龍城窺淮西為宋將王師兵所敗執華知剛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閬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于我豫懼故罷之以殿前太尉許清臣為叔大總管府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

軍參謀李鄴行臺右相講豫軍武事以李成孔秀舟閬師古為將等鄉軍三十万號七十四万分三道南侵中路由壽春趨合肥麟統之李成師古輩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史遠縣趨入宣歙二州視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秀舟統之豫下手詔榜示指斥尤甚於五年先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金主使諸將相議願三省事宋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

豫收其利而我實受敵索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
達兀术提兵蔡陽以見蒙麟軍之始行也知臨汝軍
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繼斬使臣趙
倚麟目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十月麟令卿兵為胡服
以行從淮西繫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濠壽之間
宋劉光世棄合肥遁張俊遣人星馳來石諭之曰敢
濟者斬光世還庐州視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
不敢進復還順昌過定遠縣欲趨宣州犯建康宋揚
沂中与視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視孤軍深入恐宋

軍掩其後欲全麟于合肥至藕塘遇沂中沂中將吳
錫率勁卒五千突入視軍視衆潰擒戮悉盡視挺身
走麟聞視敗望風北遁失運車七千輜船七百連兵
士亡沒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須犒設等物不
可勝計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于是廢視為
庶人免復官徙現為東京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為南
路留守冬豫欲立子麟為嗣遣馮長寧請于金主
曰先王所以立尔者以尔有德于河南之民尔子果
否有德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蓋金已厭

豫其未廢豫者以粘罕度尚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
問有廢豫意故豫乞主儲嗣以援之

丁未昌八年正月豫策進士遣謀從火淮甸燔劉光
世部藏二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
日望王師三月宋帝進駐建康四月改宝康門為清
遠門有集鳴于苑中又教千鳴于南庭皆作休也之
声豫惡之立命掩捕獲一集者賞千錢五月無雲而
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七
月探宋師欲北征八月遣宣美即揚光弼乞師金人

亮弼辭改差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郎游何乞兵
并力南征以來師臨長淮為絳既望順昌報喜旗至
京云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并淮西兵十餘萬歸
附已交納器甲接納了當以戶部侍郎參謀李師雄
充接納官九月十三日宋統判鄺玘執呂祉以降豫
御文德殿見之授玘為清難軍節度使知單州以劉
光世為大名府副總管趙世昌為南京副總管王世
忠皇子府前軍統制斬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
副統轄其次皆進授諸州准協使喚緝捕盜賊劉麟

府劾用使臣正臣請受恣睢皆不及朝廷則例甚悔
恨獨郡瓊以為得策豫尋殺社豫見宋師必敗北征
再遣參議馮長寧使金乞兵言瓊全軍新降具陳過
江自劾當以瓊為嚮導金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
發兵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以東拔
為元帥府左都監元太原大捷不也為右都監元河
間十月壬寅平鎮原濠寨官賈百祚見星隕不竟失
聲驚白帝星隕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
告首連累因捫拽赴麟：問可攘手百祚曰應天以

實不在修文惟在修德麟聞之豫以為狂士壬子
斬于汴京問門奏僧道見謝辭全拜豫批依十一月
庫子以私憾捧殺汴京富民孟思齊于東門籍其家
質金大起請路軍馬南征今先調發齊兵赴陳蔡宿
鹿汝頰之間會于淮上約麟軍騎河頭謀事寅夜進
發麟從二百鉄騎是月丁未抵濬滑求見捷練金兵
圍之數重悉擒之四太子立即居三路都統馳赴梁
門登城以守以鉄騎守宣德門東華門二帥從東華
門入逼豫出見元術揮鞭以騎圍逼至東關門下馬

執其手偕至宣德門東以羸馬露必夾之因于金明
池翼日丙午集百官宣詔廢為蜀王詔曰勒行臺尚
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咸登太平故
自濁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
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連
爾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兵戎安用國為寧貢尔君無
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
大革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井之田其罰已
甚不能為托子之交非棄而何凡尔臣民當体至意

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書下令百官有司皆仍旧
以齊國尚書省為全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
不許閑許閑以鉄騎數千圍宮門仍遣小番揚言齊
王虐民故廢之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五厘免行錢
為汝殺殺執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旧主人少帝官
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時豫弟
益守陝西金別遣撤離曷提兵声言攻蜀即長安擒
益帥府行下指揮先往尚書省上奏自冊主劉豫建
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遣隨路分往兵

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之大事大勞遂成蕙齊國有連京議關之軍預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兵旁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与之征討則兵力不齊為之斟酌則民非吾有凡事多悞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得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實不能康濟生民免其荼毒天下無升平之意及使庶民困苦而國號令相度從初畢竟為過既舉其非豈可不以改置苟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唐澤旁

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欲一民心更廢齊國至于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奉聖旨齊國建立于今八年道德不貽室家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之被困且依所奏施行季所司建為措置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致到隨擬事件開列如後今行下元帥府照驗前項聖旨并處分事件不得有令士庶軍民別至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一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一齊國自來創立

重法一切削去並令依律施行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今悉從宜酌量減免一應據射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並從自便只據存由人數各散隨州軍士依旧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置粟生一切仍回其老年或病人等雖是雜任軍役於其無歸並仰分附旧來養老處酌量賑濟弗令別至凍飢一應齊以前離背即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戚團聚其即主並不許識認或有背失逃走婦人准上施行只批元將引去兒女却行分与父外有

旧此來奴婢并妻子不在此限一齊國後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由外其余並聽自願出嫁或与親眷團聚若是无所歸投分付官覲養濟一內侍人除摘由合用由守宮禁余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一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名利一自來齊國非理罪廢大小職官並与改正取用或有忤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礼聘召量才任用更或中間有才德絕倫者聞生姓名申聞以憑不次陞擢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有

致損壞 一日來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
若來歸投並免本罪優加存恤右下尚書省可照驗
即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列豫已削帝
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
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違置齊國本
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与其害于百姓
不若負我一身致有今來吏廢仰指揮到日即速通
牌曉諭隨處官吏民僧道耆老人等仍于坊巷村寨
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聖旨普決之意又思多歲

不獲寧居踴望太平各安職業无或敢有二心照
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
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悞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
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
意用答天心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却有執違
不順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主便改磨
齊年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
並初依旧勾當所見今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
及係官錢帛諸物文帳並依旧前來本例如法理納

叔停不得致錯隱瞞別致違碍錯失恭仰准此天會
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齊後差除張孝純与光祿
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叔行臺尚書左丞相契丹蕭
保壽燕行臺右丞相女真溫御師申行臺左丞相燕
人張通古行臺右丞相契丹蕭陳奇太師戶部侍郎
燕人張鈞礼部侍郎燕人王暉左司郎中燕人左瀛
礼部侍郎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契丹蕭融刑部
侍郎杜充男杜崇兵部郎中叔虜宗室趙子滌汴京
總判張叔夜男張仲光祿寺丞偽齊左丞相張昂知

孟州偽齊右丞相范恭知淄州偽齊 李鄴知
代州偽齊戶部侍郎馮長寧戶部尚書偽齊礼部侍郎
郎鄭德年吏部尚書偽齊戶部員外郎朝尤英許州
節度使女真龍胡沙虎汴京留守燕人蕭長素奴汴
京副留守契丹韓屠都魯巡使偽齊司農寺丞周震
叔同知副留守李成殷前太尉燕知許州折可求依
旧麟府路安撫使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燕知東平
府張中孚初廢豫授節制五路兵馬今依旧汪京安
撫使張中孚依旧秦鳳路安撫使閬州古召到京依

旧知宿州王彦先知濠州李世輔蔡州同知趙榮依
旧知州李師雄馬軍都虞侯王世忠步軍都虞侯
靳賽相州同知趙買臣依旧南京副總管鄺璉依旧
知鞏州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刘光世召到
京依旧北京副總管為齊殿前太尉許清臣叔
同知為齊南路由守習文滄州節度使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兩糧九十
餘萬石馬四萬二千匹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
百七人姓身者九人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

外示節儉而内存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嬖妹得
差遣如高主之宋緝紉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廣公
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遂以公
謹監礼料庫皇子府差使惇武郎侯湜出為長葛令
有入己贓方余稱事發知不免以臣女進豫以為
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大使陝西五路傳宣撫
問其淫污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剗剗百姓上自耆
上下至細民倡優无不日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格
赴之術酷虐鄙猥不可一二數復益現皆豫之坐第

視乃現之子皆事聚斂無他才能獨益積而能散輕
財好施孔賢下士与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得人最
心故金亦忌之用計掩捕餘視之若無恣其任便居
住后錢氏宣和間為御侍滿聖時出官聘使臣張保
義飛為賊擄錢從賊夫為賊所殺賣身与豫為針線
婢宮庭中事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
皆託豫陰通南朝共雪國耻豫不納而害之其既廢
也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阿魯保乃金三路都統豫
有目日金人苗之監豫者故屯苑中捷懶過其北行

問其所欲豫請居相州乞故魏王宅捷懶從之次相
州豫苗錢五十萬以醢邢毛十二月自相州發之燕
山又發之中京又發之上京給天子庙以居之上京
地居燕山東北十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
保机之西樓也金昔初破上京屠其城後以有罪而
徙其中国人視之以為罪地如南方瓊厓之類皇統
元年賜豫錢一万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改封
會王冊曰門下嚴宝冊以薦鴻名既俯從于眾欲布
恩以數需澤宜大渙于群生眷予異姓之王風有

同寅之德幸班明命孚告于朝曷王劉豫悖大而直
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于時頃在
東州以智略英姿長于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慮運
會之有終識廢吳之大義視去就如脫屣以还朝若
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
知命豈得長之能移復同慶貴之行益示褒封之典
昨以陶立之壤易其升絡之封於呼列土以建侯那
耆已監于帶砺尽忠以藩王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
寵光永保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万户實封一千

戶仍令有司擇日脩禮冊命主者施行豫謝封曹王
表曰禮成大冊澤霈普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其旧
物門望闕拜命閭門知恩伏念臣昔任季朝粗厯要
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之有
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致箕子之來歸誠有微
能爰許大位鮮不獲已後將若何承續年殘數有餘
凡百事艱難已極開馳賦以置朝市披荆棘而勤耕
桑應机投隙以往傾敵鋒損已使人以招集散徒忘
寢忘食必躬必親撫創業之維新庶大恩之不玷哉

加廢罷之議愈堅措置之心要先時成務於斯那覓
後日受知于上國至聞混一之意不待舟主之言即
隨使人性受宣命素所祇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之
經營兩子惟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荷鴻
恩自得清閒以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地僻忽
被改封泊捧讀於訓詞若躬聽於御語溫其如玉暖
然似春星揮光麗然之天典謨渾噩顯大哉
之王言微軫震下之熱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先生懸
罄之室榮張設羅之門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德奉二無均九有知百辟之現万化
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罪而常善故遂令旁倖得與
褒嘉臣敢不守靜虛安時處順何以為涓埃之報
惟不為名號之蓋豫廢時年六十五皇統三年歲麟
字元瑞宋宣和間父蔭補將仕郎累加承務郎天會
七年豫以濟南降麟自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豫
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因建以濟南為吳平室
麟為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明年為尚書左
丞相明年送豫徙汴罷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

2072237

S

121.5

168



ZW 21181888513754

豫請王為太子金人曰若与我伐宋有功則王之于
 是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而還豫廢旂遠臨潢頃之
 授北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泰和
 政事尚書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
 開府儀同三司封韓國公泰和六年六月十四日降二
 品以上官封改贈特進息國公



劉豫事迹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已著錄是書本

楊克弼偽豫傳又雜採他書附益之視原傳所述

較詳